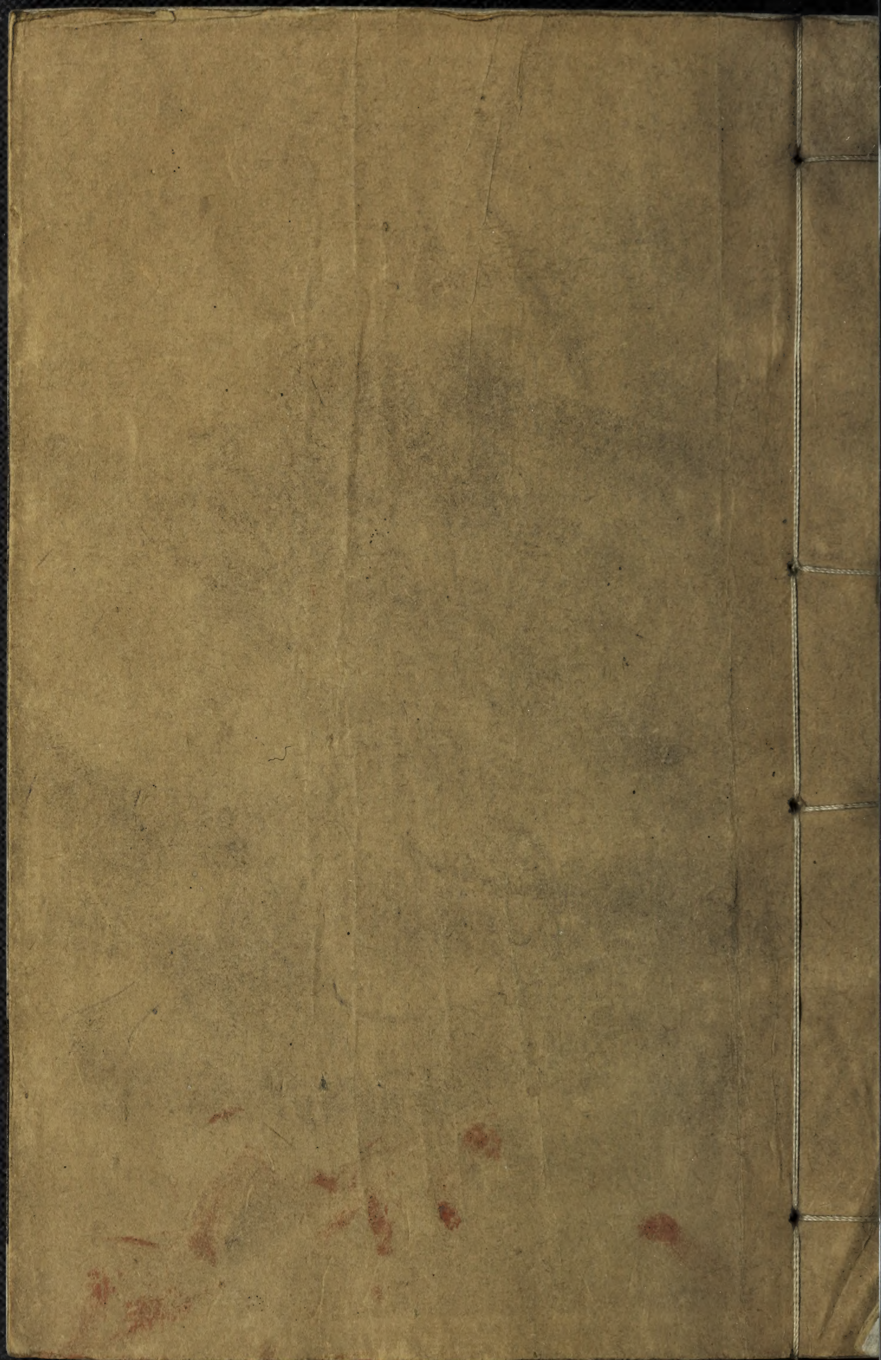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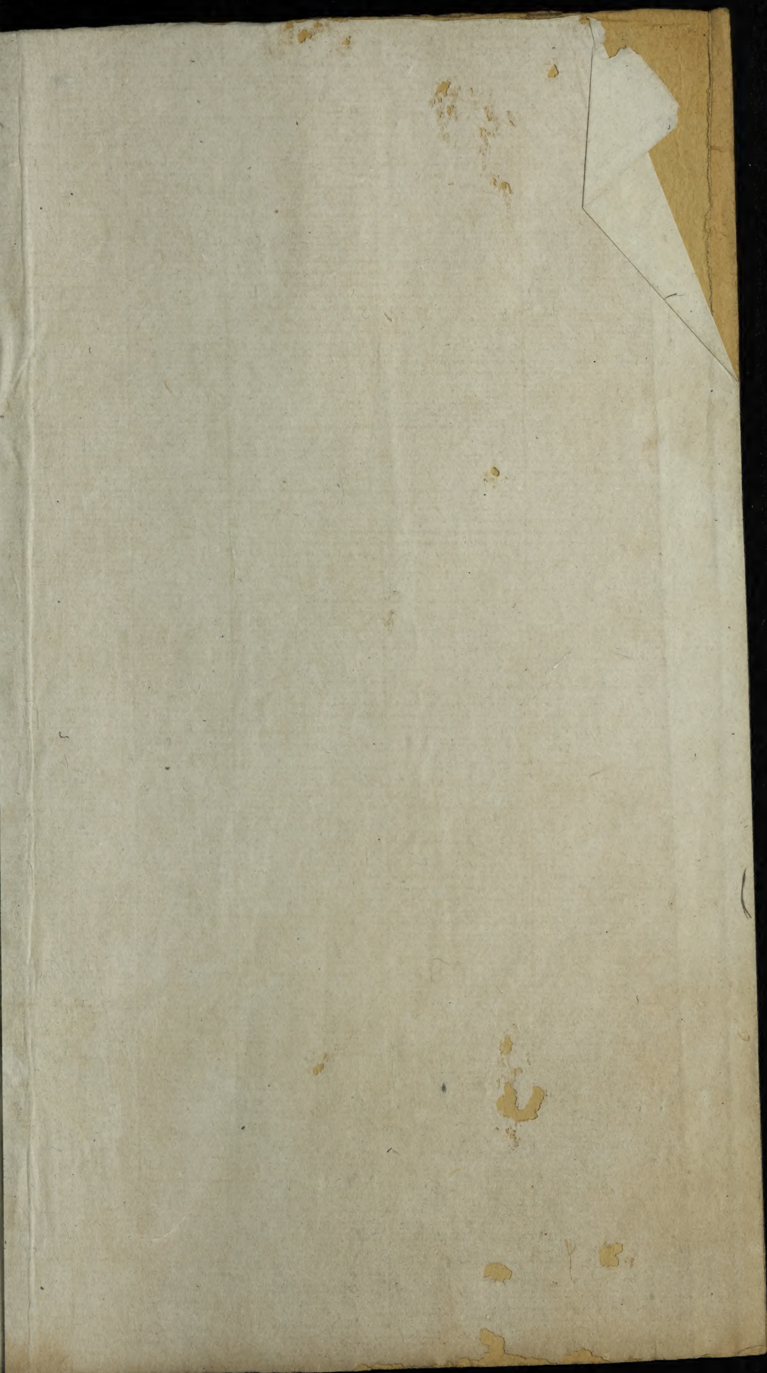




酌中志

自序

纍臣若愚死罪死罪叩首叩首洪惟我太祖老爺奮興淮甸混一華夏聖德神功超軼萬古創交結近侍官員之律禁扶同奏啟之條立法垂統亦嚴且密矣迨宣廟老爺建內書堂則內官不許識字之禁不得不開然而纍臣今日敢曰立言也乎顧名節所關又寧容以無言也謹以見聞最眞庶可傳信匡郭已粗備愈於求諸野如阻孫宗伯爰立者的是東光護法恐宗伯來重宣君

父大義波及靈露飲耳許大題目其誰知之先帝在天能無恫乎言之可為痛哭知之安忍不言愧黔技止此未敢侈為完書而知我罪我後世自有公論總之臣平大義在若愚不忍終黙者也按皇城中舊制凡内臣奏事稱呼列聖則某年號老爺今上則萬歲爺若愚既已失身中涓焉敢没其口吻文章家必笑其俚在史家自存其質也假我數年當有可觀茲畧具二十三篇以備遺忘其槩臣本末詳自敘篇中伏惟神廟老爺慎重冊立東宮之典加以靜攝多年地天不交上下睽隔門名

滋堯母之疑臣下擇苑枯之集幸祖宗培養者厚國有人焉清議愈重或寄之講學或托之纂言無非以杞人之憂明綱常之義闡心性淑世道葢總從國本民生起見非有所希覬後福念也乃傾危者藉此以害正人幸主讞者擔當而弭大患不意葛藤之萌已先滋蔓遂令元黃之戰於廟堂者剝斲元氣憂未艾焉謹序憂危竑議前紀第一後紀第二淑媛之選廣嗣允也誕而始封部議未妥神廟御簡而後定此益見神廟事事之必法
祖熹廟臨御七載今上入紹丕基大聖人世不間出眞

非偶然有君無臣之嘆中外如一口焉恭紀熹廟誕生第三今上瑞徵第四纍臣若愚內小臣耳外之輔弼承凝既不敢知內之印廠徽猷芳躅具在登記垂範豈異人任謹序三朝典禮之臣第五上帝好生聖人惡殺刑獄之設實懲一以警百創艾以求生求之不得斯死者與生者兩無憾也非一觸法網便終可盡殺者焉敘大審平反第六先臣陳太監矩勛業著於朝端口碑徧于區宇若愚不才實侍左右所生之忝萬死猶慚憶其懿媺嘉猷安忍湮沒而不彰也謹紀先監遺事第七洪水

之患懷山襄陵猛火之威燎原焦野逆賢客氏毎機久於醞釀首禍中於椒闈又何有於宦寺又何有於士紳哉撫卷傷心揮毫泣下謹紀兩朝椒難第八鏡明必爲醜婦所羞繩直必來曲木之忌唐五王之禍今乃見於貂璫謹敘正監黨難第九五侯之禍張禹佞也梁冀之橫胡廣媚也鄙夫哉王體乾誰握印權而養亂庇奸旣脅肩諂笑固位八年又黃白買命苟存牖下追想甲乙丙丁縉紳之禍誰助之耶縱至老死不知有何顏面對越先帝之靈於在天敘逆賢擅政第十非表裏何以具

衣非壥麓何以成樂向無沈漼魏廣微桯毒於前崔呈秀等肆虐于後逆賢豈蚩總掌東廠而外廷曲折亦不能盡知卽不過欲報已一二私讎然實自三案之先發有人以教猱假手者也序外來線索第十一衙門雖有內外之殊官吏各具尊卑之體彼時宮壼之中不止一家貴顯而一家之中又不止一耳一目今外則網漏吞舟內則桃僵李代且殷良弼丁紹呂侍高公矣苗全侍宋公矣張國寧侍金公陳應祥吳有兆貫如臬侍王公矣活口公論可盡掩耶敘各家經管第十二文書房猶

外之通政司也又如六科也掌印秉筆各家經手內官即內閣六卿之親近掾吏而已外來密帖下入焉能盡知主人推敲在旁誰敢輕重身不敢出宮門何由而知外事且耳目多蔽不能獨作也活口在敢甘心面質也序本章經手次第第十三禎祥之發必有先之妖孽之來必有基之江京王聖非偶然也序客魏始末第十四鉤黨之禍十常侍也劉瑾入黨六賊附焉吁嗟乎張永吁嗟乎蕭敬亦曾不幸墮落其間今在逆賢羽翼尤繁文則永貞元雅文輔閒峙樞權武則應坤九思良輔分

鎮南北親近則良臣明佐永明秉恭等日侍御前內臣便覽列列昭然膺升弟姪部案存焉序逆賢羽翼第十五不盡職曰曠官也出其位曰侵官也觚哉之嘆頗多存羊之心堪涕序內臣職掌第十六千門萬戶漢唐麗也茅茨土階唐虞質也若夫不侈不陋允協厥中惟我祖宗制度光明序大內規制第十七重農功者修耒耜操爐鞴者惜鉗鍾小技猶然況在聖學不有所式後何賴耶序內府板經書第十八左氏識子臧之冠漢人珍仲尼之履衣佩之間吉凶攸兆盛德之容非無涉也序

內臣佩服第十九鄉黨著飲食之詳左傳垂汎祭之誚

饑渴之於人亦大矣然在內臣習染素異序飲食好尙

第二十河套失而全陝之形勝畢虛遼陽棄而東西之

聲援頓隔恢復之舉端在後人惜哉曾公銑鑑羹吹虀

世俗恒情馴至於今更堪檻羣序遼左棄地第二十一

一言之善子張書紳一事之長古人不泯序見聞瑣事

第二十二逆案所載之外臣無論已自逆賢以下共三

十有六人貴賤貧富各有公評遠近親疎耳目難掩在

體乾欲泯其附黨之迹而楊維垣霍維華脫卸之疏人

矣高卬公利令智昏聽讒蔑理而煢煢若愚拔之前列矣上下其手成心故入在槼臣一介性命豈足干天地之和當聖明解網泣罪之朝豈宜有飛霜致旱之枉百世而下寧不令弔古者笑秉鈞司禮之非其人哉有兔爰爰雉羅于羅若愚之謂也附槼臣自序第二十三

槼臣劉若愚私識

酌中志自序終

酌中志目錄

明宦官劉若愚撰

酌中志目錄終

酌中志卷之一

憂危竑議前紀第一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神廟天性至孝上事聖母勵精勤政萬幾之暇博覽載籍每諭司禮監臣及乾清宮管事牌子各於坊間尋買新書進覽凡竺典丹經醫卜小說畫像曲本靡不購及先臣陳太監矩凡所進之書必冊冊過眼如人鏡陽秋閨範圖說仙佛奇蹤等類每歲之中何止進數次所進何止數十部哉因先年神廟會將閨範圖說一部賜鄭貴妃於萬歷乙未秋貴妃捐貲重刊益此書乃呂少司

寇坤編纂呂中州人與歸德沈相公鯉有師生之雅最
契厚者至戊戌秋科臣戴士衡撰閨鑑圖說跋一篇標
曰憂危竑議以呂曾具憂危之疏故拈爲發端乃於參
呂疏內明稱呂某假托此書以包藏禍心云云幸荷神
廟聖度如天將士衡薄懲結局至癸卯冬復有妖書國
本攸關標名曰續憂危竑議暗行傳布激動聖怒朝野
震驚夫此續竑議也或史館亦不曾具有全文士紳僅
傳其名實不能睹原書爲何等語也前竑議也曾經戚
臣鄭承恩刊布頗有見者然後人只知續議爲臣下分

水火之端竟不曉戊戌年間已公然顯露矣至今讀之者無不魂驚髮豎愈見神廟聖度眞如海嶽之藏垢納汚靡不包容者也惟閨範圖說實係先臣矩自坊間購進與呂無與鄭貴妃於先臣之側每見追論此事即愀然歎曰外廷疑揣者多大家說夢志在求勝朋儕異己雖誣及宮闈所不惜也云云則是將一淸平世界化爲戈矛角鬬之場誰作厲階至今爲梗懷遠識達國體者必竊憂之非一日也夫宗社大計莫重於冊立東宮史乘所需惟貴於明白確實鄭貴妃世受國恩留心採聽密爲

纂輯不覺盈帙謹將鄭戚畹之辨寃續言並皦生光之續憂危竑議冠之篇首以備主持國是留心史乘者採焉

鄭戚畹辨寃續言序畧聖主建極明倫敦仁洽愛日召皇長子皇三子皇五子朝夕膝下課業程學耳提面命父子熙熙兄弟怡怡天倫至愛超越千古握管諸臣方且贊揚之不暇矣胡樊戴二公乃敢搆此離間之謀造刻飛書謀危社稷暗投中外二公豈病狂喪心者耶夫利令智昏理爲勢奪旣有所受必有所恃以故公議不

恤法典可藐翌日奇勛誰復出其右此所以甘心隱忍
而樂爲之黨也皇長子天性仁孝昔因閣部大臣之請
聖主乃出御札云安有父子無親之理又安有越序亂
分之理大哉皇言斯札一出羣疑遂解名分已定今跋
中乃敢云易儲謀逆其蔑視明旨媒孽宮闈抑何慘哉
佛眸何君南子何行郎中主里婦尚且羞稱今跋中詞
意所指直比皇上貴妃是敢於無君何一至此哉貴妃
重刻閨範實由皇上所賜承流宣化靡敢僭越今跋中
乃云置太后中宮於何地此其意不離間三宮構成奇

禍不止也呂坤刻閨範在於萬歴十八年十月戊子日
貴妃重刻在於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大内之災在於
二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先後不同歲月亦異今跋中乃
云事機値會中宮減膳卽此一事則明出誣罔可知矣
且爾汝之稱朋友弗屑今乃云册立之請一曰歸此一
曰歸彼彼此之言予不知所指爲誰弁髦其王扇搖國
是莫此爲大若夫金龍命書尤爲不道之甚呂雖至愚
昧諒不敢輕爲品題今跋中乃直云呂坤所進又曰內
廷咸覩見者縮舌由此言之則必會經御覽明傳中外

者則坤之罪固不容誅不然則其書必出士衡之手陽爲陷坤陰害貴妃君父之前敢爲說謊何傾險之若是也子糾建成當爭國之時管仲魏徵有事仇之恥皆值不幸之甚遭人倫之變者也今上有聖慈之父下有仁孝之子長幼分明兄弟無故此何等時也今跋中妄自引喻出此悖逆不祥之語以悚動人心眩感主聽是誠何心哉且主上乾綱獨斷鼎命時隆爲人臣子者祝頌宜何如今跋中乃敢云唐閹執命宋奸弄權以促國短祚之事直說君父是不知視皇上爲何如主期皇上以

何等壽也毀謗詛咒幸禍樂災天理人倫剗滅盡矣國家何負於士衡乃忍至於是耶予意以見疏不見跋則冤不能白謹將原序原跋原疏類爲一冊名曰辨冤續言高明君子一加參閱則是非不辨自洞然矣萬歷戊戌年仲夏吉日順天府大興縣民鄭承恩謹序

大明皇貴妃鄭重刊閨範序嘗聞閨門者萬化之原自古聖帝明王咸愼重之予賦性不敏幼承母師之訓時誦詩書之言及其十有五年躬逢聖母廣嗣之恩遂備九嬪之選恪執巾櫛荷蒙帝眷誕育三王暨諸公主漸

叨皇號愧無圖報微功前因儲位久懸脫簪待罪幸賴
乾綱獨斷出閣講學天人共悅疑議盡解益自勤勵侍
御少暇則敬捧我慈聖皇太后女鑒莊誦效法夙夜兢
兢且時聆我皇上諄諄誨以帝鑑圖說與凡勸戒諸書
庶幾勉修厥德以肅宮闈尤思正已宜正人治家宜治
國欲推廣是心公諸天下求其明白簡易足為民法者
近得呂氏坤閨範一書是書也前列四書五經旁及諸
子百家上遡唐虞三代下迄漢宋我朝賢后哲妃貞婦
烈女不一而足嘉言善行照耀簡編清風高節爭光日

月眞所謂扶持綱常砥礪名節羽翼王化者是也然且一人繪一圖一圖序一事一事附一贊事核言直理明辭約眞閨壼之箴鑑也然雖不敢上擬仁孝之女誡章聖之女訓藉令繼是編而並傳亦庶乎繼述之一事也獨惜傳播未廣激勸有遺願出宮資命官重梓頒布中外永作法程嗟嗟予昔觀河南饑民圖則捐金賑濟今觀閨範圖則用廣教言無非欲民不失其教與養耳斯世斯民有能觀感興起毅然以往哲自勵則是圖之刻不爲徒矣因敘厥指以冠篇端

閭鑑圖說跋 標名憂危竑議

東吉得閭鑑圖說讀之嘆曰呂先生爲此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固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忍輒與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道誠恐繡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鯫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功詩書發塚未嘗不出於正也或曰呂意廣風化胡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奴顏戚畹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也佛肸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爲屈或曰呂序中直擬繼述先朝母后置太后中宮何地且稱

脫簪勸講毋乃巧爲媚乎曰公言誤矣嘗見從古以來有宮闈與見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已厚矣恩厚則報斯隆身爲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序中又引先朝女誡女訓彼乃母后臨子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毋不倫曰尊稱不極恐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宏宣又何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貴妃多矣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由貴人進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妃進后

事機將成呂乘此時進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鏹四匹彩幣十目所覩胡爲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郤之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危一疏號泣朝門無乃欲蓋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膽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安得而少諸或曰國本安危寧踰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缺此曰公何見之晚耶夫人意有所專則語有所忌倘明奏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自招何若不言之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

稱在長之命不過淸淡藩王稱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今內廷咸覩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裔人各有見予何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爲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浩嘆乎曰有是哉予之迂也夫有非常之人斯有非常之事古今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非凡庸卑鄙者能爲況事尙未定策國元勛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爲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眞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

公養蒙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鄭公承恩鄧公光祚洪公其道程公紹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勛夫唐閣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胥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予韋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爲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頓首跋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鄭國泰親伯臣鄭承恩係順天

府大興縣民謹奏爲懇乞聖慈亟舉東宮冠婚大典以
消羣疑以隆萬世治安事臣本一介草茅仰蒙聖恩忝
居戚末曩因儲位久懸遂不自揣乃敢冒死瀆奏荷蒙
皇上天恩不即加臣誅戮姑奪衣巾爲民臣自今以往
之年皆皇上再造之恩臣之一念愚忠雖剖心碎首惟
願我皇上亟行令典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下遂四海臣
民之望天下萬世孰不仰頌我皇上爲人倫之至哉臣
今戴罪六年於兹日夜望此舉久矣今皇長子年已十
有七齡睿智天成仁孝恭敬以其時考之則青宮宜毓

冠婚宜舉即此亟行尚以為晚矣臣近聞閣部大臣暨
九卿科道合疏上請猶未蒙皇上俞允以故人心疑惑
外論沸騰如科臣戴士衡參論呂坤本內則曰假托閨
範圖說包藏禍心臣一見斯言幾致驚死夫閨範圖說
乃皇貴妃頒自內府仰承聖母徽音之懿上體皇上刑
于之化重加再序以彰風教其年月日時自不相同士
衡豈目不知書安得直指為呂坤者哉第機雖微露語
尚含糊無已則士衡知奸謀未遂乃結交權奸又造刻
憂危竑議一書內云閨範圖說跋晴投士大夫傳播中

外言雖譏坤語實非聖其詞深其言激無非欲離間我
皇上父子夫婦兄弟之天倫煽惑人心謀危社稷種成
後日之隱禍以收一己之奇功耳其奸謀詭計臣不能
盡闡姑指其現在可證一二事言之今聖主當陽宮禁
嚴肅誰敢私交耶士衡跋中乃云五十寶鏹四匹彩幣
此賢妃敬賢之禮且曰十目所視夫十目則非一人所
視必有真見士衡既云如此皇上試一詰之餽者爲誰
受者爲誰果有其人則士衡之言爲是不然則是宮禁
可誣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士衡跋中又說臣與張養蒙

劉道亨魏允貞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呂坤承恩共十人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勛盟約既定羽翼已成臣請詳言之夫此十人鄉貫不同科第不一官守不齊臣又一人未曾識面胡能歃盟定約相聚一時期會一處以掩人之耳目哉今九人現在皇上可召問之則其事之有無自難掩飾此不過其大畧耳其間穢語詈詞不一而足至於金龍命書非特臣子之所不敢言抑亦臣子之所不忍言者仰乞聖鑒電察則士衡之罪自有不容於死者矣今其書幸存

謹隨本附進御覽又如全椒知縣樊玉衡疏內直指皇上爲不慈皇長子爲不孝皇貴妃爲不智嗟嗟是何漫無忌憚輒敢出此誹謗之言一至於是夫玉衡特遠臣耳胡爲搆此大逆之言意必爲士衡之黨有大奸大權以指使于其間者此事滿朝盡知但畏投鼠忌器之嫌不敢爲皇上言之耳然事關宗社禍及臣家安得不披瀝血誠以哀鳴於君父之前哉及此不舉臣恐震位久懸桃夭失候誠爲聖朝闕典甚非四海臣民仰望之心臣又恐奸謀乘釁訛言益興肆謀貽禍莫知所終雖臣

家草命滅族可甘如宗廟社稷何伏乞皇上大奮乾斷俯從羣諫早建皇長子東宮速舉冠昏之典仍望皇上追問戴士衡樊玉衡造書主意與主使黨惡之人其處分一惟聖裁則宗社衍無疆之慶子孫隆萬億之休讒言可息禍萌可杜國朝幸甚臣家幸甚萬不得已方敢冒死上干天聽臣不勝戰栗悚懼待罪之至

萬歷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具奏奉聖旨閨範圖說是朕付與皇貴妃所看朕因見其書中大畧與女鑑一書詞旨彷彿以備朝夕覽閱戴士衡等這廝每以私恨之

仇結黨造書妄指宮禁干撓大典惑世誣人好生可惡
此事朕已洞知不必深辨欽此
彝臣若愚曰萬歷辛丑秋彝臣初入皇城在先臣陳太
監矩直房供筆硯之役見室中封一箱甚密其後因御
前査收甚事啟箱視之則收此辨寃續言一冊幷姚思
仁所進閨範圖說雒于仁酒色財氣四箴抄疏貴州開
礦抽稅內臣張慶勅書一道太倉考功臣封爵考等書
及詭名刑部觀政進士胡道行建言抄疏以至先監秉
筆掌東廠未行事件及後掌司禮監印累年陸續諫止

未行密稿等件俱於丁未年十二月內先監卒時經管官馬鑑師明苗全及纍臣者愚眼同簡點俱繳進神廟御前此纘言既刊布京中多有見者謹照原刊擡頭弁之編首按憂危竑議偶將範字刊作鑑字今仍其舊以識真耳惜呂公坤為中州大儒具經世實用之學未竟厥施豈天靳正人之設施哉何兩衡營議至此也萬歷二十九年己後凡欽降官員揭帖兩衡姓名實在前列至熹廟天啟元年閏二月贈坤刑部尚書廕一子入監讀書

酌中志卷之一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二

憂危竑議後紀第二

明宦官劉若愚撰

萬歷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提督東廠太監臣陳矩奏稱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刊書一本封進御覽國本攸關續憂危竑議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賈生所謂厝火積薪之時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無謂儲宮有未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不備何以稱乎

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誰其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貴鄭貴妃之専擅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葢朱名賡賡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已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集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捨富貴而趨

死亡乎或曰眾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余數之孰吳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瑋李公汝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賢而又有鄭貴妃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會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為乎曰數公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廣孝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汝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於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

方勤王之兵無由至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誰人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者則朱公之鄉人也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倡義人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妃與陳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爲之主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爲人陰賊常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已自承之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

祖宗來未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陞豈其才力出諸菜傭下哉盍沈相公欲右鄭而左王故核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亦王之楨有以黜授之也曰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余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唯而退萬歷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御史喬應甲書

御札奏帖後本內有名王公名世王公承恩不知何人今現做何官可開奏來欽此一件辦事蔣臣等密訪得

王公名世係錦衣衛正千戶現任鑾駕庫掌庫王公承
恩係錦衣衛副千戶現任本衛街道房掌房御批我想
憂危竑議後有名無名張位怎麽打發了作速查寫來
看欽此矩回奏云謹遵聖旨恍惚記得憂危竑議後有
朱東吉一箇名字彼時也曾密訪係是詭名張位爲東
事打發去未知是否待查明具奏至十一月十五日欽
差提督東廠官校辦事司禮監太監臣陳矩謹題爲奸
人妄捏印書搖動國本等事內稱本月十二日據辦事
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書一本內續憂危竑議立意叵

測不惟陷害忠良抑且誣累君德其捏陷內外臣工聖
明自有洞燭臣不敢煩聒瀆擾除本廠分布旗校在於
京城內外訪拏去後仍乞勅下在京巡緝在外撫按等
官密切訪拏等因奉聖旨這奸徒捏造妖書離間朕宮
闈天性以至朝廷內外臣僚悉被傾陷蓄意大逆深可
痛恨爾宜各布旗校用心密切訪拏還著在京各該緝
事衙門又在外各直省撫按通行嚴捕務在必獲以慰
朕心不許怠緩縱息法司卽便立賞格與他欽此本日
司禮監太監臣陳矩復具疏告辭奉聖旨奸書恣爲誹

謗離間朕宮闈骨肉之情大逆不道朕尚被其誣枉何況於爾爾掌管廠事正宜竭忠秉誠奮力殫計必得眞正罪人爲主雪冤方是報國大義豈可硜執小節先求休致反使奸計得肆成何政體宜即照舊安心辦事不准辭有能告捕眞正奸逆之人破格敘賞爾可鼓舞衆心必獲無懈該衙門知道欽此斯時也神廟震怒憤懣四明沈相公一貫山陰朱相公賡咸爲書上有名各註籍具疏只有歸德沈相公鯉入閣擬此二旨者歸德沈相公筆也至十六日又奉御批聖旨我覲爾奏已知道

了但恐此事本犯難訪緝拏爾還嚴責官校差役用心密切訪拏務得眞正逆犯方絶禍源以雪我屈恨纔得消爾宜知悉又賞格我問的是今日著法司立的賞格又二輔鯉見此本怎麽說爾可訪來外邊府部院各有何事情又今日著回話的二官無聽見說甚麽欽此當用黃套裝盛先監矩面奏進繳訖本犯周嘉慶也二官者東廠貼理刑閱萬民萬代增也又御批聖旨爾可看此二本二帖是某做的可見其必本是先一次帖是後一次帖爾看了還著紅本夾進來不必使封套自家拏

來勿托官兒們欽此亦用黃套裝盛先監矩而奏進繳
訖同上一宗俱語祕不得聞遂不曉是何人之本帖上
何等語也是時訛言沸與街坊酒肆無敢偶爾夜會者
惟妖書內有名之人各思報復猜忖此書必是素有嫌
怨者所作自歸德沈相公以下凡在朝望重妖書無名
之人卽有人耳而目之歸德沈相公又曾於內閣供設
天啟聖聰牌位入則禮之今妖書又獨無姓名是以神
廟聖意亦頗爲蜚語惑幸先監矩中立主持苦心調劑
不數日而錦衣衛百戶崔德緝得皦生光矣又一日而

東廠辦事王一鵬緝得皦生采矣按皦生光原順天府學生員也先年曾詐包繼志以害鄭皇親其揑名印造妖書詩云五色龍文照碧天讖書特地湧祥烟定知鄭主乘黃屋願獻金錢壽御前其下曰松風狂客題又跋云偶從郊外貴家莊舍得前詩讀畢忽痛哭失聲左右驚覺奪去臣歸嘆曰渠家陰謀羽翼成矣獨訪所謂松風狂客者爲誰則豪商包繼志也包氏握鏹資金寶朋以金錢行間語曰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烟而焚廬燒積則皇長子危乎哉凡我臣子誰不疾首故直

書之或散其黨云右俱生光自撰自跋如此刋板印貼
鄭皇親門下及各巷口以慫詐害時當光廟尚未膺冊
立所以稱皇長子也事發革衣巾擬戍大同崔德又於
生光室內搜得羅文箋內十大說其詞曰皦揚爾忘之
耶爾有大志不獲而乃規規於小願乎爾有大名見汚
而乃規規於小悶乎爾有大冤不白而乃規規於小侮
乎爾有大讐不報而乃規規於小忿乎爾有大恩未償
而乃規規於小惠乎爾有大寶受誑而乃規規於小失
乎爾有大遊不暢而乃規規於小方乎爾有大忠可傷

而乃規規於小謹乎爾有大貪能甘而乃規規於小之乎爾有大才不鬻而乃規規於小遇乎此十大者信大而小者信小矣皦揚爾志之耶癸卯八月二十六日有感援筆漫書逸蕣無功錄一通張之軒側蚤暮卧起視之後用圖書鈐識是時生光已從戍所赦回改名皦揚字冤之又刻有怪石軒集岸遊稿此皆皦犯蹤跡可據者也又此時錦衣衛直房忽貼匿名帖云妖書有了人協理掾張魁受銀三兩求他主的又告人鄭福成先監據事件奏曰按祖宗律文凡匿名文書見即燒毀今念

事關大獄不敢隱匿云云神廟可其奏特置不問時王
公世揚正任恊理遂只據東廠移文於私寓設香案行
禮具本謝恩極其感服皇上至聖至明至寬至仁云大
金吾王之楨與北鎮撫司掌刑周嘉慶有隙欲乘機害
之遂擒嘉慶家人袁鯤單詞鍛煉滿堂人皆可信爲實
也先監拒奉旨到廠一訊必不肯詭隨結局之楨疏奏
要著到廠聽記先監曰本監例有聽記密以上奏今衛
裏欲增添聽記將奏誰耶奉旨不允之楨又密懇四明
沈相公差家人李管家密見先監說某是正犯其僕可

證又欲波及歸德江夏諸君先監曰多拜上爾老爺我內相是一輩的人獨不記荷花兒之獄倘久後另有正犯恐大家子孫種禍不淺爾老爺如要堅執如此結局可具揭奏知萬歲爺我好遵旨行事本廠纔不落不是一切干係勞爾老爺擔擔罷李語乃塞之楨心方已益之楨欲借皦生光牽扯多人主使爲一網打盡之計也又御史康丕揚時有外轉消息有與丕揚相厚近侍賈忠貞時在文書房捧硯該班遂密透信於康著迹尋件聳動聖心的事入告庶幾可免康計無所出遂藉妖書

參僧人達觀將觀書札中拈有可罪句字揑砌入告疑妖書出其手也然觀實不知逮錦衣衞頻遭笞拷於十二月初五日參送刑部獄作聞柝偈書獄壁云匿王問法忽齊年自謂觀河見不遷我有眼根聽夜柝卻沉豐蔀更泠然又云柝聲未斷鈴聲續誰是聲兮誰是聞卻憶法堂鐘鼓候古來魂夢更紛紜至十七日索薑湯漱口端坐而逝時曹侍御學程久先繫獄爲經理其身後事詳載紫柏語錄序實無辜瘐死人至今悲之又禮部李公廷機斷生光十二款曰一造意報讐妖書意思與

妖詩岸遊稿意思相同其筆力相類一先年妖書内有侯之門仁義存句今妖書内亦有此句去冬曾審令本犯念妖書一二句本犯便念此句一刻字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銀每字一百時價四分因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釐約工銀三錢四分今算妖書八百餘字與工銀數相同一徐承惠供稱書板無邊欄後有年月妖書果無邊欄有年月一瞰其篇供稱布散妖書見面上票簽有國本攸關四字誤認攸爲收又徐承惠供稱書面票簽有關字問是何關字

云闕老爺闕字一妖書內有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一句此一句出禮記檀弓本犯做生員時習禮記又本
犯詩集有讀檀弓有感詩題一本犯妾供本犯托病不
出卧房若干日又後一日向妾取刀劈本燒炕及妾入
房滿房烟火一刻字匠工銀不過三錢四分本犯與過
徐承惠錢一百三十文作兩次與之竟欠承惠銀一錢
四分顯係竊賊所爲一本犯妻妾子女無不招承及會
問次日將聖旨宣讀與本犯并家屬聽着諭旨以招出
同謀饒了家屬若仍不招家屬一箇也不饒本犯妻妾

子女環跪而泣求他招出本犯竟無所招一會審次日本犯招云情眞罪當萬死無辭又次日本犯招出自作之孽本無同謀親筆在卷一會問日東廠問本犯云爾爲何寫我名答云老爺是廠裏又問別官答云是要緊衙門又問餘各官答云小的只將縉紳一覽隨意寫上先監矩亦將此封奏焉蓋皦犯之惡惟天可除是以文字之間不覺暗合如出一手鬼神弄人眞妙極矣當時彝臣若愚晝夜侍先監左右職抄謄隨馬鑑師明等經理一應章奏眼見妖書果無邊欄但後有年無月日而

鄭福成項應祥喬應甲皆詭名也刻字人徐承惠又不識字之拙工也怪石軒集會係承惠所刻生光妻趙氏妾劉氏子皦其篇與弟皦生采已瘐死東廠獄中按九我先生所斷十二款既鑿鑿可據雖經奏過神廟先監因本犯到底不曾念出妖書别句又因親筆所供前罪萬死無辭後罪實爲至冤先監是以終懷一線之疑如再遲緩不結又恐蔓延中外縉紳不便人心何時定乎冤僧達觀已瘐死矣琴士鍾澄醫人沈令譽百戸劉柏等皆註誤繫獄而武弁楊於世者因持冢宰李戴書及

劄付往遼東去亦被稅監高淮自山海關拏奏幾累及
其兄勳爵楊於楷也此時讐隙互訐疑鬼盈車上下驚
猜甚非政體先監不得已遂於三十二年四月内具奏
曰微臣陳矩遵奉特旨會問妖書逆情會記得三法司
九卿官會說逆犯皦生光前詩供認情真罪該萬死後
書未篤未念似有一線之疑他妻妾子女并刻字匠對
証又已情真就該正法臣每參詳還當奏請皇上擬定
罪名昭示朝廷大法以安天下臣民之心其皦生光暫
且監候待後沒有發覺真正同謀之人方可秋後應時

處決使天下萬世傳頌皇上至公至明又免先年荷花兒屈死法司得罪事例據此謹先據實密奏又數日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具官蕭大亨等謹題爲欽奉聖旨事云云臣等會看得皦生光巧圖詐陷之私敢爲誣訕之語罔上惑衆逆理悖常因而震激宸衷溷淆國是此神人之所共憤法紀之所不容者臣等切齒此囚恨不窮治以謝天下忍言輕縱但本犯之獄止據妖書而妖書之律止應論斬今奉明旨從重另擬臣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此外求加等查律條惟有

謀叛一款較重參酌本犯情罪似不相當臣等爲皇上守成憲欲求於法外議輕既所不敢而爲皇上伸天討不能於法中加重尤所不安總之本犯險惡原出律文之外臣愚昧拘於三尺反覆思維參詳數四未敢擅擬等因萬歷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夜奉聖旨這逆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稷例處他卿等便奏來欽此本月二十一日具官蕭大亨等謹題爲奉旨覆奏事云云臣等看得皦生光妖書之逆情甚確即重擬原不爲過但律文止於論斬臣等未敢別擬

今奉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得謀危社稷係謀反律內原註若依此律合凌遲處死參詳所犯情似有間葢臣等所據者法也皇上所誅者心也明允執於法官國有成憲未敢擅為輕重而威靈出於主上君有嚴命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聖旨皦生光揑造妖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然妖書律未盡其辜著加等凌遲處死便會官處決仍梟示於人烟湊處所有奏擾的卽作主使論其緝捕有功人役著該衙卽查寫來該衙門知道欽此

鼎臣若愚曰續憂危竑議起於癸卯之十一月十二日以至次年春夏中府會審者數次而京畿道一次者沈令譽俞孺等也外東廠二次者周嘉慶也內東廠二次者皦生光之妻弟內官趙昇也昇謫南久潛逃來京絕不與姊夫往來生光詐包繼志時曾供有內官手持黃紙封條因疑是昇然實無干涉刑夾昇踝甫用力而夾棍折如斧斷先監察其辭色亦憐其冤而釋之嘗此之時神廟何等震怒四明相公蒲州金吾何等氣焰中外臣民何等驚慌先監受知聖主一拳拏定矢以公正明

允爲必仍將大學衍義補之愼刑憲數卷不時進覽而皦犯前罪況復鑿鑿可據其妖詩筆跡刻字匠及本犯之妻妾子女衆證各已明確然先監矩尙兢兢引荷花兒事爲殷鑒至再至三不得已始於甲辰之四月二十七日將生光正法結局妻子戍邊陞崔德爲指揮王一鵬蔣臣等爲百戶有差先是法司所擬賞格五千兩神廟如數頒予東廠錦衣衛五城巡捕四處共一千二百二十五兩按勞之輕重賞散各有差先監等亦各予廕敘東廠廠底簿并朝報可考當時神廟面召光廟慰安天

語或實錄等書自有紀載惟國本攸關全書全語世不多見纍臣目擊最眞竊念憂危竑議固鄭戚畹既已刊行散布則此續憂危竑議亦宜存此一段實跡俾天下後世曉然上可彰神廟之乾斷聖明下可著先監之持平鎮定庶外廷之未盡曉者必自釋然訛傳可息於是抄記成冊萬歷年間全未敢令人見且又遭墩鎖十載命若懸絲而暗藏枕中者將二十年心良苦已更有別聞亦間附於後俾持論者有所考焉四明沈相公與歸德相公及江夏郭太史正域素有隙長安道路之口或

云四明藉此挑激聖怒瓜連蔓引是以擯李太宰逮周嘉慶者實所以開羅織之端江夏之隙實是議謚及楚邸假王之事基之華亭唐文恪公文獻公極力於四明處爲江夏解冤又賴先監力主持之不然郭君殆矣其荷花兒事都人多有知者先監矩面奏神廟時卽於書坊中購得耳談書一部進覽遂定妖書之獄不復苛求主使之人恐日久禍及無辜也聞神廟實錄亦載之刑部翁某等降處有差荷花兒之寃死朱腦瓜之直承皆不泯也按耳談云周皇親有喪盜乘穴入殺皇親取財

去其夜邏卒入獨見婢荷花凫伏泣㩴狀以聞於法司荷花兒不勝虐刑誣服與某某通奸殺主取財捕某某不得竟坐法凌遲時大司寇翁公自南都遷至時南都已盛傳其事無不切齒荷花兒者故翁益不疑臨刑時觀者雲集忽一人獨呼曰冤哉荷花兒殺人者我也兵卒逮至法場輸服無與辭時荷花兒已刑畢故翁與曹郎徐貫源而下皆坐誤罷歸如刑時荷花兒語劊子手曰兒是冤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臠割可也不然我必為厲鬼殺爾不聽竟臠割盡始死之越三日是人坐順

成門外麪鋪忽大呼云荷花兒殺我七孔流血死獨呼者市中賣瓜子炒豆細民朱臘瓜也耳談所載冤獄如此吁可懼哉又會審妖書之時有沈御史裕者在坐皦犯既類經夾拶不能動擡至裕公案前裕厲聲曰妖書是你作如何不招皦犯舉首乞憐曰實不是小的作沈聲色愈厲皦犯怒目切齒恨而過之又有余御史懋衡者事佛素謹於中府會審向衆官云昨得一夢見觀世音菩薩說妖書是皦生光作的先監等唯唯竊哂後御廟聞之亦大笑焉皦犯正法後沈御史出差行至半途

得病沉重向僕從曰我生平作事自揣無愧惟審妖書時畧涉孟浪原不該硬坐定皦生光今昏惑中每見生光向我索命吾病其不起矣已而果卒又數年經都中皆曰妖書非皦生光作也是東嘉趙士楨所作也士楨倜儻有大志歷任文華殿中書舍人每留心邊務交遊頗廣妖書獄興即托病不出及皦犯正法之後始敢出門然忽忽倦怠興味闌珊絕無平昔造鳥銃議車陣議屯田一往豪氣及得病頻死亦屢見生光現形索命卒至不起可見鬼神報應眞有不爽者夫荷花兒之獄向

柔肌脆膚不耐酷刑不得已而屈打成招者耳𡙇臣之寃倍甚於此悲哉古有訴之上帝者亦有得請於帝者䰠其灌夫之於武安不尤彰明較著者哉此心此理古今同符總之𡙇臣幻視軀殼平視寃親了無些應驗是在知道者或不屑與彼邪一樣心腸不事報復固應如此彼執讞司生死者豈可量定必無鬼神報應也耶

酌中志卷之二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三

恭紀先帝誕生第三

明宮官劉若愚撰

神廟萬歴二十九年春始移皇長子於迎禧宮九月十八日二更傳諭內閣皇長子及諸皇子冊立冠婚敬奉聖母命崇嘉許卿等傳禮部擇日具儀行禮至十月十五日冊立光廟爲東宮封皇三子爲福王皇五子爲瑞王皇六子爲惠王皇七子爲桂王實允首輔沈相公一貫之揭請始施行也光廟大婚禮成之後自孝元郭皇后外未有舉生者至三十一年十一月偶有國本攸關

之事神廟震怒親降特諭以釋中外之疑繼將皦生光正法以杜讒惑之口仍特命光廟多選淑媛以侍左右實從先監陳矩之密請也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人定後先帝誕生是時宮門局矣光廟差年老宮人柴德女赴仁德門外報喜光廟於星月之下獨步殿陛彷徨不安先監矩立奏神廟卽轉奏慈聖皇太后闔宮懽忭柴德女還報光廟乃喜此時先帝生母孝和皇后未有名封該正者問曰發外旨意作何稱謂先監曰前曾有旨多選淑媛不好稱別樣名色今可稱曰欽命選侍某

氏出不亦宜乎故曰欽命選侍王氏出者卽孝和皇后也禮部先擬封夫人神廟不允特稽攷皇明典禮更之曰才人實神廟之聖學博洽也明年春加上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光廟生母恭妃王娘娘進封爲皇貴妃卽孝靖皇后也光廟誕先帝至今上共五位公主八位今存三位懿妃傅娘娘生皇五妹封寧德公主駙馬劉有福所尙者也皇六妹封遂平公主駙馬齊贊元所尙者也康妃李娘娘生皇八妹封樂安公主駙馬鞏永固所尙

者也先帝生性雖不好靜坐讀書然能留心大體每一言一字迥出臣子意表天啟六年正月□□初犯寧遠即日夜焦思未遑自安見樞臣王永光題疏要將寧遠城中紅夷大砲撤歸山海守關先帝曰此砲如撤人心必搖及七年五月內再犯錦州寧遠值聖體違和更憤激深慮凡客氏逆賢數年以來或間有違忤即怒罵咒恨形於顏色來宗道在禮部時諛崔呈秀封父疏有在天之靈四字奏文書時讀至此先帝艴然作色親用硃筆圈此四字即逆賢亦不能爲之地也先是禮臣林堯

俞題覆皇妹選婚要將光廟選侍傅氏先擬封其選侍李氏候皇八妹年長選婚時再封先帝曰一時封罷了何故另作一起此三疏俱存可證也如此之類不能徧舉其尋常宸翰詳謹然不好草書或未暇學也天啟二年十月某日有龍見於北花房臨河郎宋太監晉辦膳處長可數寸鱗爪畢具碧光耀日時晉加綿絮裝入盒中奏知先帝送付黑龍潭訖至天啟六年五月初六辰時王恭廠之變皇極殿最高危之處一木先隕乾清宮大殿皇駕所居之東暖閣將窗格扇震落二處打傷內

官二人皇貴妃任娘娘所居之室器物隕落任娘娘於天啟五年十月初一日所生皇第三子於是日受驚後遂薨逆逆賢直房及王體乾李永貞等直房各有傷損六月初五之夜三更又地震幾如四年二月時而雲中之靈邱縣震更甚地裂湧出水甚多其色黑先帝左顴生白毛有一年少暖殿孟兆祥者誤拔去先帝甚恚欲重責處賴逆賢竭力救解始免先帝自七年五月初六日以後聖體便覺不豫至六七八月之間總未離御榻逆賢將庫中所貯金壽字大紅紗搜括出許多自王體

乾等至暖殿請小轎御茶房御藥房近侍每給四匹或二匹倣貼裏御前穿以禳祝之又移住懋勤殿旬日而不時嗜傳云聖駕萬安矣樞臣霍維華聞之遂贊逆賢畫固位攘功之策進獻仙方靈露飲并蒸法器具逆賢遂著管家王朝用照維華原樣用金造鍋甑付御藥房提督王守安等照方蒸進是時太醫院使吳翼儒等唯唯聽從莫敢攔阻先帝初進服數日亦覺甘美凡有剩者卽頒賜王體乾等分飲之雖鼎臣之賤亦得於承貞直房屢沾餘瀝幾半月焉按維華原獻蒸法大畧用銀

鍋一口口徑尺內安木甑如桶高尺餘圓徑稱之甑底安篦篦中央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箇周圍用淘淨杭米或糯米老米小米旋添入甑候熱氣透一層再添一層約離瓶口七分不可十分滿恐米漲入瓶不便上盖一尖底銀鍋底尖下垂正對銀瓶之口離二三分許外上添冷水周圍封固完密下用桑柴或好炭火蒸之候上內水熱即換冷水不數換而瓶中之露可滿取出温服乃米穀之精華也如不信可將熟飯與嘗一些滋味俱無其器忌銅鐵錫其火忌煤先帝因進服日久嫌水汪汪

的遂傳御藥房不必蒸進自此之後聖恙日增無减日
漸浮腫諸藥進益罔效逆賢遂恚維華維華心不自安
即於乾清宮門問安之際舒徐容與故與逆賢相左而
力讓宗錦之蔭與袁崇煥隨轉身求去另盤算一條捲
土重來報復之計凡從來阻害正監中旨起官速化官
保倡修三案自認爲有膽有識不知瞞得誰過作何遮
掩也先是皇極等殿工完夜中間有一鳥大如鵝鸛其
聲如梟頻來殿上嗚呼形不甚具聲咯咯然亦不甚遠
聞之者爲之魂飛毛竪慄慄懼焉盖先帝上賓而逆賢

伏法之禨祥也

酌中志卷之三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四

恭紀今上瑞徵第四　　明內官劉若愚撰

今上萬歲爺誕生後嬰年失恃奉神廟聖旨托付西李老娘娘即光廟彌留之際傳封皇貴妃未行後封康妃者看視至泰昌元年九月內移宮之後奉先帝聖旨改托光廟選侍東李老娘娘即曾封莊妃者看視同居於慈慶宮後之勗勤宮今上每日晨興拜天後即行朝母妃定省禮進退周旋寒暑罔間天啟二年九月內冊封信王進封聖母劉老娘娘為光廟賢妃時皇八妹位下

有一近侍當西李老娘娘看視先帝今上時曾並得侍
奉天啟中年今上偶問曰西山有位申懿王墳乎跪啟
曰有生母劉老娘娘葬此墳附近之處爾曉得否跪啟
曰知之今上遂密付銀若干兩命此近侍置辦香燭祭
帛潛往祭奠仍諄諭再四曰爾可祝告明白著就如我
親去恭祭一般及祭回覆命時睿顏戚戚孺慕肫篤淚
痕盈聖目也是時朱邸不乏位下諸臣乃不肯顯然差
往而暗托此近侍者慮左右侍從半是逆賢之黨倘被
逆賢所知或致猜防忌畏殊未便耳當莊妃老娘娘薨

逝今上哀痛如禮未忍視慈母異生母也聖孝之根於
天性者如此及天啟七年八月內入繼大統即首傳聖
母劉老娘娘㩁號遷祔之論改葬於光廟慶陵先是天
啟七年修建元宮時計安𡨥梓宮寶座合容安光廟老
爺孝元郭老娘娘孝和王老娘娘三位梓宮也彼時內
官監管理王敬翟應奎創議於合造尺寸之外仍暗將
寶座增濶若干尺至七年十二月內聖母孝純劉老娘
娘遷入共𡨥安梓宮四位尺寸恰好時護送聖靈內外
諸臣劉鎮郭志義李志錡等親入恭閱無不贊嘆不然

時日所限天寒晷短既不敢停候增修又不敢崇卑殊厝將奈之何夫此豈人力也哉我聖主聖孝格天故莫之爲而爲能預相默感有如此也聖心樂讀書十餘齡即好靜坐頤養玉體一夕夢烏龍蟠殿柱曾向莊妃李老娘娘言甚殊異焉一日偶遊於本宮花園園有兩井相離頗遠今上親用汲器偶於初井得金魚一尾頗悅即詣次井亦汲之曰看這裏如何器甫下即引出亦得金魚一尾活潑光耀左右皆驚祕不敢言命將魚俱放西苑河內及移居外府第大婚禮成之後有獻生鯉二

大尾皙畜缸中一尾躍出跌傷一尾兩目皆動如求生狀左右皆驚異以爲魚貶目亦罕事也今上竟不忍烹而放焉登極數日後王體乾逆賢等侍側問及立枷之事體乾奏曰大奸大惡法所不能治者方用之聖顏蹙然不悅曰雖如此說其實也太慘了逆賢默然衆叩頭呼萬歲以退聖心仁慈根於天性者如此先是課內小臣讀書有懶者今上厲聲呵責曰讀書是好事倒害羞若唱曲兒倒不害羞耶今上寫做進字時凡紙有餘而影本或小者必挪移而塡滿之不忍將空紙裁去覽漢

宋書史見十常侍董卓曹操等擅權未嘗不撫卷切齒凡經書有疑難字義典故即洪武正韻海篇直音及韻小補等書自披查之聖性天縱英斷節省發於自然者如此承奉徐應元每倚逆熖屢恣肆不謹今上久優容之或改顏假借之纖毫圭角不露也聖度之用晦委蛇如此天啟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登極自文華殿移居乾清宮將暖閣內舊設玩好器具盡行屏撤中外臣庶無不仰頌堯舜咸拭目以觀太平也十月二十六日退逆賢十二月初二日發應元湖廣顯陵安置崇禎元年二

月降應元淨軍調發鳳陽應元實逆賢所棄爲親信接手後勁人也近開殂於鳳陽人咸快之逆賢篤好花木夏則茉莉梔子花簪戴滿頭冬春則牡丹等花羅列滿堂今上在藩邸逆賢每以非時花木果蓏之類爲獻其所差官人皆逆賢心腹名下或見任先帝御前貴近者也雖以厚賞酬其來然聖心儉素不尚此勉以霽色俯納耳凡賢下用事不用事之姓名面孔總難逃洞鑒也

酌中志卷之四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五

三朝典禮之臣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神廟登極十齡矣時馮太監保掌司禮監印兼掌東廠
其僕徐爵號小野頗通文理達事情馮與江陵張相公
居正內外同心翌戴冲聖自新鄭高相公拱退後凡江
陵在外之相業聖母聖廟之眷注皆馮綢紛自牖之驗
也神廟左右內臣如孫海客用之流日以狗馬拳棍導
神廟以武馮則凡事導引以文鼎養之績在馮爲多司
禮監所刻啟蒙集四書書經通鑑直解帝鑑圖說等書

至今見之者每爲咨嗟嘆息焉馮號雙林篤好琴書雅歌投壺有儒者風神廟曾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惟鹽梅汝作舟楫曰魚水相逢曰風雲際會時凡馮寫大字扁聯之類即以前章或雙林及景仰前哲諸圖書印識之所造琴頗多世人咸寶愛之萬曆四年五月內勑同法司大熱審平反甚多一日神廟偶醉佩劍夜遊將一內官頭髮斫下又杖二內官幾斃慈聖老娘娘知之翌晨易青布袍屏簪珥聲言欲特召閣部大臣謁告太廟將廢神廟立潞王且先令喧傳於宮中神廟恐懼滋

甚跪泣久之始解遂將客用孫海斥逐孫得秀温祥周海皆私家閑住此萬歷八年十一月事也自江陵不奔父喪之後中外多忌馮者秉筆張鯨係張宏名下又侍神廟於潛邸久遂乘便密爲神廟畫計害馮宏於鯨爲本官偵知之密解勸曰司禮馮公前輩有骨力人留著他好多哩鯨拒不聽遂乘間從臾神廟傳旨著馮保私宅閒住云云神廟猶豫尚不忍曰若大伴上殿來我不管鯨曰既有旨馮某必不敢違遂先給以閑住已而謫南京孝陵復以言官江東之等疏遂藉没馮保張大受

楊舟徐爵等產是時先監矩已任司禮監典簿經理其事復逮保弟馮佑姪馮邦寧等於獄此萬歷十一年正月事也後佑與邦寧皆瘐死徐爵擬戍馮竟謫死於江南葬於留都皇廠林木森鬱巍峩佳城實天所以報忠臣也先帝卽位之初秉筆王太監安馮名下也擬奏請䘏典改遷未果而遇害焉張太監宏號容齋廣東人所南張公者是也遂繼馮掌印而張鯨掌東廠宏蒙神廟優禮雖亞於馮然推心則過之十二年三月欽遣閱視京營不二三年因神廟日益英聖而左右間有以貨蠱

聖心者遂絶食數日而卒神廟頗悼惜之宏墓在阜城門外迎祥寺側眷注之隆居官之美具在墓碑宏恒曰我形雖廢自有不廢者存是以翛然長逝盍於學問有所得云張鯨北直新城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選入爲宏名下剛介寡學馳心聲勢神廟倚毗之後掌東廠兼內府供用庫印頗爲時相所憚其用事之司房邢尚智招權納賄耽於聲色致言官李沂等交章劾鯨萬歷庚寅元旦召輔臣申相國時行等入毓德宮神廟出大理寺評雒於仁酒色財氣四箴疏示之賴輔臣救於仁得削

籍仍出李沂疏諭鯨跪聽輔臣戒諭之是日也輔臣已出復召入時皇長子九齡矣皇三子五齡矣咸宜來令輔臣拜見之自此鯨寵眷漸衰後退廢林下尚智擬戍鯨與先監矩極契厚而調不同丁未冬先監坐化鯨聞之痛而無淚至戊申五月病卒塟於香山永安寺側鯨弟書紳蔭金吾至都督同知其掌家劉鈺性儉素務稼穡掌班鄭守成通文理多蓄古書先監之掌家常雲者鯨名下也宏卒而掌司禮監印者張誠也張鯨既退誠遂兼掌東廠及內官監印爲人鯁直不阿好看書每據

古事規諫或暗地譏罵無所忌神廟頗憚之十五年三
月欽遣閱視京營其後營中夫人郝金鳳女之死誠曾
與謀自此內執事多有譖誠者誠率意不防又其弟張
五老名勲者私與戚臣武清侯李家結姻又名下蕭王
王忠頗恃寵恣肆不謹二十四年正月神廟震怒立斥
退誠著田義掌司禮監印孫暹總督東廠該孫暹等題
爲欽奉聖旨事奏聖旨是逆犯張誠張楨及各弟姪張
勲等張紹寧等霍文炳等及弟姪霍文燦等各犯并王
王錢恩李承德李輔耿進馬義王用馬彰蕭玉王忠段

秉忠張懋忠霍朝王詔喬進馬欽金忠本犯原有莊房田地俱著該撫按官即便查明都籍没入官不許隱漏還立限與他都察院知道欽此於是將誠降發南海子淨軍看守牆鋪逮家人張勲霍文炳等内官張楨錢恩等十餘人皆下法司獄論死其原籍田產各籍没入官後復戮張勲蕭玉王忠於市而喬進等至泰昌元年秋始釋惟張楨於三十四年先監矩奉勅大審同曹御史學程奏請未允三十五年夏大雨獄牆壞楨等數人咸瘐死先帝東宮紀事高公時明仵讀沈公蔭皆誠名下

及二人以從龍勞陞秉筆具疏奏復誠原官討諭祭爲身後榮焉沒誠產時先監矩已秉筆矣繼誠掌印者田太監義掌東廠者孫暹也義陝西西安府人嘉靖二十一年選入由文書房陞南京守備神廟久知其貞介忠誠有大臣度特召秉筆其楷書端嚴有如其品及繼誠後凡典禮政務與先監矩開誠協濟裁酌施行田性儉樸寡言休休有量人不敢干以私二十四年三月兩宮災其夏偶與先監深夜坐語仰天太息先監會其意詰朝乃攜兩奏稿往見田看畢稱好即署名同密諫神廟其

一疏畧曰臣義等竊見近日以來外廷章疏留中不報者多以致部院屢行催發間有疑惑議論左右朦朧隱蔽不行進奏伏乞萬歲爺爺簡覽批云云其二疏畧云臣義等竊見御前執事宮人內官或干聖怒責處發遣絡繹不絕每致重傷兼患時疾而死亡者殆無虛日益以聖旨欽傳即以本日動刑而用刑者因懼罪及於巳輒加數多酷責而押解者復懼連累日夜嚴加墪鎖致使受刑犯人得生者十無一二如此致傷天和豈聖世所宜有哉且如近日因尋訪楊山女一事但兩宮回祿咸

稱不知熾火煆煉或成灰燼未審的確罪及守門又斃幾命矣凡宮人病死者即遣界內宮或打一百二十一百五十性命難存一人病死者尚然可憫況又波及無辜生命乎令耳聞目見哭聲載道怨氣沖天景象如此若不披瀝上奏則是臣等貪祿戀位畏死偷生直犬馬之不如也伏望聖斷將臣等分別罷斥云云神廟嘉納之田下用事掌班趙剛楊致中各具能幹廣交縉紳凡田所進納御前錢糧皆兩人設處置辦田亦推赤不疑掌家王欽具員而已戊戌春孫暹卒葬西山碧雲寺暹

北直涿州人魏忠賢之本官也先監矩繼暹掌東廠矣田至乙巳八月卒甃磨石口繼田掌印者亦先監矩也遂兼掌東廠見先監遺事語中丁未冬先監坐化而繼掌司禮監印者成敬也掌東廠者魏伸也成於嘉靖三十二年選入由秉筆掌印性豪俠樂施與喜狗馬謳歌好花木鮮服飾善飲啗不甚好讀書然好武勇騎射戊申三月欽遣閱視京營而識見深沉料事多中己酉之正月壬辰訛言口從黃花鎮犯京師男女避難者踐踏塞路城門爲之晝閉神廟亟召問策成徐對曰無事萬

歲爺寬懷如真有口警兵部豈無塘報此必訛傳其後始知果薊帥王國棟夷兵夜過昌平擅拆民籬落燃火禦寒而火光燭天遥見夷粧遂驚爲口至也其掌班侯清篤信仁善人也成家政頗嚴急賴清救解爲多成卒於庚戌秋葬於迎祥寺後而掌東廠之魏仲繼之秉筆李濬掌東廠矣仲碌碌苛謹廠體從此漸隳仲卒年餘神廟慎印缺難其人久不補而後以督廠代攝印務終濬之身未掌印也辛亥冬濬卒特命乾清宫管事常雲獨力辦膳神廟陞正陽門提督李恩文書房盧受爲秉

筆次年春以恩掌司禮監印以受掌東廠至癸丑秋受
接常雲亦獨力辦膳終事神廟也萬歷乙卯閏八月神
廟重慶萬壽聖節時西山楊家頂觀音菴僧處牡丹忽
開一朶管花内官知之受費六十餘兩爲寺中功德將
所開牡丹移進御前神廟甚嘉悅爲瑞焉受魏伸皆嘉
靖四十一年選入李浚與恩皆嘉靖二十六年選入於
先監爲同年恩能書爲人坦率令之秉筆曾復起掌印
宋太監晉其名下也秉筆李太監鳳翔南京守備李太
監秀華又皆宋名下也不數年恩卒盧受自此以掌東

廠兼司禮監印鄭寀意妄奏若籍王體乾產可百餘萬足備京城河上河工之用後不能實其言遂借影匿爲題逮體乾名下李晉田玉劉文忠趙本政等於東廠並没晉等產凡親屬牽連者可數百家都中爲之不寧承芳既不稱任於九月十五日亦褫逮刑部獄晉等每自東廠送刑部獄承芳凡兩次督廠所參送內犯董貫常國安徐進喜等外犯高騰震高瞻昆崔茂槐路文顯等計二十餘起恐暗中肆毒報復乃買許多厚木板將所住房上下四旁徧壁廂之房門院門皆換以堅厚者怖

怯不寧人多笑焉後部覆擬綖遂吃素叩佛書寫佛經
復虔事呂純陽仙師每夜禮拜北斗至辛巳春遇赦蒙
內閣范相公復粹釋承芳罪御筆特改承芳外衛軍晉
等亦充外衛軍初萬歷庚申秋神廟賓天光廟念典璽
局郎鄒義潛邸勞久陞秉筆掌東厰兼尚膳監印其年
冬義辭任閒住先帝以沈蔭掌東厰今會秉筆張邦詔
郝隱儒乾清宮管事劉時登皆義名下也天啟二年夏
蔭爲逆賢退斥閑住宋晉掌東厰三年冬宋私宅閑住
逆賢掌東厰盧受以天啟元年五月辭官逆賢矯先帝

旨發鳳陽准王太監安辭印不掌而王體乾自元年五
月至崇禎元年四月掌司禮監印兼掌御用監印尚膳
監印逆賢退後所遺東廠亦體乾掌也自此之外如神
廟時秉筆邢鋭宋坤許成及隨堂李壽冉登等若干人
光廟時秉筆魏學顏田詔崔文昇等若干人先帝時秉
筆杜茂劉用劉克敬裴昇史賓張文元諸棟李晉吳進
忠陰相王敏政郝隱儒王朝輔趙秉彝等若干人亦皆
典禮大內臣顧不能遍載也

酌中志卷之五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六

大審平反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刑獄者重事也我國家每年熱審之外凡遇丙辛之年即特勅司禮監掌印太監一員前往三法司錄囚名曰大審夫必於丙辛者丙協於明辛者新也欲在上者必明照覆盆在下者旣經此一番鍛煉期於悔罪自新斯不負祖宗以來欽䘏之至意也憲廟時司禮監掌印黃太監賜五年大審值大司寇陸公瑜大廷評王公槩時重犯中有兄與人鬬毆其弟幫因而致死坐弟抵償黃

太監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黄大言曰同室之人鬬者
尚披髮纓冠而往救之况其兄乎正該在矜疑之列二
公無以應卒餓死攺戍事載沐化類編夫此猶細犯耳
至神廟時御史曹君學程以建言久繫中外憐之萬歷
三十四年先臣陳太監矩掌司禮監印少司寇沈公應
文署刑部事於是先會同總憲大理卿共具公書與先
監曰茲者伏遇聖明舉五年欽卹之典而臺下奉命出
讞雖係先朝令甲實千載一時葢朝廷將以詔赦之未
釋者而并蘇於熱審之時幸臺下又以慈悲之度世者

而得行乎全活之惠將丹書同注生之籙囹圄有福堂之謠豈獨諸囚籲天頌聖哀鳴望援而生等叨列法司職在昭雪於臺下實有非常之希冀矣昨承開列可原重犯六十二起澤及枯骨明燭覆盆甚感甚感夫入井赤子惻隱之所必先納溝匹夫聖神之所甚憫故知臺下仰體皇仁廣行善事更有匪夷所思者葢古人有宥一人而千萬人感泣生等敢爲臺下誦言之曹御史狂戇批鱗不識忌諱囚繫十載來日無多聖慈如天待以不死彼日夕焚香頂戴銜恩無極第其有近百衰母倚

閭堪憐母既强視息以顧見子之還子亦忍須臾以思與母訣魑魅爲伍桎梏爲親巳微喘之奄奄迫夜臺之寂寂長安齒髮之倫俱惻生等狐兔之悲可知臺下地切紫宸春先幽谷豈靳夕奏解此南冠況朝鮮之役釋放逮繫在詔旨燦如日星而欽卹之典徧及纍囚於言官豈靳雨露乎生等特借重臺下會疏叩閽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至於遵肆赦而請釋者既未奉有明綸則從熱審而并上者自應不拘往例不然朝廷詔令爲虛文而法司壅閼負重譴矣故於臺下擬釋之外輒有奏記

皆灼見其有可生之路而不欲使有向隅之夫若以一二情罪已確應與衆共棄者俱據實奏聞以祈酌議無非共襄公平之典而逆知臺下之虛懷涵納者也仰希鑒照不勝延佇云云至七月初九日先監領勅審錄至初十日方審至曹御史徐會同三法司具疏外先監會有奏帖內稱臣矩本月初十日卯時前到大理寺會同三法司侍郎等官沈應文等照例升堂入座會審至廣東司有斬犯罪人一名曹學程哭告犯人原係御史為東事妄言得罪監候十年悔過不及豈敢惜死惟是原

藉廣西家有老母九十餘歲經年盼望生還一面犯人
在監晝夜憂思患病沈重若母憂死犯人不得一見忠
孝兩失雖死於九原不成人類望乞欽命列位轉奏聖
明赦宥得生實全母子二命世世子孫感戴天恩臣向
本犯說你雖係言官因言得罪激聒聖上況是欽定人
犯屢有嚴旨誰敢輕議臣又向各官說先生毋怎麼說
有三法司沈應文等說曹學程愚戇言官不識忌諱罪
實自取雖係欽犯不敢輕為擬議但東事仰仗天威久
已平定本犯監候十年懲創已深又有九十餘歲垂死

老母今遇欽卹大恩我每職掌所關正當仰體聖仁大德好生況覩本犯皮肉銷鑠氣息奄奄萬一憂死囹圄望恩無日若不具疏後來難免溺職之罪理當奏請定奪煩欽使大人轉達天聽有科臣梁有年等說曹學程自知罪戾緣係欽犯不敢輕議聖度如天定無留滯況今宮闈疊慶千載奇逢赦過宥罪無處不及今審稱伊母年九十朝不保夕本犯亦奄奄待斃衆所共見幸遇欽卹之時正當仰體聖明好生德意合詞上請定奪庶免不言之罪擬此臣又向各官說這事情重大如何批

語會議批奏請二字臣謹奏知是時神廟在宥有年侍
聖母慈聖老娘娘於慈寧宮聖母已聞曹御史家有盲
母九十餘歲亦惻然憐之是歲八月十七日神廟萬壽
聖節躬詣聖母朝謁言及祈天永命之事漸及刑獄詿
誤之臣神廟聖性至孝即跪承恩旨至十月內始將曹
御史釋放內犯張楨則未允也又光廟於三十三年十
一月十四日誕生熹廟正值慈聖老娘娘壽齡六袠喜
育元孫三十四年春神廟加上聖母徽號恭熹二字詔
赦天下光廟生母恭妃王老娘娘進封皇貴妃是以曰

宮閫蠱慶也先監於曹御史一案在神廟御前造膝口奏語多祕不得聞實暗有贊𧗠力也再味三法司公書溫厚詳婉不以未同爲嫌先監奏記亦委曲明剴慈祥藹惻眞可感動天心義服中外於以見當時納約自牖之義焉宮府同中之雅焉至今讀之者宛在心目詩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蓋神廟自萬歷甲辰年之後停刑之旨無歲不下眞亦有所感而云然耶抑遵聖母慈訓之一證也猗歟盛哉先監侍神廟左右此平反

一事并妖書一獄總非他人所能望其後塵者衋臣敬
敘梗概以恭識仰止之思於萬一云

酌中志卷之六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七

先監遺事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先監陳公諱矩字萬化號麟岡北直安肅縣人生於嘉靖己亥六月二十九日至丁未冬選入派秉筆高太監忠名下任司禮監萬厯十一年籍没馮太監保時已任典簿後陞監官至十九年春代藩奉國將軍廷堂有罪革爵禁錮鳳陽高牆先監奉敕押發既竣事道經安肅過家上塚有皇華紀實詩一卷沿途廉靜寛恬驛遞感悅皆以佛稱之詞臣中講官惟與郭明龍正域李九我

廷機先生善然一揖之外亦絶不通往來後於市書中得黃離草每披讀玩賞曰眞宰相才也先監學術醇正每向人曰我只守八箇字曰祖宗法度聖賢道理其存心兢愼如此一日姜士昌有疏偶動神廟怒要行杖處先監憂恤之甚形於顏色蒞自杖王德完時即會與田太監義力諫未允今豈可嘗我掌印而又行此事乎正趺坐深念忽被召至暖閣語頗久祕不得聞及出喜動眉宇左手持姜疏右手招官人索黃紙套盛疏發下其旨則神廟御筆所書行草按舊制凡有御札即片紙隻

字必用黃紙齊口半套裝盛識尊敬也其仰全君德如此雲南民變戕殺內官楊榮神廟震怒欲詳核激變狀遠處地方官是時四明沈相公偶註籍惟歸德沈相公入閣即具柬達先監先監即本其意密奏曰奉使內臣固仰遵萬歲爺法度不敢妄肆或跟隨下人有不曉事而玩法者若但歸罪有司緹騎遠問誠恐往返路遠耳目驚慌傳聞不便宜從寬行勘結局遐荒幸甚神廟嘉納焉福建內官高宷進到所獲呂宋器械方物傳先監擬票著內庫查收先監奏曰此島夷小醜區區微物著

內庫收恐看得聖朝希罕異物也今此旨宜曰著贓罰
庫查收其慎重國體天言如此鎮撫司刑部所監註誤
諸臣內外重犯先監每以上帝好生無知入井為念多
方曲存培養聖德遇事即諫草多不存是以潛移默化
外廷不盡知也榮昌公主者神廟之嫡長女光廟之姊
也會與駙馬楊春元反目春元拂衣歸里神廟怒甚特
召先監至御前欲重處內官外官先監奏曰此閨壺小
事不宜上動聖心傳聞不便遂擬諭閣臣以為贊東廠
事件某不知緣故出某門往固安縣去訖遂俯允施行

及召春元同罰於國子監演禮以懲之此先監調劑之力又不止調護士大夫已也萬歷中年凡正月燈市節司禮監掌印等各購擺設器物書畫手卷冊頁之類進
御前一日先監偶購宋人所畫鬼子母揭鉢圖手卷內有楷書金字寶積經鬼子母失子緣由一百六名人題跋甚多元趙孟頫跋云佛以自然勝而用智力者以勉強求西方竺聖設此見靜聖作爲自然勝勉強以之覺世抑以見佛道之深不獨有功於名教也而後世人必好善皆賴之云云其畫也黯淡朽素之中神彩煥發世

尊之慈容可掬鬼子毋之悲煩可憫鉢内之兒以手據地兩目外注欲出不得出之光景宛然羣魔怪之兇狠猙惡眉目如生種種伎倆繁而不紊必非宋以後人所能贋爲者先監曰此卷甚好然且未可進恐萬歲爺疑我諫阻打宫人也遂將大學衍義補一部同此手卷著人託王伴讀安轉送東宫說陳矩頂上千歲爺乞睿覽此書暇時并覽此卷葢於進奉之中已密寓獻替之意云先監極愛左國史漢字學諸書周程張朱諸集菲衣食淡滋味貌雖不甚魁梧音雖啞而不揚然白耳黑齒

雙眸如電昔童時至京大金吾陸炳一見咤異曰此子功名冥日不在我下而令名過之萬歷二十六年以秉筆掌東廠三十三年以掌東廠兼司禮監印預卜塋地於香山慈感菴側建一石塔於塚上曰太極鎮山塔豎一石坊於墓道前曰勅塋中使神道六字有石門額其上曰還一仙洞至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辰時在內直房端坐以逝神廟極爲悼惜准從仁德門寶寧門由廊下家出元武門至東河邊將暮仍從北上東門西門乾明門西安門出至簿子衚衕宅特傳造立棺如僧家

瑩法以無湮中正樂善令終之美云賜諭祭九壇祠額日清忠更給護勅備載房地數目皆殊典也文武臨弔送塋者素白塞路壅不能行山陰朱相公賡晉江李相公廷機福清葉相公向高親詣立柩前祭奠其文有云三辰無光長夜不旦其敬慕推崇如此神廟推恩侍將掌家常雲陞乾清宮管事後掌針工局印管文書官馬鑑師明苗全俱陞暖殿近侍光廟登極復陞常雲隨堂予告先帝陞鑑乾清宮管事先監自秉筆外廷皆不識爲何如人至癸卯冬妖書一獄保全善類誠足囘天仁

能覆物知不知皆感服也語具憂危竑議後紀中及丙午秋七月大審至曹學程一案先監多方婉救極力平反神廟聖孝覽而哀之特俞允焉具大審平反語中自此士紳益敬愛之先監每暇即玩味大學衍義補或令左右誦聽乙巳之冬奏進二部請發司禮監重刋先監卒後數年始完惜督刻抄寫者寡昧無識其中頗多舛錯至今沿習未正良可痛也先監最愛周禮恆向左右曰文中子有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又曰我曾見一書內載宋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含玉問云何義講官

對曰人臣卒紟含玉欲令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俱要名不朽何用骨為先監每欲將陳鳳梧所刻周禮合集說考註訓雋照向句解次序勒成一書亦欲奏請重刻而志竟未遂也先監又篤好易萬歷年間偶見坊間售有羲經十翼乃慈谿傅文兆所著曰太初易古周易玩辭篇觀變篇觀象篇玩占篇大與舉業不同而推明古易次序上下二篇十翼十篇將三聖易學闡明可愛漢儒費直亂易剖辨無餘蘊且主文王作爻辭之說與周公無涉先監嘗曰揚雄解難魏伯陽參同契劉勰文心

雕龍與直云伏羲文王曷嘗有一字及周公哉兩漢及梁去古未遠爾輩識之及先監卒後纍臣被常太監雲註誤墪鎖又先年曾聞開雍顧老師說國子監新刻經史不可不買一部纍臣既抱罪無所事遂購得十三經二十一史日披玩之則周公繫爻辭之說誠始於唐之孔穎達無疑矣史記註則十翼并然前漢志則三古三聖人又三國志高貴鄉公視太學及別史列傳自唐以前都無周公作爻辭之說其孔穎達杜撰費直亂敘不辨已明宋程子以今易作傳朱子以易作本義奈今繼

於舉業拘於大全誰敢如傅文兆起而議之者耶易也十翼也周禮也天如假先監數年則表章次第奏刊豈止一大學衍義補而已哉今上聖主右文極矣惜臣下落落無先監之儔也惜哉先監遺像在德勝門裏欽賜會館祠內至今見者多淚落其德望孚人未艾可知先監九歲選入萬歷丁未年卒享壽六十有九其同母弟萬策中壬辰科進士受先監之訓爲多膺大金吾陳居恭萬策第四子也誥贈是以及先監之二親焉

纍臣若愚曰先監雖內臣乎然其才識品望今古希有

自萬歷辛丑彝臣選入得侍左右未嘗見疾言遽色體雖清癯若不勝衣其處大事決大疑羽翼忠貞仰全君德即賁育之勇雷霆之威不少易者性不好飲酒凡飲稍暇即鼓琴歌詩或跏趺靜坐自皇華紀實之外有香山記遊閩中紀述惜未刻也至於聲名貨利了無所好聚蓄書畫玩好之類嘉靖庚戌之變口薄都城高太監忠披堅執銳扞禦著勞先監是時二十歲矣目擊心慕是以有志經濟每留心於國家歲計出入應敗折者應蠲賑者時密奏節縮以蘇民困更留心於邊塞衝險士

馬登耗會審妖書會與大司寇蕭公大亨相談蕭久歷塞上極爲敬服萬歷乙巳冬遼東撫鎮議招徠流民爲功遂將鴨綠江以西寛奠以東張其哈喇佃子地方數百里棄之於口口先監聞之心頗不平惟仰屋竊嘆已耳見遼左棄地語中至盧大司禮受掌印時其掌家王朝弼即今之王朝應者潛差張書紳等往撫順做買賣七宗惱恨之書入言嘖嘖章滿公車蓋原委根因盧原不知由應朝私遣也天下事尚可言哉纍臣會見嘉靖年間詞臣龔君用卿所著書曰雲岡選稿内載奉使朝

鮮伺條奏邊事明悉議開海運復舊遼陽則糧可直達開原城西老未灣開原與廣寧相近聲息可通守邊最易舉臣十餘歲便隨先將軍宦遼陽萬三年其地理邊務民情風俗至今尚存胸臆間思其土地瀕海難脩邊牆則偵哨獨不可加意乎萑葦蔓衍而屯田車陣強弩騎射火器獨不能以正兵為奇兵而守禦乎五年滅口雖袁督師一言自誤然而無米之炊恐又煩局中者費籌策也全遼已矣痛尚未復又何有乎棄地何有乎舊遼陽哉西而薊門戚帥繼光之餘制盡弛春秋兩班脩

築恐不無鹵莽塞責也再西而宣而雲而陝以類推之恐山西更甚總之呰窳罷匱處處待哺或不甚懸絕也回想我太祖開國時有河套有東勝有開平有大寧有舊遼陽是何等幅員何等强盛唐李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今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豈不痛哉纍臣幽繫圜扉席藁待斃回想先監觸目傷心祇室抱杞人之憂向誰洒英雄之淚如九廟之靈憐鑒若愚血誠願於伏法之後遊魂為變誓作厲鬼俾敵之金鼓無聲而我之敵愾增壯斯生雖無益於時而志或可酬於冥路即所

以上報國恩下雪父耻也纍臣非敢於談兵喜事之人又非敢輕瀆省中之語惟念以羊易牛非胡齕何以彰主心之仁而楚王太子之賢須鍾儀始達於晉是以臚列於首不憚亹亹

酌中志卷之七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八

兩朝椒難紀畧　　　　明內官劉若愚撰

光廟自元配孝元貞皇后郭老娘娘曾誕公主未育外有孝和皇后王老娘娘誕先帝卽封才人者也又今上本生聖母賢妃劉老娘娘卽孝純皇后也又傅老娘娘卽懿妃誕六公主七公主又西李老娘娘卽誕生八公主後因公主選婚時始封康妃者也東李老娘娘卽莊妃賢而無出又有趙選侍未得封號極與逆賢客氏不合先帝卽位之後矯旨逼縊殺之當臨命之際將光廟

賜過首飾金珠之類列於案桌之上沐浴禮佛西向遥
拜痛哭良久從容投繯至今尚以宫人殯無人肯爲申
雪客魏仍矯旨將名下答應近侍王亮等數人各加酷
責降發南京今見存可問也光廟莊妃東李老娘娘性
仁慈寛儉簡重寡言儼若五六十歲宫中多感頌之名
位素在西李老娘娘前及奉先帝聖旨撫視今上凡起
居食息責内外執事愛護關切勝於親生者也凡頤養
聖躬勤於學問雖皆由天縱然誘掖奬勸蓋莊妃老娘
娘亦間有力焉承奉徐應元者逆賢之同官涂文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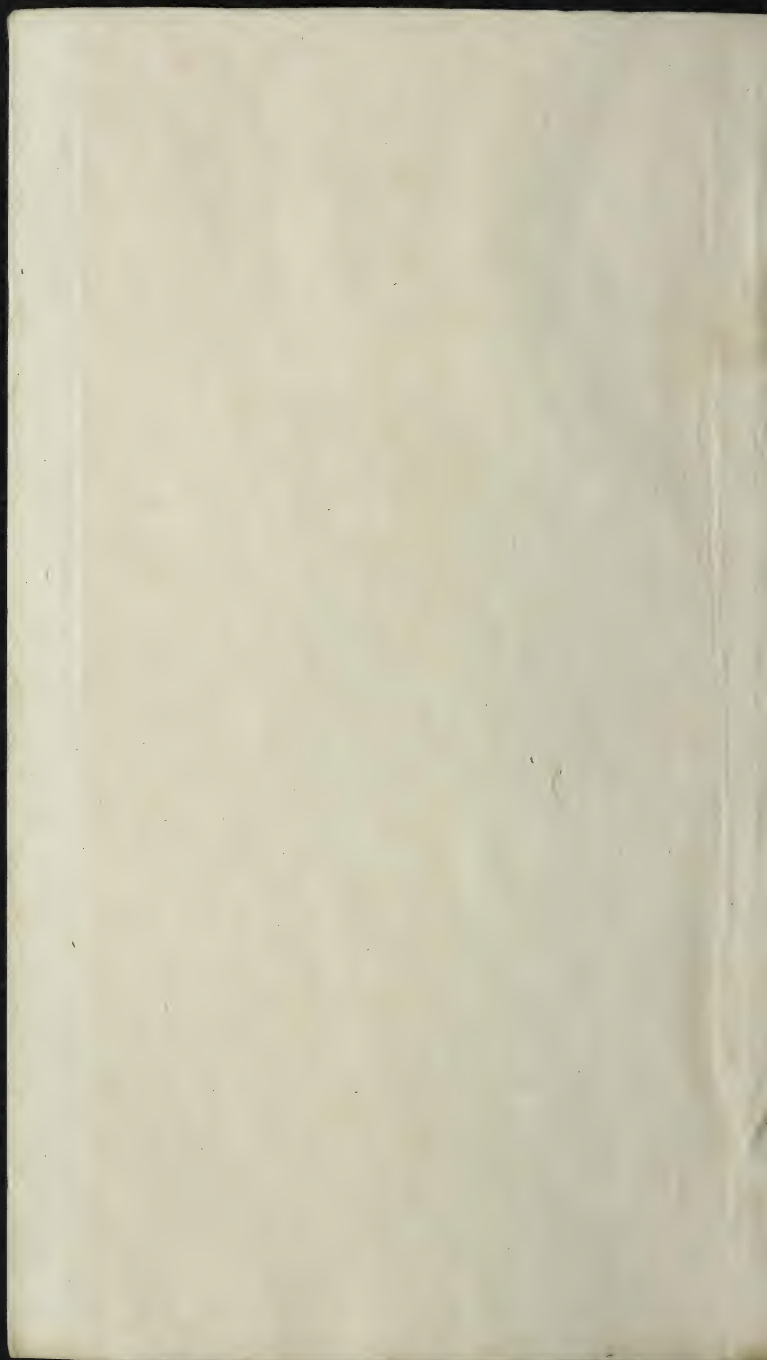
老叔先爲承奉副後將承奉正張忠退斥而應元爲承奉正王文政爲承奉副應元旣倚逆賢借勢驕蹇每叩見時或揚揚自得或笞詈左右無所忌莊妃老娘娘爲人謹重寡言負氣憤鬱遂致病薨彼時逆賢法正嚴急宮中間有知是應元氣薨不敢洩是以應元在鳳陽病死人多快之光廟臨御未久三宮未備痛哉先帝后中宮張老娘娘卽懿安皇后也河南生員張國紀之女天啟元年夏大婚禮成之後客氏憚后賢明遂於宮中揑言后非國紀之女云是重犯孫二之女也其年秋臺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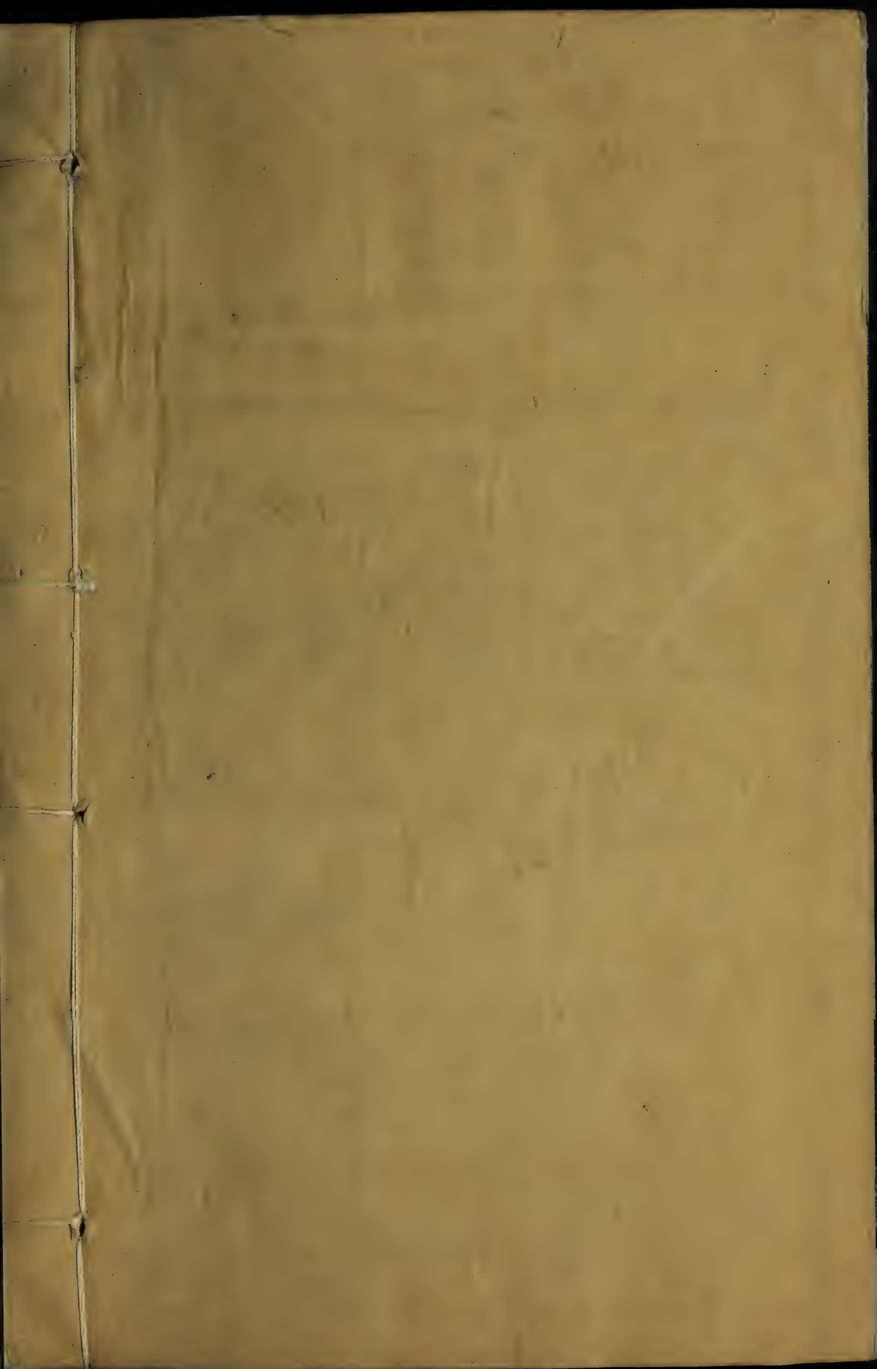
游士任以募兵之差巳陛辭瀕行特上疏力劾客氏葢首犯兇鋒之第一人故乙丑緹騎之逮亦首及士任也客氏甚恨之天啟三年張娘娘覺孕客氏逆賢乃逐去宮人之異巳者故托不更事之宮人答應一日張娘娘偶腰痛受捶過度竟損元子睿胎東宮王娘娘京師人西宮段娘娘南直人俱無出裕妃張娘娘者巳有身鋪宮膺册妃禮畢逾期久不乳且有違言客氏逆賢恚其異巳於先帝前力譖之仍矯旨將宮人內官俱逐於外絕其水火獨將妃封閉宮牆之內無所飲食經數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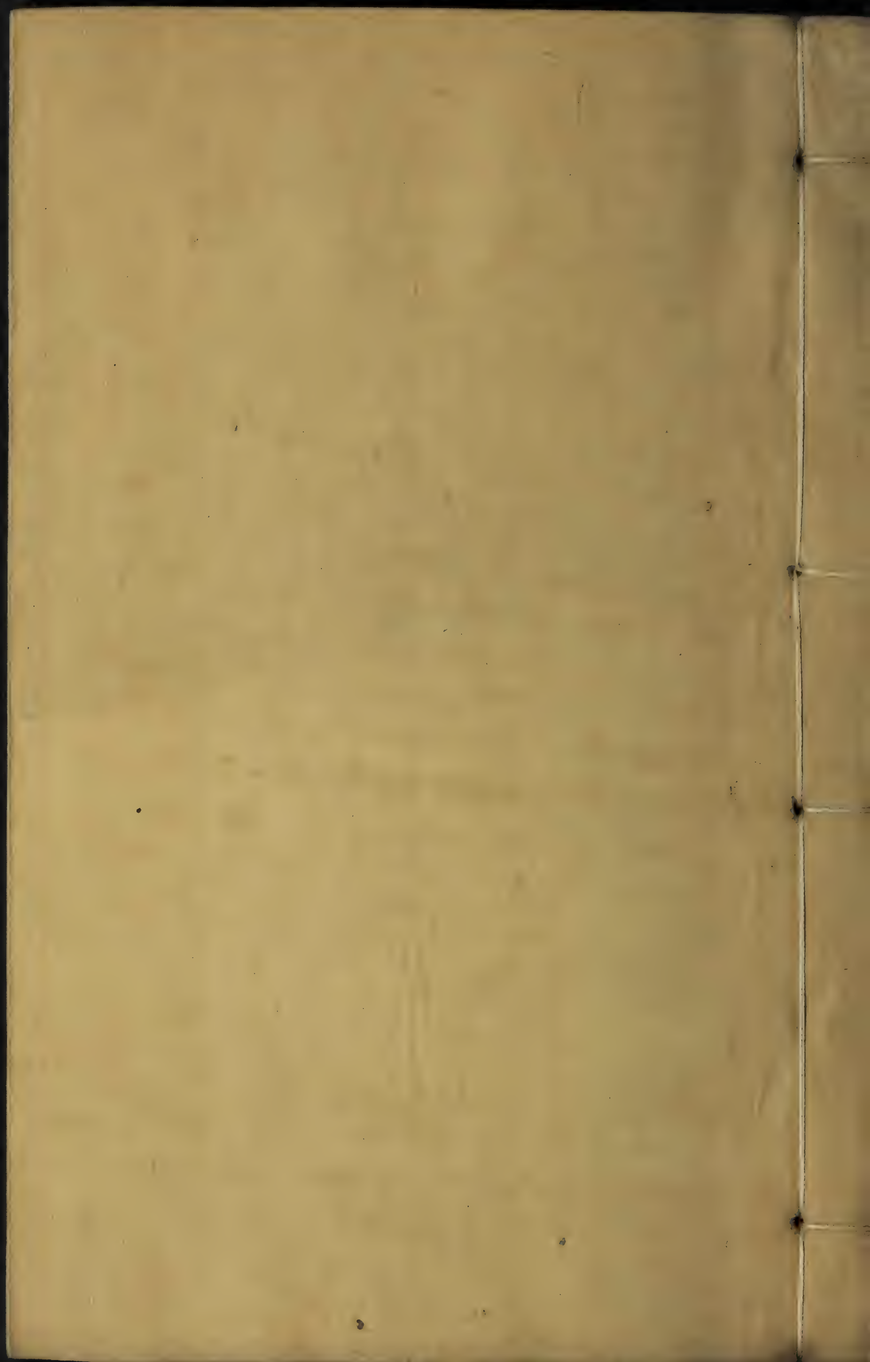
天雨尚力疾匍匐於簷霤之次伏啗雨水數口氣絕宮門外看守宮人回話奏知先帝將妃革封號如宮人例焚化於淨樂堂至今上登極始復封改塟如禮云成妃李娘娘者天啟四年二月三十日誕生二公主是日地大震其後公主薨值中宮張娘娘偶病范娘娘即慧妃封皇貴妃者復失寵任娘娘即容妃封皇貴妃尚未誕生皇第三子時李娘娘間侍先帝寢偶暗爲范娘娘乞憐客魏偵知之遂矯旨革封絕食飲欲如處裕妃故事仍將內府供用庫管理內官李謙以爲成妃用事人也

卽降發南海子每矯旨殺之先時成妃見裕妃生生餓死遂平居時凡櫚瓦磚縫之中多暗蓄食物至此暗得竊食數日幸客氏逆賢怒少解始退斥爲宫人遷於乾西某所居住僅僅得幸存至今上登極特復其封號養膳居於慈慶宫之某宫此外馮貴人等或絶食勸死或乘其微疾而暗害之總因偶有違言誤觸客魏所忌而置之死也在先帝亦未如之何也已矣誰秉內政而忍令至此極也嗚呼

酌中志卷之八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九

正監蒙難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故司禮監掌印太監王公諱安字允逸號䆜宇直隸保定府雄縣人萬歷六年選入皇城内書堂讀書撥司禮監爲掌印馮太監保名下已故秉筆會任承天監守備太監杜茂照管杜陝西人耿介好學監少之時讀書習倣多玩嬉不勤苦杜將監坐於櫈上用繩縛監股於桌之兩脚或書倣不中程即以夏楚從事其嚴督如此及馮籍没後監以年幼未經退斥葢張宏輩卵翼庇護之

也神廟二十年後廉知監學問優博性孤介又有先監
矩密薦遂於光廟未膺冊立之前御點爲皇長子伴讀
光廟之乳媪姓曾直隸人也光廟升遐發引後神主虞
祭回進德勝門曾氏長跪路傍伏塵號痛時禮臣周道
登等大金吾駱思恭等感嘆之見吏科侯震暘疏光廟
生母恭妃王老娘娘居景陽宮是以母子同住曾氏毫
無忿肆光廟髫齔曾氏即出宮不入矣萬歷二十九年
春光廟移居慈慶宮從此母子睽隔不相見惟監擁護
保衛之功爲多及是年十月十五日光廟膺冊立後神

廟黜徐文兆爲典璽局郎韓本用爲紀事吳進忠爲典璽局寫字鄒義王安李實等伴讀盧進爲典膳張忠劉忠劉朝等各爲典兵等局官陳應科王輔等爲近侍及光廟大婚禮後講讀漸稀倖臣王輔劉朝等日以鼓樂毬馬弓矢導引獻諛甚而私向外廷指稱令旨以囑託事情初徐文兆與典兵張忠相爭光廟奏聞神廟震怒俱降做淨軍墪鎖皇貴妃鄭娘娘再三懇赦後知其曲在張不在徐遂復原職而張忠遇赦不赦至四十八年七月始釋竟以病廢此張忠非承奉張忠也而徐文兆

盧進皆年老病卒先是萬歷四十幾年王輔有罪被東廠盧太監受奏神廟下輔法司獄輔在獄中益狂肆不悛復將所使小厮打死夜沉於井事發問絞至天啓六年王體乾奉旨五年大審逆賢力救出之後陞天壽山定陵僉書改姓馬蓋輔亦監之讐也所以逆賢臭味同焉初光廟在青宫時偶宫人王秋榮縊死監執欲實奏神廟而鄒義等恐滋事端遂以病故奏聞於是光廟每憚監嚴直優禮雖加而心疎畏之乙卯五月挺擊時光廟令旨稱本官云云監視草也神廟賜光廟銀數千兩

以慰之始陞監玉帶監是時已久謝病家居凡年節冬至千秋等節或入宮叩見一日半日而已近侍魏朝施大用等皆監名下也朝後改名王國陞管事掌兵仗局印天啟元年爲逆賢所害施大用素占風望氣善躲閃得苟存監既萬歷年間頻杜門養痾時況酣典籍無書不窺每寫扇送相知士大夫而門多正人凡事多效法先監之所爲先監形不魁梧而耳白過面兩目如曙星濶口黑齒然聲甚啞十步之外人不能聞監頗效其啞蓋拘於惜氣養生之術又以爲先監之賢在皋陶之瘖

也人多以此少之光廟登極監匡輔秉政凡潛邸著勞者各嘗求美印監惟掌巾帽局一印而納約自牖知無不言八月初六日周朝瑞疏言愼初三要光廟震怒欲因金花銀兩杖朝瑞賴監力救得降調光廟孝養神廟皇貴妃鄭老娘娘於慈慶宮及保全久事神廟管事牌子魏學顏胡進常雲等各陞秩子告及發內帑助邊起鄒元標王德元等議興大工一月之間善政種種皆監獨力贊導之也監爲人清癯多病後服人參始漸腴然不甚强壯凡隨侍先帝朝講皆賴人扶掖始行初移宮

時亦會聽魏朝之言曲救逆賢之命見客魏始末語中監白皙兩目炯炯素與文書房金太監忠契厚金所刊御世仁風列監名焉逆賢擅政之日此書人皆不敢蓄後金亦蒙今上睿注陞秉筆御用監印金性寛緩而監性卞急然同年契愛無踰兩人者先帝登極月餘客氏寵伊始會欽賜客氏人參一袋約重二三十觔逆賢即攘奪抱赴監直房曰天賜富貴叩獻作湯用其趨附諂諛如此監自泰昌元年八月至天啟元年五月其直房先在乾清門裏之西南廊後遷住於隆道閣西小房每

稱病靜坐會蒙先帝御書輔朕爲仁明之主七字於扇以賜之不常在御前或有事但攙拽一至而已凡有文書皆趙恩張永齡等呈稟監不開口明說止於膝上或案上用右手食指作畫字寫字形或眼語頭指非久侍者不能通其意間不能會意而致怒遭責者比比也初監作伴讀時杜任承天守備叔姪會失和先監每調劑之及監侍先帝奏薦杜某舊人多學陞秉筆未久任以老病卒又謀欲於留都改塟馮太監骸骨未果而罹禍焉監性雖峭直嚴急然頗樂道人善凡有寸長者皆不

忍泯天啟元年三月初與光廟陵工大工秉筆高公諱時明者掌內官監印恐不勝任而辭印之第三疏有曰微臣局量已盈微車難以任重云云監擊節賞之曰破車硬著好路兒化得妙此誰筆也高公曰本監寫字劉時泰也纍臣原名時泰避光廟年號改此監曰名下果無虛士老公宜厚遇之高公至直房隨喚纍臣慰勉以銀兩錢幣旌之且顧左右曰怎得滿皇城官人多好學讀書如劉長官我方喜也又先監矩於萬歷乙巳冬奏請神廟重刊大學衍義補至卒後十餘年始刊完纍臣

曾具草募化同會之人捐貲印造焚化一部以慰泉下
供安一部以示永久其單前弁言乃巳未年罪中語監
後見而愛之遂留置之案側凡夙望多學如邉壽寧趙
思諸人間指示之曰此我輩中有志懷本人也其奬誘
後人如此監於天啟元年五月得告隨奉旨著掌司禮
監印乃眺遊西山辭不即赴其疏有云臣願領罪不領
官等語葢一腔忠憤氣稍不平致小人乘隙壞其印而
阻於內又有邪人建議於外而阻其出仍復搆謀陷害
以畢其命方逆賢欲下手殺監尚懷前救命恩猶豫未

忍時王體乾急欲掌印遂以危言動客氏客氏密向逆賢曰外邊或有人救他聖心若一回你我比西李何如終吃他虧賢意始決遂降監南海子淨軍即陞劉朝南海子總提督令代宋太監晉以宋長者不忍殺監而朝敢任之亦以朝平素與監不合也朝到任之後遂禁其家人絕其飲食今日改調某園明日改調某鋪漸漸危迫一二村民不忍監餒或暗餉一糕一餅者即痛遠斥之監饑甚自於籬落間撈刨蘿蔔袖藏於夜半竊食之又數日不死朝欲徼客魏之喜遂密授意於下手者撲

而縊殺之備見崇禎元年十二月內曹太監化淳等參丁紹等疏中初監奉有掌司禮監印之旨也原擬疏辭再奉溫旨即出不意科臣霍維華有疏規刺監以抄揭差名下曹公見高公是時高公已居林下頗爲咨嗟然已無可奈何又經略熊廷弼再起赴遼雅敬重監及都憲鄒元標等後聞監亡咸爲之流涕悼惜也監受窘未卒之先秋雨霖霪霏微慘黯天日無光怒風悲號高公徐步簷前仰天嘆息曰王老爺難矣又數日復密向舅臣曰我夢王老爺靑衣小帽來見默而不言其必西歸

平主僕私語淚不覺盈盈下恐人見隨拭之鼻臣得舊唐書列傳讀之有張柬之等五人不得令終狀誦與高聽又至別讚有曰天地爲籠去將安所更必如刺促收之不忍聽焉至翌日聞監果死矣時辛酉九月二十四日也其名下惠公進皋曹公化淳王公裕民楊公春張公若愚等皆重責酷刑備至凡發南京者晝則墪鎖夜則打更曹公等數人先在北京更鼓房打更不數月亦發南京又文書房趙恩數人張永齡寫字史輔民皆監之經理本章者及監掌家張和等俱被逆賢害死嗚呼

惜哉監之爲人也器宇嚴毅鶴立昂霄始惑魏朝之言力救逆賢之命而認賊爲子誤中妖媼之諂遂爲所圖覛王體乾爲道義友卒攘其位而斃其命世事糾紛轇轕誠有出於意料外眞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當辛酉五月初高公最先告病候旨詣河邊直房監尙在官曾具密奏薦留高公内引云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句高公力止之若此奏會上則高公必繼監受害豈能至今日哉自光廟寵眷西李老娘娘遠在東李傳兩位老娘娘之上監恒不懌見西李老娘娘未嘗

叩也西李老娘娘下用事之李進忠姚進忠劉遜劉尙禮姜昇等諸人招權納賄無所不至既移宮之後便該以正義尊崇神廟昭妃劉老娘娘俾先帝朔望朝謁盡承重之禮凡有應議之事間有奏請一一施行之亟屏退客氏於外而制馭逆賢優以金帛隆其虛銜可也乃西李既退而客氏炎炎體乾縮朒而逆賢日盛誰作厲階毋痛中外哉於此見監讀書極博品極高守極介性極骨鯁有大臣風其實於經國之體圖事之機會不無疎漏蓋有未能盡善者焉悲夫痛哉當今之世能再得

憐才勉學之人如監者誰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非天哉今上登極後即霑恩卹崇禎二年夏曹太監化淳等復具疏催部覆改祠額名復蒙聖恩賜祠額曰昭忠爲後世榮也監廣交遊善貿易靈濟宮西有布鋪一處歲出息若干各處房租又若干是以雖處青宮冷局二十餘年而財用充裕未嘗乏也監又善書好奕奕或輸則必詭著以求勝方已又矜滿孤立卞急馭下頗爲知道脫俗者惜之是以知其涵養尚未純粹如先監矩也或亦各成其是而已矣

酌中志卷之九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

逆賢亂政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王體乾既掌司禮監印逆賢既竊柄遂陞梁棟諸棟史賓裴昇張文元爲秉筆而殺王太監安復驅逐原選熹廟張后之劉克敬於鳳陽而亦矯旨殺之擯斥掌東廠之沈蔭而畀宋晉驅逐大臣王紀滿朝薦鍾羽正等詞臣文震孟等建言劉宗周王心一等託心腹掌班劉榮結交閣臣沈㴶導上於武暗通線索設立內操差劉朝胡良輔紀用等往山海關送器械實所以開內鎮守之

基也巧留客氏於内箱制宫壺先殺光廟之趙選侍後殺熹廟之裕妃貴人等如刈草菅又革成妃李娘娘之封絶食幾死夫以刑餘賤品而專擅無忌悖逆兇殘如此名之曰逆不亦宜乎又導引先帝在宫中習放鳥銃天啟元年失記月日有御前燈閣王進在先帝前放銃銃炸將進左手打得無蹤幾危聖駕攺陞王進天師菴草場貼場四年六月十五日午時南方有五色雲起一段鮮明良久漸散靈臺占曰是爲景雲此喜色也又曰文士入用七月六科廊災五年二月内視太學逆賢王

體乾擅改儀注凡賜坐大臣不得賜茶逼先帝速還宮至五月十八日祭方澤壇同卽幸西苑本日申時後中宮張娘娘已同宮客氏同逆賢共在橋北淺水處大舟上飲酒樂甚先帝與體乾名下高永壽逆賢名下劉思源皆十七八歲小璫在橋北水最深處泛小舟蕩漾上身自刺船二璫佐之相顧歡笑若登仙然忽風起舟覆二璫與上俱墮水船上金大壺酒具盡沒當時兩岸驚譁皆無人色逆賢客氏手足無措逆賢亦自投水然遠不濟事最先奔趨入水救先帝聖駕者管事談敬等也

高劉二豎子皆淹死後贈陞乾清宮管事本年七月十五日逆賢親赴大高元殿作法會瞻禮放河燈追薦之蓋擅權淫縱者逆賢而秉筆掌印者體乾也九月先帝賜忠賢客氏各金印一顆方二寸餘四爪龍鈕玉筯篆文印九字三行曰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每顆金重凡二百兩鑄刻者御用監也篆字者中書也戧金龍印盒則內官監也先是萬歷年間乾清宮坤寧宮災皇后之寶被焚及四十二年福藩之國中宮例有與王妃戒諭一道須用寶鈐識垂之久遠

神廟軫念匱乏之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代用之模篆者中書謝稷也然孝端顯皇后世中宮寶竟未補是時體乾頓忘之耶今諛逆賢乳媪而屑越濫賞殊可惜焉又天啟六年夏體乾等奉勅到司大熱審忍悖祖宗欽卹之意重笞戚臣李承恩五十以博逆賢一笑其開廷杖之端令重打萬工部爆吳御史裕中斃於杖下皆衆耳衆目所共曉者至於逆賢下之掌家王朝用係體乾結義契厚同年兄弟所以逆賢擅政而體乾安二十四款等疏上而逆賢安及逆賢事敗籍没其無辜株陷者比

比而朝用復安無非彼此庇護網漏吞舟是之謂已按南樂相公之通內也實自天啟四年十月初一日享太廟遲誤被臺省參劾遂生生逼上陽關路始與逆賢通焉凡有書札皆用閣揭摺子親筆行書外貼南紅紙簽題曰內閣家報釘封鈐曰魏廣微印送至惜薪司掌家王朝用朝用仍外加封識畫花押差心腹官人賫送逆賢直房係李朝欽收掌而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念與逆賢聽各命家下官人照將姓名抄小楷摺子藏於袖中崔呈秀之通內也始自呈秀之舊居停許秉彝導引

凡有字帖及點將錄同志錄天鑒錄俱將原本付朝欽收掌而永貞元雅文輔亦各命照抄小楷摺子藏於袖中每日早齊付逆賢直房按名同話今日陞官本內有無摺子姓名參官本內有無札子姓名面同簡舉罔敢異同其永貞之札則與臣所代抄謄者也是以目擊最眞蓋傳遞線索捷如桴鼓秉彝係元雅掌家內官監管理大工催攢各省大木者也朝用以逆賢掌家帶御乾清宮管事凡永貞元雅文輔及劉應坤王朝輔孫進等每日見朝即叩頭稱老叔其姪王永祿亦緣蔭至都督

同知則勢燄可知也逆賢奢侈性成服色僭制出外戴束髮冠端陽懸珍珠牌繐而內織染局之掌印齊良臣及南京內守備楊國瑞等劉文耀胡良輔胡濱等各代爲繡造或蟒衣袄褲而金線蟒龍或方補戎衣而蒼龍頭角較藩王止欠一爪比御服僅讓柘黃至於按節令應景製造更從古以來所未有者而晏然服飾恬不爲異且性貪饕善飲啗尤好噉犬肉秉筆涂文輔管事劉忠每自鄉間烹來於乾清宮大殿內以享逆賢既飽飫令其衆名下手奪口噉須臾立盡以爲笑樂說者曰殿

內有神明逆賢了不畏懼其恣肆傲誕如此目中知有
朝廷乎逆豎罪磬竹難書茲聊記其亂政之畧若此耳

酌中志卷之十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一

外廷線索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天啟四年三月十九日科臣傅櫆參汪文言旣逮詔獄罪不可測計無所出至五月二十九日憲臣楊漣參逆賢二十四罪之疏上矣奉聖夫人客氏者先帝之乳媪也久與逆賢私司禮監掌印王體乾柔佞貪狠實黨附逆賢之元兇戎首賊害搢紳之主盟國老也與客氏日在御前贊逆賢巧法庇護軟語乞憐而秉筆李永貞等復幫助之凡文武大小七十餘疏概置不聽賢旣得瓦

全便從此攺心放手爲惡無所忌憚賓楊公此疏激成之也其後將體乾名下李晉陞秉筆田玉陞正陽等門提督李永貞掌巾帽局印石元雅掌針工局印涂文輔掌御馬監印而文書[illegible]之王敏政李守質楊國瑞等各賞有差皆酬保安之勞[illegible]員之賞掌班紀用及劉應坤復差往遼東亦所以酬之也崑山顧相公等因楊公疏有門生閣老字樣嗔之南樂魏相公於是年孟冬之朔又失誤享廟大典遂與外廷大相水火乃以已意用墨筆間點縉紳便覽一册極重者三點次者二點又次者一

點閣部詞林葉向高韓爌等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員密付逆賢皆目爲邪黨託逆賢於御前借事擯斥而崑山居然首揆矣體乾倡言開廷杖時原欲杖林御史汝翥以危福清林逃未獲偶值皇第三子薨逝之變工部郎萬燝適遭其毒批此本者李永貞從臾御筆改此票者體乾阿逆賢也天啟五年十二月又杖斃吳御史裕中凡在午門前喝令重打屢換人尚嫌輕者體乾輩也初贊崔

呈秀傳遞線索者許秉彝也其年十二月復逮汪文言至五年春興大工後逆賢指稱看工催工名色無日不與呈秀面會卽屏人密語移時方散或授受害人姓名如天鑒等錄之類逆賢奉爲聖書心甚悅之以爲崔家疼我贊我設法報仇出氣也一時揑詞獻諛入告者梁夢環李會生曹欽程等也五日一比追贓之嚴旨四六駢儷之温旨皆崑山等所票擬也閣中俱有底簿可攷中書官可證也凡逆子良卿之獎勅誥券文皆內閣詞臣撰擬用紅掩面揭奏亦閣中有底簿可攷也凡內府

衙門及閣揭擬票一應中旨創草者王體乾李永貞涂
文輔也甲子之冬南樂魏相公既手點縉紳便覽一本
又手寫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
霍維華阮大鋮等五六十員各加三圈二圈不等密付
逆賢目爲正人陸續點用至乙丑之後崔呈秀密付逆
賢之天鑒錄者首列東林渠魁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
一燝趙南星楊漣惠世揚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
華喬允升王洽曹於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
東林脅從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洗維炳熊奮渭侯恪

等其後又列眞心爲國不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微王紹徽馮銓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周應秋薛貞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國楨劉廷元亓詩教等若干人同志錄者首列輔臣詞林部院諸臣卿寺則陳宗器韓繼思易應昌張潑等臺省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愼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儒劉宏化蔣允儀游士任侯恂等部郎常博則賀烺今改名世壽張光前孫必顯汪始亨等藩臬俱失記任子貲郎武弁則趙隆美許念敬張念堂卽張懋忠等若干人

最狠最重者三圈次者二圈輕一圈也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鄤霹靂火惠世揚鼓上皁汪文言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原不曾詳開姓名計魏廣微點的便覽該處的並親筆所寫該用的黃克纘等六七十人即付永貞元雅文輔抄小楷摺子又崔呈秀遞入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並東林姓名共四箇摺子只永貞元雅文輔三人各袖

藏一分御前傳出𠜂處某人人多驚訝以爲聖上怎就
知道某係邪黨某係門戶某係熊廷弼姻家某係劉鐸
宗族某係程註之子以爲是東廠密奏事其後年月漸
久逆賢李朝欽及李石涂亦不甚避人凡行一事即公
然日某係某錄某摺有名各家官人始知所由來體乾
永貞等身在事中𥿄臣亦目擊耳聞最悉恨彼時不曾
設法暗抄下全名爲今日印證耳自逆賢擅政從來先
帝中旨非由一路而至如闞麗見長如寶璽呈祥如元
兇已放如遼東復內臣鎭守如處各省考官之類則崑

山南樂稿也如朕方云云而曰云云以擠去南樂如纂修三案引祖宗設立紅牌一節皆崔呈秀等稿也如先日拏汪文言及擠蒲州之去拒高陽之朝皆崑山謀首輔之線索南樂擬高陽之狠著也譬之鎖未至而鑰已密入揵如枹鼓外廷何由而知耶天啟六年春諫止內官鎮守者貫池丁相公有單疏力言不可以為分將吏之精神害一掣戰守之肘害二文武相害陰噤鼓噪害三維清兵清餉一利查功查罪一利然關門之計不過一言申嚴軍法而已我大祖禁內臣不得典兵世祖罷

除鎮守等語而體乾逆賢慴之遂奏請先帝留中不報凡留中之本各有白套裝盛寫職名詳註年月於外收於御前大堅櫃內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先帝賓天二十三日閣御前燒毀字紙甚多想同時一概焚之矣各人或有疏草也涿州馮相公票擬樞臣王承光覆差內臣鎮守疏時亦曾具揭力諫然非特疏如貢他所奏也凡彼時閣中送票者文書房李守質楊國瑞王敏政翟國楨等捧匣者侯保山馬昇張完赤等也每至閣中有話硬傳全無敬禮輔臣之體初南樂欲專政遂於告

病之際求逆賢密奏先帝特諭分票商量又引世廟時必不敢如此等語又托逆賢請先帝照神廟時故事用一筆勾法將門戶之人按所黜便覽勾去此事皆李魯生造謀也至於呂維祺張宗衡皆不與南樂同心也又吏部文選司謝陞起用到京見光景不好遂勉完一選潔身勇退且以書勸南樂停止中旨大拂南樂逆賢之意李魯生是以有旨不從中出而何出哉之疏也又史記事黃汝良亦各有書以大義責南樂咸拒而不納也此三事永貞於逆賢處見過原書愛其辭氣抽到直房

曾著彝臣抄謄旨實事也乙丑春闈崑山南樂入場主試於二月十五日前後南都臺臣楊楝朝有本糾參主之臣先是南樂所寫欲起用五六十人之內惟之臣姓名有四圈餘者一二三圈而已逆賢力奏先帝遂口傳特留此實從來異政緣之臣邊才不易得也又萬歷丙辰進士劉鐸江右名士博學善書廷試日偶飲酒過當將試卷多寫踰格排列不下讀卷諸臣銜名遂失鼎甲人多惜之歷任刑部郎中天啟乙丑秋陞揚州知府其在京時曾與梅檀寺矮僧本福往來僧求鐸寫扇數把

適未印圖書後差家人持圖書到本福處於扇上補用而廣東歐陽暉者亦久與本福來往偶到寺用拜帖紙寫詩三首內多怨望失平語鐸僕不解字客本福將鐸圖書鈐暉詩紙尾粘之屋壁被錦衣衛人偵知揭詩參鐸會倪御史文煥等憚鐸在揚嚴朋遂托崔呈秀嗾逆賢矯旨逮鐸到獄後詳詩句內有彈射逆臣等字摭鐸係遷陞官大不類始知圖書雖鐸姓名而詩則歐陽暉作也遂復逮暉面質與鐸無干得復任初鐸繫獄時見戚臣李承恩擬辟丙寅熱審又被王體乾狠打五十必

竊憐之密與方御史震孺極力營救益觸逆賢之怒時巡捕營把谷應選者王體乾之姪婿也與提督張體乾復巧砌羅織成獄刑部尚書薛貞將鐸責二十五板援詛呪祖父母律立決於市今上崇禎元年夏張體乾谷應選俱正法二年秋後倪文煥決於西市四年九月薛貞瘐亡於獄中外始快其報云

酌中志卷之十一終

南海譚瑩校

各家經管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王體乾名下管文書官人薛光祚天壽山某陵掌印今閒住田玉曾任文書房閒住逆賢惑之起陞爲正陽門提督天啟七年十一月陞秉筆今閒住趙本政曾任乾清宮管事掌尙衣監印日在御前後爲李永貞所忌差往高橋督修關帝廟工程今上登極復管事閒住劉文忠曾任文書房閒住又任大同監視謫南京後爲民已上三人俱文書房掌文書寫字出身李晉正陽門提督

天啟四年夏逆賢陞晉秉筆閒住並田玉等三人俱於崇禎十二年籍沒體乾時株連下刑部獄坐斬十三年冬體乾瘐死十四年夏晉等四人遇赦俱改充軍本政已斷葷酒皈依釋氏居然一頭陀也何失其名陳失其名馬號文軒失其名鮑永吉曾任暖殿退出因籍沒體乾時馬鮑二人逮東廠俱督廠李太監承芳刑斃於獄其司禮監名下則田維章曾任典簿護送桂藩之國今閒住樊秉忠張思素若干人也凡有在先帝御前牌子如高永壽任昇等不備載也

逆賢下管文書房念本章念東廠事件寫各邊諭帖等項官人劉榮曾任兵仗局管理在局居住今故苗全曾任李太監浚及先監矩後任懋勤殿暖殿宮內教書又侍宋太監晉劉文正今故紀用曾任遼東鎮守錦州蘇雄原係文書房掌文書出身今故陳福壽原係文書房出身掌文書在鐵獅子衚衕住夏鑑曾任宮內教書入門日淺遠不及蘇陳二人也李朝欽今故裴有聲降發南京今為民李失其名別號秀才馬陞原是文書房捧匣出身別號馬長子曾任惜薪司總理今發南京改為

民諸蠻子江西人失其名其司禮監名下則趙秉彞金良輔孟忠劉應坤石元雅涂文輔孫暹王朝輔楊國瑞蘇應宣邱洪緒李守貞李應詔劉興等若干人其在先帝御前做官掌各衙門印及外方鎮守者俱畧載在逆賢羽翼款中

梁棟下管文書官人趙奉馮失其名司禮監名下翟國楨等若干人也

李永貞下管文書官人孫光祚原文書房寫手出身今侍王公文政吳有兆曾任乾淸宮牌子今故劉若愚今

繫獄擬斬後蒙改絞今在獄丁紹呂內官監管理大工
領勅有名今侍司禮監掌印高公時明賈如泉等俱曾
與若愚打發永貞批文書或效輪流抄謄之役者也其
掌家則王成德崇禎元年六月追贓畢降更鼓房淨軍
今故
石元雅下掌家許秉彝曾任內官監管理天啟七年冬
降淨軍發鳳陽陳應祥號雲麓今見侍東廠王公允祚
今陞乾清宮管事黃國祥曾任文書房閒住故餘不知
姓名

涂文輔下管文書官人劉秉德曾任烘殿今退出張國寧曾任管櫃子近侍今侍金公忠殷良弼曾任宮內教書今侍掌印高公時明故餘尚二三人不記姓名也凡點將等三錄有名或密帖有名之人遇陞官或參官本內有名者則自乾清宮大殿內發下片紙各直房官人即於進士履歷及縉紳便覽查寫是誰門生父是誰那里人那科出身抄帖回報以聽施行一日欲處錢受益以爲錢謙益之昆仲也又一日欲處黃願素以爲黃尊素之昆仲也各直房執事之人細查籍貫父母姓名遂

賢始知其不相干方已凡每日票本奏下各秉筆分到直房卽管文書者打發本管公一本一本照閣中原票用硃筆楷批事畢奏過纔打發此係皇祖以來累朝舊制非止今日一家一人如此也自李朝欽裴有聲涂文輔馬陞丁紹呂賈如泉許秉彝陳應祥殷貞弼諸人俱於各直房會見過甲子冬魏廣微黑筆所點縉紳便覽及親筆所寫應起用黃克纘等六七十姓名並乙丑之後崔呈秀所逮東林姓名天鑒錄點將錄同志錄各摺子姓名者也其摺五六種俱永貞卧房內收非若愚

等掌管也如諸摺子姓名並墨筆所點縉紳便覽果出自永貞若愚揑造便駢首所甘但實自外廷遞入若愚以徬防疎斥之人刼輪流抄謄賤役始則懸坐曰主使後復懸坐曰加功至崇禎十四年春遇皇恩大赦於大理寺會審明明白白蒙內閣范註若愚有詞復遺落姓名不覆反將撒潑狠罵之石騰爲首打滚放刁恣肆混鬧之申得忠增入此二人者似皆不曾註有詞者也乃俱狻潑得生可謂有天口王法也耶

酌中志卷之十二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三

明　　

本章經手次第

明　　　　　　　　　　　　　　　　　　　　　　

凡每日通政司使封本到文書房回知該正公公郎付掌文書周近侍進朝等拆開口占註語畧節旁有寫手一人執筆草稿文書畢畢連本付捧匣者如侯保山李黑子張大漢等失其名請本至乾淸宮大殿內付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分投互看凡有要緊處郎鉛濶一寸許白紙條復於本上下空紙處用指甲掐一痕有應闗白逆賢者永貞三人爭先朗誦體乾助爲

講解逆賢聽畢公同商量區處南樂相公及崔呈秀等密遞姓名著數行事每日閣中封來票本亦文書房拆開呈體乾等分投互看如不合逆賢意應改者及內有錯字或稱頌逆賢該出溫旨者亦各鈐紙條捏痕為記每日申後會極門接實封文書文書房轉呈體乾等亦先於大殿拆開如有前項密遞線索姓名亦鈐紙條捏痕為記以便次早奏請施行除體乾等五人絕無敢擅捏痕鈐紙條者其紙條於傳票改票時除去而指痕之本今尚存各科也已上通本票本乃晝閒事惟會極門

封本雖衆官大殿內看過倘恐未遍未詳捧匣者又自日暮爲始先到日精門體乾直房次到西南攛角逆賢直房次過月華門到梁棟直房到石元雅直房到涂文輔直房次再過仁蕩門到李永貞直房各家都有經管文書識字官人如若愚之類者立於案傍一本一本打發各家本管公公細查看或延至二更三更始完惟在文書多寡何如捧匣者宮中亦有直房一間每日晚間膳房例給酒食供給每夜文書看完方由仁德門縫叫應門外官人將門縫栻淨裏外各執燈籠查數遞出呈

文書房該班衆公公看過仍交與掌文書周近侍等并寫手官人從新燈下開寫停當於五更攢點頭次官開後都將是日早事應奏文書捧至月精門體乾直房復加查看通本若干批紅該發若干比至天將明仍復全到是日該正秉筆直房亦查看一周每晨奏先帝覽文書時逆賢承貞元雅文輔先將應處應點姓名及應改票帖俱托體乾口奏曰萬歲爺某係門戶該處某票某字當改或從與先帝御筆親改惟梁棟不經管魏廣微崔呈秀等事而逆賢不識字從來不批文書不輪流該

正然頗有記性只在御前贊揚附和植黨狥私或危言
冷語挑激聖怒凡奏文書之時管事牌子皆屏息遠侍
不敢近前至於一本一本口奏姓名黨逆朋比者王體
乾也帮助逆賢查姓名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三人也
其秉筆梁棟孫暹郝隱儒俱不能干預一字也其贊逆
賢執掌收藏姓名原本及外來雜帖者李朝欽而造謀
殺命密遞線索害人者魏廣微崔呈秀也一切削奪勒
限追贓諸嚴旨皆內閣顧秉謙等票擬非中旨見有閣
中底簿中書官可證也摘蒲州烏程聊城者南樂也擿

南樂者崔呈秀也詔獄鍛煉承指下手者許顯純也謀興大獄私圖報復者崔呈秀徐大化霍維華等也殺義僕韓三欲搆成賄案牽連蒲州者楊維垣等也維垣雖以中旨起官而未甚大者因爲贊座師徐紹吉攘戶部左侍郎缺爲南樂銜之而曾向逆賢譖之也危哉很哉至今言之猶令人色變心顫按南樂既罷相臨行時亦具厚禮於逆賢體乾等其扇上親寫詩曰秋雨沉沉夜未央薊門有客欲還鄉關心社廟愁先結灑淚君臣念不忘蒼狗白雲仍變幻傾葵捧日但悲傷故人回首雙龍

遠離思還從潞水長及抵里仍各以厚餽彌縫之恐呈秀等下石也

酌中志卷之十三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四

客魏始末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魏忠賢原名李進忠直隸肅寧縣亡賴子也父魏志敏母劉氏妻馮氏生女魏氏嫁楊六奇者是也賢無子家貧自宮妻改適他方人不存萬歴十七年選入隸司禮監秉筆掌東廠太監孫暹名下派與御馬監劉吉祥照管劉之墓今在碧雲寺下北山坡者是也後復本姓曰魏進忠中官規矩本管者視甲科之大主考照管老叔者視房考同官者視同門本管之於名下照管之於姪

子猶座師之視門生亦若父子焉忠賢少孤貧好色賭博能飲啗嬉笑喜鮮衣馳馬右手執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不識文字人多以傻子稱之亦擔當能斷顧猜狠自用喜事尙諛是其短也素好僧敬佛宣武門外柳巷文殊菴之僧秋月及高橋之僧愈光法名大謙者乃賢所禮之名衲也如碧雲寺僧則酒肉勢利不足齒矣徐應元亦孫暹名下也於賢同年神廟時四川稅監邱乘雲係暹掌家又徐貴者亦暹名下於賢爲前輩而爲乘雲在京掌家逆賢日與應元趙進教爲嫖友呼盧飲博

罔論晝夜逆賢因囊橐乏遂遠赴四川見乘雲爲抽豐計徐貴備將賢亡賴狀已申報房中先布之賢不知也及到卯大怒訶罵倒鎖賢室房中絕飲食欲斃之時僧秋月遊蜀偶見卯是時賢已不食已三日僧力爲勸解卯勉從之僅給路費銀十兩遣回僧憐賢仍爲致書馬謙囑令厚遇之謙於嘉靖四十一年選入歷陞內宮監總理又皇貴妃鄭娘娘下宮人林廷官女謙所侍也最有時道凡逆因乏謙每資助之徐貴又在京具揭先監處以魏某私往四川云云乞行重法亦賴謙救止之賢自

此在甲字庫漸陞掌庫李宗政賢之前輩也光廟在青宮淡薄先帝既誕之後生母才人王老娘娘無人辦膳賢遂夤緣入宮辦才人及先帝之膳其介紹引進者近侍魏朝朝乃王太監安名下光廟久寵信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魏朝朝夕譽賢安爲朝所惑頗信之朝初與先帝之乳媪客氏腤相厚以侍安及答應先帝多不暇而賢遂乘間亦腤與客氏相厚分朝愛焉賢性狡猾指稱辦膳爲名於十庫諸內臣如藥張等皆騙其食料醯醬或財物玩好以至非時果品花卉之類必巧營取

之而轉獻先帝以固寵也及才人娘娘崩東李老娘娘位列在前時西李老娘娘擅專宮之寵固要光廟奏請神廟又密慫皇貴妃鄭老娘娘奏請神廟將先帝托西李老娘娘看管又今上亦屬看管并西李老娘娘所生皇八妹耆共乳媪三人在宮客氏原先與朝厚既暗與逆賢又厚一穴兩蛟爭競必至敗而朝之爲人也佻而踈賢之爲人也憨而壯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光廟登極擬冊立先帝爲東宮是時逆賢倘列庫衙暗與客氏深謀遂相與刻意擁戴王太監安而客氏又巧逢迎之

無不可者遂充東宮典膳局官此皆客氏力也九月初一日先廟升遐先帝暫居慈慶宮科臣楊漣時為給諫疏參逆賢賢無措泣懇魏朝朝在王太監前力營救之遂得旨著司禮監查明具奏賢先年原名李進忠遂將西李娘娘下用事之李進忠算作一人以欺外廷其實皆朝力也朝與賢既客氏私人曾結盟為兄弟賢居長而朝顧次之稱曰大魏二魏及先帝卽位數月二人因寵漸相娼嫉於乾清宮煖閣內醉罵相嚷時漏將丙夜先帝已安寢而突自御前鬨起司禮監掌印盧受東廠

鄒義秉筆王安李實王體乾高時明沈蔭宋晉等皆驚起是時逆賢已陞秉筆掌惜薪司印魏朝已改名王國臣陞乾清宮管事掌兵仗局並跪御前聽處分盧受鄒義等侍側衆咸知憤爭由客氏起也先帝玉旨問客氏曰客妳爾只說爾處心要著誰替爾管事我替爾斷客氏久厭國臣猥薄而樂逆賢憨猛好武不識字之人樸實易制遂心向逆賢而王太監安久中客氏逆賢諛媚且心惡名下之人作此醜態遂打國臣一掌勒令告病往兵仗局調理離御前矣此時逆賢尚名魏進忠始得

專管客氏事從此無避忌矣先帝端拱於上惟客魏之言是聽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後國臣被斥逆賢矯旨發鳳陽在逃復於薊北山寺中搜獲使人於中途邀截至獻縣縊殺之按國臣保衛先帝聖躬最先會共卧起頗著勳勞及登極晉秩貴近御筆改復姓賜名特掌美印受寵眷不在賢下嗟哉王太監安何不留國臣以制逆賢或不然就將賢與國臣坐以驚御之罪而一併先黜候大婚禮成優客氏以金帛而亦黜之外監何明於防西李老娘娘之垂簾而昧於防客氏之淫橫也嗚呼

知經而未知權耶抑拘理而寡於術耶奈何自翦爪牙束身入井殃遺身後禍及搢紳若王夷甫諸人眞不能辭其責矣千古之下有餘痛也初天啟元年四川稅監邱乘雲撤回京賢差外司房李茂春號完素者遠迎至畿南邱賞銀三十兩李先入隆宗門外直房回話賢爲之淚落曰我先年被徐貴譖害止給我十兩路費今賞爾如此便三倍我了歎息者久之其後徐貴竟爲賢所害而邱之令終復賴賢喪葬如禮中外榮之初祖宗舊制於乾清宮東設房五所西設房五所俱有名封大宮

婢所住所以正名分嚴等威也泰昌元年冬客氏遷乾西二所先帝親臨為之移居陞座飲宴鐘鼓司官邱印等扮戲承應司禮監盧受鄒義守居而王安王體乾高時明沈蔭宋晉隨侍另設吃膳處於所內側室猶孔聖之有四配焉客氏自此在宮中乘小轎擻內官近侍擡走儼如先帝嬪妃之禮鈌一青紗傘葢而茵褥之精美為尤勝也天啟元年後改住咸安宮名衙門答應錢糧比御前更吃緊夏則大涼棚貯冰無算也冬則大地炕貯炭無筭也其驕奢僭越眞日異而月不同凡客氏生

日先帝亦必臨幸陞座歡宴賞賜無限每日先帝所進之膳皆客氏下内官造辦名曰老太家膳聖意頗甘之焉舊制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大膳房遵照祖制所造辦之膳酒乃只爲具文備賞用而已希進御也初王體乾宋晉魏進忠三家每月挨辦膳天啟二年進忠改名忠賢四年以後便是王體乾魏忠賢李永貞三家輪流辦之遇閏月則各四十日算之惟客氏常川供辦共四家矣每家經管造辦膳羞掌家等官數十員造酒醋醬等項并葷素各局外厨役將數百人此紫禁城之外

者至於乾清宮以內則每家各有領膳煖殿四員管果酒煖殿二員請膳近侍四五十員已上皆穿紅者也又司房管庫房湯局葷局素局點心局乾碟局手盒局涼湯局水膳局饋膳局管柴炭及檯膳又各內官百餘若愚係承貞項下管文書兼管膳掌班欽賞花名可證也此皆係外衙門穿青者也按先帝所進之酒曰秋露白曰荷花蕊曰佛手湯曰桂花醞曰菊花漿曰芙蓉液曰君子湯曰蘭花飲曰金盤露名色可六七十種皆先朝舊戚臣魏士望傳方佐逆賢外宅造辦而轉於御茶房

進之大工告成陞士望玉帶賞酬其醞釀力也按御茶房職司上用茶酒閒雜人無敢輕入者逆賢擅政自王體乾起至煖殿近侍止俱得私向茶房索酒吃而答應客氏逆賢體乾等器具匙筯如私人焉又弓箭房者秩次之亦皆客魏私人所據司御前弓矢以備非常逆賢喜射好蹴踘跑馬先帝好馳馬好看武戲又極好作水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創機啓閉灌輸或湧瀉如噴珠或斷流如瀑布或使伏機於下借水力沖擁圓木毬如核桃大者於水湧之大小盤旋宛轉隨高隨下

久而不墮視爲戲笑皆出人意表逆賢客氏唱尔贊美之天縱聰明非人力也聖性又好蓋房凡自操斧鋸鑿削卽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監內官監辦用先帝與親暱近臣如涂文輔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齊良臣李本忠張應詔高永壽等朝夕營造成而喜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且不愛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毀惟快聖意片時之適當其斤斲刀削解服盤礴非素暱近者不得窺視或有緊切本章體乾等奏文書一邊經營鄙事一邊傾耳注

聽奏請旨玉音即曰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南樂薊州東光輩及在京之徐大化等一派線索如桴鼓之捷應也先帝每營造得意即膳飲可忘寒暑罔覺可惜玉體之心思精力盡費於此然皇極等三殿落成於天啟之年肯堂肯構先帝之好土木豈亦天啟其朕兆耶抑逆賢之幹濟才智刻意督催之跡或藉此以難泯耶按萬歷中年乾清坤寧兩宮告成神廟令正一眞人張國祥率道侶數十人於宮中啟建黃籙大醮聖德格天曾感羣鶴飛鳴旋繞之瑞至皇極等

等三殿告成逆賢等只圖廕賚爲己榮耳又祖宗舊制
凡萬歲聖節中宮千秋皇貴妃千秋則凡內執事宮人
并王體乾等及山陵等處內官各有賞例每銀一兩以
上六年十月初六日中宮張娘娘千秋適先帝欲幸內
教場圍獵聖性最好手刺獐狍狐兔以爲樂是日張娘
娘不肯出延至辰時以後方始同出止畧散銀枝箇竟
累年未批賞非舊典也逆賢生於戊辰年正月晦日自
元宵節後送壽禮者做法事祝延籤字者每早乾清宮
兩丹墀幾滿將至正日緞帶擠擊挨摩之聲鏗然聞有

擠傷衣帶腿足者千歲千千歲之聲殷訇若雷而從來盈滿驕橫光景未之有也逆賢早起漱口自擊銀漱盂之聲盡力大響卽宸居咫尺了不畏也緋袍玉帶充滿道路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盛衰平陂理何逃焉逆賢自泰昌元年冬陞秉筆凡不識字而躐躋秉筆者穆廟時孟冲神廟張明先帝時魏忠賢孫暹王朝輔五人而已天啟初年逆賢卽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尚膳監印督寶和等店天啟三年十二月掌東廠印前後獎勅數十道溫旨無算七年十一月廿六日准告病十二月初二

日降淨軍發鳳陽初六日行至阜城縣南關夜半與心腹名下李朝欽同縊死於旅店崇禎元年二月十一日該御史卓邁等遵奉明旨將逆賢原屍磔之梟首於河間西門之外天下快之猶恨其不生正典刑也凡司禮監掌印秉筆非奉公事不敢出王體乾提督禮儀房四仲之月得奉差選妳口寅出申回不至過宿只會往京北沙河故里祭掃始過一宿天啟元年十二月逆賢雖出外尚未敢數尚未敢遠至四年以後外廷暗助羽翼既成仗客氏王體乾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在內遂遠

至涿州等處天壽山春秋二次祭孝和王老娘娘畢卽詣西山碧雲寺祭本管孫暹卽及照管老叔劉吉祥墓或遠至瑠璃河看工祭水或至大壩馬房相度修城無非巧立名色招搖畿輔以恣馳騁鳴得意耳凡出外之日先期十數日庀治儲待於停驂之所賚發賞賜銀錢絡繹不絕小民戶設香案插楊柳枝花朵焚香跪接冠蓋車馬繽紛奔赴若電若雷塵埃障天而聲聞於野有狂奔死者有擠踏死者燕京若干大都人馬僱賃殆盡凡遠官戲子蹴踘厨役打茶牢役趕馬擡槓之人其數

不止數萬每遇逆賢違出則京中街市寂然空虛頓異尋常者將數日焉大約外廷之欲親炙逆賢內廷之獻諛乞憐者凡四人之轎將數百乘矣怒馬鮮衣束玉而爲之前後追趨左右擁護者又百千餘矣跑馬射響箭嗚鏑之聲不絶於耳鼓樂笙管數十餘簇且行且奏夏則大車載氷冬則炭火如山古今所罕見也逆賢坐八人大轎前用騾二頭或四頭拉拽之疾如飛焉逆賢飽則正坐倦則卧醉則憑軾兩眼迷離不知行至何處也畿南一帶素苦泥潦難行賢爲之捐貲修築廣建橋梁

堤若長虹至今便之凡御前有本有緊要之事先時專托劉榮紀用等後則托之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各派能幹之人站馬疾馳卽百里之遠一日可再往也都城東有故監劉永成之墓寔昚伯祖也逆賢曾便道一展拜而奏請新之此時魏良卿尚未封伯葢私欲援例爲良卿封伯計耳逆賢有名馬千餘騾數百皆邊弁梁桂朝楊國棟馬世龍滿桂侯世祿尤世威及督臣王象乾閻鳴泰劉詔等送之楊國棟者逆賢名下牌子曹承恩之姊夫也梁桂國者逆賢名下煖殿胡國用之姪婿

也凡所進之馬鞍轡精美每具何止百餘金不過剋軍餉占軍匠以辦之爲一己功名也可嘆可恨其後李永貞出外往西山北山通灣亦如逆賢之疾行奢侈而馬亦多跑死雨泥暴殄不惜民情更甚於逆賢皆紹呂等從與也而凡體乾永貞元雅出外則林下大老公如高如沈如宋各有重犒之禮以奉之槪不收也崔呈秀與許秉彝契厚如同胞始得與逆賢交結秉彝之力也又李魯生李蕃先歸南樂之門後入涿州之幕見涿州不能久任則又與崔呈秀比焉首行贊美重修肅寧城垣

者呈秀也誇詡大壩城垣者巡青之李會生也因媚賢
而又媚永貞者通州造匾送至永貞富河莊老人等未
敢懸掛永貞拒而不納人皆笑而鄙之者李藩也李永
貞之姪李旺得考入通州學入丁卯北闈應試者藩力
居多與逆賢合宅看風水推星命規造墳地府第妄言
禍福無所不至者方宏蔭也書寫圍屏扇畫者袁志學
許周賓楊善等也書寫皇極等殿文昭等閣牌額者顧
承忠顧名遠也凡逆賢一應辭恩廕等項奏本皆心腹
外書房李茂春或東廠外寫字掌班耿良臣孔應鼇創

稿李朝欽念與逆賢聽有不合意處賢授意朝欽改正
寫眞則東廠閱司房也
逆媪客氏者定興縣民侯二之妻生一子曰國興夌不
多年泰昌元年冬封奉聖夫人先住乾清二所後住咸
安宮每日天將明即至殿內候先帝聖駕醒始至御前
甲夜後回咸安宮其彩鳳門亦有直房凡逆賢往宮相
見時必將宮人官人屏開語秘不得聞其上危中宮皇
后及裕妃張娘娘等獨用王體乾殺王太監安王國臣
等皆客氏造謀也其母老矣彼時尚在每以惜福持滿

戒勸客氏不聽凡客氏於天啟元二年每月間中旨慰留者皆體乾力也七年九月初三日奏懇今上准歸私第其夜五更開宮門之後客氏衰服赴仁智殿先帝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云是先帝胎髮瘡痂及累年剃髮落齒及翦下指甲痛哭焚化而去至奉旨籍沒步赴浣衣局於十一月內欽差乾清宮管事趙本政臨局笞死發淨樂堂焚屍揚灰其子侯國興伏誅其弟客光先止擬遣戍客氏掌班內官張貴劉失其名名下崔祿許國寧等各行賄得免客氏貴顯時惟王體乾

耆舊魏忠賢表裏梁棟舊人凡送禮時棟僅下小的帖然都不叩頭自孫暹王朝輔劉應坤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及掌事牌子劉忠王應科胡明佐等每日見必叩首如子姪焉夫以乳媼儼然住宮自視為聖上八母之一亦僭妄殊寵極矣且倏出倏入人多訝之道路流傳訛言不一尚有非臣子之所忍言者皆不足信也按自天啟元年起至七年止凡客氏出宮暫歸私第必先期奏知先帝傳一特旨某月某日奉聖夫人往私第云云至日五更欽差乾清宮管事牌子王朝宗或涂文輔等

數員及煖殿數十員穿紅圓領玉帶在客氏前擺隊步行客氏自咸安宮盛服靚粧乘小轎由嘉德咸和順德右門經月華門至乾淸宮門西一室亦不下轎而竟坐至西下馬門凡弓箭房帶觔管櫃子御司房御茶房請小轎管庫近侍把牌子硬弓人等各穿紅蟒衣窄袖在轎前後擺道圍隨者數百人司禮監該班監官典簿掌司人數等文書房官咸在寶寧門內跪叩道旁迎送凡得客氏目視或領之則榮甚矣內府供用庫大白蠟燈黃蠟炬燃亮子不下二三千根轎前提爐數對燃沉香

如霧客氏出自西下馬門換八人大圍轎方是外役擡走呼殿之聲遠在聖駕遊幸之上燈火簇烈照如白晝衣服鮮美儼若神仙人如流水馬若遊龍天耶帝耶都人士從來不見此也每年不論冬夏或出三四次不止客氏到宅陞廳坐自管事起至近侍止挨次叩頭老祖太千千歲殷然震天各有回答銀帛以犒之凡欽賜金銀錢帛不可勝計每日三時輟御膳以賜之絡繹旁午或在外住十餘日不等而逆賢催入焉出入皆於五更其迎接圍護如一客氏私宅在正義街西迤西廊市街

北而逆賢亦有一第便在街南斜對門不遠賢與客氏滿望後來得請林下受享富貴齊眉到老不料俱不得死而逆姪良卿客氏男國興乃駢首戮於市盍裕妃張娘娘王太監安楊左等慘死冤魂必不肯默默於泉下也古今報應誰肯饒過誰哉初逆在西庫與孝和老娘娘辦膳時便漸充裕而良卿執掌上房庫房鎖鑰凡酒漿食物出納勤劬聞良卿雖不會讀書而儀表堂堂亦善說話侯國興少受業於涂文輔肥蠢異常口甚小而神不足坐則肫睡氣息齁齁或與人共坐未及欠伸而

已入夢鄉矣此二人形狀曩臣一面未識一字未通至於崔呈秀更不曾識面交通也夫如是而懸坐日同謀非忌者下石而何耶寃哉事久論定自有公評必難哄天下後世也客氏住咸安宮時先帝賜名下官人如崔祿許國寧外尚數十人以至各衙門投托私人將數百焉又賜近身答應官人十餘口及今上准歸私第之初而徐應元尚踵故套每日輟御膳賜之錢帛銀兩已不能如先帝在日其隨往私第尚有賜過宮女四名後不知歸於何處客氏墳地在京西之田村今已拆毀逆賢

墳地在碧雲寺所費甚鉅及各處生祠逆像並廢毀無
遺良卿國興等誥劵盡行追奪逆賢妻馮氏止生一女
嫁楊六奇而馮繼先者其妻族也逆姪良材會稽都督
先逆賢死良材非魏家子乃南方買來小廝爲逆賢所
愛冒魏姓而膺廕也傅應星者逆賢親姊魏氏之子也
天啟七年五月病死又借薪司內官劉失其名者逆賢
生母之族弟也因毆傷僧命法司追理遂奏知先帝牽
付更鼓房勒令自盡魏良卿的係逆賢之姪非子也由
光祿寺署丞改廕金吾歷晉伯侯公爵代先帝郊天圖

丘七年孟秋代享太廟代塡祝版榮寵極矣先是閤中曾擬奬勑體裁臚列與曹操之九錫文相近見者無不瞪目咋舌無怪乎人疑其朶頤大物然逆賢實無是心實非其人也但彼不學無術甚於霍光客氏狠毒浮於妻顯害裕妃等慘於許后良卿等驕奢擅寵逵過山雲本靠徐應元爲接手後勁而應元已另具別腸矣託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爲服目而永貞文輔但知擁戴應元甘悖逆賢如遺跡矣視外廷崔徐楊霍諸人欲同華子魚劉歆輩而妬寵互爭一敗塗地不可收拾矣世有

生來好殺人好殺貴人又偏聽縉紳以害縉紳正人而欲得令終於牖下豈理也哉從來叛逆者首惡眞犯正法凡幼小無知者另咸議處天啟年間爲逆妖等犯有懷抱嬰孺赴市曹駢斬倘肶腄懷抱中未醒者市人嗟嘆孺子何辜逆賢客氏旣以慘殺佐先帝惟痛在肴七年之久中宮張娘娘等凡誕皇子三位皇女二位皆保衞不得法以致嬰年薨夭良可悲痛逆賢之死而剉骨客氏之死而揚灰豈不有天道哉爨臣於天啟丁卯冬謫南之際見沿途田里間孩兒多憨憨壯壯易得存養

遂條纂保衛淺言一冊計十欵於崇禎戊辰仲春梓行南北無非爲聖子神孫詳計久遠卽士庶人家亦用得著者也

酌中志卷之十四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五

逆賢羽翼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李永貞者通州富河莊民李經之子也經原寶坻縣人僑寓於此先娶高氏生長男失其名流落不知何往次男李奉三男李成又生一女嫁皮村李家今婺矣高氏故繼室者申氏也生第四子失其名少與永貞鬬墻遂輕生自縊於房後棗樹上永貞第五子也自五歲時閹爲宦十五歲進京侍孝瑞顯皇后之母夫人趙氏者於永年伯王棟宅中十九歲選入皇城時萬歷辛丑六月

也九月內即陞坤寧宮近侍又一年經故永貞名李進忠於萬歷三十一年即奉旨整鎖頻遭譴責幾賜死者數矣先監曾力救之後始奉有遇赦不赦之旨至庚申七月二十一日奉神廟遺旨釋放復原職近侍於坤寧宮孝瑞顯皇后宮几筵前供職始與逆賢識面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鄒義尙膳監掌印到任尋陞永貞司禮監其整鎖十八年也始讀四書詩經後讀易經書經左傳史漢等古書習寫趙吳興字體善弈棋能作詩作古文亦能選看時文其兄奉生子之旺成生子芮俱庠生

其餘李之榮李之藻等數人皆廕錦衣衛永貞同母妹一人嫁王道寧爲妻道寧亦廕錦衣衛生甥慕堯慕舜皆陞序班僕李培亦陞光祿寺署丞初天啟元年五月高太監時明王太監安盧太監受俱同時相繼告病求退爲自全計其年秋逆賢與王體乾串同一路特陞史賓諸棟梁棟張文元裴昇秉筆永貞遂入諸棟之幕而棟掌兵仗局印時在局居住管理劉榮者號楚亭自玉熙宮近侍出身健訟通文理逆賢之心腹掌班也爲棟屬僚遂與永貞相結互相推奬恨相識之晚棟於天啟

二年夏因請祭不遂與逆賢左憤鬱成病卒永貞緣榮力薦入賢幕陞文書房至三年十一月先帝親詣圜丘郊祀回陞永貞玉帶隨堂秉筆賜坐蟒欑杌匝月五遷總榮薦拔榮後因與宮人亂逆賢逐之而李朝欽始不離左右矣榮雖被逐在兵仗局住耳目甚廣凡有所聞即密疏於帖緘封之差名下官人馬獻祥入宮頻見永貞屏人密看畢即焚棄之在獻祥亦不知何等語也後榮因又暗謀逆賢事露賢恨之嗾兵仗局掌印王應科參榮處死六年四月廿九日永貞隨朝跌傷左股告病

在梨園直房調治至五月初六日因王恭廠之變懼而
求退體乾固不肯放嗾逆賢借先帝天語催永貞少愈
即出永貞爲人有口矜肆驕詬極好面折人不肯爲之
下七年正月初旬司空薛鳳翔有疏爲今上婚禮在邇
其移居府第合用錢糧廠臣體乾時匱之極力節省所
有內官監合辦者量於該監摟括奏處永貞嗔其不全
應付而推諉一半於內官監也遂同體乾向逆賢曰外
官一邊謅哄老爺一邊參小的衙門賢默然次早賢乃
稱疾不起亦不赴御前但垂首冷笑長吁短嘆切齒曰

原來天下人都是謟哄虛譽我體乾代永貞危之永貞慌懼極不安泣懇賢掌家王朝用力爲救解賢怒稍釋又次日賢始力疾到先帝御前雖値元宵然不樂者數日逆賢好名中謏惱人直言大率如此惜永貞非勇退之人實貪大工之乾沒告成之恩廕馴至成禍非一朝一夕也其戕害楊左諸人造謀布穽實由外廷線索歷歷有據永貞卽非殺人之人然而在御前及逆賢面前顧不知果何光景又不知劉榮宻帖是何字句凡面到直房偶因甚事亦曾向愚臣等或痛哭怨嘆以今思之

想必因心口不一換語裝點以詐忠陰賊哄衆人乎不然何其視若愚如讐而猜防間諜無所不至何耶想一則恐若愚眼前苦口勸諫二則恐若愚日後復侍高公於己不便所以抑阻之禁錮之嚴防左右凡事不可洩漏與若愚知之其度量必地可概見也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今上登位永貞於二十七日告病未允九月初二日差往天壽山看擇先帝壽宮初四日回朝見蒙欽賞赤金二十兩永貞灑淚固辭聖顏頗不悅勉慰領受九月初七日准辭十月初二日即自刎於外宅小院之內

晝夜讀書穴牆以通飲食二十六日聞逆賢允辭始拆牆見人撫今思昔葢永貞之固求退也非眞心求退也原欲與徐應元合爲一局擯退逆賢借應元之力待永貞從新另做世界此機巧人多不能知之至十一月初二日天不從人徐應元王國泰退矣永貞始手忙脚亂密差周承恩等餽王太監體乾王太監永祚王太監文政各銀五萬兩皆侵落大工原物也旬日後三家畏聖上英明且知永貞素性反覆遂都不敢收各進獻御前著內承運庫收是日晚永貞知之不自安密庀鞍馬率

其甥壻孫良濟易服逃走二十六日奉旨降承貞淨軍發湖廣承天府顯陵安置舉家驚慌無處尋覓不數日其兄李成自縊死矣至十二月初九日承貞外宅得一報信男子持承貞親筆帖差回取盤費衣服宅中居住掌家王誠德等拏獲羈住將來帖賚入宮中禀見體乾等奉聖旨著承天守備魏相下官人徑同承貞家人等即往黃河岸上將承貞押赴顯陵崇禎元年春承貞兄李奉亦驚憂死矣二月又將承貞同徐應元自承天府調發鳳陽三月內山西道御史劉重慶疏參將承貞提

解赴北途中服砒霜不死絶食旬日不能死四月十三日入刑部獄六月二十日中府會審擬斬罪决不待時二十七日召對王音云李實空印本李永貞塡寫驗是墨壓硃七月初十日前後候旨乘連夜陰雨永貞自縊兩次皆繩斷跌暈頭皮勒損又不得死至十六日未時縛赴正義街臨刑之際尚跪向監斬官訴寃人多笑其不中用也生年四十有六掌家王成德自六月內於司禮監追贓被刑比後降更鼓房淨軍六月初旬已先病故而管家婁允德掌班丁紹呂燧殿周承恩姜永憲管

上房曹文王蔡化齡王應時等料理後事其妹夫王道寧姪李芮等及心腹家人李培等皆挾厚貲四散逃躲或報應商役或避人拏訛或改面事人凡踰二年而丞貞尚身首異處無一肯爲殯埋者後王道寧偶因他事干連下獄纍臣以骨肉大義勸勉及道寧出獄始自大興縣購其首漏澤園啟其軀於阜成門外嘉祥觀後買地瘞之癸酉春纍臣蒙恩改擬候覆問其冬道寧暴亡恐久湮無處可問遂重賞經手工人等根尋得葬處備牲醴具資遣僕代奠其祭文曰嗚呼痛哉戊辰孟秋旣

望之夕候旨徬徨中心如刺詰朝相辭畏威虩虩詎意
我公竟罹大厄銜抱冤誣丹化爲碧骨肉逃匿產業蕩
然吞獻餘人豈特僨編小人改面君子情遷後事之托
負信堪憐荒垌權厝土燥多年瞻彼他墳春秋祭酹嗟
唯我公荒茀爲㝡泉下交遊佳客藹藹夜臺覿書青燐
是賴悲纏肝腸嗚呼痛哉未死若愚朝審赴市數載犇
趨路人嘆息叫天何辜屢蒙存活血淚爲枯黽勉作善
幻視微軀六七年來敢忘厚德皈依釋門布衣蔬食近
荷平反更生在卽曾夢見公如侍公側遣僕叩奠冤塡

胸臆聖明在上終照覆盆果得脫難當約同門擇吉卜穴改葬高原勒銘垂後冀慰尊魂靈其格止哽咽何言嗚呼痛哉尙饗永貞白皙長鬚性狡慧通文能書喜讀韓非短長語極好談天文好說夢頻以身質言語賭重誓語最叵信貪愎猜險更善負心而性驕好勝自王體乾等無一人不與之恚怒爭競者卽逆賢亦屢次委曲包容之遂自釀殺身之禍了無解救六年夏於富河大築房舍置園圃始將其四兄所縊之棗樹伐去於興隆寺延僧衆建華嚴道場百日以懺解超度之七年冬永

貞逃後丁紹呂王誠德等打點家產進過銀八萬兩崇禎元年夏又追銀六萬兩連前次三家未收者通共銀二十九萬兩其南北往返各項花費屋下隱埋並名下逃奴吞拐及入獄被騙者不與焉爲永貞河邊管家司鎖鑰者即巾帽局管理婁允德也

丁紹呂者昌平州人也亦辛丑年選入自盛甲廠簽書陞內官監管理逆賢囑永貞延請做掌班及永貞掌內官監印一應事務貲紹呂爲多然永貞猜愎自用亦多有不盡聽者惟故鄉修築并通州城內置產城外修橋

及每年巾帽局鑿散靴料銀兩皆賴紹呂區畫崇禎六年爲慶陵寶頂大雨衝損將紹呂拏赴司禮監代永貞交贓三千五百兩尋復職後以內官監管理復經管慶陵工程至十年秋八月二十六日聖駕親臨都城遍視雉堞樓櫓奉旨著紹呂以總理同總理馬光忻分左右幫築外羅城紹呂早夜拮据年雖老而督催有法勞可念焉十一年九月間工尙未完猝値寇由薊鎭牆子路入犯蹂躪北直達至山東未敢近都城也紹呂爲人善應對有識見嫻兵略好田獵頗通堪輿家言多智術有

心計能尺牘文移練達事體揣事多奇中與秉筆田玉契厚於體乾爲同年後投掌印高太監時明高自己選擇墳地於白家潭往西南地方大覺寺山場其名曰九龍山點穴託紹呂同王國輔修造纍臣曾聞盈甲廠王承恩安民廠李芝咸云曾各製大鐵鉤生鐵銀錠用小車運至墳所以錮之葢但欲奉承當道石槨之堅其自已職掌戎器之竊則不計也夫臣子何處不可埋身而不必九龍之名爲墳亦不過鑿傷祖陵之龍脈與高何所益耶且先帝時當丞貞烜赫之日富河之風水吉壤

門戶方向亦曾極力託人選擇而今安在哉總之口口
未滅何以家爲秉貞輩自見不及此也秉貞同列秉筆
惟石元雅涂文輔皆賢心腹名下也具見本章經手次
第中其籍貫履歷亦畧序於後王體乾梁棟等亦漫及
之
石元雅北直雄縣人萬歷辛丑選入兵仗局寫字善射
好畋獵不甚讀書與紀用契厚泰昌元年十一月逆賢
奏陞司禮監歷任文書房陞秉筆掌針工局印南海子
提督延請許秉彝爲掌家首引崔魏之交者許也每見

逆賢即屏人語移時方出及大工興後每事面相授受而許亦衰老不甚㝡焉至七年夏忽犯寫錦保全後呈秀會有一帖復請許達有請加九錫字樣王朝用李永貞等曾親眼見之哂其諛佞然逆賢默默已耳元雅亦於天啟七年九月內告辭十月內逃走客死于外

許秉彝大興縣人萬歷六年選入皇城曾侍盧太監受歷陞內官監總理工程提督皇城木廠總理各省大木七年季冬被霍維華參奉旨著司禮監拏問該監官鄭之惠等問明具奏又奉旨有搬遞線索等語姑夾拶打

降淨軍發鳳陽崇禎元年夏又被科臣祝世美參奉旨提解六月入刑部獄後於都城隍廟少司冦丁啟睿等受其重賄以為審無證據仍發鳳陽

涂文輔北直安肅縣人客氏在光廟青宮時其子侯國興尚幼遂延文輔在外敎訓天啟元年文輔冒姓姜選入皇城陞管庫近侍三年歷陞乾淸宮管事四年復本姓隨堂又陞秉筆掌御馬監印總提督四衛營又提督太倉銀庫節慎庫文輔姿容修雅有心計善書算通文理能辨論好琴善射甫四載而晉秩秉筆賜坐蟒欖杌

先帝升遐逆賢因文輔爲徐應元照管之姪且客氏之私人也差文輔同心腹名下王朝輔迎請今上聖駕踐祚不想朝輔先退而文輔又叛客魏與李永貞共擁戴應元幸上察其奸斥之先發鳳陽崇禎元年三月調發南京新房間住按太倉銀庫戶部事也節慎庫工部事也文輔並總督之藉先帝寵靈客魏逆焰詣兩部到任勒司官行屬禮坐八人明轎使甘蔗大棍舒徐容與揚揚長安道上其呼殿之聲比閣臣道子還雅其音細而長彷彿聖駕清御警蹕之聲內官外官無不下馬廻避

者又强買戚臣李承恩宅大瓶屏宇其署額曰戶工總部者乃主事王姓者所獻諛也復將先朝公主家廟神主逼遷別處躍治不祥內臣中第一人焉凡魏崔等遞入姓名惟文輔頗能記憶一日吏部推湖廣司官汪始亨李師沆而師沆文輔之父母官也遂亟查始亨姓名與逆賢云同志錄有名攘奪如拾芥焉初逆賢既矯旨殺劉克敬於鳳陽矣馬謙者克敬之照管老叔曾任乾清宮管事御馬監督告病閒住已久逆賢嗾文輔疏參謙任監督時所造火車銃礮不如法亦矯旨提贓降發

鳳陽復殺之此天啟六年夏事逆賢心腹馬昇現在可鞫也綱漏吞舟惟賄之力今不過逆孽軍犯近復蒙恩改為民骨肉完聚也

王體乾者昌平州人萬歷六年選入皇城為蘇杭織造孫太監隆名下讀書正途萬歷二十八年歷陞文書房泰昌元年八月密以重賄求西李娘娘下李進忠得充先帝典璽局印九月初七日秉筆掌御馬監印辦膳後嗾賢殺李進忠以滅活口天啟元年夏掌尚膳監印及盧受發鳳陽奉先帝聖旨著王安掌司禮監印矣而霍

維華者直隸東光人時任給事中其妻弟陸藎臣天啟元年選入之內官也為高太監時明名下凡宮中動靜霍最先知遂具疏劾安安再上辭疏候繳溫旨即出而客氏憚安剛直喜體乾輭媚遂矯旨准安辭免將司禮監印付體乾掌之復陞諸棟等為幫手屢有中旨巧留客氏與逆賢比暱為奸又外結沈㴶為謀主逐大臣王紀滿朝薦劉一燝等殺內臣王安王國臣等心驪膽大漸及妃嬪皆體乾依阿逆賢也天啟四年二月三十日辰時成妃李娘娘誕生皇第二女是時也地大震宮中

殿宇搖撼有聲銅缸木桶之水湧波震蕩坐立者皆骨軟如醉乾清宮大殿藻井內所懸圓鏡東西南北震動不定如鐸舌焉至五月初十日太祖忌辰也體乾等不穿青素而穿青綠錦繡其日未時乾清宮東丹墀旋風驟作將內官監之大鐵片如屋頂方濶者盤旋如紙隔丹陛石闌干之上拋擲於西丹墀鏗訇若雷其月晦卽有楊漣二十四欵之疏是時汪文言尙繫詔獄爲體乾者若肯從國家起見據外廷讜論屏退兇逆有何難者乃輕狥掌家王朝用之密懇且心感客氏培植掌印遂

將如許參本不肯字字全念而多方曲庇之忍先帝孤立忠言見忌士大夫之禍從此不可收拾況又開廷杖之端導稱頌之路令無骨力無遠識患得患失之閹臣出四六俚語之旨凡口奏文書之際體乾必歷指姓名幾誤因錢謙益黃尊素而波及無辜良可嘆息體乾爲人柔貌深情其貪無比即自己名下如田玉等而亦巧借題目頻刻削也凡司禮監題本年月之下上層居中排臣王體乾臣魏忠賢下層往後排臣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諸人蓋其婣婭心腸只知獻諛大非體制

可惜典禮衙門亦屑越至此眞可痛哭其原疏現存者可證也及刻內臣便覽復甘心讓賢居首特高一字尤可笑焉神廟時功令寬凡文書房官俱得與外廷結識往來楊維垣霍維華徐大化等中旨之起葢不特逆賢一人而已天啟七年八月先帝不豫已乆乘先帝彌留之際於八月十一日召今上至御榻旁玉音亹亹不已而是日閣臣揭所批中旨有禮臣廠臣輔臣等字樣原揭具存內閣可證驗也二十日巳時永貞自御前問安畢到忠義堂直房於衣袖內取出白連四大紙花一箇

內有鮮血一縷長二寸餘濶三四分似肉非肉似痰非
痰云自萬歲爺鼻中出來者凝結如筋當與丁紹呂及
若愚等遞視之有嗟嘆淚落者若愚曰此出自御前龍
體聖恙所關不可輕易遂用紙復包一層上寫某月某
日老公御前請出有血紙花一箇隨粘於屋壁高處至
中時太醫院官來問安御前果索此血以憑計藥當即
取下交進至二十二日申時龍御上賓逆賢差文輔等
迎請今上先帝崩移晷矣嗚呼痛哉先帝聖性虛明推
赤心置內外臣子之腹惜體乾逆賢非宗社之器而南

樂薊州東光又皆濃於名利刻於報復之人梁棟齷齪不足齒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皆少不更事驟登榮寵天低地窄前無古人後無淸議滿眼只知有富貴滿腹只知有諂諛嫉賢醜正根於性成伏法者伏法逃亡者逃亡或用重賄苟免平安倘至夜氣淸明良心忽萌之際一追思之不知魂夢中尚有何顏色而視息人間也身死後又有何面目對越先帝之靈於在天也鄙夫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體乾至崇禎己卯夏籍沒逮刑部獄擬斬庚辰冬死於獄眞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云

梁棟宛平縣人萬歷十一年選入歷陞司禮監提督太和山天啟元年夏逆賢拔陞秉筆掌酒醋麪局印馬謙力也其兄梁植等廕錦衣衛陞都督同知招權納賄為賢憎惡七年秋擯棟蘇杭織造旋撤回京今故

趙秉彝北直新安縣人萬歷二十九年選入泰昌元年冬逆賢奏陞司禮監天啟七年以監官差送惠藩陞秉筆

孫暹北直晉州人亦二十九年選入神廟時牌子王永

永名下侍賢最久作人寬厚陞文書房歷任南京守備

陞秉筆閒住爲民戊寅冬□深入暹守城犒軍賴以保全

王朝輔原名王朝忠卽所稱黑王公者北直文安縣人二十九年選入侍逆賢久先帝登極後陞乾淸宮管事提督兩司掌銀作局司苑局印天啟七年陞秉筆

李明道大興縣人萬歷十七年選入陞司禮監提督南京守備提督漕運皆客氏力而逆賢任之自此之外當年曾任乾淸宮管事牌子掌銀作局印曾於天啟七年五月差往錦州接濟餉口者胡明佐也掌內織染局印

者齊良臣也掌尙衣監印者杜永明也掌司鑰庫印者
王秉恭也總督忠勇營者譚敬裴芳也提督上林苑監
四署者吳國泰曹承恩也掌混堂司印者李本志也監
督勇士四衛營者吳光成也提督御酒房者李昇也提
督牲口房者張應詔也此人乃客氏掌班張貴之姪也
又御茶房弓箭房之鄧汝敬王國祚鄭思廉等總是逆
賢名下皆北直人天啟元年選入日在先帝御前伺有
煖殿近侍并三年選入名下者數十人不能備載姓名
也此外如領勑鎮守并徐應元等亦畧次於左以備攷

焉
劉應坤北直新城縣人二十九年選入侍逆賢最久歷陞管事同時之劉忠曰大劉公劉朝曰二劉公應坤則三劉公也總督忠勇營掌御馬監印後陞秉筆遼東鎮守便宜行事駐劄山海關天啟七年五月守寧遠崇禎已巳丙子戊寅□深入薄新城應坤設法捍禦備極忠力□畏而胥遁曹大監化淳疏稱其勞
紀用北直文安縣人二十九年選入為逆賢心腹陞乾清宮管事提督忠勇營遼東鎮守便宜行事用麤通文

字慷慨有膽畧性孝友天啟七年五月守錦州

葛九思北直延慶州人天啟元年選入逆賢名下能書精騎射陞乾清宮管事總督忠勇營鎮守宣大山西丙子秋□深入九思死於山西某處此外則張守誠李應江胡良輔等不概錄也

金良輔孟忠俱北直人二十九年選入泰昌元年冬逆賢奏陞司禮監任文書房良輔正陽等門提督忠大壩馬房提督

楊國瑞陜西臨潼人天啟元年選入逆賢名下陞文書

房南京守備

李承堯北直容城人萬歷十一年選入孫暹名下歷陞內官監總理

蘇若霖北直安肅縣人原名進忠十七年選入係內府供用庫陞內官監總理天啟元年賚數萬兩差往荆州修惠藩府第未就因病撤回與馬誠李承堯俱領大工坐名勅書分中左右三路督催崇禎元年夏以言官參論承堯若霖都著司禮監拏問追贓完日俱發南京更鼓房淨軍誠先賢死久承堯近日亦死於南京若霖茹

長齋於崇禎六年為慶陵寶頂雨損復逮北繫獄擬戍仍發南京修梵行猶頭陀也

徐應元北直雄縣人於逆賢為同年同官以兄事賢天啟七年八月陞秉筆十一月發承天後降淨軍調發鳳陽按光廟莊妃之封原因撫養今上其甍也的係應元氣鬱所致近聞死於鳳陽人咸謂天道不爽也應元為人不識字幼無行宿娼飲博好談謔嫚罵坐立傾欹昏不恭齒形雖瘦長而眉目無神彩腰股筋骨若不聯屬如病初起者焉神廟時為管庫近侍綽號徐雌才云蘇

若霖與應元契厚在六工時每請應元會飲差去內官郎曾引見今上於藩邸者數人而內官監總理吳得中更與應元厚請掌家躐陞乾清宮管事如王朝用故事尋降處云

趙進教亦係孫暹名下逆賢應元之嫖賭弟兄因無賴隨福藩之國秩甚卑天啟五年冬逆賢聽其密稟讒譖將福藩伴讀崔進于進表到京之日幾置之死賴永貞力救始免逆賢復破舊例乘福藩差進教來京奏陞御馬監裏草場貼場陞王帶內府騎馬看守寶月亭先帝

遊幸亦屢得瞻仰天表云至七年夏先賢病死喪葬極其盛也

李實北直雄縣人萬歷六年選入讀書正遂二十九年十月神廟點爲先廟伴讀泰昌元年八月陞秉筆掌御馬監印先帝登極後差往選皇后天啟元年夏差往蘇杭織造實爲人樸素無文惟聽掌家欒得和孫昇等提掇衆享其利而實司其名先因楊姜之事頗與巡撫周起元不睦及南樂通線索與逆賢而崔呈秀等次第布穽於六年二月丙逆賢勒要實空印本著李朝欽等串

謀同孫昇等塡寫七君子之命始斃此事臬臣始終未
見此本夫空印本既出自孫昇之手果是何人湊砌江
南事件果屬何人揑稿塡眞事關進呈豈一人一手可
能做得惜崇禎元年七月初四日聖明召對時只辨硃
墨之壓否何如竟未調取實從來別本與此本對字跡
但究及寫眞之人則自有寫稿造謀之人再比對原本
紅字是誰所批當時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
輔五人之字跡亦易認也必如歷歷實核直求到底朝
欽雖死孫昇等見存便言下明白矣乃止以墨跡蓋硃

而指爲永貞成案永貞雖死眞正揑砌塡寫此本之人尙漏網倖免揚揚於聖明之世也實原不知情降南京淨軍近亦老死人尙多憐之

王國泰者京師人二十九年選入孝瑞顯皇后司禮監名下也於李永貞爲同脈謫南畿二十年光廟登極取回天啟元年退斥後於大佛寺管工客氏逆賢喜之補今上藩邸局官遂與徐應元爲一派入天啟七年八月陞秉筆掌尙膳監印十一月發南京後調承天降淨軍今爲民國泰性篤實多學能書尙氣節善治生理廣交

遊胸中坦率無機械尖巧也

馬謙者宛平縣人嘉靖四十一年選入由司禮監寫字歷陞內官監總理逆賢救命之大恩人也謙與秉筆梁棟契厚陞乾淸宮管事改名馬誠性剛直曉營造虛心采納可則可否則否敢於逆賢面前持正不阿卽內官監之掌印宋晉李永貞咸改容敬憚之大工門閣三殿初萬歷年間馮御史嘉會掌河南道時大家估計所需三千萬計工二十年至天啟年間閩建馮以少司馬亦預估計撙節乃所費不過六百萬誠區畫妥詳任勞任

恕祁寒暑雨未之少懈不四五年克臻厥成勞難泯焉惟會與總理戴福壽汪良德管理翟應奎有隙而幾置之死人多少之誠於天啟七年春病故享年將及八十富寵服食亦極內臣之貴何其生樂死安得報康吉如此抑前世種德因而今生逸樂耶不可知已

紀用石元雅俱兵仗局出身好武勇劉榮名下馬獻祥掌關防掌司也凡祖宗以來庫藏中所蓄刀劍鎗銃一切武器最利最精者逆賢以勢索取甚多且轉賜心腹名下朗良臣葛九思劉應坤楊朝等并姪魏良卿及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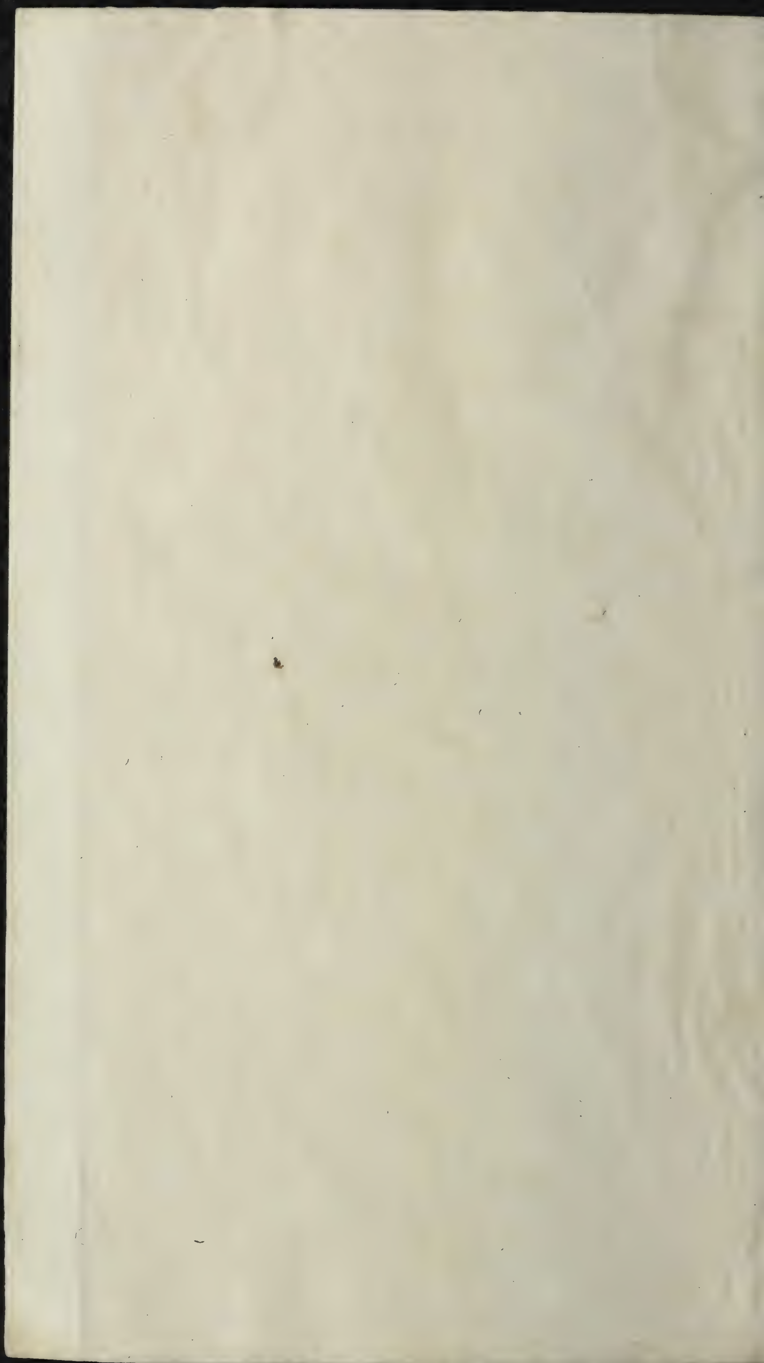
傳應星等無算此所以利刃在手逢著便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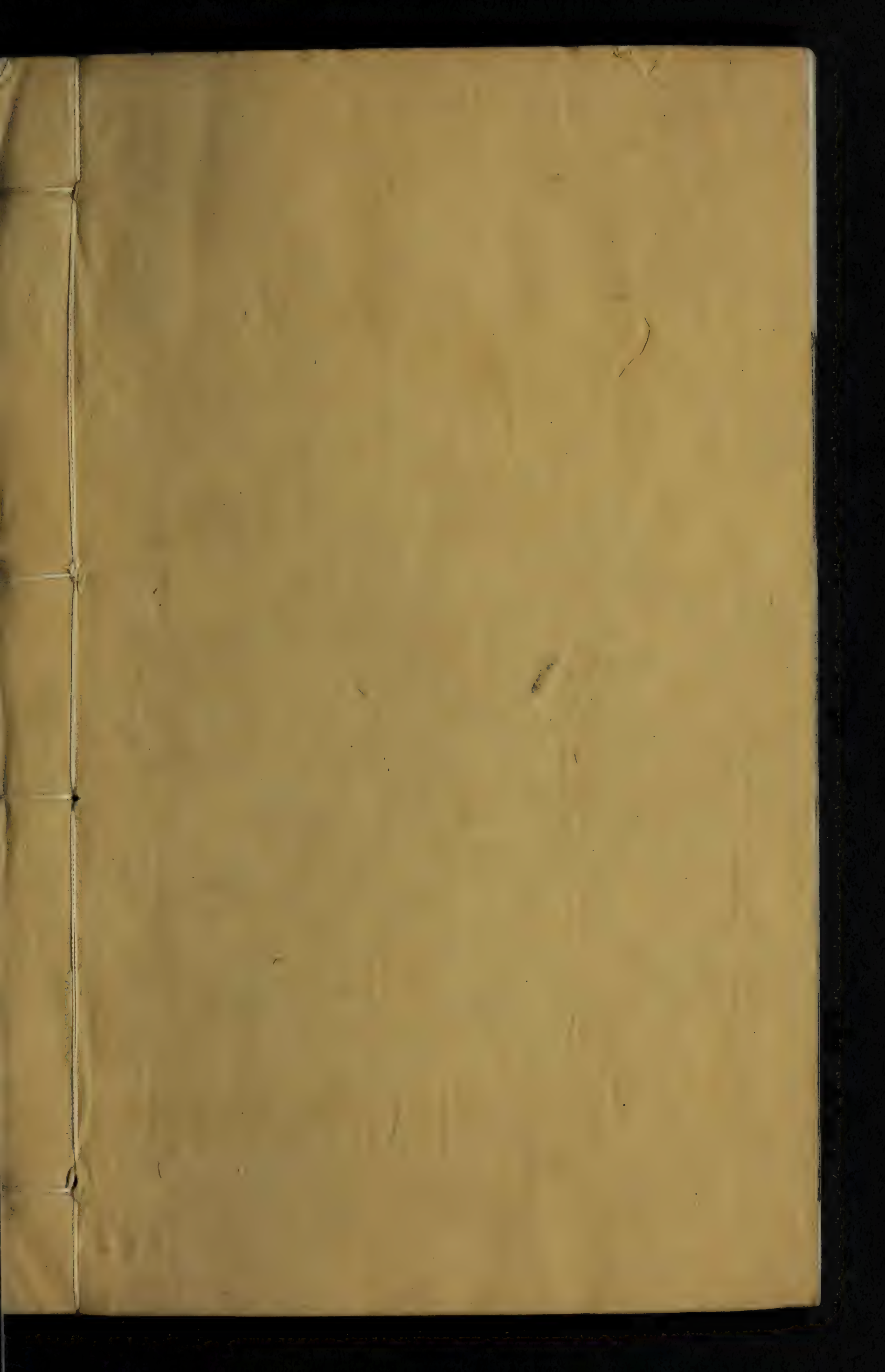
七君子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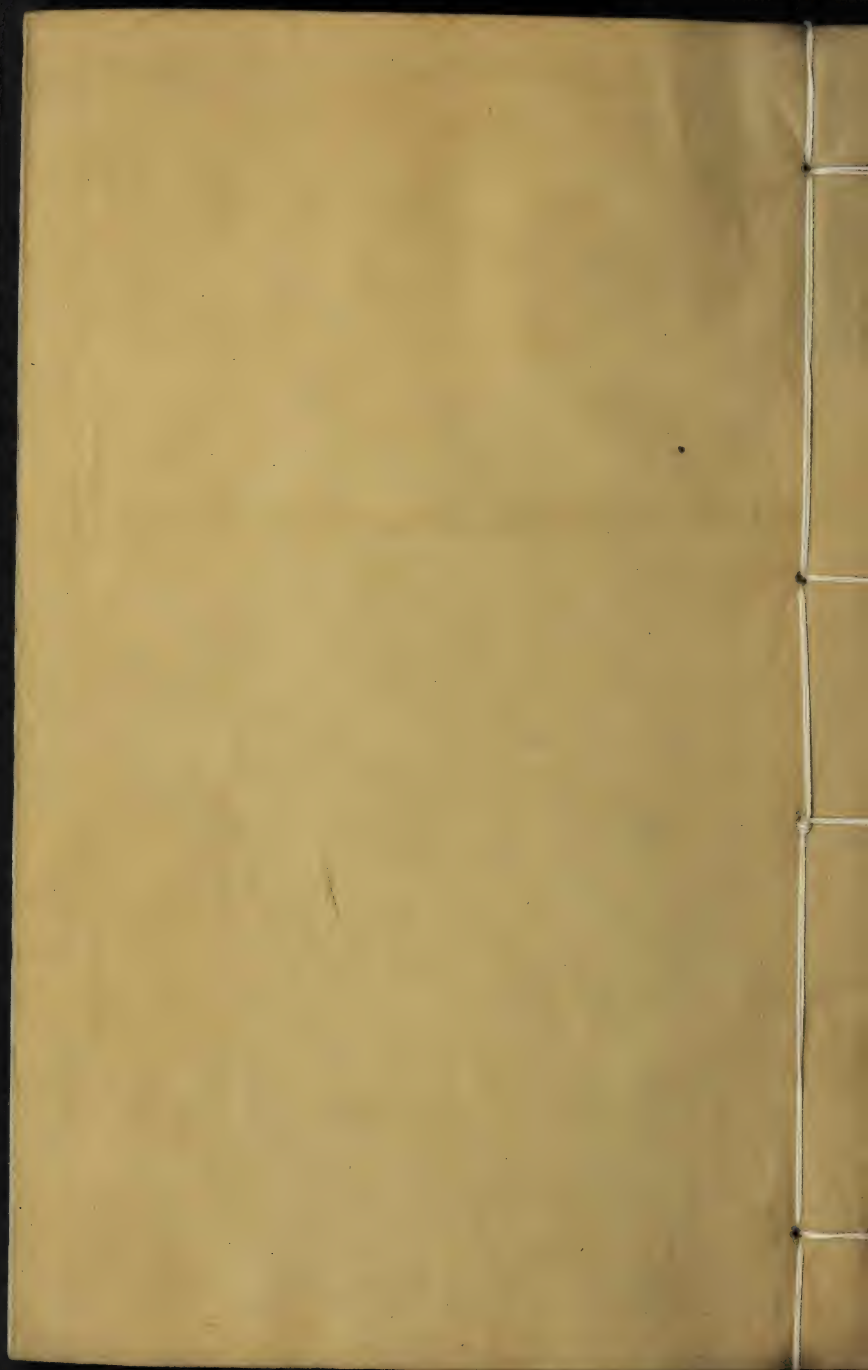
周忠惠起元　周忠介順昌　繆文貞昌期　高宗憲攀龍　李忠毅應昇　周忠毅宗建　黃忠端尊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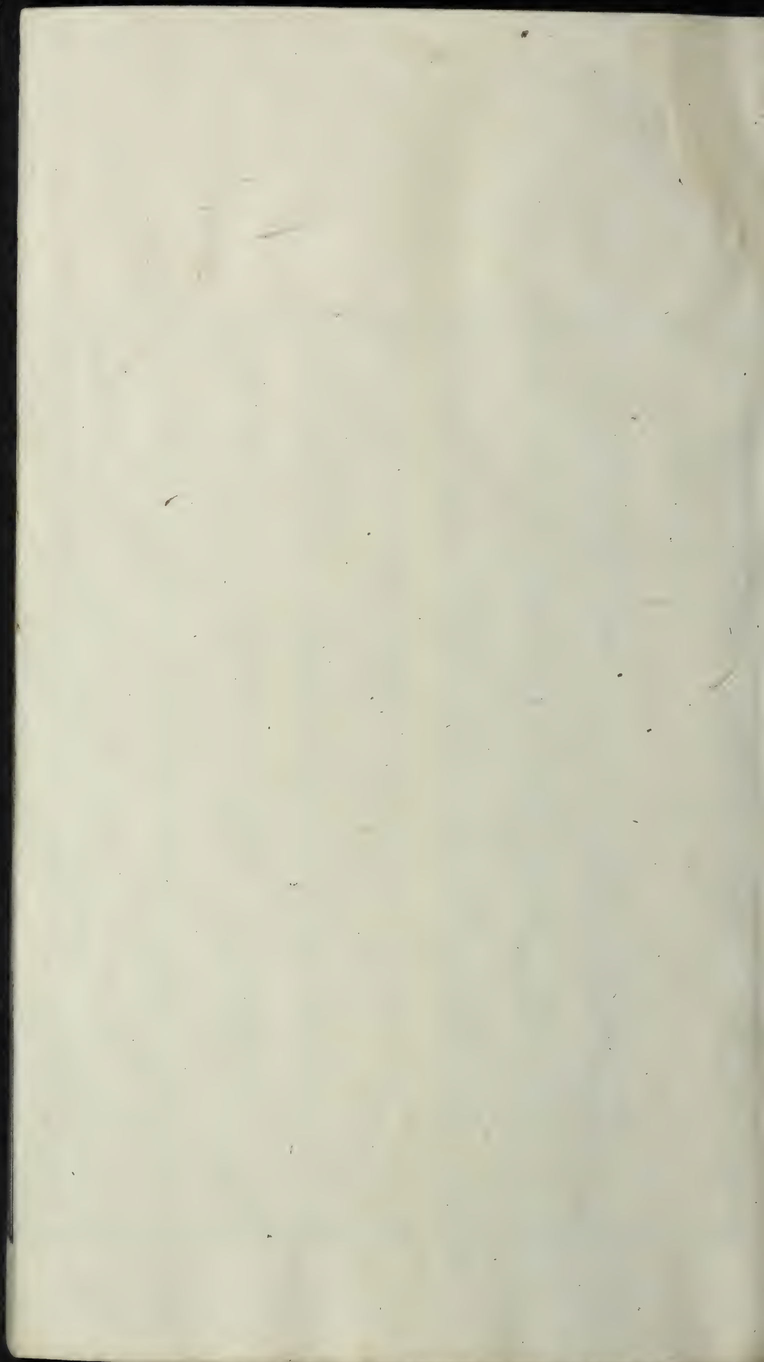
酌中志卷之十五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六

內府衙門職掌

明宦官劉若愚撰

皇明祖訓所載設立內府衙門職掌品級立法垂後亦盡善盡美惟是間有祖訓所未及載或載而未詳者謹譜次梗概于左按內府十二監曰司禮曰御用曰內官曰御馬曰司設曰尚寶曰神宮曰尚膳曰尚衣曰印綬曰直殿曰都知又四司曰惜薪曰寶鈔曰鐘鼓曰混堂又八局曰兵仗曰巾帽曰針工曰內織染曰酒醋麪曰司苑曰浣衣曰銀作以上總謂之曰二十四衙門也此

外有內府供用庫司鑰庫內承運庫等處亦臚列於後
司禮監掌印太監一員秉筆隨堂太監八九員或四五
員設有象牙小牌一面長寸餘每日申時交接輪流該
正凡每日奏文書自御筆親批數本外皆衆太監分批
遵照閣中票來字樣用硃筆楷書批之間有偏旁偶訛
者亦不妨略為改正最有寵者一人以秉筆掌東廠掌
印秩尊視元輔掌東廠權重視總憲兼次輔其次秉筆
隨堂如衆輔焉皆穿貼裏先斗牛次坐蟒先內府騎
馬次陞機杌祿米每陞一級則歲加祿米十二石各家

私臣曰掌家職掌一家之事曰管事辦理食物出納銀兩曰上房職掌箱櫃鎖鑰曰掌班領班銜東西班答應官人曰司房打發批文書謄寫應奏文書其下則管帽管衣靴茶房廚房打聽官看莊宅各瑣屑事務也其餘大小衙門遇有應題奏事情皆先關白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而始行凡御前親近大臣如乾清宮管事打卯牌子其秩亦榮顯猶外廷之勳爵戚臣然皆得掌各衙門之印視其寵眷厚薄而欽傳畀之不拘資次司禮監提督一員秩在監官之上于本衙門居住職掌古今書

籍名畫冊葉手卷筆墨硯綾紗絹布紙劄各有庫貯之選監工之老成勤敏者掌其鎖鑰所屬掌官四員或六員佐理之并內書堂亦屬之又經廠掌司四員或六員在經廠居住只管一應經書印板及印成書籍佛藏道藏番藏皆佐理之自提督以下則監官典簿十餘員第一員監官提督皇史宬并新房候轉提督俱輪流該正在廊下家宿專理皇城內一應禮儀刑名鈐束長隨堂差聽事各役關防門禁至逆賢擅政時令與文書房輪挨遇雙月十六日前往教場比試武職應襲其次六科

廊掌司六員或八員分東西兩房管精微科內外章疏及內官脚色履歷職名月報逃亡事故數目其次人數十員或八員管二十四員衙門山陵等處內官職級姓名撰寫每日傳行聖旨稽查門禁鈴束當差聽事題奏應行禮儀應領賞賜其次六科廊謄黃寫字一員其次管掌寫字則按節令挨次題稟禮儀文書及賞例或百員或數十員分兩班四撥各若干人其班按十二支輪之日頭頂整一日過夜曰守早從卯至申曰守晚從申至次日天明曰末頂整一日過夜方得下班歇息四日

也凡遇聖駕朝講遊幸穿麟補紅褫襒執藤條攔擋者皆掌司人數寫字也或轉經廠司禮監掌司者則每撥內另有一種衙門寫字共十餘員挨補而已自提督至寫字俱穿襒襒凡出入皇城各門軍接與擋道自內書堂奉旨派撥者名曰正途其次或乞恩奏保改陞者亞焉按祖宗舊制必照依欽錄姓名挨次魚貫陞轉罔敢攙越自逆賢擅政盡將歷練老成之人擯斥殺害內御司房或退出于冷淡衙門林衡等署西各以名銜前後分管之其在外之閣票在內之搭票一應旨意聖諭御

札俱由文書房落底簿發行所以如今凡掌司陞轉文書房者概削去司禮監銜都借列內官監銜其呈稟文書具見經手次第中然不過逆賢時如此耳先時從公挨轉雖非外衙門選擇委任尚可觀也而逆賢盡行斥退信用自己名下間有一派少不更事之人非制也按舊制後右門即雲臺右門之北隆宗門之南坐東朝西房一連原名協恭堂每日早晨或非朝講之日及申時後掌印公過司房看文書秉筆隨堂人各有室挨次細看先先看文書房外本次看監官典簿文書自逆賢竊

柄其規矩蕩廢無遺所以事事苟且萬歷年間先監過司房例印公穿直身率秉筆等都是單身入室其親信掌班人等一人不得入機密禁近理應如此奈王體乾黨附無骨而逆賢不識字遂公然于乾清宮大殿上看文書或懋勤殿板房看文書硬拆實封高聲朗誦又挨次到各人直房那一家管文書看直房掌班司房官人肯不出宮門不張權勢如纍臣者乎不過大同房議批改正也如欲君德昭明左右得人須先振刷內書堂起欲章疏不洩漏權不旁落須有好明白印公不徇私不

憚勞仍復早晚過司房之舊制始如欲眞才柄用中外不水火須大破逆賢積習爲官擇人不爲自己子孫擇官始在聖主自無一播一番如傳舍用人之理在內臣亦聞風觀感羣于爲善庶免本官勢倒連累退斥之患此必得虛明爲國淡名利忘報復之人柄政當朝立賢無方庶可辦此若只悠悠忽忽張三敗了便將他支派退淨李四敗了又如此趙甲王乙又如此縱有眞心爲國束身自好者恐亦孤掌難鳴也東海逝波其奈之何哉凡御前面考隨堂秉筆自崇禎元年冬欽出事君能

致其身題者鄭大監之惠曹太監化淳中式始至十二年夏李太監承芳署司禮印時其名下顧三聘者亟圖速化遂密托己之名下王建鼎代選于衆時藝一篇被巡緝官發其事李不得已奏知聖上立將三聘責襞降建鼎淨軍發南海子看守牆鋪其年秋李褫職逮獄偶言及此釁臣曰重懲三聘甚當李曰何也釁臣曰彼草野寒士或迫于家貧親老行險儌倖世所閒有罪不致死今三聘職叨典禮于御前面考隨堂秉筆自崇禎元年冬乃敢藐視憲典迫挾名下任性冥行至此便是犯

一欺字了于臣子之誼安乎嚴懲處死不爲苛也

內書堂讀書自宣德年間創建始命大學士陳山教授之後以詞臣任之凡奉旨收入官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本監提督總其綱掌司分其勞學長司其細擇日拜聖人請詞林衆老師初則從長安右門入北安門出後則由北安門出入每學生一名亦各具白蠟手帕龍掛香以爲束脩至書堂之日每給內令一冊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千家詩神童詩之類次第給之又每給刷印倣影一大張

其功課背書號書判倣然判倣止標日子號書不點句也凡有志官人各另有私書自讀其原給官書故事而已派年長有勢力者六人或八人爲學長選稍能寫字者爲司房凡背書不過寫字不堪或損污書倣犯規有罪者詞林老師批數目付提督責之其餘小事輕則學長用界方打重則于聖人前罰跪再重扳著幾炷香扳著者向聖人前直立彎腰以兩手扳著兩脚不許體屈屈則界方亂打如雨或一炷香半炷香其人必眼脹頭眩昏暈僵仆甚而嘔吐成疾者此最酷最不近理之法

也凡强淩弱衆暴寡長欺幼者每賄托學長借公法以報私怨此第一陋套所宜痛革者也嘉靖年間讀書官人有年少貪睡者散學時人叫不起遂鎖在內半夜聞有呼殿聲儀衛甚衆云聖人到搜得此官人聖人曰既得見我可謂有受教之分視有何書取來我親教之不意案有大統歷一冊乃指誦一週至天明向人言如此試令背誦一字不差又姜淮者年少有口值殷太史士瞻教書偶不在室淮戴其紗帽束其帶正在室中搖擺作勢殷猝至淮不知帶插橫解法殷不懌淮曰師父還

繫玉帶哩此銀帶何足貴殷笑而釋之歸寓向夫人備道相笑萬歷初殷入相束玉夫人尚憶淮名白殷托馮太監保察之見任御馬監奉御隨令赴殷寓拜見師母殷山東人罷相致仕時淮送至天津始回凡讀書官人遇令節朔望亦放學一日其每日暮放學則排班題詩不過雲淡風輕之類按春夏秋冬隨景而以腔韻題畢方擺列魚貫而行有不知而攙越者必羣打詬辱之別衙門官遇學生排班行走必拱手端立讓過即司禮老公遇之亦然凡各衙門缺寫字者即具印信本奏討奉

旨撥若干名即挨名給散至逆賢時此制大壞無餘殊可嘆也凡內書房官人已撥散將完無人讀書該監題知于二十四衙門官占官下及監工改讀書以補之其實事久弊生寅頑貪詐或麤獷兇猾總非作養人才良法也如欲痛改前轍只在聖主右文主持于上好印公提督掌司振飭于下不吝教不憚煩詞林老師激勸于外不倚勢有良心學長曉事年長應之于中不三五年即有成效十年內外國家自享真才之用消元黃之戰于廟堂衍無疆福澤于億世顧惟在位者加意何如耳

禮儀房署在東安門外舊都府草場之東向南提督太監一員掌印秉筆攝之掌司及寫字管事名數員本房長隨數員掌管一應選婚吉禮每年四仲月選乳媪生男十口生女十口月給食料在妳子府居住凡宮中有喜鋪月子房生男生女各一二口在文華殿西北臨河之小房住及報生皇子則用生女妳口皇女則用生男妳口彌月翦髮百日命名及請髮畱髮入囊冊立冊封選妃打扒角選駙馬一應禮儀皆經理之

中書房掌房官一員散官十餘員係司禮監工年老資

深者挨轉專管文華殿中書所寫書籍對聯扇柄等件承旨發寫完日奏進御前凡宮中糊飾如不放外匠只昇監工并學手藝牌子糊飾挨轉此處并御前作至貧老無依則發外經廠看守以待斃焉凡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故後各有牌位送外經廠供安各有影像送西直門外大佛寺供安看廠監工守寺僧人侍香火不絕也

御前作掌作官一員散官十餘員亦是監工年老資深者挨轉專管營造龍牀龍桌箱櫃之類合用漆布桐油

銀硃等件奏准于甲字庫關支已上二處亦掌印或秉筆提督之

司禮監外差南京正副守備太監二員關防一顆其文曰南京守備太監關防護衛留都為三年里外親臣轄南京內府二十四衙門孝陵神宮監官奏進神帛鰣魚苗薑等鮮各衙門印文比北京多南京二字

孝陵神宮監掌印太監一員別衙門可陞不係司禮監也轄本陵僉書掌司及謫種菜淨軍人等

天壽山守備太監一員關防一顆轄十二陵掌印僉書

工部廠掌司等官凡每年清明親率各掌印來京奏添土木每歲進松花黃連茶核桃榛栗等果各陵皆有晾果廠在京

鳳陽守備太監一員關防一顆護衛皇陵轄僉書數十員兼管高牆犯罪宗室

湖廣承天府守備太監一員關防一顆僉書數十員轄承德荆襄地方護衛顯陵徵收籽粒每年進茶扇葛布香茶手巾

太嶽太和山鎭守太監一員關防一顆轄均州等處經

管本山香火羽流進榔梅鷹嘴筍鸛山茶等件

正陽等九門永定等七門正副提督二員關防一顆已上六處秩在文書房監官之上并孝陵掌印各有勅諭

又正陽等門掌司一員秩視六科廓然不隨內轉缺則補之近已裁革不補

大壩等馬房正副提督太監二員勅諭關防秩在文書房之次外衙門官亦間任之

蘇杭織造太監一員亦有敕諭關防秩視秉筆而安逸尊富過之萬歷年間惟孫太監隆先監之同年也多學

善書會刻通鑑總類中鑒錄等書所造清謹堂墨款製精巧猶方于魯程君房而劑料精細爲殊勝焉神廟最重之今不易得也隆在蘇杭日久又以暇日重修西湖蘇堤從容儒雅蓋事辦而民不擾大得東南民心至今思之未艾也掌印王體乾秉筆王文致皆隆名下也今

上卽位憫東南財物凋敝特停止不差

東廠自成祖卽位永樂十八年始置其外署在東安門外迤北提督太監一員關防一顆敕諭最爲隆重凡內官奉差關防皆曰某處內官關防惟此處篆文曰欽差

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自泰昌元年九月先帝登極後歷掌東廠者鄒義沈蔭宋晉也至天啟四年春逆賢掌廠其年夏李永貞偶分批一疏與臣見面上關防因稟永貞曰此廠何如直省提督學道關防彼俱因避御名題請改鑄此臣子尊君之體不忍缺者東廠係內府親近衙門何三四年尚用舊關防無人題請改鑄可乎永貞始竊歎稱曰老爹素通六經可謂識體即轉白逆賢曰真字我尚不識這篆字誰能認得隨令廠司房呈稿具題改鑄更官校曰官旗也及六年以後內臣

紛紛出鎮值陶文討鑄關防不過曰內臣內官足矣不意閣票欠詳先帝御札于閣票內誤增太監二字王體乾等不達體制含糊奉行未之奏正聞近日鑄給者亦多稱太監各人原疏可證也本廠設掌貼刑千百戶二員掌貼領班司房四十餘名圓帽皁靴穿直身十二顆管事圓帽衩襒皁靴其擋頭辦事百餘名分子丑寅卯十二顆圓帽旋褶白靴番役千餘名外署大廳之左小廳供岳武穆像一軸廳後磚影壁雕狻猊等獸狄公斷虎故事存此者良有深意也大廳西有祠堂內供從來

掌廠職名牌位前有坊曰百世流芳稍南有獄一處凡重犯則繫此輕犯干連則在署外之店也署西南有門以通出入向南大門不恒開也近年將西門改牆而井中水無故汎濫是以鄭太監之惠李太監承芳相繼禠職逮刑部獄人或以爲宜仍開西門爲妥云凡中府等處會審大獄北鎮撫司拷訊重犯本廠皆有人聽記其口詞一本摋打數一本于當晚或次早奏進每日訪看兵部有無進部有無塘報京城各門皇城各門關防出入俱有事件奏聞或地方失火或雷擊何物亦奏聞之

每月晦日奏報在京雜糧米豆油麪之價此祖宗良法深意欲九重之上覽物價之多寡即知農歲之豐歉以商賈之通塞即知道路之險夷總留意民瘼第一義也凡皇城禁地人命亦皆有事件其內署在東上北門之北街東混堂司之南萬曆初年馮太監保奏建古槐森鬱廨宇肅然凡各處辦事打來事件皆到內署先見廠公心腹內官發司房删潤奏之逆賢專政時所獨信任者李朝欽耳天啟元年二月因口口之患將元武門外入賣貨物大市奉旨挪改于東安門外戎政府街民間

諭曰大市去矣至七年秋皇極等殿告成復奉聖諭前朝後市之義仍將大市移入元武門外時先帝違和久逆賢因飭夜禁被巡捕提督張體乾一言所激日夜巡非不禁柰有內裏犯夜巡軍那敢問又因客氏之母路遇一醉內官爭道惡罵馳去逆賢大怒遂猝布旗番卽于初三日晚捉得夜行內官陳烏眼等十餘人聽李朝欽之言乘大市之日賢親自到內東廠將犯夜內官各狠打一頓有發鳳陽有發南海子者致死于路者數人逆賢坐板由元武門入王體乾等凡在河邊居住掌家

皆望塵跪伏道旁俟賢過方起其市上買賣人觀看亦有叩頭匍匐俟過而方起者此逆賢肆毒作威之末一著也丙署有扁曰朝廷心腹有至聖堂有井其掌廠公宮中直房有欽給密封牙章一枚凡事件應封奏者以此鈐封逆賢擅政更造一差大者曰東廠密封凡在賢左右念本章者蘇雄陳福壽李朝欽裴有聲也每日清晨叩頭旁立挨次回通本封本票本話者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三人如孫進郝隱儒等概不聞也凡先帝御前奏念事件亦止此三人李朝欽等亦不及也

內官監掌印太監一員其所屬有總理管理僉書典簿掌司人數寫字監工自典簿以下分三班宮中過夜每班掌司第一人曰掌案所管十作曰木作石作瓦作搭材作土作東作西作油漆作婚禮作火藥作并米鹽庫營造庫皇壇庫裏氷窨金海等處凡國家營建之事董其役御前所用銅錫木鐵之器日取給焉外廠甚多各有提督掌廠等官真定府設有抽印木值管理太監一員則內官監之外差也四年一撥只有本監公文無敕書關防及寶坻縣收籽粒西湖河差大石窩白虎澗等

處各有提督俱外差也凡外方修建分封藩王府第亦是管理外差也須數萬金營求方能到手領敕書關防前去工竣即回天啟元年湖廣衡州府修桂藩府第管理翟應魁遞銀四萬未能得黃用費五萬即得之餘差可以例其多寡矣無惑乎桂藩地基不堅殿宇傾塌也凡大行帝后陵寢妃嬪皇子女甍修造墳塋及完姻修理府第皆其職掌天啟元年春慶陵工興御前所發帑銀五十萬即有分侵八萬者矣欲堅美完善得乎至七年春今上大婚禮成藩邸殿宇及陳設器具俱塗飾草

率皆李永貞貪其侵冒包工了事漫不加意之所致也可恨極矣永貞伏法而經管員役漏網謂非孔方之力哉

御用監掌印太監一員裏外監把總二員猶總理也有典簿掌司寫字監工凡御前所用圍屏擺設器具皆取辦焉有佛作等事凡御前安設硬木牀桌櫃及象牙花梨白檀紫檀烏木鸂鶒木雙陸棋子骨牌梳櫳樏甸填漆雕漆盤匣扇柄等件皆造辦之仁智殿有掌殿監工一員掌管武英殿中書承旨所寫書籍畫扇奏進御前

亦猶中書之于文華殿中書也

司設監掌印太監一員有總理僉書等官如內官監而所職掌者鹵簿儀仗圍幙褥墊各宮冬夏簾凉席帳幔雨衹子雨頂子大傘之類事最煩苦遠不逮御用監內官監有盈餘肥潤也如遇御前打點庫藏擡箱則此三衙門之人皆任重擡運不敢憚勞

御馬監掌印太監一員有監督提督四衛營勇士小廝有監官典簿掌司寫字拏馬象房掌房等官牙毋象九隻各居一房缺則外象房補之金鞍作長隨房等處各有

監工本監象房之東有裏草欄草場皇城之外有天師菴草場舊都府草場天啟六年夏舊草場失火逆賢率內外官員軍士人等救撲三日始息都城東北有大壩等二十四馬房大壩城垣逆賢重創一新李曾生巡青之疏所詆者是也凡逆賢出外到此則于城樓上陞座飲酒至夜則花礮巧線盒子烟火之類皆在城下放看如元宵焉

神宮監掌印太監一員司禮監監官或文書房無力者陞之有僉事掌司十餘員在端門之左九廟在焉四孟

之朔聖駕親享之正旦及別朔或遇日食則改卜于初五前後行其餘節令祀事惟謹卽外太廟也其地無敢畜犬者萬歷年間掌印杜用養一獅犱小狗最爲珍愛東廠李太監後訪知之指爲違禁不敬聲欲參奏費千餘金方得免

尙膳監掌印太監一員光祿寺西門提督太監一員西華門內裏總理太監一員管理僉書掌司數十員寫字監工及外牛房羊房等廠監工百餘員而擡供養官撥子長隨各數十員光祿涼樓醬房逢七等項各有監工

坐家名色職掌造辦每日早午晚奉先殿供養膳品乾
淸宮等宮一號殿仁壽宮等宮眷月分廚料各有差等
凡在御掌印秉筆管事牌子暖閣近侍及外之內閣文
華武英殿中書畫士棹兒銀兩咸光祿寺職掌用典簿
關防緘封每月酒飯一棹折銀十兩有奇半棹者五兩
有奇到每月晦照欽賞數目坐名頒給之光祿寺志可
考也凡遇大典禮萬歲爺陞大座則司禮監催督光祿
寺備辦茶飯鐘鼓房承應九奏之樂有所謂炮鳳烹龍
者鳳乃雄雉龍則宰白馬代之耳至如南京等處進各

様鮮品皆屬收納天啟以前凡聖駕每日所進之膳俱司禮監掌印秉筆掌東廠者二三人輪辦之近年改由此監亦節省意至十三年復令司禮掌印掌廠秉筆炤先年例挨月輪流辦膳仍遵祖制也

尚寶監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等官數十員職掌御用寶璽敕符將軍印信其所可知者尚寶司凡所領者曰皇帝奉天之寶郊天齋醮用之曰尊親之寶上尊號用之曰親親之寶有大小二顆與藩府用之誥命之寶敕命之寶廣運之寶則用之最多也御前之寶則宮中庫藏

箱鎖用之曰御藥謹封則牙刻者也御藥房用之凡敕
命遠出者仍用一黃紙封套上下悉用牙刻方寶封識
之其文曰丹符出驗四方之寶其餘咸玉刻也凡寶皆
內尙寶女官掌之遇用寶則尙寶司以揭帖赴尙寶監
監請旨然後赴內司領取歲用寶三萬餘顆歲用寶色
銀六十餘兩工部虞恒司辦進別項供億不盡載也其
餘寶璽尙多不恒用天啟甲子冬河南巡撫程紹遣副
使張夢鯨進到玉璽玉質瑩潔款制渾朴其白文曰受
命于天既壽永昌似小篆不甚古角無刓鈌的非秦璽

想是宋元時偽造者惟閹臣魏廣微誇大其詞從臾逆
賢播告中外以爲此璽之進正在萬方慶祝之前又值
朝政維新之會顯是瑞應實所以熒惑先帝受賀稱慶
藉肆報復云

印綬監掌印太監一員僉書掌司數十員職掌古今通
集庫并鐵券誥敕貼黃印信圖書勘合符驗信符諸事
及南京解交武誥軸凡追奪誥命交納本監會同該科
給事中中書舍人於勘合底簿內附寫爲事緣由于本
監後小門之西傍河牆焚化

直殿監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等官數十員職掌皇極建極中極武英文華殿庭樓閣廊廡灑掃之役最勞苦冷局無大廳公署也

尚衣監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掌司等數十員掌造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襪之事兵仗局之南舊監庫之北即本監裁縫匠役成造御用之袍房也又名曰西直房萬歷時凡造上用袍服之裹合用杭紬等絹俱具尺寸數目于東廠太監處取辦之不知今尚如此否也萬歷三十三年冬御前偶失珍珠袍一件神廟震怒命先

監矩親至袍房拷問數次時掌管內官王乾王進王保三人素不睦而互訐陷之先監怒其愚狡察其實冤竟不爲嚴旨所拘再四揆鞫了無盜袍證據時王進孱弱被掠病亡王乾等奉旨降淨軍結局其後數年宮中有人云此袍是一貴顯宮女偷出付其答應內官拆碎變賣人始追感先監之明允淑問也倘希旨煆煉則支連蔓引含冤而死者寧能再生乎益知執法者凡事宜虛公詳慎可也

都知監掌印太監一員甚不顯貴餘皆本監寫字長隨

各有青紅執事衣服凡聖駕出朝謁廟等項在前警蹕淸道者即此監之官也執骨朶身穿鸚哥等補子戴平巾或官帽亦有穿圓領襯襬者其人極寒苦難以陞轉下下衙門也

惜薪司掌印太監一員總理數十員僉書掌道寫字監工數十員各外廠又數十員專管宮中所用柴炭及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内臣柴炭每月初四十四廿四日開元武門放夫匠及打掃淨軍擡運堆積糞壤每年春暖開長庚蒼震等門牽夫役淘浚宮中溝渠正旦節安

彩粧凡遇冬寒宮中各銅缸木桶該內官添水湊安鐵篘其中每日添炭以防氷凍備火災候春融則止皆惜薪司事也凡宮中所用紅籮炭者皆易州一帶山中硬木燒成運至紅籮廠按尺寸鋸截編小圓荆筐用紅土刷筐而盛之故名曰紅籮炭也每根長尺許圓徑二三寸不等氣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如經伏雨久淋性未過盡而火氣太熾多能損人條令眩暈昏迷發嘔大人倘可皇子女嬰幼何堪又宮中咸木做地平牆壁多鈌土氣凡乳母畏寒皇子女或中此毒屢致殀夭良可痛

也順天府歲供糯米十五石五斗永平府歲供紅棗一萬五千五百七十觔于紅籮炭交納之廠中舊有香匠塑造香餅獸炭又塑造將軍或福判仙童鍾馗各成對高二尺許用金彩裝畫如門神黑面黑手以存炭制名曰彩粧于十二月廿四日奉安于宮殿各門兩傍此亦歲暮植將軍炭于門傍之遺意也至次年二月初二日仍擡歸本廠修補粧新臨年節再安逆賢專政則各增而大之所費百倍于前傀儡體做法高八九尺丈餘不等穿以眞正綾絹紵紬備以眞正弓矢兵器鬚眉直竪

猛惡如生又恐無知之人戲弄損壞凡該地方近侍必明燈看守雖氷雪寒夜不敢遠離必交接明白人人敢怒而不敢言也凡隆德等殿修建齋醮焚化之際用楊木長柴宮中膳房用馬口柴內官關領則片柴也外有北廠南廠西廠東廠新西廠新南廠等處各有掌廠僉書監工貯收柴炭以聽關支

鐘鼓司掌印太監一員僉書數十員司房學藝官二百餘員掌管出朝鐘鼓凡聖駕朝聖母回及萬壽聖節冬至年節陞殿回宮皆穿有補紅帖裏頭戴青攢頂綴五

色絨在聖駕前作樂迎導宮中陞座承應凡遇九月登
高聖駕幸萬壽山端午鬬龍舟插柳歲暮宮中驅儺及
日食月蝕救護打鼓皆本司職掌西內秋收之時有打
稻之戲聖駕幸旋磨臺無逸殿等處鐘鼓司扮農夫饁
婦及田畯官吏徵租交納詞訟等事內官監衙門伺候
合用器具亦祖宗使知稼穡艱難之美意也又過錦之
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全
在結局有趣如說笑話之類又如雜劇故事之類各有
引旗一對鑼鼓送上所扮者備極世間騙局醜態並閨

豈拙婦騃男及市井商匠刁賴詞訟雜耍把戲等項皆可承應又御用監武英殿畫士所畫錦盆堆則名花雜果或貨郎擔則百物畢陳或將三月韶光富春山子陵居等詞曲選整套者分編題目畫成圍屏按節令安設總皆祖宗原因聖子神孫生于宮壼之中長于阿保之手所以製此種種作用無非廣識見博聰明順天時恤民隱之意也猗歟盛哉意淵微矣又上元之前或于乾清宮丹陛上安七層牌坊燈或壽皇殿安方圓鼇山燈有高至十三層者派近侍上燈鐘鼓司作樂讚燈內府

供用庫備蠟燭內官監備奇花火礮巧線盒子烟火火人火馬之類誠所謂瞬息之樂粧點太平或藉此孝娛聖母未爲不可但火燭攙驚糜費甚鉅思及民瘼實可惜焉又木傀儡戲其製用輕木雕成海外四夷蠻王及仙聖將軍士卒之像男女不一約高二尺餘止有臀以上無腿足五色油漆彩畫如生每人之下平底安一榫卯用三寸長竹板承之用長丈餘濶數尺深二尺餘方木池一箇錫鑲不漏添水七分滿下用機支起又用紗圍屏隔之經手動機之人皆在圍屏之內自屏下游移

動轉水內用活魚蝦蟹螺蛙鰍鱔萍藻之類浮水上聖駕陞殿座向南則鐘鼓司官在圍屏之南將節次人物各以竹片托浮水上遊鬬頑耍鼓樂喧哄另有一人執鑼在旁宣白題目贊傀儡登答道揚喝采或英國公三敗黎王故事或孔明七擒七縱或三寶太監下西洋八仙過海孫行者大鬧龍宮之類惟暑天白晝作之如耍把戲耳其人物器具御用監也水池魚蝦內官監也圍屏帳帷司設監也大鑼大鼓兵仗局也作觀之似可喜如頻作之亦覺煩費無餘矣先帝最好武戲于懋勤殿

陛座多點岳武穆戲文至瘋和尚罵秦檜處逆賢常避而不視左右多笑之自天啟六年以後凡御前插科打諢本有鐘鼓司僉書王進朝綽號王瘸子抹臉詼諧公然稱贊惜薪司怎樣軫恤商人內府庫怎樣米積天堆東廠怎樣釐奸剔弊寶和店怎樣裕國通商內修朝政外鎮邊疆或稱好箇魏公公或誇好箇魏太監逆賢居之不疑自以為美先帝聖顏亦為喜悅同想憲廟時汪直擅權尚有懷恩之流居帝左右所以阿丑敢諷諫也今王體乾既熟軟巧媚在王瘸子不過俳優賤役自然

因而化之可嘆也已因想稱功頌德又寧止章疏間哉五年之九月九日駕幸萬壽山鐘鼓司太監邱印執板淸唱雒陽橋記內之攢眉黛鎖不開者一套至六年九月登高邱印仍唱此曲識者已哂其不合景失大體矣撫今思昔亦莫之爲而爲頁非佳兆云神廟孝養聖母設有四齋近侍二百餘員以習宮戲外戲凡慈聖老娘娘陞座則不時承應外邊新編戲文如華岳賜環記亦曾演唱是日神廟侍側見權臣驕橫寧宗不振至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神廟亦矚目不言者久之先是仁聖

陳老娘娘在時凡遇節令聞必恭請兩宮聖母于乾清宮大殿陛座神廟先在雲臺門之下朝北立候仁聖老娘娘轎至景運門慈聖老娘娘轎至隆宗門神廟卽居中朝北跪接候兩轎俱至乾清門方起中宮王娘娘扶請仁聖老娘娘皇貴妃鄭娘娘扶請慈聖老娘娘入宮陞座神廟遞酒膳下氣怡聲膝行叩拜周旋中禮傾心孺慕從來古今帝王聖孝所希覯也神廟又自設玉熙宮近侍三百餘員習宮戲外戲凡聖駕陞座則承應之又蔡學等四十餘人多怙倖不法自萬歷己亥秋俱下

鎮撫司獄至庚申秋光廟始釋然瘐死者已十之三四也此二處不隸鐘鼓司而時道有寵與暖殿相亞焉

寶鈔司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十餘員掌司監工數十員每年工部商人辦納稻草石灰木柴若干萬斤又香油四十五斤以爲膏車之用抄造草紙竪不足二尺濶不足三尺各用簾抄成一張即以獨輪小車運赴平地晒乾類總入庫每歲進宮中以備宮人使用至聖上所用草紙係內官監紙房抄造淡黃色綿軟細厚裁方可三寸餘進交管淨近侍收非此司造也神廟至先帝

惟市買杭州好草紙用之祖宗時抄造印板及紅印閣
其在庫中貯之其衙門左臨河後倚河有泡稻草池每
年池中濾出石灰草渣二百餘年陸續堆積竟成一臥
象之形名曰象山有作房七十二間各具一竈突朝天
名曰七十二兎神凡空閒土地最宜種蔬今蛙圃綿亘
桔槔相聞若田家清野之象云
混堂司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監工數員職司沐浴堂子
惜薪司月給柴草內官監撥有役夫今事皆廢弛凡丙
官皆于皇城外有堂子之佛寺沐浴有選不中淨身男

子俗稱無名白卽古之私白者爲之擦澡討賞該寺僧擅其利而無名白分其餘潤故內官全不來司沐浴也

銀作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數員寫字監工數十員專管造金銀鐸針枝箇桃杖金銀錢金銀豆葉豆者圓珠重一錢或三五分不等豆葉則方片其重亦如豆不拘以備欽賞之用又造花銀每錠十兩不等止可八成又祖宗舊制有票兒銀者重十兩五兩三兩一兩至一錢之方塊也其色止有六七成有分兩印子逆賢擅政久廢不造止以細絲銀分賞遂失祖宗節省之意可

情甚焉

浣衣局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等數十員惟此署不在皇城內在德勝門迤西俗稱漿家房者是也凡宮人年老及有罪退廢者發此局居住內官監例有供給米鹽待其自斃以防洩漏大內之事法至善也天啟七年十一月客氏笞死于此

兵仗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十餘員軍器庫提督一員掌關防司一員掌司寫字監工數十員即掌造刀鎗刺戟鞭斧盔甲弓矢各樣神器又火藥局一處屬之

宮中元宵上鼇山頂上之燈例點放神器三位則監工事也凡每年七夕宮中乞巧小針并御前鐵鎖鎚鉗針藭之類及日月蝕救護鑼鼓響器宮中做法事鐘鼓鐃鈸法器皆隸之是以亦稱爲小御用監也逆賢時凡解寧遠皮島等處佛郎機等件本局庫中物爲多

巾帽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等數十員職掌內官內使小火者平巾官帽每年入夏據見在員數具題移文工部至冬初卽于節慎庫領銀十餘萬分散內官內使人等靴料凡有羨餘繳進御前凡新陞秉筆卽送朝

衣冠笏帶鞋一分凡選中駙馬冠靴中使之家正帽闇者之豬嘴帽插柳跑馬勇士之圓帽藩王之國其旗帽靴帶若干分皆本局造送奏于工部支領工價其署後臨河有梓潼帝君廟傳云神像是順流漂入至此不動遂祠祀之籤最靈

針工局掌印太監一員餘與巾帽局同職掌內官人等冬衣夏衣每年遞散一次遇辰年戌年冬散鋪蓋銀一次凡宮中做法事揚幡棹圍等件皆隸焉凡內官曾賜蟒衣退出官及病故者各具本交還本局收也

內織染局掌印太監一員總理僉書等數十員掌染造御用及宮內應用緞匹絹帛之類有外廠在朝陽門外澣濯袍服之所又有藍靛廠在都城西亦本局之外署也萬歷三十六年始建西頂娘娘廟于此其地素窪下時都中有狂人倡為進土之說凡男女不論貴賤僅擔車運或囊盛馬馱絡繹如織甚而室女豔婦藉此機會以恣遊觀坐二人小轎而懷中抱土一袋隨進香紙以徼福焉可笑也此先監沒後光景也又數年神廟宮中偶興掉城之戲于御前十餘步外畫界一方城于城內

斜正十字分作八城挨寫十兩至三兩止令司禮監掌印東廠秉筆及管事牌子遞以銀豆葉八寶投之落于某城即照數賞之若落迸城外及壓線者即收其所擲焉至戊午年遂有建□□□□□之變失撫順開原等處此戲始不作也

酒醋麪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等官與別局相若職掌內官宮人食用酒麪諸物浙江等處歲供糯米小麥黃豆及穀草稻皮白麪有差以備御前宮眷及各衙門內官之用與御酒房不相統轄

司苑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等官同前職掌宮中蔬果及種藝之事歲用黑豆穀草山東等處歲供之御前所用瓜菜茶料俱此局與林衡等署上林苑南海子同辦之已上總謂之廿四衙門惟浣衣局在皇城之外也

內府供用庫掌印太監一員總理僉書寫字監工共百餘員專司皇城內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內官食米每員每月四斗神廟時張明掌此印插稍子或爛米甚而至有三斗半者孫成掌此印將天廚之米亦罄盡有油蠟等庫廳前懸一木魚長可三尺許以示有餘糧之意

後庫上有瓦鴿子一相傳已久不知何所取意也凡御前白蠟黃蠟等沉香等香皆取辦于此庫其印非九重倚畀最有寵眷者不得掌也司禮掌印東廠秉筆管事牌子等歲賜祿米各于季冬奏過給散之宮中各長街設有路燈以石爲座銅爲樓銅絲爲門壁每日晚內府庫監工添油點燈以便巡看關防逆賢擅政盡廢之以便㝠行莫敢言者矣

司鑰庫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等官數十員凡寶源局等處鑄出制錢該部交進本庫備御前討取賞賜之

用庫中積有歷代古錢洪武以來大錢逆賢引導先帝濫賜左右幾無孑遺一日御前舊錢內偶得天啟錢大小數枚色甚古徧問人無知者李永貞到直房向纍臣說之纍臣隨告假到外直房于史內及袁氏叢書玉篇等書內查出梁蕭莊魏元法僧及南詔俱有此年號及萬歲爺共四矣此進擬年號之宰相不多讀書之明驗也惜纍臣身爲人役不能親到御前奏對而反爲招炻之媒豈非命耶凡乾清宮等門及東華午門鎖鑰皆本庫監工于五更三點時自宮中發出分啟各門其鑰即

繳囘其印文曰司鑰庫印俗曰天財庫
內承運庫掌印太監一員近侍僉書十餘員掌司等官
數十員職掌庫藏在宮內者曰內東裕庫寶藏庫皆謂
之裏庫其會極門寶善門迤東及南城磁器等庫皆謂
之外庫也凡金銀紗羅紵絲織金閃色綿羢玉帶象牙
瑪瑙珠寶珊瑚之類總隸之又浙江等處每歲夏秋麥
米共折銀一百萬有奇即國初所謂折糧銀今所謂金
花銀是也候解到京于每季仲月由長安右門入徑進
本庫交收此印及直殿監印鐘鼓司混堂靈臺等印皆

本衙第一員僉書掌不係貴近內臣掌至崇禎三年冬董實事發之後此印便改內臣掌也凡內臣陞玉帶丁本庫傾取及褫降病故其名下仍具本交還近年奉旨陞玉帶者亦如外臣自備殊公私兩便也南京供應機房太監一員則本庫外差有敕諭關防所謂漢府織造是也

靈臺掌印太監一員近侍僉書數員看時刻近侍三十餘員學習數十員凡遇收選官人則撥三四十名年幼者讀步天歌陰陽雜註天官星歷等書習寫算觀星氣

輪流上臺以候變異呈稟掌印具呈司禮監據實奏聞其占候書曰觀象玩占流星撮要等書皆抄寫授受不敢傳布于世外雖有抄本多差訛不全未足信也其欽法極嚴比司禮監之學規凜肅也每年造歷係靈臺欽天監公同經管

御酒房提督太監一員僉書數員專造竹葉青等酒並糟瓜茄惟乾豆豉最佳外廷不易得也

牲口房提督太監一員僉書數員收養珍禽異獸有虎城羊房

彈子房掌房一員僉書數員專備彈弓所用泥彈大小有等以黃布袋盛之

刻漏房官十數員不係靈臺專管每日時刻晝則文華殿後每一時至卽令直殿監官入宮換牌每夜攅點後至天明則隆宗門外報幾刻水之第一聲而答應長隨接報第二聲如某時初一至初四某時正一至正四之類爲接班起早之候也

更鼓房凡有罪內臣謫司其事挨年久者一員寻牌帽總之平巾烏木牌者數人佐之凡逆賢殺人皆牌子倸

得用下手今死矣餘者曰二牌曰定水牌子其餘則淨軍每夜五名輪流上元武門樓打更自起更三點起至五更三點止按數目用藤條擊鼓檀木梆頭擊點例只一更一人上樓不許攜燈晴夜尚可惟風雨晦冥苦不可言如有差誤即責處之

甜食房掌房一員協同內官數十員經手造辦絲窩虎眼等糖裁松餅減煠等樣一切甜食子內官監討取戧金盒裝盛進安御前兼備進賜各官及欽賜閣臣等項其造法器具皆內臣自行經手絕不令人見之是以絲

窩虎眼糖外廷最爲珍味又七月十五進獻波羅蜜亦所造也

緙作即洗帛廠掌作官一員協同內官數十員經手織造各色兜羅毧五毒等緙花素勒甲板緙及長隨火者牌總緙惟兜羅毧織法傳自西域外無敢私織者此作與甜食房皆屬御用監轄管最寒苦可憫

裏草場在皇城內東御馬監大廳之南永樂初年建收料豆至宣德年間將中府草場之草分受始立場有倉廒也

中府草場卽舊都府草場在東安門外妳子府街永樂初創收馬草傳云是勝國時都督府故云

天師菴草場在皇城外東北正統年間以張天師舊處建故名以上共謂之三場皆隸御馬監各有掌場太監一員貼場一二十員僉書數十員不等

甲字庫職掌銀硃烏梅靛花黃丹綠礬紫草黑鉛光粉槐花五棓子濶白三梭布苧布綿布紅花水銀硼砂藤黃蜜陀僧白芨梔子之類皆浙江等處歲供之以備御用監奏取

乙字庫職掌奏本紙票榜紙中夾等紙各省解到䏺襖以備各項奏領

丙字庫每歲浙江辦納絲棉合六絲串五絲荒絲以備各項奏討而山東河南順天等處歲供棉花絨則內官之冬衣軍士之布衣皆取于此

丁字庫每歲浙江等處辦納生漆桐油紙黃熟銅白麻綠麻黃蠟牛筋牛皮鹿皮鐵線魚膠白藤建鐵等件以備御用監內官監奏准領取

戊字庫職掌河南等處解到盔甲弓矢刀廢鐵以備奏

給

承運庫職掌浙江四川湖廣等省黃白生絹以備奏討

欽賞夷人并內官冬衣樂舞生淨衣等項用

廣運庫職掌黃紅等色平羅熟絹各色杭紗及綿布以

備奏討

廣惠庫職掌絲織帕梳櫳抿刷錢貫鈔錠之類以備取

用

廣積庫職掌淨盆焰硝硫黃聽盔甲廠等處成造火藥

凡京營春秋操演皆取給于此

贓罰庫職掌沒官衣物等件或作價抵俸給官以上總謂之曰十庫各有掌庫一員貼庫數員僉書數十員不等然庫自戊字之後不全用十干者已者已也止也是以改用別名也逆賢自甲字庫出身惟倚任李宗政爲掌庫餘九庫聽宗政指揮先帝時凡宮中喜慶以及萬壽聖節御馬監三草場并此十庫俱隨宮內關領銀鐸鈒枝箇比別衙門示優異焉復奏討關防令掌場庫者掌之其篆文一行直下不過曰某字庫某草場關防而已萬歷時在京親藩如潞王福王先帝時在京親藩如

海山仙館叢書

瑞王惠王桂王各府承奉等官止有食米冬衣惟天啟年間今上信邸承奉等官俱隨宮內關賞益先帝友于至誼祖宗以來所希有也

漢經廠釋典具宗教兩門而誦經持咒勸化羣生此度世津梁必不可缺者我二祖列宗咸多御製序文隆重佛典自宮壼藩封以及學士大夫近而村里遠則邊塞罔不藉佛力以寓勸化布經典以堅款貢神廟在宥孝侍兩宮聖母琳宮梵剎徧畤郊圻丹籙梵文無遠弗屆皇城內舊設漢經廠內臣若干員每遇收選官人則撥

數十名習念釋氏經懺其持戒與否則聽人自便如遇
萬壽聖節正旦中元等節于宮中啟建道場遣內大臣
瞻禮揚旛挂榜如外之應付僧一般其僧伽帽袈裟緇
衣亦與僧人同惟不落髮耳圓滿事畢仍各易內臣服
色神廟會選擇經典精熟心行老成持齋者數員教習
宮女數十人亦能于佛前作法事行香念經若尼姑然
又萬歷初年馮太監保掌司禮監印時輔臣張江陵居
正也時款貢伊始宣大巡撫移咨言口求佛經江陵以
書答曰口王求經求僧此悔惡遷善之一機也南北數

百萬生靈之命皆係於此天祐中華故使虎狼梟獍皆知淨修善業皈依三寶我聖祖所謂佛氏之教陰翊王化不虛哉禮曹准公咨即可題請不必別疏但今在京番僧皆淫穢之人不通經典遺去恐爲口人所輕耳所求佛經須有聖祖御製序文者乃可與之公可特作一書諭口王嘉其善念曲爲開導示之以三塗六道之苦誘之以天人福果之說及念珠坐具亦可裁與俾益其向化之心則亦調伏凶人之一大機括也聖人之道茍可以利濟生民隨俗用其教可也何必先王禮樂法度

而後爲功哉此萬歷初年事也至于三十年後于西直門外萬壽寺中建大鐘樓懸大鐘一口鐘鑄楷字佛經𢱭式淳古其音洪大可聞數十里是時兩暘時若香火豐足此鐘日夜撞不絕聲云十萬八千杵至天啟年間即廢不撞今不知鐘存何處也纍臣少時讀通鑑節要中芟節潘氏榮總論及宋儒崇儒重道書極厭憎釋教以爲惑世誣民最宜擯絕者後恭覩列聖御製諸經序文及舊唐書太宗文皇帝本紀所載貞觀三年十二月癸丑詔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勇夫殞身戎陣者

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之碑銘以紀功業又初學記此詔文曰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罰誓牧登陴會無寧歲其有桀犬嬰此湯羅銜鬚義憤終乎握節各狥所奉咸有可嘉雖復項籍放命封樹紀以卭墳紀信捐生丹素著于圖像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氷炭所以樹其福田濟其營魄可于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災火于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于甘

露所司其量定處所並立寺名具爲事條以聞稱朕哀矜之意按今都城宣武門外之憫忠寺寔其一焉寺有唐刻石碑係蘇靈芝書傳爲李北海筆然有史思明字樣則非貞觀時碑可知舋臣自崇禎戊辰秋絶葷酒皈依釋氏又誦金剛等經又得詳味蓮池大師所纂彌陀疏抄菩薩戒發隱等編歡服釋敎宏博誠暗助聖朝治化不淺或在至戚密友苦口勸戒所不能感格之人或自已于內典發露眞可使神愯汗流至壬申春山東巡撫余公大成者博山大師弟子也因孔有德之變逮獄

彝臣得侍座側蒙指敎且云我聖朝大明會典所載每月禁刑十日卽十齋期也凡未能長齋者先習十齋加至正五九月循誘後人慈悲方便門也葢治世法與出世法卽儒門成已成物用行舍藏之道凡具慧性上根法器之人當終有憬然悟覺翻然懺悔者焉總憲唐公世濟長男元竑萬歷乙卯中浙江鄉試持齋二十餘年甘心恬退推精禪學亦博山大師弟子也甲戌冬唐留都召北任總憲元竑因慮日久年衰會刺血寫家書勸唐辭官唐不聽丙子秋口由宣鎭東北入犯滑從天壽

山後柳溝深入踰皇陵陷昌平薄都城殘掠畿輔竟飽颺去其冬奉旨朝官各舉素具邊才者唐薦及霍維華奉旨逮唐獄元竝聞之號泣奔北無可奈何遂復斷鹽豉持白齋刺血寫金剛經二函叩佛祈佑丁丑夏部擬唐戍奉旨僉允以唐素有清名也唐亦不知維華于丁丑正月內已客死戍所也

番經廠習念西方梵唄經咒宮中英華殿所供西番佛像皆陳設近侍司其香火其隆德殿欽安殿香火亦各有司也凡做好事則懸挂旛榜惟此廠仍立監齋神于

門傍本廠內官皆戴番僧帽穿紅袍黃領護腰一永日或三晝夜圓滿萬歷時每遇八月中旬神廟萬壽聖節番經廠雖在英華殿然地方狹隘于隆德殿大門之內跳步叱而誦梵唄者十餘人而習學者數十人各戴方頂笠穿五色大袖袍一人在前吹大法螺一人在後執大鑼餘皆左持有柄圓鼓右執彎槌齊擊之緩急疎密各有節奏按五色方位魚貫而進視五色傘蓋下誦經者以進退若舞焉跳三四箇時辰方畢監齋神者傀儡體製法貢盔甲器械高與人等如門神焉而黑面竪髮

威靈可怖於本殿宮門安之做法事畢即收於本殿庫中一夕有賊入庫神施法禁不能行托夢於看庫內官曰庫內有賊我替爾拿住了天明果然是以人皆畏之凡食驢肉者絕不敢入殿入則必有意外災咎食牛犬肉者亦不敢入蓋亦頗著靈驗入不敢犯也英華殿前有菩提樹二株結子可作念珠詞臣張士範作偈其序文畧曰大內西北之隅建有英華殿一處殿前菩提樹二株聞係九蓮菩薩慈聖皇祖母所植葉如楸子不從花得乃生於葉之背拾作念珠較南產者惜不甚大然

色黃潤而分瓣之線色微白名衲多寶之神廟以聖母
上賓奉御容於樹之東北別殿値朔望節即親詣行禮
每瞻仰雙樹若有栖棬之思焉因上尊號曰九蓮菩薩
云偶禪持此珠作施偹述其詳如此臣張士範敬撰小
偈以代頌言云云初萬歷元年四月順義王俺答奏選
得金字番經并喇嘛僧爲傳誦經典禮部遒行順天府
造金字經三部黑字經五部選得番僧兼日早回毋得
淹滯神廟報可至十一月禮部如督臣王崇古之請給
俺答佛像番經賞去傳經番僧二人禪衣坐具并靴襪

授在口番僧九人官仍給禪衣坐具帽靴及各給其番官四人絲緞

道經廠演習元教諸品經懺凡建醮做好事亦於隆德

欽安等殿張挂旛榜穿羽流服色而雲璈清雅儼若仙音萬歷五年十月戊子彗星見神廟以星變特諭禮部建醮於朝天宫三日仍徧告各宫廟至二十六年鼎建

乾清坤寧兩宫勑先監矩總督工程每月初四日同閣臣九卿入宫閲視至三十一年工始告成勑正一嗣教大眞人張國祥即天師也率領道侶數十員於乾清宫

大殿啟建黃籙大醮若干日香燭輝煌齋供清美儀文隆備世所罕見至第三日午時有白鶴千餘於兩宮之上飛鳴旋繞移時方散無不嘆聖誠格天元穹鑒臨羣內臣仰視空中之鶴者如堵有小近侍王昇者其口大能容拳亦隨仰視與人一見卽曰這孽畜躲在這裏了云昇是得道大蝦蟆化生之人也此廠掌廠林朝者泰昌元年八月陞乾清宮管事王太監安極器重之改原姓魏陞天壽山某陵神宮掌印太監後被逆賢害死神廟初欲選宮女數十人令習元教爲女道士而掌壇內

臣李昇白忠林朝執奏曰不可佛教慈悲凡此微簡褻
倘或耽待若元教諸天神將恐女子無知惹咎不便是
以中止已上三經廠每遇收選宮人各撥數十人隸之
凡做好事一永日或晝夜或七晝夜各有欽賞錢錠爲
襯一總事畢易服叩頭謝恩凡三經廠將做好事之前
須先頒旨意傳各衙門答應錢糧凡遇癸亥神廟景命
三經廠各做好事一永日遣管事牌子賭禮凡司禮監
掌印東廠秉筆管事牌子各進素盒十二副或八副點
茶每廠掌廠太監一員貼廠各司房數十員於各衙門

帶銜惟番經廠韓長老神廟極所信禮稱長老而不名
又王定安淸修能琴爲先監器重云
南海子卽上林苑總督太監一員提督太監四員管理
僉司數十員分東西南北四圍每面方四十里總謂之
二十四鋪各有看守牆鋪牌子淨軍若干人東安門外
有菜廠一處是在京之外署也職掌鹿獐兎菜西瓜果
子凡收選內官於禮部大堂同欽差司禮監官選中時
由部之後門到此廠過一宿次日早辰點入東安門赴
內官監又細選無遺礙者方給烏木牌候收畢請旨定

日差司禮監掌印於萬壽山前撥散之
林衡署蕃蔬署嘉蔬署良牧署提督太監一員名有掌
署官一員貼署僉書數員職掌進宮瓜蓏蔬果菜栽培
樹木鷄黃鵝黃鴨鵞小豬等項、
織染所掌關防太監一員僉書十餘員職掌內承運庫
所用色絹其署向南在德勝門裏內有空地堪為園圃
其染成之絹赴內承運庫交納此所工部亦有監督有
大使有辦顏料諸項商人此所不隸內織染局
盔甲廠即鞍轡局在都城內之東南隅掌廠太監一員

貼廠僉書數十員轄匠頭九十名小匠若干人專管營造盔甲銃砲弓矢火藥之類萬歷年間火藥忽燃者再其三十三年九月丙申申時忽響一聲烟如靈芝燒死京營領總等官九員軍人六十三名重傷者二十一名毀房屋若干間禮科蕭近高所題燒死不下數百人凡於工部領銀一萬兩則此廠六千王恭廠四千分造之工部主事一員監督之近因東西南北不便復增主事一員各監督之崇禎甲戌九月初七日天明時忽響一聲毀房屋甚多將火藥石碾遠拋於泡子河城牆下又

一石磙自空中落於民家屋上打透至炕而炕上所卧小兒不知何因在地無恙又一人繫掛於梁上頭與脚下垂止有皮無衣無肉骨形比生時頗增長許多是日也本廠匠頭蔡承祿號小泉家出殯人頗富侈冥器皆用眞綾絹爲之延優倡扮十二寡婦征西故事又製火人火馬十匹各以火爆縛徧人馬身上點藥線馳跑則火起四飛紙爆迸響而人不傷是日之變人多云蔡家所致凡附近寺殿多未震動而配殿概損也有一吳年兒者素以食物入廠貨賣比晨巳擔入忽覺眼黑耳畔

署聞有響聲移時方甦開眼視之身已立泡子河橋上不知得何神祐而無恙也又有賣肥皂者素在崇文門裏賣後於門外賣此日偶入城索債震死於姜百戶門首肥皂箱油粉狼藉見者無不悚懼奉旨將掌廠値日內臣賀堯年監督主事蔡宸恩下獄薄責之

安民廠即王恭廠建署於都城之西南隅掌廠太監一員貼廠僉書十餘員轄匠頭六十名小匠若干名營造錢糧與盔甲廠同天啟六年五月初六日辰時忽大震一聲烈燄急霆將大樹二十餘株拔出土又有坑深數

丈烟雲直上亦如靈芝滚向東北自西安門一帶皆霏落鐵渣如麸如米者移時方止自宣武街迤西刑部街迤南將近廠房屋猝然傾倒土木在上而瓦在下殺有姓名者幾千人而闔戶死及不知姓名者又不知幾千人也凡坍平房屋爐中之火皆滅只賣酒張四家兩三間之木簿焚然其餘無爇凡死者之肢體多不全不論男女盡皆裸體未死者亦多震褫其衣帽焉真未有之變也遂改卜於西直門街北建廠先帝賜名曰安民并盔甲廠各鑄關防以給之重軍需也其舊址改為戎政

署凡在西會議兵事卽共集面計甚便而崇禎辛未戎
政尚書閔夢德設處錢糧修理捐俸完局云近因火藥
局偪窄遂於宣武門街儘北街西分創新火藥局一處
又安定門內東絛兒衚衕舊設鎗局一處係京營官軍
自兩廠領出火藥併軍器堆積以便教場取用崇禎戊
寅四月初五日卯時新火藥局忽震一聲損壞房屋人
民許多至六月初二日午時安民廠大震畧減於天啟
六年時也八月初七日卯時局復大震且延燒草若干
垜其湧起之烟各如靈芝如雲如浪移時方散聖明極

矜憐之發銀分賑司禮曹太監化淳親詣傷處驗看復施棺或席殮埋是歲頗旱至庚辰四月初二午時新局造火藥處復響一聲損人命房屋甚多

西山陵墳各有掌府官一員僉書十餘員以供洒掃看守香火凡有祭祀即本掌府官行禮

京城內外寺廟各有燒香內官十餘員及東西捨飯寺亦各有內官數十員或年老有病退居於此止給柴米冬衣靴料以終殘年此祖宗豢養之澤周詳備至者也

安樂堂在北安門裏掌房官一員掌司數十員凡在裏

內官及小火者有病送此處醫治痊可之日重謝房主消假供職如不幸病故則各有送終內官啟銅符出北安門內官監給棺本惜薪司給焚化柴抬至淨樂堂焚化皆祖宗為中官始終之大恩也萬歷時堂內有兩人養病一人已死身旁無所有止有一銅盆被未死者力疾下牀將盆藏之死者之家人徧尋盆不見而藏盆者不久亦氣絕比殮時則盆覆於被內蓋內臣性貪苟得至死不二遂傳為笑柄云纍臣目擊陋習心甚不甘因發三大願一曰不串戲實不忍將民間幼男買來付南

人教習費財耗力以供人耳目之樂終至戲散流落失所者多二曰不葢房實不忍隨俗陋套頻興土木取片時之得意失寒素之本色三曰不受故官財産是以先監坐化常太監病故李公永貞死後纍臣所分遺念堪付一笑凡內臣稍富厚者預先捐貲擺酒立老衣會棺木會壽地會念經殯葬以爲身後眼目之榮

淨樂堂在西直門外內官經營數人凡宮女內官無親屬者死後於此焚化堂有東西二塔塔有眢井皆貯骨灰之所客氏笞死於此焚尸

內安樂堂在金鼇玉蝀橋西羊房夾道掌司其事者二三十人凡宫人病老或有罪先發此處待年久再發外之浣衣局也成化年間憲廟皇貴妃萬娘娘專寵孝穆皇后紀娘娘有孕曾托居此生孝廟爲中興聖帝云內贊禮官巡街長隨凡宫中祭祀禮儀係贊禮官職掌其官十餘員自答應長隨選其動作便利聲音洪亮儀表豐秀者爲之得穿紅圓領束金鑲帶此外又有巡街長隨亦自答應長隨內歷俸實挨戴平巾穿青襪襪牙牌輪流巡歷地方有旗尉數人跟隨凡禁地有異言異

服及喧嚷犯禁者得詰而責之事大則開具連七紙手本名曰事件稟司禮監奏處事小則責打逐出而已答應長隨凡收入官人先選身子偉壯有力者百餘人分派大轎小轎幷傘扇等演習步驟凡遇謁廟朝講以至聖駕出外抬弓矢賞賜等箱駕回各交原處俱在元武門東西長庚門之外一帶廊下家住屬司禮監轄看守六科廊報水巡街禮儀房等項皆從此中陞補凡夜間那方有光亮便從宮中門縫傳出急差長隨分㝵是何處失火登時回話凡召對宣官及欽賜大臣銀兩羊

酒等項皆長隨齎送天下文武官各藩府進到表箋禮物皆長隨接進其爲首數員有官帽曰答應牌子卽司禮監奉御然不敢穿襯襬也祖宗以來凡雙月十六日例有應答牌子前往教場比試武職應襲至逆賢時欲令名下私人炫燿中外遂改差文書或監官輪挨一人往非舊制也

官下官占分兩班四撥小火者烏木牌平巾遇陞一級則內使烏木牌管宮中洒掃之事有力者免之

當差聽事兩班四撥內使小火者烏木牌平巾有總牌

一名二三四牌各一名每撥餘者各數十名專答應司禮監官典簿人數凡出票拿人馬房動刑裏外看守墪鎖淨軍皆其職管夜則輪流叫火巡風隔門縫聽傳使令忙苦可憐然間多騙詐嫖賭答應宮人貪忍無耻與外廷厮役相似者大抵習俗移人不能特立或為饑寒廹耳悲夫

京城內外十六門正陽門掌門官一員管事官數十員帶管外羅城南面居中永定門凡冬至聖駕躬詣圜丘郊天并耕耤田崇禎辛未年五月初一日今上因旱詣

圜丘步禱咸由正陽門出也
崇文門掌門官一員管事官數十員帶管外羅城東南
左安門正東廣渠門東北之東便門崇文門俗稱海岱
門左安門俗稱礓礤門廣渠門俗稱沙窩門也
宣武門掌門官一員管事官百餘員遊賢時幾二百員
帶管外羅城西南右安門正西廣寧門西北之西便門
宣武門俗稱順成門廣寧門俗稱彰義門此京城之南
一面也
東面則朝陽門俗稱齊化門也聖駕春分躬詣朝日壇

及藩王之國則由朝陽門出再北則東直門也西面則阜成門俗稱平則門也聖駕秋分躬詣夕月壇則由阜成門出再北則西直門也

北面居西者得勝門也聖駕謁陵及大行帝后發引則出此門北面居東者曰安定門萬歷丙辰七月初六日晚大風暴雨將此門欞刮折拔淸河一帶大樹無算而皇城之北中門東上門欞俱折凡遇夏至聖駕躬詣方澤祭地即由安定門也各掌門官一員管事官十餘員不等與前三門亦同譏查出入交納課程以上聽正副

提督掌司節制而司禮監鈐轄之凡在京大小喪柩得
於安定西直東直阜成崇文門發引餘四門不許喪柩
出也
在京府第王府每承奉正副二員典寶官數十員公主
府每中使一員閹者數十員
聖駕御前凡每日親近內臣自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
之次而名位尊顯者曰乾清宮管事其第一員或第二
員則提督兩司房者也曰打卯牌子則隨朝捧劍者也
其次曰御前牌子曰暖殿則朝夕在側者也次曰管櫃

子曰人數司房管掌司房曰御藥房御茶房曰管庫又次曰管弓箭曰答馬曰尙冠等四執事則并尙衣尙履管淨者也曰帶刀曰報時刻并大庖廚宮後苑班上吹響器及欽安殿隆德殿英華殿之陳設以上皆穿紅近侍也曰某宮近侍則答應皇后妃嬪皇子女等近侍各數十員不等總穿紅也

御藥房提督太監正副二員分兩班餘曰近侍二三十員未進宮未穿紅者習醫官人三四十員職掌上用藥餌與太醫院相表裏凡選宦人進內必揀年少者三五

十人選醫教習讀藥性賦醫要集覽及素問脈訣等書
祖宗以來無敢有間人入藥房者防至密也逆賢用事則大不然可嘆也凡聖體違和傳放御醫至日四人或六人吉服入宮不論冬夏必於殿門之內設炭火一盆中焚蒼朮雜香人人從盆上入叩頭畢第一員膝行跪診左手第二員跪診右手仍互更再診畢各將聖恙大畧面奏數言出至聖濟殿計藥開方具本御藥房用金罐煎進之罐口以御藥謹封緘之

御茶房秩視御藥房分兩班牌子四員常行近侍三四

十員職司茶酒瓜果凡聖駕出朝經筵講筵御用茶及
官中三時進膳聖駕七箸中宮七箸係其職掌祖宗以
來亦無一人敢擅入者逆賢時止伺候先帝七箸杯盌
將中宮張老娘娘合用器具一概不管而客氏逆賢王
體乾等御前每日賜吃之膳顧奔趨供奉不敢後焉可
慨也神廟時牌子魏學顏最有寵自打卯牌子王朝忠
死後無人解聖意者惟學顏奏對便捷嘗備顧問日親
信之泰昌元年八月光廟登極憫其勤勞陞秉筆尋准
辭閒住學顏豐潤縣人未甚讀書而博聞強記敬重士

大夫且癖好黃白之事門多異流雖屢爲丹客哄騙而至老不厭也萬歷丙辰科第六名中式舉人趙鳴陽遭第一名沈同和事敗吃累雖鳴陽未得廷試然文名籍甚學顏深慕之後以重聘延請至外邸訓其姪魏廷獻入豐潤縣庠及學顏得以秉筆予告而鳴陽在京師道大行復遊山西主鄭公崇周家天啟甲子冬河南獻寶璽後魏相國廣微等交通逆賢大工興後崔御史呈秀等接續布穿凡先帝一應長旨意長聖諭逈與癸亥以前文氣不同人頗駭異時通內導逆諸臣大布謠言於

外曰涂文輔是秀才出身趙鳴陽入幕在內南北傳播人多信以爲實是時今上在朱邸或亦聞之至崇禎戊辰六月內中府會審李永貞等而永貞輒昧心妄扳鳴陽蓋欲少睎目前之死誣陷人命罔恤也其年冬臺臣陳公乾陽偶有疏波及之奉旨下鳴陽獄時大司寇喬公允升總憲曾公于沐咸心知其冤而奈無據乃于己已七月內提取若愚并永貞姪男僕人赴都城隍廟面質鳴陽若愚曰永貞若愚心本不同各人自有本末扳者自扳不扳自不扳此形可碎此心難昧必不忍以人

之妄加已者而今亦妄加諸人也乃力爲鳴陽辨白鳴陽並不曾入忠賢之幕下中外之語皆因鳴陽會在秉筆魏學顏家教書人遂誤作入忠賢之幕也云云其舉人曹泰然生員魏廷獻等可數百人皆鳴陽門人俱爲鳴陽申訴時座中問官董公羽宸等九位盡感動首肯鳴陽得擬杖過堂覆允案存刑部江西司其長男趙玉成至癸丑登劉同升榜進士學顏至戊寅夏卒年九十餘人咸以爲得丙養外丹力也

篦頭房近侍十餘員專爲皇子女請髮留髮入囊整容

之事凡誕生皇子女彌月薙胎髮百日命名後按期請髮者即如外之每次剃頭然一莖不留如佛子焉皇子戴元青縐紗六瓣有頂圓帽名曰爪拉帽至十餘齡留髮約年餘又擇吉入囊總束于後冬用元色紵夏用元色紗作囊濶三寸許長尺餘垂于後至選婚有妃始擇吉行冠禮此皇子事也皇女戴寸許濶小頭箍至十餘歲留髮至年餘擇吉打扒角至選婚有駙馬始擇吉上頭此皇女事也凡奏文書皆禮儀房職掌凡收生婦醫婦進宮出宮或乳婦有疾更換皆禮儀房職掌事也

猫兒房近侍三四人專飼御前有名分之猫凡聖心所鍾愛者亦加陞管事職銜牡者曰某小厮騸者曰某老爺牝者曰某丫頭俟有名封則曰某管事或直曰猫管事亦隨中宫數内關賞凡皇子女嬰孩時多有被猫叫得驚風甍夭者有誰敢言或只于所居近處禁止幾年可也說者曰祖宗爲聖子神孫長育深宫阿保爲侶或不知生育繼嗣爲重而寵注于一人未能溥貫魚之澤是以養猫養鴿復以螽斯百子千嬰名其門者無非藉此感動生機廣允緒耳其意良深遠哉凡聖駕所喜乘

之馬亦各賜佳名逆賢曾進先帝之馬甚多有曰飛元光等或陞馬玉帶賞馬抹布刀兒如管事之秩然總涉戲耳不可以爲訓也。

宮內教書選二十四衙門多讀書善楷書有德行無勢力者任之三四員五六員不拘穿䙺襹不妨原衙門原職銜而隨御司房或管櫃子關賞亦洊陞玉帶騎馬仍命一秉筆提督之所教宮女讀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女訓女誡內則詩大學中庸論語等書學規最嚴能通者陞女秀才陞女史或陞宮正司六局掌印凡聖母及

后妃禮儀等事則女秀才爲禮引禮贊禮官也凡宫人有罪者發落責處墪鎖或罰提鈴等名色以苦之提鈴者每日申時正一刻弁天晚宫門下鎖時及每夜起更至二更三更四更之交五更則自乾清宫門裏提至日精門回至月華殿門仍至乾清宫門裏其聲方止提者徐行正步大風大雨不敢避而令聲若四字一句天下太平云云神廟御居啓祥宫時則自咸和右門提至嘉德門仍回原處止焉

寶和等店經管各處商客販來襍貨一年所徵之銀約

數萬兩除正額進御前外餘者皆提督內臣公用不係
祖宗額設內府衙門之數也店有六曰寶和曰和遠曰
順寧曰福德曰福吉曰寶延而提督太監之廳廨則在
寶和店也俱坐落戎政府街凡奉旨提督者亦無勅書
傳云起自嘉靖年間裕邸差官徵收神廟時屬慈寧宮
聖母李老娘娘宮中收用管事張隆齊棟等總其事先
帝登極遴賢擢爲提督委掌家王朝用經理之朝用斤
斤自守自愛新其廨宇寛其苛歛惟恐病商司房王惟
善等至今稱之按每年販來貂皮約一萬餘張狐皮約

六萬餘張平機布約八十萬匹麄布約四十萬匹棉花約六千包定油河油約四萬五千簍芝蔴約三萬石草油約二千簍燒酒約四萬簍而都城內之燒者不與也荆油約三萬五千簍南絲約五百馱榆皮約二十馱各省香館分用也北絲約三萬觔串布約十萬筒江米約三萬五千石夏布約二十萬匹瓜子約一萬石醃肉約二百車紹興茶約一萬箱松蘿茶約二千馱雜皮約三萬餘張大麯約五十萬塊中麯約三十萬塊麵麯約六十萬塊京城自造細麯約八十萬塊而內臣勲戚自製

之麯不與也四直河油約五十簍四直大麯約一十萬塊玉約五千斤豬約五十萬口羊約三十萬隻俱各有稅而馬牛驢騾不與也如滇粵之寶石金珠鉛銅砂汞犀象藥材吳楚閩越山陝之幣帛皴貨又不與也天啟以前大槩如此今又不知何項增多何項減少觀商民之通塞販貨之豐耗亦足以卜時考世云

酌中志卷之十六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七

大內規制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皇城外層向南者曰大明門與正陽門永定門相對者也稍東而北過公生左門向東者曰長安左門再東過玉河橋自十王府西夾道往北向東者曰東安門轉而過天師菴草場再西向北曰北安門即俗稱厚載門轉而過太平倉迤南向西曰西安門再南過靈濟宮灰廠向西曰長安右門紅栅之內門之北則登聞鼓院在焉此外圍之六門牆外周圍紅鋪七十二處也

紫禁城外向南第一重曰承天之門每年霜降後吏部等朝審刑部重囚在門前中甬道西東西甬道之南五府等衙門坐東向西吏部等衙門坐西向東吏部主筆者第一座刑部正堂第二座都察院第三座餘以次列舊時犯人朝北跪而刑部事宜亦明載各旗尉押本囚上前北面跪則是有冤者側面西向主筆者分訴今侍從之人大聲喝曰朝上跪而乃直朝西豈以西為上耶主筆者思以上自居耶無敢言非也南二重曰端門三重曰午門魏闕兩分曰左掖門右掖門轉而向東曰東

華門向西曰西華門向北曰元武門此內圍之八門也牆外周圍紅鋪三十六處每晚有勳臣一員在闕左門內直宿每更官軍提銅鈴廵之而護城之河遶焉
皇城內自北安門裏街東曰黃瓦東門門東街南曰尚衣監街北曰司設監再東曰酒醋麪局內織染局曰皮房紙房曰針工局巾帽局曰火藥局卽兵仗局之軍器庫也再東稍南曰內府供用庫曰番經廠漢經廠曰司苑局鐘鼓司再南曰新房曰都知監司禮監祖宗舊制司禮監第一層門向西與新房門一樣門之內稍南有

松樹十餘株者內書堂也先師位供安向南其楹聯曰學未到孔聖門牆須努力趲行幾步做不盡家庭事業且開懷丟在一邊聖人位之北一間則教讀書詞林先生所憩之所也內書堂稍北曰崇聖堂掌印公公秉筆隨堂公到任入門先禮之再北向南則二層門矣入此門再東朝南者本監公廳之大門也門外有東西二井西井之西一小門東井之東一小門其內皆提督監官文書房掌司所居房屋也古書名畫筆墨硯綾紗紙劄各有庫貯焉新房之北則司禮監新房之南則御馬監

也所謂新房東西一街南北一連二連三連等連連之十字路口各有井自逆賢專政將司禮監外層拆毀改爲大門向西殊失次第一層高如一層之義無知妄作此其一也近年仍改復舊制焉御馬監之南向西者曰杆子房北膳房倭閣廠廠之東門通河而門最高大啟閉不便遂於大門上復開一小門以便行走河之兩岸楡椰成行花畦分列如田家也曰南膳房再南曰明器廠曰混堂司內東廠尚膳監撥子斜對御馬監向東曰北花房亦辦膳之所也曰印綬監中書房曰蹴圓亭武

廟恆臨幸之日內承運庫此庫掌印僉書寫字諸人所
住之署也此路總名之東河邊其餘尚有房八區則司
禮監印公秉筆等衆住所謂河邊直房是也過東上北
門東中門街北則彈子房曰學醫讀書處曰光祿寺街
南曰篦頭房再東則東安裏門俗稱牆門者過橋則東
安門也自東上南門之東曰重華宮前曰重華門曰廣
定門咸熙門肅雍門康和門猶乾清宮之制後有兩井
東西有兩長街西長街則有曰興善門麗景門長春門
清華門寧福宮延福宮嘉福宮明德宮永春宮永寧宮

延禧宮延春宮凡妃嬪皇子女之喪皆於此停靈至發引時出東上南門東上北門北中門北安門詣西山等處墳林安厝東長街則有廣順門中和門景華門宣明門洪慶門洪慶殿供番佛之所也又有膳房其門曰景和門又東則內承運庫也自東上南門迤南街東曰永泰門門內街北則重華宮之前門也其東有一小臺臺有一亭再東南則崇質宮俗云黑瓦殿景泰年間英廟自北狩回所居永泰門再南街東則皇史宬珍藏太祖以來御筆實錄要緊典籍石室金匱之書此其處也皇

史宬每年六月初六日奏知曬晾司禮監第一員監官提督董其事而稽核之看守則監工也左右小門曰𨶹歴左門𨶹歴右門再東則追光殿曰欽天閣透玲碑在焉世廟御製欽天頌勒於碑碑石光潤潤有竪之二近似臥碑製也再南則御前作也皇史宬之西過觀心殿射箭處稍南曰龍蒼門其南則昭明門其西南則嘉樂館其北曰丹鳳門列金獅二內有龍德左殿崇仁右殿正中廣智殿之後則飛虹橋也橋以白石為之鑿獅龍魚蝦海獸水波洶湧活躍如生云是三寶太監鄭和自

西域得之非中國石工所能造也橋前右邊缺一塊中國補造屢易屢泐亦古迹也橋之南北有坊二曰飛虹戴鼇萎立綱筆橋之東西有天光雲影二亭又北壘石爲山山下有洞額曰秀巖以磴道分而上之其高高在上者乾運殿也左右各峙一亭曰御風凌雲隔以山石藤蘿花卉若牆壁焉又外爲永明殿最後爲圓殿引流水繞之曰碧環再北曰玉芝館卽睿宗獻皇帝廟也後殿曰大德殿外券門曰寶慶門曰延祥門佳麗門其東牆外則觀心殿也自皇史宬東南有門通河河上曰湧

福宮舊名澄輝閣俗云騎馬樓也迤東沿河再北則呂梁洪東安橋北有亭曰涵碧又北則回龍觀焉其殿曰崇德是也觀中多海棠每至春深盛開時聖駕多臨幸之是河也從北安門外文昌宮東步糧橋入經皮房內織染局巾帽局御馬監之東東安門橋下至長安左門外迤東之玉河橋出焉北安門內街西曰安樂堂凡內官有病者送此調理山陵及外廠九門官不送也再南黃瓦西門之裏則內官監也過北中門迤西則白石橋萬法殿等處至大高元殿則習學道經內官之所居也

其北則裏冰窨也北中門之南曰壽皇殿右曰育秀亭左曰毓秀館後曰萬福閣俱萬歷三十年春添葢曰北果園殿之西門內有樹一株掛一鐵雲板年久樹長遂銜雲板於樹幹之內止露十之三誠古跡也殿之東曰永壽殿觀花殿植牡丹芍藥甚多曰采芳亭會景亭曰玩春樓其下曰壽安室曰觀德殿亦射箭處也與御馬監西門相對者壽皇殿之東門也殿之南則萬歲山俗所謂煤山者此也久向故老詢問咸云土渣堆築而成崇禎已巳冬大京兆劉宗周疏亦誤指爲眞有煤如果

靠此一堆土而妄指為煤豈不臨危誤事哉我成祖建都之後何等強盛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豈肯區區以煤作山為禁中自全計何其示聖子神孫以不廣耶山上樹木葱鬱神廟時鶴鹿成羣而呦呦之鳴與在陰之和互相響答聞於霄漢矣山之上土成磴道每重陽日聖駕至山頂坐眺望頗遠前有萬歲山門再南曰北上門左曰北上東門右曰北上西門再南過北上門則紫禁城之元武門也北上西門之西大高元殿也其前門曰始青道境左右有牌坊二曰先天明境太極仙林曰孔

綏皇祚宏祐天民又有二閣左曰炅明閣右曰烱靈軒
內曰福靜門曰康生門曰高元門蒼精門黃華門殿之
東北曰無上閣其下曰龍章鳳篆曰始陽齋曰象一宮
所供象一帝君範金爲之高尺許乃世廟元修之御容
也稍西曰石作曰圓明閣又西曰乾明門門裏迤南曰
兵仗局曰西直房卽尚衣監之袍房也曰舊監庫屬內
官監地方曰尚膳外監曰憩食房曰西上北門其東向
北者則西下馬門矣紫禁城護城河一帶其在東面者
原有祖宗所設內承運庫徛門起至北花房止有房地

而西面城河兩岸止有矮河牆羅列石作物料而已逆賢擅政乘與大工之際輒自西下馬門迤北乾明門迤南於兵仗局對門一帶造作房屋數區以為秉筆直房於風水頗失宜又河之東北角西北角本有澡馬河石柵逆賢皆毁之改成兩方角後又悔其誤復改如故此無知紛更之明驗也說者曰改此河後先帝聖嗣不育靈臺掌印張得禮者密向客氏言之客氏向逆賢言之乃方復舊先帝皇子女雖經數產竟無一存惜哉自西上北門過西上南門向東則御用監也又南向西則銀

作局也再南過橋曰靈臺亦有觀象臺銅鑄渾天儀以測星度占雲氣焉沿河西岸而南者曰寶鈔司自西中門之西則尚寶監也再西出西苑門迤南向東曰灰池曰水碓水磨河之西土坡之上曰昭和殿擁翠宮曰趯臺陂澄淵亭又北曰紫光閣再西曰萬壽宮壽源宮嘉靖四十四年春更曰百祿宮曰五福殿承佑殿左祐祥殿右祐寧殿曰龍吉齋鳳祥館昭祥閣朗瑞居曰曜曦門耀朗門含祥門成瑞門曰永和門永順門永綏門永祉門曰納康門長寧門凝一殿其東曰萬春宮含春殿

萬和宮萬華宮萬寧宮御饌庖曰體仁門履康門啟泰門納祉門泰安門其西曰僊禧宮仙樂宮仙安宮仙明宮其朝東南起有門廿一曰長寧長和長善長耀合寧攸順攸利金靜金瑞宣惠靜安康寧金寧常靜壽安廣成東和其南曰陽德永光嘉安其東曰栢木殿曰旋坡臺卽兎兒山顯陽殿也曰迎仙亭牌坊二南曰福巒北曰祿渚臺上有七層牌額曰玉光光華華耀耀眞眞境境仙仙臺曰朝元館曰景德殿大光明殿曰登豐門廣福門曰太始殿太初殿曰宣恩亭嚮祉亭一陽亭萬仙

亭後曰永吉門左安門右安門曰太極殿統宗殿總道殿曰天元閣下曰闡元保祚朝東外二門曰天平豐和曰無逸殿豳風亭落成殿金海石橋之北河之西岸向南曰玉熙殿承華殿曰寶月亭芙蓉亭曰清馥殿丹馨殿曰錦芳亭翠芬亭曰長春門昭馨門瑞芬門馥景門仙芳門馥東門馥西門曰澄碧亭騰波亭飛詬亭曰騰禧殿卽黑老婆殿也曰王媽媽井河之上游倒影入水如龍宮曰乾德閣俗所云北臺是也高八丈一尺廣十七丈磴道三分三合而上之萬歷二十九年夏建乾清

宮牌子王朝忠內官監總理陳永壽董其役至天啟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奉旨拆毀平之葢猶春秋泉臺之毀矣至四年夏就其處作嘉樂殿其門曰延景門牌坊南曰福渚北曰壽岳河千有亭五中曰龍澤左曰澄祥右曰湧瑞又左曰滋香右曰浮翠總謂之五龍亭也又洞三上曰龍壽中曰玉華下曰遊仙巳上俱萬歷三十年秋添其三洞至天啟元年冬拆再西則內教場也曰振武殿曰恆裕倉省斂亭稍南臨河有坊曰汆祥橋其東則北閘口曰洪應殿曰壇城曰轟雷軒嘯風室嘘雪室

雲雨室燿電室曰清一齋寶淵門曰靈安堂精馨堂馭
仙堂輔國堂演妙堂入聖居也自北閘口迤南東岸曰
船屋乃冬日藏龍舟之所有宏濟神祠橋之南亦有船
屋焉直南曰元熙殿有馬頭左擁翠亭右飛香亭後更
名曰元潤亭再南曰陟山門通裏冰窨者也又西馬頭
有龍淵亭念善館又有亭曰龍湫有殿曰壽源殿即太
素殿曰正心齋博敬齋曰素左門素右門隆治門曰騰
波亭滋祥亭又再南巍然若山者曰廣寒殿即俗所云
蕭后梳妝樓也萬歴七年傾頽其脊中錢元至元錢也

神廟曾分賜輔臣張居正數枚曰太液橋其坊曰堆雲積翠今止存山石基逆賢又拆毀焉再南曰圓殿即承光殿也磚砌如城牆亦有雉堞以磴道分上之上有樓閣古松松乃數百年物霜榦虬枝紛披偃葢凡枝之垂者皆以杉木撐之至崇禎五年因枯木難存始連根刨除此乾明門之西也其石梁如虹直跨金海通東西往來者曰玉河橋有坊二曰金鼇玉蝀萬歷年間凡遇七月十五日道經廠漢經廠做法事放河燈於此橋之中空約丈餘以木坊代石亦用木闌杆橋之東岸再南曰

五雷殿即椒園也凡修實錄成於此焚草左迎祥館右集瑞館曰太元亭聞法所曰臨漪亭水雲榭再南則至西苑門矣由玉河橋玉熙宮迤西曰櫺星門迤北曰羊房牲口房虎城在焉內安樂堂在焉櫺星門迤西曰西酒房西花房曰大藏經廠即司禮監經廠也又西曰洗帛處園菓廠曰西安裏門甲字等十庫曰司鑰庫鴿子房街南曰惜薪司正西則西安門也櫺星門迤西街南贓罰別庫之門也門之東迤南曰蠶池曰陽德門又西曰迎和門則萬壽宮之門也曰大光明殿自陽德門外

皆可以至河是河也由北安門外藥王廟西橋下入縈廻洸漾蓄洩惟謹蓮藕魚蝦味最鮮美且萑葦茂密水禽上下儼若江南風景云至冬冰凍可拖牀以木板上加交牀或藁薦一人前引繩可拉二三人行冰如飛積雪殘雲點綴如畫世廟晚年尙元修多居西内嘉靖壬寅正月十六日皇太子自宫中往見絶河冰而過時閣臣夏言詞云胡牀穩坐度層冰正咏此也神廟臨御久稀禁網疎濶每於河冰凍後近京貧民於皇城内外凡有冰處拉拖牀以餬口遇雪滿林皐坐拖牀者豔素雜

遝交拉如織亦有興豪乘醉而頻往來者至春冰將泮間有沉溺損生懸不畏也其河自寶鈔司東與護城河之西派合流過長安右門之北經承天門前再東過長安左門之北自湧福閣會歸於皇城之巽城而總出焉護城河者自北閘口分流經內官監白石橋大高元殿之東北上西門外半邊石半邊磚橋入此橋半石者防車輪耳大高元殿前豎石二曰宮眷人等至此俱下馬世廟尊崇元教無往而不敬恪也水由橋下至紫禁城牆下護城河而東而南經太廟之東玉芝宮飛虹橋之

西而西脈自大社大稷壇之西至靈臺寶鈔司之東總合流於湧福閣之河焉紫禁城內之河自元武之西從地溝入至廊下家由懷公橋以南過長庚橋裏馬房橋由仁智殿西御酒房東武英殿前思善門外歸極門北皇極門前會極門北文華殿西而北而東自慈慶宫前徽音門外蜿蜒而南過東華門古今通集庫南從紫禁城牆下地溝亦自巽方出歸護城河或隱或見總一脈也神廟久不臨御河遂壅塞不通幫石圮沏者多逆賢時勅令疏通至今淸流可鑒雖魚鼈蛙黽之微亦得沐

天波之澤但恐事久禁弛仍復阻閉龍脈耳是河也非爲魚泳在藻以資游賞亦非故爲曲折以耗物料恐意外回祿之變此水實可賴天啟四年六科廊災六年武英殿西油漆作災皆得此水之力而鼎建皇極等殿大工凡泥灰等項皆用此水回想祖宗設立良有深意惟在後之人遵守何如耳況坤寧宮後苑魚池之水慈寧宮魚池之水各立有水車房用驢拽水車由地𤥁以運輸咸賴此河又如天啟年一號殿曦鸞宮被災者二次如只靠井中汲水能救幾何耶疏通此河脈誠急務也

大明門內承天門其門裏之東一門內則太廟也西一門內則大社大稷也曰端門內則六科也東曰闕左門再東則松林會堆處也西曰闕右門其中巍然而向明者午門也鐘鼓在焉旗纛在焉曰左掖門右掖門門內居中向南者曰皇極門即奉天門也俗所云鑾兒天銅壺滴漏在此其左曰宏政門即東角門考選通政司參議及鴻臚寺官皆在此也右曰宣治門即西角門也居西向東曰歸極門即右順門居東向西曰會極門即左順門也皇極門內居中向南者曰皇極殿即奉天殿也

金磚玉瓦在殿額兩傍左向西者曰昭文閣卽文樓右向東者曰武成閣卽武樓也南北連屬穿堂上有滲金圓頂者曰中極殿卽華蓋殿也殿兩旁東曰中左門西曰中右門正北曰建極殿卽謹身殿也俱嘉靖四十年重修所改今名也殿後居中高踞三緾白玉石闌杆之上與乾清門相對者雲臺門也兩旁向後者東曰後左門西曰後右門卽雲臺左右門亦曰平臺凡召對閣臣等官或於平臺卽後左門也又東則景運門西則隆宗門西向南者則仁德門也乾清門外左右金獅二入門

丹陛至乾清宮大殿其扁曰敬天法祖四字崇禎元年八月初四日懸安係高太監時明筆也殿左曰日精門右曰月華門左小門曰龍光右小門曰川彩殿東西有廊廊後左曰昭仁殿右曰宏德殿東西各有角門宮後披簷東曰思政軒西曰養德軒再北則穿堂居中圓殿曰交泰殿其滲金圓頂亦猶中極殿之制也再北曰坤寧宮皇后所居也曰永祥門增瑞門萬歷二十五年二月添額宮之東披簷曰清暇居北迴廊曰游藝齋崇禎五年十月廿三日懸安者也宮後左曰景和門右曰龍

德門再北左曰端則門右曰基化門便接瓊苑東西門矣坤寧宮有中門曰廣運門嘉靖十四年七月初二日改曰坤寧門萬歷三十三年乾清坤寧俱鼎建告成至四十年後始御居乾清宮西暖閣乾清宮大殿之左向西者曰端寧殿尚冠等近侍所司御服袞冕圭玉冠帶錢糧貯此右向東曰懋勤殿先帝創造地炕於此恆臨御之王體乾等直房并乾清管事王朝忠等直房不概敘也此薇垣深遠之地中一路之大略也過日精門之東曰崇仁門稍南曰內東裕庫曰宏孝殿神霄殿即崇

光殿也曰精門往北向南者曰景明門今曰順德左門則東一長街也再北向南與龍光門斜對者曰咸和左門向南者景仁宮其東則東二長街也南首曰麟趾門北首曰千嬰門麟趾門之東延祺宮怡神殿再東曰嘉德左門再東則蒼震門也此門恒閉遇掃雪修造則開孝靖皇后王老娘娘疾革時光廟每日來問安入此門至薨逝後於慈慶宮恭設靈位哭臨供安大祥禫祭後始不尙白衣冠矣咸和左門之北向西與景和門相對者曰廣和左門向南曰承乾宮東宮娘娘所居也東二

長街之東曰永和宫廣和左門之北向西與基化門相對者曰大成左門向南者曰鍾粹宫今皇太子所居改曰興龍宫者是也東二長街之東曰景陽宫者孝靖皇后會居之千嬰門之北並列者則乾清宫東之房五所其東後小門每月初四十四廿四打掃凡有事則開也宫正司六尚局皆在乾清宫之東以上則東一路之大略也過月華門之西曰膳廚門即遵義門向南者曰養心殿也前東配殿曰履仁齋前西配殿曰一德軒後殿曰涵春室東曰隆禧館西曰臻祥館殿門内向北者則

司禮監掌印秉筆之直房也其後尙有大房一連緊靠
隆德閣後祖制宮中膳房也逆賢移膳房於怡神殿而
將此房改爲秉筆直房養心殿之西南曰祥寧宮宮前
向北者曰無梁殿係世廟煉丹藥之處也其制不用一
木皆磚石砌成者月華門之西南巍然者曰隆道閣原
名皇極閣後更道心閣左曰仁蕩門右曰義平門此二
門原名歸極會極世廟時改之閣之下曰仁德堂卽舊
精一堂亦隆慶四年所更前曰仁德門萬歷二十四年
兩宮灾後開此門出入至神廟晚年移居乾清宮始閉

不恆開先年慈聖娘娘亦曾陞此閣召李戚畹至仁德門跪於地而宣諭切責之閣之東曰忠義室馮太監保李太監受魏太監伸會以室東小屋做直房至李永貞則懵然據忠義室而居之矣室三間黃琉璃瓦緣琉璃龜背腰牆其藻井稜葉皆龍鳳文永貞遇有內官監巾帽局呈稟公事南面而坐于天之位恬不知怪於臣子之義安乎欲逃誅得耶說者曰子爲左右而不切諫何也愚臣曰難言之矣一傅衆咻轉喉觸諱豈止此哉如大工關給銀兩自有司存乃必勒取領單親加磨算用

掛印號以恣侵刻當時工部工科等衙門皆以墨筆標日月在京各官體自應爾惟永貞獨用硃筆焉可乎原案在庫後人見之不知何如冷笑也此永貞之所以為永貞也閣之西南過義平門則慈慶宮矣萬歷時慈聖李老娘娘所居泰昌元年八月皇貴妃鄭娘娘亦曾居之光廟聖孝凡朝謁尊禮一如神廟時見仁聖陳老娘娘慈聖李老娘娘故事中外毫無間言從來疑端訛語一時冰釋王太監安調劑力也先帝登極復遷鄭老娘娘於一號殿之仁壽宮請神廟東宮昭妃劉老娘娘於

慈寧宮居住天啟七年八月後熹廟皇貴妃范娘娘亦共居此宮非制也此王體乾之誤也月華門往北曰順德右門則西一長街也再北向東與鳳彩門斜對者曰咸和右門即廣安門向南者曰毓德宮即長樂宮萬歷四十四年冬更曰永壽宮逆賢會以此為蹴踘處其西則西二長街也南首曰螽斯門北首曰百子門螽斯門西曰啟祥宮神廟自兩宮災初移居於毓德宮後復移此萬歷三十年春聖體不豫召輔臣沈一貫至此宮此乃獻皇帝發祥之所原名未央宮世廟入繼大統至四

十年夏更曰啟祥宮宮門內石坊向北扁石青地金字四曰貞源茂始後更曰聖本肇初向南四字曰慶澤無終後更曰元德永衍凡舊隸興邸錢糧至今曰未央宮改進乾清宮也再西則嘉德右門即景福門也其兩廡竿插雲向南建者隆德殿也舊名立極寶殿隆慶元年改今名供安三清上帝諸尊神萬歷四十四年冬被災天啟七年三月修葺崇禎五年九月內將諸像移送朝天等宮安藏六年四月十五日更名中正殿東配殿曰春仁西配殿曰秋義東順山曰有容軒西順山曰無逸

齋再西北曰英華殿即隆禧殿供安西番佛像殿前有菩提樹二株婆娑可愛結子堪作念珠又有古松翠柏幽靜如山林十三年秋殿復供安聖像如前葢體祖宗以來神道設教之意也自嘉德右門之西向南者曰二南門門之北則八角井也水不堪汲天啟六年亦曾修濬而味不改眞廢井矣正北曰四德門再西曰咸安宮穆廟繼選皇后陳老娘娘居此天啟年間客氏移住者咸和右門之北向東與隆福門相對者曰廣和右門向南者曰翊坤宮西宮李娘娘之所居也西二長街之西

曰永寧宮先帝改曰長春宮成妃李老娘娘曾居之及遭革封之後移於乾西某所居焉廣和門向東與端則門相對者曰大成右門向南者曰儲秀宮西二長街之西曰咸福宮神廟時惠王桂王共居之百子門之北並列者則乾清宮西之房五所其西後小門凡有事則開如東後小門總乾清門官經管啟閉也以上則西一路之大暑也東西後小門之外皆有惜薪司貯柴炭之園備宮中進用坤寧之後則宮後苑也欽安殿在焉供安元天上帝之所也有門曰天一之門殿之東西有足跡

二相傳世廟時兩宮囘祿之變元帝會立此獻為救火其靈跡顯佑云崇禎五年秋隆德殿英華殿諸像俱送至朝天等宮大隆善等寺安藏惟此殿聖像不動也曰承光門集福門延和門苑内曰萬春亭千秋亭曰對育軒清望閣曰金香亭玉翠亭曰樂志齋曲池館曰四神祠觀花殿萬歷十一年拆去壘垛石山子券門石扁名曰堆秀上蓋亭一座名曰御景亭東西兩處魚池二其東曰遊碧亭西曰澄瑞亭奇花異卉禽聲上下春花秋月景色可人東南曰瓊苑東門西南曰瓊苑西門即東

一長街西一長街之北首也其南首則東西夾牆也欽
安殿後坤寧門嘉靖十四年秋更名曰順貞門其宮牆
外則紫禁城之元武門報夜更鼓在焉逆賢時更鼓房
牌子侯得用慘毒無比較外之許顯純爲更甚凡需索
不遂而心欲斃之則用連七紙寫病重手本一件藏於
身邊叩見逆賢探其口氣可以斃即將手本呈稱病故
回至更鼓房即絕其命如逆賢口氣寬即不呈手本計
三四年間所害內官可百餘人初天啟元年秋正監名
下曹化淳等數人發更鼓房打更得用心憐其寃設法

救解爭改謫南京如同再世亦難泯其一節之善也四年七月內得用欲殺打更淨軍梁暹趙進忠二命閉之幽室刻期必死不意趙進忠家人迫急無策遂於禁地用繩自縊衆人救解未死致巡視長隨得知具稟到官逆賢始知得用從來朦朧害人貪殘狠惡狀奏聞先帝即陞梁暹爲更鼓房牌子將得用就付暹登時捶死哀慘萬狀肢體離折人甚快之崇禎年間曹太監化淳追念得用欲圖報之絕無親屬矣元武門裏迤東有廊下家可十一門而更鼓房則儘東首爲紫禁城之艮隅也

乾清宮門圍牆之內左右廊房之朝南半間者曰東夾
牆西夾牆又慈寧宮西第等處皆宮眷內官便溺之所
宮牆之外磚砌券門安大石於上鑿懸孔垂之各有淨
軍在下接盛於每月初四十四廿四日開元武門及各
小門打掃自嘉德右門之西曰太安門其外向西曰長
庚門凡放夫匠淘溝及修造或年老有勞宮人病故皆
奏開此門以便出入其外自元武門迤西可九門自北
而南過長庚橋至御酒房後牆曰長連可三十一門再
前曰短連可三門并元武門東計之逼共五十四門總

曰廊下家俱答應長隨所住各有佛堂以供香火三時鐘磬宛如梵宮凡遇有風之月即輪一人大聲巡警曰謹愼燈燭牢插線香嚴愼如此各門所栽棗樹森鬱其實甘脆異常衆長隨各以麴做酒貨賣爲生都人所謂廊下內酒是也長庚橋南有柿一株高二丈餘每至霜後實懸樹杪丹色可愛凡文書房司禮監監官典簿各占過宿直房萬歷時李永貞整鎖十八年曾於懷公門住懷公者憲廟時賢監國史所稱懷恩者也此門之南井之北神廟時災久缺未補逆賢專政委永貞等修補

一新勅碑之文崑山相國所撰其諛賢語明載居停主人字樣今此碑或仆埋不敢存矣自隆宗門外朝東者曰司禮監經廠直房日用紙劄書籍皆貯於此候御前取討過慈寧宮外層向東小門之南曰北司房即文書房也再南曰司禮監管掌處即兩班四撥寫所居也亦有茅房木桶為便溺之所再東曰外膳房萬歷時每五更攢點後河邊擡來先到此後送入宮今不然也再南曰南司房即監官典簿直房也隆宗門外朝南者亦監官典簿直房也有井存焉再南則寶寧門門外偏西大

殿曰仁智殿俗所謂白虎殿也凡大行帝后梓宮靈位在此停供其西南曰御酒房西北曰馬房監官典簿奉旨開刑搭打內犯之所門外有二大橋俗云裏馬房是也東南曰思善門門外橋西曰武英殿命婦朝皇后於此再西曰大庖廚尚膳監乃第一員總理及管理僉書所居也武英殿西南曰御用裏監乃把總等官所居再東曰南薰殿凡遇徽號冊封大典閣臣率領中書篆寫金寶金冊在此例有司禮監印公奉欽遣臨視管待該御用監裏監把總官置辦盛席伺候必殺鹿一隻蒸魚

作羹以明豐侈此盛典也又神廟靜攝久凡冬年聖節閣臣詣仁德門外行禮畢先監矩卽奉旨於文書房置酒飯管待畢必密具說帖同奏如有應行事件必借此轉達可十得四五誠納約自牖之義也再東曰歸極門所謂逍遙城者在六科廊後此門之西南磋礤之下宣德中置漢王高煦於銅缸炙死於此至天啟年間鼎建大工時官匠亦計及此逆賢曰這是國家甚麽吉祥好勾當存之何爲遂泯其迹從歸極門裏向西南入曰六科廊東西兩房掌司所居精微科及章疏在焉過皇極

門再東曰會極門凡京官上本接本俱於此各項本奏
旨發抄亦必由此處會極門裏向東南入曰內閣輔臣
票本清禁處也宣廟賜有文淵閣印一顆玉筯篆文凡
進封票本揭帖聖諭勅稿用此印鈐封萬歷十四年五
月廿二日不知何人開內閣鎖將印盜去六月朔神廟
准補鑄賜之出會極門之東礓磜下曰佑國殿供安元
帝聖像籖最靈像金鑄者曾經盜去鎔使惟像首屢銷
不化盜藏之肚兜日夜隨身由此發露正法至如寶善
門思善門乾清門仁德門平臺之西室及皇城各門皆

帝像也佑國殿之東則內承運庫銀兩表裏等錢糧貯藏之所也兩庫之間有槐一株自徽音門南望枝幹扶疎翠茂可愛有井一甘洌可用再東過小石橋曰香庫乃內府供用庫答應錢糧之所又稍北有庫一連坐東向西有石牌曰古今通集庫係印綬監所掌古今君臣畫像符券典簿貯此每年六月初六日曬晾如皇史宬例再北曰東華門門內有石橋橋北有樹二株曰馬纓花再北曰馬神廟御馬監該班官及貢馬十餘匹在此有飛龍二大字太監蕭敬筆也會極門東向南者文華

殿也後殿匾曰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乃慈聖
老娘娘御書後人以爲神廟御書也分六行每行二字
前殿匾曰繩愆糾謬亦慈聖因世廟時建有省愆居是
以特命小臣杜詩寫此四字爲扁以垂戒萬世殿內圍
屏中數扇畫輿地圖左數扇貼文官職名右數扇貼武
官職名遇陞遷則易之此係萬歷初年輔臣張文忠公
居正所創造者至二十四年後神廟御居啟祥宮復另
置一小圍屏高二尺餘中左右亦如之於啟祥宮前殿
安設凡文華殿前後柱上對聯亦張文忠進獻王庭策

等所書寫其文曰念終始典於學期邁殷宗於緝熙殫厥心若稽周后又曰披皇圖考帝文九寓化成於几席游禮闈翔藝圃六經道顯於羹牆又曰四海昇平翠幄雍容探六籍萬幾淸暇瑤編披覽惜三餘又曰縱横圖史發天經地緯之藏俯仰古今期日就月將之益又曰西崑峙羣玉之峯寶氣高騰册府東壁耿雙星之耀祥輝遙接書林殿之側有九五齋臨保室精一堂恭默室殿之後曰玉食館端敬殿理辦房過小門而北曰省愆居其制度用木爲通透之基高三尺餘下不令牆壁至地

其四圍亦不與別處接連凡遇天變災眚聖駕居此以示修省之意先帝時塵封久矣萬歷中年後凡天下藩府差來進表內官尚膳監備辦筵宴司禮監掌印秉筆於文華殿門之西奉旨管待以昭九重親親之誼焉自天啟七年皇極殿工完以後管待藩府官人始不在文華殿門西也殿之東曰神祠內有一井每年祭司井之神於此殿之西曰崇本門殿之後爲刻漏房凡八刻水則交一時直殿監官抱時辰牌赴乾清門裏換之牌長尺餘石青地金字某時路遇者必側立讓行坐者起立

蓋敬天時之義殿之東北向後者曰聖濟殿供三皇歷代名醫御服藥餌之處徽音門裏亦曰麟趾門內則慈慶宮神廟時仁聖陳老娘娘居之內有宮四曰奉宸宮勗勤宮承華宮昭儉宮其園之門曰韶舞門麗園門曰擷芳殿薦香亭麟趾門之東曰關睢左門其內則掌印秉筆直房所云梨園是也西曰關睢右門再西而轉角向西者元輝殿光廟元妃郭娘娘選中時在南配殿住其總理婚典者田太監義也後福王妃鄒娘娘選中在正殿北一間住其總理婚典者先太監陳矩也凡三五

日卽詣妃寢殿門外問貴人起居時萬曆三十一年也
其年冬續憂危竑議之獄興凡諸王館選中淑女候欽
差某封某位娘娘親到元暉殿選不中者送出凡選中
者或后或妃或王妃皆先居於此以便次第奏舉行吉
禮也再北曰御馬監直房每日伺候御乘良馬十餘匹
在此神廟時有進到大黑牛二隻無角大黑牛一隻亦
餵於此再北曰御用等監庫再北朝南者曰寶善門門
之西舊有核桃棗樹數株乃二百餘年所培植者逆賢
因天啟二年夏風變伐去以便跑馬耳十庫之後亦有

隙地堪跑馬者逆賢從臾先帝薙其蒿萊而馳騁焉寶善門內迤東曰慈慶宮後門門之外神廟末年開一井味極甘冽北曰奉先殿卽內太廟也祖宗舊制宮外膳房原在寶寧門裏每日五更攢點後膳房牲匣約十餘槓自河邊經東華門會極歸極思善寶寧門逆賢擅改於寶善門內矣街東曰隆祀門其內則外東裕庫也街西再北曰蒼震門又街東再北並列二門向西者曰履順曰蹈和則一號殿仁壽宮之外層小門也內有噦鸞宮喈鳳宮凡先朝有名封之妃嬪無名封之宮眷養老

處也各有應答養膳銀吃用至病終之後該號殿看門官禀知司禮監監官典簿題知奉旨著照某封某氏例發送此巷自寶善門亦可通元武門俗稱狗兒灣其居中門曰蓮花門也景運門南朝西者都知監之直房也隆宗門北朝東者司禮監人數之直房也五更攢點後至曉報九刻水者刻漏房官及答應長隨也隆宗門南朝東者曰協恭堂印公等過司房之處也慈寗宮慈慶宮皆有花園有井有庫藏而乾清宮兩旁各有井無花園惟鍾粹宮有松數株耳其餘宮名殿名門名或有記

憶未真銓次失叙未能備載者敬俟後之博覽君子續
補訂正是幸
京北沙河鞏華城有門四南曰拱京北曰鎮遼西曰威
漢東曰展思內有駐鑾宮曰龍蹕門龍蹕殿曰廣載宮
東曰凝禧之殿曰華鸞宮集祥宮西曰景惠之殿曰翠
鳳宮會祉宮東曰麗春門步和門西曰延秋門宣澤門
北曰寗遠門
天壽山紅門裏曰時陟門時陟殿曰松露殿曰肅敬殿
曰修儀館飾容館曰聖蹟亭曰感思門感思殿曰九龍

池粹澤亭曰老君堂曰長生蹟長生亭
湖廣承天府舊名安陸州乃世祖發祥之所即興邸也
曰重明門麗正門曰龍飛門龍飛殿啟運殿曰卿雲門
卿雲宮曰鳳祥宮宏載宮曰春暉門秋朗門曰純一門
純一殿世子府曰泰禋門泰禋殿曰永配殿曰保和門
太和門曰啟祚門曰受命御極之殿曰春霄殿曰福寗
門慶源殿曰光熙門曰元佑宮門曰儲祉門曰元祐門
元祐寶殿曰眞宣殿曰衍法殿曰隆祥殿曰三洞閣
說者曰史漢以來有因漏禁中語而得罪者又有不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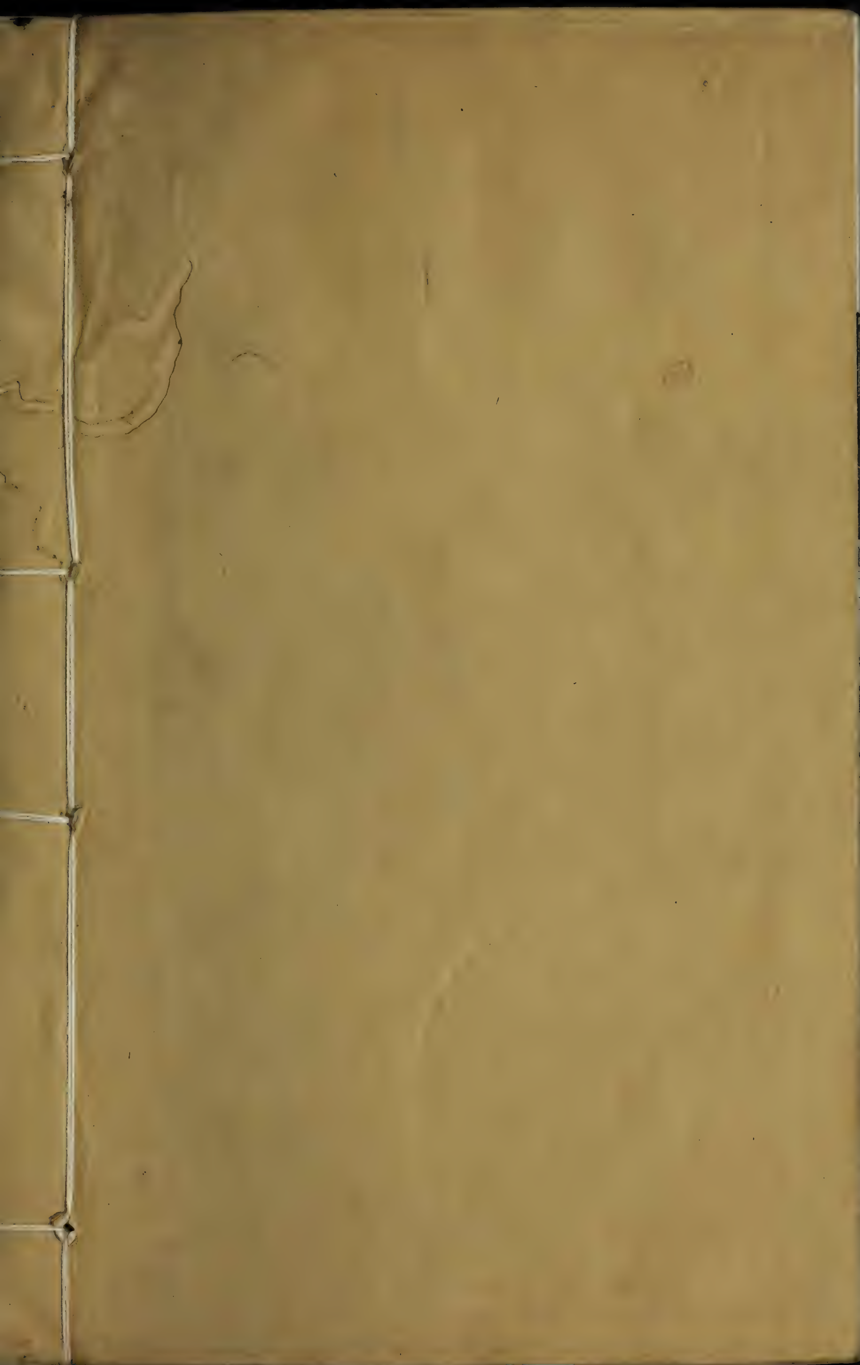
溫室省中何樹者今子侈言鋪張罄懷羅列得無非古人厚重不洩之意乎彛臣曰固也然聞之道路如張金吾懋忠所刻規制一書止憑慈寧宮管事齊棟所言中多舛誤何以昭聖朝之盛美乎我國家左史之溺職久矣自神廟靜攝多年起居所記注尤不能詳而內小臣獨能竊知一二揄揚鴻烈以昭一代之盛舉垂之無窮不亦可乎況若愚不幸遭羅奇冤朝不保夕筆此梗概不拘體制不循次第不過古人之西京雜記三輔黃圖類耳世之君子當不諱之朝思采風之義史失而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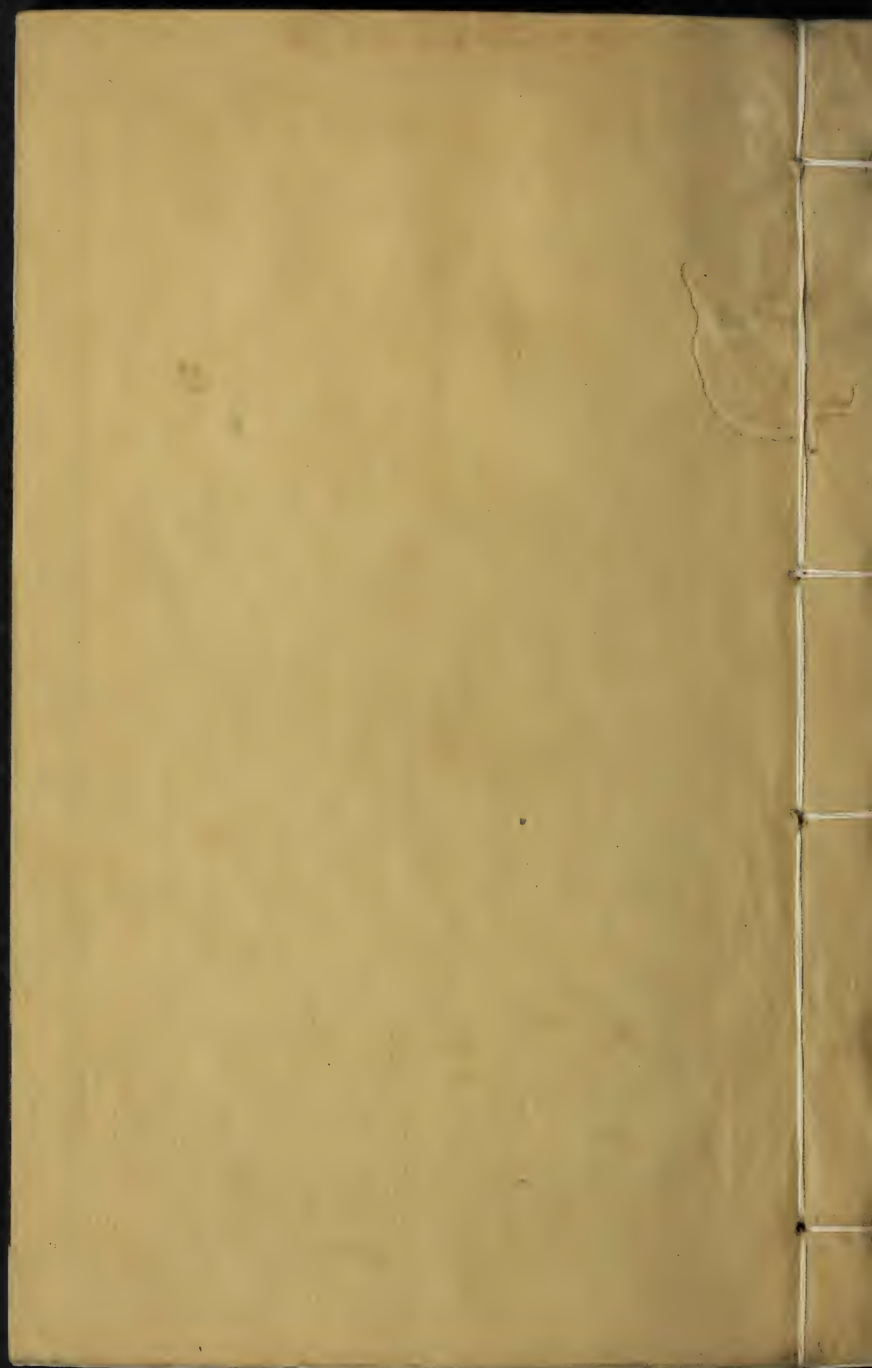
諸野閑中一寓目焉未必不興發其致君澤民之念也纍臣所見如此至於圜丘方澤謁陵視學耕藉閱戎一切慶典朝典經筵等儀自有儀注外廷備矣茲不概及

酌中志卷之十七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八

內板經書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凡司禮監經廠庫內所藏祖宗累朝傳遺秘書典籍皆提督總其事而掌司監工分其細也自神廟靜攝年久講幄塵封右文不終官如傳舍遂多被匠夫廚役偸出貨賣柘黃之帖公然羅列於市肆中而有寶圖書再無人敢詰其來自何處者或占空地爲圃以致板無晒處溼損模糊甚致劈毁以禦寒去字以改作即庫中見貯之書屋漏浥損鼠嚙蟲巢有蛀如玲瓏板者有塵黴如

泥板者放失虧缺日甚一日若以萬曆初年較葢已什減六七矣既無多學博洽之官綜核齊理又無簿籍數目可攷以憑銷筭葢內官發跡本不由此而貧富升沉又全不關乎貪廉勤惰是以居官經營者多長於避事而鮮諳大體故無怪乎泥沙視之也然既屬內廷庫藏在外之儒臣又不敢越俎條陳曾不思難得易失者世間書籍爲最甚也昔周武滅商洪範訪自箕子晉韓起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今將有用圖書盡擲無用之地豈我祖宗求遺書於天下垂典則於萬世

之至意乎想在天之靈不知何如其恫然何如嘆息也今上天縱英明右文圖治倘一旦淸問祖宗歷來所存書籍幾何或親臨庫際稽覽不審當局者作何置對其亦未之深思耳祖宗設內書堂原欲於此陶鑄眞才冀得實用按古文眞寶古文精粹二書皆出於老學究所選彚臣欲求大方於明白上水頭古文選爲入門再將宏肆上水頭古文選爲極則起自檀弓左國史漢諸子共什七八唐宋什二三爲一種再將洪武以來程墨垂世之稿亦選出一半爲入門一半爲極則亦爲一種四

者同成二帙以範後之內臣奏知聖主發司禮監刊行用示永久不知得遂志否也皇城中內相學問讀四書書經詩經看性理通鑑節要千家詩唐賢三體詩習書柬活套習作對聯再加以古文眞寶古文精粹盡之矣十分聰明有志者看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聖學心法綱目盡之矣說苑新序亦間及之五經大全文獻通考涉獵者亦寡也此皆內府有板之書也先年有讀等韻海篇部頭以便撿查難字凡有不知典故難字必自已搜查不憚疲苦至於周禮左傳國語國策史漢一則內府

無板一則繩於陋習概不好焉蓋緣心氣驕滿勉強拱高而無虛已受善之風也三國志通俗演義韻府羣玉皆樂看愛買者也除古本抄本雜書不能開徧外按現今有板者譜列於後卽內府之經書則例也

五倫書六十二本一千七百一葉 詩傳大全十二本九百九葉 書經大全十本七百六十三葉 周易大全十二本一千一百十八葉 春秋大全十八本一千四百五十九葉 禮記大全二十八本一千二百九十九葉 易傳六本五百八十二葉 書傳六本五百八十三葉 詩傳六本六百三十五葉 春秋傳四本一千零六十一葉 禮記八本一千六十一葉 四書大全二十本一千五百八十九葉 四書集

註十本八百二十葉性理大全三十本二千一百六十九葉資治通鑑綱目四十本四千一百葉續資治通鑑綱目十四本一千一百二十二葉少微通鑑節要廿本四千四百廿八葉通鑑節要續編二十本一千六百八十三葉晏宏通鑑綱目三十本四千二十葉文獻通考一百本一萬八百三十六葉歷代名臣奏議百五十本九千七百二十葉歷代通鑑纂要六十本三千六百三十葉大明會典一百四十本六千五百九十葉事文類聚一百三十本八千三百六十葉大明一統志四十本三千一百五十葉明倫大典廿四本七百廿葉大明集禮三十六本一千四百七十二葉大學衍義二十本一千三百八十二葉大學衍義補四十本三千六百葉對類十二本八百七十三葉諸司職

掌三本四百二十八葉　大明官制二本三百七十葉　御製大誥四本二百五十三葉　大明律二本一百七葉　洪武正韻五本五百葉　韻府羣玉十本一千四十葉　御製文集八本七百十三葉　經史海篇直音五本五百十二葉　廣韻二本二百五十五葉　玉篇二本三百十五葉　御製詩集二本八十四葉　經書音釋二本一百七葉　詩韻釋義二本一百五十八葉　四書白文六本三百十二葉　詩學大成十四本一千葉　爾雅埤雅四本三百九十七葉　許氏說文八本六百五十葉　呂眞人文集二本二百四十葉　孔子家語三本一百四十四葉　通書大全八本九百九十葉　列女傳三本一百三十五葉　神課金口訣二本二百四十葉　仁孝皇后勸善書十本八百七十六葉

臞山肘後神樞二本一百七十八葉選擇曆書二本二百五十六葉雍
熙樂府二十本一千七百九十三葉三國志通俗演義廿四本一千一百五十
葉歷代臣鑒十本五百六十葉貞觀政要八本三百七十葉居家必用
十本八百八十葉聖學心法四本三百十五葉釋文三註千字文七十一葉胡曾詩
九十九葉蒙求一百四十四葉飲膳正要三本七百七十五葉唐賢三體詩二本
一百七十二葉古文精粹二本二百五十六葉李白詩四本三百六葉選
詩補註三本三百十三葉唐詩鼓吹五本二百六十六葉高皇后傳一本
四十七葉女訓一本四十九葉內訓一本五十葉尙書孝經大學中
庸五本三百三十六葉周易占法二本二百四十葉草堂詩餘二本一百九

葉
恩紀含春堂詩二本一百十五葉
擊壤集四本三百五十葉
勸忍百儀四本三百葉
古文眞寶四本三百九十一葉
醫要集覽六本二百八十葉
草韻辨體六本二百七十葉
增定華夷譯語十一本一千七百八葉
評史心見六本三百五十葉
通鑑博論三本二百九十葉
重刻證類本草十本一千三百四十五葉
養生類纂五本一百九十七葉
釋氏源流應化事蹟四本四百四十葉
皇明祖訓一本五十葉
洪武禮制一本八十二葉
稽古定制一本八十二葉
鄭氏女孝經一本四十二葉
祖訓條章一本十二葉
曹大家女訓一本四十六葉
女誡直解一本四十八葉
劉向說苑五本三百二十五葉
皇明典禮一本九十五葉
內則詩一本六十二葉

內令一本十二葉　昭鑒錄一本一百五十二葉　御製洪範篇序一本三十六葉　勤政要典一本七十三葉　外戚事鑒一本六十八葉　山居四要一本八十三葉　慈聖皇太后女鑒一本六十九葉　女訓內訓全前　臞仙肘後經一本一百十二葉　玉匣記一本八十二葉　省躬錄一本七十二葉　祥異賦一本四十九葉　步天歌一本八葉　傳心妙訣一本四十五葉　詳明算法一本一百十葉　草字碎金一本九十二葉　眞字碎金一本九十二葉　千家姓一本五十九葉　孝順事實一本二百九十二葉　爲善陰隲一本三百七十二葉　小學書解一本一百六葉　忠經一本四十二葉　孝經大義一本四十二葉　歷代紀年一本三十六葉　四時歌

曲一本十二葉隨機應化錄一本六十葉高皇帝道德經註解一本六十九葉達達字孝經一本十二葉四醫按書一本十二葉三蒙求白文一本十九葉山歌一本四葉華夷譯語一本十八葉八古字便覽一本十二葉五八行遺事集一本十八葉二警世篇一本十一葉二忠經直解一本十六葉太上感應靈篇一本十二葉五憲綱一本五十葉百家姓一本十葉大學一本十六葉三千字文一本十七葉孝經一本十六葉中庸一本十六葉五千家詩一本十四葉四四書雜字一本十二葉七言雜字一本十三葉三字經一本十二葉二啟蒙集一本四十葉草訣百韻一本十四葉草訣百韻歌三本四十葉八行圖書一本

四十葉孝經直解一本三十六葉解夢書大全二本七十葉四書直解二十五本一千零四十二葉書經直解十三本八百二十葉通鑑直解二十五本一千四十二葉帝鑑圖說六本三百五十六葉劉向新序三本一百四十二葉洪武正韻玉鍵二本一百三十葉

佛經一藏　計六百七十八函　十八萬八十二葉

共用白連紙四萬五千二十三張　藍絹二百五十三匹七尺四寸　黃絹廿六匹二丈四尺一寸每匹長三丈二尺　黃毛邊紙五百七十張　藍毛邊紙四千九百十二張　黃連四紙三百四十七張　白戶油紙一萬八千九

十五張　黑墨二百八十六斤八兩　白麪一千二百
二十五斤　白礬四十五斤
道經一藏　計五百十二函　十二萬二千五百八十
九葉　共用白連四紙三萬八百九十七張　黃連四
紙一百七十六張　藍毛邊紙三千十八張　黃毛邊
紙五百二張　藍絹一百八十二匹一丈八尺六寸
黃絹二十匹一丈六尺　白戶油紙八千三百七張
黑墨一百六十斤八兩　白麪七百五十斤　明礬二
十五斤

番經一藏　計一百四十七函　十五萬七十四葉

共用腰子白鹿紙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張

大五大部經　華嚴經八十二本大涅槃經四十一本報恩經七本

金剛明經十本心地觀經八本

小五大部經　法華經七本楞嚴經十本佛母大孔雀經三本

梁皇懺十本

又五般經　圓覺經二本彌陀經一本諸品經咒

金剛經註解一本一百四十七葉　華嚴小鈔一百十七本　諸眞寶懺十二本　小道經一本

纂臣若愚曾聞成祖勅儒臣纂修永樂大典一部係湖廣王洪等編緝時號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就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因卷帙浩繁未遑刻板正寫册原本至孝廟宏治年以大典金匱秘方外人所未見者乃親灑宸翰識以御寶賜太醫院使臣王聖濟殿內臣寵蓋欲推之以福海內也閣臣王文恪鏊恭撰頌以揄揚盛美相傳至嘉靖年間於文樓安置偶遭回祿之變世廟亟命挪救幸未至焚遂勅閣臣徐文貞階復命儒臣照式摹抄一部當時供謄寫

官生一百八名每人日抄三葉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慶元年始克告完及萬歷年間兩宮三殿復遭回祿不知此新舊永樂大典二部今又見貯藏於何處也又纍臣會見車駕幸地錄所載正德十五年閏八月內武廟南征回如鎮江幸大學士楊一清第會進抄本冊府元龜一部共一千卷計二百二本纍臣會向韓提督世祿言及幸有一部然舛錯頗多至不能句似非楊宅所獻之書李永貞遂僱人借抄一部仍將原本交還而抄本一部聞丁卯冬已有人獻於王體乾矣至崇禎已卯

夏體乾沒産又不知落何人手也又江陵張文忠公在閣時曾具書與張中翰後湖曰先年張文簡公曾得內閣所藏册府元龜一部其後文簡公卒於京邸其僕即將此書於部前貨賣令先翁識其爲閣本也贖而藏之於家嘗語區區曰吾欲將此書仍送歸內閣以完先代之寶何如僕時起賀曰幸甚此義舉也無何而令先翁亦逝竟勿克踐其言今憶此書必無恙也僕欲倍價奉贖仍歸閣中以卒令先翁之志惟執事其幸許之夫此一書也文簡得之令先翁贖之至僕而還之三更張氏

皆楚人也將以媲於古之左史倚相能讀墳典邱索不亦美乎云云然詳味江陵此舉則必實踐其言者但未知後湖果曾劄付此書否又不知今尚存內閣否也承平日久處處光景與先年不同則此書之存與不存與永樂大典之存貯何庫又有誰敢饒舌問及也哉嗟嗟難言矣

酌中志卷之十八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九

內臣佩服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祖宗設立內官其巾帽服佩自有一定制度其名色多非外廷所曉而舊制醇雅每寓等威節省之誼自逆賢擅政創古今未有之制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以今驗昔良然

貼裏其製如外廷之褦褶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乾淸宮管事牌子各執事近侍都許穿紅帖裏綴本等補以便侍從御前凡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官長隨內使小

火者俱穿青貼裏自逆賢擅政改蟒貼裏膝襴之下又加一襴名曰三襴貼裏最貴近者方蒙欽賞服之又有雙袖襴蟒衣凡左右袖上裏外有蟒二條自正旦燈景以至冬至陽生萬壽聖節各有應景蟒紵自清明鞦韆與九月重陽菊花俱有應景蟒紗逆賢又創造滿身金虎金兔之紗及滿身金葫蘆燈籠金壽字喜字紵或貼裏每褶有朝天小蟒者然圓領亦有金壽字喜字遇聖壽及千秋或國喜或印公等生日搬移則穿之惟逆賢之服奢僭更甚及籍没皆賞給鐘鼓司凡承應則穿之

光焰耀目今上聖主天性素儉每爲切齒或笑其越分折福終何用也祖宗以來靑貼裏原不綴補惟紅貼裏有補逆賢偶欲異其親信者遂自印公起請小轎止俱於靑貼裏綴補紛更多事人咸不便又按舊制自十月初四日至次年三月初三日穿紵絲自三月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穿羅該司禮監預先題奏傳行凡婚慶吉典則雖遇夏秋亦必穿紵絲供事若羊羢衣服則每歲小雪之後立春之前隨紵絲穿之凡大忌辰穿靑素祧廟者穿靑綠花樣遇修省則穿靑素祖宗時夏穿靑素

則屯絹也冬穿青素則元色之紵絲也逆賢擅政則王體乾等夏穿眞青油綠懷素紗內以玉色素紗襯之滿身活文如水之波如木之理而冬則天青竹綠油綠懷素紗光耀射目爭相誇尚以豔麗爲美然於忌辰之義何居於臣子之心何安乎

襬襒其制後襟不斷而兩傍有襬前襟兩截而下有馬面褶往兩旁起惟自司禮監寫字以至提督止并各衙門總理管理方敢服之紅者緞本等補靑者否

圓領襯襬與外廷同各按品級凡司禮監掌印秉筆及

乾清宮管事之耆舊有勞者皆得賜坐蟒補次則斗牛補又次俱麒麟補凡請大轎長隨及都知監戴平巾有牙牌者穿獅子鸚哥雜禽補逆賢名下凡掌印提督者皆濫穿坐蟒可嘆也

官帽以竹絲作胎眞青縐紗蒙之自奉御至太監皆戴之俗所謂剛叉帽也

平巾以竹絲作胎眞青羅蒙之長隨內使小火者戴之制如官帽而無後山然有羅一幅垂於後長尺餘俗所謂紗鍋片也

牙牌內官監題本於內承應庫領討象牙製造每陞奉
御或長隨即給一面將原帶烏木牌換收接御用監等
衙門各有號數一邊刻忠字若干號一邊刻某監某衙
亦間有私買者私造者從來不禁其製有雲尖下方微
潤而上圓可重六七兩不等近將舊牙牌不用另換給
新製牙牌一面橫用篆文其衙門下書衙一面截不許
借失等字爲官物也無私造者
烏木牌其製荷葉頭圓徑二寸許一面刻內使或小火
者字樣一面用長方火印於中其篆文四字曰關防出

入而火印兩旁分刻小字或內字若干號此係官物無敢私造者凡遇失落必題知懲處另給
牌穗其製用象牙或牛骨作管青綠線結寶蓋三層圓可徑二寸下垂紅線長八寸許內懸牙牌或烏木牌上有提繫青絲凡穿圓領隨侍及有公差私假出入本等帶之左即懸此牌穗如平居在宮穿襯擺者貼裏者俱帶牌穗有絲辮賢時將牌穗紅線長至尺餘而懸穗之提繫舊制大可二寸許不過銅銀玉等爲之上有鉤逆賢時改造大樣提繫長六寸五寸濶三寸或二寸半鑲

嵌絶好珠石睛緑之類有一件可値千金六七百金者各按節令巧樣將見帶者懸挂滿壁不帶而聚蓄者盈箱充櫃亦賞及名下諸人又令絲作織五色五毒絲子創造珍珠牌繐以玉作管去牙牌而懸白玉或碧玉玲瓏牌五毒絲偏綴小珍珠其色疑近喪間服飾又加青紅寶石珊瑚黃絲瑠璃珠以間之其實不雅皆逆賢掌家王朝用逢迎造辦有識者竊嘆曰帶珠者待誅也謂非服妖而何又創造玉管天青綠印綬加外廷印綬夏則内懸玉牌冬則金牌或金魚二尾中外鑰焉凡掌一

印者帶一綬如王體乾三綬李永貞則二綬矣雖不掌印者凡出禁城有事則亦帶一綬於玉帶之左焉冐濫可笑極矣

帶凡內使小火者烏木牌平巾者無穿圓領束帶之理惟請轎長隨并都知監長隨各獅子等補束角帶其陞有牙牌官帽便謂之奉御正六品得服麒麟補束金鑲玳瑁或犀帶自奉御而上左右監丞五品左右少監從四品太監正四品自太監而上方敢穿斗牛補再加陞則膝襴之飛魚也斗牛也蟒服也再陞則受賞也特陞方

賜玉帶冬則光素夏則玲瓏三月九月則頂粧玉帶也再陞內府騎馬再陞每歲祿米十二石如再陞但凡一級止歲加祿米十二石耳遊賢時有孩孺而至祿米若干者有陞賞一次會頓加祿米至一千二百石不一也騎馬凡內府有名騎馬者自東西下馬門起至北安西安門柵欄東上北門止又東上南門起至南內西上南門及寶鈔司止凡遇萬壽聖節正旦節內府騎馬者各進馬一匹若遇大婚禮誕生慶典亦然凡進馬有例司禮監管掌寫字預先於思善等門牓示一帖曰某日進

馬各家將馬之毛色幷已之官銜姓名開送司禮監總
辦黃本處各酬銀二錢或三錢不等以爲買筆之用此
舊規也臨期請旨如聖駕親覽所進之馬便都於乾清
宮門裏伺候覽過交御馬監不堪者該監不收換補之
逆賢擅政時因山海關等處缺馬遂將皇城內官人稍
堪辦進者躐陞數百人騎馬每次各進一匹又派各監
局司場庫進十匹至五十匹者每歲傳進十餘次每次
不下數百匹驗收之日黎明時逆賢於北上門中一間
朝北正坐盛服示威內外侍衛者數百十人列於兩旁

按職名牽馬魚貫而過或有不係夷產及瘸瘦老病者必重責其人如牌子王心悅幾斃杖下所以馬價踊貴焉及解馬到於本處聽其瓜分又苦無應時芻豆隨至倒死者相望軍士啖馬者比比也按舊制禁門中間係御路無臣子敢正坐者曾記萬歷二十九年蠹臣同選入者四十餘人於七月內先監矩奉神廟聖旨於北上門撥散於各衙門先監在北上門東一空門限之北坐東朝西可謂得宜至天啟三年六月內王體乾史賓張文元奉先帝聖旨選內操官人時便巳在北上門居中

朝北正坐者體乾也左右並列坐者賓與文元也孔子立不中門況坐以臨下乎是干天之位憯然可笑者又不止驕橫逆惡之魏忠賢矣凡賞過祿米者遇萬壽聖節及各節隨進鹿一隻交南海子未賞祿米者則否又冬至之前印公公秉筆隨堂管事牌子各進子母羊四角六角羊交牲口房凡藩府所進之羊亦交牲口房所進之馬則交御馬監也

杌杌凡司禮監掌印秉筆之年高最有寵眷者方能得此其製如靠背椅而加兩桿於旁用皮襻如轎前後各

用一橫槓然抬者不在轎內只在桿外斜插槓擡而正行之所以曰杌者禁地不敢乘轎之意也

板其製加牀面高五尺許於偏後些安一椅圈前後以粗絨繩拴用槓二條斜插抬走離地尺許凡司禮監掌印秉筆年老者方私置坐之不係欽賞亦不係正經品級自乾清門外至西華門東華門裏止自逆賢擅政乃徑自由門擡出了無畏懼又曾於寶月亭戴巾穿褻衣坐板擡走殊可恨也自古以來禁地無戴巾之理神廟時司禮掌印田義老病先監矩清弱亦曾間於宮中坐

板然出於不得已非驕矜賣貴也邇來年少如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皆坐之可不謂濫褻之極耶

朝服朝冠帶履與外廷同冠七梁或五梁舊制只有司禮監掌印於祭中霤之神之夜服此祭之自逆賢擅政加至九梁凡遇先帝聖節年節冬至節王體乾起至牌子止俱朝服朝冠於乾清宮大殿或丹陛上服之照外廷儀注行慶賀山呼禮贊禮官大聲鳴贊如鴻臚寺焉班首亦致詞焉自魏良卿晉封後逆賢卽改戴公侯伯爵簪纓出班行禮致詞位在體乾上至今上初登大寶

舊例宮中內外各執事印公行禮磕頭慶賀逆賢欲仍戴簪纓照先帝時朝服行禮憚聖主英明未果止本等服色磕頭呼萬歲禮也

笏以象牙為之與外廷同

抹布非布也是素紵絲或綾染黃長五尺濶三寸雙層方角如大帶子之式而無繐凡乾清宮管事牌子暖閣御藥房管櫃子御司房管庫管弓箭請小轎四執事牌子欽安殿隆德殿英華殿陳設近侍須蒙賜過者乃敢佩於貼裏之右而蟠結絲上雙垂之露半條於外垂與

衣齊
刀兒小牙筯一雙小尖刀一把長六七寸不等銀鑲鯊
魚皮等鞘以紅絨辮繫束於衣左牌總之上以昭近臣
殊寵非外衙門之所敢望也惟司禮監是禮儀衙門斯
不屑佩刀兒也
鏵針金銀珠翠珊瑚皆可爲之年節則大吉葫蘆萬年
吉慶元宵則燈籠端午則天師中秋則月兎頌歷則寶
歷萬年其製則八寶荔枝卐字䲔魚也冬至則陽生綿
羊引子梅花重陽則菊花遇萬壽聖節則萬萬壽洪福

齊天之類洪福者於齊天字之傍左右各有紅蝙蝠一枚以取意耳凡遇誕生婚禮及尊上徽號冊封大典皆萬萬喜此所謂鐸針者單一枚有鐏居官帽中央者是也按蟒衣貼裏之內亦有喜相逢色名此等常樣式不同前織一黃色蟒在大襟向左後有一藍色蟒由左背而向前兩蟒恰如偶遇相望戲珠之意此萬歷年間新式非逆賢剏造凡婚禮時惟宮中貴近者穿此衣也

枝箇其製隨景如鐸針但減小偏向成對耳

桃杖亦隨景如前而珍珠珊瑚自鐏端下垂或間以寶

石金方勝𠂢字耳下有垂脚世廟時亦間以三種賜輔臣大臣神廟初年亦間賜江陵相公云

披肩貂鼠製一圓圈高六七寸不等大如帽兩傍各製貂皮二長方毛向裏至耳即用鉤帶斜挂於官帽之後山子上舊制自印公公等至牌子煖殿方敢戴其餘常行近侍只戴煖耳其製用元色素紵作一圓箍二寸高兩傍綴貂皮長方如披肩凡司禮監寫字起至提督止亦只戴煖耳不甚戴披肩也凡二十四衙門內官內使人等則止許戴絨紵圍脖似風領而緊小焉凡聖上臨

朝講亦向披肩至於外廷如今所戴帽套謂之曰雲字披肩聞今上登極後令左右漸次改戴雲字披肩隨待然古制似已頓易也

直身製與道袍相同惟有擺在外綴本等補聖上有大紅直身袍凡印公公若過司房或秉筆私自下直房始穿此凡見尊長則不穿其色止有天青黒綠元青不敢做大紅者或亦開擺如襯衣而束本等帶者

道袍如外廷道袍之製惟加子領耳間有綴補然逆賢時其袖有大至二尺七八寸者可笑莫此爲甚

氅衣有如道袍袖者近年陋製也舊製原不縫袖故名曰氅也綵素不拘

大褶前後或三十六三十八不等間有綴本等補

順褶如貼裏之製而褶之上不穿細紋俗爲馬牙褶如外廷之襈褶也間有綴本等補世人所穿襈子如女褻之製者神廟亦間尚之曰襯褶袍想卽古人下裳之義也

罩甲穿窄袖戎衣之上加此束小帶皆戎服也有織就金甲者有純繡纚繡透風紗不等

束髮冠其制如戲子所戴者用金纍絲造上嵌睛綠珠石每一座值數百金或千餘金二千金者四爪蟒龍在上蟠繞下加額子一件亦如戲子所戴左右插長雉羽焉凡遇出外遊幸先帝聖駕尚此冠則自王體乾起至矮殿牌子止皆戴之各穿窄袖束玉帶佩茄袋刀帨如唱咬臍郎打圍故事惟涂文輔高永壽年少相稱其年老如裴昇史賓等戴之便不雅觀

唐朝帽此古制如畫上絲年太子所戴者貂鼠皮爲之凡冬月隨駕出獵帶之耳不寒

烟墪帽亦古制也冬則天鵝絨或紵絲紗夏則馬尾所結成者上綴金蟒珠石其式如大帽眞簷而頂稍細二色衣近御之人所穿之衣自外第一層謂之蓋面如褶襬貼裏圓領之類第二層謂之襯道袍第三層曰褻領道袍其白領以漿布爲之如玉環在項而缺其前稍油垢即換之非入過皇城者不敢綴也自此三層之內或衫或襖俱不許露白色袖口凡脖領亦不許外露亦不得綴鈕扣只宮人脖領則綴鈕扣是以切避忌之凡外廷講幄召對之臣不可不曉二色衣之妙處者如夏

則以葛布爲上身以深藍或玉色紗作下褶并接兩袖各數寸又緣子領寸許一則露白色一則省費惜福以便拆澣此從古制也自逆賢專政凡近御之人概得穿白色生紗生羅葛布及白綾絲紬領袖襟縫公然顯露不忌憚也

一把蓮宮壼中舊制凡掌印秉筆管事牌子在殿內直宿其餘者候聖駕已安寢磕頭安置過寢殿門已闔則始散歸各直房或酒或茶自已用過便各安歇絕無敢私相會飲者其各家經管衣帽官人即將官帽一頂貼

裏道袍大襖或褂共上一條領者一付總綴兩條帶子將提繫絲牌穗亦挂得停當名曰一把蓮并硬抹口鉞襪靴護膝一雙俱緊安於所歇牀傍伺候暗燈及燭於棹上立銅篐頭攢竹五尺一根於棹傍司房宦人伺候筆袋一分空紙數幅本色紙花一袋紙花者即白紙裁成方葉如碗大備寫字唾痰擦手之用凡猝然夜閒御前有事忽有傳召或值火災意外之警便立可衣冠手持五尺速赴聖駕防衛此從來貴近大臣之體亦內臣小心敬慎分內事也至逆賢時此制盡廢甚有沉醉解

衣亦身而睡者曾遇半夜有事如先時逆賢王國臣之閧於殿內幷一號殿兩次火災寧遠兩次口警及天啟六年六月初五日夜半地震凡赴御前之人多零星遲緩不濟事矣又先是各直房飲食都從河邊等處做成擡入宮以炭火熱食之不敢煤竈也至逆賢時直房各具寬大茶廚房雙煤竈訪善烹調內官答應似麪店酒鋪煤火烈焰爆炒煎煠互相請召而上下因循日甚一日全不以火燭為戒非逆賢創始歟亦不敢屑越至此也

長者巾製如東坡巾而後垂兩方葉如程子巾式神廟恒尙之曰長者冠前縫綴一大西洋珠兩傍金五爪龍戲之而後垂兩葉之中亦各蟠蒼龍凡內臣高年之人亦有戴者或金線黑線緣鑲然不敢綴雲龍也忠靖冠六合巾九華巾晉巾等製皆如外廷先帝恒尙九華巾

圓帽皇城內內臣除官帽平巾之外即戴圓帽冬則以羅或紵爲之夏則馬尾牛尾人髮爲之有極細者一頂可値五六兩或七八兩十餘兩名曰爪拉或爪喇絶不稱帽子想有所避忌云

欆靸巾帽局製造每年大雪第一次即送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每二隻管事牌子每一隻冰雪穿之以便趨走不滑跌也

撒扇其制用木柄長尺餘合竹作小骨二十餘根用藍絹糊裱兩面皆撒大塊金箔放則遮日收則入囊自司禮監掌印至管事牌子皆於宮中夏日用之只可取陰不能取風其扇式如外之竹涼扇而不曲長可二三尺上濶下窄損齋備忘錄載宣廟六言詩三首其一詠撒扇者曰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

招回天上淸涼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眞聖帝之言也
靴皁皮爲之似外廷之制而底軟襯薄其裏則布也與
聖上履仝式但前縫少菱角各縫少金線耳頻加粉飾
敝則易之凡當差內使小火者不敢穿但單臉靑布鞵
靑布襪而已或雨雪之日油靴則不禁也
扁辮用不堪紫色絨或靑綠色織如大帶子微鬆軟耳
長可丈餘不等濶可三四寸凡遇雨雪將衣搊束離地
八九寸以防泥汚晴天不用如冬寒之月亦得穿皮鞾
衣夏暑之夜亦用折疊竹架各支紗絹帳以禦蚊蚋也

雨衣雨帽用玉色深藍官綠杭紬或好絹油為之先年亦有甕繭紙為之今亡矣斗鉢式有道袍式加掛者御前大臣直穿紅之日有紅雨衣彩畫蟒龍方補為貼裏式者雨帽則如方巾周圍加簷三寸許亦有竹胎絹糊黑油漆如高麗帽式者惟御前大臣戴之祖宗以來凡帝后皇子女晴天各用絹裹青紗窄簷傘制不甚大也以蔽下面之日色宮中從來禁傘自逆賢擅政凡掌印秉筆管事牌子如王體乾等王朝用等皆雨雪打傘直至乾清宮大殿簷下無復奴僕體矣良可太息又神廟

時凡宣召太監田義等皆值指其名曰呌某人來如值
聖怒則曰採某人來至逆賢則凡遇先帝傳召衆必接
聲或數十人讙聲齊跪曰呌老公哩蓋於君前臣名之
義何居而乃恬不為異可乎

酌中志卷之十九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二十

飲食好尚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上古之時茹毛飲血自燧人氏作民始烹飪不過苟塞饑餧已耳是以鼎鑄饕餮之戒書垂酒誥之文然自古至今猶有于口腹嗜好之故起戈矛于匕箸貽身家之大害者不能枚舉惟趙衰以壺飡得士顧榮以一炙感恩權其輕重或亦有道存焉其間不可不知也嗟嗟惟中官志安溫飽耳目習染效奢易從儉難按節令以相沿非四方所能曉謹將平日所稔知者畧次梗概于左

用識異聞亦攷世問俗之一端倘披閱之或亦與嘗禁臠之思耶

正月初一日正旦節自年前臘月廿四日祭竈之後宮眷內臣即穿葫蘆景補子及蟒衣各家皆蒸點心儲肉將爲一二十日之費三十日歲暮即互相拜祝名曰辭舊歲也大飲大嚼鼓樂喧闐爲慶賀焉門旁植桃符板將軍炭貼門神室內懸掛福神鬼判鍾馗等畫牀上懸掛金銀八寶西番經輪或編結黃錢如龍簷楹插芝蔴稭院中焚柏枝柴名曰煏歲正月初一五更起焚香放

紙礮將門攂或木槓于院地上拋擲三度名曰跌千金飲椒柏酒吃水點心即扁食也或暗包銀錢一二于內得之者以卜一年之吉是日亦互相拜祝名曰賀新年也所食之物如曰百事大吉盒兒者柿餅荔枝圓眼栗子熟棗共裝盛之又驢頭肉亦以小盒盛之名曰嚼鬼以俗稱驢爲鬼也立春之前一日順天府于東直門外迎春凡勳戚內臣達官武士赴春場跑馬以較優劣至次日立春之時無貴賤皆嚼蘿蔔曰咬春互相請宴吃春餅和菜以綿塞耳取其聰也自歲莫正旦咸頭戴鬧

蛾乃烏金紙裁成畫顏色裝就者亦有用草虫蝴蝶者或簪于首以應節景仍有眞正小葫蘆如豌荳大者名曰草里金二枚可值二三兩不等皆貴尙焉初七日人日吃春餅和菜自初九日之後卽有耍燈市買燈吃元宵其製法用糯米細麪內用核桃仁白糖爲果餡灑水滾成如核桃大卽江南所稱湯團者十五日曰上元亦曰元宵內臣宮眷皆穿燈景補子蟒衣燈市至十六更盛天下繁華咸萃于此勳戚內眷登樓玩看了不畏人斯時所尙珍味則冬笋銀魚鴿蛋麻辣活兎塞外之黃

鼠半翅鵽鷄江南之密羅柑鳳尾橘漳州橘橄欖小金橘風菱脆藕西山之蘋果軟子石榴之屬水下活蝦之類不可勝計本地則燒鵞雞鴨猪肉冷片羊尾爆炒羊肚猪灌腸大小套腸帶油腰子羊雙腸猪脊肉黃顙管兒脆團子燒笋鵞鷄爆魚柳蒸煎燴魚滷煮鵪鶉鷄醢湯米爛湯八寶攢湯羊肉猪肉包棗泥餋糊油蒸餅乳餅奶皮素蔬則滇南之鷄㙡五臺之天花羊肚菜鷄腿銀盤等蘑菇東海之石花海白菜龍鬚海帶鹿角紫菜江南蒿笋糟笋香蕈遼東之松子蘇北之黃花金針都

中之土藥土荳南都之苦茶武當之鷹嘴笋黃精黑精北山之榛栗梨棗核桃黃連茶木蘭芽蕨菜蔓菁不可勝數也茶則六安松蘿天池紹興岕茶徑山虎邱茶也凡遇雪則暖室賞梅吃炙羊肉羊肉包渾酒牛乳先帝最喜用炙蛤蜊炒鮮蝦田鷄腿及笋鷄脯又海參鰒魚鯊魚筋肥雞猪蹄筋共燴一處恆喜用焉十九日名燕九是也都城之西南有白雲觀者云是勝國時邱眞人成道處此日僧道輻輳凡聖溷襍勋戚內臣凡好黃白之術者咸遊此訪丹訣焉自十七日至十九日御前安

設各樣燈盡撤之也二十五日曰塡倉亦醉飽酒肉之期也

二月初二日各宮門撤出所安彩粧各家用黍麪棗糕以油煎之或曰麪和稀攤爲煎餅名曰薰虫是月分菊花牡丹凡花木之窨藏者開隙放風淸明之前收藏貂鼠帽套風領狐狸等皮衣食河豚飮蘆芽湯以解其熱各家煮過夏之酒此時吃鮓名曰桃花鮓也

三月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羅衣淸明則鞦韆節也帶楊枝于鬢坤寧宮後及各宮皆安鞦韆一架凡各宮之

溝渠俱于此疏濬之竹篾排棚大木桶及天溝水管俱于此時油艌之并銅缸亦刷換以新汲水凡內臣院大者即製蓆箔為涼棚以繩收放取陰也
聖駕幸回龍觀等處賞海棠窨中花樹盡出園圃臺榭藥欄等項咸此月修飾富貴人家咸賞牡丹花修涼棚二十八日東岳廟進香吃燒笋鵞吃涼餅糯米麪蒸熟加糖碎芝蘇即糍巴也吃雄鴨腰子大者一對可值五六分傳云食之補虛損也
四月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紗衣欽賜京官扇柄牡丹

盛後即設席賞芍藥花也初八日進不落夾用葦葉方包糯米長可三四寸濶一寸味與糉同也是月也嘗櫻桃以爲此歲諸果新味之始吃筍鷄吃白煮猪肉以爲冬不白煮夏不爊也又以各様精肥肉薑蒜剉如豆大拌飯以萵苣大葉裹食之名曰包兒飯造甜醬豆豉初旬以至下旬耍西山香山碧雲寺等耍西直門外之高梁橋涿州娘娘馬駒橋娘娘西頂娘娘進香二十八日藥王廟進香吃白酒氷水酪取新麥穗煮熟剁去芒殼磨成細條食之名曰稔轉以嘗此歲五穀新味之始也

司禮監有一種扇以墨竹爲骨色淺箋紙面兩面楷書寫論語內六字一句成語極易脆裂不知費多少工價方成一把似此損耗無益宜裁省可也

五月初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宮眷內臣穿五毒艾虎補子蟒衣門兩旁安菖蒲艾盆門上懸挂吊屏上畫天師或仙子仙女執劍降毒故事如年節之門神焉懸一月方撤也初五日午時飲硃砂雄黃菖蒲酒吃糉子吃加蒜過水麪賞石榴花佩艾葉合諸藥畫治病符聖駕幸西苑鬬龍舟划船或幸萬歲山前插柳看御馬監勇士

跑馬走解夏至伏日戴草蘇子葉吃長命菜即馬齒莧也

六月初六日皇史宬古今通集庫曬晾吃過水麪嚼銀苗菜即藕之新嫩秧也初伏日造麴惟以白麪用菉豆黃加料和成曬之立秋之日戴楸葉吃蓮蓬藕曬伏薑賞茉莉梔子蘭芙蓉等花先帝愛鮮蓮子湯又好用鮮西瓜種微加鹽焙用之

七月初七日七夕節宮眷穿鵲橋補子宮中設乞巧山子兵仗局伺候乞巧針十五日中元甜食房進供佛波

羅蜜西苑做法事放河燈京都寺院咸做盂蘭盆追薦道場亦放河燈于臨河去處也是月也吃鰣魚爲盛會賞桂花鬬促織善鬬者一枚可值十餘兩不等各有名色以賭博求勝也秉筆唐太監之徵鄭太監之惠最識促織好蓄鬬爲樂

八月宮中賞秋海棠玉簪花自初一日起卽有賣月餅者加以西瓜藕互相餽送西苑蹠藕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餅瓜菓候月上焚香後卽大肆飲啖多竟夜始散席者如有剩月餅仍整收于乾燥風凉之處至歲暮合家

分用之日團圓餅也始造新酒蟹始肥凡宫眷內臣吃蟹活洗淨蒸熟五六成羣攢坐共食嬉嬉笑笑自揭臍蓋細將指甲挑剔蘸醋蒜以佐酒或剔蟹胸骨八路完整如蝴蝶式者以示巧焉食畢飲蘇葉湯用蘇葉等件洗手爲盛會也凡內臣多好花木于院宇之中擺設多盆並養金魚于缸羅列小盆細草以示侈富有紅白軟子大石榴是時各剪離枝甘甜大瑪瑙葡萄亦于此月剪下缸內着少許水將葡萄枝懸封之可留至正月尚鮮

九月御前進安菊花自初一日起吃花糕宮眷內臣自初四日換穿羅重陽景菊花補子蟒衣九日重陽節駕幸萬歲山或兎兒山旋磨山登高吃迎霜麻辣兎飲菊花酒是月也糟瓜茄糊房牎製諸菜蔬抖曬皮衣製衣禦寒

十月初一日頒曆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紵絲吃羊肉炮燴羊肚麻辣兎虎眼等各樣細糖凡平時所擺玩石榴等花樹俱連盆入窖吃牛乳乳餅奶皮奶窩酥糕鮑螺直至春二月方止是月也始調鷹畋獵鬬雞內臣貪

婪成俗是以性好賭博旣賴雞求勝則必費重價購好健鬬之雞僱善養者晝則調馴夜則加食名曰貼雞須燃燈觀看以計所啄之數有三四百口者更妙也是時夜已漸長內臣始燒地炕飽食逸居無所事事多寢寐不甘又須三五成朋飲酒擲骰看紙牌耍骨牌下棋打雙陸至三四更始散方睡得着又有獨自吃酒肉不下者亦如前約聚輪流辦東幫湊飲啖所談笑槪俚鄙不堪多有醉後忿爭小則罵打僮僕以遷怒大則變臉揮拳將祖宗父母互相唤罵爲求勝之資然易得和解磕

過幾箇頭流下幾眼淚卽歡暢如初也凡攢坐飲食之際其圍獲揚飯流歠共食求飽咤食齧骨或膝上以哺弄兒或棄肉以飼猫犬眞可笑也如有吃素之人修善念佛亦必羅列菓品飲茶久坐或至求精爭勝多不以簞食瓢飲爲美亦可笑也間有一二好看書習字者樂聖賢之道或杜門篝燈草衣粗食不苟且不濫差足愉快奈寥寥不多見耳大抵天啟年間內臣性更奢侈爭勝凡生前之桌椅牀櫃轎乘馬鞍以至日用盤盒器具及身後之棺槨皆不憚工費務求美麗甚至墳寺莊園

第宅更殫竭財力以圖宏壯且壘立名目科斂求衙門屬僚今日曰某老太太慶七十八十某太爺太太祭弔明日曰某宅上梁慶賀某壽地興工立碑卽攘奪府怨總不恤糜費工本必所甘習以成風亦可鄙可笑也內臣又好吃牛驢不典之物曰挽口者則牝具也曰挽手者則牡具也又羊白腰者則外腎卵也至于白牡馬之卵尤爲珍奇曰龍卵焉

十一月是月也百官傳帶煖耳冬至節官眷內臣皆穿陽生補子蟒衣室中多畫綿羊引子畫貼司禮監刷印

九九消寒詩圖每九詩四句自一九初寒纔是冬起至日月星辰不住忙止皆瞽詞俚語之類非詞臣應制所作又非御製不知如何相傳耳久遵而不改近年多易以新式詩句之圖二三種傳尚未廣此月糟醃猪蹄尾鵞脆掌羊肉包扁食餛飩以爲陽生之義冬笋到則不惜重價買之是月也天已寒每日清晨吃辣湯吃生爓肉渾酒以禦寒

十二月初一日起便家家買猪醃肉吃灌腸吃油渣滷煮猪頭燴羊頭爆爓羊肚煠鐵脚小雀加雞子清蒸牛

白酒糟蚶糟蠏蝶銀魚等魚醋溜鮮鯽魚鯉魚欽賞臘八雜果粥米是月也進煖洞薰開牡丹等花初八日吃臘八粥先期數日將紅棗槌破泡湯至初八早加粳米白米核桃仁菱米煮粥供佛聖前戶牖園樹井竈之上各分布之舉家皆吃或亦互相餽送誇精美也廿四日祭竈蒸點心辦年競買時興紬緞製衣以示侈美豪富三十日歲暮守歲乾清宮丹墀內自廿四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七日止每日晝間放花炮遇大風暫止半日一日其安鼇山燈扎烟火聖駕陞座伺候花炮聖駕囘宮

亦放大花炮前導皆內官監職掌其前導擺對之滚燈則御用監燈作所備者也凡宮眷所飲食皆本人所闗賞賜置買僱倩貧窮官人在內炊爨烹飪其手段高者每月工食可須數兩而零星賞賜不與焉凡煮飯之米必揀簸整潔而香油甜醬豆豉醬油醋一應雜料俱不惜重價自外置辦入也凡宮眷內臣所用皆炙煿煎煠厚味但遇有病服藥多自已任意調治不肯忌口總之宮眷所重者善烹調之內官而各衙門內臣所最喜者又手段高之厨役也

酌中志卷之二十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二十一

遼左棄地

明宦官劉若愚撰

鐵嶺李氏其先本朝鮮人萬歷年間成梁父子以斬級擴土功加封伯爵遂圖比照雲南例要將山海以東世據之永爲遼東鎮守如黔國故事凡當時仕於遼土者多遭其齮齕無不懼陰謀之叵測也至萬歷三十三年春成梁以寧遼伯總鎮遼東巡撫則趙公楫欲將鴉㕘關外將其哈喇佃子等處地方居民招徠內徙以邀功賞時先將軍應祺正任遼陽副總兵會具呈阻之曰爲

遵祖制舊疆以保生民以固危邊事切照太祖高皇帝掃逐胡元開基未廣至憲宗朝韓斌為東協始銳志展擴開陽明臺木閘等嶺屯堡復以清河地方設立城堡置備禦官兵共六百餘員操練防守又建鴉鶻關限口口出入去口寨八九十里地界稍寬夷夏之防比前甚慎至萬歷十九年何權為備禦武備漸弛邊防寢廢遂退地數十餘里山上立碑為界嘉靖年間總太爺為政間闊寬奠大奠長奠永奠新奠稍復舊境并論級功拜封伯爵今王兀堂張其店哈喇泊咧咧跪等處現有軍

人屯種居住成家樂業原係開墾內地並非竄入夷巢今一旦遷徙別尋安插驚擾軍民號天慟地耳不忍聞目不忍見況邊方地土尺寸是寶口口貪狠漸不可長我退一步彼必進一步邊境損耗國威陵替毋論拂人情抑且違祖制揆理度情大有未便卑職雖望輕才薄謬列貳帥職在擴土安邊不容棄地壞法萬一戎馬生郊小醜犯順卑職自甘捐軀報國寧敢望指承風激切具呈云云奈撫鎮貪功之謀已成見呈大怒遂多方佈穽共欲甘心先將軍兵時舉臣若愚遇例已遷入內廷

獨兄茂芳以嫡長男隨任目擊最確先將軍由此憤鬱成疾於本年夏告病回衛七月三十日抵里八月十一日病故嗚呼痛哉繼先將軍爲副將者楊公如松也其年冬撫鎮果行文招徠居民安土重遷幾至激變鎮撫必不肯中止時已寒沍乃復差廢弁韓宗功率軍丁數千粧塘馬驅逐之焚其室廬毀其器用哭聲震野有僵餒不支而死者有渡河冰陷而死者有不願徙而自經者少壯強勇之人亡八口口什四五僅得老弱孤貧者六萬餘人都僉派於遼鎮二十五衛安插奏聞神廟督

臣蹇公達并鎭撫俱以招同功各蒙恩賚時四明沈相公一貫首揆也遂將膏腴地數百里盡爲口口所得丙午夏遼鎭廣寗管餉通判徐公應乾浙江紹興人也目擊遼鎭邊備大壞條十五事上於鎭撫首列口口一欵而兩老不勝懷忌至秋七月奉按院蕭公淳檄委徐公閱察河東十四衞于遼陽庫廨見先將軍呈諫割地之案不覺衝冠眥裂爲賦二詩以志不平其曉渡青石嶺一律曰深秋于役未曾休歴盡凄凉輾轉憂絕貢稱王寗久服媚口割地豈良籌草頭垂露含民淚山脚流泉

咽戍愁鄭俠丹青今若在時艱早已達宸眸其淸河堡閱操一絶曰曾聞闢土得封侯割地如何秩更優可惜毆民分界處膏腴多少屬東口撫鎭聞之遂將徐公揑陷革職爲民口口既得膏腴之地數百里遂陰懷叛心隱憂日滋自三十四五年後兵科等衙門宋公一韓等各疏劾棄地非是內有云劉副將一呈而輒死徐通判二詩而去官劉副將卽先將軍也後宋公復有一疏爲割地陷口等事奉神廟聖旨這所奏棄地畀口事情重大着都察院選差巡按御史勘明來說欽此奉差往勘

者熊公廷弼據石碑全遼地勘實題覆未結其後李公奇珍等又疏有云口人居之則爲口地華人居之則爲華地今數十年生聚之民上糧有倉串人丁有徭役何以謂之曰口地何以謂之曰逃民云云疏上不報口既殷富羣不逞之徒復爲計畫朝夕從臾四十六年春口果陷撫順以叛鎮臣張公承允全師覆沒巡撫李公維翰遠矣四十七年春楊公鎬爲經畧而四路之師衄矣天啟元年春失遼瀋二年春失廣寧全遼淪陷十餘年來竭天下之力未能雪恥河西一帶已非我有況河東

之棄地乎此遼左決裂根因實以貪功貽患眞可切齒痛恨也李氏墳墓在鐵嶺者已盡爲口發所封之爵久懸難襲韓宗功乃成梁嫡親女壻于天啟二年冬爲口奸細訪獲正法趙公楫京師人也久與稅監高淮契交囊橐頗富多置宅以居縉紳其孫趙臺於今上崇禎五年冬具疏爲乃祖誇張以求復已之恩廕本年十月內奉聖旨遼鎮失事釀釁必非一朝趙楫任撫有年何無先見預籌本內招回人口是否功應廕敘着吏兵二部查議奏奪欽此至六年冬吏部竟坐名覆疏奉俞旨趙

臺准送國子監讀書七年冬大同總戎王公朴具疏奉
聖旨戚司宗罪案已定王業宏爭襲事情已有旨了其
李成梁伊孫該部查議具奏欽此司宗于九年恩審蒙
釋成梁之後賴戚臣王昺費盡心力近已蒙准襲爵纍
臣竊痛乙巳至今時盈三紀實歷四朝在楚恐知此棄
地根因者少若非先將軍會由此招禍宋掌科會具疏
入告卽不孝如若愚亦不能記憶之悉也封疆大事父
子至情義難緘默謹書此以備采擇焉

酌中志卷之二十一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見聞瑣事雜記　　明宦官劉若愚撰

洪武間臨海趙某者失其名卒業太學爲一中貴題蠶婦圖云蠶蟲未成時葉已無髩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于布爭得王孫見此圖太祖偶幸中貴宅見之詰問誰作中貴以趙某對卽召除肇慶知府在郡大有廉聲見周海門先生汝登雜言

又閩人徐𤊹榕陰新簡所載城山鄭氏譜女官恩遇云江氏名全閩邑高惠里人少淑慧能記誦孝經列女傳

及笄歸城山鄭琚洪武癸亥琚早世江守節癸酉詔選
識字節婦任用內府當道以江爲薦赴內選中授女府
內品欽賜名曰全委掌金銀各庫乙亥因憶男女幼穉
爲奏太祖高皇帝推恩遣使來閩挈取家屬馳驛至京
賜官房與居免稅課差役戊寅高廟遣內官李清送回
壬午文皇帝登極復遣內官秦陪捧帛來宣助理內政
陞尙寶局正賜月俸三石官房五間與男原籍居處永
樂丁酉江以年老力弱請歸旨允重賜禮物遣內官尹
子良復送回閩逾二年已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云

世廟聖孝凡睿廟藩邸御筆不惜重賞購之恭鈐欽文之璽或新製睿宗獻皇帝御書之寶非親近大臣不賜也睿廟善書善篆文有恩紀含香堂詩行世光廟于講學之暇好揮灑大字扁額對聯以賜青宮左右雖祁寒大暑未之少懈或亦鈐東宮親筆圖書不載年月者即光廟潛邸之御書也當軸亦宜奏請訪購以備一代宸翰可也

光廟喜射又樂觀戲于宮中教習戲曲者近侍何明鍾鼓司官鄭稽山等也凡外面屬託事情而營利肥已者

劉朝王輔等也泰昌元年八月撥置西李娘娘招權納賄者李進忠也

先帝嬰年時曾用右手小指在殿門梭葉內剔土嬉戲適光廟猝至客氏急抱起指甲被梭葉扨傷痛哭不已光廟撫之曰不妨不妨帶破些壽長仍好語勉慰客氏今後用心云其寬仁如此

先帝髫齔時教習書倣者光廟伴讀吳進忠也宮中私自答應誦書習字劉頁相也頁相雄縣人性樸直不茹葷人皆以劉道稱之孝和皇后即才人王娘娘臨崩時

託寫遺言云云與西李娘娘有讎者艮相執筆也天啟元年逆賢矯旨發艮相于鳳陽而殺之今有誰肯代艮相鳴冤枉耶熹廟中宮張娘娘今懿安皇后者秉筆劉克敬奉差選中三位中之一位后性骨鯁好看書習字坤寧宮近侍陳德潤逆賢名下也伺后動靜客氏逆賢憚焉遂時于先帝前離間之后時有賜與克敬不過食物之類逆賢知之遂將克敬發鳳陽彝矯旨害之其後又忌克敬之照管老叔馬鑑即纍臣之同侍先監者逆賢復嗾涂文輔題參降發鳳陽亦矯旨害之既殮復蘇寺

僧聞棺中急迫有聲守尸押葬者畏賢毒燄不敢主持
遂生埋之比至坑棺之堵頭將開而不敢不埋也悲哉
今上登極憐其寃咸復職歿殮歸葬于北今承天守備
王太監允中秉筆掌東廠王太監德化隨堂王太監承
恩皆劉名下天之報施忠裔正未艾也
神廟貴妃李娘娘有疾鄭娘娘名下太監張明醫治不
效薨逝神廟極爲悲悼喪禮從厚所生兩皇子派與中
宮王老娘娘爲慈毋共育咸福宮彼時積言有如淳如
衍之事自此鄭娘娘無有與分寵者矣

先帝御名凡宮中所用油皆更之曰芝蔴水油漆作改
曰漆作

神廟潞藩入朝至景運門卽下轎步入乾清門之左瑞
惠桂藩之入朝光廟及今上之入朝先帝至宮門始下
轎禮駸殊矣

神廟在宥之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聖母慈聖皇太后
崩其傳行之旨曰朕慈母皇太后按慈母乃八母之一
非生母不如直曰朕聖母爲安也又曰偶爾崩逝按偶
爾字樣亦似未妥是時司禮監掌印者李太監恩掌東

廠者盧太監受若使先監矩尙在定經潤正必不草率如此今上崇禎二年二月初四日巳時中宫周娘娘誕生皇長子其發外聖諭應曰某年月日時朕第一子生某封某氏出斯祖宗來體制也時司禮監掌印高太監時明秉筆沈太監蔭等皆負人望者舊歷練人也乃所頒聖諭竟將某封所出一句遺落又將生字寘朕字第字之間至閏四月十四日百日命名穿紅之旨宜稱皇長子而竟稱皇太子夫未經册立可作如是稱耶又聞秦中巡撫岳和聲賀疏亦稱皇太子以上二宗或抄傳

差訛尚可言也若原發旨意如此則高太監等不細心不知體之咎將誰諉乎典禮之謂何可笑也曾記泰昌元年冬、高沈為本官復職討祭葬疏竟將論祭作御祭切已之事尚錯誤至此況國之大典乎無怪片紙冗辭也

天啟年間高沈二太監陞任時助大工每捐進一萬兩其助遼餉又各進一萬兩咸恐後也至崇禎二年冬、口薄都城高止助五百兩餘僅三四百兩而已果先富後貧耶亦別有肺腸耶

憲廟好琴弈詩畫司禮戴太監義號竹樓不知何許人最精于琴而楷書筆法與沈度相埒南中有一貝家婦善琴遍遊兩京各省未有居其右者雅聞戴名詣外邸通名求見久之訂期戴休沐之暇至外邸坐廳中延南婦隔簾向上一揖坐南婦簾外不通寒温讓戴先操曲甫終南婦淚如雨下色若死灰將所攜善琴即下堦石上碎之拂衣而去終身再不言鼓琴事矣戴之名下王太監獻號梧崗者廣西平樂人也亦精于琴有譜行世司禮太監蕭敬字克恭號東梅者亦戴名下也多讀書

其楷書筆法似沈度而草書則從張顛懷素間雜以篆
籀邊旁今之巾帽局外廠云是蕭別業惜基址不存但
寒泉數處烟草冥迷已耳
鮑太監忠者不知何許人多學善書歷陞長陵神宮監
僉書每坐大石上拾樹葉而寫詩清風徐起飄揚山谷
以自娛樂山中巨石如蝦蟇式者鮑恒伏如几今見存
焉世廟雅尚文學久乏當意者適有親近以忠姓名學
行奏薦特蒙召陞秉筆掌印壽踰八望九尚耳目精明
以楷書寫諭傳紅世廟優賚特加後允其予告令終云

其名下王太監本不知何許人爲穆廟時名臣又田太監義陝西人亦鮑名下也至萬歷二十四年掌司禮監印其楷書得鮑教爲多見典禮之臣記中此後留心學問之人亦并及一二識向往云

司禮監隨堂李太監受者京都人西域苗裔嘉靖四十一年選入歷任司禮監至萬歷二十九年夏收選官人四十餘名彝臣亦其一也三十一年選福王妃時皇貴妃鄭娘娘引潞王例欲選三人而擇之先監矩時總理婚典受執往事爭曰潞王先選一位未中復選二位雖

三人其實二也如何敢比先監甚服其亮而密薦之後陞隨堂未竟厥施而一疾令終

秉筆史太監賓者嘉靖四十一年選入多學能書頗復歐陽率更筆法先監最器之歷陞文書房史廣交遊善琴弈好寫扇其詩字之扇流布宮中神廟思得好秉筆覽至史姓名皇貴妃鄭娘娘偶贊揚之聖意疑其從宮闈中鑽營也遂立謫南京數年取回任事是日值有要緊旨意發閣例該第一員親捧到閣而史名原前列也及回奏神廟益怒復疑其夤緣往閣中見輔臣也復謫

南京二十餘年至泰昌元年八月光廟登極始取回天啟元年逆賢力於先帝前薦陛秉筆後畏其廉介退出閒住史性儉素曾與京宦米公萬鍾契厚貸史銀七八百兩米終身困頓未償史郎焚券都人多稱爲義舉也金太監忠其照管姪也金字敏恕北直固安縣人也萬歷六年選入歷陛文書房博學能書善琴守備鳳陽時曾著御世仁風一書刻之博極鑑史繪畫周詳彷彿如帝鑑圖說其評語凡稱迂拙子者金之道號其自跋親筆作也先監在時曾向金曰公後來秉政時我名下中

惟劉官人堪用公善視之其後纍臣被常太監雲註誤墩鎖于萬歷癸丑冬〻金曾折節賜顧時存恤之至天啟七年十一月纍臣謫南金已守備南京崇禎元年夏纍臣復被逮赴北蒙金惠銀百兩爲途費金彝蒙今上特陞秉筆掌御用監印予告林下近已令終秉筆車太監應魁則金名下也

紀綸者北直人也萬歷六年選入陞司禮監博學能文善寫歷陞文書房未任秉筆人多惜之

凡內臣讀書近有讀左國史漢古文者如先帝伴讀湯

太監盛萬歷二十九年選入于書無所不讀善飲酒能詩與鄭太監之惠契厚爲同僚先帝登極轉典簿不數月卽以病請准私宅閒住湯益沉酣典籍自號醉侯雅歌篤學最爲李永貞嫉妬天啟四年十二月卒

鄭太監之惠號明淵北直任邱人亦二十九年選入爲牌子王奉名下王則大司禮田太監義名下王卒衆名下叩見田徧熟視之惟以手撫鄭頂囑王曰此子頂圓眼秀人中端正山根直接印堂合伏犀貫頂法宜令讀書不數年王與田相繼卒卽派與管事田太監詔名下

始深心奮志受業于盧山人龍節山人杭州人號九虬博學能詩於人落落寡合聞彛臣名便交如舊識者贈彛臣詩云栖遲數載誰會記我亦疎狂不記人自接劉生杯酒語常驚李白屋梁神宫雲冉冉明千樹玉漏迢迢隔九閶祇令陽囘春意早羈鸞究竟出風塵鄭自此愈專心經史古文左國等書詩習杜工部字臨黃山谷帖亦能作時藝古文性好種植牡丹等花嗜音善射入爲承貞嫉妬天啟五年夏蒙先帝聖恩起典簿後陞監官時兩眼上皮各生黃斑一如蟾蜍眉也今上登極元

年奉使河南藩府沿途廉介驛遞感頌之其年冬御前親試出事君能致其身題考時藝中選同文書房曹太監化淳陞隨堂誠古今殊遇也尋掌尚膳監印二年春告病杜門絕客究心學問五年冬王太監永祚密薦起陞秉筆總督南海子及寶和店委用常國安以爲掌家六年冬總督東廠委用王永壽爲管廠掌班分寄耳目於羣小且替名下官人何東鳳報二十餘年夙讎當道者多爲講解竟膠執不息大爲輿情所薄七年冬有病閒住被參未結鹽蠹趙文淵具告反噬公止追過銀八

萬兩尙有三萬兩免追上震怒下東廠理刑官耿𦹀臣等於獄逮王永壽常國安於司禮監提問革鄭職下法司屢審未决至十一年春鄭患氣蠱證亡于獄臨絶屬其家屬棺中多備紙筆誓訟地下享年四十有九葬于阜成門外三里河尙有八十餘歲母在任邸也凡所蓄書籍法帖盡散佚一空生前所作一冊於十年夏値常熟錢宗伯逮入所居與鄭比鄰見而稱賞爲之序初湯之卒也鄭爲經理喪事後天啟丁卯秋復爲湯手勒墓碑其辭曰蓋聞世之君子没而不朽者非書績于旂常

則垂名于竹素以至懿行隱逸之倫詩酒曠達之士咸得攄光傳記照映後先是豈名譽盡屬士紳而吾儕遂乏傑俊哉湯君諱盛字銘新號仲光北直安肅人體貌豐昂顧盼神采識度遠大器宇宏深直道正辭率行已志自弱冠通經史而尤以聲詩振常以古法出新意人皆服焉萬曆辛丑夏掄選入内久滯下僚顧才名顯赫如劉君若愚亦折節與君定交之惠曾與君同事而兄事之久蒙開益故得少通今古庚申秋光廟登極當憐才同之惠擢司禮遷東宮伴讀蒙今上垂念潛邸勞陞

司禮監典簿之惠又同列寮寀之誼斯時也君自以爲
居非常之地必竭底蘊以報國家不知之惠之不才寡
昧每推挽相須而軒輊罔計豈期此志未伸懇辭閒任
之惠亦隨而求退君更涉獵經史著作日繁君嘗曰吾
有友乎說必間之俗務計衣食之瑣琗或啣杯月下或
緩轡郊坰則范君常君盧君是矣如酌古準今談經論
史探性命之原圖不朽之業樂聲應氣求而不孤者則
劉君鄭君是矣雖然吾之學可以攀劉而提鄭哉君生
平月旦令人嘆服其進修識見如此乃暴疾初沾一臥

不起痛哉范君諱昇常君諱國安盧君諱應選于君皆同年也無何之惠荷恩擢復原職𤼵晉監官緬憶君容宛然在目恨不與君同事而終始之嗚呼痛哉墓草雖宿情自不能渝也嘗聞之先師曰人之才情本天授也順之者明悖之者暗是則順必得天而壽而昌悖必反性而天而殃而果報何未必若是耶據情會理以理律人君乃明天人之際洞善惡之歸正擬遐壽期頤逍遥笑傲何祿壽如此之爽哉君生於萬歷丁丑秋卒于天啟甲子冬葬于都城之西王河鄉之池水郡于是樹石

表行爲九原之觀湯復著有歷代年號攷畧以爲我朝建元十六而誤重前代者五六實詞臣失于參考之過也其餘遺文書籍各若干卷咸散失未刻君子惜焉

王進德不知何許人號樗仙世廟時職章聖獻皇后宮管事有甲第在東華門外清整雅潔門無俗客每休沐之暇卽閉門焚香彈琴讀書或展古名人墨妙臨寫不釋手故書法遒麗遂成名家尤好接賢士大夫宛然有儒者風嘗與陸文裕公深善所蓄七賢過關圖陸公題跋也其辭有曰按七賢過關事無可攷豈竹林之人耶

或曰卽作者七人爾蓋畫家多尚興致不屑屑形似要在得其意于筆墨蹊徑之外可也公遭遇聖明參與帷幄密勿之地以其愛畫之心而爲愛才之舉則天下必不致有遺才如此圖中望望而去也予重以是望之云纍臣于滇南諸公處會見此圖竝古帖數種咸識之以槜仙圖書則槜仙賞鑑好古當不凡也

張太監維者北直覇州人號範吾嘉靖三十八年選入爲司禮監管印張太監宏名下幼博學好書又最爲李太監芳器許隆慶戊辰遂薦陞神廟潛邸位下萬歷初

年歷陞乾清宮管事提督內忠勇營掌兵仗局印而秉筆孫德秀張鯨諸人頗妒其才然維處之泰然慈聖老娘娘造有元帝金像特差維齎請往湖廣武當山供安維善詩能文且精于琴畫往返廉靜驛遞咸德之凡詩賦翰牘人咸寶惜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夜侍神廟于乾清宮西廊上問曰爾本官三年事畢了維奏曰仰荷
聖恩得予令終臣等存沒感戴上因從容曰我常想張宏好個老兒每見我譴罰一個諫官卽叩頭流涕善言寬解我亦爲他息怒何等忠愛維叩頭應曰此是聖德

納諫非臣下所能挽回倘聖怒不息他亦豈能成功上曰爾以他三年除服畢作一首詩來我看維卽擬題榮哀慕感詩云薤露光陰何易晞三年夢逐白雲飛哀吟風木人終別悵望烟霄鶴未歸墓草可憐滋聖澤祠旌深感照春暉仁皇夜半思耆舊重奉恩綸下紫薇至十六年九月駕幸山陵閱壽宮回維股爲車轢傷又見近侍小人張守義等怙寵生事而張鯨等眈眈未艾也遂求退著于思善門外直房調治半年餘始准私家調治遂益哀法書祕籍不釋手至晚年兩目爲盲尚能濡筆

寫行草凡聞有新書必買來令左右僉聽者數年至萬
歷四十一年夏卒享年將八十著有皇華集歸來篇摸
金山人集蒼雪齋集等書行于世維與先監爲同官先
監之政事擔當維之文章恬退咸彪炳于世云
王翺字鵬起號村東原籍南直句容人永樂時遷北直
通州嘉靖壬寅選入時年十一歲撥司禮監內書房讀
書受業于郭東埜趙太洲孫繼泉先生咸器重之且曰
爾諸生係內史不必學舉業文章惟講明經史書鑑及
本朝典制以備聖主顧問有餘力學作對與詩可也歷

陞乾清宮牌子隨朝請劍因進封事賜斗牛八月陞太監萬歷辛巳奉旨慈寧宮敎書遂遷居于西安門北得從容與士大夫唱和吟詩侍母孝待弟艮翔友于之愛爲內廷所少翺爲人悲歌倜儻博學自豪視富貴若電光石火焉其咏籠雀詩云會入皇家大網羅樊籠久困柰愁何徒于禁苑隨花柳無復郊原伴黍禾秋暮每驚歸夢遠春深空送好音多聖恩未遂銜環報羽翮年來漸折磨翺與維前後皆有詩名而品秩榮顯翺遠不及維刊禁砌蛩吟稿郡東集行於世

李芳任乾淸宮管事掌內宮監印隆慶年間曾以上書
直諫下獄與海剛峯先生諱瑞謚忠介者同寓事見泳
化類編等書茲不載也
凡內臣姓朱者皆改姓諸禮公族無刑人之義也諸升
字晉父號鎭南浙江紹興人嘉靖四十一年選入于王
太監安爲同官按外廷所稱同官者謂職掌名位相同
也內府所稱同官者不過同支派項下已耳猶前後同
門之義非指同僚而言不可不知也升曾任御用監武
英殿掌房自萬歷十年降發南海子淨軍多讀博識通

篆籀六書之學樂與士紳交遊泰昌元年秋復原秩天啟五年夏休浴正冠而逝壽幾九十升性豪俠善書札達大體奢于交接積書名人字畫古帖頗多

毛成號似鶴北直玉田縣人萬歷六年選入歷陞甲字僉庫書甘貧篤志潛心濂洛之學薛文清王文成諸君子之書更留心音韻六書之理雅服鄭樵之六書畧楊桓之六書統趙撝謙之本義吳元滿之總要晚年得崑山魏莊渠先生所著六書精蘊玩索自娛舉世俗之好無能奪也成性剛介菲飲食儉衣履逼禪學蓄書甚多

足未嘗至顯要之門于彝臣有師誼焉壽七十餘卒葬于玉泉山麓生時自題其墓碣曰於呼藍田耕夫之墓神廟初年先習趙孟頫字外小臣中有杜詩號鯉廷王廷策號哈仙及中書楊大綸劉綵等備員筆墨之役其後聖性篤好章草戊申春會召彝臣至啟祥宫前殿差宫人襲朝女出簾問彝臣兄弟之名令寫眞草八分篆字詩彝臣俯伏堦下次第奏對如諭寫入其後又令寫章草彝臣對曰原不會寫未寫而止此時彝臣二十五歲矣亦最奇之遇也聞皇貴妃鄭娘娘欲討做司房近

侍神廟以爲先監矩甫亡已派與常雲名下何可用未遂許而或有妬者阻之也是時開雍顧老師尙在京聞之甚喜俯仰今昔不覺泪下沾襟

孝廟時皇親忩橫太監何文鼎掌乾清門心不平引祖宗家法極言直諫文鼎與鮑太監忠契厚方草疏時不令忠知比燈下謄眞之際有一楨在門傍立者忽一步一步行至案前鼎怒罵曰我爲國盡言爾何物么麽敢來嚇阻我耶疏上上大震怒繫鼎詔獄襍追治之務究所主使者文鼎毒慘備嘗曰有兩人俱是山東籍貫不

可拘按訊者曰姑言之對曰孔子孟子也鼎旣死猶能于禁中拽銅缸作聲若稱寃者中外嘆息上亦感悟憐之特令勒石以祭焉

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衆其墳必僧寺也惟晏太監名宏者不知何許人武廟時曾鎭守陜西與督臣王瓊同事其墳在西山不設佛像止以石砌壁而鐫刻古來賢孝典故爲勸化計俗所謂晏家廟者是也今經廠所貯晏公綱目板一部宏遺物也內臣多愛重刷印之

世廟神廟享國年久鼓鑄嘉靖萬歷錢流行甚廣惟光

廟在位僅匝月先帝仰思泰昌年號尚未鑄錢遂分鑄
與天啟錢並流通同使民間有恭睹泰昌錢而隕淚者
彛臣藏有嶶墨四大笏可重二觔劑料甚佳上摹泰昌
元年製想是正人君子曾蒙光廟召用禮遇者藉此墨
以志不忘也彛臣磨用閒錢法侍郎劉君重慶好古喜
墨遂托一山東人轉賣且藉此墨滿望劉君據墨具疏
請將泰昌錢亦鑄若干以廣行柰劉君留墨付值而泛
泛然視爲沒要緊事也惜哉
神廟恭妃王娘娘即孝靖皇后生皇長子即光廟又生

皇四女也皇貴妃鄭娘娘生皇二子皇三子卽福王又生皇四子生皇二女皇六女皇七女卽封壽陽公主駙馬冉興讓所尙者也端妃周娘娘生皇五子卽瑞王也敬妃李娘娘後封皇貴妃生皇六子卽惠王也生皇七子卽桂王也順妃李娘娘生皇八子及皇十女中宮王娘娘卽孝端顯皇后生皇長女卽榮昌公主駙馬楊春元所尙者也榮妃王娘娘生皇三女德嬪李娘娘生皇五女皇八女皇九女光廟纘承大統福王封于河南河南府瑞王封于陝西漢中府惠王封于湖廣荆州府桂

王封于湖廣衡州府

神廟時御藥房提督張太監明精于醫藥最蒙寵陞秉筆掌內官監內府供用庫印明素不識字只挂虛銜不該正不批文書凡不識字而秉筆者穆廟時孟中神廟時張明先帝時魏忠賢王朝輔止四人耳萬歷二十八年夏明病故京師人皆快之曰張打鶴死了先是神廟往朝慈聖老娘娘明執藤條在前清道值慈寧宮丹陛上設有古銅仙鶴高五六尺明誤以爲人也遂打而罵之曰聖駕來還不躲開隨侍諸臣哂之所以有此綽號

也其掌家周臣亦陞乾淸宮管事掌兵杖局印而一家照舊不許分散專造上用酒造辦金玉銅錫木鐵雕漆器物名曰御覽周臣病故張宣伊進朝繼之至泰昌元年八月始散而逆賢掌家王朝用及伊進朝池守爵皆明管上房之官人也

福府承奉曹奉者持佛氏戒號丹巖居士頗與士大夫交然性嚴急少慈逌之國時與承奉鄭縉俱以病告留京師惟徐進劉顯等隨赴雒也

慈聖皇太后李老娘娘患目疾有醫婦劉氏奉旨進慈

寧宮調治有同來彭氏匿孕入官貪戀節間賞賜不肯明言臨月遂于宮中封夫人彭金花女處夜產一子于便桶中卽淹死宮人奏知神廟欲將重處幸聖母憐其勞發彭氏于禮儀房打三十逐出棄死兒于北安門外此亦宮中異事也自後凡醫婦收生婦入宮必再三驗焉不逾年李老娘娘崩益亦非吉兆也

壽陽公主者神廟之第七女皇貴妃鄭娘娘生也選駙馬時顧姓者二人冉姓者一人冉固安人顧都人也時正晷御前親選之日兩顧白玉大簪極細亮帽髮可以

鑑香氣襲人衣服楚楚鮮鞋淨襪而冉則衣不求鮮戴圓羅帽兢兢叩拜不敢仰視神廟隔簾向鄭娘娘指而目之卒選中冉氏之子與讓實重其老成也及完婚數年與公主反目逃回奉旨召來罰演禮如楊春元故事仍革其父職奪教習部官賈之鳳俸一年以懲之

神廟時生瑞王之端妃周娘娘不甚有寵瑞王二十五歲始完婚福王十九歲完婚卽光廟二十一歲始完婚惠王桂王亦各二十歲以外始完婚禮儀房各有底冊可考也

中宮孝瑞王娘娘其管家婆老宮人及小宮人多罹捶楚死者不下百餘人其近侍內官亦多墩鎖降謫惟皇貴妃鄭娘娘近侍各于善衙門帶俸其宮人有所謂㪽大者失其名龎保會答應也曰吾讚女者初宋保答應而後用張朝進答應保慮熱鬧終有散場苦海回頭是岸于是棄職爲僧常往不返內臣中擺脫富貴急流勇退所希有也曰林廷官女者馬讌會答應之曰于景科女者張騏所答應也凡答應者爲之置辦服飾食物即掌家掌班不可鈌者也

京師墨山會地方有贈司禮監太監剛公諱鐵之墓焉寺中藏有遺像三軸皆曰靖難時有功之太監至今宛平縣有祭凡掌司禮監印者繼續修葺又曰三義廟葢祠先主關張君臣也其五虎將軍像龎士元先生像皆先監掌印時令經營內官率塑匠往鍾鼓司倣漢時粧東服飾以塑之非出自古本流傳也按剛太監墳大塚一其石碣差古書燕府承奉正剛公諱鐵之墓又一碑差大稍新則書贈司禮監太監某之墓葢似後人所立者墳前左右各列石鼓四以次漸矮如爲坐杌松亦茂

盛甚古其爲古蹟無疑近年修墳所勒碑文皆曰公曾有靖難犁庭功桉碣稱承奉正是成祖未正大位時公先卒矣若果有靖難犁庭等功則自應有別銜豈仍以承奉正勒碣乎亹臣心久惑之徧向熟于典故者訪問亦卒無明証也一日讀宋史列傳有云某與遼將剛鐵大戰于某處云云則此墓得毋遼將塚耶抑剛公亦是遼裔而名偶同英猛同耶今正史明載剛鐵姓名因世之讀史者概以斷爛朝報泛泛視之定多未詳故耳食之人遂相沿無敢異議也同僚趙君琦美字元度南直

常熟人趙定字先生長子爲先將軍契友博洽好古人也纍臣以父執事之亦曾問及懵然無以對焉夫此墳爲我朝大內官祭祀之所享二百餘年血食倘或原是一番將軍能不令死者暗笑生者之謬談乎是以慎祀典者不可不詳核確蹟也纍臣愚昧謹次所聞以俟知者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終

南海譚瑩校

明宦官劉若愚撰

纍臣自叙畧節

纍臣若愚生于萬歷甲申二月至戊戌七月悖父兄之教感異夢而自宮廢儒業讀醫書習養生家言辛丑六月遇例選入皇城隷先監陳公諱矩名下派與掌家常太監雲照管該班則供抄謄之役下班則習字讀書頗蒙先監器許解衣推食耳提面命卽師生父子也神廟功名頗寛又得外受先師顧太史老先生之教爲多先

師諱天竣號開雍南直崑山人壬辰鼎甲纍臣入七年先監卒又二年始陞奉御每竊嘆曰我太祖時胡惟庸之變幸得雲奇諫阻不然聖駕幾危正統己巳之變我景皇帝懾口騎披猖徐珵等倡南遷之議若非金英與安主持鎮定于內恐于忠肅諸君子不能奏奠安宗社勲也我孝廟青宮時篤于學問及紹大統十八年堯舜之治又皆自覃吉培養之功來也我武廟在宥逆瑾不臣若非張永從中併力密奏袪除大憝能如摧枯易乎我神廟御極之三十一年冬妖書獄興九重震怒重賞

以購作書之人廣緝捕以滋告密之實凡書內有名者恐有後患各猜生平素讐隙之人而欲甘心書內無名者又自懷疑懼恐被怨家誣害身危家滅幸當時先監掌東廠委曲調救中外始安使從來內臣若無雲金先監之儔則逆相之毒必稔南渡之議必與歸德江夏諸君寧免蜚語之中乎嗚呼危哉纍臣曾記王振擅政時欲害薛文清其厨中老奴知之痛哭不已振聞之謀遂中止纍臣自辛亥冬為常太監註誤墩鎖至光廟登極始放暨司禮監寫字奉御先帝登極即侍高太監時明

後陞監丞天啟元年冬自司禮監被魏忠賢退于御馬監仍隨高公居住西直門街私宅日侍左右高所纂緝養生之書曰一化元宗彙臣曾効抄謄讐校之功三年始成即被李永貞自高公宅內喚令答應不敢不應承趨赴不謂永貞自登樞要頓忘布衣設法覊防使人進退不得氣鬱痰火不食八九日瀕死者數次然寸心實不滅王家老奴也四年夏逆賢欲杖陳居恭幸王體乾素感先監舊恩向逆賢救免其年冬南樂魏相公密與賢一稿賢付永貞著謄奏施行其中有元兇巳放四字

彛臣問元苑指誰永貞曰你快寫罷今廠爺在御前立等要奏哩彛臣嘆曰人臣已去爲甚還派他這樣名色永貞曰你到大殿內替老趙解解一日因臺臣劉徽張汝懋之疏欲逮房可壯樊尚燝游士任等遣先帝偶恚憎逆賢各僅得倖免一日少卿韓繼思告病永貞因同志錄上其名有三圈崔呈秀所欲害者又韓三之獄呈秀欲藉僕害主如吳養春吳懷賢故事逆賢亦有成心而體乾永貞等且倡言世廟夏桂洲故事幸韓三至死不肯妄招許顯純亦未敢代砌揑奏此實天啟末年詔

獄詞臣僅見之一公道事也凡各項章疏及內閣票本所擬聖諭詔誥勑命各秉筆公公例應詳看然勑諭誥命稿多忽畧不肯細看纍臣在永貞直房有經管責任偶值滿桂陞總兵內閣撰進勑稿付永貞看至爾可與樞輔計議而行是時孫閣部承宗撤回已久見任總督則王公之臣巡撫則喻公安性今尚曰樞輔實屬差誤如不奏請改正開讀之際令人能不暗笑乎永貞深以爲是次早同衆奏請御筆將樞輔二字改作督撫此稿珍藏內閣可攷也今上登極之日體乾總辦禮儀文書

有進封妃周娘娘爲皇后紅掩面文書一本該永貞寫傳紅纍臣侍永貞謄完問曰此文書是那項辦理的永貞曰印公公曰既已奏過今即奏覽發行乎永貞曰然纍臣曰早些了如今萬歲爺還有本生聖母賢妃劉老娘娘墳見在西山尚未傳諭徽號遷祔今中宫娘娘若先行進封恐非次第永貞曰有所攷據否纍臣曰有隨將皇明詔制書内所載穆廟以裕藩入繼所行次第某日登極某日傳諭聖母徽號遷祔某日傳諭進封皇后呈永貞即將前書袖至御前據以告體乾轉奏今上

萬歲爺次第舉行次日早體乾笑問之知為彜臣簡舉甚銜之所以參若愚者曰胸藏舊蹟目無成法也冤哉永貞雖死涂文輔等尚在可面質此事也萬歲爺聖孝性成將順其美亦臣子分內事强如佐助逆賢日在御前替人報復播無窮惡也天啟七年九月永貞辭任後彜臣遂于德勝門內先監會館居住十一月十七日永貞逃後至十二月十二日楊維垣之揑參疏上矣十四日于司禮傳奉聖旨御馬監外廠大監劉若愚着降做淨軍發去南京孝陵衛種菜還寫帖子去該衙門知道

欽此時霍維華疏內亦參及若愚二疏所奉之旨皆云
劉若愚已降發處分了十六日南行崇禎元年正月初
十日交孝陵西園收管三月內又被山西道劉御史重
慶揑參提解赴北五月初一逮入刑部獄二十五日禮
垣陝君贊化疏請着九卿科道廷鞫如朝審例奉聖旨
所奏鞫審李永貞等委宜分別隔訊務得真情云云至
六月二十日中府會審乃不容分訊各夾打一頓李永
貞若愚李實俱引凡姦邪進讒言主使殺人者斬之律
仍于斬字上增一皆字俱決不待時志在滅活口何嘗

分別隔訊得眞情哉二十三日具題二十七日平臺召對原會審大臣王太宰永光等欽奉玉音李實一案有冤枉無冤枉五虎五彪如何不問决不待時空印本是李永貞塡的劉若愚次一等李實又次一等云云至七月初二日會審之疏奉有這本內犯人情罪不同還着該部從公另擬之旨初四日又召對將李實原參周起元印信本付閣臣細看果是墨跡盖硃十三日刑部具題十六日奉聖旨是李永貞即會官處决劉若愚秋後處决李實充淨軍送司禮監發落孫昇依擬欽此纍臣

罪案其實不曾訊明其實無證據也本年九月朝審前
徧遞訴揭云眞正奸黨巧飾欺天被退小臣無辜吃累
以力攻楊霍時刑垣曹君師稷疏請詳鞫奉聖旨劉若
愚已有成案不必再訊該部知道欽此時首輔李公標
北直人梓里情面不得不爲也按逆賢欲貴顯其名下
將在前碍路之人殺者殺退者退曩臣所以被斥于御
馬監又被王體乾退于外廠實係摧折之人當時最爲
耆貴重臣無踰體乾者親信掌家無踰王朝用者今乃
苛責無辜可謂有天日乎涂文輔司御前文翰總兩部

事權才名不在永貞下罪止孽逆軍犯近復蒙恩改爲民是真正逆賢支派輕者益得輕也且楊左諸公及七君子之死自有逆謀主使加功入告之人而李實空印本又的非若愚塡寫乃懸坐曰主使不亦寃乎會審時少司寇閭中丁公啟睿山西司郎中江右徐公士俊首座則太宰長垣王公永光王與楊霍又最厚者夫既成心故入即祖宗律條之內不難增一眩關字樣則招之湊砌與海市蜃樓何異至部覆第二疏仍用前律監候可謂次一等乎次者次于死也仍以死擬死可謂從公

另擬乎按明例律云二死三流各同爲一減項用此律者不一何獨若愚明奉玉音次一等明明本條無皆字而不用此律何耶釁臣于逆賢之側絕無站處說處于永貞又久遭猜妬既不敢出宮門何由而知外事又不到先帝御前做官從來恩廕總未及若愚弟姪工部錦衣衛之文案歷歷可核也內臣便覽亦未刻若愚姓名而楊左諸孤疏揭血寫奏章及李實孫昇疏揭又何曾有一字及若愚之姓名三年秋審蒙註有詞五年秋審之後特奉聖諭云法官不肯盡心詳核主筆者又循套

塞責殊非肅國法重民命之義又云種種情節及招册中事相類而諭不能悉載者逼著三法司另審另擬俱要明妥具奏欽此若愚寃苦異常具狀申訴蒙將姓名列應𢾾數內六年七年屢𢾾未允已不入朝審招册亦不隨上衙凡屢次奏駁之旨亦不曾詰責堂司奈七年秋爲缺太宰召對時少宰張公提薦吕純如致滿朝𨙸沸八年春鳳陽祖陵遭流寇之變將有恩詔傳布而楊與霍等或有冷灰思然之念被臺省抨彈時大司寇馮公英𣏌直人也甚懼至五月內遂將若愚𢾾從而加功

者絞之律覆結將明例律二死三流同爲一減之條復華而不用自若愚始明借若愚性命以息臺省之口暗以傷楊霍等耳則是答應永貞之人重而仍跂于重也九年夏值五年大審之期其冬有總憲唐公世濟薦霍維華邊才上震怒將唐華職下獄提問十年夏恩審曹大司禮化淳雖兩奉簡命到大理寺清理寃滯亦不敢遽爲若愚昭雪也十四年春奉特諭大赦中外命內閣首員范公復粹于三月初九日起至十二日止到大理寺會審蒙詮若愚有詞衆耳衆目無不遍曉至四月十

四日覆奏有詞旨下乃不與有詞二十四人數內豈另俟機會耶抑有所阻礙而沉擱耶不可知已有免爰爰雉離于羅戴盆何時得見天日耶纍臣平素苛謹無城府往上看是青天往下思是地獄明有王法幽有鬼神雖身處幽囚顛險之地此一點天理良心必不肯昧惟念在內之猜妬者多外廷之說夢者衆如江南所刻清明聖政頌天臚筆斥奸等書不一而足蓋信耳者膠執成心原心者百無一二卽纍臣一介之生死所關幾何顧我神廟之聖慈光廟之聖孝先帝之聖度凡爲臣子

者或無由曉在當時或膠一己之見隨聲附和若再數十年後彼道路不根之口又將何所底止若愚世受國恩深爲此懼敬于席槀苟活之際以柙楞代硯以血淚和墨謹將憂危竑議以來及先帝甲乙丙丁四年之內耳目所及最眞最確者直吐肺肝不加裝飾心無乞米之嫌傍無執燭之鑒我朝九廟之靈實式臨之期沒者不含恨于筆端存者不漏網于清議後有弔古者自笑彼葛藤非眞撫此編而太息矣若愚之報楚籍者昔在南京聞旨被逮時卽具書與兄茂芳云必不可言與兄

同母亦不必露先人之仇終未能報之意心良苦已果真襄陽縣人也耶亦異夢冀少驗耳纍臣始祖名大海南直定遠人元至正甲午隨繆大亨起義團澗山凡三千人我太祖收伏之以從軍勞陞延慶左衛正千戶大海之子觀隨成祖靖難南征大戰白溝河陣亡陞指揮僉事世叨傳襲至第八世則先將軍應祺也生嘉靖庚申于萬歷丙申中武舉為盛公訥趙公用賢門生推宣鎮西城守備歷陞都司游擊參將至京營左副將署都督僉事癸卯冬推遼陽協鎮副總兵先將軍素為寧遠

伯李成梁所退至棄地一節又具呈諫阻益逢㝵怒百
方圖害延至乙巳夏告病八月十一日卒于正寢年四
十有六先將軍捐世之冬遼東果招徠流民地界棄矣
見遼左棄地語中嗟乎纍臣于遼東李氏有不共戴天
之讐當貫池丁相公等于先帝講筵袖出遼東傳害熊
經畧時纍臣如能主使殺人何不將楊鎬李如楨同能
並處藉封疆爲名雪先臣恨不亦正乎又如楨在獄于
天啓五年冬冬曾失火僅將如楨責之當時纍臣何不求
永貞加功置如楨死地乎總之暗裏害人之事必非遭

斥逐猜防不同心之人所能辨者世未有殺父之仇不
能報而乃殺沒相干之人有是理乎此最顯而易見者
也先將軍故長男茂芳襲職歷陞昌平參將崇禎元年
夏刑部杜君齊芳參茂芳革任二年冬口薄都城茂芳
協防居庸關七年秋口犯山西大同宣鎮東路時永寗
叅將張國威率茂芳守城口不敢攻九年夏茂芳掌山
陵提督王太監希忠牌取赴昌鎮聽候委用夏杪秋初
口猝自柳溝由皇陵深入昌帥巢丕昌叛昌平城陷王
太監及茂芳同死于昌平身膏原野門祚無嗣又可痛

哭也先將軍一生淸節叨祀鄉賢有子二人所遭如此豈非天哉視天夢夢我辰安在孽臣與兄茂芳同母母胡亦嘉靖庚申生初產若愚時夢一老僧云是襄陽人來借房住故若愚匍匐時喜敝垢衣母胡倚閭十載加以悲痛茂芳之死遂于十年六月內去世享年七十有八嗚呼痛哉若愚不孝不弟之罪其通于天乎其通于天乎

酌中志卷之二十三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二十四

明宦官劉若愚撰

黑頭爰立紀畧附

涿州去京師百餘里其涿郡娘娘宮中咸敬之中官進香者絡繹馮相銓其里人也少年詞林美容公子人多慕之值神廟靜攝久交通禁中是以中官多請馮入皇城遊賞自此內官皆知有小馮翰林矣天啟甲子春逆賢進香涿州時銓被劾家居跪謁路次送迎供帳之盛傾動一時且涕泣陳盛明之冤爲東林陷害逆賢憐其

姣媚已心許之後楊都憲有參賢二十四罪之疏賢窘甚內營救于客氏王體乾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而復求助于外廷馮因具書于賢姪良卿言外廷不足慮教之行廷杖與大獄以刼制之又時時刺得外廷情事密報逆賢使爲之備賢感之刺骨及汪文言再入詔獄馮與霍維華李魯生楊維垣崔呈秀等朝夕計議羅織多人密封付良卿轉送逆賢皆李朝欽及永貞等拆念賢聽畢令朝欽付東廠聽訖者暗授許顯純顯純一一請教後行馮又與大金吾田爾耕最暱每促膝夜語即親

近僮僕不得與聞南樂通逆賢之後思得後勁念馮曲意承事因屬意焉而李魯生等又贊助之馮亦將綸扉故事一册密托艮卿轉致逆賢閒在上前點綴冷語曰甘羅十二為丞相我朝卜相亦曾不次用人不拘資俸云蓋未入相之前已久入逆賢幕矣初在講幄時日與艮卿傅應星深談或託爾畊通帖機鋒顯露南樂聞而忌之馮入相後漸聞其事銜之遂與呈秀爾畊等譖南樂于逆賢謂有二心南樂從此謝政歸矣馮之大拜不盡由南樂者此也馮喜修容止凡入朝衣箱內隨靴函

三雙鮮衣數襲沿途頻刷靴塵行步自顧其影鏡不離左右官帽補服極其奢麗性愛古玩而學識目力不逮托心腹長班劉四號次菴者代爲聚斂凡京城世家有名物堪賞鑑者必百計取之凡出閤至寓則古董玩好奇書珍玉羅列滿前而變童清客狎友殆無虛室李永貞嘗嘆曰内相有涂文輔外相有馮振鷺時事可知也言其躐等超拜内外同也逆賢已出妻馮氏雖流寓肅稱自涿郡移來疑馮踈族也是以凡馮侍講逆賢時時屬目有微時故劍之思暱馮之故亦在此乎馮素

恨張我績誓欲報復屢書啟達賢賢同啟云宮府原無二致忠孝出于一原李永貞筆也來啟用眷生南紅帖內以白面閣揭爲副啟其寫如勅稿式永貞文輔侍側者耳目極確也其害經畧熊廷弼者因書坊賣遼東傳其四十八回內有馮布政父子奔逃一節極恥而恨之令妖弁蔣應暘發其事于講筵以此傳出袖中而奏致熊正法其實與貴池相公無甚與也彼時閣中擬入聖諭歸乾斷于先帝體乾永貞文輔會議曰分明是小馮兒與熊家有隙在講筵害他與聖上何干遂以原稿上

奏請御筆增入卿等面奏出之袖中字樣其後御史趙允昌吳裕中皆有疏參貴池而馮先使私人田景新㘉吳曰內意薄丁矣可亟參之又布線索于逆賢云吳是熊至親志爲熊報仇不可放逆賢遂矯旨杖殺之批本者李永貞喝令重打者王體乾然造謀者實馮也馮與田爾畊魏良卿傳應星等恒醉舞酣歌往來無忌呈秀與逆賢看工之際屏人譖之馮知之謀于李魯生霍維華楊維垣等乃造三案以錮諸賢書成逆賢見有呈秀姓名無已稱美心逈恨之而從來愛緣盡釋矣馮遂不

能立朝張我續始駸駸乎起用矣楊州知府劉鐸素嗜酒丙辰廷對日因過醉對策失格致失鼎甲雖能文善畫識者已知其疏放難合終矣適矮僧所粘壁上五七言律詩俱歐陽暉所作所寫不過借鐸圖書私用耳奈馮私人曾生繼華輩視爲奇貨嗾爾畊借緝事入告鐸遂不免于禍矣人知事由張體乾谷應遴田爾畊薛貞等孰知造謀弄江右人者亦從馮發端乎馮毋之迎養于都中也艮卿應星皆如子侄禮惟爾畊更密如嬌壻焉及冬相毋自京旋涿沿途公館鋪設如候逆賢例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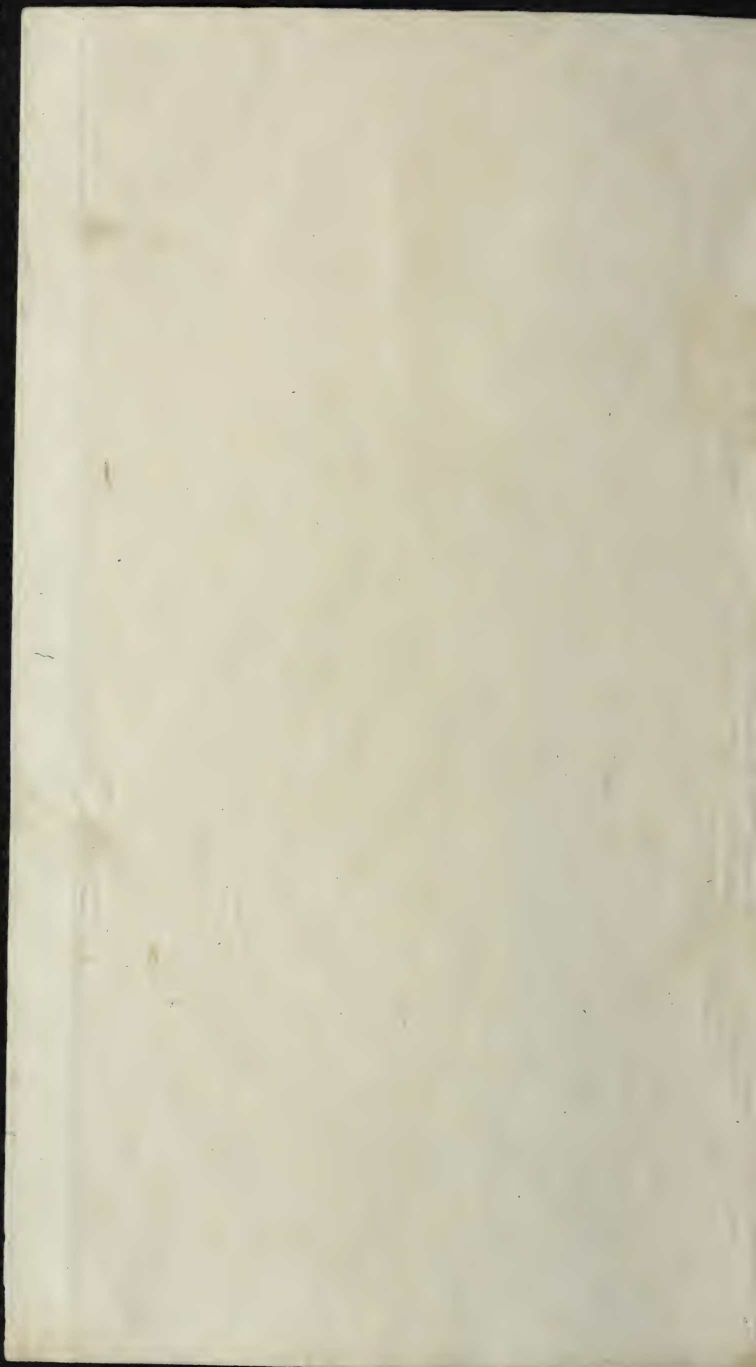
奴武僕都穿紵絲蟒衣大紅天青官綠月白醬色元色等色各四人或六人或十人執棍乘馬屬櫜鞬焉頭戴貂鼠帽或擺對于前或擁衛于後旗旛蔽日金鼓震天威若天神相母轎左所懸刀劍并所列琱戈半為逆賢艮卿等各贈物也其姬妾美婢乘軒者二三十人靚粧彩服燦若雲霞遠近奔看者雜遝募化者如蟻凡途遇者雖皇華欽使進貢之臣無不停驂讓行然長年曉事者竊笑其非復中州逃難狼狽狀矣凡馮京中多蓄古玩皆修三案時或載某一疏除某一疏及或增損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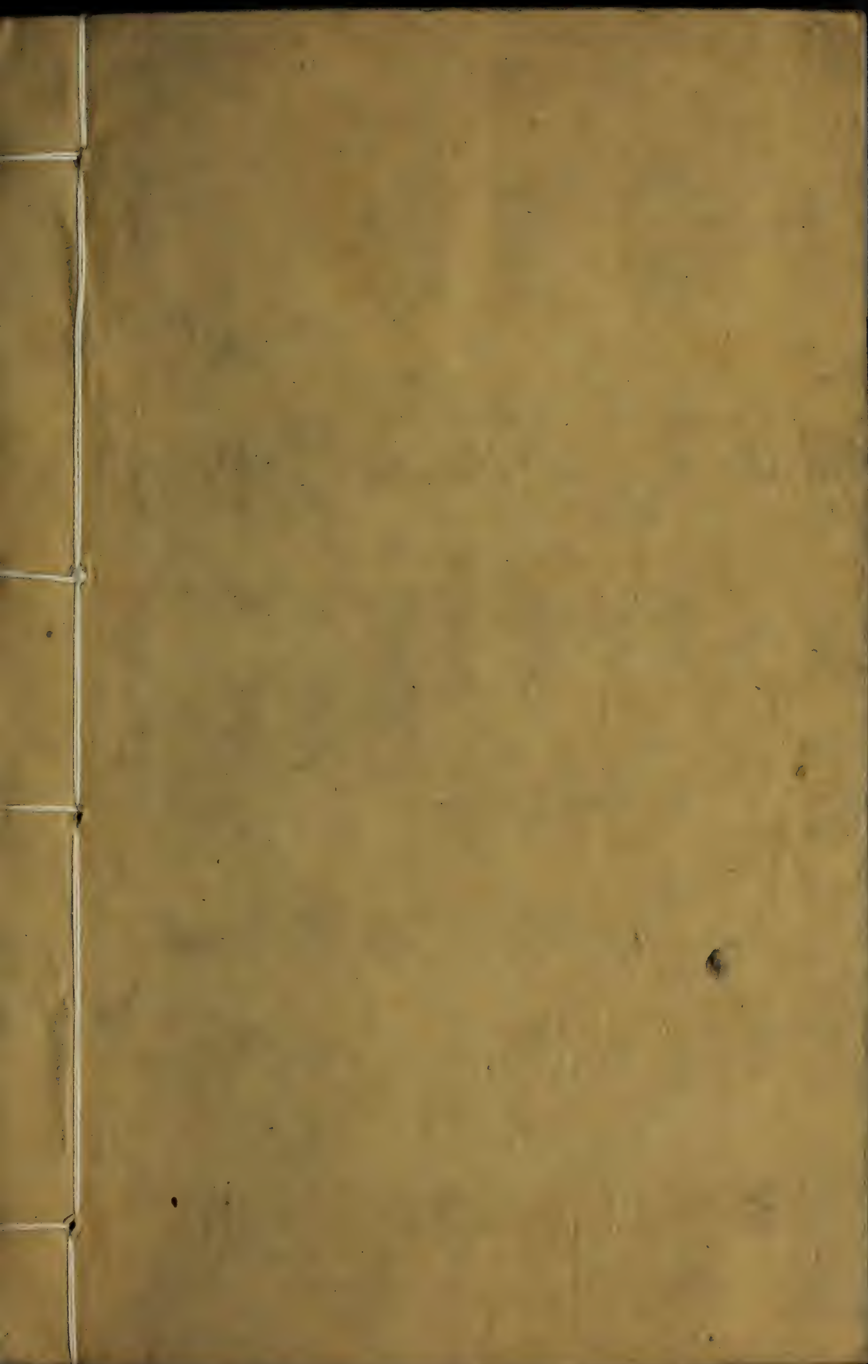
皆以賄成其積貲財頻從入京買米之車載去而毋歸
所隨箱櫝不與焉其家所置田園盡是膏腴而花木之
奇遠踰禁內蓋多藏寶鏹爲畿甸第一家也崇禎二年
科臣李遇知于贓罰庫得馮丁卯送逆賢祝壽詩百韻
具疏入告其在家之劾欵如此則在京之行媚又當何
如是年冬口薄都城涿爲附郡馮捐資守備時差取紅
夷礮抵涿馮恐爲口奪倡首挺身同衆護礮至郡有疏
奏聞又一疏力救郭鞏或有嘉其義俠者然其意實欲
藉此爲燃灰計耳識者已窺其眈眈之謀矣洪惟涿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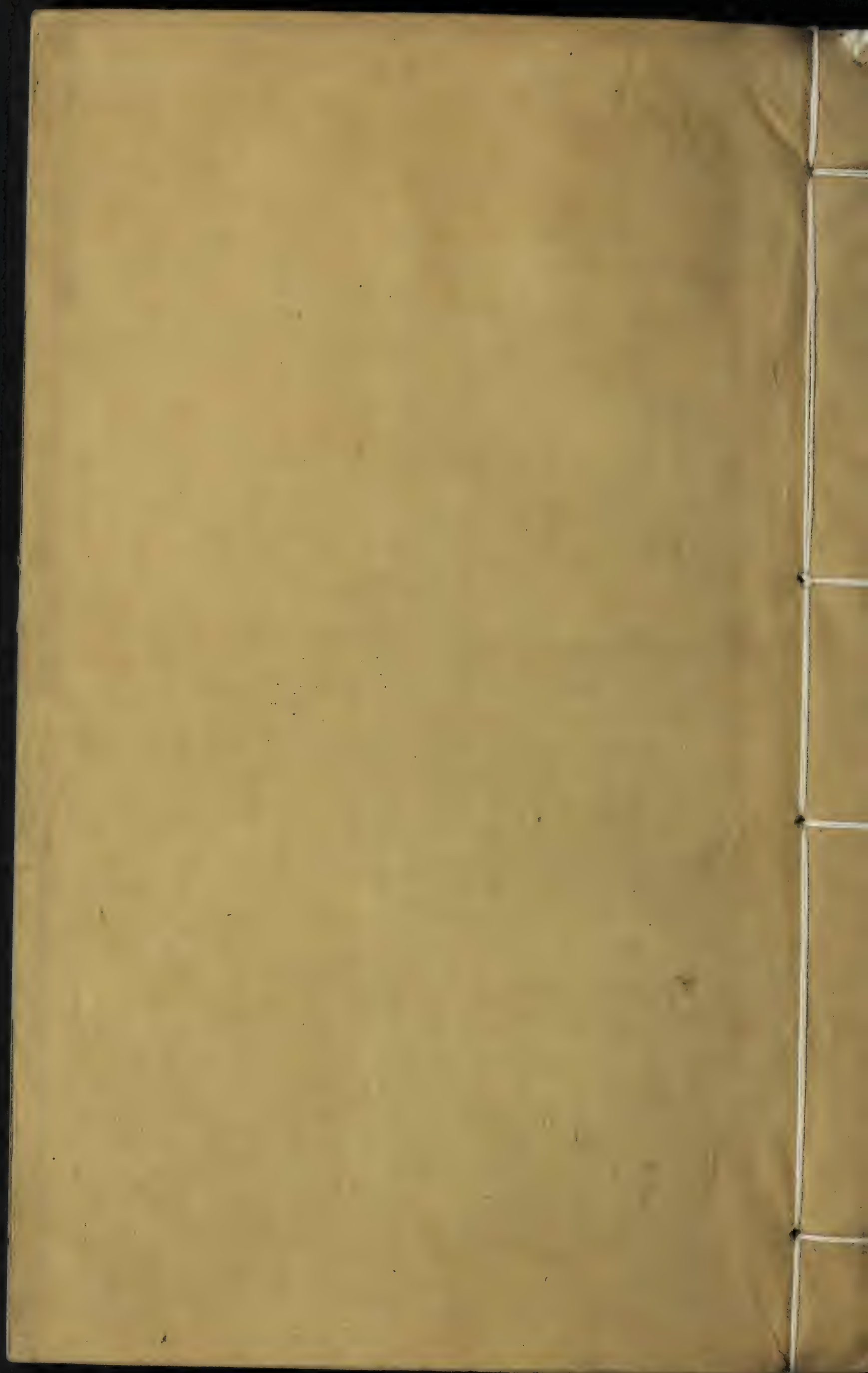
娘娘極爲靈應何以生此禍水貽害朝野豈天行刼數使然乎異物志云靈貍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皆天地不正之氣又癸辛襍識靑藤山人路史咸可證也吁以如此之人而處揆席又何怪乎舉國若狂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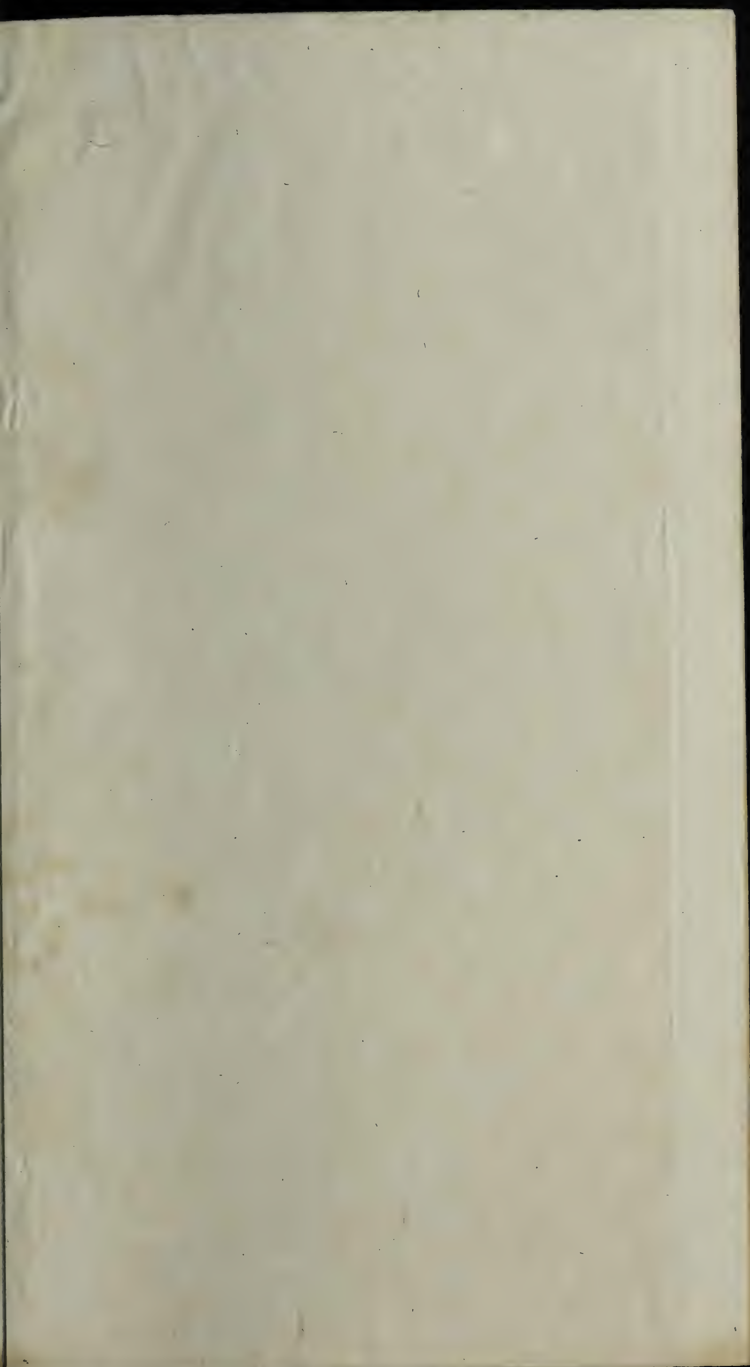
酌中志卷之二十四終

南海譚瑩校









道光丁未鐫

火攻挈要

海山仙館藏書

火攻挈要

則克錄火攻挈要

自序

中國之火攻備矣其書亦綦詳矣似無容後人可贅一詞然而時異勢殊有難以今昔例論深心者更不可不審機觀變對症求藥之爲愈也即古今兵法言之如武經總要武學大成武學樞機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練兵全書登壇必究武備志兵錄一覽知兵諸書所載火攻頗稱詳備然或有南北異宜水陸殊用或利昔而不利於今者或更有摭拾太濫無濟實用者似非今日救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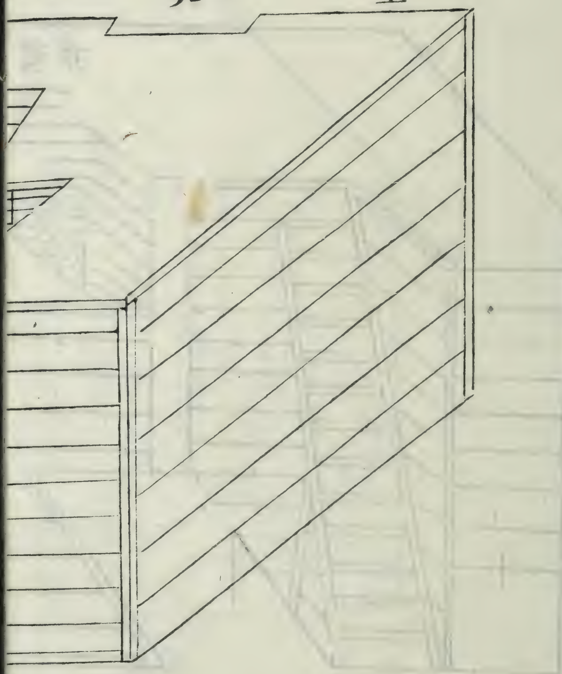
之善本也至若火攻專書稱神威秘旨大德新書安攘秘着其中法制雖備然多紛雜濫溢無論是非可否一槩刊錄種類雖多而實效則少也如火龍經制勝錄無敵眞詮諸書索奇覓異巧立名色徒炫耳目罕資實用惟趙氏藏書海外火攻神器圖說祝融佐理其中法則規制悉皆西洋正傳然以事關軍機多有愼密不詳載不明言者以致不獲玆技之大觀甚爲折衝者之所歉也勗質性愚陋不諳韜鈐但以虜寇肆虐民遭慘禍因目擊艱危感憤積弱日究心於將畧博訪於奇人就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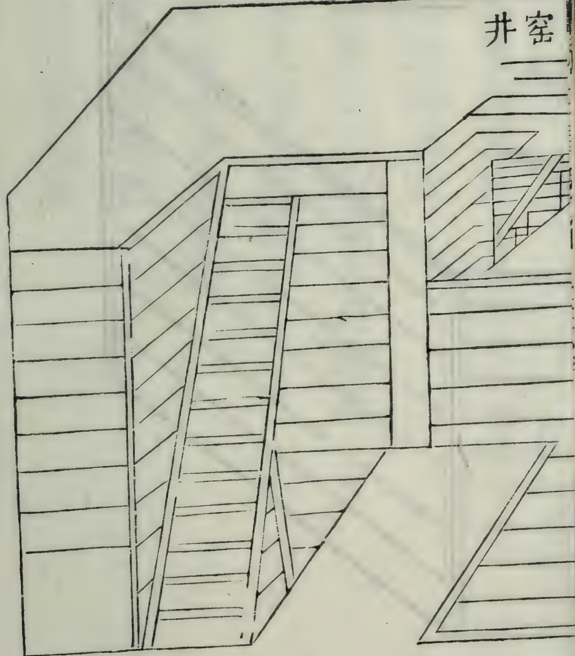
於西師更溍度彼已之情形事機之利弊時勢之變更朝夕講究再四研求只為痴憤所激然耳乃二三知已誤以勗為深諳茲技每問器索譜勗茫無以應因不揣鄙劣姑就名書之要旨師友之秘傳及苦心之偶得去繁就簡刪浮採實釋奥註明聊述成帙公諸同志以備參酌云爾

崇禎癸未孟夏後學焦勗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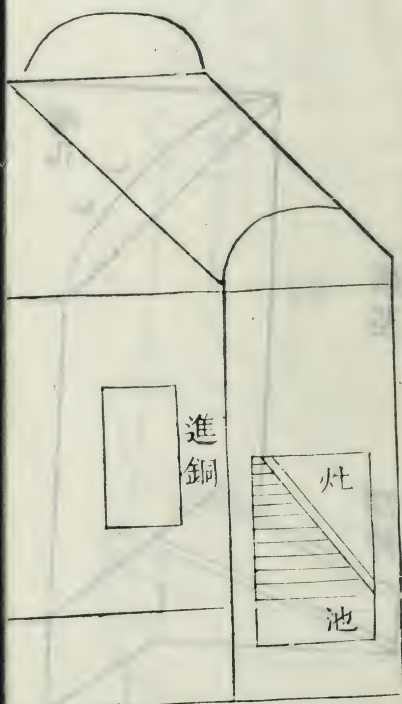
火攻挈要卷上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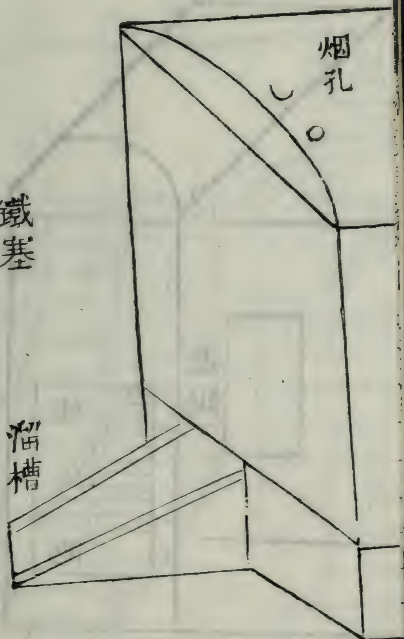
泰西湯若望授　甯國焦勗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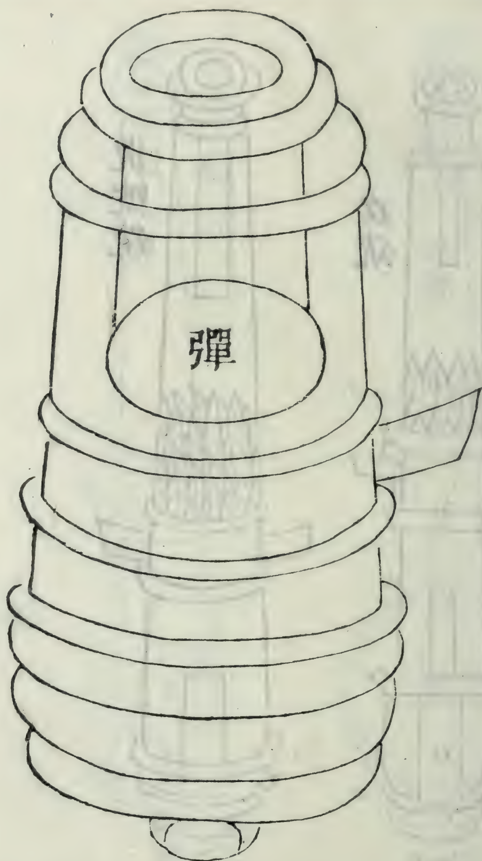

鑄銃臺
梯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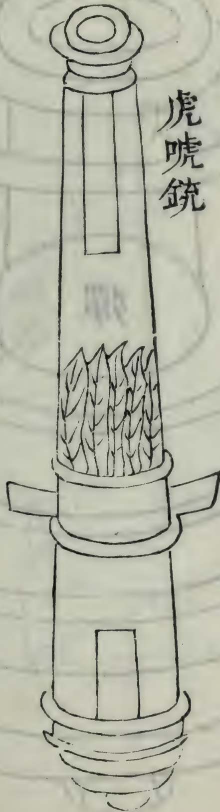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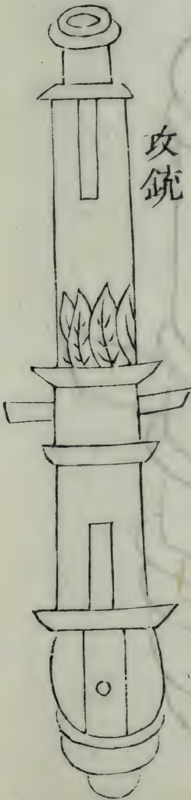
窑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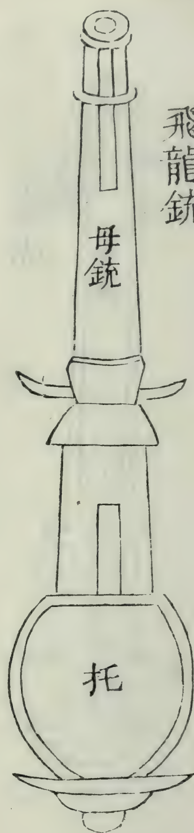

進銅
灶
池
氣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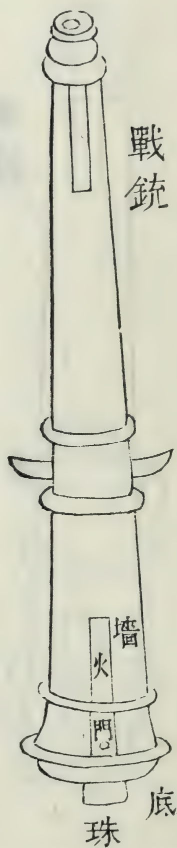

烟孔
鐵塞
溜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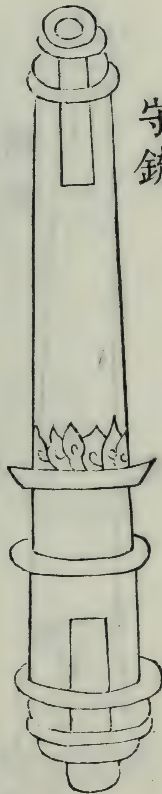

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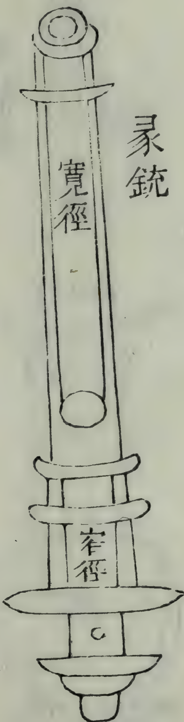

虎唬銃


攻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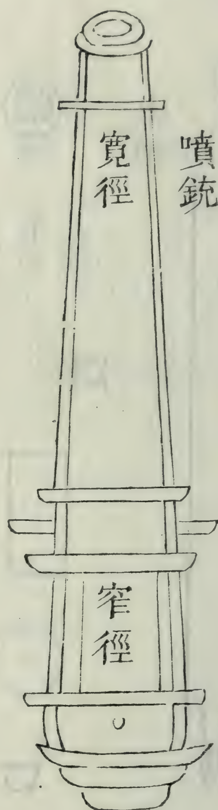

飛龍銃
母銃
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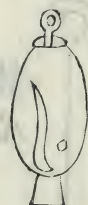

戰銃
墻
火
門
底
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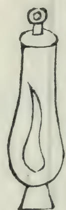

守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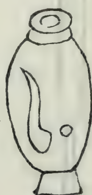


彖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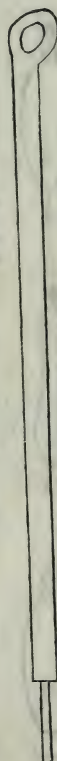

噴銃
寛徑
窄徑


子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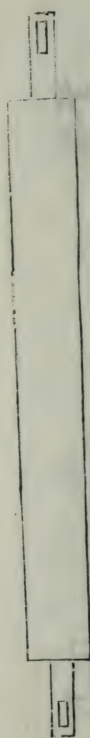




鐵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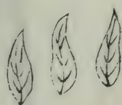


木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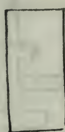
花頭



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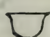
字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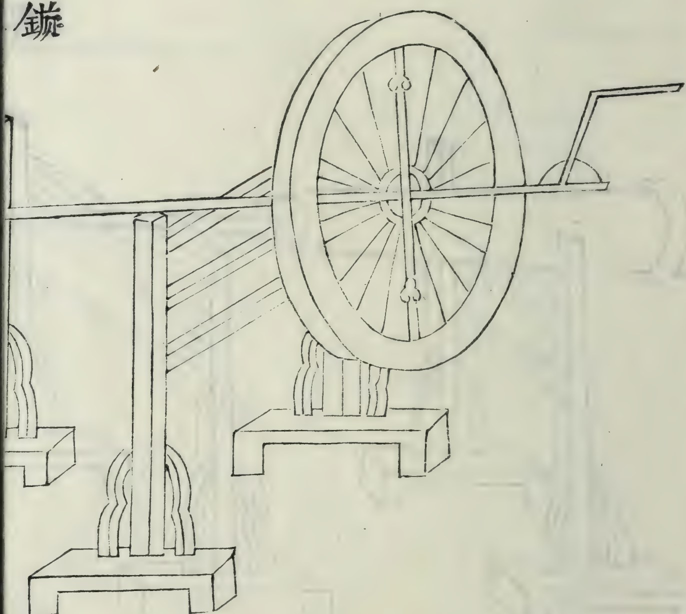


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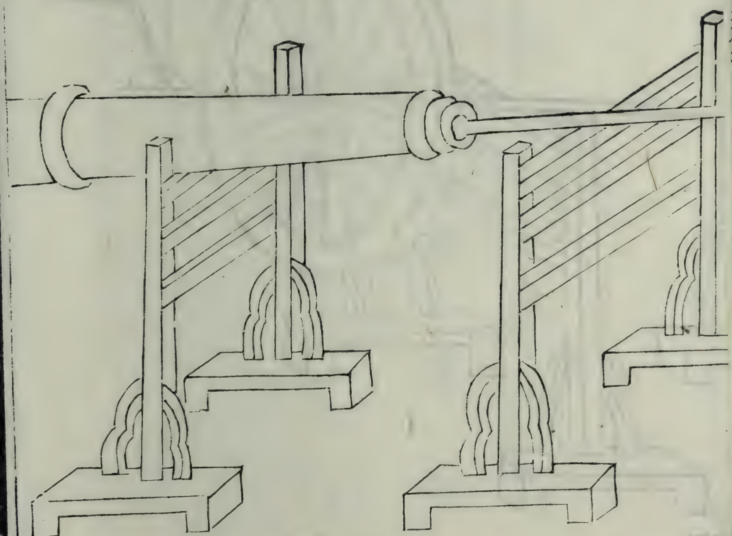
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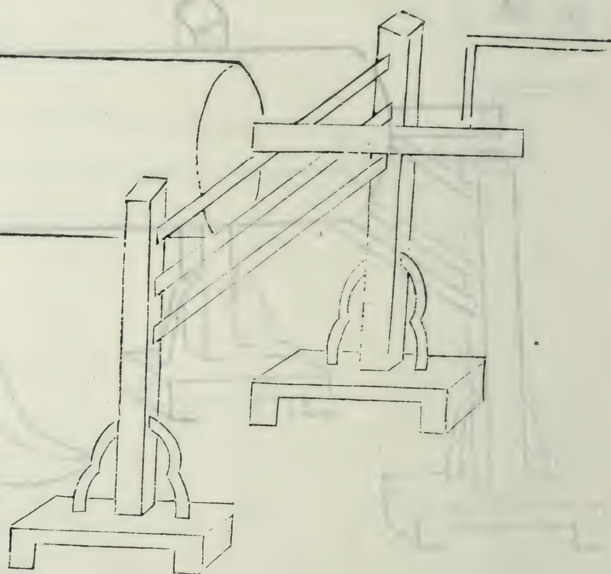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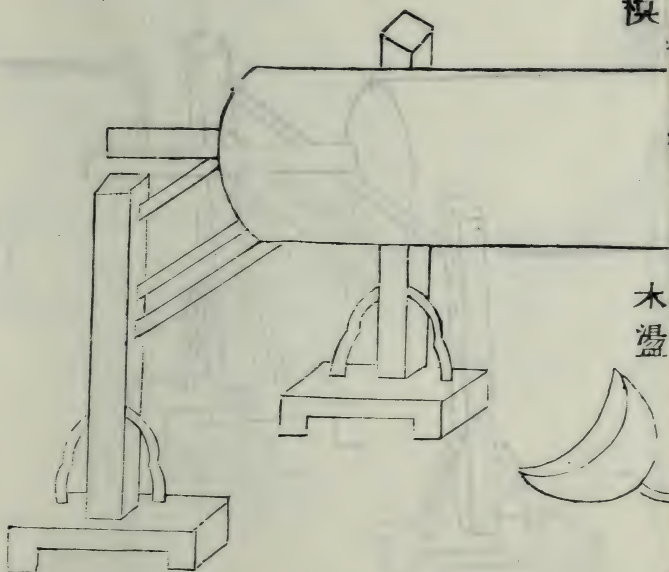


鏇輪
鏇

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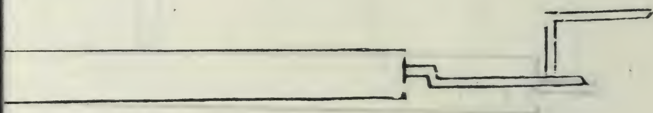

鏇架
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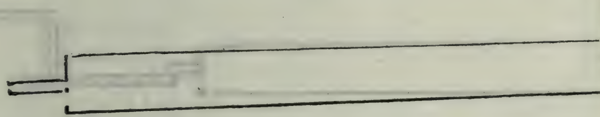
模
木盪

轉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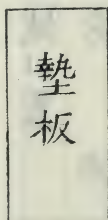
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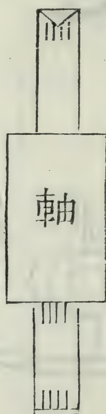


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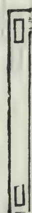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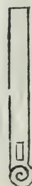

銃


墊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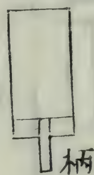

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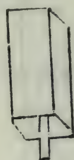

鐵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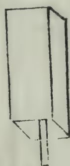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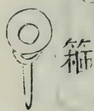

尾上鐵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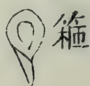
銃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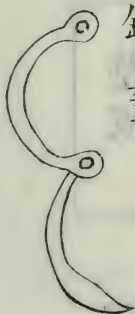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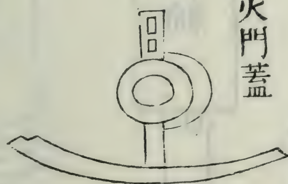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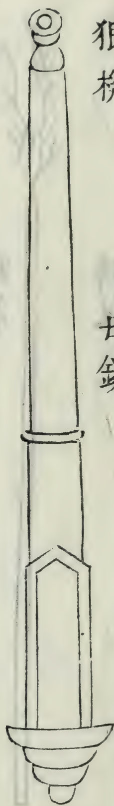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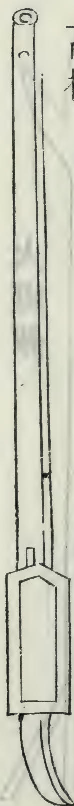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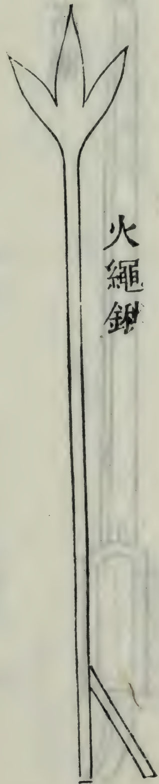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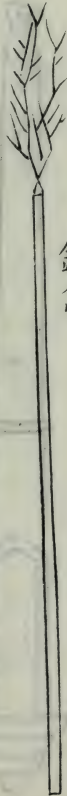



藥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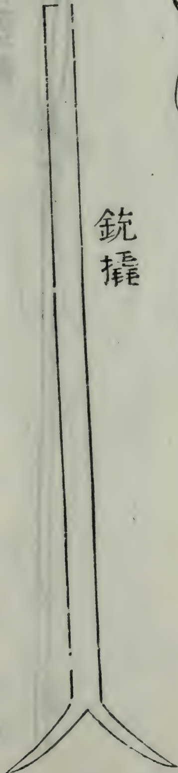

狼機
母銃


高機


火繩


銃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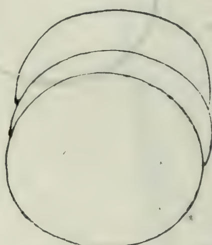

轉杖


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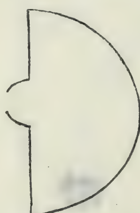
圓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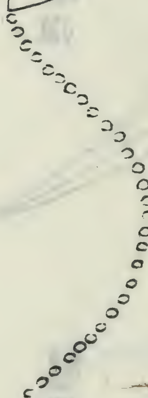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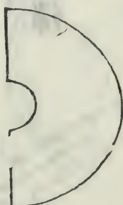
响彈



鍊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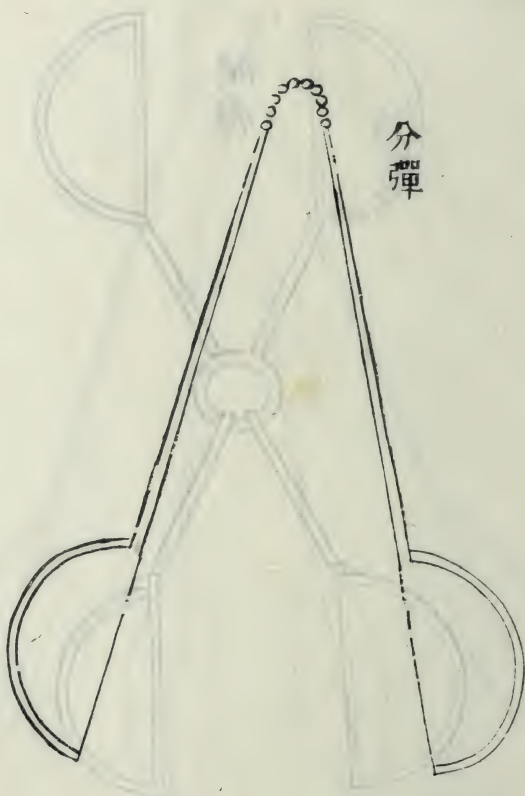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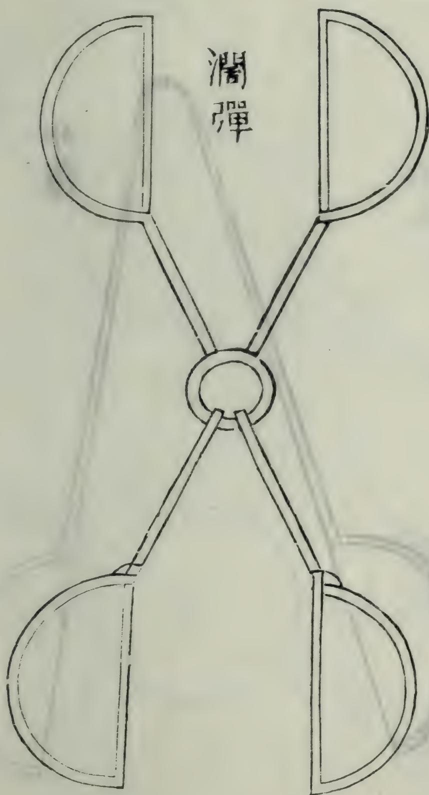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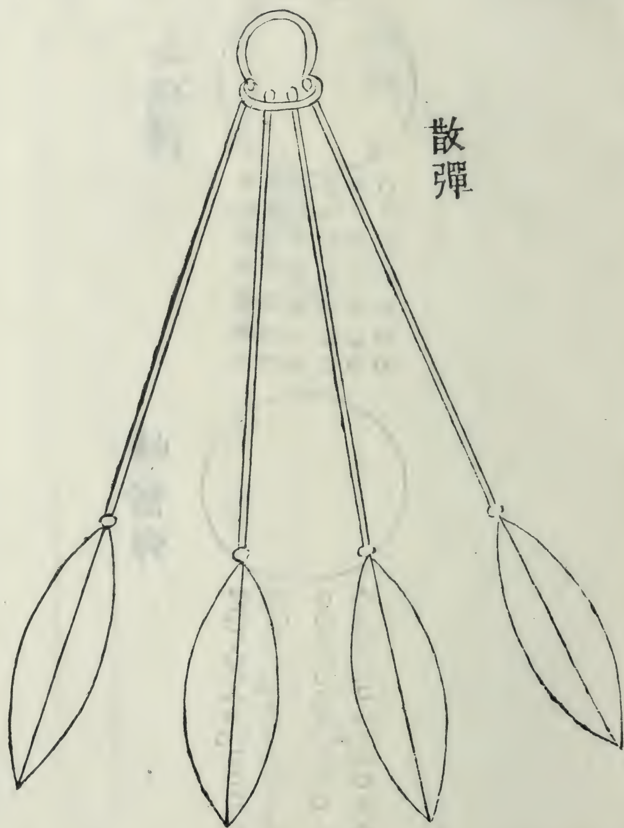


鑽彈

鑿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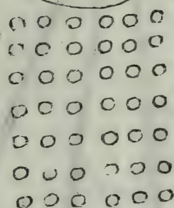

分彈


濶彈


散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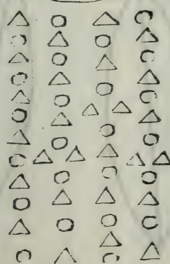
公孫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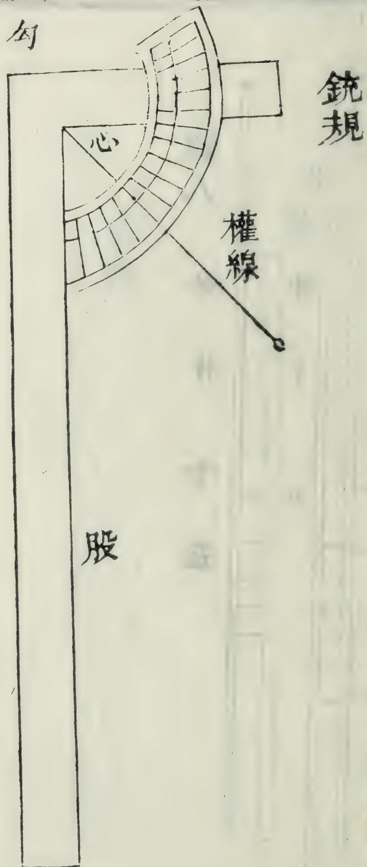




蜂窩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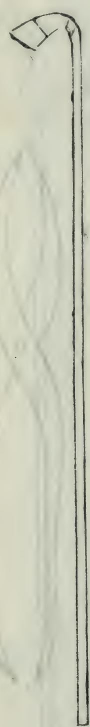


勾
銃規
心
權線
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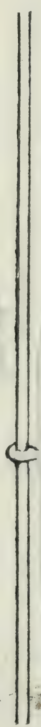
銃尺 卅 廿 十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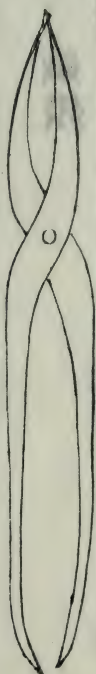
鐵 卅 廿 十 五

[illegible] 十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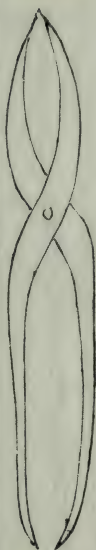

鐵扒


鐵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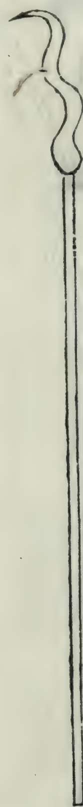

鐵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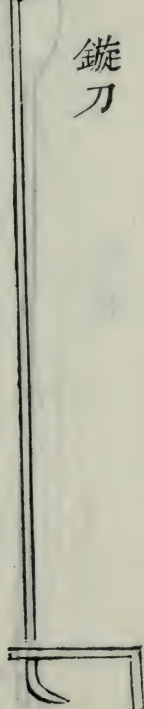
長鉗



短鉗


鈗探


鈗炤



鏇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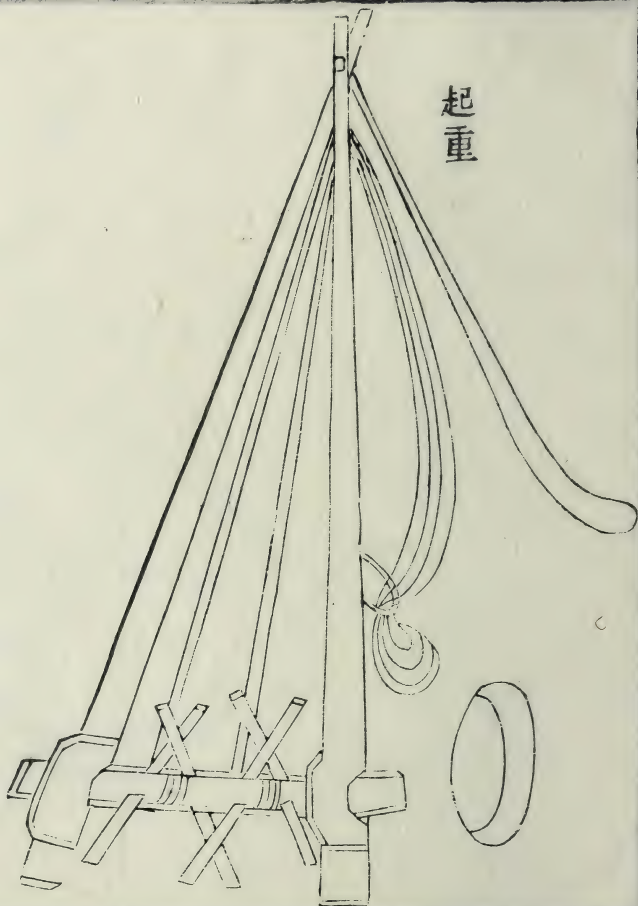

鏇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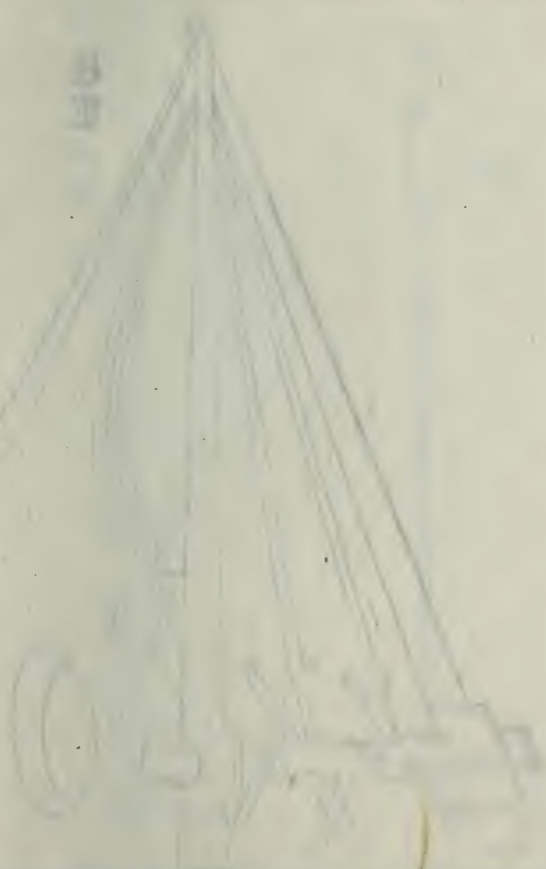
鏇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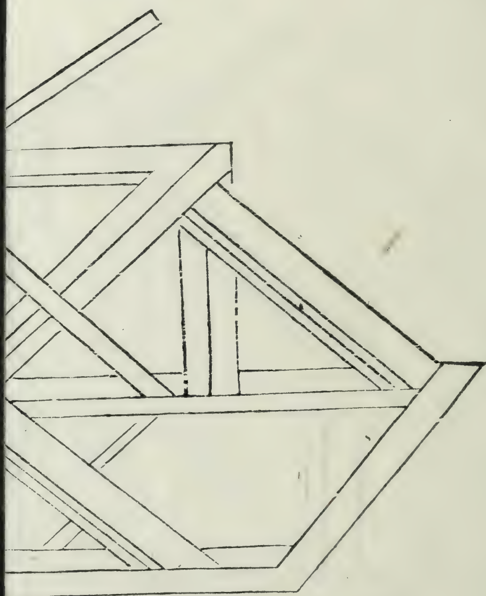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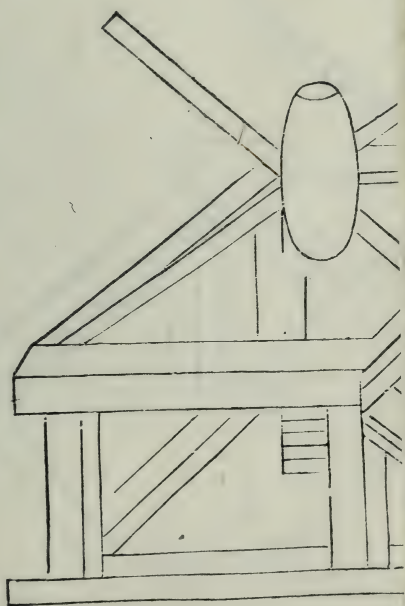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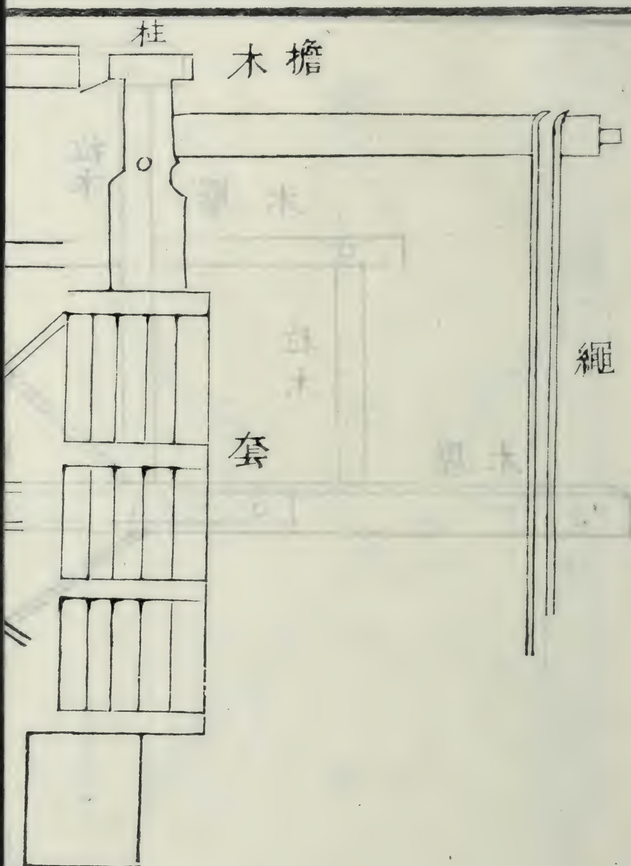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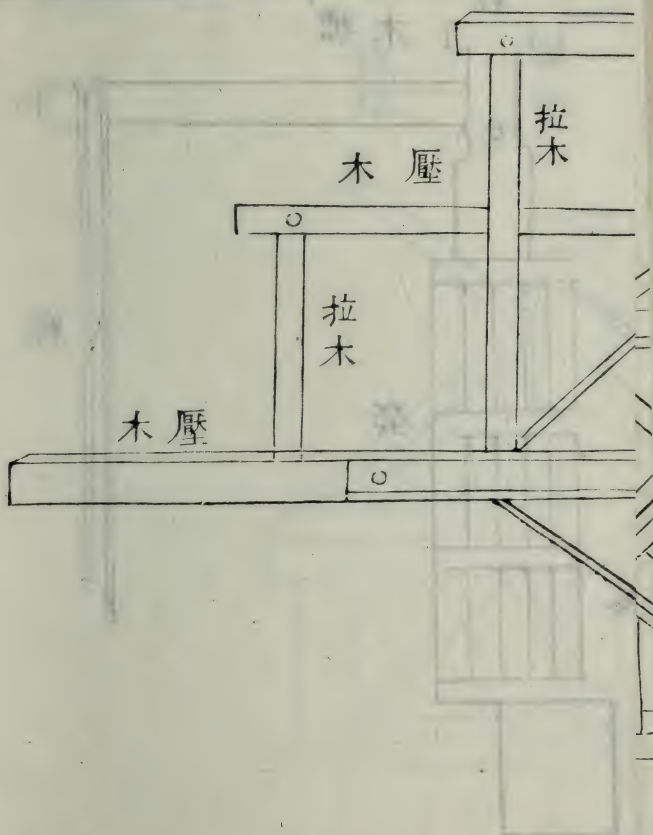


起重




引重


轉
轉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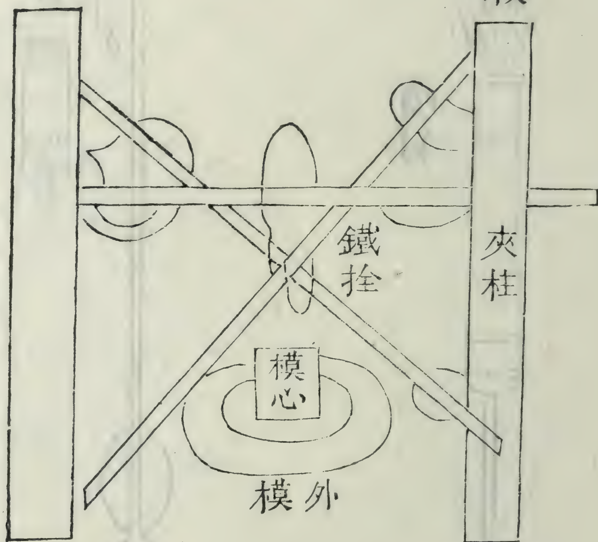

柱
檐木
運木
繩
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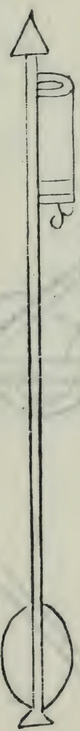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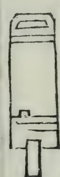
拉木
壓木
拉木
壓木

鐵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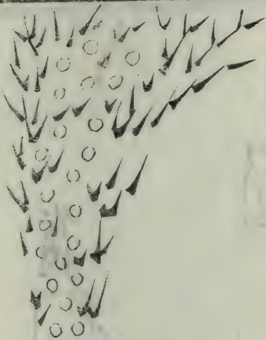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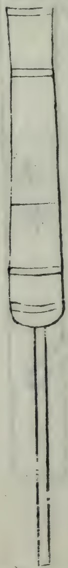

安模
夾柱
鐵拴
模心
外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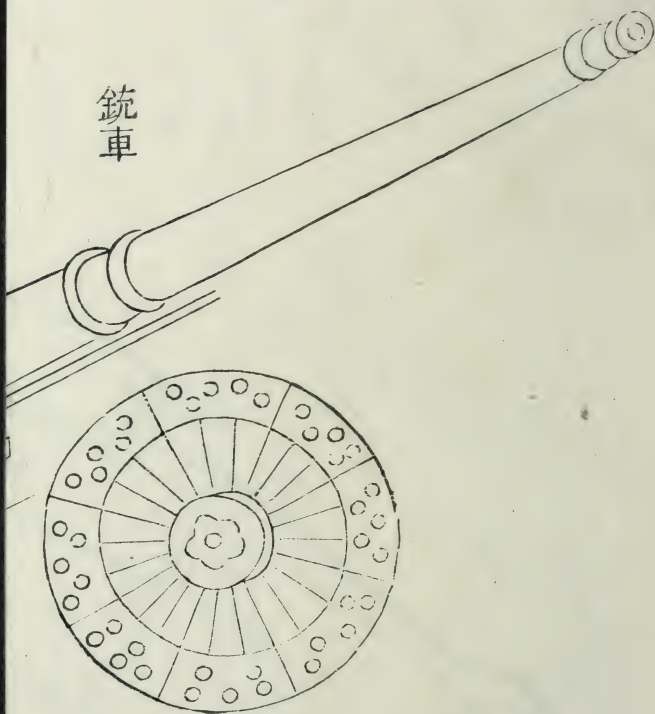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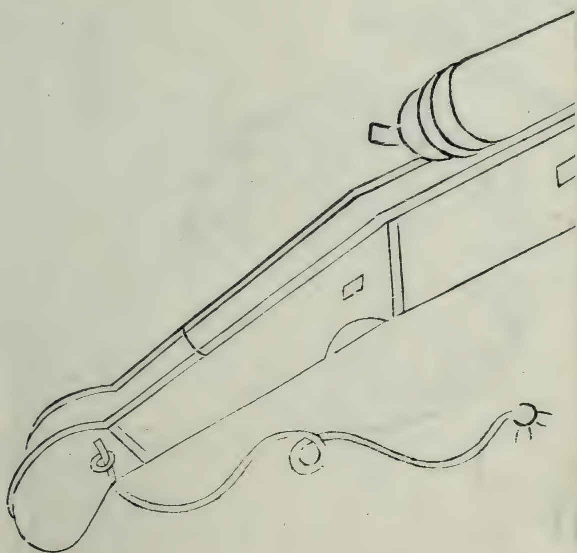
火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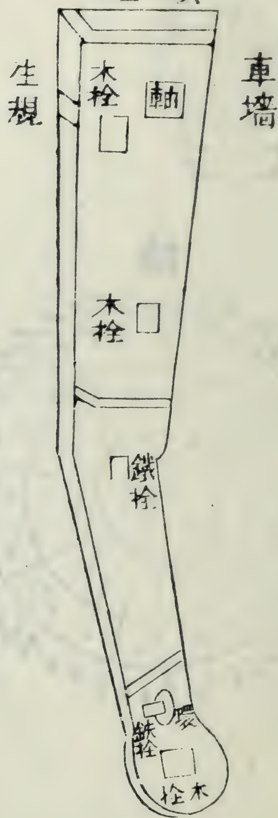




噴筒


銃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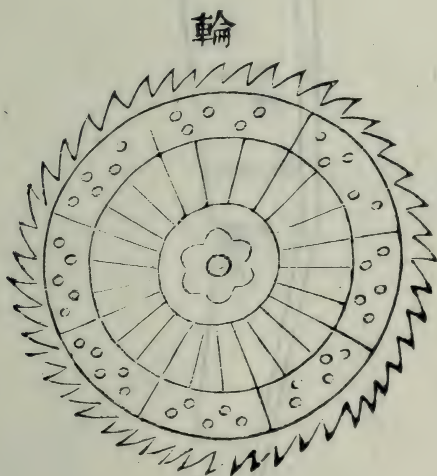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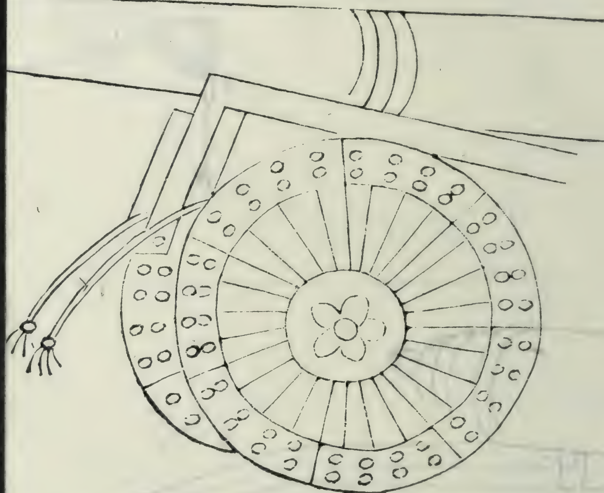

頭箍
生規
車墻
木栓
軸
木栓
鐵栓
環
鐵栓
木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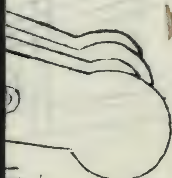
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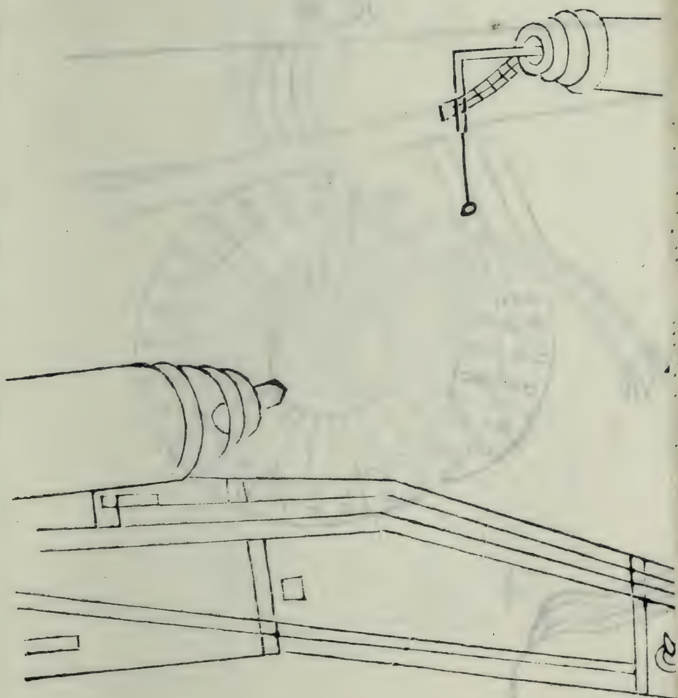


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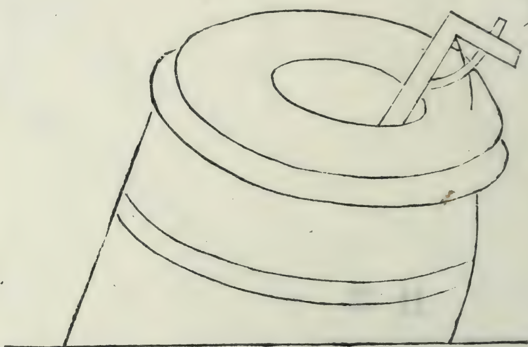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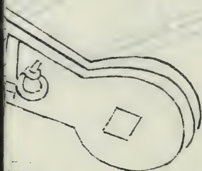

平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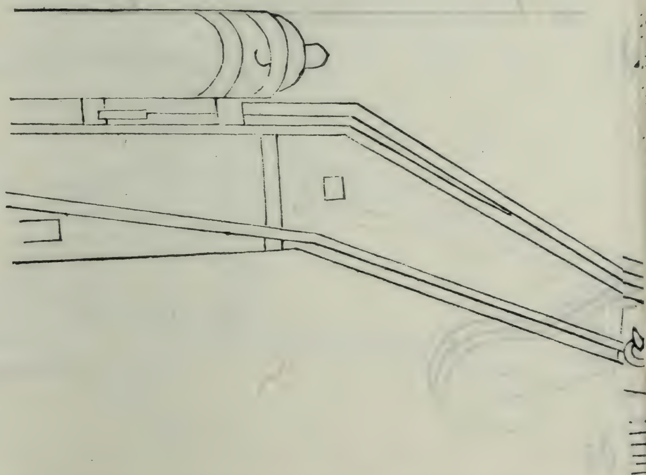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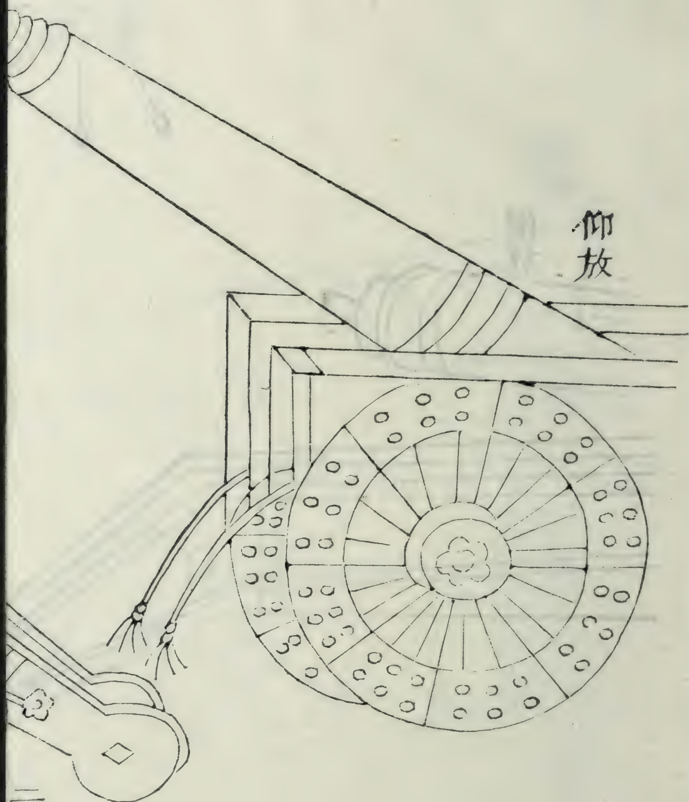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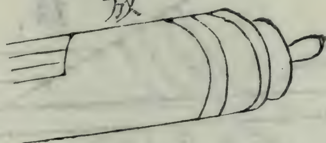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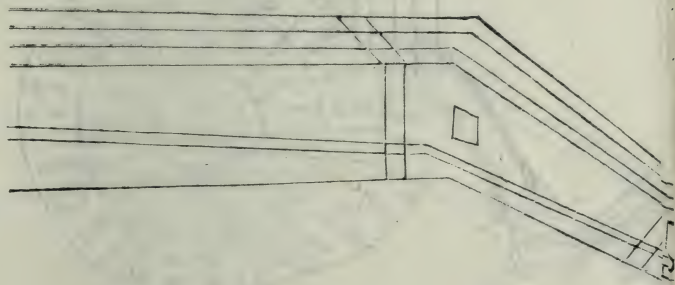
竪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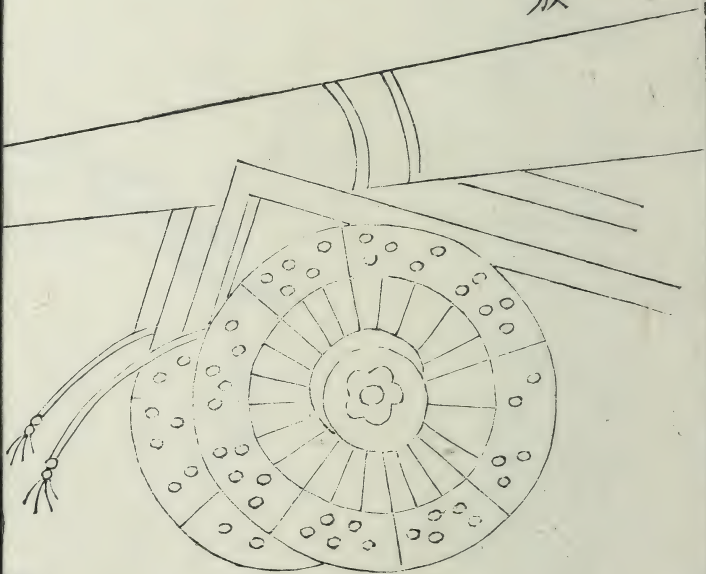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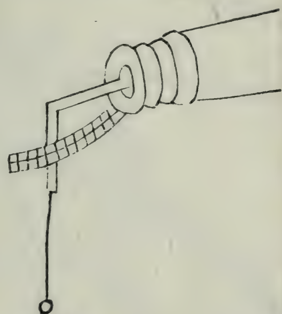



平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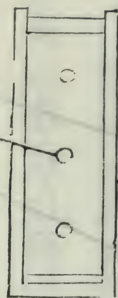

仰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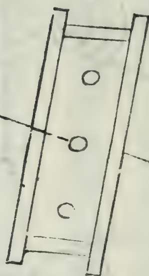

五度

倒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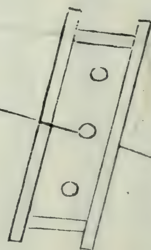


倒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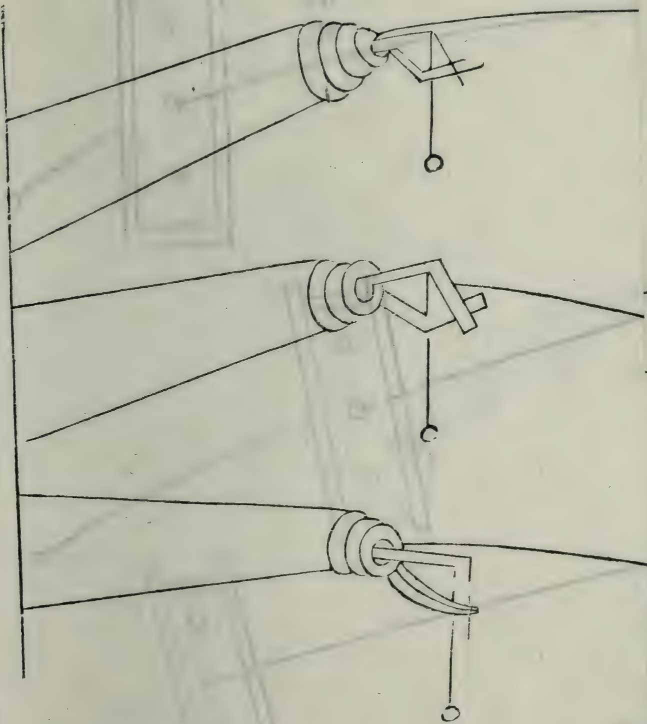


五度倒把









諸器圖終

火攻挈要卷上

泰西湯若望授　寧國焦勗述

槩論火攻總原

用兵之道原以角勝而已唯彼此角勝則愈久愈變而愈得其精自蚩尤始變造五兵以勝徒手黃帝再變造甲冑以勝五兵至春秋漸變而製弓弩礮石遠擊之技又以勝短兵矣孫子更變而用火攻焚人馬焚糧草焚輜重焚府庫焚營寨謂之五火更勝於兵器之利多矣我國朝更製有神威發熕滅虜狼機三眼快鎗等器置

之軍中更覺隨時可用隨地可施以此蕩平冦虜廓清宇內戰陣攻取所至必克此又勝於焚燒之技絶相遠矣近來購來西洋大銃其精工堅利命中致遠猛烈無敵更勝諸器百千萬倍若可恃為天下後世鎮國之奇技矣孰意我之奇技悉為彼有然則談火攻者豈宜拘執往見槩恃為勝着哉深心茲道者必更翻然易慮詳察利弊灼知近來所以不勝之故默計將來所以致勝之方如是講究革故鼎新條分縷析以求萬全則庶幾乎可以語火攻之微意矣

詳察利弊諸原以為改圖

軍中所恃以無敵者火攻是也先聲能奪人之氣隔地能傾人之命一九之彈可以斃萬夫之將一囊之藥可以敗百千之兵誠兵器之首利禦敵之前鋒也奈何近來徒有火攻之虛名並無火攻之實效其故何也蓋因承平日久疲將驕兵粉飾虛文罔計實用鑄銃無法不諳長短厚薄度數之節不能命中致遠或橫顛倒坐及崩潰炸裂而反傷我軍造藥無法不諳分兩輕重之數配合研搗之工不能摧堅破鋭或損鎗壞銃及收晾失

事而延禍極慘裴放無法不諳遠近之宜衆寡之用循環之術或先期妄發賊至而反致缺悞或發而不繼乘間而衝突可入或倉皇失火未戰而本營自亂此貽害莫大勝着果安在哉爲今之計必宜改絃易轍詳悉講求如鑄銃必如何可以使遠而猛疾而準如何使銃身不動無橫顛倒坐及炸裂等弊如何分戰攻守三等銃身上下長短厚薄無不合宜如何使子銃與母銃大小長短無不合法如造藥必如何可以使迅速而猛烈如何使燃之手必不熱紙上不焦及不致損傷鎗礮如收

藥必如何可以過夏不潮如何使久貯而永無疎失之
病如裝放必如何分仰平倒三法而知彈所到之遠近
如何用鉛鐵石彈與何銃相宜如何使擊放寬大而殺
賊多如何使循環迭擊而礮不絕如何令擊放終日而
無失火之虞如何使熱礮即冷可以復裝如用銃必如
何運重為輕可以疾趨如何轉動機活可以迎湊如何
可以升高渡隘不致阻滯如臨陣如何擊虜之零賊如
何拒虜之全軍如何備虜之迭進如何取虜之主將如
何使火器不放而虜騎亦不敢衝突我營必如此詳審

則弊自去而利自存矣

審量敵情斟酌製器

人知攻敵全恃火器未知制器先欲量敵故製器得法可以勝敵則一器可收數器之功若製器無法不能勝敵則百器不獲一器之用今之大敵莫患於彼之人壯馬潑箭利弓強旣已勝我多矣且近來火器又足與我相當此時此際自非更得迅利猛烈萬全精技每事務求勝彼一籌或如何以大勝小以長勝短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善用勝不善用則勝斯可必矣如目前火器

所貴西洋大銃則敵不但有而今且廣有矣我雖先得是銃奈素未多備且如許要地竟無備焉自此而下其大器不過神威發熕滅虜虎蹲小器不過三眼快鎗此皆身短受藥不多放彈不遠且無炤準而難中的銃塘外寬内窄不圓不淨兼以彈不合口發彈不迅不直且無猛力頭重無耳則轉動不活尾薄體輕裝藥太緊即顛倒炸裂似此粗惡疵瑕反足取害安能以求勝哉爲今火器無如倣炤西洋其大者依法廣鑄各等大銃小者狠機鳥機鳥鎗只此數種其制亦長短中矩厚薄適

宜其用能命中致遠堅利猛烈更以造鑄有傳藥彈兼精裝放如法配以精卒利兵翼以剛車堅陣統以智勇良將以戰則克近有鳥鎗短器百發可以百中遠有長大諸銃直擊數十里之遠橫擊千數丈之濶更有大塘豕銃擊寛斃衆慘烈無比以攻則飛彪自上擊下人民房舍無不虀碎熬翻自下擊上鉅郭重牆莫不掀裂更有虎嘑獅吼直透堅城如摧朽物以守則有臺垣異制銃器異宜更以窺遠神鏡量其遠近而後發如是器美法備制巧技精力省功倍兵少威強以是禦敵庶幾有

可勝之道矣

築砌鑄銃臺窑圖說

鑄銃之臺四旁用磚砌中間用黃土塡滿築實高一丈六尺寬長各四丈正面凹進三分之一其形見方凹處兩傍及臺後各用磚砌梯凳以便上下凹處之裏面又開井窑以爲安模之用其窑深二丈寬徑六尺正面做口底下開竅以通濕氣其臺上蓆棚聽候造模化銅之際隨用所宜臨時蓋搭不必預設臺之閒處另搭庫棚二間收藏器具物料等件以便臨時取用其大爐必安

窰後以便引銅傾鑄造模宜近窰

鑄造戰攻守各銃尺量比例諸法

西洋鑄造大銃長短大小厚薄尺量之制着實愼重未敢徒恃聰明創臆妄造以致悞事必依一定眞傳比照度數推例其法不以尺寸爲則只以銃口空徑爲則蓋謂各銃異制尺寸不同之故也惟銃口空徑則是就各銃論各銃以之比例推算則無論何銃亦自無差悞矣

戰銃空徑三寸起至四寸止身長從火門至銃口三十三徑火門前銃牆厚一徑耳前牆厚七分五釐徑銃口

牆厚半徑銃底厚一徑尾珠在外其珠之長大各得一徑銃耳之長大俱各一徑火門至耳際得十三徑耳得一徑耳前至銃口徑得十九徑〇此係四六比例之法火門距耳得十分之四帶耳至銃口得十分之六也其體重五百觔至千觔止亦有頂大重三千觔者其彈重四觔至十觔止

飛龍銃空徑三寸起至五寸止子母銃身共長五十五徑大號用子銃三門小號用子銃五門子銃身長五徑底一徑用牆得一徑子銃口湊簨宜深後拴鎮壓處當

緊箕處得一徑拴處得半徑子銃火門至母銃耳際得
二十二徑耳得一徑耳前至銃口得三十二徑餘悉照
前○此亦狼機之制因能遠發故名飛龍
象銃口下空徑五寸火門前裝藥處空徑二寸五分身長
從火門至銃口八徑塘內裝藥窄處得二徑藥前寬處
得六徑裝藥牆厚半徑銃口牆厚二分五釐徑銃底厚
一徑尾珠銃耳長大各六分徑火門至耳際二徑耳得
六分徑耳前至銃口得五徑四分○此係四分比例之
法謂火門距耳得一分帶耳至銃口得三分蓋以銃前

塘寬體輕故也又以塘口極寬故名象銃
噴銃口下空徑一尺火門前空徑五寸身長從火門至
銃口四徑塘內從底至口一直往上如做口喇叭之形
不比象銃分寬窄兩截也火門前牆厚二寸五分銃口
牆厚一寸二分五釐底厚三寸尾珠銃耳長大各三寸
餘悉照前○此亦象銃之類但體更輕所裝彈藥更多
攻銃空徑四寸起至六寸止身長十八徑至二十二徑
止火門至耳際得八徑耳得一徑耳前至銃口得十一
徑彈重十觔至五十觔銃塘更宜光直用彈定要緊貼

藥上且與塘內毫無寬縫漏火則發彈遠射而且有力餘悉照前
虎唬銃空徑六寸起至一尺止身長二十徑彈用五十觔至百觔止銃身較戰銃可加厚三五分餘悉照前
獅吼銃空徑一尺至一尺五寸止長十五徑彈用一百觔至三百觔銃身照戰銃可加厚半徑餘悉照前
飛彪銃口下空徑二尺火門前裝藥處空徑一尺身長從火門至銃口四徑塘內裝藥窄處二徑藥前寬處二徑口下牆厚半徑裝藥處牆厚七分五釐徑底厚七分

五麓徑尾珠銃耳長大各半徑火門至耳際得徑半耳得徑半耳前至銃口得三徑
守銃空徑三寸起至五寸止身長十六徑至八徑止彈用四觔至十觔止餘照前
西洋製守銃殊短之意蓋備敵人攻城時之所用也若敵人屯營遠窺必藉長戰銃遠擊以亂其營使彼不敢久停若蟻聚蜂擁逼臨城下又必藉大象銃以爲擊寬甃衆之計若高築敵臺負固對擊則更必藉火銃攻銃以爲摧堅之用總之遠近寬窄隨宜酌用變化在人又

豈可拘泥名色而自誤實用之功效哉但守銃之制大約以銃口距耳應得身度三分之二帶耳至火門應得三分之一蓋謂守銃利於朝下放故也其城守之象銃較戰陣之象銃又必加長四徑共得十二徑方可遠擊而幾敵也若止於八徑則火力短而出彈近及至中敵已無勁矣

造作銃模諸法

用乾久楠木或杉木照本銃體式鏇成銃模兩頭長出尺許做成軸頭軸頭上加鐵轉棍安置鏇架之上以便

鏇轉上泥木模既成將銃耳銃箍花頭字樣等模安上用羅細煤灰勻刷一層候乾用上好膠黃泥和篩過細砂二八相參或用本色砂泥亦可用羊毛抖開參入泥內和勻作經不可太乾亦不可太濘如塗牆之泥爲準泥或塗在模上每次約可寸許塗勻將轉棍轉動用員口木板盪蘸水盪平候乾照前再上其泥之厚薄照銃口空徑一徑六分如銃口徑五寸則模泥用八寸厚是也俟上泥厚至三分之二則以粗條鐵線從頭密纏至尾纏畢照前上泥俟上至十分之九則以指大鐵條照

依模長大號模用十六根次號十二根小號八根匀擺
模上作骨隨用一寸寛五分厚鐵箍大號用八道次號
六道小號四道照泥模頭尾自度大小匀箍鐵條之外
又照前上泥上完盪勻候乾透然後可用其乾之日期
大號銃模約待四個月次號三個月小號兩個月可必
乾矣俟乾畢將木心敲出用炭火入模内一則煉乾泥
模二則燒化銃耳銃箍及花頭字樣等件成灰候冷用
雞毛箒掃出灰渣將木銃模底安定再安尾珠悉照前
法上泥上完候乾取出木底用炭火燒化尾珠俟冷淨

聽候下窑鑄造

模心用鐵照本銃空徑長短打成鐵心其徑之大小即照本銃空徑之半如空五寸則鐵心當用二寸五分周圍之泥共得二寸五分心尾打方孔深三寸許另安鐵轉棍在內以便鏇轉其鐵心之首長出二尺折轉五寸為扒頭以便拴繩提放之用鐵心二三寸之下留一方孔安鐵轉棍鐵心之下尺許留十字方孔以穿寸大鐵條以便下模闔置外模之上鐵心旣成安於鏇架之上照前法上泥漸次上完用羅細煤灰上匀候乾聽用

下模安心起重運重引重機器圖說

凡大銃之模輕者數千餘觔重者數萬餘觔若非預製機器運重爲輕則斷不能隨手轉動也

起重用六寸徑二丈長堅木三根作柱柱頭用鐵箍箍下鑿一圓孔二寸徑大用圓鐵拴一根長二尺四寸將三柱穿綰一處鐵拴之兩頭用鐵箭箭住將柱品字竪立於中柱穿拴之下隔二寸許鑿圓孔二寸徑大拴繫雙銅盤滑車上下二具以徑寸粗麻繩二根穿入上下滑車之內於二柱下脚離地二尺五寸許開半規用五

寸徑竪木一根爲軸約長七八尺納柱半規之内外用木二尺亦開半規幫釘軸外十字穿心勾安木擔四根長四尺將上繩拴繫軸上下繩拴繫模尾用四人絞轉軸木則繩漸升而模自起矣凡起重物俱可例用

此器人用者頗多但上懸滑車止有單盤一輪所以起重猶費力耳茲則妙在滑車有上下二具雙層銅盤共有二十二輪上下繩索宛轉活利較之尋常省力數十倍矣

運重用竪木一根一尺二寸徑三丈長爲總柱鈎分兩

截上截長一丈頭用鐵箍箍下四寸許開馬口方孔二尺高八寸寬孔内之下安二寸徑鐵圓拴一根以便含架橫擔孔下鐵箍一道柱之下頭亦用鐵箍箍內嵌以鐵盤中開方孔徑二寸五分深一尺五寸納以方頭鐵心下餘一尺爲圓鏇鏇頭尖圓插入下截柱內以便轉動下柱長二丈將一丈埋入土內土上存一丈頭用鐵箍箍內嵌以鐵盤中間圓孔徑三寸深一尺二寸孔底嵌以鐵臼鐵臼中心圓窩外體方形徑二寸五分厚二寸孔塘鑲嵌鐵筒其長照塘厚二分上下兩柱交插之

際上柱微粗下柱微細以便轉動其柱心鐵鋃略長二三分柱木相接處略短二三分則轉動之時庶不壓住而活便隨手矣柱外用木圈四個小柱五根長一丈徑大四寸造成套式安置大柱居中之處上半截實釘柱上下半截爲活套稍寬二分套上安置拉壓等木以便轉動所用擔壓等木或楡或檀擔木八寸寬一尺厚一丈二尺長於擔身三分居二之際鑿二寸徑七分圓以便含架柱頭鐵圓拴之上在下壓木見方六寸大一丈三尺長居中壓木長六尺見方四寸拉木各長五尺厚

二寸寬三寸兩旁夾木厚三寸濶四寸其拉壓之際各用寸徑鐵圓鎮以便轉動在上擔木之末用二寸徑粗麻繩安套以挽横首在下壓木之末用徑寸麻繩安套以便拉挽

此器中國名爲天秤但止用柱頂横擔一根所以用力猶難兹用拉壓三層繇短漸長上下牽拽左右轉動用人極少而得力極大矣

引重轉軸絞擔悉宜高與胸平則轉絞便於用力其餘法製簡約顯明看圖自知不另立説

下模先於模體半乾之時將火門之上開一方孔寬半徑長一徑外口略寬以便安置鐵掐將原泥仍照孔做成泥塞煉乾以備塞孔之用俟模已乾用運重繩拴住模首用起重引重繩各拴住模尾拴繫既定將運重起重一齊升挽離起原所以運重壓柄向前轉送以引重前拽引至窑井受模之處將模漸落安對模窩次以模首引扶端正於火門之上所開方孔用折疊圓圈十字鐵掐折轉送入模內展開安置穩當其掐徑之鐵條或五六分大或一寸大於模口二尺之外亦用折疊鐵掐

折轉放進模內展開從下擠上安妥用壯繩四根各拴鐵鉤鉤住鐵㩟將繩頭各拴繫模外聽候安心安心先將模心照前升挽引至模口極力升起端正正對搯內從容放落插入下插之內安妥將鐵心之上十字鐵拴架平緊縛兩傍夾柱之上將下口塞緊上鉤取出四圍用乾土築實底下用法以通濕氣

論料配料煉料說略

凡鑄大銃必先愼用銃之質體蓋銃之質體猶人之肌體也肌體不固則入必患病質體不堅則銃必受傷鐵

質粗疏兼雜土性若以生鑄必難保全必着實燒煑化去土性追盡鐵屎鍊成熟鐵打造庶得堅固銅質精堅具有銀氣但出礦之際人必取去其銀而反參益以鉛則銅質亦轉粗疏恐銃鑄成多有炸裂之病今鑄成銅銃必先將銅煉過須先看驗質體純雜堅脆若何如法參兌上好碗錫少許用尋常爐座照常法將銅鎔成清汁以錫參入化勻傾成薄片或三觔五觔一塊聽候燒入大爐鑄造

造爐化銅鎔鑄圖說

西洋鑄銃大爐不用煤炭只用乾柴先將爐底旁邊挖坑二尺餘深用磚砌爲竈池其爐底用硬磚砌平厚五寸許上用牛羊骨燒炭研麪同磁麪黃泥青灰和勻塗於爐底之上及出銅之口與溜槽等處厚二寸許再用傾銀罐用水泡爛勻塗受銅過銅等處厚五六分葢取骨灰等物細膩堅密不致銅有滲漏之弊爐底四圍略高中心微低於低處至口愈宜漸低以便出銅爐之外形高三尺內鎔銅之池及燒柴之竈距頂二尺餘高其竈形長扁橫直得池之半徑於池相平處用寸徑鐵條

橫砌竈內上下之中每條相距二寸以便架柴漏灰貼池處砌一墻相隔上留寬縫三寸許以通火焰倒捲入池不用風扇其火猛烈化銅更爲迅速鐵條之際外開長形竈門以進柴下以透風其竈之頂似捲洞灣形較前池頂略高二三寸以暢火勢爐頂之全形中高旁低狀如伏蛙蛙頭兩旁各圓竅二寸餘大以通烟氣其銅池圓形橫直得一方徑池之兩旁各開小門寬五寸高八尺以便進銅俟爐造完略乾用柴煉至通紅盡消濕氣毋令底潮而凝銅也化銅之際將銅鉗入池內輕放

池上愼毋亂捽以傷池俟傾入銅約勻三分之一卽用大火摧化成汁逐漸添銅俟化盡又添否則恐多添冷銅盃前化者亦凝結矣俟銅汁化淸如油如水上起金花綠焰之際將爐口橫口溜槽等物掃凈將爐口鐵塞敲進引出銅汁來緜漸放入模內候滿本模數寸之餘卽將溜槽開竅引銅別注平坦之地結爲薄片以便後來用時可以任意敲擊而取用也倘留在爐內則體質凝厚而難擊碎矣

起心看塘齊口鏇塘鑽火門諸法

起心之法俟銃鑄成三日之內將模心搖撼鬆泛至五日內用起重將模心起出至八日內將土挖開用起重引重將銃放倒拉至平地兩頭墊起二尺餘高將模泥打去內外掃淨倘銃之外體雖好尚未知塘內如何當用看驗之法驗其內塘若有深窩漏眼則爲棄物必將毀壞而再鑄矣如果完全光潤則爲寶器宜珍惜之蓋謂西洋本處鑄十得二三者便稱國手從未有鑄百而得百也

看塘之法舊用火鏡對日光以銃口對鏡借光反炤看

驗如何此法雖是但恐陰晴不定難以應急又法以鐵打成螺絲轉杖名爲銃探從下探上但微有窪突探到便知此法可用但未目覩終屬臆度畢竟不敢放心總不若新法以鐵打成棒椎之形外安長木柄名爲銃烙將此入爐燒至極紅揷入銃塘亮若燈光從下烙上無微不見矣

齊口之法小銃用鋼鉤鉤齊大銃用鋼鑿鑿齊末用大磋磋光便是

鏇塘之法即用鐵心去泥下頭方形上安鐵套套外八

面安純銅偏刃鏇刃上頭安車輪以十字鐵條絆緊輪外安鐵轉棍將銃墊起均齊兩頭平高將刃鏇撞上鏇床平對銃口插入口內緜漸鏇進鏇下銅末掃去再鏇或三五次以光爲度

鑽火門之法比熖內塘尺量緊挨銃底以純鋼粗鑽蘸油鑽下與底相平方爲合式凡係銃之倒坐與不倒坐全在於此若略高一尺二分則放銃之時必倒退數十步戰陣之際貽禍不淺慎之慎之

製造銃車尺量比例諸法

大銃之必用車猶利劍之必用柄也劍非柄則無以把握銃非車則難以運動故銃車之制必長短厚薄大小尺量比例合法庶擊放之際不致搖撼戰陣之間可追奔而輕便矣其尺量等法亦以銃口空徑爲則以大木爲牆牆厚一徑長如銃身加十分之二牆頭四徑半牆尾寬三徑自頭距尾十分得六之處微灣下重牆頭至身照牆寬徑一方之處安車軸於軸位之上往前半截開半規鑲以一分厚鐵片以架銃耳上下均安鐵箍三道頭一道濶二寸五分打釘十八個中一道濶二寸用

釘十六個尾箍濶一寸五分用釘十四個箍厚各二分釘長二寸牆頭包裹鐵片寬八分徑長二十徑厚三分各用釘十六個長各三寸兩牆相合用木橫拴三根見方一徑上二根長四徑半俱半龔其一距牆頭一方徑居軸之上牆之中心其一距牆頭九分之三牆之下面與軸相平其一距牆尾二徑居牆之中心長七尺半透出牆外一徑用鐵銜銜之上覆墊板長十徑濶三徑弱厚分一徑之三外用透龔鐵銜拴三根方半徑長七徑其一居墻頭木拴之後其一距墻頭九分之四墻之中

心二者兩頭俱用鐵箍箍之其一居墻尾木拴之前兩
頭貫以鐵環以便拴繩拉拽進退高下車軸長十七徑
大二徑中爲方鬒透出牆外距牆半徑鑿圓徑半之大
穿入輪轂挨轂之處用鐵箍箍之每箍長二徑餘一寸
寛四分厚兩端用鐵箍箍濶一寸厚二分挨箍嵌鐵鍵
二轉每入條務與軸平以擋轂内鐵圈每鍵長二寸厚
四分濶一寸車輪共十二徑大轂長四徑大亦如之外
用鐵箍四道每道濶一寸厚二分轂内空塘一徑七分
兩頭嵌以生鐵穿其穿鐵之徑各一寸車輻每輪十四

根各長五徑三分寬一徑厚八分徑車輞各七塊厚一徑二分濶二徑長五徑一分釘八個務透輞木長一徑五分見方七分鐵眼錢八個以便轉釘脚包輞縫鐵條各七塊每塊長五徑一分濶一徑厚三分用碾頭釘六個各長一徑頭大半徑

裝放大銃應用諸器圖說

銃規

以銅爲之其狀如覆矩濶四分厚一分股長一尺勾長一寸五分以勾股所交爲心用四分規之一規分十二

度中垂權線以取準則臨放之時以柄插入銃口看權線值某度上則知彈所到之地步矣其權彈用藥之法則以銃規柄畫鉛鐵石三樣不等分度數以量口銃若干大則知彈有若干重應用火藥若干分兩但鐵輕於鉛石又輕於鐵三者雖殊柄上俱有定法無論各樣大銃一經此器量算雖忙迫之際不惟不致誤事且百發百中實由此器之妙也

銃墊

每銃四件厚一徑濶二徑長四徑墊後居中造圓柄徑

大半寸長一徑墊形從厚漸薄至前以便低昂

藥鍬

以銅片爲之長五徑半濶徑半捲轉作鍬寬合銃口半徑量稱藥數以爲定準毋致臨期悞事其口圓尖其木柄照銃塘加長一尺徑大一寸

銃掃藥撞

以羊毛爲之徑如銃口以便掃銃之用其柄照銃塘加長一尺末接以檀木徑如銃口以便撞藥即名藥撞

起刮銃杖

以鐵爲之長三尺五寸徑大一寸頭如鰻尾尖圓而扁以便起銃尾如蝌螯尖利開深一寸可刮銃銹亦可以撬銃低昂得宜

轉彈鐵杖

煉鐵爲之長七寸其頭扁尖而利形如烟燒外向柄照銃塘加長一尺如彈不甚圓以急用悞投銃内致横擱於半空不出則以此撥之而使出也

箝火繩杖

以銅爲之左右各灣長三寸頭各開以便箝繩點放中

餘直銃三寸裝柄處亦三寸其柄用木長三尺

火繩

以榕樹根最嫩者去皮心椎軟和松脂撚繩或竹青亦可如棉繩麻繩必用新者入黑豆湯內每繩一觔用淨硝二兩煮晾乾聽用

收蓋大銃鎖箍圖說

口蓋鎖箍

煉鐵爲之其蓋焰銃口外圍務寬大覆轉如傘幃樣以避雨水浸灌其蓋桱兩際各繫鐵鑻灣曲之處俱用樞

紐以便轉折以一鑻合樞箾鐵處橫分折疊兩股以便圍轉以一鑻開竅套兩股樞以箾之以便上鎖但蓋根底亦可那動故焔銃口空徑造圓木一寸長釘於蓋之陰面如火門柱子一般那動不開矣

火門鎖箍

煉鐵爲之焔火門銃身圍圓作箍厚二分濶二寸判爲兩股股似半規兩端俱爲樞紐先以兩股樞貫以鐵箾聯而爲一 以便開闔餘兩股樞以待合而後鎖之於近鎖稍偏三寸之際比箍增濶一寸於箍背面安一鐵柱

如火門孔梢以便出納鎖匙先以箍柱插入火門之內然後以兩股合樞上鎖庶箍有根蒂不致上下那動其見方增濶亦不致雨水之浸

鑄造各種奇彈圖說

銃之得力處全在於彈故西洋彈制非止尋常一色其用彈亦非尋常一法有專以擊遠者攻堅者橫截者開濶者炸爆者寬撒者驚震者燒焚者所用不同故其制各異惟合口之彈不可太小小則銃塘縫寬火氣傍洩發彈無力且不得準亦不可太大大則阻攔塘內倘偶

發不出則銃必炸裂其法必欲大小得宜湊合口徑微小二十一分之一更欲光溜極圓毫無偏長歪斜等弊則擊放之際火力緊推彈身必更遠到而中的矣其鑄法熠造銃模之泥兩塊做成磚形即以彈徑半規鐵片鏇成半窩上以羅細煤炭刷塗又用半規鏇匀模成候乾燒過兩塊對縫斗合以麻皮纏褁前泥封固聽候用鐵鎔鑄每鑄或一枚或數枚不拘俟彈鑄成鉗置圓窩鐵砧之上即趁熱將彈上鑄口縫痕立即打圓若彈冷必再燒再打定以極圓爲止若鑄小鉛彈即以紫石爲

模每一鑄可得數十鑄成用刀削圓鑄口縫痕再用鐵滚槽滚過末用布袋盛稻皮同鉛彈着實擦揉庶得光溜

圓彈　前說已盡茲不贅陳

響彈　亦名吼龍彈以生鐵鑄之鑄時於模內更為小模以空其中放時以空口外向則出銃口迎風而響如吼龍然

鍊彈　亦名鴛鴦彈其形中分兩半彈心鑄存釘長大各五分如磨心相似以便笋合渾

圓彈之邊際各鑄鐵鼻聯以百鍊鋼鏁或長四五尺七八尺不等放時先以鋼鏁入口次以鐵彈合圓裝入彈出之際兩頭分開橫拉往前所過無敵

鑽彈

攻寨所用中以百鍊純鋼打成粗條長一徑半粗得一徑四分之一兩頭磋成尖銳鑄時先定中線毋使稍偏並輕重長短以致歪斜不能直貫若攻營寨勢若拉朽

鑿彈

攻城所用亦以純鋼打成粗條長三徑粗

得一徑四分之一兩頭磋寛大鍁形鑿頭凡遇攻城先以此彈鑿破復繼以圓彈擊之無不推倒

分彈　亦名横彈以一彈中分兩半以鋼條爲柄長二徑粗得一徑五分之一中用鐵環爲紐裝時以細繩輕縛放時則横開向前此亦鍊彈之意

濶彈　一名扁彈二圓分爲四塊形如分彈但柄短一徑而鐵紐居中葢取扁濶散陣之意

散彈　圓彈分爲四塊每塊鋼柄長二徑粗照前然必輕重適均毋使偏墜此亦潤彈之制但所用更寬

公孫彈　大彈一枚帶小彈多寡不等裝時先以紙錢緊蓋藥上次裝小彈末用大彈壓口是名公孫

蜂窩彈　大彈一枚帶小彈碎鐵碎石及藥彈諸物多寡不等裝時先以諸物裝入末用大彈壓口是名蜂窩

製造狠機鳥鎗說略

大銃宜用銅鑄小銃宜用鐵打其鐵用閩廣者佳但打銃全在煉鐵極熟捲筒全要煮火極到若不諳此法只恐薄而加厚又恐重而減短以致不能命中及遠並銃亦無用也又恐短鐵生筒疎心炸裂煉鐵炭火爲上但北方炭貴無奈用煤燒鐵在爐時用稻草剃細搥好黃土憑洒火中令鐵汁自出煉至五火用黃土和水作漿入細稻草浸一二宿將鐵放在漿内泡沃半日取出再煉至十火之外必須生鐵十觔煉至一觔之時方可言

熟

佛狼機係西洋國名鳥機即狼機之極小者是以玆器格理甚精設法甚密其義葢恐銃短不能達遠命的故銃身必取其長又恐體長轉身不便難以裝放故又多設子銃更番提換一以便裝一以免熱其銃之身長小者自五十徑起以至七十徑大者自七十徑起以至百徑銃身之後外爲半徑以托子銃其長必過子銃身徑後鑿拴眼以受壓拴子銃身大者十徑小五徑底各一徑底後伸出一徑以便拴壓口上套箍深長一徑銃之

口徑小者自五分起以至一寸大者自一寸起以至二寸銃之輕重鳥鎗自四觔至六觔鳥機亦同狼機自五十觔以至百觔城守者或用二百觔亦可鉛彈自三錢起以至一兩鐵彈自四兩起以至三觔

是器之妙全在子母銃筒大小合一其兩口相接之際必爲鴛鴦長龔渾湊緊密不得絲毫大小後拴鐵壓穩固故彈出平正直速自能遠中而且有力今人不諳此義以銃身後截卽爲半徑托銃蓋托銃旣窄則子銃必小而薄合之母銃竟小數分且彈不圓不入子銃腹內

致藥發寸數而後及彈則藥力緩矣彈纔脫口而母銃寬大焼蕩藥力散漫若此者是猶無母銃矣又何取於筒長欲遠中而力猛也

銃身捲筒小者用鉗大者用提架或三節五節煮成全體其各節之内先要算定前後厚薄比例之數大約子銃筒徑之厚應得口徑十分之八母銃後筒應得十分之六母銃前筒應得十分之三此狠機鳥機之例也若鳥鎗則火門筒應得八分徑口筒應得四分徑各節焊此比例上下周圍厚薄適均其節縫合口之處更要極

力煮熟於將合未合之時用鐵刷刷去重皮灰滓鎔煮渾化一體候各節既成然後接成長筒着實火煮敲打勻直圓固筒成之時塞住一眼以滾水灌入膅內看有隙處再加火煮必期毫無滲漏方爲良筒

狼機內外熖依大銃鏇塘打磨其塘內更欲圓淨光溜子母合口篾縫着實緊密拴壓着實穩固前後熖門熖星正直無偏後柄稍低數寸以便看的不致礙眼

鳥鎗先磋去粗皮分作八稜前後十字分中吊準墨線捕置鑽架之上架頂用線吊下直對筒上墨線一樣用

木契定二人對鑽又一人用鉗將鑽根提着便鑽得旋轉伶俐

鑽要長短五六根自一尺起每根添長三寸至三尺長止先鑽上口至中間翻轉從底再鑽相通爲度交接之處更宜詳細看線

銃筒既已鑽去粗皮又須另換長鑽光洗其鑽之兩頭須長五寸頂頭一寸略作尖銳中間四寸務要勻直大小一般其筒洗出始直若如棗核子鑽時隨彎就彎其筒畢竟歪斜不得勻直銃筒鑽完磋磨停當用鐵一條

磋成螺螄旋或七層十二層後尾方長寸許微似門大再用鐵一塊打成方眼將螺螄底方頭插入眼內將筒㛂定架上以螺螄底放入銃後門用鉗擰入將後尾磋去止留方頭五六分

火門用鐵磋成作馬蹄箕將筒後根鑿一槽下寬上窄將火門安入其眼宜小次安火門蓋及後紐等件焔門焔星後尾俱焔狠機

銃床必安木塾端直乾挺方爲可用若歪斜則放時振動搖撼銃亦因而不準又必須漆過則不怕水濕

製造火箭噴筒火礶地雷說略

火箭以揩過棉紙捲筒緊厚爲度每下藥一匙打一百錘第二匙加一百錘以後照數遞加每筒約打至四千餘錘則發始遠而且勁猛藥箭須要麻稭灰他灰不能透上鑽孔之法以藥分爲十分約鑽至七分爲止多則通頂出火不便其孔要直不直則歪以鐵桿打成自然者更妙且要寛大可容三根藥線出則透而有力若孔細則線少火微出則低近而無力矣箭鏃長五寸要寛大倒鬚桿要堅直長三尺或四尺重三兩或四兩用藥

二兩五錢若為放火燒燃之用必加後火藥始得易着
其放法必加溜筒方可命中筒外以礬紙托油紙兩層
包裹庶過夏不致走硝可以久留又有以此法造成數
倍然重大者即名飛鎗飛刀飛劍是矣

噴筒以二寸徑粗竹三尺五寸去節鑿光為筒大頭朝
上外用籐絲緝箍五道勻箍於筒之外於下頭五寸之
際留竹底一節下安木柄長四尺粗寸餘套柄之處用
鐵釘箾之於筒内以不木灰膠礬水調成漿水周圍均
漩一次俟乾再漩一次底上以不木灰膠礬水調泥築

實四五分厚其膠礬分兩膠一兩礬二兩水二觔照常熬兌裝藥用小竹筒三尺五寸去節裝粗壯雙藥信於內插入筒底四圍裝火藥一徑築實下藥彈一徑其彈與藥分兩相半如此裝滿至頂空一寸許用合口火藥餅一個蓋之餅心留孔以通藥線傍用碎紙塞緊裝畢將竹管從容拔去外用礬紙托油紙拴住筒口中亦留孔以通藥線若行營更加油紙二層連藥信一並蓋住用時去外一層點放高十數丈遠可四五十步寬可十數步此名滿天星噴筒亦名一窩蜂無論戰與守凡係

近用持柄任意噴燒傷敵極爲寬衆若爲燒焚之用則以徑大藥餅兩傍開竅如銀錠樣裝時用小竹管二根各裝藥信插入筒底兩邊裝藥一層下餅一個餘法照前此名飛天噴筒亦名霹靂火燒帆焚寨所必不可少者藥信者火藥引線也

火礶亦名萬人敵亦有用生鐵鑄成圓形名西瓜礮者總屬一類每礶用炸藥一觔或二五觔不等雜裝爆仗飛鼠鐵蒺藜碎鐵碎石礦灰磁砂等物其鐵石蒺藜要製過灰砂要炒過其分兩每炸藥一觔雜物二觔其礶

用裏外有釉庶免過夏發潮之虞礶口宜小且要束頸以便拴固礶外用四耳耳上各拴粗麻繩一截繩之兩頭各留二寸蘸磺放時將磺頭各點着隨便擲擊橫直炸爆一里餘寬傷敵甚衆此係城守水戰時刻不可少者

地雷亦名轟雷用裏外有釉磁罈大小不拘要小口束頸旁有寬嘴每罈用炸藥五觔十觔或數十觔不等裝入罈內約滿八分為度用小管一根照罈長短去節內裝粗信三根兩頭長出寸餘從口插入罈內罈底用油

紙封固上用磁碗扣蓋鐔下挖坑數尺餘深將鐔擱起
在內以避水氣四圍用大小堅石堆砌高厚上用大石
壓緊外用泥土封固如墳堆様使人不疑亦有下挖深
坑上為平地使人不疑者於鐔口藥信處用小磁盆着
烘藥緊置口邊以便安接走線點放上用大磁盆多覆
以防雨水此法大約宜於高阜不宜於低窪蓋恐雨水
浸灌之虞此係城外埋伏隘要亦必不可少者其用磁
鐔之意一則取其能避雨水一則取其倘或未用亦可
以收回也

火攻挈要卷上　終

火攻挈要卷中目錄

泰西湯若望授　寧國焦勗述

其部伍營陣法令及臨陣機秘另載將畧卷內

火攻挈要卷中

泰西湯若望授　寗國焦勗述

提硝提磺用炭諸法

提硝用雞蛋清每硝十觔用蛋五個或十個視硝質之清垢如何以爲加減不必拘數預備有耳大新鐵廣鍋二口先用一口量可容硝若干大約以平鋪半鍋爲度將蛋清入內用手極力揉搓拌勻漸加以水傾入彼鍋以水浮硝面一拳爲度然後發火煎熬以大木匙常川攪勻俟大滚數沸垢沫漂浮用細密竹笊篱撈去再攪

再煎不可大老亦不可太嫩以草棍蘸硝水滴於指甲之上即成突起圓珠便是火候用有釉新磁缸一口以夏布二層將缸口鞔定以鍋內硝水傾入濾過俟三五日後硝已成牙將浮水另揮磁缸之內取硝晒乾研細以細絹羅篩過篩聽候配合其水中未盡之硝用前法再熬一次將硝取盡則餘水不必存矣

又方用甜水高硝面二寸為度每硝二十觔用水膠一觔先泡開大蘿蔔一個切作四五片皂角二條鎚碎炭灰汁水四兩同入硝鍋煎熬以大木匙着實攪匀候大

滚數沸將浮膠垢沫去淨候蘿蔔已熟用細夏布二層濾去磁盆澄二日去水取硝研細聽用取硝之時看牙頭明方可取用若不明亮尙有鹹味則是鹹未盡不可入藥當用前法再煎再熬一次取其餘硝〇此方以硝質原無他垢唯生產地中多雜鹽礆結成殊不知硝性主燃鹽礆主滯若一毫未淨則硝之力不猛烈矣故茲必用灰汁諸物正欲盡去鹽礆淨還硝質之本體耳
提磺用生者佳先搗碎揀去砂土每磺十觔用牛油二觔麻油一觔用有耳大新鐵廣鍋將油入內盪過使不

沾磺然後以搗細之磺徐徐投入用大木匙旋攪鍋底勿使少停俟磺鎔開用細夏布笊篱隨時撈去滓垢其鍋口宜大於竈數寸為妙以防火焰其火宜用炭不宜用柴恐柴火焰燃入鍋內即炭火亦不宜太旺恐鍋熱而磺即燃當備瓦數片在傍以防鍋熱蓋壓其火待磺已化盡將鍋掇起離火又毋令冷滯速以細麻布濾入磁缸候冷則油浮於上磺沈於下去油用磺研細聽用倘油氣未盡則薄棉紙一層包裹磺外入乾爐灰內埋一二日其油自淨矣

又方每礦十觔用牛油二觔用水煮化以搗細之礦徐投入內其水不可太多務使與礦相平以木匙極力攪勻俟鎔煮刻許漸加以水不可太多務高礦面三寸為度用細夏布笊篱撈去渣垢再熬再撈另以細夏布濾入有釉磁缸之內俟冷揭油去水取礦用〇此方以礦中之滓垢固為難淨而礦中之油性更為難淨人知以牛油去礦之垢是矣至若油之藏伏於礦者一毫未淨則礦性終不猛也茲故先用牛油入淺水煮攪以去渣垢更用深水滚沸以去油性則庶幾油垢兩盡而礦得

純淨之本質矣

用炭麻稭茄梗爲上迎春梧柳爲次杉木爲下大約輕浮之木俱可用但木俱要盡去皮節柳木用正月取者有力餘法照常燒炭研末羅細聽用

配合火藥分兩比例製造晒晾等法

大銃藥方

硝四觔　磺十二兩　炭一觔　磺作加一零八　炭作加二零五

鳥鎗藥方

硝七觔　磺十兩　炭一觔　磺作零九之數　炭作加一零五

火門藥方

硝一觔四兩　磺二兩四錢　炭三兩 磺作加一零二 炭作加一零五

將硝磺炭三種先各用大銅碾碾末羅細照前方分兩配合一處用淨甜水拌成半乾半濕決不可用井水恐有鹼氣又不可用木石及生鐵杵臼搗之亦不可乾搗恐乾搗與木石生鐵之器俱能生火必將兌成火藥放在銅鑲木舂銅包木杵脚碓之内用人着實踹搗其人須擇小心勤慎者勿使毫釐砂土塵蒙藥内恐搗擊之際砂石相磕偶而生火貽害不淺倘搗久藥乾再用水

拌濕搗萬餘杵取出放在手心燃之不熱或用木板試放畧無形跡烟起白色快且直者方爲得法可用倘烟起黑色木板燃焦手心燒熱即用前法再搗如法方止俟藥已搗成即用粗細竹篩其大銃藥用粗篩篩成黍米珠須機藥用中篩篩成蘇米珠鳥鎗藥用細篩篩成粟米珠惟火門藥不必成珠但多搗數時候乾羅細另裝小礶待用

或謂藥既搗久力自猛烈不必成珠亦可殊未知諸凡物理精微莫測昔西國一兵偶爾放銃發彈不及

數步且聲亦不響再過數時放之銃又炸矣究其藥
原係美藥火門裝法仍皆照舊諸人莫解銃師亦莫
測其故及再四推度索彼原藥仔細詳看乃知此弊
原因軍人帶藥奔走搖撓以致炭質本輕漸浮於上
磺質本重漸沉於下所以先放無力而不響者以炭
多故也後放而銃炸者以磺多故也且銃筒多長若
用細藥則必沾粘筒上藥不到底發彈無力所以必
欲成珠則諸弊可免但不可太粗恐裝不實必如前
法庶幾可用

俟藥既篩成珠或用細蓆或竹筐鋪藥於上暑用樹蔭日色照乾萬不可用暴日夏日晒之恐日中生火猝難救耳

俟藥晾乾用內外有釉磁罈一口須有束頸以便拴固罈外須用竹絡以便擡掇收藥務要稱準定數每罈百觔或五十觔以便分發庶免臨警稱散倉皇而失事也

藥既入罈先用礬紙托油紙着實拴緊上用大磁碟蓋在口外再用膠泥封固俟乾另交藥庫之內收貯倘各軍所領零藥因日久發潮或被雨水泉水洒濕如前法

擣過篩珠晾乾則火藥之力仍舊猛烈矣

收貯火藥庫藏圖說

火藥原備傷賊之用若收藏無法偶致自傷其害更大如小城用藥不多不過分置各處靜所封鎖嚴固或可無虞至若都省邊鎮軍興之際未免常開爲廠終歲製造積藥既多若無良法收貯如京城王公廠盔甲廠安民廠屢變之慘豈非前鑒哉藥庫之制總以避火爲主最要緊者藥庫不可同在造藥之局亦不可逼近人烟密處更不可深藏坑窖以致地中遊火偶發震動地脈

延禍極廣其庫基必擇間空高爽之處以避濕氣其房屋不得多用木料墻垣不用磚石只用土築房簷包入墻內墻必包過房脊庫門用鐵皮裹緣不露寸木以絕招火之端庫房之內用寸厚板漫平離地一尺五寸以絕地中遊火四隅用磚砌曲折風孔以通濕氣孔內用銅網隔住以絕外面火入庫簷四隅亦開曲孔透風孔內亦隔銅網以絕空中火入庫之內外一槩不得鋪席糊紙及堆積柴草並蘆葦麻稭蓋苑夾籬之類門軍邏卒止許居住外層炊爨許用煤炭不許用柴草以絕發

火之根其庫房之大小多寡不拘定數大約一城之藥不宜總歸一處恐偶有失事復遇變警猝難製造即一處之庫亦不得接連合一只宜一二間或三間各爲一庫俱用厚築土墻包隔各庫彼此相離二丈餘地庫門不得直對夾道必曲折開向外加土墻上門封鎖衆庫之外總用厚上圍墻一道高過房脊總墻之外各二丈寬許夾道夾道之外各築圍房一層四隔住邏卒門俱外向别房貯别器者門俱内向惟南面開門之處多加圍墻夾道一條高濶照前夾道之外造圍房一列以數

間爲官府署廳以數間爲門軍住房廳房門俱內向其多餘房間不得賃外人出入總門不必立大門樓只用磚圈小門其各門路徑不得直通到底俱要紆回曲折圍房之外各空大道一條寬二丈各與民房隔絶其大道之四隅各立眺樓一間四面開窻至晚各派邏卒二名在上輪替瞭望下安柵欄以阻人行其內外各門至晚各派門軍二名看守日間禁絶閒人出入違者即以奸細論罪官府入庫跟伴不得私窺庫門其守庫軍卒務擇土著熟人仍互相保結連坐賞罰以示鼓勵斷不

可妄用生人以防奸細管庫官不時巡察稽其謹怠

西洋另有小庫之制卽於城頭閒空之處附城裏面幫築方臺之形高與城等大者見方三丈小者二丈周圍編以荆笆爲墻用羊毛和泥塗於笆上外用桐油石灰披蓋三分餘厚其笆裏外兩層相距四尺其頂尖圓亦照周墻兩層泥塗灰蓋門用木板鐵包裏外兩層曲折安置四隅上下曲折開孔透風亦用銅網蔽之以防火氣其藥照前用罈裝貯每庫可藏數萬餘觔將門封鎻只須二三邏卒輪流看管較之大庫更爲省便州縣小

城極宜倣此此庫之妙正取頂圓不用木石磚瓦止用荆笆體輕料微縱有失事火性炎上一轟而起所傷無幾萬不可將藥藏貯寺塔城樓等處倘有不測則木石飛揚貽害不可言矣當事者慎之
西洋更有一法存貯火藥不可盡數合成但將各料煉淨研細分貯聽候臨用多以運臼齊象合擣即日可成無患不及若將所積之藥料盡數合成恐積多日久偶遇地火遊行時有焚燒此人事之不謹耳非天災之謂也

火攻諸藥性情利用須知

火藥之性情迥異火攻之作用亦殊習此技者若非熟知諸藥本來之力與夫相需佐助之功則方藥之是非可否無從辨别製作之變易加減亦無從斟酌如硝性主直直者利於攻擊磺性主橫橫者利於炸爆炭性主燃燃者利於噴發但炭有不一茄梗蔴稭主烈葫蘆竹箬主爆楊柳性急杉木性緩性既有異用亦隨宜以上係火攻常用之主藥也如雄黃急而焰高石黃燥而迅烈礦灰皂礬秦艽傷眼銀粙硇砂磁鋒爛肉白砒巴豆

胆礬乾糞主毒松脂桐油主燒而鑽粘潮腦豆麪乾漆主焚而發旺艾納烟聚而突起蘆花銀杏葉火散而飛揚狼糞烟焰直挺江猪灰逆風返衝水馬見水更急以上亦火攻偶用之佐藥也外有猛火油出占城國入水愈熾九尾魚脂出暹羅國遇風逆裂此藥雖難得物藥性亦所當知以上藥內多有非常用者似乎不必濫稱但爲將之道正宜詳格物理且偶逢奇正或可兼資緩急不妨咸備若臨機應變隨宜施用斟酌在人可矣

火攻佐助諸色方藥

藥製毒彈方

硼砂　銀硃　桐油　班猫

右各等分研細將鉛鐵小彈及碎鐵碎石磁鋒等件俱先入人中汁内浸三日用火炒乾將藥滚上著敵立斃

藥彈方

柳屑一觔晒極乾　松香三觔　潮腦二觔　硫黃一觔

乾漆半觔　牙皂一觔　石黃　硼砂各八兩

右各研細末以白芨麪或榆麪一觔調稀和勻做

成指頂小彈晒乾聽用此用以近燒人馬緊鎖皮
肉疼痛莫當且毒氣侵發不時斃矣

藥餅方

硝二觔　磺一觔　石黃一觔　潮腦一觔
乾漆十兩　柳屑二觔　芸香半觔　松香三觔
好麻六兩搥軟剪寸許長作線
右各研細末用白芨麪一觔或榆麪亦可調成稀
糊投藥入内和勻每餅用藥一兩七錢加鉛三錢
入模印成餅子兩旁各留圓孔如銀錠樣晒乾聽

用此用以燒帆寨有如膠粘卒難解救燒焚之功最爲第一

火箭藥方

硝十兩　磺五錢　炭三兩五錢

右味共研細拌勻搗法照前

起火藥方

硝十兩　磺三錢　炭三兩五錢

右方有加蜜陀僧五錢除炭五錢者搗合照前造法亦如火箭

噴筒藥方

硝十兩　磺五錢　炭三兩配合研擣悉照前法

噴銃藥方

硝十兩　磺一兩　炭二兩雜物在外餘法照前

火罐藥方

硝七兩　磺三兩　炭二兩每火藥一觔用雜物二觔

地雷藥方

硝十兩　磺三兩　葫箬灰二兩　石黃五錢

雄黃三錢　硼砂五錢用桐油巴油炒過

爆火藥方

硝十兩　磺二兩五錢　班猫五錢搗合照前

炭一兩五錢

火信藥方

硝十兩　磺三錢　葫箸灰三兩五錢此係常藥若裝竹管亦可

埋伏走線藥方

硝十兩　磺一兩　炭三兩　班猫一兩　白砒三錢

潮腦二錢　水馬一兩

右照前法配合先撚就麻線若干聽用以薄棉紙裁成直條一寸寬許將麻線順鋪紙上以信藥入內照常加粗二倍捻成圓條接續相連令其不斷外用礬水麪糊周圍抹過晒乾令成硬條以免散開外用熟油紙為衣再用毛竹截斷長短不拘上下接連套合湊長可數十丈以接就藥線入竹筒內隨套隨穿務與銃眼烘藥相連隨機點放可以過水入雨水不能壞也

又埋伏扁線藥方

藥方照前用細布裁條六分餘寬以稀麪糊刷過
乘濕厚敷信藥於上雙摺成條用棉紙纏固粘貼
壁上令乾揭下用熟桐油紙封裹外用松香三兩
黃蠟二兩潮腦五錢白砒三錢雄黃三錢石黃五
錢水馬一兩斑猫五錢先將松香黃蠟化開後將
諸藥投入攪匀用黃牛尾刷子蘸藥將扁信匀刷
一層令乾可避雨水

飛兎飛鼠方

即火箭起火之制但不用鏃桿紙筒畧短三分之

一尾加後火兩頭各繫銅絲小圈以便走溜即是

火種方

不木灰一觔　鐵末三兩　硬炭末八　麩皮三兩

紅棗肉六兩

右用溫水搓成圓餅每餅重一兩用時燒通紅以

燒過熱爐灰埋藏可經數日

火攻佐助方藥附餘

放火藥方

蘆花十觔不見風日密室晾乾再用桐油拌晒　松香三觔　艾納

潮腦　豆麪各一觔　乾漆　銀杏葉　石黃各半
班猫四兩
右各研細末與火藥三七配用此方藥力迅利飛
步高遠用以燒焚糧草營寨見此無不著矣
逆風藥方
狼糞　艾絨各八兩　江猪骨一觔燒灰存性　江猪油一觔
以前藥合油拌匀晒乾研細與火藥三七配用此
方力能鬭風凡用火攻若風不順必加此藥則逆
風而愈硬矣

烽烟藥方

狼糞百觔晒乾研細　柳炭二十觔　淨硝十觔

榆麪二十觔

先將硝用水煮化以榆麪調成稀糊將狼糞柳炭入内拌揉造成斗大線香之形晒乾遇警燃起烟衝半空日黑夜紅風吹不散

本營白衛方藥

觧火毒藥方

烏梅一觔　甘草一觔

右共研細末稀米糊爲丸如指頂大每服一丸可
解諸般火毒
又方用血餘燒灰存性每服五錢白湯送下可解諸毒
又方用萬年花　四時青　含香木　劉寄奴
右各等分爲細末米糊爲丸如指頂大每服一丸
可解諸毒
避火毒藥方
凡製造諸般火攻毒藥必先用眞阿魏抹擦口鼻
眼耳可免毒氣侵入

敷火毒藥方

芄松一兩　雄黃三錢

右用烏雞血和搗泥爛敷貼傷處立愈

貼火瘡藥方

鮮猪油二兩五錢　黃蠟一兩

右先用藤黃二錢水二碗將黃蠟同入淨鍋煑化製過滚沸片時撥起聽用次將猪油熬化去渣投蠟入内攪匀成膏油紙攤貼傷處立愈諸般瘡毒及各様傷處以此貼之俱有速效

試放新銃說畧

西洋鑄銃之法雖是詳備但以各處銅鐵質體之精粗不等地界水土之燥濕不同以致鑄時難保必成即雖彼處亦必萬分加慎於鑄成之銃外貌倘似完固而內體或有疵瑕以致試放而或炸裂者多矣是以試放新銃無論大小一槩宜加謹慎防備炸裂其極大者用鉅木三根入土丈餘夾銃而固紮之中者用小車照常架於車上先用半藥烘一二次再用常藥常彈實放二三次然後加倍彈倍藥點放數旬完固無變則永無炸弊

斯為實用之利器也其加倍彈倍藥之說謂以常法大彈重五觔者所帶小彈亦重五觔共算十觔之數則用藥亦宜十觔此常彈常藥之說也今所謂加倍者謂將小彈外加五觔共算彈重一十五觔之數將藥亦加五觔共湊一十五觔此即所謂倍彈倍藥也若所加太多則亦恐悞事試放之際預築鬆土厚墻置銃於墻外走線放之萬無疎虞若試狠機鳥鎗亦須倍彈倍藥試放數旬而無悞者庶臨陣之際始敢從容放心而擊敵也

裝放各銃竪平仰倒法式

裝放高下固在隨時取便但諸銃所用亦有各法不同唯竪放止有飛彪銃十一度十二度攻城可用倒放止宜守銃一度至四度守城時下擊可用平放之法最宜用於戰陣百發百中萬無一失仰放之法止一度以至六度上下不等大槩宜於攻銃若飛戳銃亦嘗用仰法但學者不可拘泥亦不可錯悞唯相機觀變斟酌用之可矣

試放各銃高低遠近註記準則法

凡各等大銃既經試放無失必先分定各等次第挨次

編立字號預造空冊一本將各字號挨次登記如某等某字某號銃一位依法照常彈藥用平度試放看準本彈所到之靶多少步數照數註記本銃之下又照常彈藥用平度試放看準本彈所到之靶多少步數照數註記本銃之下又照常彈藥用高一度試放看準本彈所到之靶多少步數又照數註記如此依法照前自平度試起以漸試至六度而照數註準及各銃試準註完卽照冊上原號原數挨次刻記暗號於各銃之上以便司銃者臨用之際量敵遠近以爲擊放之高下也俟各銃

刻訖完畢將本冊照樣共造三本一存鑄銃官留底一存帥府備察一存本將教練仍將各銃度分步數抄寫小帖分給司銃軍士責令熟記以便演習此法無論戰攻守銃皆所必用但守銃更宜詳悉如城上銃旣有定位卽將城外遠近地面或隘口或橋梁或要路約量緊急去處閒常備細試放記明如某處遠者用某度可到某處近者用某度可到照數熟記明悉仍詳註暗號小帖隨身庶臨敵之際可從容暇豫隨宜擊放無有不中者矣其註記之例萬不可悞認彈到之處以爲定則蓋

火力迅急多有彈已落地仍復激起而去數里若是乃餘氣之所飄至實非正力之所推擊此等茴頭不但難於定準且強弩之末雖中亦無用也其法只以彈著靶者爲準今篇內增繪三等圖式正防學者誤認而錯註也茴頭視學也謂測視遠近之準則俗呼望遠其音如茴

各銃發彈高低遠近步數約畧

各銃大小逈異發彈遠近有殊用火攻者務必預知約畧以便臨敵之際酌量長短隨宜施用也

三號大銃用彈三四觔重者平度擊放可到四百步仰

高一度可到八百步高二度可到一千四百步高三度可到一千八百步高四度可到二千步高五度可到二千一百步高六度可到二千一百五十步計一千零七十五丈合六里地若高七度則發彈太高從上墜落其彈無力且反近矣諸凡放銃平仰度數之法皆可以此例推

二號大銃用彈六七觔重者平放可到七百步仰放可到三千五百步頭號大銃用彈九觔重者平放可到一千步仰放可到五千步

頂尖飛龍戰銃用彈二十觔重者平放可到七八里仰放可到三十餘里攻銃彈重十觔至四十觔者平放可到五百步仰放可到一千五百步以至五千步
小銃狼機用彈重半觔至一二觔止平放可到三五百步仰放可到二三千步
大銃狼機用彈重三觔至五觔者平放可到七八百步仰放可到三四千步鳥機鳥鎗平放可到百餘步仰放可到三百步火箭亦同
以上俱係約畧之數蓋以銃塘有長短不同藥性

有緩急不等裝法有鬆緊不一故不便執定細數以滋疑慮倘必欲細數亦必將各銃依法備細試驗註記明白方可定數以爲準則也

教習裝放次第及涼銃諸法

西洋教練火器未肯令草率粗疎之人便許當兵食糧必另有學教官大設教場聽從民間願習武者各開籍貫投詞里老親族連絡保結送入學內投拜學師羣居肄業教官量材教授各藝朝夕演習就如幼童學藝一般不得時刻間斷以期速成俟藝將熟教官自行十日

一考先將應用什物查看如一有遺忘一不如法者即照例行罰次以考藝簿册每人各居一行註名於下上三等九級欵例隨藝塡註高下進者有賞退者有罰原等者免罰再次原等者量責示辱以爲激勸三次原等者倍責四次原等者再責五次原等者免責逐回改業
又約學藝限期以一季爲度必欲造成若逾期不成即行革退不許復留以滋勞費其一應器械飯食悉係官給學者一無所費但亦無廩糧必俟學成精藝方許教官開送選武官處先將一切器械藥彈等件逐一察驗

是否全備合法驗畢無差然後試演各技大約以十發而僅中五六者止稱通藝不准收用仍令同學再習十發不差一者稱爲成藝方准收入營內厚給廪糧衣甲等件候用立功卽名武士其體儀服飾咸旌異之以示高貴百發不差一者始稱精藝其給廪旌異超等優示其教官之責卽以所敎武士技藝之精粗多寡以爲升降賞罰其餘法製另詳將畧練藝卷內

凡初學火器無論大小新舊切不可遽用常藥裝放蓋銃冷及天冷雖厚者亦怕驚裂必先用半藥烘過一二

次然後照常裝放屢試無病方可以授學者凡初學切不可用他人及未經慣者裝造之銃倘偶有裝成者亦必用搠杖探過深淺如何然後可免疏虞

凡彈必要逐一看驗圓潤與否務與銃相合仍將各彈俱要裝入本銃筒內上下滚過不碍止畧小一線則出便利而銃亦不受傷

凡初學先將銃身安置平正以照門照星對准靶子令學者做成架勢著信藥放火池内傍著一人點火看烟起時頭不仰避目不閃動然後令其自點看頭目兩手

不動然後著藥在內撞緊空放看銃響時身子頭眼俱不慌亂然後著彈打靶蓋初學秘法全在循序而進久練熟慣以使胆壯心定則技自能漸精若不循次序遽令著彈打靶則心驚手顫諸弊不可除矣凡裝銃必先以銃箒細細掃淨然後裝藥下彈蓋恐銃筒之內畧有砂土則出彈猛烈而壞矣

凡裝藥用合式銅鍬素經量稱藥數有定準者每次用藥一鍬裝入筒內底邊用藥撞撞緊然後下彈又法恐用鍬稍遲先以員木照銃口空徑或布或裱紙照樣做

成藥袋長四徑有餘量准藥數定規俟裝滿封固縛緊照銃口略小一分以便裝入不致滯澀上書以號以免差悞臨用裝入銃腸撞緊以鐵錐破其布紙用信藥引放尤覺便利不致遲悞

凡裝彈先用故絹包裹縛匀或故布亦可塞入銃腸庶免寬而滾溜又須緊貼藥上則火力猛烈出彈自遠而且準矣

凡打靶先以右眼對照門對照星照星與靶或偏上下學者必須備細詳察其性看其所發之彈落頭偏向如

何隨偏湊就則萬無一失者矣凡銃靶以木爲框高六尺濶一尺五寸外釘蘆蓆糊蓋白紙上畫紅日三輪立於平淨鬆土之地以便彈落塵起得知落頭偏向之病其靶之遠近如小者自六十步起以至百步大者自百步以至二百步若太遠則眼力有限不便看利弊

凡銃若放火筒熱則以銃箒蘸米醋攪潤内外則醋行火斂不必待凉而可裝放

凡鳥鎗放法西洋多站立側身向前以單手挺架而點放者亦有左手之下加一柱杖者蓋因彼處戰鬬多用

步兵且器技相等兼以習慣藝精拚死潑戰始宜此法耳若教練我軍以禦強虜自非攢營結陣而進萬不能當今之鳥銃又有於前床一尺之下順安指大支棍二根長二尺於棍頭二寸之際鎖孔以粗綿繩拴繫活扣可以交叉為鼓架之形臨放先將支棍架定銃首銃士蹲足以銃尾安架左膝之上庶前後穩當不致搖動而可從容以討準矣放完將支棍順床拴定更為輕便

凡初學秘要首欲習慣精熟練壯胆氣以從容審決必中為主若略生疎則手慌心亂慌促必難命中且行軍

所帶藥彈有限臨敵忙迫裝放亦甚艱難況火器又在諸器之先交鋒之始凡欲壯我軍之胆挫敵人之氣勝負關頭全在此銃之中與不中又豈容莽撞亂放以致悞事哉司教練者謹記之

運銃上臺下山上山諸法

俗謂西洋火銃雖精但恐沉重不便行動殊不知西法每銃必配有銃車其制作堅利活便可以任意奔馳即升高渡險亦另有起引之法可以運重爲輕而不致阻滯也

運銃上臺先於臺下挨邊之際設立起重一架又挨邊安設直引重一具臺後安設横引重一具各用寸徑粗麻繩一根先將銃車起至臺上次將各繩同拴大銃耳際務令兩頭輕重適均每器用壯夫四名齊力絞轉雖極重之銃可以頃刻而升起矣俟銃上臺更加升起數尺卽將銃車安置銃下將銃從容放落安置停妥又省後次另爲安置之勞也

運銃上山先將大銃照常安置車上次於山上路徑隨處修平毋令欹斜以致傾跌於轉灣之處用引重二具

各以寸徑粗繩同栓銃車鐵環之上每一引重各用壯夫四名齊力絞轉引至灣處將車轉過向前依法引去雖極高遠之山亦可緜漸而上升也

運銃下山亦用引重二具將繩滿纒軸上置於銃車之後以繩頭拴繫車尾鐵環銃車左右用壯夫四名或六名各持鎗棍以備轉車之用兩旁扶車而行車後引重各用壯夫四名將引重轉棍極力持握從容漸放庶衆車就下之勢不致滚溜而傾跌矣俟繩已放完將車墊穩引重那近銃車將繩滿纒軸上照前從容漸放遇轉

灣之際將車轉過照法放行

火攻要略附餘

凡火攻之事干係甚大若少不如法非止無益且傷害甚慘故凡所得方法雖稱異傳然亦不可輕用以致誤事必先度量理之是非再加親身試驗如果眞善然後用之庶幾可免疎虞矣

凡大小火器大約必宜本營如法自造爲妙萬一不便偶用官銃或買新銃或陳久舊銃斷不可輕用以防誤事必先自驗體質堅瑕如何制作短長厚薄如何銃塘

光直如何火門高低如何果係合式卽照前法試放數回庻可放心禦敵若體有蜂窩漏眼及銹爛深窪此銃終必炸裂萬不可用若銃形頭大尾薄而身短者則發彈不遠亦不能命中且顛躍崩潰諸病定不能免亦不可用若銃不光則發彈不遠不準且亦易熱必照前法另行鏇過或三次或五次定以圓淨光直爲止則放時斯有實用若火門太高則銃必然倒坐當以探杖先量塘內銃底若干深淺再量外邊火門是否相合倘高幾許卽將原眼用鐵條釘閉緊密塘內眼縫用不木灰調

泥砑鎵另於緊挨銃底之際鑽火門則可免倒坐之弊若銃係生鐵則難鑽孔必量準火門比銃底果高幾許即以幾許厚銅片一塊照底徑鏇圓嵌入銃底之上用鐵撞緊嚴密旁邊微縫亦以不木灰調泥砑鎵俟乾可用若小器火門用久爲火力噴大亦當以時常修理

凡鉛鐵石彈亦宜本營照依銃口如法自造爲妙若用官彈則大小徑度斷不能合式且長偏歪斜及鑄口縫稜斷不可裝用倘萬一無奈偶用官彈宜將大小各等比熖銃口分配停當只許略小一膜運入銃內滚滑無

碍方爲圓厚合式若太大太小及歪偏者必宜改鑄若鐵彈有稜須將彈燒至紅熟鉗置圓窩鐵砧之上用鎚趁熱打圓如一火不勻再燒再打必以圓潤爲止若鉛彈有稜用刀削圓仍以鐵滚槽滚過亦以圓潤爲止

凡火藥亦宜本營自造爲妙倘官藥亦必察分兩是否合法藥形成珠與否燃手心或熱與否方可試用若藥料有差或不成珠或潮濕或燃手尚熱俱要另行配足搗過如法方止

火攻根本總說

世之論兵法者咸稱火攻論火攻者咸慕西洋此言固為定論然而西銃之傳入於中國不止數十餘處其得利者止見於京城之固守涿鹿之阻截寧遠之力戰與夫崇禎四年某中丞令西洋十三人救援皮島殄敵萬餘是其猛烈無敵著奇捷之效者此也及遼陽廣陵濟南等處俱有西銃不能自守反以資敵登州西銃甚多徒付之人而反以之攻我昨救松錦之師西銃不下數十門亦盡為敵有矣深可歎者同一銃法彼何以歷建奇勲此何以屢見敗績是豈銃法之不善乎抑以用法

之不善耳總之根本至要蓋在智謀良將平日博選壯士久練精藝胆壯心齊審機應變如法施用則自能戰勝守固而攻克矣不則徒空有其器空存其法而付託不得其人是猶以太阿利器而付嬰孩之手未有不反以資敵而自取死耳諺云寶劍必付烈士奇方必須良醫則庶幾運用有法斯可以得器之濟得方之效矣

火攻挈要卷中　終

火攻挈要卷下目錄

泰西湯若望授　寧國焦勗述

未盡機秘另詳將略各卷之内

火攻挈要卷下

泰西湯若望授　寧國焦勗述

攻銃說略

西洋攻銃極大名虎唬獅吼飛彪諸種用鐵彈重百觔至五六百觔者蓋取彈重力大用以攻擊堅城無有不崩潰矣但銃體重滯少則數萬觔多數十萬觔斷非車軸馬牛及人力所能運動者其法即於敵城之外三五里之内擇有山崗崖岸墩臺之處或立築活機城臺以避城中外擊之患次於平城築起土臺計算尺量即就

臺心於模底之上預爲徑寸泥繩以爲火門之模造完看實煉乾旁置大爐數座將鐵一齊化開注入模內俟稍冷將鐵取出火門通開灰土掃淨不須鏇塘齊口即時可用其飛彪銃亦有就地挖模鑄成者但鑄造之際定要算就銃規十一度之例以定模體則俟銃之鑄成不必那動即可裝用蓋因銃重實不能那動故也如虎唬獅吼則於鑄成之時即於鑄旁地上酌量銃規比照攻城度數之例應得寬窄高下如何開挖停當將銃放倒即可裝用蓋亦以銃體太重不比他銃可以置之車

上任意轉動故也

⿱敖龍翻說略

⿱敖龍翻之說即轟城之別稱也中國亦多有用之者但西洋不過運用有法更為猛烈而已其法必先酌量城之遠近池之深淺挖通地道正對地底中心不得高下歪斜以致差悞其裝藥之處必照城體挖長裝滿則所掀城口必濶若堆積一處則所掀城中亦窄矣又必於城底中心略靠外邊裝藥則城之磚石泥土必俱飛落城裏若靠裏裝藥則磚土必飛落城外又恐反傷我軍用

藥定要多着萬餘觔或數萬觔裝滿洞腸預將大竹劈開去節用拳粗藥信接長油紙封固安置竹內插入藥洞長通外口藥洞之旁用鉅石乾土築實臨用將走線照引入內其藥力猛烈掀揭鉅城如揭紙條若用藥太少則火力微弱其城不過崩裂而已斷不能掀揭數丈而立破大口以便進我兵馬也

以上二端係西洋攻法之最猛烈最機秘者無論城之堅瑕與否凡一經此法則從來未有能自保存者矣

模窰避濕

凡銃模埋入窰內四圍必用乾土築實但遇春夏之際雖二三日內亦必有地氣上升以致蒸濕模體則銃不能鑄矣其法先於窰底之下以硬磚捲起橋洞橋上用石條黃土鋪平以安銃模裏外各用竹筩下頭插入洞內上頭向外通氣則可免蒸濕之患矣

木模易出

凡用乾木造模若經濕泥塗上其木模必將泡開而漲大矣日後必然難出泥模其法於木模既成之時先用

熟礬水厚刷一次蓋取礬性能隔水氣濕泥不能泡之謂也候乾用砂皮磨光將羅細炭灰以清水調成稀糊刷在模上一分多厚要勻要光候乾始上炭灰上泥蓋取炭灰體質鬆浮以便日後欲取木模則不必費力而一敲可去矣

泥模須乾

其鑄銃泥模務於萬分乾透兼用炭火燒過然後可用若微有潮氣則銅鐵入內必定噴出而不全到矣縱到亦必有蜂窩漏眼終為棄物矣

模心易出

其模心上泥待上九分徑許用揹大粗麻繩從頭密纏至尾又用泥上勻盪光候乾再用羅細煤灰調濕上勻候乾聽用其用粗繩密纏之意蓋取熟銅注入模內繩體必化爲灰銃冷之後則模心寬蕩可易出矣若模心用泥則熟銅注入其泥亦燒熟成磚且與銅體攙成一處任用何法亦不能取出矣

兌銅分兩

凡鑄銅銃必先將銅煉過每銅百觔叅兌上好碗錫八

觔則銅始剛柔得中而堅壯矣若全不用錫則銅體必過於脆若兌錫太多則銅體必過於柔矣

爐底避濕

大爐化銅爐底之下最怕地氣上蒸雖燒過極乾之爐臨期未有不潮濕者若不預爲防避卽銅雖化開其貼底一層必然凝滯有誤鑄時之急用矣其法於爐之下預將硬磚捲成十字空洞與火池相通四旁開竅以通濕氣則化銅之際可免凝底之弊

化銅防滯

將欲化銅先將大爐燒至通紅然後下銅其銅即於大爐發之際先另用小爐燒紅然後送入大爐以後添銅入爐俱要燒紅方可送入庶免冷銅攙入以致凝滯之弊

設棚避風

化銅之際更怕起風刮散火力則銅必然難化又銅化開出離爐口經過溜槽下模之際亦怕起風吹冷銅汁半途凝凍則銃亦難鑄成其法先於臺上四圍搭起蓆棚三丈餘高以避刮風頂上免搭以通火氣俟銅化開

將出口之際先將大爐口邊與模口邊及溜槽內用炭火着實燒紅仍用蓆排棚數扇將模口爐口溜槽等處蓋嚴以避寒氣則凝凍之弊槪可免矣

爐池比例

爐池大小之制先用法算合銅體相當之數爲妙若太小則不能受銅若太大則枉費火力其法以周圍上下方徑一尺之地可鎔銅三百三十三觔執定此數爲準則知用銅多寡應造池之大小其法可例推矣其深淺之制不可太深亦不可太淺蓋太深則凝底太淺則費

火其法必以一六之數比例推算庶爲合式如池之深徑該用一尺則寬徑橫直應得六尺是矣

銃身比例

凡鑄銃用銅必先數定本數於足之外略餘二分爲妙若太多則空費火力太少則鑄不滿矣其法以本銃所用合口鐵彈輕重之數爲準合銃身一徑以十一倍算之則知每徑應該用銅若干之數如鐵彈重十觔則銃一徑應得用銅一百一十觔如彈重三十三斤則銃身共該用銅三千六百三十觔常用大銃悉以此法比例

推算毫無差謬若飛彪狠機象銃噴銃不在此例倘算鐵銃則以十倍算之足矣

修補銃底

凡螺螄銃底倘日久有壞不知筒内深淺長短如何不便造補必先將筒内用墨塗濕以硬紙一片捲作小筒入銃後門將紙撒開用小圓砑砑之即可印出筒内鍬形然後照樣磋成補入㡧免差誤

修整灣銃

凡鳥鎗用火或偶爲他物壓灣則銃不可用矣其法先

將銃身烘熱用合口鐵条以絹包褁放在筒内安置厚板櫈上用木榧顚直再吊一線看其灣直何如再顚可也

彈藥比例

火銃既分戰攻與守其銃塘自有淺深異制遇禦敵亦有遠近殊用故配藥更有多寡異宜司火攻者若不預定約略謹記熟練倘臨期誤用貽害不可言矣

凡火器量彈用藥小者彈作五分藥作六分中者彈藥相均大者彈作六分藥作五分此尋常比例之略數也

凡公孫蜂窩練彈諸種所帶銅條鋼練小彈及碎鐵碎石藥彈等物俱作彈數分兩配藥其大小相配比例之法又以大彈每重一觔小彈等物亦重一觔此定則也萬不可太多若飛彪象銃則又以塘寬發近大小彈物必欲裝滿銃口爲度葢取其擊寬而斃衆也

凡攻銃體厚更欲推空彈藥俱可均用鳥鎗鳥機狠機之屬又以筒長擊遠配藥必用加二加三庶藥多力猛而能遠到飛彪象銃噴銃所裝藥料彈物極多且塘寬遠近用藥只須四分彈作五分可也每常大銃只是彈

藥相均不必加減守銃務於擊寬用彈必帶小彈諸物且多朝下倒放其彈藥亦必均分庶幾有力

彈銃相宜

凡火器之道不過遠近寬窄之妙用其鉛鐵石彈等物亦有堅脆聚散之殊能故必隨宜酌施庶戰守攻取不致臨期之誤事矣

凡鉛彈宜於鳥鎗鳥機及小彈之用蓋取體重透甲而傷命也凡鐵彈宜於大小狼機戰銃攻銃蓋取其體硬以便擊遠攻堅破銃之用凡石彈宜於短銃近發者蓋

取其體脆見火碎裂散寬而斃衆也
凡小彈諸物宜於守銃戰銃獨不宜於攻銃蓋戰與守悉利寬而傷衆者惟攻則止用獨彈力能摧堅足矣

彈制說略

西洋只以攻銃始用鐵鑄獨彈蓋取以堅攻堅之意若戰與守則不過取傷人馬足矣其彈又不在於大而堅而在於寬而廣也蓋謂獨彈之用如徑大一寸者其力止能擊一寸之寬如徑大五寸者其力亦止能擊五寸之寬若差半寸之外則斷不中敵矣西洋所謂大銃而

小用者深可惜也是以大銃有分彈鍊彈瀾彈散彈之製戳銃守銃狠機鳥機鳥鎗有公孫之製象銃噴銃飛彪有蜂窩之製此非故為博巧炫奇止係深心物理變化多方窄銃而得寬用小銃而得廣用之利矣跡淺意深慎毋忽之

製彈說略

銃彈雖稱首利之器然亦有傷人不死之時葢謂彈物若果中人致命之處則頃刻可斃不待言矣倘僅中腿膀厚肉穿皮而過則雖受傷或亦未必死也是以西法

於公孫蜂窩所用小彈及碎鐵碎石藥彈等件必俱用磠砒諸藥如法製過庶略沾皮肉而人可立斃西法所謂弱彈而強用者是也

裝彈機宜

凡大銃用蜂窩彈者必將碎鐵碎石用朽絹或朽布各薄包一層安置銃之中心將小圓彈安放傍邊庶發彈之際不致傷銃其封口大彈熘常更小一分庶發彈之際不致推塞又免炸裂其大彈亦用朽絹或朽布包褁以免滚動之弊用公孫之法亦然

裝藥比例

凡裝藥比例之法銃規已詳備矣倘偶無銃規不知彈重多少應該用藥若干者見本銃口徑爲準如用鉛彈則裝藥五徑爲度用鐵彈則裝藥四徑爲度石彈則裝藥三徑爲度蓋謂鉛鐵與石輕重不同故也其彈亦以合口爲準若彈大小則不符矣此係約略秘規其法止與常數相合依法用之可免臨時錯誤也若用公孫蜂窩又必計量小彈及雜物分兩如法加配可也

藥信說略

几藥信之製最似粗跡無甚微奥者但每以忽略或多微細鬆軟及兩頭撒藥以到點放之際爲害甚大其說爲何蓋以細微則燃火不快鬆軟則難入火門兩頭撒藥則下頭急點不着下頭不能引火入塘是以造信之時必欲粗壯撚緊用麪糊抹過晒乾各隨長短剪斷兩頭用磺蘸過則藥撒而信體粗壯堅硬可以直入火門且藥多有磺易點速燃而又深達銃腹也

遠近之節

中國徒有火攻而不能取勝於敵者雖云製造之不精

抑亦用法之未善也如遇敵兵或纔見塵起卽將火器極力擊放及至將近而反致鈌誤是不知遠近之節空費急用於無用也今則不許輕發如大器平度能到三四百步者則必待敵至五六十步而後發如小器平度能到百餘步者則必待敵至二三十步而後發此謂長器短用之法其命中可必而勝敵亦多也

衆寡之用

或前哨零賊始來窺探卽將全營火器盡放是不明衆寡之用費多而獲少也今則不許浪用如零賊窺探不

必盡發諸器亦不必坐視不應預派每隊另設小器一種專爲擊零之用聽號如法施放則所費彈藥不多而零賊亦不能脫漏矣

寛窄之宜

或敵兵四圍蜂擁衝來而我猶以尋常彈銃擊之致彈少賊多不能盡殄是不識寛窄之宜利器而鈍用也今則不拘常法如敵兵四面圍繞必另以公孫蜂窩諸術近發寛散如風捲潮奔雖敵兵愈衆必愈斃於羅網矣

救衛之備

俗謂兵家諸器無如火器為勝然而臨敵久戰或銃熱難裝或彈藥偶缺或風雨不時即火器亦有不可以專恃者又謂火器之用唯能以遠擊為勝然而敵兵未有先遠而後不漸近者是以必宜周慮始末預計萬全長技與短技間造而出兵器與火氣互相為助擊法與衛法兼資以用且更以堅車密陣剛柔牌盾連環部伍長短兵器遠近相救彼此相衛此時雖不用火攻而虜之快馬利矢亦無所以逞其能矣而況火攻更自有妙用不絕者乎必如是轉變不窮完固無缺則庶幾戰勝守

固而敵莫犯矣

斬將說略

西洋臨敵交戰必先以法取其主將其法首欲伺明敵將之踪蓋將踪外狀必有潛藏而招標暗號不無稍異我既以稍異而知是將則將平日所派每隊另備最準狠機一位彈用公孫之法更擇精技數人司之每面約備數十處不等臨敵不許隨諸器同放專備斬將之用俟敵將近號令諸銃悉向來將如雨注蝗集拱聚而擊勢若萬虎攢羊從來未有能脫者也

擊零說略

凡敵兵恃強故使零賊前來窺犯我則嚴戒士卒不許輒動全營諸器肅靜以待預令原備斬將器技兼備擊零之用俟其將近酌量銃力可及號令該司隨便擊打則零賊將來斷然不敢輕犯而我之全營火力亦不致於空費矣

掃衆說略

凡敵兵令嚴如蜂擁蝗聚拚死前進則斷非尋常器技所能殄滅也必更用寬塘象銃噴銃彈用公孫蜂窩之

法俟其到近號令諸銃寛散迭擊則銃內所發小彈及碎鐵碎石藥彈諸物如浪滚潮湧萬火齊發敵兵雖衆安得不悉死於火陣乎

驚遠說略

凡敵兵遠來我欲令彼驚潰則先以遠鏡看明敵營所在次則測量地步遠近如何再以銃規算合所到度數出其不意以飛龍大銃炤準營頭連發數彈如雷從天降卽雖強敵亦未有不驚散而奔潰也

驚近說略

凡敵兵到近圍營死進我則炤常隨機造擊俟發彈數次鋭氣少挫之際潛令合營各用大小響彈兼以響頭火箭出其不意忽然向敵齊發聲若萬龍齊吼令敵莫測其故有如天降神異敵雖萬分精強偶而聞此亦未有不魂飛而胆裂也

以上五端俱止就火攻而言其餘機秘另詳將略各卷之內

攻城說略

凡攻堅城先必遠駐五六十里之外俟夜半之際多方

虛擊令其倉惶徐察稍瑕之處暗用筐土活城之法架護大小攻銃先以中彈推到城垜使守卒不能存站次以鑿彈破其城磚末以虎唬獅吼大圓彈攻其墻心如扇軸排拱攢集而擊城雖堅固未有不立破也又有以飛彪鉅銃滿裝大小彈物從外飛擊城中房舍無不摧裂更有鰲翻挖洞穿入城底實藥千萬餘觔掀揭鉅城如紙飛空此皆西洋攻城最猛之技全恃火器之功力也

守城說略

西洋城守所用火攻無甚奇異但凡城之突處必造銃臺其制捏腰三角尖形比城高六尺安大銃三門或五門以便循環迭擊外設象銃以備近發設鍊彈以禦雲梯台上另築眺臺二層高三丈上設視遠鏡以備瞭望且各臺遠近左右彼此相救不惟可顧城脚抑可顧臺脚是以臺可保銃銃可保城兵少守固力省而功鉅也

水戰說略

西洋水戰所用火攻雖以大銃為本亦更以堅厚大船為基海上戰船大者長六十丈濶二十丈中者長四十

丈濶十二丈小者長二十丈濶六丈底用堅大整木合造底內四圍用鉛澆厚尺餘船體分隔上下三層前後左右安設大銃數十餘門其彈重五觔起以至數十觔其戰法專以擊船爲主不必擊人先以一人坐於桅斗之上用遠鏡窺望俟敵船將近數里之內用銃對準擊放不必數彈敵船立成虀粉敵兵盡爲魚鰕且更有鍊彈橫截船桅如利刀斬草有噴銃藥彈燒毁船蓬如燒紙片自古水戰之法技擊之強猛烈無敵亦稱西洋爲甚極矣

以上三端亦就止火攻而言其餘機秘另詳將略各卷之內

火攻紀餘

凡城中擊外當攻其堅又宜寬散蓋謂堅處必彼之技擊所在寬散則傷彼者衆矣城外擊內當攻其瑕又宜攢聚蓋謂瑕處則易攻攢聚則易破矣

火攻問難

或問兵法必以火攻致勝其說是矣倘敵人亦有則如之何答曰若兩火相敵惟用長器而遠擊者勝若兩長

相敵唯裝放有法而疾速者勝若兩法相敵惟胆壯必齊而用命者勝

火攻索要

夫火攻何以重西洋乎爲其能遠能準又能速也是以人莫能敵最可貴者此也故凡習此技者必究心於所以然制造之法與所以然運用之方得其要領肯綮則凡銃皆可化西銃矣否則徒恃無敵之虛名而不獲致勝之實效雖有西銃何補哉

火攻愼傳

兵法所以禦亂也若匪人得之則反足以生亂况火攻
又係兵法中之最猛者乎西師之所以不肯輕傳者爲
此故也且又嘗有言凡軍國秘機雖云不可秘傳然更
不可妄傳諳兹技者謹戒

火攻需備

火攻雖稱兵法之首務然亦不過兵法中之一着耳若
以總端言之則部伍營陣之制刑名分數之法勸諭鼓
舞之方臨敵戰鬭之秘數者之於兵法孰非緊要之機
宜乎是故以火攻論火攻則凡事務於精詳必自能得

制敵之勝算似未必獲全局之成功然則習火攻者更當於火攻之外兼求完備之道斯可矣

火攻需資

西洋火攻最精爲其器精而兵更精故也殊未知精器必須厚價精兵必須厚餉孔子言足兵必先足食言教之必先富之其意固已深矣然則論火攻者又不得不先爲理財計

火攻推本

火攻之士卒固貴胆壯必齊而用命矣然胆不易壯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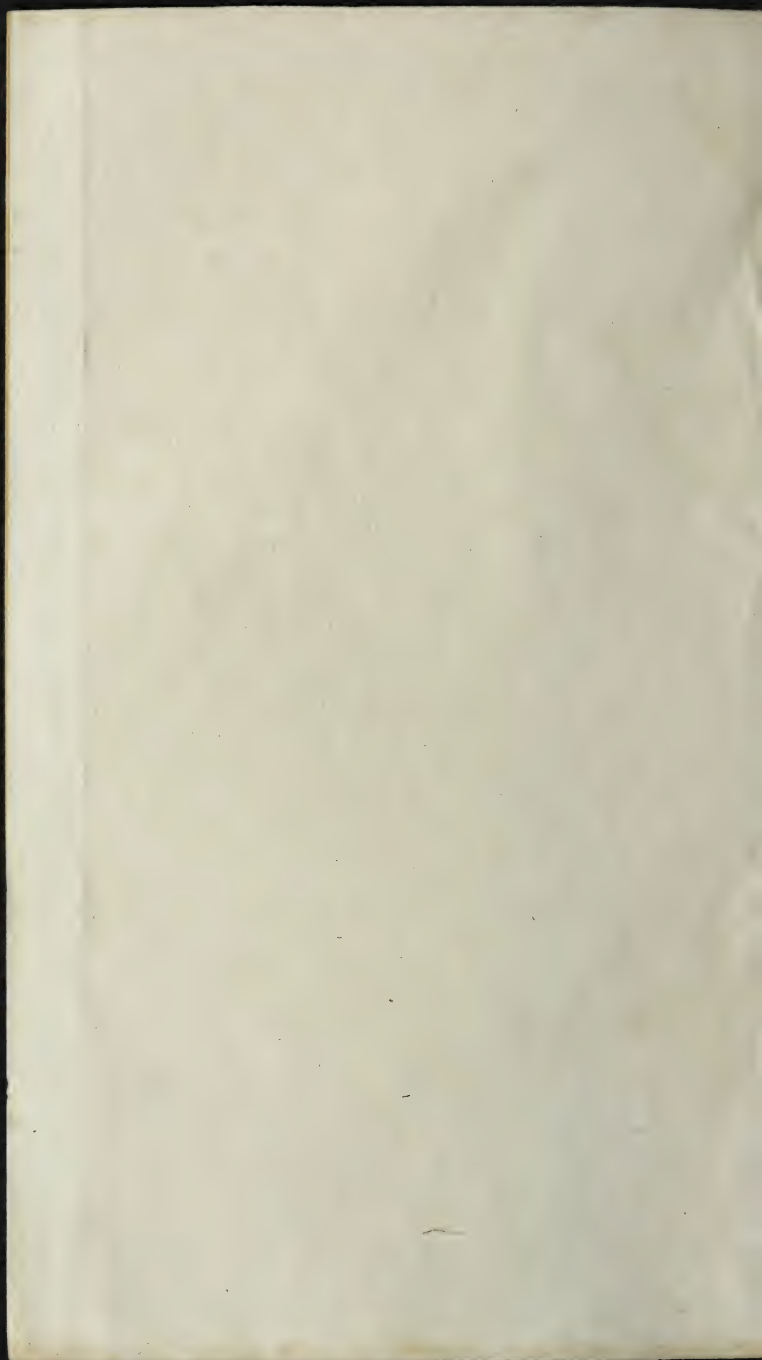
不易齊命亦不易用也必須賢能良將有完固必勝之略能使士卒內有所恃外無所懼則胆不期壯而自壯矣有感召節制之方常與士卒恩威並用賞罰分明則心不期齊而自齊矣是則恩信結之於裏功利誘之於前嚴刑迫之於後則命不期用而自無不用矣有此良將又何患火攻之不精功績之不成哉

歸源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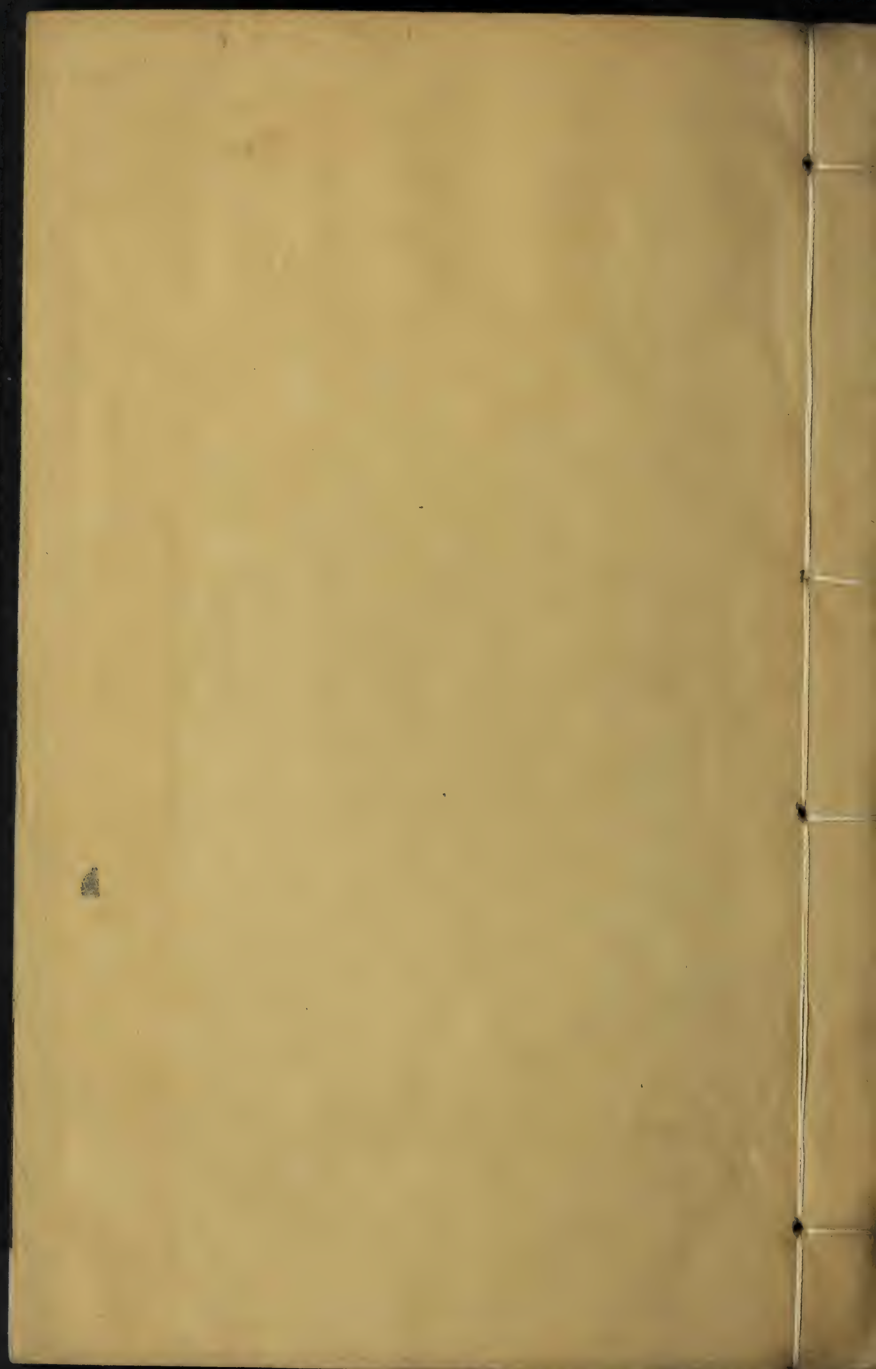
嗟嗟代不乏人堂堂中國豈乏良將是何國初高皇帝崛起草莽偏多如許賢能而能逐胡元於全盛今金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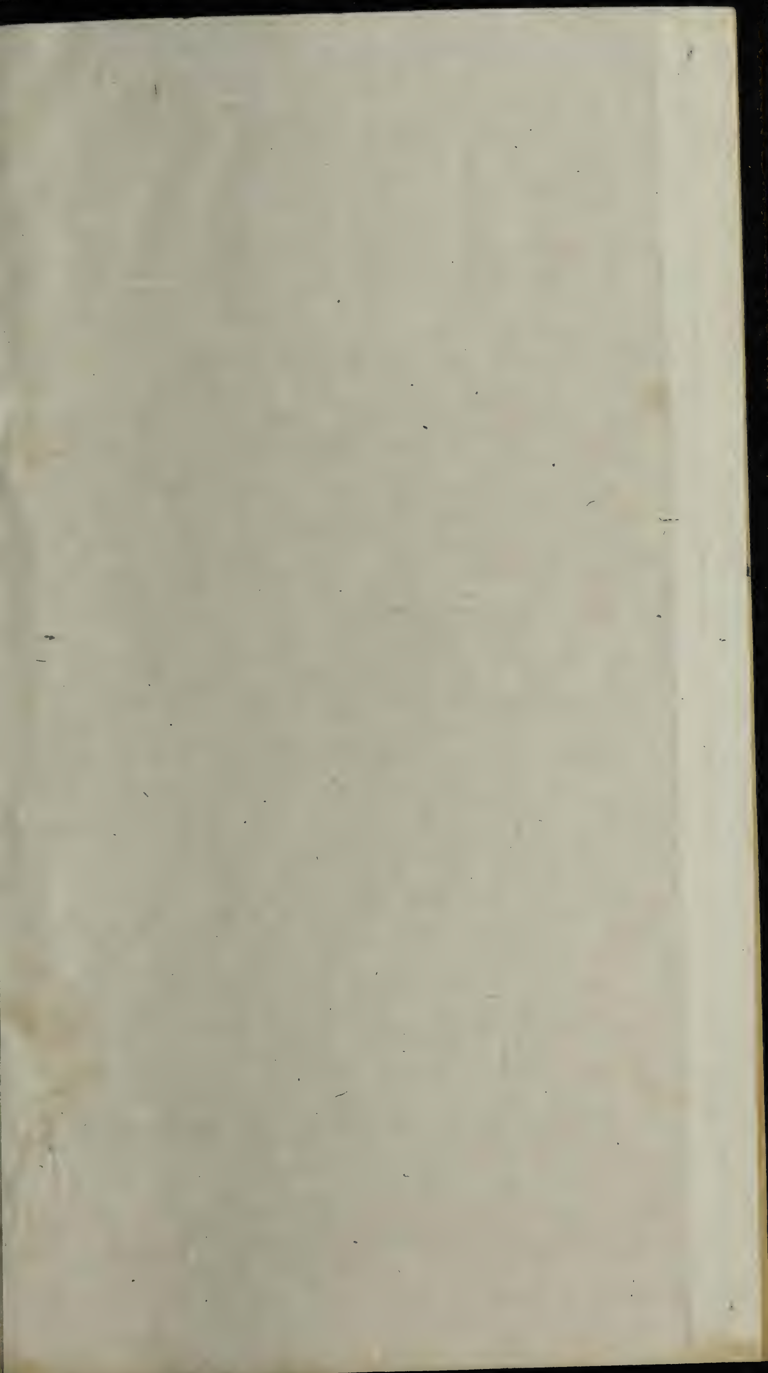
輩固將士雲屯而反屢挫於小醜其故何也葢以良將之出沒關世運之盛衰豈今人民過惡深重獲罪於天故令我列闖昏懦縱茲闖賊狂逆以爲假手罰罪意乎安得懇求上帝囘怒發慈大赦衆罪速降良將盡殄妖氛永建太平予日望之

火攻挈要卷下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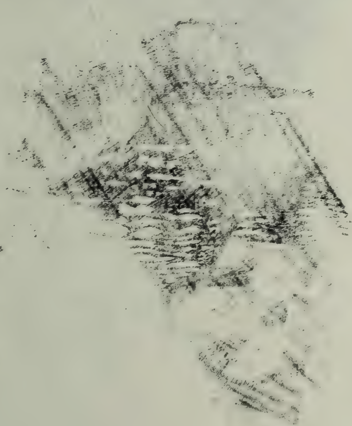






愼守要錄目錄

韓霖著



卷九

應變

愼守要錄卷之一

酌古篇

許洞虎鈐經曰何爲必守盡我力焉援之不到即候敵困出奇以戰何謂即戰洞曰旣圍即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固焉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敵示以閒暇者此必緩我而欲求懈因將衝突也夫被圍者當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

武經總要曰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老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曰蓄貨積於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加之水高而城内低土脈疎而城隍淺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罰嚴重加之得高山之下廣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時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

江南經畧曰善守者守於城外不善守者守於城内

韜英子曰守者降敵必施反間之計使吾閒傳於敵敵殺降者則衆心固而不敢降矣

王鶴鳴曰兵不在多止在精精非選不能選之有道則精者留而冗者去冗兵旣去則食自可足○計城中兵糧可支三月則無足慮矣若兵多糧少則盡搜城中之無用冗食者乘敵未至先徙之於無事地方使各就食曉諭在城兵民當無事之時須日減一餐至臨敵時而用力之人須令其飽食城有隙地不拘何樣菜蔬皆先種之以備不繼有牲畜等項除馬供戰陣之用不容輕

殺其餘皆令殺之預爲爆乾毋過用鹽可以食用

韓霖曰古之善用兵者謀定而後戰若勝負不可知寧堅壁淸野養銳蓄威以保萬全

韜英子曰守城有四可出擊凡敵來攻城已近郊而不卽攻者其衆未集也其計未定也可出擊一雖攻城而士卒不用命者其賞罰未當也其上下不和也可出擊二用命被傷而將督不止者不愛惜士卒而必力屈也可出擊三攻城日久而忽急攻不休者必糧盡力殫而欲解去也可出擊四

又曰凡立營而守者地勢欲其高所以虞水旱也壁壘欲其堅所以爲持久也林木欲其遠所以防火攻也水草欲其近所以慮困乏也

徐光啟曰城外立營必須良將精兵足以當敵然後可如或不然萬一兵勢外挫人心內搖其爲守豈不更難乎

韓霖曰不能戰而言守猶爲中策不能守而言戰則下策矣

何喬遠曰守城分晝墻垛多備瓦石燒滾入糞雜以毒

藥投擲賊頭不惟穢溷且有潰爛
王鶴鳴曰人糞煮熱傷人則爛及於骨
又曰石灰瓶必用礦灰未經水泡者一星入眼見水郎
爆
又曰賊若將大舊船底頂運直至城下上面矢石皆不
能傷任意掘城祇先將大礮用絞闗絞放城下對而打
之彼船底僅蔽其上豈能下衞人身哉若有飛鈎之制
鈎翻其船彼何能施也
愼守要錄卷一終

愼守要錄卷之二

設險篇

城之患

築城者不悉攻之之具審攻之之謀徒壘石積土雖高峻美觀不能固圉久據等于無耳何益之有故欲善守必明善攻預知患端方能捍患故先論城之患深其隍以蓄水或引源流繞城則可防地道火洞高其臺以遠眺則能偵敵人之來可以預備使之難迫於城彼以銃攻此以銃守故銃臺之設視他事為尤急焉古今攻守

之具新新不已至大銃極矣他器俱可置不問善用銃者無堅不破無勇不摧知銃之患量銃之力作爲城隍庶期可守可久

城之基

西洋築城全法惟上層三丈係板築之土垣其磚石所甃之下三丈則皆塹鬬入于地平平下以深至三丈之自然本土尙何論其基址不實乎

開土丈許得石或類石或自然之堅土皆可爲負重之本所或欲驗其自然之土質堅鬆與否其法取土成塊

者沉于水漬之經晝夜不稍弛解斯爲實土或大車經行其地而不震亦驗其下必實若其地爲沙或浮泥斯必開墾令盡方可定基試觀掘井者一層沙一層泥最下一層始爲黃土此必然之理故知開墾可盡焉至如窪下沮洳之地則水椿之用又不可後矣椿用不朽堅木或長五尺或一丈其徑或一尺二尺更大更妙以火畧燒使其周圍有炭色方可入土始難腐爛

城之制

虎鈐經曰夫城下濶與高倍上濶與下倍城高五丈濶

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高下濶狹以此為準

鑿壕法

壕面濶二丈深二丈底濶一丈

紀效新書曰大凡城高除垜城身必四丈或三丈五尺至下亦三丈面濶必二丈五尺底濶六丈次城除垜城身高二丈五尺面濶二丈底濶五丈小城除垜城身二丈面濶一丈五尺底濶四丈此其大較若再加寬濶益善勢不可再減但底加面不加可面加底不加不可若內外俱周磚石基底只增濶一丈亦堅如土築必合前

數凡城身第一磚第二石第三土蓋石本耐久今爲第二者可以火粉之也垜必高六尺每垜口相去脾堵中分淨七尺五寸垜口一尺各分五寸連垜空合八尺八丈十垜八十丈百垜俱官尺若除城垜身只丈五者則不可守

呂坤實政錄曰城根土堅止留一丈下面卽挑池池深三丈口濶十丈底濶三丈城根窄則賊無處容足又池深以助城高池底每十步鑿一圓井口濶一丈深一丈謂之重淵及泉更好不則外引河水或內引城中雨潦

之水常令丈深若土脈不堅城根之外須留三五丈池外不用高阜之土以防填壕池外一里之內不可栽樹城門不可安在洞中常宜近外使賊無所容身城內附墻多留蹬道半里一座以便急時往來今各處城內止有四門四路甚爲失計每蹬道須留一門以防賊人登城城上用木欄墻高與心齊以防進城之賊便於射打山城則又擇其前後左右取去大城近處隨山形築一城令與大城相接必盡據高地外亦開塹兩地之中或設烽臺以爲遠候賊至卽以兵專守免先爲賊所據下

窺城中虛實

城外據山爲險或城或臺皆可城遠不便通道則分人守之

城內據山作堅城高臺設大礮守之賊卽入城可保小城或登臺遠擊

如恐城大難守附城另作小城大城縱破小城無恙也

今之城制鮮有合法者總論其弊有五而低小頽廢不與焉城大而人稀守陴之人不足一也敵臺之顧盼未必得宜而馬面敵臺三面受敵火器矢石難于施放二

也城內外山川之險未必盡爲我用三也太平日久居民稠密附城而居者屋宇高大幾與城齊冠遠而毁之人心不服臨期拆毁不及四也惑于堪輿之言高下向背不顧有形之利害而拘無形之陰陽五也

城雉

城雉卽敵臺也亦謂之銃臺亦謂之礟臺

凡雉出城身外每五十垛一雉左右遇角遇門或多少幾數丈從便均勻通變在人此大概耳

郭子章城書曰城墻正面不便俯視恐其矢彈正面對

攻不能眺望故賊得以攻逼城下任意施為如今之城且不必矢彈對雖銃炮亦上刺有餘矣全仗敵臺兩邊顧視夾擊賊不得直至城下且又不能屈矢斜彈以傷我臺上之人故我得放心肆力敵賊也有城無臺亦如無城臺非其制亦如無臺是城所以衛人敵臺又所以衛此城也敵臺之制緊靠城之外身貴於長出不貴橫濶臺腳基長出一丈五尺則收頂止有一丈一二尺矣臺基橫濶一丈二尺則收面止有八九尺矣原城有二丈高者臺比城身再高三四尺城無二丈高者臺比城

身再高五六尺臺上左右垜墻平腰之半各開三垜口每口要濶一尺四寸以便抛打磚石放發矢彈墻脚下中央各開一孔方圓八寸以便放打佛狼機百子銃上蓋瓦屋簷各出墻二尺許使兵夫得以安身火器得蔽風雨也各臺地步相去或二三百步或一百餘步或七八十步隨其城屈直迴折以為遠近不必拘泥也

何良臣曰城有不可用銃者三一曰圓城謂銃能直放不能遠放也二曰直城謂銃能仰前不能俯下也三曰方形馬面臺謂方臺止能顧城脚不能顧臺脚也似此

三種以致賊臨城我銃不及故得塡壕思逞築土內窺主客勝負事未可定則所稱衞城之臺可不於閒暇時一究心乎衞城之臺不宜築于城正面處當築于城之四隅城委角處也城有五角六角者臺亦宜有五座六座也蓋城委角處左右顧盼歷歷分明角角有臺則彼此又互相照應臺式作三角形每臺厝大銃六門臺基擊以石礎木杵鏊以大石臺墻砌以磚用沙瓦屑石灰三合土築之一築尺許以糯米汁沃之或以片糖汁沃之日久堅硬如鐵送發猛銃可保無虞臺之中砌以磚窑

以藏火藥若城門正面有月城者恐左右銃臺又爲月城所間宜于城角外另建方臺而斜形廣袤各十五丈務必遠過月城俾左右得相應援即月城亦在所管顧也臺門竅于城角夾以石墻備防外盜窻入其築基砌墻穵窑如前每臺之銃編成字號鐫以平仰俯放得至某地成法庶不致臨期忙迫失措夫鑄銃有遠銃有近銃一銃有近有遠法知銃方可用臺乘臺即可識銃惟在講明照對約度之法而已矣

孫元化曰夫銃我欲擊人先虞人之奪我而且得困我

也凡敵至城下則銃不及矣有棚梯則抛石滚木無用矣是以出爲馬面臺謂我得從馬面臺橫擊也然敵以棚梯薄馬面臺安從橫擊故法宜出爲銃角銃角者猶推敵于角外以就我擊故銃無不到而敵無得近也用大銃之處旁設土筐一以防銃二以代堵蓋銃最爲害器雖精猶恐其裂也故防之以筐隱人于後既隔銃亦捍敵矣堵薄易震既設筐遂不設堵矣用鎗矢之處不獨堵之因其堵以蓋其房因堵之口以爲其窗因窗之懸板以爲其牌我在牌之下房之内我得見敵擊敵敵

不得見不得擊也故城之上設堵于墻卽爲營房臺之
上設堵于角卽爲望房使其飲食坐卧于斯用志不分
矣角之銃也外洋法堵之卽爲營房也閩粤亦有之卽
近地邊臺亦有之也

新譯西洋法

敵臺亦有三類造于城角一也或于城墻居中造之二
也或于城外另作三也城角上者謂之正敵臺此必不
可無者城墻居中者因其角鈍謂之偏敵臺另作于城
外者謂之獨敵臺

正臺之式且于後偏敵臺之爲用蓋緣城墻太長二臺相去甚遠彼此難于救援故于其中建一臺以爲犄角其臺之頭鼻眉眼以及銃所皆與正臺同但二頭所交之角爲極鈍之形取其便于用也獨敵臺者對城門外建以掩門此更爲固守難攻計也蓋欲攻他臺必先攻此即使攻破尚在城外何損于守其形皆如他臺但此不作吭用橋從城上達之

又有雙敵臺其左右各有銃眼用以守山谷或湖海之夾洲則建之

又有雙鼻之臺此乃建于極銃角式之城者其鼻分作二角便于相救

城墻

城墻乃二臺相去之墻也其形貫直或墻太長二臺相去太遠難于銃守者則當於居中作偏臺獨臺矣

護門

護門亦有二法或門之外于左右二臺不相妨處建一獨臺以掩門或建于甕門之內則更大益守者

銃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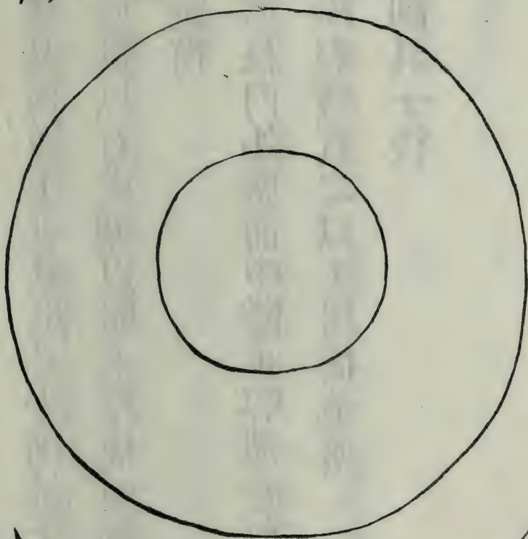
凡銃所之地宜畧低向前蓋銃發時勢必退後今後崇前卑是退而逆上也其退必少則銃士易于引往原所其下或實以石或襯以堅木厚板便銃進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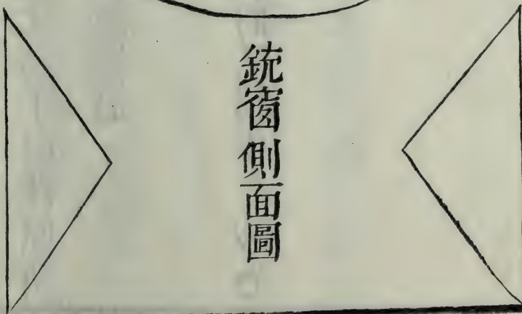
銃窗

窗之形長內外廣而中隘止容彈發而已制作之妙全在中隘暇時實之以土用備他虞

圖具于後

銃窗正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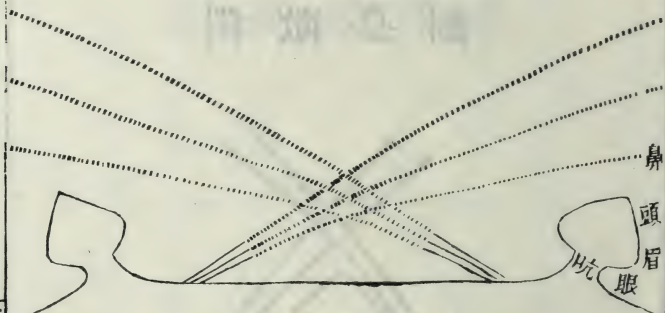




銃窗側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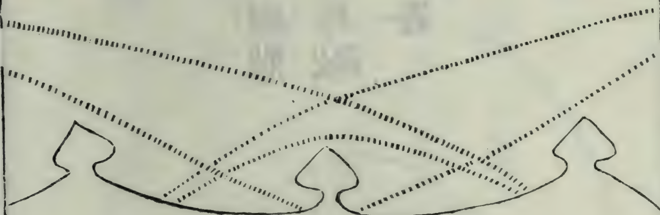
正敵臺圖

細點為礮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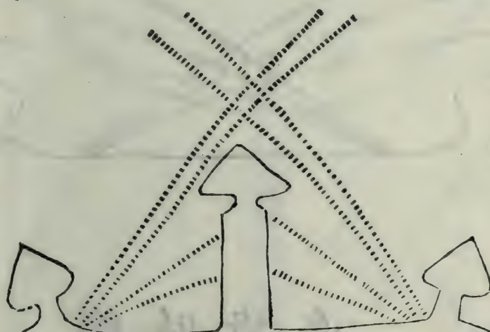


墻形貴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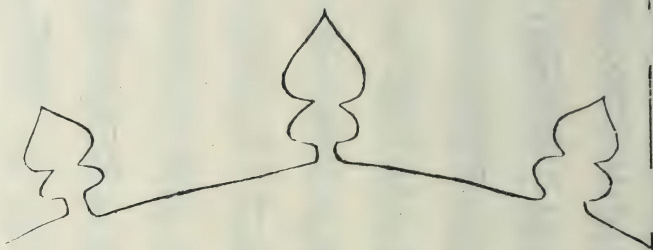
偏敵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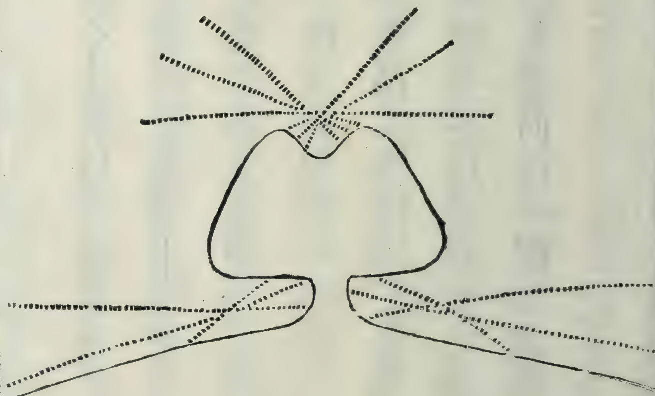
獨敵臺圖



雙眉雙眼敵臺圖



雙鼻敵臺圖



眺臺

眺臺者更高峙于城垣敵臺之上用以瞭遠者也或造于敵臺吭中或于吭之左右其形則方圓象限半月等數不拘第以一目能盡隍底城根爲宜不用磚石純用土堅築之其高大約以自本敵臺得見對城礎外爲度然亦不過高出土垣二丈倘太高或受敵銃之害則易於倒塌其巔則周以護墻其中平空處亦爲銃之所第較之敵臺畧小耳周圍皆成大衺向內一面不設護墻有坡守者便于馳驟論其益有五其一高能瞭遠斯可

預備且便用大銃俯擊敵臺其二敵欲作臺用銃破守此處偵知預用銃阻其三敵隱于對城礎後將入城隍眼中諸銃難見可發此處銃擊之其四城或失守攻者已得敵臺緣此在上猶能用銃掃逐其五或有奸細萌亂于內從此瞭見亦易于平

城之有敵臺也如人有元首四體如獸之有角距爪牙登陴而成營陣之形守禦而兼攻戰之利今郡邑城制亦畧存其意然合法者鮮矣求其盡善莫妙於西洋蓋西洋之城全恃此耳其制有吭有頤有鼻有眉有眼眼

有珠珠能左右盼數里之外發必命中精于度數之學乃能造之

牛馬墻

牛馬墻在城外壕岸內凡城身下壕岸不拘寛狹狹卽一丈或八尺皆可寛不可逾二丈于其外爲墻磚亦可石亦可土築亦可三合土亦可守法在後或一時收斂不及或昏夜難辨不敢開門一應避難之人牛馬之類皆可暫於墻內收避兼此墻恃城爲險城以墻爲衞緩急有城上人可以助力張威此所以牛馬墻爲有用之

物○高一丈厚六尺

星池滅火

賊來攻門多用火燒門上鐵葉未足恃圈洞之內矢石所不能及須用淋水以滅其火預于城上緊貼門扇處開鑿一池橫長與門等濶二尺池口至底以漸而殺如屋簷天溝樣底約濶五寸鑿爲七眼徑六七寸每眼相去以門之廣狹爲度務令均勻其相連之處橫鑿寸濶一縫臨城從城上泄水眼大可下礟石縫狹水不旁注如閘河傾瀉火無所施且人亦難于站立此萬萬不可

少者池上無事以厚板蓋之

外鎖

甕城內一層門須安外鎖撥謹愼有身家者十餘人守之以防城內奸細砍門而出

揷板鑿門

揷板與城門爲重門其制用榆槐木廣狹準城門幔以生牛皮裹以鐵葉兩旁施鐵環貫鐵索凡大城門去門闔五尺立兩頰木木開池槽亦用鐵葉裹之若寇至卽以絞車自城樓上抽所貫鐵索下揷板于槽中外實以

土防火攻內揞一柱防傾折一說不用揷板則鑿門爲數十孔敵逼城門則出矛戟以強弩射之

釣橋

釣橋造以楡槐木其制如橋上施鐵環貫以二鐵索副以麻繩繫屬於城樓上橋後去城約三步立二柱各長二丈五尺開上山口置熟鐵轉輪爲槽或在城上作以轆轉幹更妙架鐵索並繩貴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則樓上使人挽起以斷其路亦以護門城上常以礮及弓弩禦敵慮以火燔燒及被攻斫

突門

突門於城對敵營自鑿內為暗道多少臨外之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于敵初來營劄未定精騎從突躍出擊其不意

城之隍

作隍之寬以城上鳥銃之彈得到其外岸為率大抵為十五丈或相去太近則攻銃力猛且易為敵所填或太遠則守者鳥銃之力不及外礁敵得任意出入隍中又攻者易見城之下層而擊其根此臺眼中之銃難掃彼

臺對礁

隍底則更深更妙然以臺垣之土足用爲準則止于三丈

隍外里許皆宜曠野斯于城守盡善若夫有村落則敵得以據而與守持有臺墉則敵得以登而瞰虛實有豐草溝渠則敵可隱匿有樹植等物則敵可資作臺堰故被困而爲堅壁淸野之計總不若預防之爲愈耳

壕險

有近濠水者釘品字樁木百餘根于水中高出水面尺

許防樓船臨衝我城也

坑坎防車攻

山中城多無池以地不可池也須離城二丈許掘爲高下坑坎或空閑安置石條或連絡厚築牛馬墻以拒臨衝呂公車翻梯踏雲車

城忌

城外三丈内有房屋賊勢衆則撤之撤不及則焚之係木壁者一焚而净即日可守係磚石爲壁者賊遠則居民不服賊近則燬撤不及若賊以百數伏屋脊外擊射

守城人賊衆將屋內打通墻壁扛梯木到城城下可以徑登或就民房中運土幫城起闉而登皆無可奈何有近城一丈以內者城身又低于屋此不可守之城也

繕葺舊城新譯西洋法

舊城者或其墻垣傾圮隍池壅塞敵至不難於攻守者全無所措此雖有而實無者也至或不諳銃力壘垣鑿池雖則堅完難禦强敵然此二者皆可因其形勢如法繕葺即不能盡如崇臺厚垣之全美而猶庶幾守之者可以制敵云

一或傾圮者或堅完者皆當于隍中開鑿倍深倍廣即
用其土幫厚墻垣將城對礁外培令稍高
二或先有敵臺爲正方形人守于內亦可禦外即以此
臺爲新法之吭而別加作眉頤等類
三或舊臺相去太近不及一箭之地當去其一改作稍
遠
四先有臺或太小或爲圓形預須如法幫築廣大蓋圓
而小不便用銃也
五原有甕門在城外者當改作爲城內庶便臺銃彼此

救援

野外礮臺

礮臺築於孔道要津之處如地方曠濶難守尤當建築幾座勝于屯駐強兵其臺約高四五丈爲三層樓四面開窗又多留小洞窗內置格門大小諸礮如遇賊來少用小器多用大器各起窗洞發火攻打無不糜爛但須度其近我方發勿慌張預先空發臺外掘壕週廻築矮牆過壕外用木弔橋其下門內卽掘深坑上蓋木板進則閉門撤板令賊入卽陷其二層留一孔石板蓋掩之

第三層亦然也賊進撤板向孔中擲下火礮賊必不能上攻

孫化元曰善用銃者據高望之以我銃心對敵陣心藥力圍圓百步即所殺百步若置之平地雖一彈餘力能殺二三層而全銃之下半圓空費于地矣銃法宜依臺法地不善必不敢築臺臺不成必不敢造銃恐以不得地之臺為敵設壘以不得臺之銃為敵助器也

小城 即堡也

西國建置郡邑斯為大城其或村落結聚居民或地勢

難築城池或費不足用或兵不足守則相度形勝圍一小所謂之小城然亦有建重臺者亦有備諸法者其損其益恒相等焉

城之小者閭閻相接奸宄無所藏匿呼吸可通緩急互相保守于茲者舉凡軍火等器以至戍卒儲糧較守大城不過十之二三非若其皆欲全備方能久據是益于易守一也建小城便于擇所或湖海之隅或山嶺之巔費既不多不碍民家農地城外不過築建五六敵臺即可禦寇是益于易作二也小城以全法築之較易大城

則難且城小其守軍必鮮惟挑選最勇悍者屯之乘墉拒攻無不以十當百是益于難攻三也大城五方雜居一有寇警則內外戒嚴經營者出入不能自繇土著者疲於官司奔命或不遑之徒與敵人爲內應則開門延寇之虞恐所不免矧人情厭常喜新困苦之餘必樂于從亂小城則比屋可詰人不雜而守得專假使內有亂萌又可從眺臺瞭望是益于不懼內亂四也

西國大城之外欲互相守爲犄角亦有別築小城者蓋此或被破猶可退保于彼然大城當以土人守之繇各

有家室之虞其守必固而小城或守以外來之兵或投奔竄之難民且無奸細之虞故也

或問郡邑作內外二城何如卽攻破外城猶可退守內城也曰否是二守軍之心也人盡以內城爲可退則守外者必至懈弛其或外城失守敵反得以憑高內擊則是資敵利也故西國不作重城止一層者爲便

堡以高原作基依水作隍四面不近高山峻嶺爲第一此不易得今人平原堡築方圍墻墻不能站人賊來一掘卽破今用此式墻根下取土築城于四角作三角形

三角形之內三角以土築實便是敵臺人站立其上用火器擊賊若箭來鍋蓋就是防牌墻根外壕深一丈賊在壕內便見墻又高一丈矣墻根無留走路下作斜形兩水自不能壞

王鶴鳴曰使有心機之人相度地勢高阜宜城者則城之其低窪有水或溝澗之處則因勢利導更加深濶以阻截之卻於敵入之路掘大河以環遶之又不欲使彼明見吾之險其入也必迂其途使彼不察就中委曲或窮日之力始得近我城堡及到城下必竟仍隔河水可

望而不可到至于迂迴之間潛製有飛橋吾兵出入救援隨便而應或斷其歸或擊其半無不如意而其大要只在敵攻某堡而某堡出兵為援某堡出兵斷後某堡出兵遏其奔衝其烽火號色之上皆有暗語如已派定而救遏不能如左右手則罪之不宥

王徵曰曾從代州而來見一路有磚堡十二座每相距十數里堡皆磚砌止兩門內設營房百間城外週圍皆深壕城上却不設垜城四隅相連出外作大圓角形各為空心敵臺一座卽從城內平地直入臺下臺外下面

三面皆留礮眼守者從内發礮傍地衝胷而發足驚敵人之膽一臺足禦三面以墻代甲人心安定眞城守第一善法也

種氷

凡賊來遇嚴冬之時可相度坡塘城岸高低處令軍士灌水乘寒結氷令賊不得趨馬不能馳又可灌水凍沙爲營塹

攔馬石　品字坑

攔馬石品字坑俱于空濶無城塹處布置

結草

掘溝澗斷橋塞住大路賊必漫野而行預先結合野草以絆馬足

斷木

度林木之處賊所必由則伐斷其木横亘以塞其路又須留根一半相連使賊擡移不便

青穽

於蔴麥草芥生處掘井下插凶器上擱竹竿鋪以蘆席即移一樣麻麥草芥鋪之

白穽

於泥沙白地處掘井照前鋪置亦就彼處沙土遮蓋使賊不疑墮穽

獻白

賊馬入境必乏水飲宜于陂池溪澗中設置錐刺使馬望水奔飲受傷

獻青

賊馬久不收放望有青草必奔食之宜于草中地揷鎗刺使馬入陷

芻誘

賊馬久缺草芻故掘井下設凶器上覆芻秣或置毒于內馬見而食卽傷

餌誘

賊馬飢餓思食製炒香料荍豆鋪弃上馬聞奔食卽墮下死

愼守要錄卷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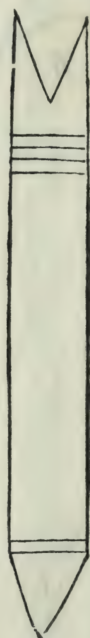
愼守要錄卷之三

制器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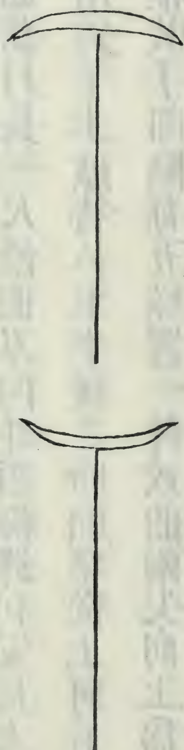
抵篙

用長堅木爲之可禦雲梯

抵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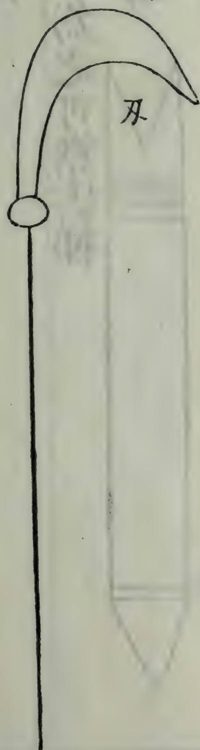


推刀



形如新月長一尺餘曲刄向外須極鋒利安長木柄如賊用鈎竿上城待扒至半城之時順竿從上向下着實一推賊手即斷每五垜置一件或曲兩尖向上為仰月鏟

鈎鐮



賊用車攻城車與城齊用繩拴繫大堅木五六人懸撞女墻頃刻墻倒此時須用鈎鐮待撞木至女墻邊用三

四鈎鐮鈎挽割斷共繩木自墜下但鐮要純鋼鋒利一鈎即斷方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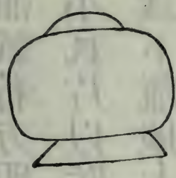
燈

每五垜一燈用新油紙者方明亮燈上用一油紙蓋以防雨蓋上仍壓一小瓦片以防風若篾箬蓬蓋尤佳每燈製一挑竿索懸城下離地七尺庶使賊抵城下我能照見我瞭垜口賊不見我換燭即輪更之人不許誤事然懸索宜細止勝一燈庶賊不能攀躋每十垜用一火毬所費比燭油減易燈油須官備爲是

望遠鏡

視遠爲近視小爲大可以遠望敵人營帳人馬器械輜重此物來自西洋用筒數節安玻璃兩端

甕聽



用大甕繞城多置坑令人持入坑内擇耳聰人坐聽于甕下聽之極遠以防鑿地道急用火攻或毒烟薰之

弔車

每敵臺左右仍置小弔車四五架以便遊兵上下及逃難者婦女徑與弔入係男子須審聲音里籍

繩梯

以巨繩繫橫桄爲軟梯凡登高則用之

灰瓶

取生石灰末入小瓶內每垜預積一堆將口塞住如賊臨城將瓶從上拋下擊打賊人石灰飛起昏天撲鼻損目不能久立

懸戸懸簾

懸戶懸簾垜口第一 切要之物無此二者賊萬弩齊發
城上不得存站今擬每垜口作木架一個兩足在內裁
于城上緊貼兩垜之邊上安横木向外可搭氈毯或用
被褥俱以水濕直遮垜口箭不能入但防賊鈎竿所挑
裏面須用兩帶繫於垜內外用兩活柱撑如欲下視將
兩柱斜撑兩垜邊旁遠視高撑近視低撑下可矙十丈
懸戶則以轉軸作為小門一扇厚一寸外畫虎頭兩眼
穿透如鵞卵大可以遠窺亦以活柱撑之懸戶懸簾撑
不可太高須防旁箭如垜口多而人數少者隔口守之

其無人垜口多堆圓石二三百彼若用鈎竿雲梯觸動石子自然下落賊亦存立不住也

布幔

以複布為幕度矢石來處以弱竿張挂去城七八尺居女墻之外以折矢石勢一說結粗繩為綱如布幔張挂亦可護女墻樓櫓

皮簾

以水牛皮為之濶一丈長八尺橫綴皮耳七個凡城上有闕遮蔽則張掛之皮不可繃緊蓋柔能制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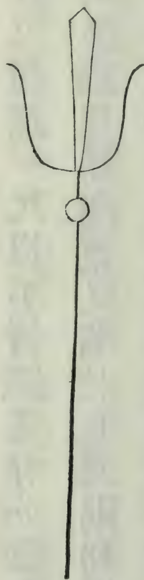
戰器六種

軍中秘訣稱于比戈用衆首務一向不知較量異用之術惟以敵爲師彼以何利我即以本器當之不惟不敵便精長於彼且諺有云殺人三千自損八百此相敵說也殺人三千我不損一則稱比之術也譬如彼以何器我必求長于彼使彼器技未到我身我舉器先殺到他身上了他應手而死使有神技只短我一寸亦無用矣是以我不損一人而彼常應手便靡此用衆之法也若用衆只待見肉分勝負未有不敗者何則用衆有進無

退有勝無敗一步那移不得故必以萬全萬勝爲術焉

兵讖云一寸長一寸強此六字其秘訣乎

鑛鈀



重四觔

此器柄長八尺粗可寸半上用利刄橫以彎股刄用兩

鋒中有一脊造法須用脊平磨如磨刀法兩刄自脊平

減至鋒其鋒乃利日久不禿彎股四稜以稜爲利須將

稜四面直倒至尖庶日久而不禿中鋒頭上之庫須如

大核桃大安于木杪乃不損折仍用一釘銷之於馬上

最便可戳可格利器也

線鎗重三觔

舊製柄短及禿粗惡不堪新製鐵頭長二尺葢因柄細防敵刀斫斷及用手奪去手柄長七尺粗僅一寸鋒用兩脊兩刄形稍扁至鋒稍薄一謂之透甲鎗造法鋒用鋼三寸左右及用鋼一尺以下皆鐵從脊分鐮至刄左右面平乃利至鋒更扁漸寬又漸收收薄則利寬則刄入以下不滯矣最利馬上直戳用法亦如長鎗但終不能禦長器於腰刀互有勝負得十之五

腰刀

造法鐵要多煉刄用純鋼自背起用平鏟平削至刄平磨無肩乃利妙尤在尖長三尺重一觔十兩但以刀與敵角鬬勢均之器殆不可勝敵也○馬上惟利輕捷鋒芒他如斧鉞錘撾大刀鉤鐮之類膽大藝精能獨馬出入陣中者間或有之不可以教隊兵不可堂堂當大敵

狼筅

用大毛竹上截連四旁枝節枒杈長一丈五六尺重六觔人用手勢遮蔽全身刀鎗叢刺必不能入故人膽自

大用爲前列百戰全勝恃此爲第一○有竹鐵二種

籐牌

此牌兵必以狼筅爲恃蓋短器不能當馬用筅拒其馬以牌出筅下斫其馬足出入陣中行伍之內進退便利且衛且殺利物也

長鎗

用毛竹之細者長一丈七八尺上用利及重不過四兩或如鴨嘴或如細刀或尖分兩及造法亦自脊平剷至刄乃利必執持在根用楊家法又用法長則易老不可

回轉長則杪細恐爲馬所閪折今視之更可與敵戰蓋
狼筅當鋒籐牌在下而前行旣有藩衞去一丈餘矣短
器不可戳及馬上何以傷人得長鎗于筅空戳去徑刺
人馬喉面則彼旣不可入我陣内又能先及彼身故不
憂細弱也設若敵馬羣來齊衝我前無筅牌徑用鎗以
當之戳馬閒有損折必非全利夫五兵之法長以救短
短以救長長旣易邁而勢老短又難及而勢危故相資
之用此自然之勢必然之理至妙之術也○重三觔○
此用竹北方乾燥風勁多脆折用攢竹腰軟用木北方

無此木夫長鎗必利用但不知以何物爲之乃可今將竹杪内二尺餘實以木心外用籐扎亦可暫用

一線鎗亦可用於步軍繼長鎗之後

一钂鈀亦可由步下直進敵羣一禦一刺且格殺之器也

戚少保鎗鴛鴦陣二牌平列狼筅二各跟一牌以防拏牌人繼以二鎗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防長鎗進老殺上筅以救牌長鎗救筅短兵救長鎗加以弓箭火器爲要緊束伍第一戰法

銃

神器爲兵家第一長技

一神器附之車間功用甚大

一神器南方用之舟中益利緣有憑籍心膽俱定耳爲將者步下亦能設法使士卒如處舟中則制敵無難矣

一林木茂密邱陵崎嶇田塍湫濘村路委曲必須短兵護持挨牌翼衞與弓矢迭相爲用無弓矢則神器手自相犄角更番策應因時制宜隨地作用庶幾萬全

畢竟將吏先明奇正之法處於不敗之地然後可以言戰

一製藥必須與研搗之人先約藥成即放經手者手必點試自然不敢苟且銃筒亦令經手捲筒鐵匠點火試放緣世間極愚至賤無有不欲保全性命愛惜肌膚之人累經試驗極妙之法

火門要極到底

彈署小則免炸又有髮則炸

藥不精專雖多亦少藥能精製以少爲多

熬熟老桐油粘紙作藥線衣過水入地無礙

土囊所以壓礮沸湯用以和藥

帘可長技短用不可短技長用

燕尾炬

束葦草下分兩岐如燕尾以脂油灌之火發自城上縋下騎其木驢板屋燒之

西瓜礮

又名皮礮此物原是守城第一美器蓋以高臨下方可用也礮中入小蒺藜一二百枝火老鼠五六十個每一

鼠筒面倒縛細毛鈎三口各貫火線俱入礮中然後入礮藥但使藥滿不可築實入藥之後緊閉其口再糊麻布二層堅紙二十層晒乾週迴分三停錐三細孔俱貫入藥線頂上正中錐一孔入二寸長細竹管夾一藥線貫入其中使其火當中發爆力均齊不致偏勝也四藥線會歸一束俟賊至城下點燃總待火將分擲落賊羣中火線必四者防抛滅也礮聲一響紙殼碎裂亦能傷人蒺藜布散滿地火鼠錯亂燒人人必走動脚蹈蒺藜自然傷跌斷不敢再至城下矣

地雷

地雷炸營多設關隘以竹九寸圍者鋸作段長五尺打通底留一節先以生羊皮繩縛以沸油灌入良久傾出下安藥線杵作炸礮藥滿八分入鉛鐵子以蠟封口空地坑五尺每處下用方木座豎其八枝木蓋隔土不侵藥信總合一處于坑内穿透藥線火機動發即應矣

地雷但當用之西北若東南窪下之地方掘數尺即有水泉雖土面之上四時皆有濕氣縱有竹竿通火線而火信亦被潮濕難以卒發況下一部地雷要費無窮心

機一個火信不着不惟空費且至悞事其制無論大小
等礮俱掘成溝將礮栽向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覆
淺土中用通節竹走火線以內令一快走之人暗隱于
後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
須用鐵鑄石榴礮或石礮平地碎躍無不可者遠近皆
可以類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

石炸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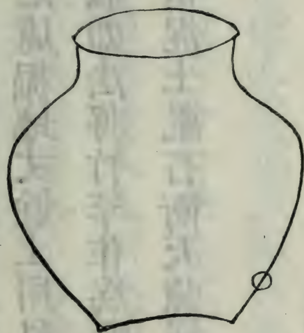
用石造圓形大小不等腹中鑿空裝炸藥滿杵實九分
入小竹筒一節入引線再用紙隔藥上少覆乾土土上

用紙觔泥泥平盤藥線于上守城設伏地雷用此炸礮火發礮碎且爲久埋妙器也

萬彈地雷礮

用大窑罈一個盛炸藥儘滿中鑿眼一個以裝藥線罈口用土塡緊探賊出沒之處掘地丈餘上用亂鵞卵石堆滿仍用泥土蓋平埋藏如法將竹竿作爲藥路引入罈內火發其罈炸裂如雷泥土亂石衝天強寇遭之有不披靡者乎

萬彈地雷礮式



木礮

用堅木造式無論大小渾鑿空腹外鐵箍四道下開線眼裝火藥杵實口入黃土少許次進石鐵子藥線穿聯機槽火發礮碎飛傷便于守城事急爲易造耳只可置

之城下

石礮解

石有大小不等粗可徑尺細可徑六七寸鑿以孔內入以炸藥築之以土預安纏線葦筒置于城墻垛口遇賊至墻下則然線入筒以手推下賊人所見不過一石以爲我抛擊不中不再隄防藥然石碎有相近而不傷者有數十丈而被擊者敵人莫測所向故人人自危此爲第一利器且一時數萬可備仍有大至千觔者又有走兎引線之法地雷叢發之制固爲千變萬化而無窮然

皆有制未可期必不若墻上推下之爲妙也夫賊至墻下勢不可阻如出頭視賊而外方叢矢如蝟即拋一石不過擊一人况仰視石下每可迴避十未得中其一此礮一落即有百人莫知中誰莫不畏懼人人奔遁此所以爲利器也

竹將軍木發熕

竹將軍即竹發熕雖木亦可爲之有七利其器雖一發而壞不似銅鐵崩燬能傷人其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其利二費廉工省一刻可就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

地可造其利四體輕可以負遠其利五易于分布易于抬棄其威猛與銅鐵相等能威敵心能壯吾膽其利六南北水陸無所不宜匠不論工拙皆能造其利七對壘立陣防營守城無不可者但安藥信並製藥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橫出多而直出少矣識者自能默會

竹將軍

用猫竹圓厚者長四尺許將圓鑿開通其節止留頭節作底節後留一尺四五寸用一木柄柄頭照竹節凹凸之形直抵竹節處週迴用四肥釘犬牙様釘之以苧蔴

打成辮或三股繩自柄至口緊緊纒固傍節底上先置潤黃逕二寸以一分厚彀筒口大鐵錢一個蓋逕上傍錢上開一藥線眼先將雙藥線引入四五寸直透上爲妙方入藥一觔看竹之大小增減已入藥用木桿輕輕築實少用紙團或乾土實之又將一分厚彀竹筒圓大鐵錢一個鑽眼如蓮房式置藥上方以彀筒口大圓石彈一個置鐵錢上或再加碎生鐵小鉛彈于錢上更妙若單用石彈則蓮房式鐵錢不必用矣上用木蓋彀竹口大外加油紙或柹漆封固其竹火門用油灰抿訖方

用辦藥線盤在竹眼用油紙或柿漆封固以徑寸粗柴二根長三尺許縛成杈架之取其便也對敵舉放若欲遠則稍昂其頭如敵近在二三百步外只消平架放去柄尾須以大石抵住防其後坐人在側立竹礮如何即可立其旁不用亦可惟蔴繩與辦用圓石子鐵錢鐵釘火藥竹火門油灰及製造之器斧鋸圓鑿等項預備多帶軍中郎隨地立刻可造其體甚輕每兵可担十數位而威力則猶在佛狼機上發時響聲震地其力可及七八百步之遠故以將軍名之尊其威也每營共得數十位架在陣

前分作十數層次第發之再以數位分架兩翼或橋口或田塍或津渡敵可往來之處以備衝突賢於數百精兵矣

見血封喉方 即射虎藥

取生鮮草烏或一二斗洗去土沙再用籮盛人脚踹去黑皮以內肉白爲度搗碎用布濾搾出汁汁乾爲度去渣不用用磁盆澄汁盆底下有粉去粉不用約清汁有十碗用四碗入鍋內煎一滾起沫用篾片刮去沫傾入磁盆內再將存六碗生汁入煎熱汁內一順攪勻放露

天下露一宿明早取澄清汁散分于碗内下澄渣粉不用量汁多寡以碗大小盛之放日中晒至午時又取澄清汁下澄渣粉不用晒至晚如前取澄清汁再用薄綿紙鋪罩籭内濾過渣不用第二日第三日如前晒法澄法紙濾出渣粉每日晒時用竹片從碗底挑起順攪晒此法不致上熱下生之故也至第四日晚濾稠藥存留勿去另用碗盛晒第五日將濾稠藥入總晒用此稠藥先夜露一宿取澄清汁用底下存硬稠者不用晒至六七日各碗漸少減歸各碗晒時觀看碗弦上起黑沙點

子面上結氷有五色雲象其色紅黑如香油樣歸總磁
盆内放淨處陰四五日聽用再用磚砌一爐高二尺週
圍大可容藥盆放内中為度爐中從地上一尺五寸用
木物架盆於上爐上空五寸用布物蓋於藥盆之上不
致烟透走爐旁取一火門如鵞卵大從地起高三寸外
用炭火十數塊並槭葳柴又名繫條又名梘葳又用皂
角花椒同燒烟令煙入火門内燻藥盆熱藥面上結成
氷是火候好矣約燻一時之候其結氷要厚如氷薄再
燻再看氷厚則除火取藥出令冷收入磁瓶内封固聽

用如冬天寒冷用緊物包放暖處勿令凍省如夏天熱時放於清涼之處勿令潮壞如冬凍省如夏潮壞出沫用磁盆盛如前法上爐燻之藥熱即止或將藥上於箭上用皂角花椒烟燻之如舊前藥晒時如遇日色太緊晒一二日又要露一宿如日色淡緩不必露也初做藥之日觀天色晴明即用烏頭如前法製之如遇日晒一二日有雨將照前燻藥爐上只用炭火烘熱爲度攪勻又放得一二日候晴再照前法晒之烏頭取來不可堆厚恐爛壞必要濕地下攤開又不可風吹乾了無汁即

取即搗爲妙其藥制完放瓶内封固日久下沉有稠者如沙糖樣挑起取用上箭最快箭到身上不滿數步即斃矣此藥名爲晒藥比燻藥更妙或人悞中藥箭用松毛搗調冷水服之或香油服之如不及自溺泥中和泥漿水服之如旁有人用口啣水吸箭傷吐之再啣水吸再吐之不致藥散走封喉之故其藥忌見香油如人一點香油藥即解無效其性有三飛見血飛見油飛見水飛造藏甚忌

煉造大小銃火藥法

磺用生者佳先搥碎去沙土約每十觔用牛油二斤煮
熔磺火不可太旺以木棍旋攪鍋底看磺溶化時方以
蔴布作濾巾濾在缸内則油浮居於上磺實沉於下去
油用磺研細聽用
硝用鷄蛋白煉約每十觔用蛋二個硝不潔者多用數
枚先將鷄蛋白水攪勻訖次將硝下鍋水高二指復將
蛋水傾入大滚數次則鷄蛋白雜硝滓俱浮鍋面以竹
笊籬抄起又用細蔴布爲濾巾濾過復將前鍋洗淨再
以濾過硝水傾入用文火煮成氷塊然後將鍋舉起放

在地上一日冷了則鹽在下硝在上只取上面硝研細聽用

炭稽骨爲上茄梗次之柳杉又次之大都輕浮之木皆可研細聽用

右三種細細製煉照後方秤準明白然後和勻放在銅鑲木臼內用銅包木杵搗之後將酸果汁破雨水或泉水不時洒濕使搗有力搗藥之人須擇勤愼者莫使毫釐砂土蒙塵入藥內恐搗熱之際石能生火亦不可犯鐵器鐵亦易生火也藥搗萬杵後用木板試放畧無渣

滓烟氣白色快且直者始妙始即以粗細夾篩篩過粗者成珠在上細者在下宜用樹下日色照乾不可用暴日處日中有火耳照乾後以內外有銃研鐔收之如日久有濕氣再取酸果汁破雨水泉水洒濕搗過如前點放自然遠到矣

大銃藥方　硝六觔　磺一觔　炭一觔

小銃藥方　硝六觔　磺一觔二兩或十六兩二錢或十五兩　炭一觔

火門藥與小銃藥分兩相同但硝用最上面一層者配以磺炭多搗數時不用篩揉成珠照乾研細即是

又煉硝法柴火煮之木片攪之沫浮水面笊去之清澈可鑑滴而試之成珠可用矣但滴不宜近火近火恐熱則難凝而傷老亦不宜避火避火則易凝而傷嫩以草莖蘸出即轉身背火滴於指甲之上可也濾法同前

又煉磺法蔴油牛油各一觔油既熱乃以磺徐徐投入隨投隨攪使磺速化投時勿使纖毫着鍋恐其發火

又大銃藥方 當以此三方爲定 硝四觔 磺十二兩 炭一觔

搗之膠結成塊用銅木刀切碎篩珠用細灰再搗

又鳥銃藥方 硝七觔 磺十兩 炭一觔

又火門藥方　硝一觔四兩　磺二兩三錢　炭三兩

搗至七日手試藥過不熱

撚藥線法

先撚就蔴線數百根將薄綿紙割成紙條將蔴線順鋪紙上入內復將信藥入內撚起接續相連可以不斷外用油紙纏之再用毛竹截尺半或二尺用鐵火箸燒烙透竹節上節用刀內刻畧大下節用刀外削畧小將下節插入上節內接連可數十丈先將接就藥線穿入毛竹內隨穿隨插與礮火眼藥線相連引扯山上用兵守之俟

賊至數十步內點放雖陰雨不能壞也

愼守要錄卷三終

愼守要錄卷之四

豫計篇

淸四野

武經總要曰守城之法凡寇賊將至於城外五百步內悉伐木斷橋焚棄宿草撤屋烟井與水泉皆投毒藥木石磚瓦茭芻糇糧畜牧與居民什器盡徙入城內徙不逮者焚之

武備志曰四關百姓入城避兵凡關外一切私財除盡數搬入城中外其長木大板席薄木鐵家伙柴草休留

一件一則徒爲賊所燒燬二則賊借之爲攻城具萬分愼之城外有大樹宜伐之近城尤宜防禦竹木行貨多負郭若不移徙皆賊攻城之具也須仰各商將已登岸者依期速運入城開賣其在水各排移去五六里外隱僻小港中暫置以待賊過復業如違俱入官公用城外各鄉鎭大戶收米在家與夫糴糶待價者着落里保一聞警報嚴催搬運入城任民開糶堆積止許城中糶賣不許粒米出城其倉貯搬運難盡者有司嚴督糧長糴買上倉如有不肯預期搬運棄遺在鄉致資盜糧者其

米入官爲養守城兵夫用仍查大戸有以牛酒鏹幣開門延寇俱係通賊之家查照律例梟示○如攻圍日久勢不能支即城內芻糧亦當付之烈焰而後爲借一之圖使其野無所掠內無所資欲戰不可欲畱不可不走奚待此于萬不得已之時酙量事機行之又不宜張惶輕動以自取內潰也

料糧食

呂新吾曰州縣倉積須有穀豆二萬石以上方爲寬綽雖遇凶年人不致於相食决不可一半在外即放在外

許借不許賑救死不救飢即借春出秋必收利必加三還縣倉名預備非但救荒年也

凡富足人家聞有聲息將各庄積聚收入城中城困之時但有不足者不分親疎除自已足用外盡數借貸與人急時救命百倍陰隲借衆人之精力萬分保障仍將所借登記簿籍令借人親筆畫押人有良心得命之後能不補還如不補還者官為加倍追償決不相負不然即自已亦不得受用矣

武備志曰守城全賴居民居民全賴兵食須先料民料

兵料食凡城中居民及城外避兵之民每人每日計米半升煤炭五觔或柴五觔計口計食須有三月之備不自備誰其顧之惟日求升合城閉絕糧之人我旣賴其守城必須代之備食不然彼先飢餓豈能敵賊

孫傳庭曰嘗倣古社倉之意而復參之已見酌之人情因得一法謂之公督私藏其法令各府州縣將本地殷富之家不拘在城在鄉無分紳弁士庶逐一查明分別上中次令各於城內積米有差如家在萬金之上即派積米千石以次而下或數百石或數十石其平日積粟

之家尤不妨多派派定之後令各照數積完各在本家收貯報官親詣查驗務一一足數又一一實在城內查驗明白其米仍係各家之物官不得用一粒故謂之公督私藏遇青黃不接之時許其糶賣一半出陳易新徵貴之利亦本主享之但不許任情全糶糶過及見在之數仍赴官報知至秋收或糴買或以種地之所獲仍補完原數每常無事歲以為常一遇有警城門關閉許照未關城門時米價稍增十分之一聽民間糴買買戶姓名及糶過米數令糶戶置簿登記明白以備查考恐其

隱匿不糶輒稱糶盡官或因兵糧不足方許取用亦照
十一加增之銀價如數給銀不許勒短分文如無事之
日官取用一粒及有事之日官取用若干不行照數給
價該府道申報撫按即行糾參拏問重究如此則于民
無損而于國有裨似無米而炊權宜之術實藏富于民
制用之經也但須賢明有司能以此意家諭戶曉又酌
其土俗人情商同巨實鄉耆議妥舉事行之有法如一
家之人自爲生計始得不然或不明所以張惶僉報致
生疑畏更或借此行其不肖人自不肯樂從使良法美

意反成擾害旋歸寢閣亦安見無損于民而有裨于國也是惟在各撫按道府及州縣之遵行若何耳

安頓鄉民

城外避兵之民有親者依親無親者官爲設處如廟寺之類僧道預先報名選令守城止鎖卧房一處其餘公館寺院俱派鄉民棲止大率壯民既各守城老弱共止數處婦女共止數處門外貼名以便認識可也

設法防奸

州縣官當平居無事宜先將本縣鄉居士民作有柄手

牌式一面寛六寸長一尺二寸白粉油面每家照樣做來上書本家某人年若干歲面色紅白有無疤記男女老幼幾名口官標仍給各家領去待聲息將近四面各照四門進入守門官吏于門外照牌點驗若有面生之人牌上無名或年貌不同卽時擒拿送審以防奸細夾雜進入爲賊內應

凡城中之人裳服用本州縣關防印記亦防奸一法

禦城外

守城者禦於境外固爲上策仍恐守力不及則當預於

城外週迴四面各札營寨掘爲壕塹置陷馬坑堆欄馬石列拒馬鎗插連機弩置套馬索立火器臺埋遍地雷木柵鹿角柞行馬鐵蒺藜火屏火櫃火牌火車威遠礮連珠礮氈布圍竹營車釘牌之類都要預先製造禦於城外賊來犯之守器不可遽闖攻器尤能堵截且前出後應左突右掩我有所依彼無所乘此守之城內不若守之城外者之爲得也

早分垜

城內外居民年五十以下十八以上各以方面分記姓

名于城垛粉壁之上以備臨時各認信地此事倉卒做不得須預安排詳見協力申令篇

嚴城門

各門用石嚴砌或用土塡塞以防他虞如我兵尙可出戰恐反阻出入之路止于門扇中當胸開鑿五孔以五弓弩守之賊不得近矣

備石塊

每垛下要石子五六觔重以至一觔半重者高圓三尺一堆大圓石可五六十觔者五塊如措辦不及卽令避

賊人于進城之時各納數塊

備修築

城上每面備磚一萬黃土數十車石灰千觔水一百甕每十垛用鐵掀二張鍘刀二口門六扇丈五長杆四根以備攻破城垣當時修補

備傳警

每五垛備竹木梆一個每城門四角各備大小鼓二面鑼二面快馬數匹以傳警急各敵臺各備起火流星事急則燃之本面遊兵援應各鋪備火種一盆不許種絕

備灰沙

守城遇有大風則撒灰揚塵石灰傷目而不能遠飛柴灰輕飛而入目無損不若以石灰攪于柴灰或黃沙之中

備井水

城中宜多濬井泉一以備人衆可飲一以火攻猝救又棚樓敵臺之下皆當各貯大小水缸數口而五垜亦共貯一缸如爲飛火所然隨燃隨撲庶不致取救遠水而成燎原之勢

藏柴薪

警報緊急城中居民近城者不宜堆積稻草柴葦恐城外火箭飛入起火故宜禁諭少則收藏多則移置隙地爲便

護草塲

城堡中堆垛草塲必須撥人防護萬分謹愼賊至之日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草塲卽係奸細拿送究治

備筆硯紙條

每號頭備桌一張筆硯一副小紙條寛一寸者一百以

備緩急取物寫字傳知

守城必用之人

鐵匠　木匠　石匠　泥水匠　皮匠　弓匠　箭匠

火藥匠　竹匠　弩匠　油漆匠　紙紮匠　窑匠

裁縫　畫工　醫士

守城必用之物

火器　弓箭　弩　各樣兵器　柳炭多　石灰多　煤炭多

水缸多　硝多　磺多　柴多　草多　油多　燭　桐油　白蠟

黃蠟　各樣紙　鉛多　銅　鐵　鋼　捶帛石　鐵釘

鐵彈　木料　屎屎桶　板　簾　蓆　磚多各樣藥料
棘針　鐵杴　荻葦　舊鞋底　钁　釜　盆　鋸
大木杵　石杵　長椎　竹料　牛皮　鹽　觔　梯
繩　石杵臼　鐵杵臼　銅鑲木杵臼擣火藥用多備布帛
膠漆　毒藥　鐵索　砂土　推虀　松樺　蒿艾
氈毯　芘籬

以上諸物或官備或民備其已具者必簡驗一番何者可因舊何者當修葺如未具何者當特造何者當預備至如秘器奇械必令知法者另幽僻公

所窖先製造但要任之得人無不精妙備具

守城緩急應用之物偶有缺乏或無處置買凡城中大家小戸果有收藏爭先送出父母官即記一簿各家器物各記一號事寧之日除義施外照其原數或領價或還物必不相負若慳吝不與致悞大事賊一入城汝父母身家妻子尚不知屬之何人況財物乎

管仲之言八無敵以財爲首守城之計非一端安能無米而炊乎勸募苦富厚斂苦貧與其苦貧也寧苦富然沿門托鉢非計也良有司能實心任事則積羡贖鍰用

之不盡第難爲撲滿輩道耳

愼守要錄卷四終

愼守要錄卷之五

協力篇

主守事權

守土官爲主居中調度城上分爲四面四角一人守正一人守副二人俱以佐貳副倅或大小鄉官舉監老成練達執法嚴明者爲之處斷一面之事練成民壯二十名督率城衆教演守法守城悉行軍法欲救一城性命難做一些人情主守須借之威權便宜行事寬緩柔懦避事狥情之人决不可用蓋一面稍疎三面雖嚴何救

于一面之失一城萬人之命付于守城之人守城數千人付之十餘守者何等關係可不擇人

分派信地

請鄉官協守城門各就其家之便情之合者分配又將在城舉人監生等及衛所能幹官生各派分樓鋪分班輪管晝夜巡視分定信地庶事有責成

責人任事

守城非臨時守之也必于未事之先搜賢才募智勇核忠勤及夫巧思奇技之士靡不羅致麾下隨才任用又

當用謀諮度虛心獨斷使賢才者不失其賢才心計者不失其心計膂力者不失其膂力羣策羣力無不畢舉于是守法具備而賊無可攻之隙且下至游棍俠徒鷄鳴狗盜及罪犯疲民之輩亦必收之使彼各思得當以顯其才効其用此用人爲守城第一義也

有事之際最貴和衷攘難之期尤要實念一切在城文武職官俱當忘爾我化町畦一應事機必同心商確不得營私任氣尋盾異同又勿得以狥情故而妄示優容勿以勢要地而故承結納必或如殿上虎或如一家事

乃可堅守力禦否則畧着私念畧襲虛文兵事難容一誤縱不為國家計民人處而吾之身家名節關係亦何如耶

守城要擇人有十人之能者統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統百人有千萬人之能者統千萬人先要擇十人百人千萬人之所服者而推之是得一人即得十百千萬人失一人即失十百千萬人也柔懦者不為長昏愚者不為長暴橫者不為長執拗者不為長奸私者不為長志不奮發力不強健者不為長

一編派丁壯

守城必派垜夫編夫難論門戶富家有大厦千間而貧家一室懸罄一門一夫貧者安肯心服但富者固有貲財而貧者亦有性命事到忙時不獨富者有利害也是在守土者酌量時勢情理而編派之務令貧富帖然各盡其道而已

一賣菜販水傭工貧棍朝來暮去之人免編

一六十以上無兒老夫婦又無住房使令之人者免編

一寡婦十五以下幼子又無住房使令之人者免編

一士大夫及武弁隨主將巡城提調本身免編

一瞽目殘疾勞癖之人又無住房使令之人者免編偶疾者不准

一一人兩處有房者住處編本身閒房編賃戶若本身住房已編別處另賃一間半間開鋪者免其重編

一每垛口須用兩人或三人輪流喫飯宿歇解手搬運若只一人豈能站一日一夜不勞倦乎賊乘勞倦而攻之豈有精力鬬敵哉

一編夫守城要近各人住處不得遠過里半二里若不

分遠近亂編者官吏重究

一城上自東面向南天字一號起每五垛爲一號地字以下俱同其號寫于垛口內大如升口止寫天一兩字以便傳令

重兵鎭守

城池地寬平可容萬寇守此面者人須倍于三面又多列強弩硬弓火器而委任擇有膽智之人以統率之或正官坐鎭此面不然此處一失三面雖堅無救於敗矣

分派游兵

賊攻城固設有守垜兵夫然此輩終是百姓未必能諳武藝必須將本城素練之兵饒有膽畧善于火器弓箭者分游兵四支派守四面幫助守垜人夫以壯其聲勢或射箭或放礮必使賊不能攻方好

添設援兵

一守四面城垜既有民夫又有遊兵幫守似可保無事矣但恐賊衆多久攻兵力不能支則設援兵二支一支屯于城之東北隅一支屯于城之西南隅遇有緊急之時各照信地急爲應援以保萬全或城中有奸細放火

卽用此兵救之

添設外拒

守者非特守於城也必搜境内山川形勢何處可扼要而令重兵屯守何處可分據而令偏師犄角何處可埋伏兵而挫其先鋒何處可掩游兵而絕其糧道又聯絡聲勢各爲應援如猝然在山則遏之于遠勝于守之于近矣

總派軍馬

分城中軍馬各有部數必量其多寡城外營若干屯隘

處若干牛馬墻若干守城垜若干各門臺若干各巡視若干各游兵若干救火兵若干中軍兵若干其餘多剩皆統于中軍以聽調用

體恤下情

勢在危迫上下同命主將必與士卒同甘苦均勞逸問病撫傷卽至食㕘筋飲糞汁民無離心

兵畧

俞大猷曰教兵之法練膽爲先練膽之法習藝精則膽壯膽壯則兵強

又曰陣隊之法即一人所習之法也一人之鬭有五體焉身為中二手二足為左右前後五者變化不可勝用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五人五十人以至于五萬五十萬人之鬭俱同一法也

又曰若使之習藝而得精兵以為用雖以一兵之養養一兵亦可也蓋習藝之兵非酒肉不飽衣鞋之類亦易弊壞我能以二兵之養養之及其藝成之後則精兵一人可當百人之用

愼守要錄卷五終

慎守要錄之六

申令篇上

中軍號令

城中高處可以四面瞭視之地或就樓鋪或立廠房主守居之設立中軍旗號用十二丈黃布大旗一面圍竿長五丈預備黃紙雙燈一盞單燈分青紅白黑紙各一盞若黑紙難明則代以綠又備青紅白黑小旗各一面大流星礮百枚巨鐘一口碗口礮四口用止三口多一口者以備不響也手銃亦四口其隨銃應該木馬火藥

火繩送子等件俱備足撥好軍一名專管火種日夜瞭城外伏路號火銃礮吹鼓手八名平時無警之日天明放礮三聲吹打一通催守城人下城天晚放礮三聲吹打一通催守城人上城每更盡吹喇叭二聲催人換更如有警則放礮三口日間搖動黃旗如東方警則加青小旗東南隅則加半青紅小旗連撞鐘催兵放礮止之夜間放礮三口又起雙燈如東方警則加青單燈東南隅則半青紅燈連撞鐘催兵放礮落燈止之游兵戰隊各認方色策應而諸原派守城者不得擅離信地以防

聲東擊西也如二方三方四方交發亦各認本色策應而東方則坐援南方南方則坐援西方西方則坐援北方北方則坐援東方如南方有警例當東方援而北方無事西方又當援南方矣各方以類推之

協守號令

四面城樓四角樓亦各豎本方旗號以六丈布爲率而游兵將領雉城長各認本方色旗其旗大小以官爲差如本方有警晝則搖動本方旗夜則乂起本方色單燈擊鼓催兵夜或再加流星無事則鑼聲止之本城雉有

警則搖動本城雉旗夜用小單燈城門及四隅油燭火藥選軍火種等項俱照中軍〇主守須假協守以權乃可服衆

城外號令

營有結之城外者亦當照依四方旗色掌號流星而城上本方代爲傳號接應無事之時不許亂舉響器旗號城中禁高竿之物並樂器小礮概不許作

分垜定方

守垜夫必計其多寡派作二班或三班每一垜用灰粉

白內書垜夫姓名各認定防守更番迭換以體養息力如頭班一晝一夜次日卽換二班再須卽換三班各置簿有定限彼此不得推諉五垜爲一伍立一伍長二十五垜有城長百垜有雉長伍長城長雉長各執旗伍長塡五垜夫姓名在內城長書伍垜長姓名雉長塡四城長姓名各有統領各有分責庶可齊一亦可查核○若人數多城長雉長當在垜數之外

編寫字號

東面自北起伍長旗寫天地元黃字號城長寫東城一

及東城二字號雉長旗寫東雉一東雉二字號餘可類
推各門各角又分管各雉長白日止豎旗號各長輪守
之非寇至不用軍民上城以息其力

分派守具

通計本城共有若干垜口現今通有若干守具各照信
地分派稀密得宜即令慣使官兵領之安置就近舖廠
其餘守具俱置城樓以候不時之用各城樓及對城外
衝要之處各置大銃佛狼機等器隨用裝放火器人帶
火藥備急用其城樓下預置合用火器鋒利器械弓弩

又堅固防牌若庫中封識不足借附近居民空房亦可
垜夫每人備利斧一把木棍一條最為得力

派守敵臺

敵臺擊賊易于為力每臺各置大礮翼以鳥銃火鎗選
擇勇力者守之若敵臺大礮得法守城工夫已完大半

守垜條件 入條

一垜夫每夜一人輪守一更每垜各置一石大二三尺
高稱之每更夫執小旗登石擊柝站立既高則可以
俯瞰五垜城下有無奸細其餘四人穩卧倘遇有警

喚醒同伍四人則名雖一夜之守實止一更之勞也轉更輪換聽中軍喇叭各門應之並時轉換應換之人每伍置一木牌註定某人某更不得推諉失悞

一每垜口五個立草廠一間下用板鋪勿使泥濕傷人上用苫蓋四面皆堪遮蔽風雨遇至樓鋪充之不必另立每五垜掛一口燈一盞藏在鋪內

一垜夫每五垜共懸一燈或燭蠟難繼則收用松柴然火必用鐵毬盛之須用竿六七尺長繩繫挑出城外下離地七八尺庶有無奸細可以洞見如用燈則當

上以瓦蓋下繫鐵石以防風擺

一垛夫該值者晝夜俱要注定限亦不得滅燈火又戒出頭外望以防飛矢銃彈所傷夜間所睡之人亦不得脫衣如聞中軍礮響懸起雙燈則同伍者一齊向外持械站立力拒候中軍落燈止號方許就睡該值者照舊執更每日夜便溺俱拋城下

一上城處豎立柵門撥兵看守不許垛夫私下及閑雜人濳上一防攪亂軍伍一防奸細外招止放飯換班開出至晚中軍放礮則封鎖不開如警急則茶飯挈

送城上止于換班放出

一城上每段立一典掌置小旗數面凡遇有需索物件寫字貼旗上舉示城下城下各段亦有主者預簡備用雜物各爲部分謹伺舉旗即應送上城勿令緩急缺乏又設雜役軍人量爲多寡專司負挈所需物件

一冬月城上每段加爐火煮椒湯各廠加小火爐以禦寒冷皆官爲設處

一城脚下每段繫犬一隻以防夜警撥分管人經管犬食

巡邏巡官

各垜兵勤惰不一須常稽查但使人人點名更更喧嚷則守垜者不能睡卧精神困疲非計也當以城門爲限如東門至南門之類每設巡邏兵十名置小紅旗一面中書巡邏二字每更兵二名輪班絡繹巡視各止挑燈執旗往來垜口不許吽喝打梆搖鈴若有垜夫熟睡不行瞭望並垜口燈火斷滅者隨掣更旗次早總巡官處稟究仍行喚醒點燈不許擅自喝打責法

設巡邏役猶恐疎虞每門另選武職官二員各與馬匹

置更牌更箭如東巡至南門時值二更東門官將一更箭交付南門城樓上官驗收南門官隨付二更牌與東門為驗輪番迭周次早送總巡官處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授不親巡警者查出以軍法重治其巡警官先查巡邏十人若見各垜口偶有睡熟失瞭隱燈者挐其更旗巡邏次早並送總巡官處究治亦止許巡視不得呼喝敲梆驚擾守垜之人

遊兵協助

各門另設游兵若干人俟有警協力策應禦敵一門有

警各門堅閉固守不得輕動以防聲東擊西之患尤禁
垜兵驚擾離次至于疾風暴雨半夜黎明人易懈馳賊
每乘間尤宜申飭

謹慎火藥

各門各臺火藥俱專派人司之如不如法細打及不謹
慎失事者軍法從事

立監軍官

監軍官置紀功紀罪簿各一本某人有功係是何功某
人有罪係是何罪登記明白以憑賞罰毋得狥情取咎

專主賞格

月餉賞格有專主者必擇廉謹者司焉更令必計員役時爲稽訪如有刻削卽從上刑本軍亦許自首但有揑情罔上者一體治之

預期演習

城上人夫認號既畢限于每日飯後巳時照以前號令卽一連教演三日已集未散庶免臨敵倉皇手足無措

以上爲第十段

設伏探

照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幾處每處五人每人管一更俱
于每日午時各領起火繩六枝三眼銃一把燈籠一盞
黃旗一面雨具一副各照派過信地方可出城伏探每
至次日午時有人交代方許回家若遇有賊在近每路
每方加撥五名器具同前如遇賊至即放手銃三個起
火三枝搖展黃旗馳回中軍高處照給過號令接應城
內人兵又照中軍號令上城守禦如有人出伏逞期及
備該隨身前項火藥不如法藥繩藥線濕落不堪雨具
不整及在外之人不候交代而輒回家或偷藏人家屋

厰園林之内者通以軍法綑打一百割耳如有悮事軍法示衆再外設偵探能近賊營入賊隊打聽得的實消息者優以重賞如預知賊人如何攻器我便可預爲守具如何詐謀我便可將計做事此尤喫緊一着也

設馬鋪

每鋪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牧馬兩匹有事警急烟塵入境卽奔馳報

設烟墩

尋常境外必築有高墩瞭哨聞警必愈爲嚴謹其墩或

隔三里或隔四五里每墩以五人居之紅旗五竿火器木石鈎刀鎗弩備具上多積狼糞火種凡賊來放烟晝黑夜紅連結不散如見賊結隊將犯者放一銃起紅旗一竿賊遠十里連放二銃起紅旗二竿賊遠墩五里連放三銃起紅旗三竿賊近墩放四銃起紅旗四竿或定爲口訣賊來某路放礮幾紅旗幾或舉旗何色夜則易燈籠流星亦照數各爲信驗賊若攻墩則發矢石火礮鎗鈎等器禦之其芻米等物皆限以一月如哨瞭人有違玩失誤者以軍法從事

走報軍法五條 墩軍宜熟背

一賊所登犯之地本墩失悮放火卓旗遇賊流至隣墩之下鄰墩放火卓旗而本墩後接者墩軍以軍法示衆

一墩軍於賊情緊急時及聞警報務要盡數在墩敢有下墩回家及雖住近墩下而不在墩者無賊至綑打一百割耳有警軍法示衆該管連坐綑打不准以取水米調用餘月准以一名專運薪水每二名爲一班分爲二班每半月一更赴墩

一近賊本墩放火卓旗而鄰墩接應失誤者隣墩軍法示衆

一應備前項什物軍器欠缺一件者墩軍綑打一百割耳仍罰月糧置辦該管官連坐綑打

一應備前項什物軍器雖不欠缺而不如法者墩軍綑打四十扣月糧改置該管官以分數論罪治以軍法

查點法式八條

一每月定若干次差人于本處起四面分撥人員點查如有不到者卽便綁解治罪

一凡差人員點墩敢有索受分銀粒米與墩軍所得之罪一律均治雖素親信並不輕減

一差閱人員不逐一親到墩查勘乃於總路拘查或托人代查及到墩而又點查不明者一體綑打沿墩示衆

一差查人員到墩先數軍足五名卽看火種之處火種有無次看火器收拾藥線可否次看大小銃裝收何如旗有無損壞次看旗桿竪置何如桅繩車試是否堅壯次看草屋三架草柴有無雨濕短少用過有無

補足次看水缸有無水次看米菜等物見存用過數目次看碗碟睡卧處所是否在墩宿歇

一試銃試旗卓旗而不放銃放銃而不卓旗皆不接應知是演習也

一初立墩其號令必須照依報警習學預于十日前通行鄰近軍民之家及報令於上司知會使鄉野城市近墩遠墩之人悉知其由方可舉行習演否則恐驚地方耳目以後不信矣

一遇驚之後但經放過軍器草屋不許過三日卽要補

完違者以缺少法治
一官府經過止可擊梆鑼不許擅卓旗舉燈放銃砲等
項以疑隣墩違者以妄報聲息軍法重治
添設飛報
每門置飛報四人健卒善走者爲之或城寬可走馬則
各置馬二匹每伏路警報一到除本門設備迎敵外即
左右分報遞報各門知會預備此因城中立竿不便而
設也
以上爲第二段

防奸細十條

城中奸細萬分當防凡面生之人或一年半年粧爲客人僧道或充算卦傭工皮匠裁縫賣菜販菓修脚篦頭在於城中踹探道路採訪虛實窺伺貧富交結守門牢伴爲心腹買囑在官人役爲耳目甚者包攬皂快營幹守門一動一靜無不皆知一計一策無不傳報及至圍城之時此人或舉火內應或預配城鑰開門或揚言賊已入城惑亂衆心有司預先謹防臨時收逐但有房主歇家不行覺察一概混留者查實奸細與房主歇家一

同打死

從來賊欲攻城必有內賊爲之應多在夜間倉庫放火或於空廟及高阜處放火或放礮爲號卽有十餘人雜於我軍偷至城上砍傷守垜軍士吶喊稱言城破矣賊至矣我軍聞之驚潰賊因乘之大開城門以延衆賊而入此千古覆轍也如遇有此等之人但嚴戒軍士守城者守城妄動卽斬守門者守門妄動卽斬又急傳守門之人但防內賊勿防外賊凡城內居民各執器械各立門前至天明賊計不行自授首矣我軍不潰賊萬萬不

能奈城何也

凡欲守城必預先編定保甲十家爲牌又各人給一腰牌開寫年貌籍貫凡有牌者出入城門一概放行其行旅客商偶投避難盤得言不支離面不生異亦令入城又或慮賊有拘執吾民家屬令其裏應外合者必須仔細搜撿身上物件有疑拘住即如放民採樵出軍回城亦爲查考城中最慮潛伏須于各街巷口設置柵欄每夜懸燈撥夫執器械嚴守晨昏啓閉即官府夜行亦須訊察以防奸細

城上四面各有巡官而在城中亦必設立專管巡邏城中以稽地盜乘機竊發如守柵巡夜之夫違玩者重究城中分爲各坊坊各立坊長一人大坊立坊長二人每巷立巷長一人視巷之大小又派分管五七人或三四人每日一查報坊長某巷淸查訖每兩日各坊長報中軍某坊淸查訖如捉獲眞好細一名有賞格犒之坊長另議公舉旌奬如知情隱昧有連坐之法公舉到官以憑處分又設稽察之法各巷長查分管每門查過否各坊長查巷長盡心否各坊長率人又互查別坊之長盡

必否以上三項不必處處問但無心採訪之如分管不用心罰銀五分巷長不用心罰銀一錢坊長不用心罰銀五錢充公餉又每坊細編各巷號數如左某巷幾門其有廟有寺有空閒房屋窨洞等項俱要備細開明後書巷長某人各坊坊長處各存一張以便稽察若每坊細畫一圖更妙前街鋪面店房以三十家爲率立鋪長一人以當巷長分管四五人副之

坊第　　號　　巷

墻自　　起　　止共　　門

墻自　起　止共　門

寺　廟　在内

巷長

城中失火專立救火軍一枝量城寬狹爲數分布聽候中軍擊鼓即急趨救滅城中居民不許亂走混救其在守城垜夫巡官將領之家亦不許下城救應而街巷之中又當預令每家各貯一水缸備火

城外有使至守門者簡實徑導諸主將内外軍民不得輒相見如得飛書持送本營對衆封送主將凡有曉景

氣術數人悉收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又禁論說怪異以惑衆人如城上城下有面生可疑交言接語或擲物件做手勢號色即時拘拏解主將究問

城門選派壯丁數十人以防奸細開門襲城門內層向外者晚用外鎖

凡詰奸須立木柵在壕之外百步陳兵守衛而詰之城門之下又嚴兵而待之遇警則閉令人聞警輒將城門晝閉或止開一門或日開二次而詰奸又在城門之內避難之人一擁而入又孰從詰且辨之又每敵臺左右

各置小弔車四五架以便兵上下及逃難者弔人之法婦女隨卽弔上若係男子須審其聲音貫址方許弔入又倘賊急人衆宜暫躲牛馬墻內陸續放進

嚴禁奸盜

壯丁上城家中無人看守小人乘機為姦為盜但有拿獲者當時打死示衆其飲食不足之人開具手本稟官設法賑借存恤

以上為第三段

對敵號令七條守城之人俱宜熟背

遇有伏路警報城上中軍晝則放礟三箇卓起大旗夜則放礟三箇卓燈二盞各軍民照派信地垛口各執原給器械垛長城長雉長監旗懸燈俱向外立定賊如遠來則大礟佛狼機近則銃弩再近打石子灰罐石塊檑木鐵汁糞汁之類如有老少搪塞抗違不到諸般違令本犯以軍法從事垛長割耳同垛綑打

緊要七款開列於後

齊心

一守城要心齊城上四面防守之人無分貴賤大小均

以性命爲急均有死亡之懼各爲自家身家守非爲他人效命也凡在城中城上之人先要誓諸天神齊心一體勿懷奸心我飽而人飢勿懷懶心人勞而我逸勿爭利而趨勿見害而避勿因小嫌而彼此賭氣勿懷小忿而彼此相爭違者各長審實送中軍處綑打一百至於一垜有急一伍協力一賊上城五夫下手敢有觀望退縮者躲避不前一伍之人俱斬首示衆

壯膽

一守城要膽壯賊之膽畧與我一般賊之性命與我一般彼不皆勇我不皆怯彼不皆巧我不皆拙彼以捨命成功我以貪生得死耳彼在城下仰攻有十倍之難我在城上打下有十倍之易人只見賊扒城便是膽戰見賊上城便欲驚逃不思一人驚走千人皆散一散之間賊俱入城父母妻子個個殺死若放開膽力站住不動與賊敵鬬賊安得上城是站住者滿城得活走散者大家同死但有一人見賊退走一步者登時斬首示衆

定氣

一守城要定氣凡五十步之外賊吶喊衝搪或用先鋒前哨聲言要攻者勿動離城數十步者敵臺方發箭石快鎗用大砲遠擊爲是守垜勿動賊到一二十步之內者垜口擂石打快鎗負門頂卓攻城者大銃擊之或下大石架車挖城者投柴於車之兩傍火箭焚之賊至城下勢必仰面用撒灰三人搭鈎竿者用仰月鏟斷其皮條一人搭鈎竿者仰月鏟斜推之猛推卽倒仍用大斧碎其鈎頭搭雲梯者四五人魚貫齊上用仰

月鏟四五人偏柱着力土城則外推而梯反塼城則斜推而梯傾仍用三刺鎗極力刺賊面賊心賊腹務必一處中傷賊手爬垛口者揮斧截其十指賊刀先繞垛口者大棒旁擊其刀或以舞袖鎗搭賊使上而殺之即使賊頭入垛口見盔用斧頭碎其腦見項用斧刄斬其頭跳入垛口内者手足俱不得定一伍人夫亂劄砍之切忌數十步之外妄發矢石火藥既不中賊又損實用嘗曰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若氣不先定便是慌忙亂放鎗

礮矢石器械已盡氣力已乏心膽已亂待賊近城何以禦之此守城第一大戒也然殺賊之後各人急須嚴守自已垜口聽上人須賞均分不許爭功爭賞致有失守悞事切戒切戒違者定以軍法重處

定脚

一守城要脚定每垜各有信地見班守垜東西南北不過五尺假如賊欲攻西先在東面熱混撒得人護東門則西面必鬆他却一枝兵乘機一擁自西登城謂之聲東擊西聲南擊北聲晝擊夜聲晴擊雨總是出

其不意攻其不備八箇字耳兵法擅離信地一步者斬城上之人分定人數各照粉壁日夜防守不許越過一垛面目向外邊看城下賊如攻東雖十分緊要三面之人安定不移自有游兵火速向緊急之方齊力防護傳語城中但許歇班離垛巡視城上惟許垛長往來其見班若過他人一垛割右耳示衆

目專

一守城要目專守垛之人遠望近視頭不敢回顧眼不敢轉睛放鎗發箭則端相賊之頭頸目力不精則緩

急失候毫髮之間生死所係凡垜長城長雉長巡視困倦者輪流歇息但有視班打盹亂瞧者穿耳示衆

聲靜

一守城要聲靜城上喧嘩則號令不聞心志不一警戒不肅目力不專此敗道也故城上招呼各以手勢說話各以喉聲至於夜間尤要安靜無聲以聽賊之消息四城門俱有更鼓每交點放砲一聲高聲人大叫一聲云大家小心城上衆人齊應一聲餘時不許動一些聲息使賊不得以掩我之形聲探我之消息也

城上白日屏去鈴柝止豎旗號不許一人喧嘩且城上不嘩城外有警亦可傳報以便策應即如巡城守垜與賊攻打甚至被傷亦不得大言震喊高呌驚走但有隔垜鬬語者割左耳示衆

志堅

一守城要志堅兵貴如山千搖不動百震不驚庶乎賊智自窮我守可固昔曹成攻賀州日久不下忽有一人登城大呼曰賊登城矣守城之人都滚下城來賊遂登城原來曹成用了個炬營計一人訛言萬人驚

走以後守城丁寧此令但有一人謠言惑亂人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休移抵死莫動只將謠言之人與先動之人當即斬首懸頭高竿示衆

游兵策應二條

一游兵聽四面號聲策應如南面東南隅以鍾三聲爲號西面西南隅則以鐘四聲爲號北面西北隅則以鐘五聲爲號東面東北隅則以鐘急撞數十聲稍歇又撞數十聲爲號須用預期曉諭然賊有實欲攻西而故急東以輟吾兵力者此不可不知○恐鐘聲與

中軍相混或傳八色小手旗亦可
一賊用攻車雲梯上城垛夫難禦遊兵齊力用大力守
器禦之〇還當于敵臺禦之爲妙
遊兵捉逃
守垛夫下城逃走游兵拿獲立斬使人知守不必死退
不必生不畏敵而畏我
敵臺擊賊
賊至城根扒城穵城守垛之人只用礌石灰瓶之類箭
不得加全憑敵臺兩下交打若敵臺無大礮者只可五

十步一座如太稀須用有力量挽強弓發硬弩者守之否則遠不相及矣

傳報賊話

一賊有講話者不許私回巡邏報與中軍酌量回答一面傳令别面隄防暗算

專擊賊首

一賊來必有賊首指揮用火器選鋒手十人攢打一人斷乎必中打死一賊首餘賊自然退去照斬首級功加倍厚賞

紀錄功罪

一戰時監軍官執旗督戰不力者記之戰而有功或殺賊或敗賊賊鳴角一聲給與賞票以作士氣

隄防早夜

凡敵夜襲多在下半夜乘人疲倦故也悉衆攻我多在黎明守者散班故也故夜巡須嚴次早亦須换班人各到垜口方許散班

分别男女

一用婦人披掛棚立不可與少壯男子相雜恐生奸邪

若非萬不得已亦不許編婦人

設立飯廠

一方戰時衆不暇食官爲備食犒之或立飯廠每三十人立一廠令老弱閒丁供爨每廠六人官給食米器具早晚一粥午一飯

申明法度

預委各官及分派巡邏雉長城長垜長垜夫游兵飛報栅夫巷長各色人等俱照派定執事用心幹辦依令施行各有重賞如有器具不備不遵號令者輕則綑打重

則軍法處治

賞格十一條

一掌印官守城有法能却賊保境者特疏題存同守城官無論現任或鄉官一體疏荐

一城内正奇游兵整辦鎭靜者領兵官紀錄

一各官臨敵身先督率攻打退賊者賞銀若干兩

一管理火器官火藥火器藥線件件預備如法臨敵不致缺用者賞銀若干兩

一號令官舉砲升旗及鑼鼓鐘聲不錯亂者賞銀若干

兩
一監軍官查核功罪分明無漏功冒功等項情弊賞銀
若干兩
一雉長城長伍長督戰不違悞者賞銀若干兩
一兵丁奮力射打退賊者賞銀若干兩打中賊首者賞
銀若干兩
一賊上城守垜人能獨殺一賊者賞銀若干兩左右應
援者各分給若干
一正奇游兵應援攻打退賊者賞銀若干兩

一巡官巡邏伏探守門柵夫巷長人等盡心職掌者賞銀若干兩

罰格二十二條

一器具不備兵器不堪火器不如法及軍丁喧嘩不整者各掌管分別細打記簿致有失事者斬

一正奇游兵不整辦鎮定者領兵官細打一百致有失事者斬

一舉砲升旗及鑼鼓梆聲遲速不時者細打一百致有失事者斬

一監軍官查核功罪不明致有冒功爭功搶功者打一百致有失事者斬

一敵臨城雉長城長伍長不督率丁夫或身先退縮者斬

一垜丁專守本垜左急援左右急援右退避者斬

一垜兵器械不備不守本垜離次亂行臨敵回頭驚慌錯亂俱細打一百

一伍内一人不至或夜歸私家連坐垜長各打二十本犯割耳同垜連坐

一遇賊攻打城池之時而不到者本犯軍法示衆㮇長割耳同㮇緝打

一旗㕒器械矢石火銃鑼鼓之類一件不完者本犯緝打連坐同㮇五㮇以上本城長緝打二十十㮇以上本𢇁長緝打臨賊攻城之時以致缺少及放火器不如法者本犯軍法示衆照前連坐者俱割耳

一各舖內遇守城時或致火種斷滅俱罪該管官

一見賊人大言喧嘩者或被傷高叫驚走者遵照臨陣退縮軍法示衆

一夜驚者治其所由同垜本管連坐
一巡邏人私放兵夫無論縱放賄放與逃兵同斬
一哨馬哨探不明馳報後時者斬
一中軍高處接應在外並墩𡼖號令遲悞者經管官重
治因而失事者軍法示衆
一揑造謠言摇惑衆心者斬
一奸暴亂羣損人利已者斬
一乘機竊刼姦污婦女者斬
一不遵將令私議軍法者斬

一窩藏奸細泄漏軍機者斬
一寃軍犯上率衆鼓噪者斬
明法一志四條
守者不足攻者有餘非信賞必罰人心整肅何以禦敵
故必須預頒條令凡有微功薄罪者立時舉行無論貴
賤親怨從公一體處之
強寇臨境人情搖惑非稟令畫一何以遵守故自大將
出號以後偏裨以下俱不得各異指揮
守城條約千思萬想既已立定三令五申便要通行古

令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而能取勝者今將中軍以下號令合行刊刻守城之人各執一本如某項人某款要緊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聽識字之人教誦解說務要熟背即不熟須解說明白字字依行各讀記之後聽本管點背若一條不記打一板若犯小過該責打之事能背一條免打一板臨陣軍法不在此例

萬一城陷賊不過搶掠財物殺害家口城上之人不動亦可以避兵甚者賊將陷城家口俱登城上亦可以免死蓋賊以得財物爲第一殺人爲第二待其搶足出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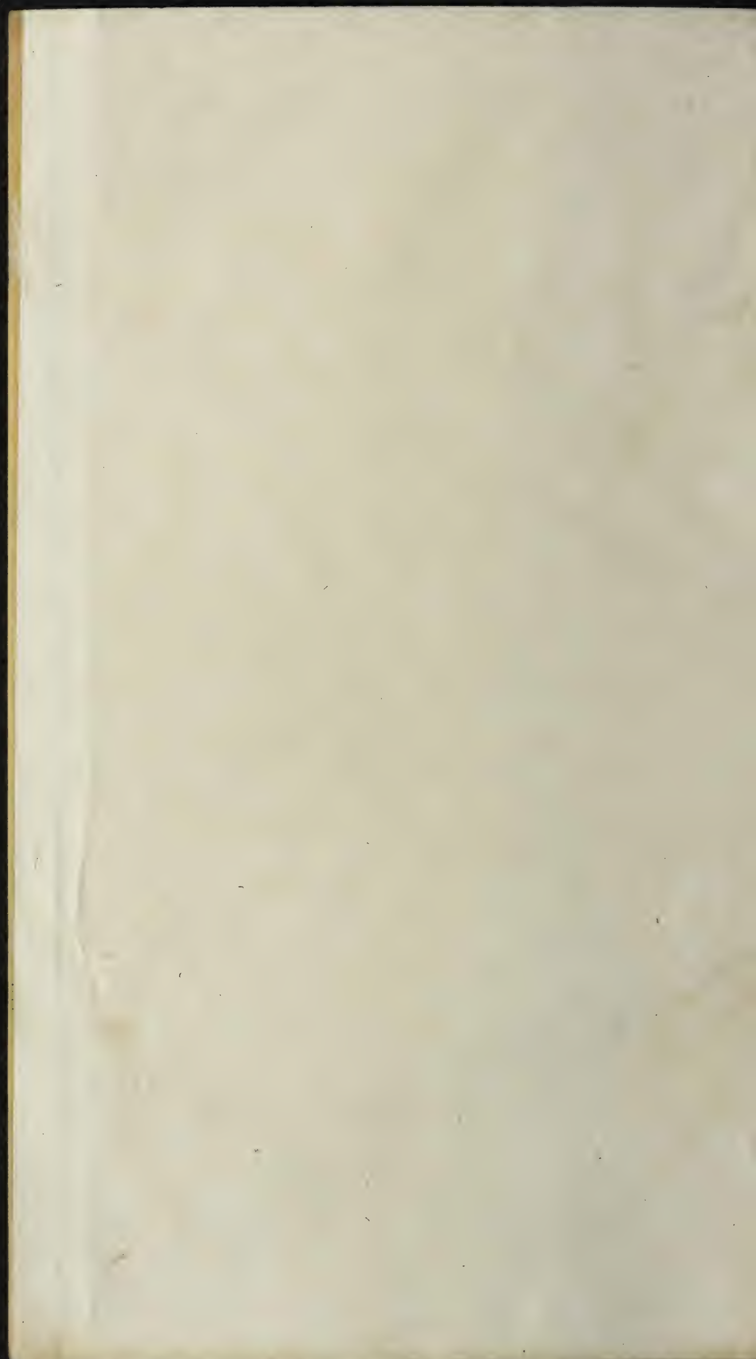
行李領累我或出城而襲擊之縱不能襲彼既得財何苦攻我何暇攻我故城上薪水米糧須有十日之備可救城上之命蓋城中巷戰尚自有兵果無兵而調城上之人須中軍放大礮九聲方許下勁兵一半不然不可下也故二令者是謂死將不遵令者是謂死軍不可不謹也尤要者賞欲信罰欲必行欲速不恕身不避勢不然令亦不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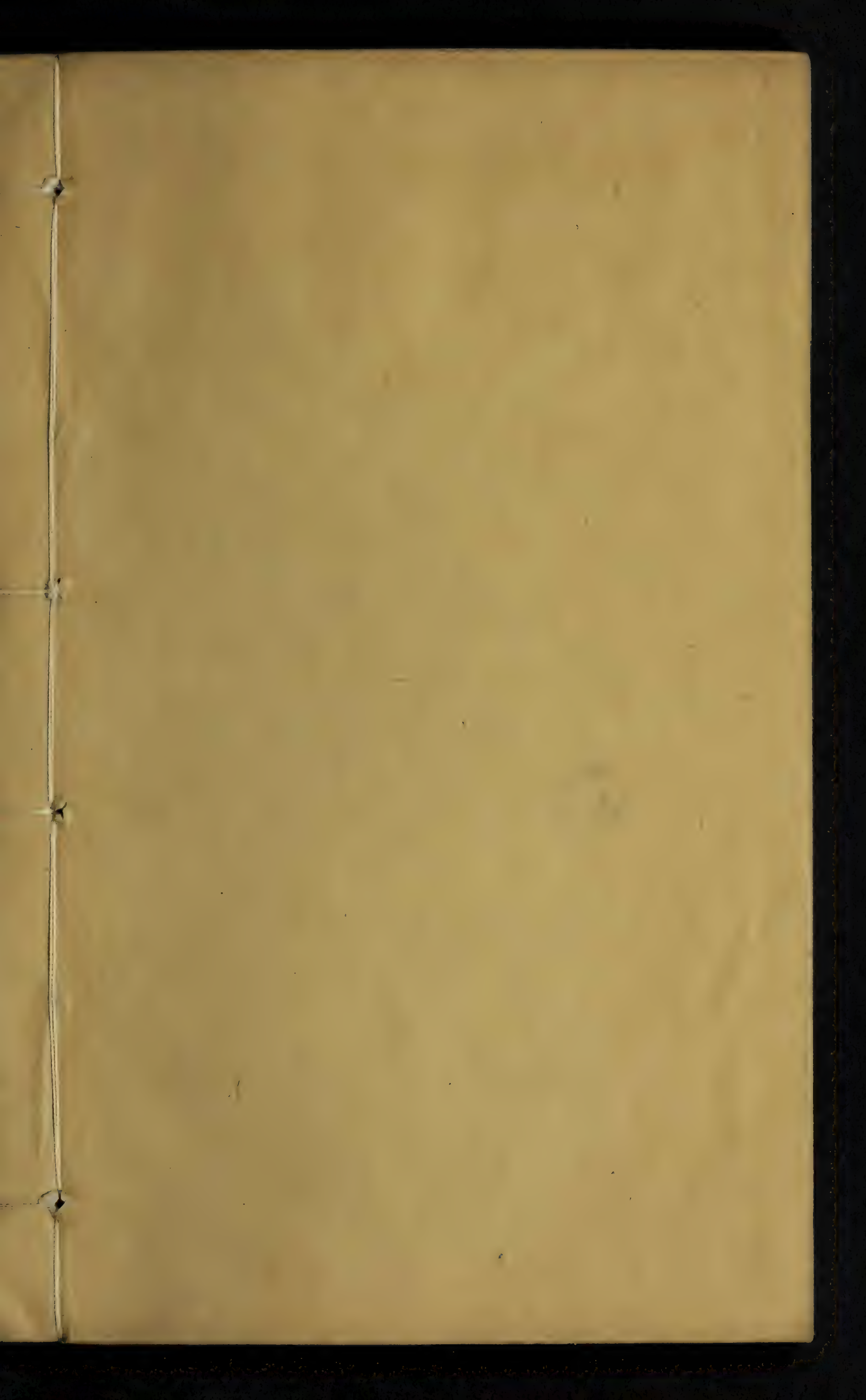
以上爲第四段

前輩城書互有長短且先後次第未能愜心況申令仰

衆不二聽可紛然淆亂乎一一釐之自預期演習以上爲第一段明職掌也添設飛報以上爲第二段重整暇也嚴禁奸盜以上爲第三段防内變也對敵號令以上爲第四段嚴紀律也而信賞必罰尤髖髀之斧斤乎

愼守要錄卷六終







愼守要錄卷之七

申令篇中 選練條格

選士

凡選士以勇力捷技四者取之勇不可以度量而得舒徐察之臨事試之其畧可見者色壯而恆氣猛而沉目靜而朗此勇之端也力捷技皆試以權衡度量塡入册籍加以籍貫年貌瘢記營部隊伍倣古尺籍伍符自隊哨以上至主將皆有此籍可查可對籍不可易人不可代藝有進退隨時改定人有去畱隨時更易

一力之凡有三曰舉曰挽曰蹶舉者提舉行動烏獲百鈞之類是也挽者挽強顏高弓六鈞之類是也蹶者蹶弩岳武穆蹶弩九十石之類是也

一捷之凡有三曰超曰走曰獲超有躍起有跳越走者疾行獲者接取慶忌手接飛鳥之類是也

一現有技藝者就行試驗分別等第技之凡有五曰遠曰長曰短曰奇曰騎遠者弓矢弩銃長者長鎗短者短槍棍棒钂鐮刀劍之類凡藝俱要實法實步一面擊刺不用轉身倒頭花舞打滚奇者鏢鎗飛箭之類

騎能左右騗馬馳騁合法强弓命中兼熟鎗刀者爲及等弄閑賈暇兩鐙藏身銃箭武藝精熟命中者爲上等八面升降衣袂無聲磬控周旋無須鞭策射打擊刺百不失一者爲超等

一籍貫須備細開寫係官舍軍者書衛所及本管千百戸長姓名係民匠等籍者書都鄙及里長姓名

一年貌備細開列務要分寸不差以防更代量度俱用營造尺即今工匠所用每一尺當官尺八寸

一疤誌開明幾處或靑紅黑疵或瘡癤刀箭瘢痕火疤

練藝

凡練士先練一人始一人有五體卽伍法也護首手必應舉手足必隨卽常山蛇勢也攻守形勢奇正虛實備在一身因而五人爲伍五伍爲隊五隊爲哨五哨爲部五部爲營安營布陣變化出沒總是此理一人之技精兵盡在其中矣項羽謂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此不知劍法亦不知兵法也故練士之法首技藝

一練遠器先銃礮次弓矢方今制敵利器第一火器火器有小有大小者鳥鎗最利上自將領下至火兵人

人俱要打放精熟此品於技藝中只消二三分功便有七八分用其餘技藝要七八分功只有二三分用却是都要精妙纔彀十分不得十分終不可見敵也學鳥銃要極准要極快其工夫半在製造半在習學膅直柄長照門照星毫末不差則準火門機軌藥囊諸器色色便利則快此在製造也身首足目事事合法則準精熟便捷勢如變弄則快此在學習也銃須作三節學先習法次用藥次打把不可驟進與學書學射相似若圖驟進終不合法矣比銃于教場射的

濶二尺高六尺相去八十步或三發或五發以打中多寡爲賞罰積賞罰爲升降若窄處演習設土把中心的方一二寸相去三五步亦可大𡿨製度不等皆須試驗堪用演放精熟此須教場中及空濶去處立把比試一隊中須得五六人善于點放者餘人俱演習裝藥諸事弓矢之利全在強勁若弱弓輕箭豈能勝今弓箭手務須弓力七八斗以上方准合式比箭的方一尺相去三十步以射中多寡爲賞罰爲升降軟弓小箭降等論賞

一練長器先長鎗次狼筅步兵利用鎗筅五人之中一筅居前兩槍夾之法兼攻守兩短兵雜之以資救衞此古今不易之法內狼筅只要膽力堅定鈎開疾猛不必比試長槍設的設限進步捉拿抵限劄槍以中的多寡爲賞罰兩槍相併包尖施粉以勝負爲賞罰積賞罰爲升降

一練短器一刀二棍三鐮四鈀俱長九尺以上刀者長柄䥥刀一名錟刀棍者俞家棍上施利刃鐮者鈎鐮鈀或用虎叉或用钂任從其便四藝任習一事但都

要兪家棍法方妙故用短器者皆宜先習兪棍也教練諸藝不及盡學全套只須除去花法耑練實用擊刺剃剪鉤壓數法日夜演習務求精妙如神便可制勝比試皆設的設限如法進步抵限擊刺以中的多寡爲賞罰相倂者設法護及以勝負爲賞罰積賞罰爲升降

一練短刀諺曰一寸長一寸強烏枝鳴又言用寡莫如用短可見兵器不論短長用得着時便爲救命立功無上之寶故短刀亦人人該學亦須除去花舞耑學

架隔擊刺數法其設的比試假刀相併亦同前例

一練拳法世稱拳爲武藝之源蓋用以活動身手貫串足目便習閃賺勞勤肢體㕁是習慣世俗拳法又慮腰力柔軟脚步虛鬆是拳又爲學藝之累也今後學拳者全要認取輕疾堅重四字輕疾是後發先至堅重是遍身力了此四字不止百藝俱精亦是兵法要領

束伍

用衆之法全在分數欲明分數全在束伍今定以五人

爲伍伍有長長有伍旗四伍二十人分之爲前後左右四伍合之爲兩鶯鶯伍別立隊長一人並火兵四人爲中伍共二十五人爲一隊隊長有隊旗五隊一百二十五人分左右前後中別立哨總一人雜流四人共一百三十人爲一哨哨總有哨旗不足一百三十人或三隊四隊附餘歸於中軍五哨六百五十人分左右前後中立千總一人雜流十九人共六百七十人爲一部千總有旗鼓不足六百七十人者或二哨三哨四哨附餘歸于中軍五部三千三百五十人分左右前後中立將官

一人雜流九十九人共三千四百五十人爲一營營將有鼓旗不足三千四百五十人或二部三部四部附餘歸于中軍五營一萬七千二百五十人大將統之不足或二營四營附餘歸于中軍

一伍藝營伍中除鳥銃短刀人人習學外其一伍中選壯大老成者一人爲狼筅手選長健便捷者兩人爲長槍手選精悍短小者兩人爲短器手短器者或一刀一鈀或一鐮一棍或刀配鐮鈀配棍俱要耑力習學不時試驗比併各藝既知就學伍法伍法者合五

人爲一人也伍法既知就學隊法隊法者合二十五人爲一人也因此推廣爲哨爲部爲營爲大營其理皆同各將官下雜流應入行陣者俱要各習一藝酌量編集隊伍畧與兵伍同法一隊二十五人中選有力善負耐勞苦者四人爲火兵火兵亦佩短刀學鳥銃所持扁擔一頭加濶口双以備穿掘仍當棍用平時亦須學習

一伍號各兵俱有腰牌陽面備書營部哨隊伍姓名年貌籍貫力觔技藝疤記陰面作同伍圖另有牌式火

兵牌與兵畧同伍長牌亦與兵畧同隊長牌陽面畧同伍長陰面上書四伍長姓名下書四火兵姓名哨總有腰旗旗書營部哨姓名及五隊長姓名部千總有部旗旗書營部姓名及五哨總姓名將官有腰旗旗上横書某營下書三軍司令大將有腰旗旗書三軍司令各將官下雜流腰牌畧與兵伍同法玆不具贅

一伍約伍法既定凡行立居止俱照伍圖次序不許錯亂直待號令方許移動五人居止要在一處一隊二

十五人亦要相近同伍五人互相保結四伍長亦互相保結情願互相覺察不致為非脫逃一伍中有為非者報知隊長稟達將領治罪知而不舉者罪同本伍中覺有脫逃情形報知隊長稟達將領以便防範知而不舉致有一人脫逃者二人監候二人追獲全伍俱逃者鄰伍五人監候五人追獲

一伍書古者將百人以上臨陣草教背執經援枹經者軍書軍令軍冊也今後自隊長以上各造本營軍兵花名並緊要號令法製彙成小冊隨身攜帶以便逐

時查點遇便講習

形名

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形者旌旗名者金鼓旌旗金鼓三軍之耳目節制之師未有不用形名者故古兵法言目隨旌旗耳隨金鼓步隨長槍心隨號令今後將士但見中軍某色旗豎起點動便是某枝兵收拾聽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不見旗幟不聞金鼓便是主將親口說亦不許動一味只看旗鼓兵看隊長隊長看哨總哨總看千總千總看中軍如擂鼓要進就赴湯蹈火

也要進鳴金要退後面有水火也要退衆人共一耳共一目共一心此齊衆若一之法陣無有不堅敵無有不破矣

一服章古今卒令有五色之章或置于首或置于項或于胸或于腹或于腰雖百萬之衆皆逐一分明無有同者此之謂分數明也今以營部哨隊伍别之營章在首部章在項哨章在腰隊章伍章在背營章在首者盔上或插毛羽或加油漆或用包巾俱全營一色如左營用青右營用白也部章在項者盔上護項腦

包或各包布絹或色巾後加飄風一片用各色布絹皆依方色如左部用青前部用紅也哨章在腰者各用布束腰依其方色如中哨用黃後哨用黑也隊章在背者甲背心加圓布一片徑五寸依其方色如左隊用青前隊用紅也伍章亦在背者就于圓布上寫伍分伍數如左伍長卽寫左一兩字右伍第二卽寫右二兩字隊長卽寫隊長火兵卽寫火一火二也如此但點一兵見其首青項黃腰紅背黑又寫右三兩字便知爲左營中部前哨後隊右伍第三人按册可

知其名也

一旗章伍長以上皆有認旗以指揮本管伍長認旗桿長二尺徑四分旗方一尺上面有邊有帶旗用伍色邊用隊色帶用哨色如各營各部之右前隊左伍則青旗紅邊白帶也用繫之背上隊長認旗桿長二尺五寸徑四分旗方一尺二寸三面有邊有帶旗用隊色邊用哨色帶用部色如各營之前部右哨後隊則黑旗白邊紅帶也哨總認旗桿高一丈二尺徑一寸五分槍頭旗方二尺四面有邊有帶旗用哨色邊用

部色帶用營色如左營前部右哨則白旗紅邊青帶也千總認旗桿高一丈五尺徑一寸六分槍頭旗方二尺五寸四面有邊有帶旗用部色邊帶俱用營色如右營前部則紅旗白邊帶也營將認旗桿高一丈六尺徑一寸六分槍頭旗方二尺八寸四面有邊有帶旗用營色邊帶用生色如右營則白旗黃邊黃帶左營則青旗黑邊黑帶也大將認旗桿高一丈八尺徑一寸七分雉尾瓔珞旗方三尺五色備如腰黃旗帶色用紅外擺營旗幟每營該中軍千總巡視藍旗十

二面門旗十六面角旗八面五方旗五面飛虎旗四面五方高照旗五面巡纛旗一面令旗四面督陣紅旗五面清道旗二面凡旗有點動有起立有偃有摩有伏俱隨主將號令營部哨隊伍各依其令應之

一金鼓凡掌號笛即嗩吶是聚官旗哨隊長分付軍務到齊鳴金方止凡吹哱囉三聲是要各兵起身再吹一次執器械站立有馬者上馬凡捽鈸響是要各兵收隊即將原單擺開的兵照舊收營部哨隊伍凡獨吹喇叭是掌號第一次要人起收拾行李做飯第二次

各兵吃飯第三次各兵出赴信地劄營候主將到發放施行凡吹天鵞聲即長聲喇叭是要各兵吶喊如放銃一個吹一聲摩旗是要轉身但有旗點處各兵同其處轉身凡喇叭吹四[illegible]隊伍是要于脚下擺隊伍凡喇叭吹單擺開者是要各隊如法一字擺開凡鼓是進兵古有步鼓趨鼓或一步一鼓或十步一鼓難于分别今定鼓點相間爲步鼓每一鼓行十步又一點行十步純鼓爲趨鼓一鼓行一步緊鼓緊行凡擂緊鼓是要趨跑向前交鋒下營後擂鼓是放樵汲掌

號收回閉營門擂鼓是更鼓凡交鋒聞鳴金一聲即便立止又鳴一聲是要退還連鳴二聲是要于腳下再轉身向前立定作戰勢凡一切樂聲欲止鳴金一聲即止凡打金邊是發人探賊凡升帳礮三舉即鳴金火吹打升旗礮一舉即擂鼓鳴金升旗靜營礮發放後三舉肅靜下營吶喊礮一舉吹天鵞一聲閉營礮一舉即點放開營閉營礮三舉即大吹打閉營門定更礮過夜擂鼓畢一舉吹天鵞聲變合礮正行間忽舉礮是變號令即止聽新令或劄營時聞礮是欲

變陣齊看中軍旗號照行以上金鼓旗章號礮只舉大畧其間用法多端或臨時出令不能盡述也

營陣

古來陣法相傳甚多大率談兵之家支離繁瑣用兵之家簡易直捷今欲求簡易直捷惟有方圓曲直銳五法也古法曰高平利方方利變四方高利圓圓利守左右高處利曲曲利呑前高後下利直直利爭險後高前下利銳銳利潰考之古人營法戰法不能出此數勢並不如相傳陣法纏繞紛紜者也但一營一部一哨一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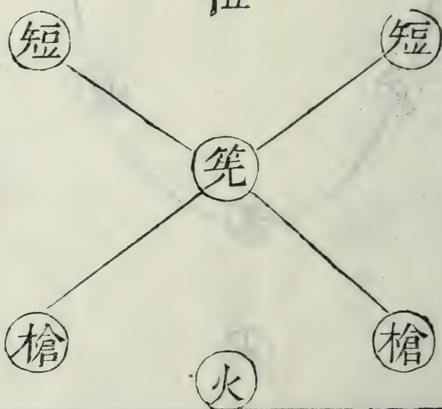
伍皆有方圓曲直銳之法其練法宜先從一伍始伍合成隊隊合成哨哨合成部部合成營營合成爲大軍一練伍伍長兵器用狼筅伍二伍三用長槍伍四伍五用短器五人皆兼短器遠器皆用鳥銃銃少以弓箭雜之伍一伍二伍三遠器皆隨身伍四伍五用舁付火兵執之以便坐作進退火兵各執本用濶口鐵鏟扁挑未備以悶棍權代之仍裝鳥銃聽用其號令若集營部隊聽大號令若演伍則伍長口呼方圓曲直銳一字二字爲號或擊筅一二三四五爲號伍長亦

可用槍特不得用短器

方伍筅居中一短一槍居左一短一槍居右此爲結聚一面衆及齊鋒長短相救之勢縱橫相去連身六尺斜相去連身四尺二寸

每○爲一人下同

方伍



圓伍五人不能爲圓爲圓與方伍同故缺之

曲伍筅退居後

二翼稍張此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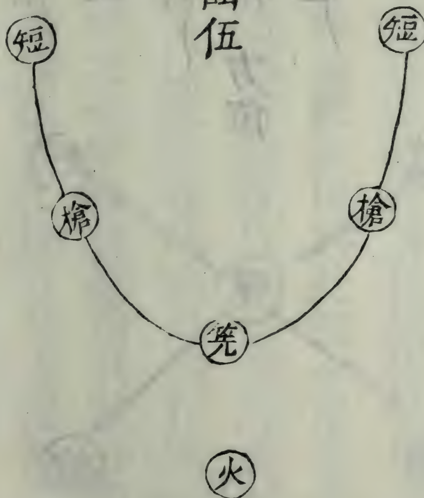
兩頭圍繞呑脅

翼擊之勢斜相

去連身六尺張

翕以相稱爲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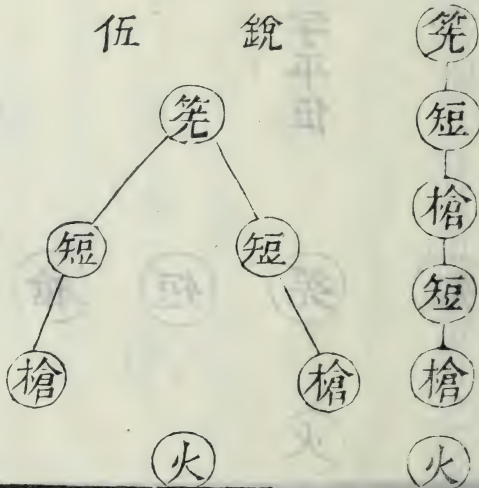
曲伍



直伍筅進居前一短一槍相間魚貫而立此為雁行直進爭利出險之勢前後相去連身六尺

直伍

銳伍筅進居前一短稍後二槍又稍後正與曲伍相反此為直進無前衝敵潰堅之勢斜相去連身六尺張翕以相稱為度



一字平伍直伍之變也筅退居中槍分左右二短居槍筅之間列成一字此爲人人前戰用寡齊力之勢橫相去連身四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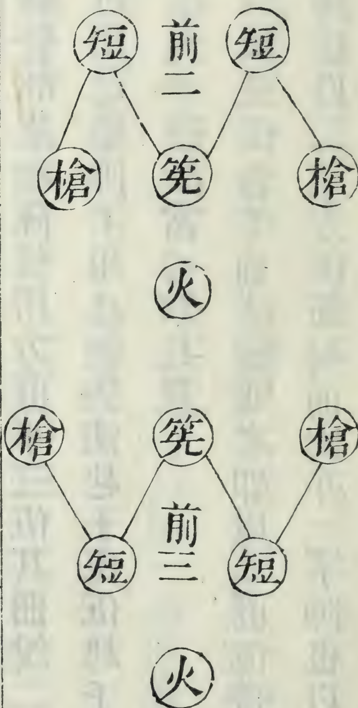
一字平伍

槍　短　筅　短　槍

火

二字平伍亦直伍之變也二短進前槍筅居後列成二字再間進二短站定槍筅進前如是迭進間退二短站定槍筅退後如是迭退此爲抽叠進退更迭治力之勢橫相去連身四尺

二字平伍



若以結營部集哨隊恆用方直平三伍其曲銳二伍獨
五人可用之集陣不用也然兵法起于伍伍起于一人
之身小大一理故當心知其意
若以二伍三伍皆依前法變通之如以二直伍齊出即
鴛鴦陣也以二三方伍並列而出亦一字陣也以二三
平伍更番迭出即二字三字陣也其餘法皆可視人視
地隨便配合也
一練隊法四伍並火兵二十四人又立隊長一人共五
伍二十五人爲一隊隊長背隊旗隊長爲本隊中軍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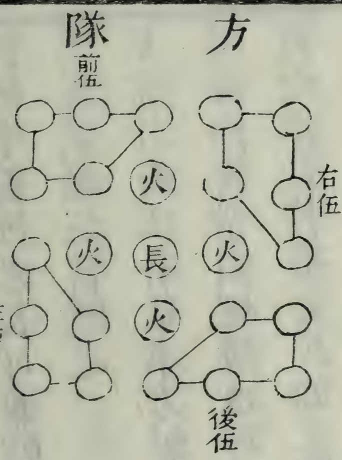
兵其雜流也亦或居四伍之前或居四伍之後或居前二伍之間若集營部聽大號令若演隊隊長以小竹木梆爲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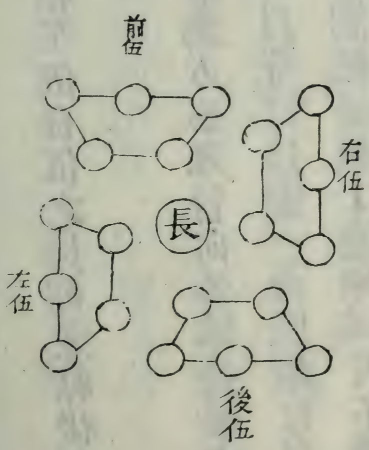
四伍中前伍之長可兼轄左伍右伍之長可兼轄後伍爲集鴛鴦伍當聽之

方隊者四伍各依本方結爲方形及皆向外隊長居中隨敵四應常山蛇勢也可以守可以變一面應敵可以前後抽疊若帶火兵如上圖縱橫相去連身五尺不帶火兵如下圖相去連身六尺號聲用四是金數

每○為一人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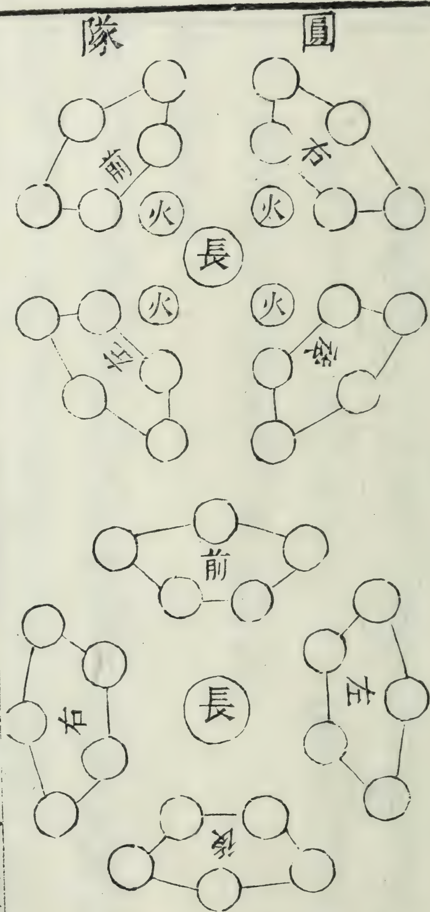
方隊





圓隊者四伍各依本方結為圓形及皆向外隊長居中火兵彌縫其闕內外層更迭擊刺隨敵四應無門角首尾混混沌沌形圓不可敗也最利守可以變受敵圍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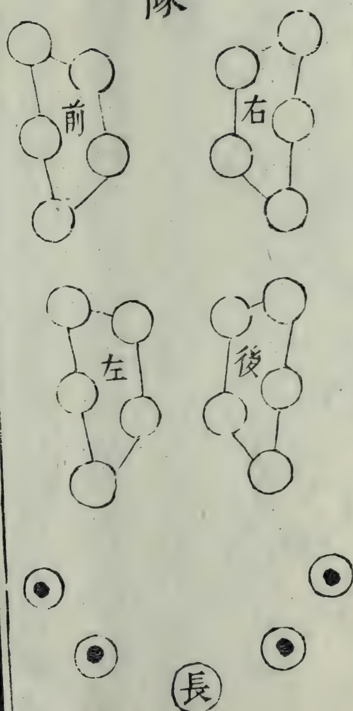
其瑕處可忽作銳陣潰之如上圖外層相去各連身六尺每層相去各四尺如下圓中層相去各四尺號聲用五爲土數



曲隊者四伍分爲二首前張後合遶敵而翼擊之可以更迭出入本層相距各六尺前後層相距各五尺號聲用一爲水數

每○爲一兵每⊙爲一火兵下同

曲隊



直隊者或以直伍或以方伍隊長可前可中可後皆四伍平列一面向前更迭攻戰用以遂利爭險亦可抽疊進退若行路或一行二行以上隨地廣狹爲變縱横相去皆五尺號聲用三爲木數○隊長統領行動當居前監制調度當居後臨敵接刄當居前二伍之中惟銳隊銳哨當前以衝鋒潰敵

直

隊

長

長

兩鴛鴦伍

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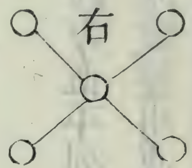
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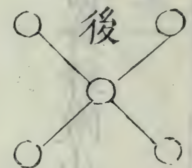
右

左

前

直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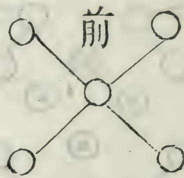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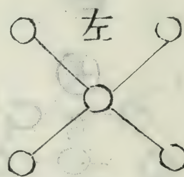
長

長

四方伍

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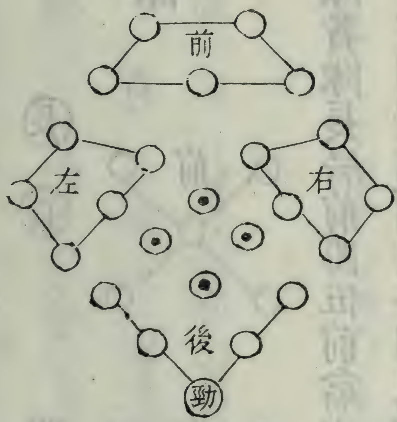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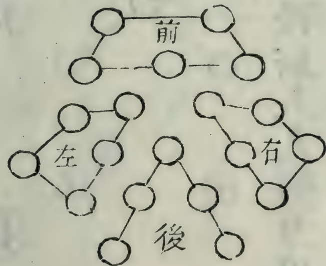




銳隊者隊長居前四伍前翕中張後翕人人齊力用以衝堅突圍縱橫相去各四尺號聲用二爲火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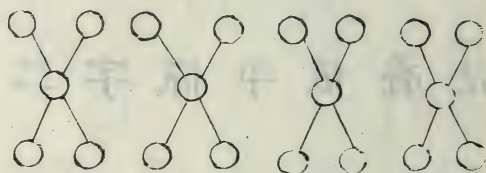
銳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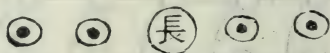




一字隊者四方伍平列一面齊鋒敵小則用之若用平伍力勢太薄號聲用連二又一

方伍一字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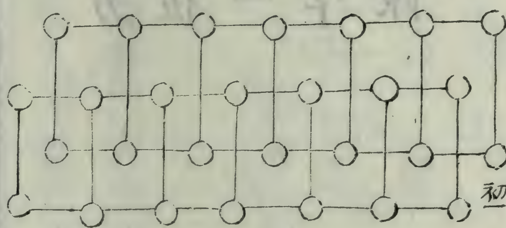


二字隊者或以平伍或以方伍皆抽叠出之前後相間為抽相直為叠或用叠或用抽或兼用之更休迭戰所

以為無窮也自此以上為三字四字無所不可號聲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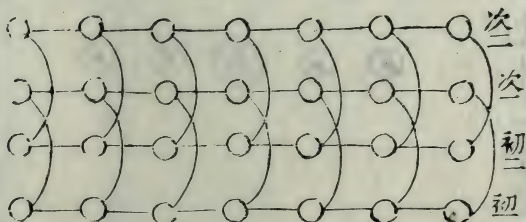
連三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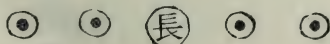
二字隊平伍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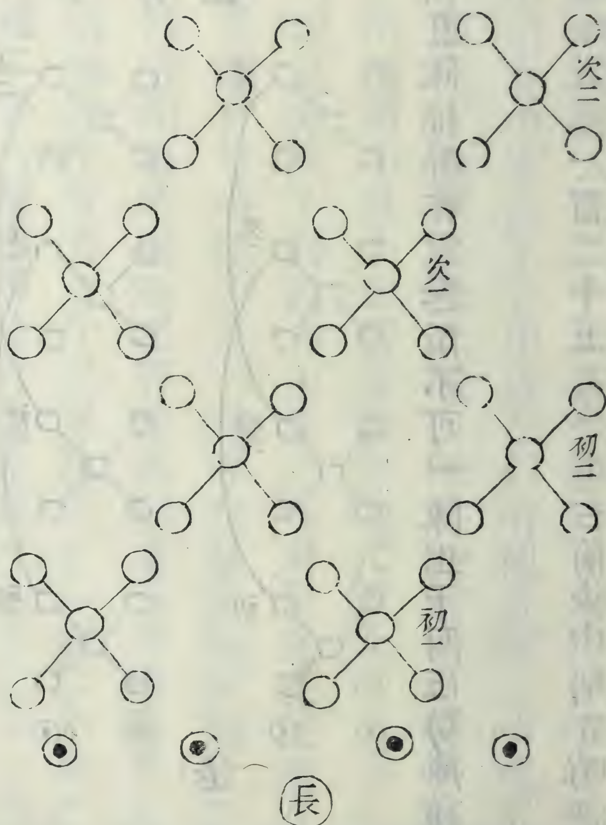


二字隊平伍疊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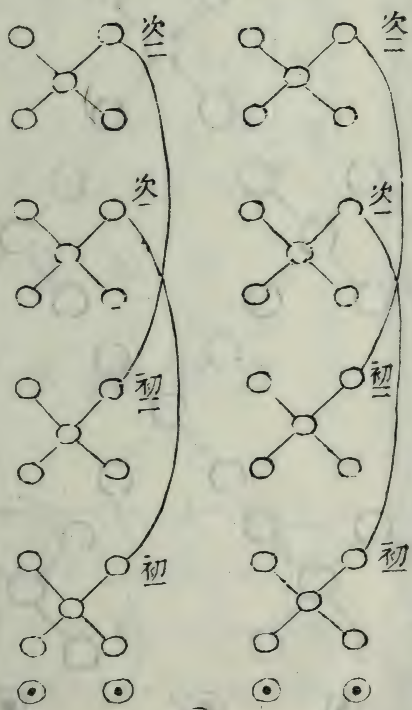




二字隊方伍插法



二字隊方伍疊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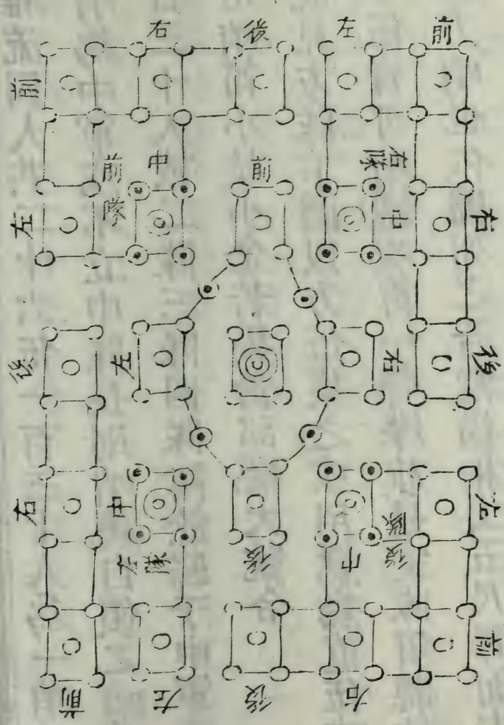
若以直隊抽疊非鴛鴦伍不可一隊止于四伍勢薄難用

一練哨五隊一百二十五人分左右前後中別立哨總

一人雜流四人共二十六伍一百三十人爲一哨哨總
三中哨爲中軍或不立中隊長則哨總自領之哨總不
足一百三十人或二隊三隊四隊附餘歸于中軍哨總
號令用哨笛小鼓小金若集營部聽大號令
方哨說見方隊下圖以方伍集之或用鴛鴦直伍或用
一字平伍皆可哨總吹笛一聲摩旗是變隊須聽鼓四
聲當爲方哨也依圖列之若縱横相去五尺每面方五
十尺占地二千五百五十尺是爲六十二步二分步之
一得地二分六釐零四絲六分絲之一

每○為一人⊙為一火兵◎為一隊長◎為一哨總下同

方哨



圓哨說見圓隊凡圓陣多以前三平伍集之或間用方伍吹笛摩旗聞鼓五聲當爲圓哨依圖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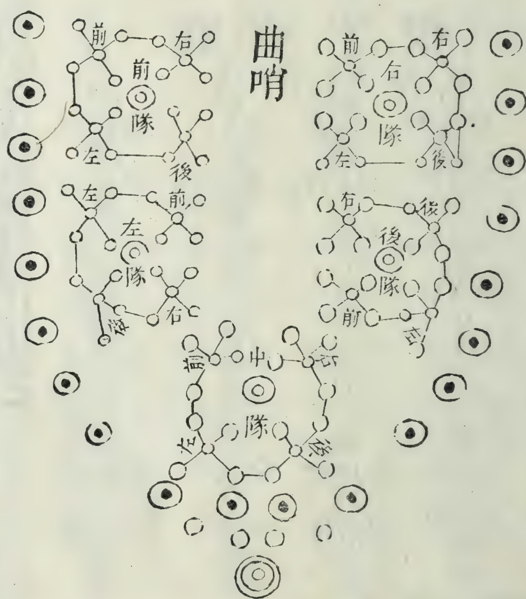
圓哨分八瓣列法變法須先明瓣數次以法命之若外層横相去五尺則外周二百四十尺每瓣三十尺徑八十尺每層内外相去八尺成列之後第二層移前二尺或三尺子層更代亦如之子層外周一百四十四尺每瓣十八尺徑四十八尺横相去六尺

圓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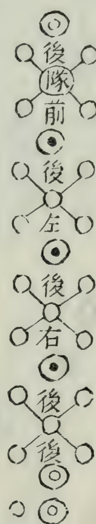
曲哨說見曲隊此以方伍集之或用鴛鴦直伍亦可吹笛摩旗鼓一聲當爲曲哨依圖列之曲哨分五瓣中層相去四尺餘隨伍踈密布之若合圍既定宜用疊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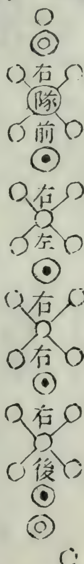
曲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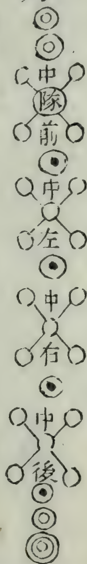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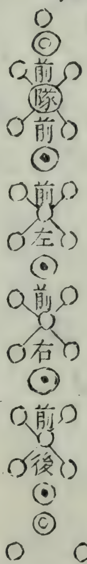
直哨說見直隊此以方伍或鴛鴦伍集之吹笛摩旗鼓三聲當爲直哨少止再鼓一聲當爲第二勢皆依圖列之直哨多用抽疊法橫相去四尺以上六尺以下相機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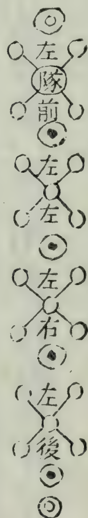
直哨方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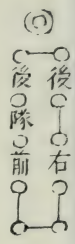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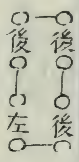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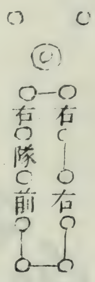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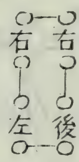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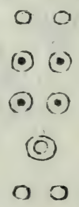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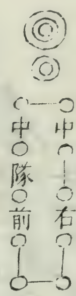
直哨鴛鴦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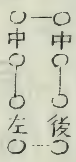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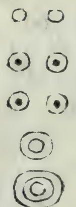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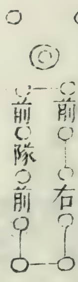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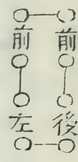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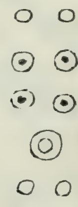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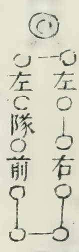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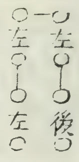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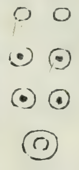








銳哨說見銳隊此多以前二前三伍雜合成之間用直伍前圖為突圍勢二圖為潰敵勢三圖為分合勢吹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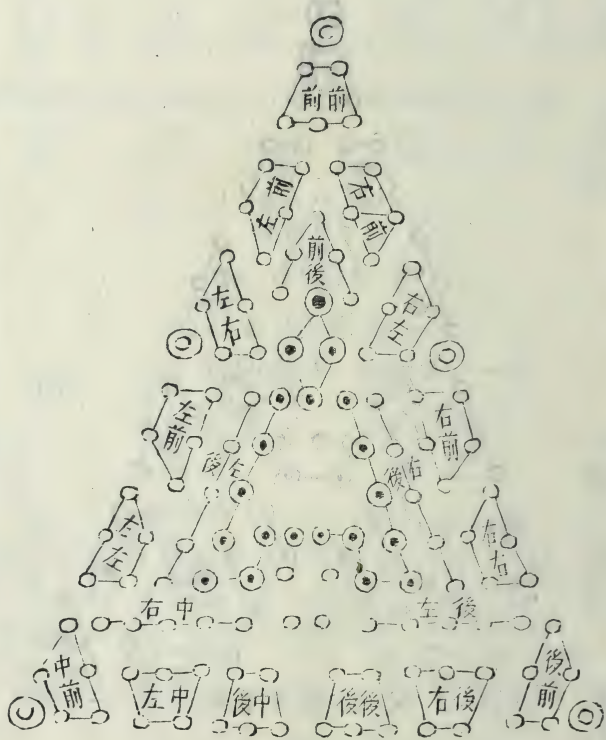
摩旗鼓二聲當爲銳哨少止再鼓一聲爲第二勢三聲爲第三勢皆依圖列之

戰酣宜用疊法斜相去皆四尺

銳哨一



銳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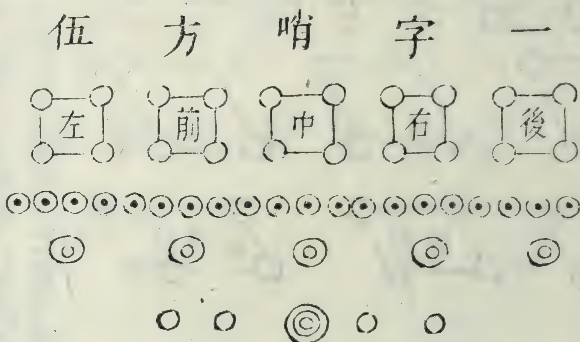


銳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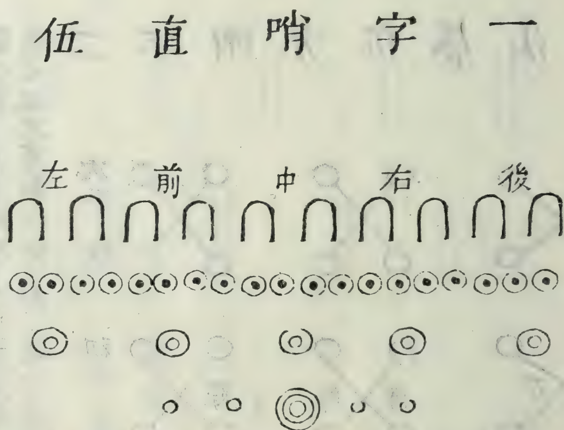
每○爲一方伍

一字哨方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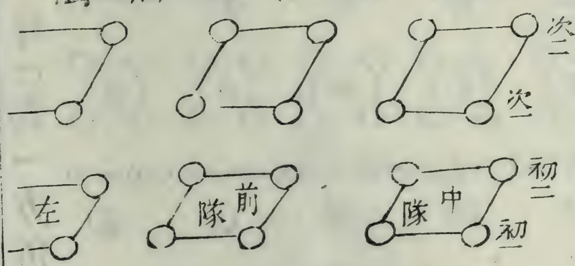
每二直爲一鴛鴦伍

一字哨直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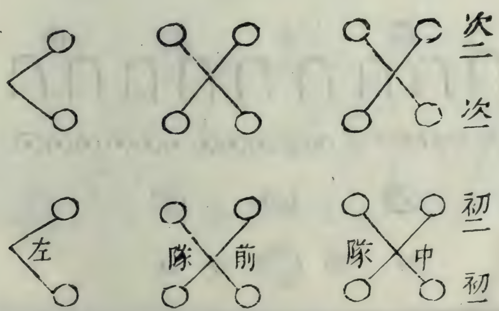
二字哨方伍抽法

每○為一方伍或帶火兵或不帶火兵占地太寬姑以二隊半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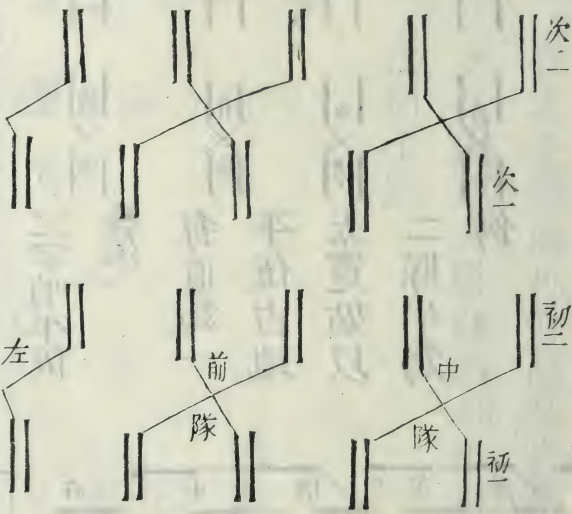
二字哨方伍疊法

每○為一方伍或帶火兵或不帶火兵占地太寬幅小姑以二隊半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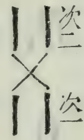


每二直爲一鴛鴦伍或帶火兵或不帶火兵

二字哨直伍抽法



二字哨直伍疊法每二直為一鴛鴦伍或帶奇兵或不帶奇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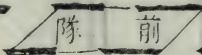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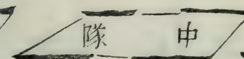




二字哨平伍疊法每直為一平伍占地太寬姑以二隊半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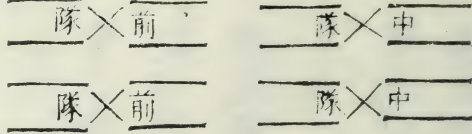






三字哨平伍疊法

每頁爲一平伍占地大寬姑以二隊半爲例



每○爲一方伍配不盡法或撥隊並隊作之此撥隊也餘隨哨官爲駐隊不帶火兵則並入駐隊若抽中用疊則進退法同上圖

三字哨方伍抽法

○○○ 後隊三伍

○○○ 右隊三伍

○○○ 中隊三伍

○○○ 前隊三伍

○○○ 左隊三伍

三字哨方伍疊法

每○為一方伍配不盡法或撥隊並隊作之此撥隊也餘隨哨官為駐隊不帶火兵則並入駐隊進退法同上

○○○後隊三伍

○○○右隊三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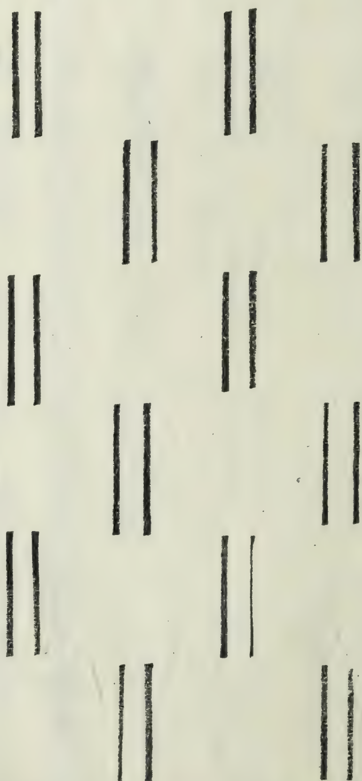
○○○中隊三伍

○○○前隊三伍

○○○左隊三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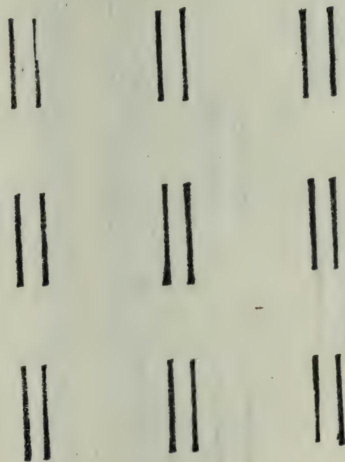
三字哨直伍抽法

每二直爲一鴛鴦伍並伍則一哨四隊人數不足須並哨作之餘分哨官爲駐隊不帶火兵則並入駐隊若抽中用疊則進退法同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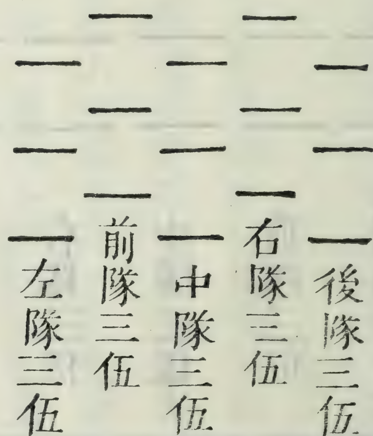
三字哨直伍疊法

每二直爲一鴛鴦伍配不盡法或撥隊並隊作之此並隊也餘隨哨官爲駐隊不帶火兵則並入駐隊進退法同上圖



三字哨平伍抽法

每直爲一平伍三字哨配不盡法或撥隊並隊作之此圖爲撥隊也餘隊哨官爲駐隊不帶火兵則並入駐隊若抽中用疊則第三進皆出於一之前第一退皆出于三之後四層五層同此



三字哨平伍疊法

—	—	—	後隊三伍
每直爲一平伍此亦	—	—	—
撥隊餘隨哨官爲駐	—	—	右隊三伍
隊凡第三進皆出於	—	—	中隊三伍
一之前第一退皆出	—	—	—
于三之後四層五層	—	—	前隊三伍
同此	—	—	左隊三伍

一練部五哨一百三十伍六百五十人分左右前後中
別立千總一人雜流十九人共二十五隊一百三十四

伍六百七十八人爲一部部總主中哨爲中軍或不立中
哨總則千總自領之部總不足六百七十八或二哨三
哨四哨附餘歸于中軍部總號令用喇叭中鼓中金若
集營聽大號令
方部說見前下圖以方集之或用鴛鴦直伍或用一字
平伍皆可部總下吹喇叭一聲摩旗是要變陣聽鼓四
聲當爲方部也依圖列之若每人縱橫相去五尺每面
二十四人爲一百二十尺古地一萬四千四百尺是爲
四百步得一畝三分畝之二

若一部二哨爲五十六伍列方陣每面八伍中留開地八伍若三哨爲八十二伍中留開地十八伍若四哨爲一百一十伍每面十一伍中留開地十一伍

每○爲一方伍

方

每⊙爲一隊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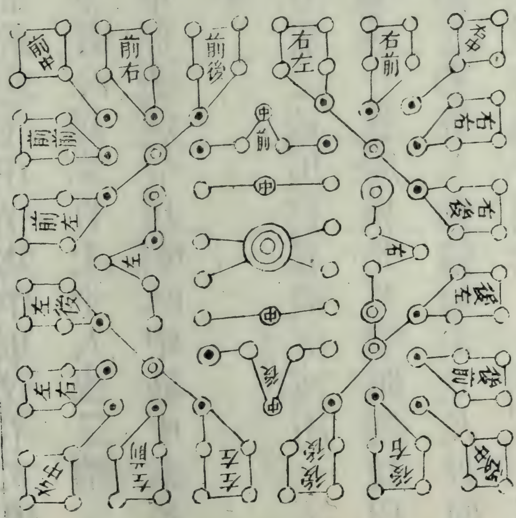
四火兵

每◎爲一哨總

部

四雜流

每◎爲千總



圓部說見前見分四瓣吹喇叭摩旗鬧鼓五聲當爲圓部也依圖列之　若外層每人相去四尺則四十八伍一百四十四人爲周五百七十六尺徑一百八十四尺中外一十三層徑分二十六節每節七尺一寸弱成列之後本伍移前自相依附子層更代亦如之中哨外同二百九十八尺每瓣七十四尺五寸每人橫相去六尺三寸弱

若一部二哨五十六伍分四瓣每瓣一十四伍閒地一

若三哨八十二伍分六瓣每瓣十四伍閒地一　若四哨

一百一十伍分四瓣二十

八伍間地二

每○爲一伍

每⊙爲一隊

圓長四火兵

每◎爲一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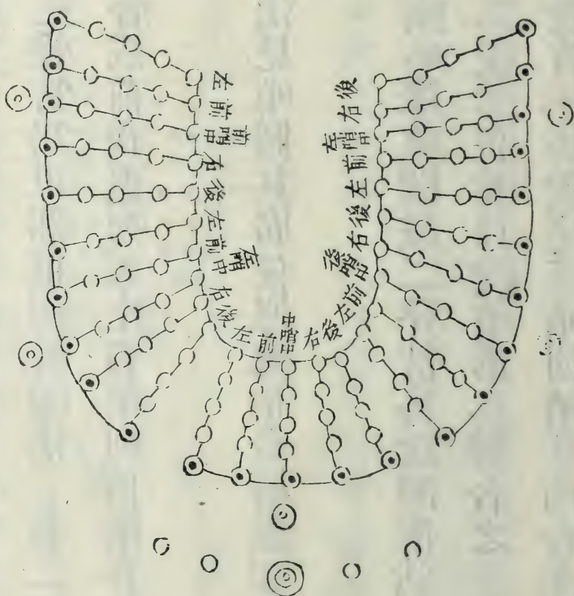
部總四雜流

每◎爲千總



曲部說見前式用鴛鴦直伍吹喇叭摩旗鼓一聲皆當爲曲部依圖列之

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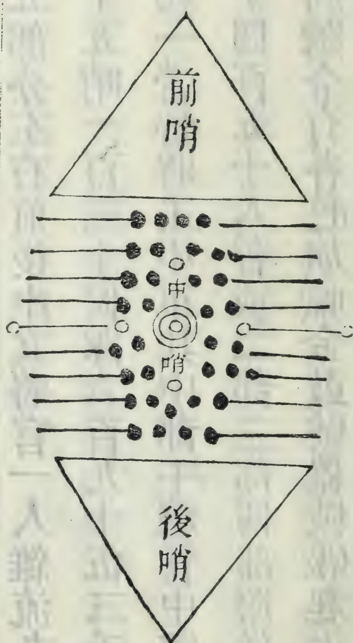
凡曲部厚薄長短相機裒益此圖特用爲例難可拘執

直部說見前或用方伍或用鴛鴦直伍皆以直哨合之
吹喇叭摩旗鼓三聲當爲直部俱同前哨法　若二哨
三哨四哨五哨合或前後直列或左右平列四哨合亦
或兩兩平列
直部多用抽疊法見哨圖其廣狹厚薄抽疊層數相機
命之餘見哨說
銳部說見前吹喇叭摩旗聞鼓二聲當爲銳部依法列之
凡銳部多用前二後三伍皆以銳哨第三勢合之　若
二哨合以一爲銳首一爲銳尾三哨四哨五哨合亦以

一哨爲首一哨爲尾皆如第三勢其餘哨皆兩分之一爲左一爲右皆用鴛鴦伍如雁翅參差成列火兵居中令如第一勢餘見哨法

每直爲一伍每●爲火兵每○爲隊長◎爲哨總雜流

銳部三哨



一練營五部分左右前後中立將官一人雜流九十九人共二十五哨一百三十四隊六百九十伍三千四百五十人爲一營營將主中軍其中部千總管中軍事務不足三千四百五十人者或二部三部四部附餘歸于中軍營將號令有各色旗幟金鼓號器號礮起火若集大軍聽大號令

方營說見前下圖用方伍或鴛鴦直伍或用一字平伍皆可營將下放礮或起火摩旗是要變陣聽喇叭四聲當爲方陣也依圖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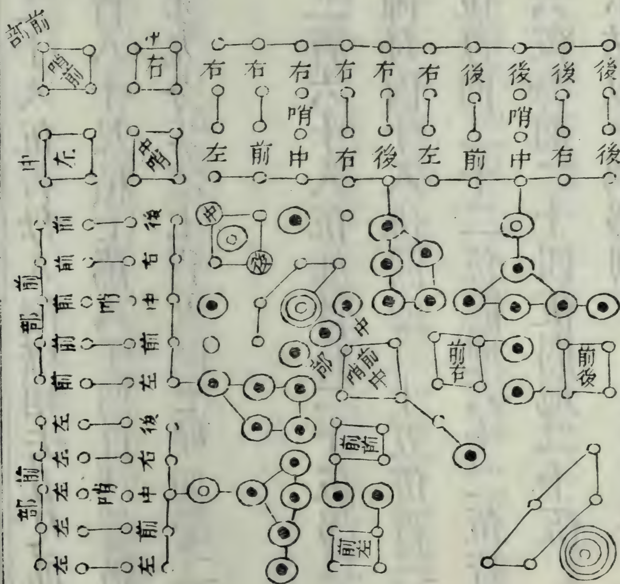
方營五部每面二十八伍若每人縱横相去五尺每面五十八人爲二百八十尺積七萬八千四百尺是爲二千一百七十七步九分步之七得九畝七厘四毫二十四分毫之一

若一營二部爲二百六十八伍加營將二十伍爲二百八十八伍列方陣每面十八伍開地三十五伍若三部爲四百二十二伍每面二十二伍開地六十二伍若四部爲五百五十六伍每面二十四伍開地二十伍

方圓二營幅小姑以一隅爲例

方營

每○為一伍每⊙為一隊長四火兵每◎為一哨總四雜流每◎為千總每◎為營將



圓營說見前分四瓣亦可分五瓣十瓣二十瓣如下圖外第一第二層爲前三伍

第三第四層爲方伍放號砲或起火摩旗聽喇叭五聲當爲圓營依圖列之圓

營五部若外層每人相去四尺則一百二十伍三百六十人爲周一千四百四

十尺徑四百八十尺中外二十四層徑分四十八節每節相去十尺成列之後

本伍移前自相依附子層更代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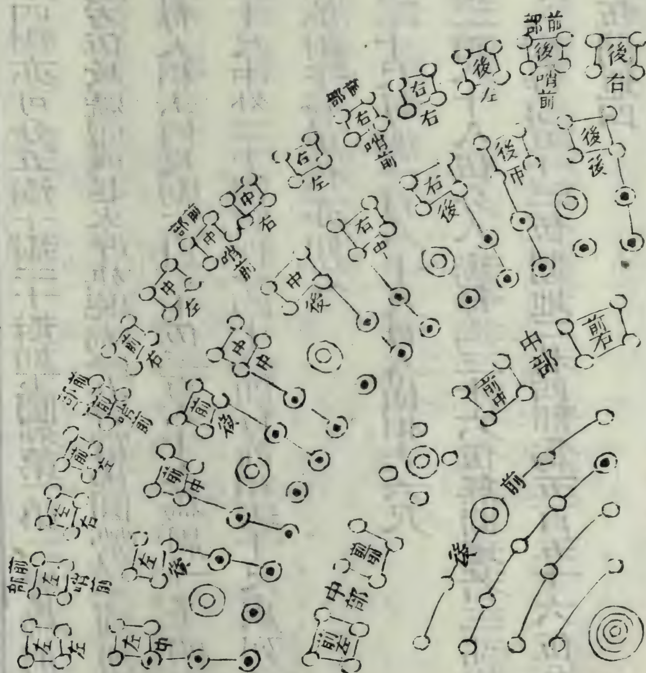
中部外周七百二十尺每瓣一百八十尺每人橫相去六尺

若一營二部爲二百八十八伍分八瓣每瓣三十六伍無閒地若三部爲四

百二十二伍分八瓣每瓣五十三伍閒地二若四部爲五百五十六伍分八

瓣每瓣七十伍閒地四

圓營



全營曲勢說見前或用鴛鴦伍　放號礮或起火摩旗聽喇叭一聲當爲曲勢凡長短厚薄相機裒益別爲形名命之　不言曲營者爲疑於剳營剳營只用方圓二法或隨地曲折分合總之不離方圓若全營曲勢則戰陣也直銳同

全營直勢說見前或用鴛鴦直伍或用方伍皆以直哨直部合之　放號礮或起火摩旗聽喇叭三聲當爲直勢凡直勢或直列或平列或重疊列廣狹厚薄抽疊層數相機斟酌別爲形名命之　直勢多用抽疊法其廣

狹厚薄抽疊層數相機斟酌別爲形名命之圖畧見前
全營銳勢說見前　放號礮或起火麾旗吹喇叭二聲
當爲銳勢　凡銳勢多用前二後三伍皆以銳哨第三
勢一爲首一爲尾餘皆平分作鴛鴦伍雁翅參差成列
將領居要火兵居中令如銳哨第一勢其厚薄相機斟
酌別爲形名命之

愼守要錄卷七終

申令篇下 兵訓

原軍禮

近日武教不明行伍寬縱蓋由上人視此爲不急之務加以頭目慫多無剛和光延日而不任怨軍禮之不與也久矣爲今之法宜將士衆編伍既成申令再三期集于塲主將監之務使小卒跪聽隊長約束惟言是行少有犯者卽得以徑行綑打重則貫割其耳凡有兵告隊長必先以軍法綑打而後與究其理惟有侵尅一節不

在禁例寧引侵尅以圖害本管隊長者約以軍法隊下卒人犯科隊長同夥咸抵于罪若隊長之臨士卒亦必盡其同甘共苦之情其責隊長之承哨總亦如之哨總之承千總亦如之以上皆然如是而威儀名禮既明于夙一旦臨壘偏將于千總千總于哨總哨總于隊長隊長于士卒舉手而揮驅而往驅而來孰不從命

原用人

用領兵之人寧過于誠實彼伶俐之徒平日只顧身家而息所事明恃其才足以庇緩急至于枹鼓之間先看

得利害分明恃能顛倒是非必不用命前列我之感召不能化之我之號令不能信之誠實之人感恩而不忍負畏威而不敢犯雖才有不逮而疵瑕不能遮掩則吾耳目不眩于是非然又有一等衝鋒陷陣之徒而不堪領鋒率衆者於此處之盡其道而使偏于勇力者可以將兵偏于調度者可以衝鋒是在誠我良工之苦心矣哨總以上弓馬技藝皆其末節不足爲輕重然亦須各有藝然後仗此無恐庶可當先且平時教練頭目先知此藝之利病庶可以使人知習向苟不可得兼寧用有

膽而無藝者

原信

夫人無信不立而軍中之信猶如冬之裘夏之葛不可一時缺者夫子曰去食去兵民無信不立當今之時天下之政載諸條列須諸陳奏充棟累牘集案盈几皆通變宜民致治之言也朝行暮輟而曾無一補于治者不信之故耳如今之官府告示張掛通衢大字招揭可謂信令矣而舉目一看者誰何良由官府不行督察之令小民習爲故事如此而雖日出一示何益哉着實舉而

行之如有司官只一信字有餘用矣兵中號令更不可一字苟且凡集烏合之兵行伍既就首閱體統以正軍禮軍禮不肅者有誅軍禮既正在南則紀効新書在北則練兵實紀擇其第一當習者人各一本每人敎場先令每隊中識字者一人讀與衆人聽日限若干抽兵考背書聲徹外至有兵人苦之曰我輩能讀書必去考做秀才不來當兵矣此豈得已哉人心既苦則又從而解諭之使知當習之故如此人人知我之令矣然未必人人行我之令也于是再約以期挨次查其行否怠事有

誅歲月之餘習久信立人人知方是之謂節制之師是之謂人自為戰今人之談兵者郤以不用節制野戰向敵人出已意謂之人自為戰謬矣是故行之而必察察之而必行操簡馭繁統萬如一信于先而用于後故未戰而廟算勝者此也孫子以信居二吳子以果居中誠能着實用力於此二字庶幾乎節制之師

原火器

夫五兵之中惟火最烈古今水陸之戰以火成功最多但今之制火器者類愈多而無實用用火器者失法而

每以自悞彼有精器而無精兵以用之是謂徒費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強須兵士立得脚根定則㕓柴可以敗荆况精器乎諸器之中鳥銃第一往往打放無節賊未至而打放已盡賊既至而空手無可打放者其弊在于場操時不會臨陣實演及對陣時頭目不在前列火器之兵信不過殺手立得脚根定中軍復無主令以爲火器之放止耳夫火器均謂之長技長者短用平時卽以草人約臨陣打放步數教之如對敵及臨陣之際用之則如在塲叮嚀聽中軍呵令方才打放完

者有誅凡力可及百步者只用于五十步之外勢險節短無有不中者矣又火未出而手先動銃已歪斜鉛子何由得準且鉛子大小不一子大而銃口小則子入不深出口便落子小而銃腹大火藥先鉛子而泄則鉛子無力何以致遠夫欲鉛子出遠而有力爲其銃身長腹内光圓均直鉛子與銃口腹合火氣不泄之故也藥幾錢則鉛重幾錢火發而銃不動者爲其一手把于銃前手在火藥之前銃不動則發必中銃腹長則子去必直後手不點火而以指發機則手常執銃而臨發穩正此

鳥銃之所以爲利器也

原用器

夫長兵短用短兵長用此所謂勢險節短之法也火器火箭弓矢皆長兵也往往賊在數百步外即已打發及至賊近與人隊齊來却稱火藥放盡鉛子欠缺或再裝已遲每由此而敗緣其故在于塲操素無號令以節制之臨時殺手立不定銃手居前列每陷于敵非此之用也今當前將銃手交於殺手臨陣放不如法違令先發徑聽殺手割耳回兵查無耳者斬銃手若亡殺手償命

平日又操之以定令每于報賊將近時銃手雖列于外
專聽中軍號令中軍主將自掌號銃看賊至五六十步
中軍放號銃一箇向賊一面才許放銃分番如期每一
長聲喇叭放一次看中軍放起火一枝方許一體放火
箭如無號銃便賊到營下亦不許輕放若違令放銃打
賊者即一銃打死二賊亦以違令誅之如此而更番有
法放銃必能打賊打賊必能多中賊亦不敢衝我矣此
放火器第一要務也至于义鈀鎗刀皆短器也何以長
用鎗必身法步法與手法並進而手握于根即如把舵

使舟又必盡柄着手皆長用之妙也但平日在教場操時打銃則把托穩定對把從容舞械則以單對單前無利害似謂習之已精已至矣臨敵之時若使仍是照前從容酧應如教場内比試一般不必十分武藝只學得三分亦可無敵奈每見賊時死生呼吸所繫面黃口乾手忙脚亂平日所學射法打法盡都忘了只有互相亂打已爲好漢如用得平日時一分武藝出無有不勝用得二分出一可敵五用得五分出則無敵矣

原練兵分數

軍禮節制之道居二十分之二次第連坐之法居二十分之二賞而當居二十分之二罰而當居二十分之二月糧得實惠明號令居二十分之一利軍火等器居二十分之一營陣得法居二十分之一將勇兵精居二十分之一此皆練士之一節也仍有五分則在使站得脚根定耳以前十五分皆爲站得脚根之一事雖一事不能少而不足以該全體所謂五分者實心任事至誠馭下同甘苦恤患難以感召爲工夫使三軍心服恩威信於平日必至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

循士情

主將常察士卒飢飽勞逸強弱勇怯材技動靜之情使之依如父母則和氣生氣和則心齊兵雖百萬指呼如一人

公賞罰

凡賞罰軍中要柄如該賞者即與將領有不共戴天之恨亦要錄賞患難亦須扶持如犯軍令便是親子姪亦要依法施行決不許報施恩讐有此者以其所報之罪坐之

信口耳

發號施令須先决定不可臨時反覆使三軍疑惑故云將無還令凡應行軍務係有文字事緩者除通行揭示外若值緊急軍機雖有文字抄示不及者主將門上掌號筒各偏裨傳帶頭目自哨總以上赴廳面諭主將無定位但凡臨時在本地方獨尊者便是如職位相等則尊其老成年長者一人主之掌號笛各同僚中軍千總哨總隊長以上俱赴共行會計遵守夫主將一人耳官兵數萬一句說話如何傳得遍知但主將號令只傳偏

裨偏裨只傳中軍千總千總只傳哨總哨總只傳隊長隊長只傳伍長口授軍兵而止須要傳說明白叮嚀熟記若一時聽記不全還挨次再問所傳之人若都問不明再問主將不許攙越推挨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及與傳說不明或忘記不來再問以致悞事者軍法重治干係偏裨者事小則治其中軍其告示文字之類亦要挨次抄傳互相字字說明以十二項傳諭口令抄謄文字仍要一字一言不許增減及别添禍福之說每傳畢差巡視旗喚二三箇軍來問之照不知條内查治所

由

一號令

軍中有主將謂同在軍中之尊者非大將也而副將以上非副總兵乃一時同事位稍次者輒出號令及別改易旌軍號者重治若號令未便須合改易者先申主將

詳責成

凡責成之例不拘平時臨陣小而一切號令有違作奸犯科大而退縮致悞軍機管五名以上者一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二十名以上者二名有犯必連坐之管六十

名以上者六名有犯必連坐之管百名以上者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三百名以上者二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一部以上者五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三部以上者一百五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一萬名者五百名有犯必連坐之若先呈舉者免坐至於賞亦如之若逃去奸盜等事不許首疾病患難不報官專罪伍長與同伍甲兵器械損壞不充足專罪隊長武藝不精專罪哨總號令不通明專罪千總所謂專者特于此等人加重也非是只罪此項人員而本管大小頭目便不相干

勵火兵

編過火兵有能奮學武藝精熟者陞爲戰兵戰兵內懶惰不習武藝號令生疎者降改火兵每季終次月初二日一考平時聽各火兵自首即與驗陞

申軍紀

平時恃強凌弱酗酒忿爭喧驟無禮蹂取人果稼作踐人廬器分別輕重治之貫耳遊營奸淫人婦女偷盜人財物軍法示衆以上有犯但係同夥同隊之人有一舉首餘皆免罪首者行賞若互相容隱同夥同隊之人俱

與以軍法連坐

禁爭毆

自己軍士頭目兩相鬬毆不論曲直各細打然後查其所由加治若軍士與非管伍長伍長與非管隊長隊長與非管哨總哨總與非管千總爭毆者先治其卑者以不守分之罪然後另剖曲直若與本管爭毆者以毆父毋論定行軍法從事

禁喧嘩

凡軍中要緊第一件只是不許喧嘩說話每遇動止進

退自有旗幟金鼓若無令不許說話但開口者着實重處夜間尤是切禁

禁妖妄

訛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道釋鬼神災祥禍福搖動衆心者重治因而悞事者軍法從事

禁乖異

凡將領官哨隊長不相和協傾陷妬忌因而誤事者軍法處之商議兵機務在平允即時決定違與執拗者處治

書軍械

應有兵器軍士配定隨身雖一弓一箭須書名行伍在上或遺失易爲檢給或臨操易爲辨賞官器不必書名以便更代者

練手力

凡平時各兵所用器械輕重分兩當重于交鋒時所用之器蓋重者旣熟則臨用輕者自然手健不爲器所欺矣是謂練手之力也

練足力

凡平時各兵須學趨跑一氣跑得一里不氣喘才好如古人足囊以沙漸漸加之臨敵去沙自然輕便是謂練足之力也

練身力

凡平時習戰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強加之庶臨陣身輕進退自速是謂練身之力也

以上平日二十一條

作怒氣

臨陣各人壯起膽來發起怒來想起來我與他殺固怕

死我殺了他他死我便不死又有功賞若彼圍在內不誓死戰更有何計敗走時便逃得回陣亡了頭目軍法連坐亦不饒我是走回也免不得死務各一心發猛肅肅靜靜惟主將號令是聽主將不必大官府但一營之中第一大者便是如壹隊中只有十箇人在彼再無別人則隊總便是主將以上類此

原戰祕

夫戰之有祕者猶醫方之火候也方同而火候異則效有差等矣陣惟密此平原之法也凡臨陣時去數里地

列陣須一息而定列陣時勿使敵見尤妙列畢火器在前擡營而進或寇來衝我或列陣待我挨到五十步內火器聽中軍令齊發只有一次兵士乘火烟如雲一齊擁進須是飛走密布長器如蜂叢蟻附一齊擁上不可毫髮遲疑短兵救之無有不勝此非擊殺之力乃火烟之勢飛進之雄奪其心目徑前交鋒彼自靡矣兵法謂勢險節短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兔敵不及拒不其然乎

申連坐

你們自來不知節制大小不相鈐束以故進前者徒死而無賞雖欲賞之無處查考退後者倖生而無罰雖欲罰之無處查考也今定節制取有甘結矣即如一伍同退只殺伍長一隊同退只殺隊長一哨同退只殺哨總一部同退只殺千總以上皆然如此看來所殺不過三五人似與你衆人無干還可退也你不曾細思此法一行便是百萬兵一時進前退後我也都有查考所殺幾個人不怕你百萬人都退不得聽我說其故且如一部人齊退必殺千總千總但見他一部人退時他決不退

若是他不退必被賊殺了我便將他管下哨總都殺了以償千總之命哨總見千總不退恐陣亡了千總就該償命便是哨總亦不敢退他所管下隊長見哨總不退恐賊殺了哨總所管下隊長怕我殺了就守着哨總不敢退隊長不退若被陣亡他所管下伍長都該殺伍長怕殺便不敢退他管下一伍軍怕賊殺了伍長必然官府殺他他也不敢退就護着伍長站定了如此不是我所殺止于陣亡的部下三五箇人便是百萬人也要同心那箇還敢輕先退走若一齊上前同力殺賊者頭目

致有陣亡不坐以屬下償命之罪如有斬獲仍以功論以首級先恤死者然後分與生者

齊士心

殺賊只是萬人一心強者不得先進弱者不得退後如臨陣敢有一人非令先進即斬賊首得賊馬而還亦以違令軍法從事

治貪級

自來壯軍殺賊專好爭功殺倒一賊三五十人互相爭奪却將敗賊忘了追殺每每致賊以數人為餌誘你上

前都去爭功却大衆一擁殺來一箇首級又不得不知倒被他殺了多少乘衆少却將營盤衝破全軍沒了迷而不悟其故也此乃將官平日無嚴制教塲內不曾千言萬語說得明白臨時又不曾殺了幾箇違令的以此養成夙弊再不知改今日比前不同若殺倒首級馬匹都不必管他殺手只管殺向前去我自另定一班人割首級收馬匹但以殺退賊爲主即將級銀先賞衝鋒首級以十顆爲率衝鋒者六顆銃手二顆割首級與剳營者二顆俱係陣前回營均分仍有臨陣爭首級者首級

入官所爭之人理虧者斬首各官長一體連坐以分類論罪

戒銃手

夫銃手善能打賊使狂勢少挫以助殺手之膽使殺手膽壯殺得賊敗自可保銃手之命即各藝雖有不同均爲彼此救護保全何况掙立功名通是大家受用臨時打放不如法故意高放低放歪放畏懼顫搖後顧者斬首交鋒時許殺手伍長並本管隊長先割去一耳回兵查斬若有本管官在近就送斬首

懲虛銃

凡鎗銃等手遇賊在遠時因我膽怯每于數百步外鉛子所迒不到處大小銃礮只管浪放或賊來本少我銃盡放又打不着他又可惜了火藥氣力及至賊到近與擁衆衝來都稱火藥鉛子都用盡了束手送死可乎今遇賊來不論遠近只聽軍中放銃一箇吹天鵞聲銃手就放銃照依操時之法輪班點放着准斃賊若賊成宗來每人只指定賊宗當中一賊打不奉中軍銃響不吹天鵞聲便是賊進營裏來也不許放銃先放銃者便一銃

打死二賊亦不准定以軍法斬首

飭銃器

火器收放不如法臨時致藥濕線濕放銃不響者俱以軍法斬首千總以下知而不舉及姑息不治者連坐

處傷害

陣上血戰之時遇有兵戰傷就聽在地勿令呻吟吾兵只管向前便是父子有傷你只管向前殺去殺了賊便可收拾調理即是與父子報讐了若因而守顧不行向前殺賊致軍大敗賊衆追來就守之扶之何處去也自

已命不保如何救人違者斬

罰故避

但有詐病故將軍器馬匹車粱損壞及預先損失而臨陣方舉希圖免戰者斬首示衆仍查本管人役

忘私讐

將卒有私讐至臨陣互相報者軍法從事

處水陷

凡軍前有水陷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即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以誘之

經山谷

凡有山谷處戰必然設伏佯兵誘之入伏攻之

整追兵

凡戰勝追賊約一里遠則聽捽鈸響收軍整隊恐賊窮返鬬軍亂難整此令俱出于同戰將令爲主者不必稟中軍以其去遠不相聞也俟稍整又擂鼓追逐一面分遣騎兵各出山頭林木都要留人搜瞭恐賊埋伏佯敗果係大敗亦即長驅不許乘此縱賊得脫雖前功不敘

給戰獲

凡軍中掠獲按條賞士將領不得輒取聽主將從宜分之

處陣降

凡當陣之時賊方迎鋒而來若係被擄驅之向前者今給每哨降旗二面遠遠共呼丟了槍刀不殺若係丟槍刀者令徑往白旗下聽他投附偷生若妄殺一級定斬下手之人償命各相近隊伍頭目不行舉首者同罪若聞呼不改徑持槍刀前來者聽于陣上殺之報功之日卽與開說明白

刑俘姦

凡姦淫民間婦女固在不赦若臨陣追獲賊婦未奉明文配賞而姦淫者以軍法論

愼妄殺

百姓在危地反殺其首級冒功此等無天理之人决不宥所獲子女人口只將生口送官論功給賞若戰後殺取降人主將臨敵時面見鮮血猶存驗有前弊查其動手提級來報之人卽時斬首償命雖夙有功者不宥此一節萬萬叮嚀凡我將士務要痛改盡洗之

以上臨陣十八條

報戰傷

凡遇戰畢收兵到營時一面各營將督據千哨總即開戰傷者爲一手本先遞凡弓箭傷係致命處爲一等雖重不開超等被中三箭以上雖輕亦開一等中二箭者雖輕不開三等凡射在手足間者爲二等箭入不深再輕者爲三等再輕者爲四等止其刀傷當面者爲超等傷手足重者爲一等輕者爲二等三等止凡箭刀傷俱在背後者不准亦不給醫藥若賊衆四面圍斫我軍在

中向敵者雖背傷亦准作等數須取營將臨陣將官畫字于手本末若衆軍同敗一齊奔走而傷者不論面前背後俱在准恤即不必開報若有幾人能于衆敗走之中復回身對敵者能阻賊回者即無傷俱開頭等傷者原合一二三四等例俱各進一等開報超等者開超超等

報陣亡

凡亡者另開手本某人傷某處須面前傷乃坐同隊伍償命之罪傷在背後死者不恤亦不連坐同隊伍若大

衆敗走而亡者不恤當開坐退縮被殺但一傷在前者
即准血戰陣亡之類

報功級

凡首級另開手本哨共斬若干衝鋒某人某人斬取某
人某人聽主將照前例均派願紀錄者約自已該銀若
干衆人分銀若干除已分外仍出銀與各應賞者其首
級聽紀錄衝鋒者除分派首級之外另有特賞

報人口

凡獲生另開手本以憑發主獲者照數賞銀

報軍器

凡賊器另開手本解官貯庫

報馬匹

凡賊馬另開手本以憑議賞衝鋒之軍並有功人員

以上戰後六條

韓霖曰尉繚子云戰所以守城也又云務戰者城不圍然非實選實練安能戰勝守固哉選練條格受之先師徐文定公而僭爲刪定此外尚有操行營諸條採取近年余戚兩家爲多兩家書具在余詳守畧戰不能一一

盡載止輯戚氏書數十條爲兵訓而于火器尤三致意焉蓋今日之時務也

附王臣直練鄉兵條約

鄉兵皆不教之民也余不與之譚節制而與之譚野戰然野戰中亦未嘗無節制焉今爲爾删煩就簡約詳爲畧爾枝長既易爲教各鄉兵亦易爲習朝而農夫也夕而健卒也且即我民之耕耨器具爲我民之堅甲利兵不費民財不費民力想我民亦樂從者爾枝長五日一小操半月一大操凡有不遵爾令者刑無赦本州于大

操日親閱勤惰以爲賞罰至于探賊之虛實強弱衆寡進止而相機以制勝則本州事也臨時更相劻勷

一簡選

兵貴精而不貴多此至言也今除去老弱不用外將所選精勇者爲前驅其次勇者則屯札老營管戰車及軍中什物

鴛鴦伍戰法

兵法之妙一言以蔽之曰奇正奇正相生于無窮不但枝枝有奇正營營亦有奇正卽伍亦有奇正然必鴛鴦伍法

不亂而後臨敵可決勝也每伍三人爲正兩人爲奇每鴛鴦伍長與四人爲正兩翼各一人爲奇務要同死同生並力以擊但有退後者本枝長斬之如一人有功十人同賞一人有失十人連坐

一認枝

如天字枝鄉兵凡旗幟衣履但書一天字使本枝易於辨識也餘皆倣此

一認旗

散兵只看定小旗以爲進退左右小旗看本營旗本營

看本枝旗敢有擅進退及亂動者斬凡營旗色前紅後黑左藍右白中黃

一戰車

我步兵不能當賊馬車前着鎗則馬不能冲我兵不能當賊射車上着長板四尺則箭不能加我兵便可倚車自蔽而以火銃弓矢及賊此戰車必不可不備也

一盔甲

每鄉兵一名頭戴牛籠嘴一箇或竹或皮內遍着舊鞋底刀箭不能傷急切無甲只每人右臂懸一鍋蓋防賊

之遠射也

一器械

先火器次弓矢次長槍叉次悶棍腰刀須長短相間

一臨敵

鼓之則進而接戰急鳴急進緩鳴緩進金之則退而結營急鳴急退緩鳴緩退

一營陣

每一鴛鴦伍戰車一輛立一小旗長統之每小旗若干立一營長統之枝長約人數多寡分前後左右中為五

營賊攻吾前則前卽爲正兵後一營爲助左右張兩翼若攻左右則前後又爲兩翼互相奇正庶無臨敵易隊之擾

一戰法

遇警則枝長擺于四面步步爲營弓銃長槍夾車而列賊來一二十步之內則擊之彼必不敢長驅若賊勢單弱則畱中營屯車中爲家其四營出車前進戩然不可離車太遠恐賊以步兵誘之以騎薄之我兵難于歸車營也太抵練兵須求實用十人可用勝百人千人而無

用者然欲得實用不過伍法精熟奇正相生而已法不嚴則伍不整不公虛誠信則自不能嚴是在爾枝長加意圖之

韓霖曰田里之民耳不習金鼓目不習旌旗手足不習步伐一旦驅以從戎有駭走耳吾鄉王聖鄰先生守壇淵作鄉兵條約從龍韜農器篇悟入簡約易遵非洞曉兵家之祕安能神而明之乎守開一年民安盜息安得今之有司盡聖鄰其人者以固吾圉也

慎守要錄卷八終

應變篇

禦石礮

賊有遍尋石碑石羊虎磨石爲砲擊傷守堞之人者當令守堞者近女頭墻坐高則于女頭墻上過低則打中女頭又須用木與蔴繩造方高一丈洞子以備礮石衆多如賊攻壞女頭卽于兩邊連進洞子以代女頭若此則礮石縱至大至多亦無壞損

備火礮

賊或用火礮攻城我以大而精者先發制之城垛不能當砲擊須備大籭徑四五尺以上者內實以土人隱其旁擊賊其籭愈大愈妙南方編竹爲之北方編荊爲之

防排圖

賊戴木排門扇木船竹圈之類遮護其身突來攻城此時矢石不能擊長鎗不能入何以破之須用水和土爲泥擲之泥在木土不墜泥多則重又擲巨石于泥上石亦不墜泥石相壓戴者不能勝自然退矣

女扮男

城中人少事急壯年婦女須冒男子冠服上城防禦朝暮之喊男婦小兒俱要齊聲以示人多以揚精采仍須一家男婦聚在一處但有調戲褻狎者斬首示衆

備火飯

恐賊夜攻須多備油燭竹纜草把應用又急戰難候炊飯須備團飯游兵至即給食之

詭夜鼓

夜間嘗擂鼓一二次若出師之狀令敵夜不得寢而我兵實安寢城上亦必先諭城上人知之然後不亂

認賊首

一使善打鳥銃者認打頭領然頭領多與衆賊粧成一樣不易認識須令能遠射者懸書一紙上寫謎語射至賊營衆賊拾起必送頭領觀看此時正好下手

偃月城

如賊圯壞城墻城上兩邊多置火礮矢石以防賊急登城次于城内脚下取土爲深壕築偃月城圍之若賊上城畏石礮難立到壕内無不死者

火月城

賊若破月城未破內城城上人須用火炬擲月城內以月城爲火池多多添擲竹木賊不勝烟火自然退去

防水

賊有水攻之法或壅其上源或決其下流使我田禾枯槁人畜焦渴我必築爲堡塞以守其要若旁爲潰塞則出勍兵奪築爭決之倘置毒上流則我多穿井以資飲爨或兵勢寡弱不敢出城則賊壅水灌我我壅塞諸門察視城中陷穴之處悉加傅築則水自難入倘水已入城則又不得不選勇士望外水低窪處力決其渠或銃

攻或偷放此必爭之術也

守法三條

城守器械皆已先具則量其輕重緩急而次第行之如賊已向城乘城將士皆援立牌賊將近敵臺並度視遠近施放矢石火球火鷂鞭箭賊在城下則拋飛鉤賊若塡壕則火藥鞭箭以射焚其薪藁木板傅城欲上則隨其處下擂木擂石以擊之投飛器以燒其攻器礟石灰糠麩以眯害其眼目擲火礶毒礮擊爛其身樓棚踏空板內雜短兵下刺登城者若登者漸多則禦以狼牙鐵

拍手漸攀城則以連加棒擊之𢾗手斧斷之賊以衝車等進則穿以鐵環木鐶放猛火油賊雲梯倚城則引叉竿推撞車賊木驢穴城則用絞車鐵撞燕尾炬壞之賊飛砲石則張布幔水架賊爲地道來攻則掘塹聽候其來方穿井邀之霹靂火毬烟毬等害之賊附高穴城則縋油火箱灼之賊築土堙傍城欲上則穿地道至堙下引取其土賊堙自壞或起堙相對盛兵抵禦賊以火攻城則城上應救火之具有托叉火鉤火鐮柳洒子柳罐鐵手猫唧筒禦之若攻具猛至則爲水袋水囊以投沃

之一應棚樓器械雖預塗覆亦須舉麻搭潤護若賊爲
火車燒城門則下濕沙滅之切勿以水加恐油焰愈熾
賊若縱烟向城則列甕缶以醋醬水各實五分人覆面
其上其烟不能犯鼻目
賊攻壞城門則以力車代之如編濕木幔皮竹作洞屋
來攻則以佛狼機碎之或伐大木盛作攻具凡爲守器
所不能禦皆以巨銃推毀遠器近器小器並發而更以
埋器嚮擊之
諸守械之所最利者莫如火器然使守城人能用攻城

人不能避則攻者受屈矣若使攻者能禦守城人稍屈雖有利器亦不能施火器且然而况于他技乎故用器者在乎人通變者在乎知必使敵萬變我萬應心運于器之先技妙于神之輸則反攻者爲守而我守者反爲攻矣

應變器具

猝守孤城器械難具則急取民間竹笆或荆棘搭女墻多運磚石石灰瓶賊有頂門一樣者以大石壓之在城下者以小磚石拋之附城者灰瓶眯之又收拾蘆柴火

以焚之用連竈行爐煮糞汁澆之令其肉爛滚湯潑之令其皮脫鐮刀斬其手鋤鍬斷其頸衝錐穿其胸挑叉貫其喉鍋蓋窗戸可以抵弓矢水被濕袋可以禦火砲持竹繫繩作飈石以擊遠賊取木簪鉀為鐵標以鑿扁篠又以小木作抵篙以禦雲梯以大木懸鐵石為弔搗以拒攻車又斲木為弩緝麻為絃劈竹為箭淬毒為鏃以代弓矢此應急權變之術也

無城守法 二條

守無城堡亦在人之善守蓋能守者非徒守而已也必

以戰為守故賊之來也以攻為志吾于四郊度其來處札野營修野戰以待之器械精士氣勇糧餉充號令肅賞罰明任用當或以山為險或緣河為限或相其地勢以立堡臺或因其衝衢以伏機弩或作陷筒以拌其馬或灌水田以濘其足或因凍以築沙或鋪錐以誘人或舉火于深林茂草之間或埋礮于要害必經之地則賊進之不能退亦抱恐心志眩惑手足無措而又設為遊軍伏騎左右掩擊晝夜出沒彼欲戰而我不與之戰我欲戰而彼不得不與我戰我當以逸待勞以飽待飢以

土著之兵襲遠來之寇而又賊衝不動賊餌不貪賊自不能仰視而我可畫地以守矣

如地方原未有城急難起築宜速挑深池即將取出之土累爲高堤四角築臺以大礮守之

出戰決機二條

城内調度分布皆已得法號令嚴明軍心齊一則出奇用詐以戰代守以擊解圍或乘賊初至營陣未整或賊遠來及其勞疲或賊攻初息而犯其怠或賊圍已久而闒其踈或冐雨雪或襲暮夜或伐鼓以警營或飛炎以

擾衆忽鑿暗門則賊不及拒突縮死士則一以當百或佯挑羸士以驕之或盛發奇兵以懼之或約降而反戰或掩實而示虛或出左而擊右或搏後而突前或作抽兵法或爲疊陣營或遽殺馬以饗士或因方食而進兵我不往彼不可以來彼常來我常以自逸城堅糧足不難久守困其師勢孤援絶必將背城以借一乘賊餉之耗竭則伏礮弩于糧車以誘之瞰賊馬之飢渴則置香毒于芻水以餌之至若草人可以紿敵矢縱盜可以竊帷幘援風沙以合陣則寡可勝衆假水火以致師則弱

可爲強或驅獸以決戰或空營而破敵變變幻幻出出
沒沒此皆用兵救守之法也
凡守各有時亦各有機有常必有變守在于先攻在于
後旌旗必明鋒刃必密使賊知有備而不敢犯敵兵既
出我兵後起此必倍道密據掩旗息鼓設計以待或開
其門或起其衆候賊近追我一舉礮而衆力齊奮焉矢
石交集焉或繞其前或截其後使賊驚悖而莫知所之
此爲守戰賊將可擒如賊發探兵而我兵三讓之或予
以所利焉使入深地而後我計得行此爲誘攻誘攻之

法持棒以待之設穽以迫之毋作浪戰不幸而去兵失守地爲必要城爲必據敵疾發而掩至焉我總老弱編婦女持旗幟而累週之使知不虛又爲餓馬之鈴羊蹄之鼓或發砲而僞練焉或束草而假卒焉必有遠應晝爲三旋旗夜持數頭爇厠于山灣映于林木或不得已而坐將壘口獨馬搦戰撚髯飲宴揮扇自若飛檄隣郡以應之此皆餙守之計也

斫夜營

特選精壯勇敢士五百名照依敵粧敵哨以一聲爲暗

號每遇晦夜雨雪賊忽賊倦之時則開城門或從暗門
縱出或以火礮或以白棒或以骨朶亂斫其營聚散倏
忽人自為戰遇有順風以火器火砲燒其積聚得便則
取器械轡勒勑馬匹驚則亂與同驚睡則亂與同睡但
以無聲為妙機暗傷為妙手明斫明攻是為下着大率
以二鼓初交出城五鼓鍾鳴入城斫西營入東門斫南
營入北門仍以暗號認是吾兵方許放進此之謂鬼兵
密如鷺探速若鶻擊非敢死士熟練人不可或只用大
礮齊放轟營亦可

詳計

攻者巧守者嚴攻必設餌以誘焉守者必詳其計撤圍勿喜疾攻勿驚歸師勿躡示怯勿進約和勿信僞隙勿乘忽退毋懈久持毋斁有進援毋出奔奔必死援必生

燭奸

賊在城外屯聚以逸待我之勞以飽待我之飢以寧耐挫我之銳以優游懈我之心聲言解圍以安我之意聲言增兵以寒我之膽乍動乍靜以疲我之精神緩進零衝以耗我之氣力忽散忽聚以老我之知謀築壘增柵

以示彼之久持我意已定一切勿動

結援二條

守者必先結援援欲其應必彼此合期內外夾攻勝又欲我不應聽援者獨戰我休養士卒乘其疲而出戰勝一援兵臨城且勿輕信須擇勇敢者縋城而下認識的眞方可延入或相約舉事恐賊有假我衣飾以賺我者

追敵

歸師勿遏固爲常法第歸不同或主將病亡內外攜貳境有他兵久師疲敝糧援殫絕皆爲可追早令吾間偵

知焉毋直進必旁擊之設預伏分合疑誘各有奇機如遇險阨之處必令探者詳察地形有可以往難以返謹止勿進

出圍

若守者審處其變勢在必危乃為出圍計區撥壯者居前疲者繼後強者護外弱者處中必有武衛武術使賊器無施焉會于晦夜啣枚疾奔欲出于東先開其西毋由正道必穴其城明告將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忽然而突敵不及拒望火為號吹器知聚又令村騎伏弩殿

其後賊不敢逼始可全生

僞出

若守者僞出出者欲復預埋巨礮各門陷機孔道正將總老弱𩟄伏而守惟選鋭士奉偏將疾走敵逐之不及廢然歸返其伍不齊其心不戒及城而機穽礮弩共發焉賊衆必殲于是守者出擊逸者還戰賊軍亂奔賊將可擒此爲孤注危可復安如其不能效死勿去寧守吾經

偵探

每營設偵探五人凡賊中消息營內動靜每日一報以便城中設奇制勝或有方畧卽付偵探人帶回營將依計施行來往之間須要密記

察機

一守城要察機彼機我機不可不知或城中有奸人或身邊有漏口或羣小搖惑防有內亂或事不服人防有激變或飢寒勞役無人存恤或隱微下情無人體悉或與敵人通信無人關防或敵人營中動靜無人偵窺或用度不足當早戒備或消息稍露當早安排諸如此類

當事者務要夜想晝思早聞預處若變起倉卒收補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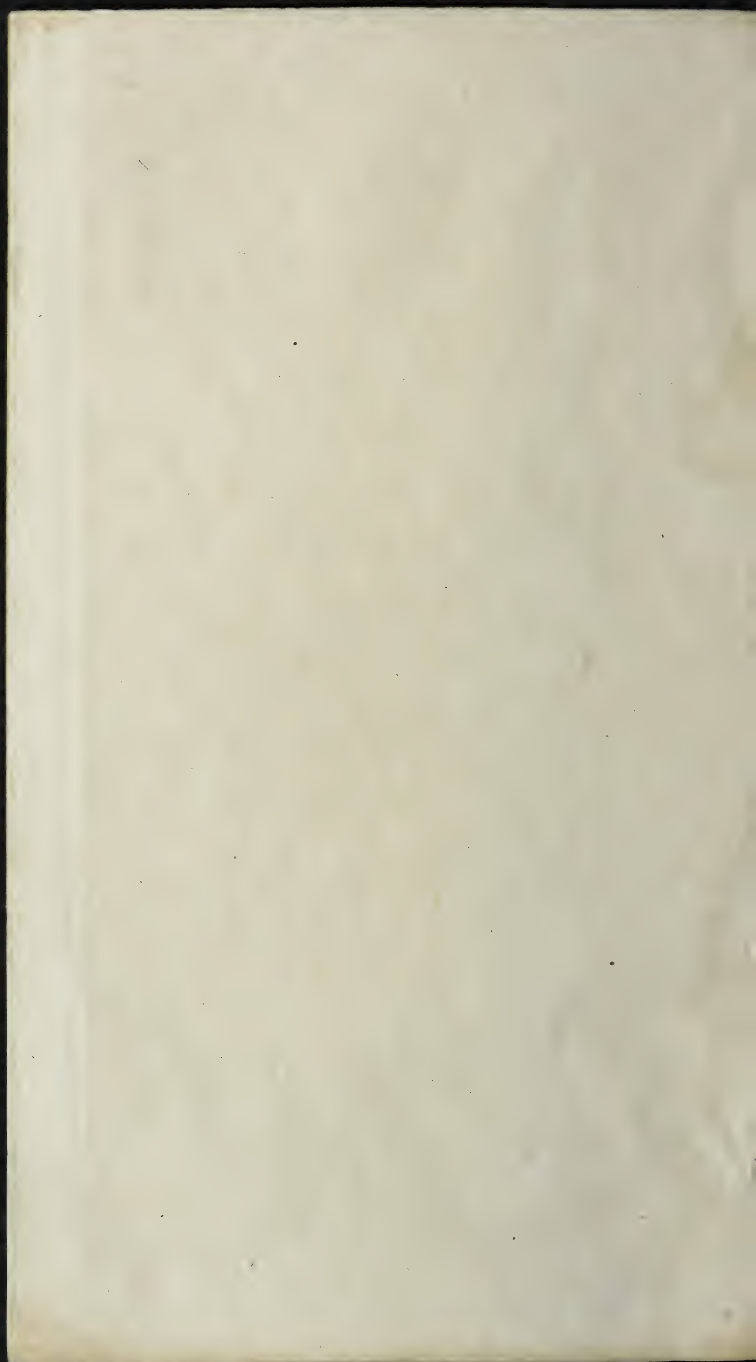
感激

一守城要感激寧夏蕭總兵如薰之守孤城也先向城中之衆激之曰賊叛敵攻孤城難守衆果懼敵願各降賊我一家惟當以死報國汝等各逃性命耳衆曰將軍捐軀報國我等小人忍負將軍乎願以死守薰乃設香案向闕慟哭又向衆人拜曰同心協力各保身家先將家財分賞爲首之人其妻亦將衣服首飾盡數發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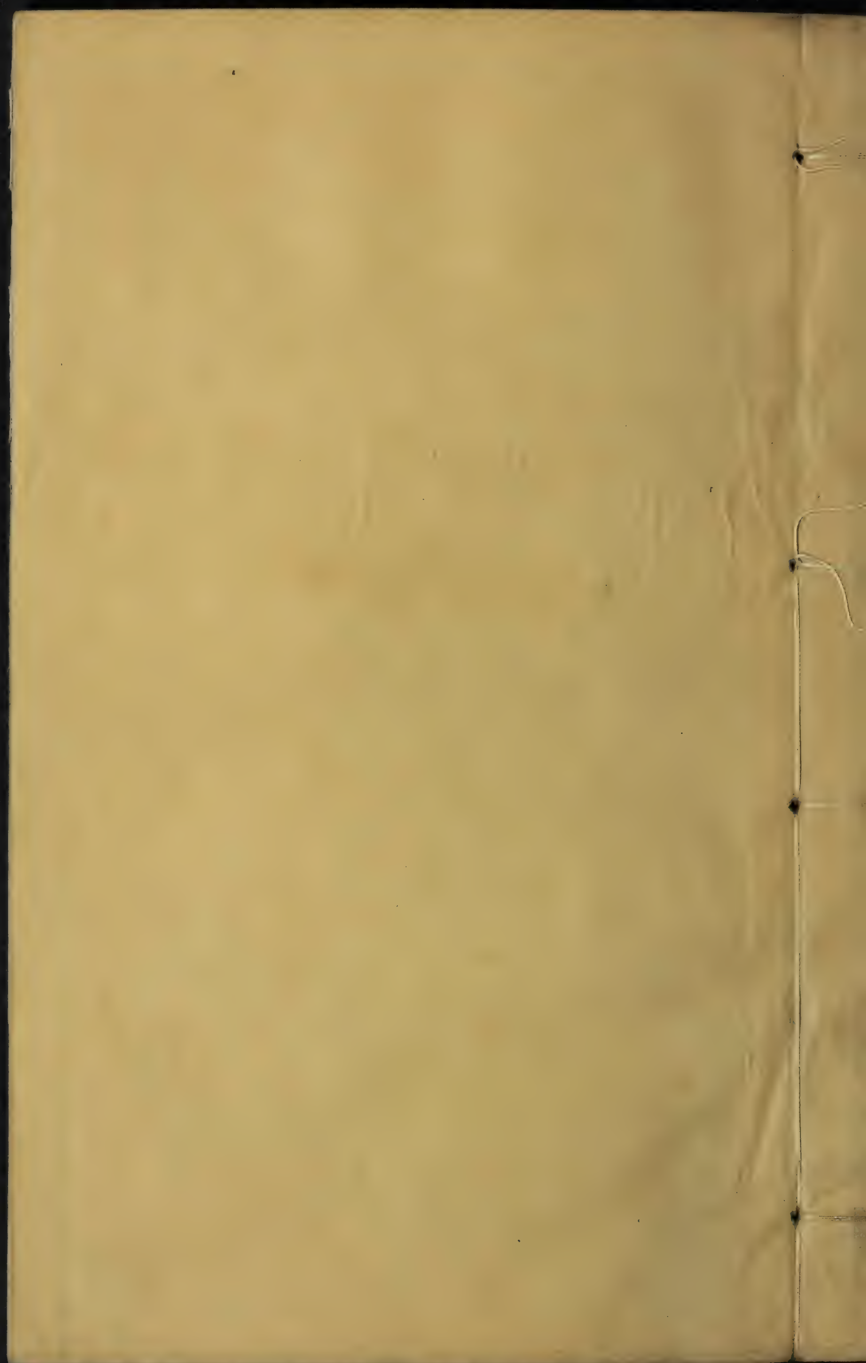
賞當前之士衆感泣不受爭戮力獻計滿城如一身故能卒守孤城抗賊斬敵乃知氣不激則精力不奮心不感則忠義不生此戰守之本而法令又其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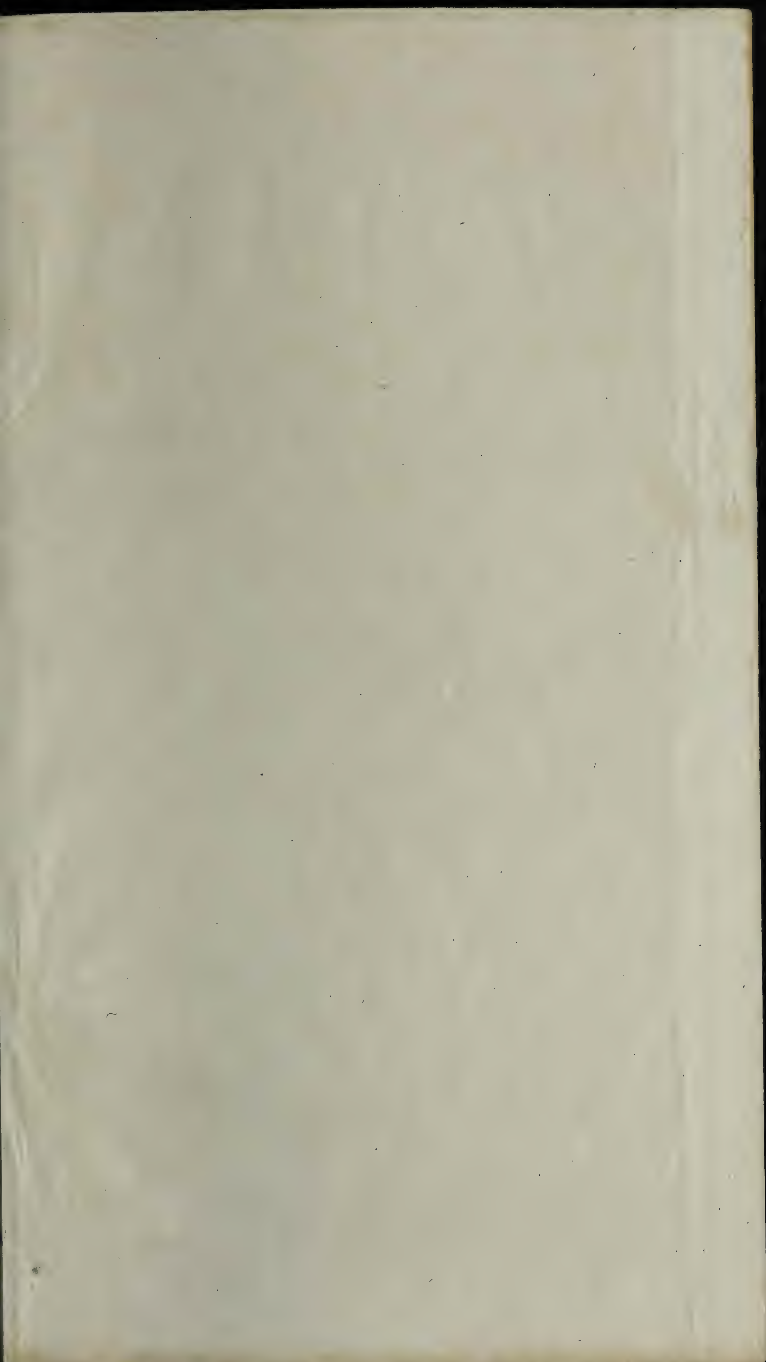
韓霖曰兵法教正不教奇申令篇正也誨之諄諄矣應變篇奇也難以預設先傳張設輕重在于一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不過爲將者之鞭影云耳

愼守要錄卷九終









道光丁未鐫

明詩綜

海山仙館叢書

顧寧人書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屨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粗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傖父年踰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爻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唫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具稔起居無恙因出大著待訪錄讀之再

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亥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日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唯建都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恆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倘辱收諸

同志之列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未學之想以貽後
人以幸萬世曷勝禱切同學弟顧炎武頓首

明夷待訪錄

目次

明夷待訪錄

國朝　黃宗炎　梨洲著

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乃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於今皆在一亂之運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也前年壬寅夏條具爲治大法未卒數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藍水返於故居整理殘帙此卷猶未失落於擔頭艙底兒子某某請完之冬十月雨牕削筆喟然而歎曰昔王冕倣周禮著

書一卷自謂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終不得少試以死冕之書未得見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運未終亦何能爲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癸卯梨洲老人識

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

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已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慙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

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于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

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讐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

源於小儒乎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旣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王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囘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絶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

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原臣

有人焉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資于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

非其道卽君以形聲强我未之敢從也況于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卽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許也況于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爲已死而爲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世之爲臣者昧于此義以謂臣爲君而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爲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

無係于社稷之存亡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
誠臣亦以爲纖芥之疾也夫古之爲臣者于此乎于彼
乎葢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
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爲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
爲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爲臣者輕
視斯民之水火即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
未嘗不背也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
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
者唯娛笑於曳木者之前從曳木者以爲良而曳木之

職荒矣嗟乎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民爲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寒餓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爲當然萬歷初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此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爲鵠矣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或曰臣不與子

並稱乎曰非也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久之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疎久之而氣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累變夫父子固不可變者也

原法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

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爲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爲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爲之學校以興之爲之婚姻之禮以防其淫爲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爲一己而立也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爲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漢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宋解方鎮之權以方鎮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

一毫爲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謂之法乎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日唯筐篋之是虞故其法不得

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卽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論者謂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孫以法祖爲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於此膠彼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勦說也卽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繫於法之存亡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苟非爲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

封建學校卒乘之舊雖小小更革生民之慼慼終無已時也即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以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置相

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蓋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猶公侯伯子男之遞相去自內而言之君之去卿猶卿大夫士之遞相去非獨至於天子遂截然無等級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攝政以宰相而攝天子亦不殊於大夫之攝卿士之攝大夫耳後世君驕臣諂天子

之位始不列於卿大夫士之間而小儒遂河漢其攝位之事以至君崩子立忘哭泣衰絰之哀講禮樂征伐之治君臣之義未必全父子之恩已先絕矣不幸國無君長委之母后爲宰相者方避嫌而處使其決裂敗壞貽笑千古無乃視天子之位過高所致乎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漢以後廢而不講然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宰相既罷天子更無與爲禮者矣遂謂百官之設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賢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設官之意既訛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

傳子而傳賢其視天子之位去留猶夫宰相也其後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爲賢者矣不亦并傳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謂後之入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曰不然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既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其實乎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葢大權不能無所寄彼宮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爲科

條增其職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有明之閣下賢者貸其殘膏賸馥不賢者假其喜笑怒罵道路傳之國史書之則以爲其人之相業矣故使宮奴有宰相之實者則罷丞相之過也閣下之賢者盡其能事則曰法祖亦非爲祖宗之必足法也其事位既輕不得不假祖宗以壓後王以塞宮奴祖宗之所行未必皆當宮奴之黠者又復條舉其疵行亦曰法祖而法祖之論荒矣使宰相不罷自得以古聖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從也

宰相一人參知政事無常員每日便殿議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諫官東西面以次坐其執事皆用士人凡章奏進呈六科給事中主之給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議可否天子批紅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轉發閣中票擬閣中又繳之御前而後下該衙門如故事往返使大權自宮奴出也

宰相設政事堂使新進士主之或用待詔者唐張說為相列五房於政事堂之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

兵房四曰戸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衆務此其例也四方上書言利弊者及待詔之人皆集焉凡事無不得達

學校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非謂班朝布令養老恤孤訊馘大師旅則會將士大獄訟則期吏民大祭祀則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

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爲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是故養士爲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爲養士而設也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於朝廷天子榮之則羣趨以爲是天子辱之則羣擿以爲非簿書期會錢穀戎獄一切委之俗吏時風衆勢之外稍有人焉便以爲學校中無當於緩急之習氣而其所謂學校者科舉囂爭富貴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而士之有才能學術者且往往自拔於草野之間於學校初無與也究竟養士一事亦失之矣於是

學校變而爲書院有所非也則朝廷必以爲是而榮之有所是也則朝廷必以爲非而辱之僞學之禁書院之毀必欲以朝廷之權與之爭勝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學校與朝廷無與其繼也朝廷與學校相反不特不能養士且至於害士猶然循其名而立之何與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搥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爲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爲非是將見盜賊奸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

安而國可保也乃論者目之爲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
亡者收捕黨人編管陳歐正坐破壞學校所致而反咎
學校之人乎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養託之於君授
田之法廢民買田而自養猶賦稅以擾之學校之法廢
民蚩蚩而失教猶勢利以誘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
空名躋之曰君父君父則吾誰欺

郡縣學官毋得出自選除郡縣公議請名儒主之自布
衣以至宰相之謝事者皆可當其任不拘已未仕也其
人稍有干於淸議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

爲吾師也其下有五經師兵法歷算醫射各有師皆聽學官自擇凡邑之生童皆裹糧從學離城烟火聚落之處士人衆多者亦置經師民間童子十人以上則以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爲蒙師故郡邑無無師之士而士之學行成者非主六曹之事則主分教之務亦無不用之人

學宮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觀庵堂大者改爲書院經師領之小者改爲小學蒙師領之以分處諸生受業其寺產即隸於學以贍諸生之貧者二氏之徒分别其有學

行者歸之學宮其餘則各還其業

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其重與宰相等或宰相退處為之每朔日天子臨幸太學宰相六卿諫議皆從之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

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則與大臣之子就學於太學使知民之情偽且使之稍習於勞苦毋得閉置宮中其所聞見不出宦官宮妾之外妄自崇大也

郡縣朔望大會一邑之縉紳士子學官講學郡縣官就

弟子列北面再拜師弟子各以疑義相質難其以簿書期會不至者罰之郡縣官政事鈌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衆其或僻郡下縣學官不能驟得名儒而郡縣官之學行過之者則朔望之會郡縣官南面講學可也若郡縣官少年無實學妄自壓老儒而上之者則士子譁而退之

擇名儒以提督學政然學官不隸屬於提學以其學行名輩相師友也每三年學官送其俊秀於提學而考之補博士弟子送博士弟子於提學而考之以解禮部不更

別遣考試官發榜所遣之士有平日優於學行者學官咨於提學補入之其弟子之罷黜學官以生平定之而提學不與焉

學歷者能算氣朔即補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額使禮部考之官於欽天監學醫者送提學考之補博士弟子方許行術歲終計其生死效否之數書之於冊分爲三等下等黜之中等行術如故上等解試禮部入太醫院而官之

凡鄉飲酒合一郡一縣之縉紳士子士人年七十以上

生平無玷清議者庶民年八十以上無過犯者皆以齒
南面學官郡縣官皆北面憲老乞言
鄉賢名宦毋得以勢位及子弟爲進退功業氣節則考
之國史文章則稽之傳世理學則定之言行此外鄉曲
之小譽時文之聲名講章之經學依附之事功已經入
祠者皆罷之
凡郡邑書籍不論行世藏家博搜重購每書抄印三冊
一冊上秘府一冊送太學一冊存本學時人文集古文
非有師法語錄非有心得奏議無裨實用序事無補史

學者不許傳刻其時文小說詞曲應酬代筆已刻者皆追板燒之士子選場屋之文及私試義策蠱惑坊市者弟子員黜革見任官落職致仕官奪告身

民間吉凶一依朱子家禮行事庶民未必通諳其喪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宮室之制在市肆工藝者學官定而付之離城聚落蒙師相其禮以革習俗

凡一邑之名蹟及先賢陵墓祠宇其修飾表章皆學官之事淫祠通行折毀但留土穀設主祀之故入其境有違禮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懸無益之物土留未掩之喪

優歌在耳鄙語滿街則學官之職不修也

取士上

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極矣故毅宗嘗患之也爲拔貢保舉准貢特授積分換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乃拔貢之試猶然經義也考官不遣詞臣屬之提學既已經於解試矣保舉之法雖曰以名取人不知今之所謂名者何憑也勢不得不雜以賄賂請託及其棒檄而至吏部以一義一論試之視解試爲尤輕矣准貢者用解試之副榜特授者用會試之副榜夫副榜黜落之餘也其黜

落者如此之重將何以待中式者乎積分不去貲郎其源不能清也換授以優宗室其敎可不豫乎凡此六者皆不離經義欲得勝於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詳所以徒爲紛亂而無益於時也唐進士試詩賦明經試墨義所謂墨義者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註宋初試士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其九經五經三禮三傳學究等設科雖異其墨義同也王安石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

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然非創自安石也唐柳冕
即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爲上等其精於傳
註與下等之議權德輿駁曰注疏猶可以質驗不者有
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其
後宋祁王珪累有止問大義不責記誦之奏而不果行
至安石始决之故時文者帖書墨義之流也今日之弊
在當時權德輿已盡之向若因循不改則轉相模勒日
趨浮薄人才終無振起之時若罷經義遂恐有棄經不
學之士而先王之道益視爲迂潤無用之具余謂當復

墨義古法使爲經義者全寫注疏大全漢宋諸儒之說一一條具於前而後申之以已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由前則空疏者絀由後則愚蔽者絀亦變浮薄之一術也或曰以誦數精粗爲中否唐之所以賤明經也寧復貴其所賤乎曰今日之時文有非誦數時文所得者乎同一誦數也先儒之義學其愈於餖飣之勦說亦可知矣非謂守此足以得天下之士也趨天下之士于平實而通經學古之人出焉昔之詩賦亦何足以得士然必費考索推聲病未有若時文空疏不學之人皆可

爲之也

取士下

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知降而唐宋其爲科目不一士不得與於此尚可轉而從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

人之身未入仕之先凡經四轉已入仕之後凡經三轉
總七轉始與之以祿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
部又復試之韓退之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
也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是簿尉令錄榜首纔得丞判
是其用之之嚴也寛於取則無枉才嚴於用則少倖進
今也不然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舉之一途雖使古豪
傑之士若屈原司馬遷相如董仲舒揚雄之徒舍是亦
無由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
下亦寘之郡縣卽其黜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

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於取則豪傑之老死邱壑者多矣寬於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夫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目之內旣聚此百千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目非科目之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士子探籌第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爲取士之善法耶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

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吾故寬取士之法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絶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科舉之法其考校倣朱子議第一塲易詩書爲一科子午年試之三禮兼大戴爲一科卯年試之三傳爲一科酉年試之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四書義一道答義者先條舉注疏及後儒之說既備然後以愚按結之其不條衆說或條而不能備竟入己意者雖通亦不中格有司有不依章句移文配接命題者有喪禮服制忌諱不

以爲題者皆坐罪第二塲周程張朱陸六子爲一科孫吳武經爲一科荀董楊文中爲一科管韓老莊爲一科分年各試一論第三塲左國三史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宋史有明實錄爲一科分年試史論各二道答者亦必摭事實而辨是非若事實不詳或牽連他事而于本事反略者皆不中格第四塲時務策三道凡博士弟子員遇以上四年仲秋集於行省而試之不限名數以中格爲度考官聘名儒不論布衣在位而以提學主之明年會試經子史科

亦依鄉闈分年禮部尙書知貢舉登第者聽宰相鑒別分置六部各衙門爲吏管領簿書拔其尤者倣古侍中之職在天子左右三考滿常調而後出官郡縣又拔其尤者爲各部主事落第者退爲弟子員仍取解試而後得入禮闈

薦舉之法每歲郡舉一人與於待詔之列宰相以國家疑難之事問之觀其所對令廷臣反覆詰難如漢之賢良文學以鹽鐵發策是也能自理其說者量才官之或假之職事觀其所効而後官之若庸下之材勦說欺人

者舉主坐罪其人報罷若道德如吳與弼陳獻章則不次待之舉主受上賞

太學之法州縣學每歲以弟子員之學成者列其才能德藝以上之不限名數缺人則止太學受而考之其才能德藝與所上不應者本生報罷凡士子之在學者積歲月累試分爲三等上等則同登第者宰相分之爲侍中屬吏中等則不取解試竟入禮闈下等則罷歸鄉里

任子之法六品以上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州縣學補博士弟子員若教之十五年而無成則出學三品以上其

子十有五年皆入太學若教之十五年而無成則出學今也大夫之子與庶民之子同試提學受其請託是使其始進不以正不受其請託非所以優門第也公卿之子不論其賢否而仕之賢者則困於常調不賢者而使之在民上旣有害於民亦非所以愛之也

郡縣佐之法郡縣各設六曹提學試弟子員之高等者分置之如戶曹管賦稅出入禮曹主祀事鄉飲酒上下吉凶之禮兵曹統民戶所出之兵城守捕寇工曹主郡邑之興作刑曹主刑獄吏曹主各曹之遷除資俸也滿

三考升貢太學其才能尤著者補六部各衙門屬吏凡廪生皆罷

辟召之法宰相六部方鎭及各省巡撫皆得自辟其屬吏試以職事如古之攝官其能顯著然後上聞

絶學者如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郡縣上之於朝政府攷其果有發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

上書有二一國家有大事或大奸朝廷之上不敢言而草野言之者如唐劉蕡宋陳亮是也則當處以諫職若爲人嗾使因而撓亂朝政者如東漢牢修告捕黨人之

事卽應處斬一以所著書進覽或他人代進詳看其書足以傳世者則與登第者一體出身若無所發明纂集舊書且是非謬亂者如今日趙宧光說文長箋劉振識大編之類部帙雖繁却其書而遣之

建都

或問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夫國祚中危何代無之安祿山之禍元宗幸蜀吐蕃之難代宗幸陝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達就使有急而行勢無所阻當李賊

之圍京城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懸絶北音塵不貫一時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達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向非都燕何遽不及三宗之事乎或曰自永樂都燕歷十有四代豈可以一代之失遂議始謀之不善乎曰昔人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爲事不以失天下爲事者也有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於土木武宗困於陽和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邊人闌入崇禎間京城歲歲戒嚴上下精神斃於寇至日以失天下爲事而禮樂政教猶足觀乎江南之民命竭於

輸輓大府之金錢靡於河道皆都燕之爲害也或曰有王者起將復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勝者以關中爲上金陵不與焉何也曰時不同也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樸畧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又經流寇之亂烟火聚落十無二三生聚敎訓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而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富室之有倉庫匱篋也今夫千金之子其倉庫匱篋必身親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舍金陵而勿都

是委僕妾以倉庫匱篋昔日之都燕則身守夫門庭矣
曾謂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與

方鎭

今封建之事遠矣因時乘勢則方鎭可復也自唐以方
鎭亡天下庸人狃之遂爲厲階然原其本末則不然當
太宗分制節度皆在邊境不過數府其帶甲十萬力足
以控制寇亂故安祿山朱泚皆憑方鎭而起乃制亂者
亦藉方鎭其後析爲數十勢弱兵單方鎭之兵不足相
制黃巢朱溫遂決裂而無忌然則唐之所以亡由方鎭

之弱非由方鎮之強也是故封建之弊強弱吞併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縣之弊疆場之害苦無已時欲去兩者之弊使其並行不悖則沿邊之方鎮乎宜將遼東蘇州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固原延綏俱設方鎮外則雲貴亦依此例分割附近州縣屬之務令其錢糧兵馬內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賦商稅聽其徵收以充戰守之用一切政教張弛不從中制屬下官員亦聽其自行辟召然後名聞每年一貢三年一朝終其世兵民輯睦疆場寧謐者許以嗣世凡此則有五利今各邊有總督

有巡撫有總兵有本兵有事復設經略事權不一能者壞於牽制不能者易於推委枝梧旦夕之間掩飾章奏之上其未至潰决者直須時耳統帥專一獨任其咎則思慮自周戰守自固以各爲長子孫之計一也國家有一警急嘗竭天下之財不足供一方之用今一方之財自供一方二也邊鎮之主兵常不如客兵故常以調發致亂天啟之奢酋崇禎之幕圍是也今一方之兵自供一方三也治兵措餉皆出朝廷常以一方而動四方既各有專地兵食不出於外即一方不寧他方宴如四也

外有強兵中朝自然顧忌山有虎豹藜藿不採五也

田制一

昔者禹則壤定賦周官體國經野則是夏之所定者至周已不可爲準矣當是時其國之君於其封疆之內田土之肥瘠民口之衆寡時勢之遷改視之爲門以內之事也井田既壞漢初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什一之法後亦三十而稅一葢坐地廣大不能縷分區別總其大勢使瘠土之民不至於甚困而已是故合九州之田以下下爲則下下者不困則天下之勢

相安吾亦可無事於縷分區別而爲則壞經野之事也夫三十而稅一下下之稅也當三代之盛賦有九等不能盡出於下下漢獨能爲三代之所不能爲者豈漢之德過於三代歟古者井田養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後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養民使民自養又從而賦之雖三十而稅一較之於古亦未嘗爲輕也至於後世不能深原其本末以爲十一而稅古之法也漢之省賦非通行長久之道必欲合於古法九州之田不授於上而賦以十一則是以上上爲則也以上上爲則而

民焉有不困者乎漢之武帝度支不足至於賣爵貸假榷酤算緡鹽鐵之事無所不舉乃終不敢有加於田賦者彼東郭咸陽孔僅桑宏羊計慮猶未熟與然則十而稅一名爲古法其不合於古法甚矣而兵興之世又不能守其十一者其賦之於民不任田而任用以一時之用制天下之賦後王因之後王既衰又以其時之用制天下之賦而後王又因之嗚呼吾見天下之賦日增而後之爲民者日困於前儒者曰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孰知魏晉之民又困於漢唐宋之民

又困於魏晉則天下之害民者寧獨在井田之不復乎今天下之財賦出於江南江南之賦至錢氏而重宋未嘗改至張士誠而又重有明亦未嘗改故一畝之賦自三斗起科至於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增計其一歲之穫不過一石盡輸於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此者因循亂世苟且之術也吾意有王者起必當重定天下之賦重定天下之賦必當以下下為則而後合於古法也或曰三十而稅一國用不足矣夫古者千里之內天子食之其收之諸侯之貢者不能十之一今郡縣之

賦郡縣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運至於京師者十有九彼收其十一者尙無不足收其十九者而反憂之乎

田制二

自井田之廢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議師丹孔光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其意雖善然古之聖君方授田以養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復以法奪之授田之政未成而奪田之事先見所謂行一不義而不可爲也或者謂奪富民之田則生亂欲復井田者乘大亂之後土曠人稀而後可故漢高祖之滅

秦光武之乘漢可爲而不爲足惜夫先王之制井田所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今幸民之殺戮爲其可以便吾事將使田旣井而後人民繁庶或不能於吾制無齟齬豈反謂之不幸與後儒言井田必不可復者莫詳於蘇洵言井田必可復者莫切於胡翰方孝孺洵以川路澮道洫涂溝畛遂徑之制非窮數百年之力不可夫誠授民以田有道路可通有水利可修亦何必拘泥其制度疆界之末乎凡蘇洵之所憂者皆非爲井田者之所急也胡翰方孝孺但言其可復其所以復之之法亦

不能詳余蓋於衛所之屯田而知所以復井田者亦不外於是矣世儒於屯田則言可行於井田則言不可行是不知二五之爲十矣每軍撥田五十畝古之百畝也非即周時一夫授田百畝乎五十畝科正糧十二石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是實徵十二石也每畝二斗四升亦即周之鄉遂用貢法也天下屯田見額六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三頃以萬歷六年實在田土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律之屯田居其十分之一也授田之法未行者特九分耳由

一以推之九似亦未爲難行况田有官民官田者非民所得而自有者也州縣之内官田又居其十分之三以實在田土均之人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每戶授田五十畝尚餘田一萬七千三十二萬五千八百二十八畝以聽富民之所占則天下之田自無不足又何必限田均田紛紛而徒爲困苦富民之事乎故吾於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復也難者曰屯田旣如井田則屯田之軍日宜蕃庶何以復有銷耗也曰此其說有四屯田非土著之民雖授之田不足以挽其鄉土

之思一也又令少壯者守城老弱者屯種夫屯種而任之老弱則所穫幾何且彼見不屯者之未嘗不得食也亦何爲而任其勞苦乎二也古者什而稅一今每畝二斗四升計一畝之入不過一石則是什稅二有半矣三也又徵收主自武人而郡縣不與則凡刻剝其軍者何所不爲四也而又何怪乎其銷耗與

田制三

或問井田可復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

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何謂積累莫返之害三代之貢助徹止稅田土而已魏晉有戶調之名有田者出租賦有戶者出布帛田之外復有戶矣唐初立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戶之外復有丁矣楊炎變爲兩稅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雖租庸調之名渾然不見其實併庸調而入於租也相傳至宋未嘗減庸調於租內而復斂丁身錢米後世安之謂兩稅租也丁身庸調也豈知其爲重出之賦乎使庸調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楊

炎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之例一條總徵之使一年而出者分爲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餘年是銀力二差又併入於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紛然其後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豈知其爲重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條鞭之利於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萬歷間舊餉五

百萬其末年加新餉九百萬崇禎間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倪元璐爲戸部合三餉爲一是新餉練餉又併入於兩稅也至今日以爲兩稅固然豈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練餉新餉之名不改或者顧名而思義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學無術之過也嗟乎稅額之積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無幾矣今欲定稅須反積累以前而爲之制授田於民以什一爲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爲則其戸口則以爲出兵養兵之賦國用自無不足又何事於暴稅乎何謂所稅非所出之害古者任

土作貢雖諸侯而不忍强之以其地之所無況於小民乎故賦穀米田之所自出也賦布帛丁之所自爲也其有納錢者後世隨民所便布一疋直錢一千輸官聽爲九百布直六百輸官聽爲五百比之民間反從降落是錢之在賦但與布帛通融而已其田土之賦穀米漢唐以前未之有改也及楊炎以戸口之賦併歸土田於是布帛之折於錢者與穀相亂亦遂不知錢之非田賦矣宋隆興二年詔温台處徽不通水路其二稅物帛許依折法以銀折輸葢當時銀價低下其許以折物帛者亦

隨民所便也然按熙寧稅額兩稅之賦銀者六萬一百三十七兩而已而又穀賤之時常平就糴故雖賦銀亦不至於甚困有明自漕糧而外盡數折銀不特折錢之布帛爲銀而歷代相仍不折之穀米亦無不爲銀矣不特穀米不聽上納卽欲以錢准銀亦有所不能矣夫以錢爲賦陸贄尙曰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以爲不可而況以銀爲賦乎天下之銀旣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豐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爲銀則仍不足以上供也無乃使民歲歲皆凶年乎天與民以豐年而

上復奪之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為讐也然則聖王者而有天下其必在土所宜出百穀者賦百穀出桑麻者賦布帛以至雜物皆賦其所出斯民庶不至困瘁爾何謂田土無等第之害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是九則定賦之外先王又細為之等第也今民間田土之價懸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徵收畫以一則至使不毛之地歲抱空租亦有歲歲耕種而所出之息不償牛種小民但知其為瘠土向若如古法休一歲二歲未始非沃土矣官

府之催科不暇雖欲易之惡得而易之何怪夫土力之日竭乎吾見有百畝之田而不足當數千畝之用者是不易之爲害也今丈量天下田土其上者依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爲一畝中者以四百八十步爲一畝下者以七百二十步爲一畝再酌之於三百六十步六百步爲畝分之五等魚鱗冊字號一號以一畝準之不得贅以奇零如數畝而同一區者不妨數號一畝而分數區者不妨一號使田土之等第不在稅額之重輕而在丈量之廣狹則不齊者從而齊矣是故田之中下者得更

番而作以收土田之利如其力有餘也而悉耕之彼二畝三畝之入與土田一畝較量多寡亦無不可也

兵制一

有明之兵制蓋亦三變矣衞所之兵變而為召募至崇禎宏光間又變而為大將之屯兵衞所之弊也官軍三百十三萬八千三百皆仰食於民除西北邊兵三十萬外其所以禦寇定亂者不得不別設兵以養之分兵於農然且不可乃又使軍分於兵是一天下養兩天下之兵也召募之弊也如東事之起安家行糧馬匹甲杖費

數百萬金得兵十餘萬而不當三萬之選天下已騷動矣大將屯兵之弊也擁衆自衛與敵爲市搶殺不可問宣召不能行率我所養之兵反而攻我者卽其人也有明之所以亡其不在斯三者乎議者曰衛所之爲召募此不得已而行之者也召募之爲大將屯兵此勢之所趨而非制也原夫衛所其制非不善也一鎭之兵足守一鎭之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衛所屯田葢相表裏者也其後軍伍銷耗耕者無人則屯糧不足增以客兵坐食者衆則屯糧不足於是益之以民糧又益之以

鹽糧又益之以京運而衛所之制始破壞矣都燕而後歲漕四百萬石十有二總領衛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輪年值運有月糧有行糧一人兼二人之食是歲有二十五萬三千六百不耕而食之軍矣此又衛所之制破壞於輸輓者也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輪班上操春班以三月至八月還秋班以九月至二月還有月糧有行糧一人兼二人之食是歲有二十餘萬不耕而食之軍矣此又衛所之制破壞於班操者也一邊有事則調各邊之軍應調者食此邊之新餉其

家口又支各邊之舊餉舊兵不歸各邊不得不補補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餉是一兵而有三餉也衛所之制至是破壞而不可支矣凡此皆末流之弊其初制豈若是哉爲說者曰末流之弊亦由其制之不善所致也制之不善則軍民之太分也凡人膂力不過三十年以七十爲率則四十年居其老弱也軍既不得復還爲民則一軍之在伍其爲老弱者亦復四十年如是而焉得不銷耗乎鄉井之思誰則無有今以謫發充之遠者萬里近者千餘里違其土性死傷逃竄十常八九如是而焉得

不銷耗乎且燕都二百餘年天下之財莫不盡取以歸京師使東南之民力竭者非軍也耶或曰畿甸之民大半爲軍今計口而給之故天下有荒歲而畿甸不困此明知其無益而不可已者也曰若是則非養兵也乃養民也天下之民不耕而待養於上則天下之耕者當何人哉東南之民奚罪焉夫以養軍之故至不得不養及於民猶可謂其制之善與余以謂天下之兵當取之於口而天下爲兵之養當取之於戸其取之口也教練之時五十而出二調發之時五十而出一其取之戸也調

發之兵十戸而養一敎練之兵則無資於養如以萬歷六年戸口數目言之人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則得兵一百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七人矣人戸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則可養兵一百六萬二千一百四十三人矣夫五十口而出一人則其役不爲重一十戸而養一人則其費不爲難而天下之兵滿一百二十餘萬亦不爲少矣王畿之內以二十萬人更番入衞然亦不過千里假如都金陵其入衞者但盡金陵所屬之郡邑而他省不與焉金陵人口一千五十

萬二千六百五十一則得勝兵二十一萬五百以十萬各守郡邑以十萬入衛次年則以守郡邑者入衛以入衛者歸守郡邑又次年則調發其同事教練之兵其已經調發者則住糧歸家但聽教練而已夫五十口而出一人而又四年方一行役以一人計之二十歲而入伍五十歲而出伍始終三十年止歷七踐更耳而又不出千里之遠則爲兵者其任亦不爲勞國家無養兵之費則國富隊伍無老弱之卒則兵強人主欲富國強兵而兵民太分唐宋以來但有彼善於此之制其受兵之害

未嘗不與有明同也

兵制二

國家當承平之時武人至大帥者干謁文臣即其品級懸絶亦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趨入庭拜其門狀自稱走狗退而與其僕隸齒兵興以後有言於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於是毅宗皇帝專任大帥不使文臣節制不二三年武臣擁衆與賊相望同事虜畧李賊入京師三輔至於靑齊諸鎮櫛比而營天子封公侯結其歡心終莫肯以一矢入援嗚呼毅

宗重武之効如此然則武固不當重與曰毅宗輕武而不重武者也武之所重者將湯之伐桀伊尹爲將武之伐商太公爲將晉作六軍其爲將者皆六卿之選也有明雖失其制總兵皆用武人然必聽節制於督撫或經畧則是督撫經畧將也總兵偏裨也總兵有將之名而無將之實然且不可况竟與之以實乎夫安國家全社稷君子之事也供指使用氣力小人之事也國家社稷之事孰有大于將使小人而優爲之又何貴乎君子耶今以天下之大託之于小人爲重武耶爲輕武耶是故

與毅宗從死死者皆文臣也當其時屬之以一族赴賊俱死何冀十有一二相全何至自殊城破之日乎是故建義于郡縣者皆文臣及儒生也當其時有所藉手以從事勝負亦未可知何至驅市人而戰受其屠醢乎彼武人之爲大帥者方且飈浮雲起昔之不敢一當敵者乘時易幟各以利刃而齒腐朽鮑永所謂以其衆幸富貴矣而後知承平之時待以徒隷者之未爲非也然則彭越黥布非古之良將與曰彭越黥布非漢王將之者也布越無所藉于漢王而漢王藉之猶治病者之服烏喙

藜蘆也人見彭越黥布之有功而欲將武人亦猶見烏喙藜蘆之愈病而欲以爲服食也彼粗暴之徒乘世之衰竊亂天常吾可以權授之使之出落鈐鍵哉然則叔孫通專言斬將搴旗之士儒生無所言進何也曰當是時漢王已將韓信彼通之所進者以首爭首以力搏力之兵子耳豈所謂將哉然則壯健輕死善擊刺者非所貴與曰壯健輕死善擊刺之在人猶精緻犀利之在器甲也弓必欲無瀇治必欲揆胡之稱甲必欲上旅下旅札續之堅人必欲壯健輕死善擊刺其道一也器甲之

精緻犀利用之者人也人之壯健輕死善擊刺者用之者將也今以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之人而可使之爲將是精緻犀利之器甲可以不待人而戰也

兵制三

唐宋以來文武分爲兩途然其職官內而樞密外而閫帥州軍猶文武參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撫雖與軍事而專任節制與兵士離而不屬是故蒞軍者不得計餉計餉者不得蒞軍節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節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勢不可爲叛夫天

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嘗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謂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猾健狗之徒不識義理喜虜掠輕去就緩則受吾節制指顧簿書之間急則擁兵自重節制之人自然隨之上下試觀崇禎時督撫曾有不為大帥驅使者乎此時法未嘗不在未見其不可叛也有明武職之制內設都督府錦衣衛外設二十一都司四百九十三衛三百五十九所平時有左右都督都指揮使指揮使各係以同知僉事及千戶百戶鎮撫之級行伍有總兵副將參將遊擊千把總之

名宜悉罷平時職級只存行伍京營之兵兵部尚書卽為總兵侍郎卽為副將其屬郎官卽分任參遊設或征討將至也出侍郎掛印而總兵事郎官從之者一如京營或用巡撫爲將巡撫掛印卽以副將屬之參政參將屬之郡守其行閒戰將勇畧冠軍者卽參用于其閒苟如近世之沈希儀萬表俞大猷戚繼光又未嘗不可使之內而兵部外而巡撫也自儒生久不爲將其視用兵也一以爲尙力之事當屬之豪健之流一以爲陰謀之事當屬之傾危之士夫稱戈比干立矛者士卒之事而

非將帥之事也卽一人以力間十人而勝之矣兵興以來山野市井之間膂力稍過人者當事卽以奇士待之究竟不當一卒之用萬歷以來之將掩敗飾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亦可謂之傾危矣乃只能施之君父不能施之寇敵然則今日之所以取敗亡者非不足力與陰謀可知矣使文武合為一途為儒生者知兵書戰策非我分外習之而知其無過高之論為武夫者知親上愛民為用武之本不以麄暴為能是則皆不可叛之人也

財計一

後之聖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廢金銀乎古之徵貴徵賤以粟帛爲俯仰故公上賦稅有粟米之征布縷之征是也民間市易詩言握粟出卜孟子言通工易事男粟女布是也其時之金銀與珠玉無異爲饋問器飾之用而已三代以下用者粟帛而衡之以錢故錢與粟帛相爲輕重漢章帝時穀帛價貴張林言此錢多故也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賈皆用之封錢勿出物皆賤矣魏明帝時廢錢用穀桓元輔晉亦欲廢錢孔琳之曰先

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此錢之所以嗣功龜貝也穀帛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者著自于曩然則昔之有天下者雖錢與穀帛雜用猶不欲使其重在錢也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陳用錢兼以錫鐵粟帛嶺南多以鹽米布交易不用錢北齊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絹布後周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錢而官不禁唐時民間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大歷以前嶺南用銀之

外雜以金錫丹砂象齒貞元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詔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于人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宅州官吏論罪元和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參布帛太和三年飾佛像許以金銀唯不得用銅四年交易百緡以上者粟帛居半按唐以前自交廣外上而賦稅下而市易一切無事于金銀其可考彰彰若是宋元豐十二年蔡京當國凡以金銀絲帛等貿易勿受夾錫錢者以法懲治葢其時有以金銀爲用者矣然重和之令命官之家留見錢

二萬貫民庶半之餘限二年聽易金銀之類則是市易之在下者未始不以錢爲重也紹興以來歲額金一百二十八兩銀無額七分入內庫三分歸有司則是賦稅之在上者亦未始以金銀爲正供爲有司之經費也及元起北方錢法不行于是以金爲母鈔爲子子母相權而行而金銀遂爲流通之貨矣明初亦嘗禁金銀交易而許以金銀易鈔于官則是罔民而收其利也其誰信之故至今日而賦稅市易銀乃單行以爲天下之大害盖銀與鈔爲表裏銀之力絀鈔以舒之故元之稅糧折

鈔而不折銀今鈔既不行錢僅爲小市之用不入賦稅使百務併于一途則銀力竭元又立提舉司置淘金戸開設金銀塲各路聽民煽煉則金銀之出於民間者尚多今礦所封閉間一開採又使宮奴專之以入大内與民間無與則銀力竭二百餘年天下金銀綱運至于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時猶有商賈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家在燕京者既盡泄之邊外而富商大賈達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貲力盡歛天下之金銀而去此其理尚有往而復返者乎夫銀力已竭而賦稅如

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銀將于何所故田土之價不當異時之十一豈其壤瘠與曰否不能爲賦稅也百貨之價亦不當異時之十一豈其物阜與曰否市易無資也當今之世宛轉湯火之民卽時和年豐無益也卽勸農沛澤無益也吾以爲非廢金銀不可廢金銀其利有七粟帛之屬小民力能自致則家易足一也鑄錢以通有無鑄者不息貨無匱竭二也不藏金銀無甚貧甚富之家三也輕齎不便民難去其鄉四也官吏贓私難覆五也盜賊胠篋負重易跡六也錢鈔路通七也然須重

爲之禁盜礦者死刑金銀市易者以盜鑄錢論而後可

財計二

錢幣所以爲利也唯無一時之利而後有久遠之利以三四錢之費得十錢之息以尺寸之楮當金錢之用此一時之利也使封域之內常有千萬財用流轉無窮此久遠之利也後之治天下者常顧此而失彼所以阻壞其始議也有明欲行錢法而不能行者一曰惜銅愛工錢既惡薄私錢繁興二曰折二折三當五當十制度不常三曰銅禁不嚴分造器皿四曰年號異文此四害者

昔之所同五曰行用金銀貨不歸一六曰賞賚賦稅上行于下下不行于上昔之害錢者四今之害錢者六故今日之錢不過資小小貿易公私之利源皆無賴焉是行錢與不行等也誠廢金銀使貨物之衡盡歸于錢京省各設專官鼓鑄有銅之山官爲開採民間之器皿寺觀之像設悉行燒毀入局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爲率每錢重一錢制作精工樣式畫一亦不必冠以年號斂田土賦粟帛外凡鹽酒征榷一切以錢爲稅如此而患不行吾不信也有明欲行鈔法而不能行者崇禎間桐城

諸臣蔣臣言鈔法可行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歲可得金三千萬兩戸工侍郎王鼇永主其說且言初年造三千萬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上特設内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肯應者大學士蔣德璟言以一金易一紙愚者不爲上以高皇帝之行鈔難之德璟曰高皇帝似亦神道設教然賞賜折俸而已固不曾用之兵餉也按鈔起于唐之飛錢猶今民間之會票也至宋而始官制行之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而又佐之以鹽酒等項

益民間欲得鈔則以錢入庫欲得錢則以鈔入庫欲得鹽酒則以鈔入諸務故鈔之在手與見錢無異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則官之本錢當使與所造之鈔相準非界則增造無異一則每界造鈔若干下界收鈔若干詐僞易辨非界則收造無數宋之稱提鈔法如此卽元之所以得行者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有明寶鈔庫不過倒收舊鈔凡稱提之法俱置不講何怪乎其終不行也𣪍宗言利之臣不詳其行壞之始末徒見尺楮張紙居然可當金銀但講造之之法不講行之之法

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故其時言可行者猶見彈而求炙也然誠使停積錢緡五年爲界斂舊鈔而焚之官民使用在關卽以之抵商稅在場卽以之易鹽引亦何患其不行且誠廢金銀則穀帛錢緡不便行遠而囊括尺寸之鈔隨地可以變易在仕宦商賈又不得不行德璟不言鈔與錢貨不可相離而言神道設教非兵餉之用彼行之于宋元者何不深考乎

財計三

治天下者旣輕其賦斂矣而民間之習俗未去蠹惑不

除奢侈不革則民仍不可使富也何謂習俗吉凶之禮旣亡則以其相沿者爲禮婚之筐篚也裝貲也宴會也喪之含殮也設祭也佛事也宴會也芻靈也富者以之相高貧者以之相勉矣何謂蠱惑佛也巫也佛一也而有佛之宮室佛之衣食佛之役使凡佛之資生器用無不備佛遂中分其民之作業矣巫一耳而資于楮錢香燭以爲巫資于烹宰以爲巫資于歌吹婆娑以爲巫凡齋醮祈賽之用無不備巫遂中分其民之資產矣何謂奢侈其甚者倡優也酒肆也機坊也倡優之費一夕而

中人之産酒肆之費一頓而終年之食機坊之費一衣而十夫之煖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禮投巫驅佛吾所謂學校之教明而後可也治之以末倡優有禁酒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爲佛而貨者有爲巫而貨者有爲優倡而貨者有爲奇技淫巧而貨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槩痛絶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聖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爲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于途者蓋皆本也

胥吏

古之胥吏者一今之胥吏者二古者府史胥徒所以守簿書定期會者也其奔走服役則以鄉戸充之自王安石改差役爲顧役而奔走服役者亦化而爲胥吏矣故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則復差役欲除簿書期會吏胥之害則用士人何謂復差役宋時差役有衙前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長戸長壯丁色目衙前以主官物今庫子解戸之類戸長以督賦稅今坊里長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今弓兵捕盜之類承符手力散從以供

驅使今皂隷快手承差之類凡今庫子解戶坊里長皆爲差役弓兵捕盜皂隷快手承差則顧役也余意坊里長值年之後次年仍出一人以供雜役盡吏胥之事于爲害者其故有三其一恃官司之力鄉民不敢致難差役者則知我之今歲致難于彼者不能保彼之來歲不致難于我也其二一爲官府之人一爲田野之人既非同類自不相顧差役者則儕輩爾汝無所畏忌其三久在官府則根株窟穴牢不可破差役者伎倆生疎不敢弄法是故坊里長同勾當于官府而鄉民之于坊里長

不以爲甚害者則差與顧之分也治天下者亦視其勢勢可以爲惡雖禁之而有所不止勢不可以爲惡其止之有不待禁也差役者固勢之不可以爲惡者也議者曰自安石變法終宋之世欲復之而不能豈非以人不安于差役與曰差役之害唯有衙前故安石以顧募救之今庫子解戶且不能不仍于差役而其無害者顧反不可復乎宋人欲復差役以募錢爲害吾以謂募錢之害小而胥吏之害大也何謂用士人六部院寺之吏請以進士之觀政者爲之次及任子次及國學之應任者

滿調則出官州縣或歷部院屬官不能者落職郡縣之吏各設六曹請以弟子員之當廩食者充之滿調則升之國學或即補六部院寺之吏不能者終身不聽出仕郡之經歷照磨知事縣之丞簿典史悉行汰去行省之法一如郡縣蓋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舉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隸爲之所謂皇皇求利者而當可以爲利之處則亦何所不至創爲文網以濟其私凡今之所設施之科條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無朝廷之法其二天下之吏既爲無賴子所據而佐貳又爲

吏之出身士人目爲異途羞與爲伍承平之世士人衆多出仕之途既狹遂使有才者老死邱壑非如孔孟之時委吏乘田抱關擊柝之皆士人也其三各衙門之佐貳不自其長辟召一一銓之吏部即其名姓且不能遍況其人之賢不肖乎故銓部化爲籤部貽笑千古其四京師權要之吏頂首皆數千金父傳之子兄傳之弟其一人麗于法後而繼一人焉則其子若弟也不然則其傳衣鉢者也是以今天下無封建之國有封建之吏誠使吏胥皆用士人則一切反是而害可除矣且今各衙

門之首領官與郡縣之佐貳在漢則爲曹掾之屬其長皆得自辟卽古之吏胥也其後選除出自吏部其長復自設曹掾以爲吏胥相沿至今曹掾之名既去而吏胥之實亦亡矣故今之吏胥乃曹掾之重出者也吾之法亦使曹掾得其實吏胥去其重而已

奄宦上

奄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爲烈也漢唐宋有干與朝政之奄宦無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

傳後有票擬天下之財賦先内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後法司其宅無不皆然則是宰相六部爲奄宦奉行之員而已人主以天下爲家故以府庫之有爲已有環衛之強爲已強者尚然末王之事今也衣服飲食馬匹甲仗禮樂貨賄造作無不取辦于禁城數里之內而外庭所設之衙門所供之財賦亦遂視之爲非其有嘵嘵而爭使人主之天下不過此禁城數里之內者皆奄宦爲之也漢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後可以得志有明則格局已定牽挽相雜以毅宗之哲王始

而疑之終不能舍之卒之臨死而不能與廷臣一見其禍未有若是之烈也且夫人主之有奄宦奴婢猶其有廷臣師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師友者道德故奴婢以相喜怒爲賢師友而喜怒其喜怒則爲容悅矣師友以規過失爲賢奴婢而過失其過失則爲悖逆矣自夫奄人以爲内臣士大夫以爲外臣奄人既以奴婢之道事其主其主之妄喜妄怒外臣從而違之者奄人曰夫非盡人之臣與奈之何其不敬也人主亦卽以奴婢之道爲人臣之道以其喜怒加之于奄人而受加

之于士大夫而不受則曰夫非盡人之臣與奈之何有敬有不敬也葢內臣愛我者也外臣自愛者也于是天下之爲人臣者見夫上之所賢所否者在是亦遂舍其師友之道而相趨于奴顏婢膝之一途習之旣久小儒不通大義又從而附會之曰君父天也故[illegible]奏疏吾見其是非甚明也而不敢明言其是非或舉其小過而遺其大惡或勉以近事而闕于古則以爲事君之道當然豈知一世之人心學術爲奴婢之歸者皆奄宦爲之也禍不若是其烈與

奄宦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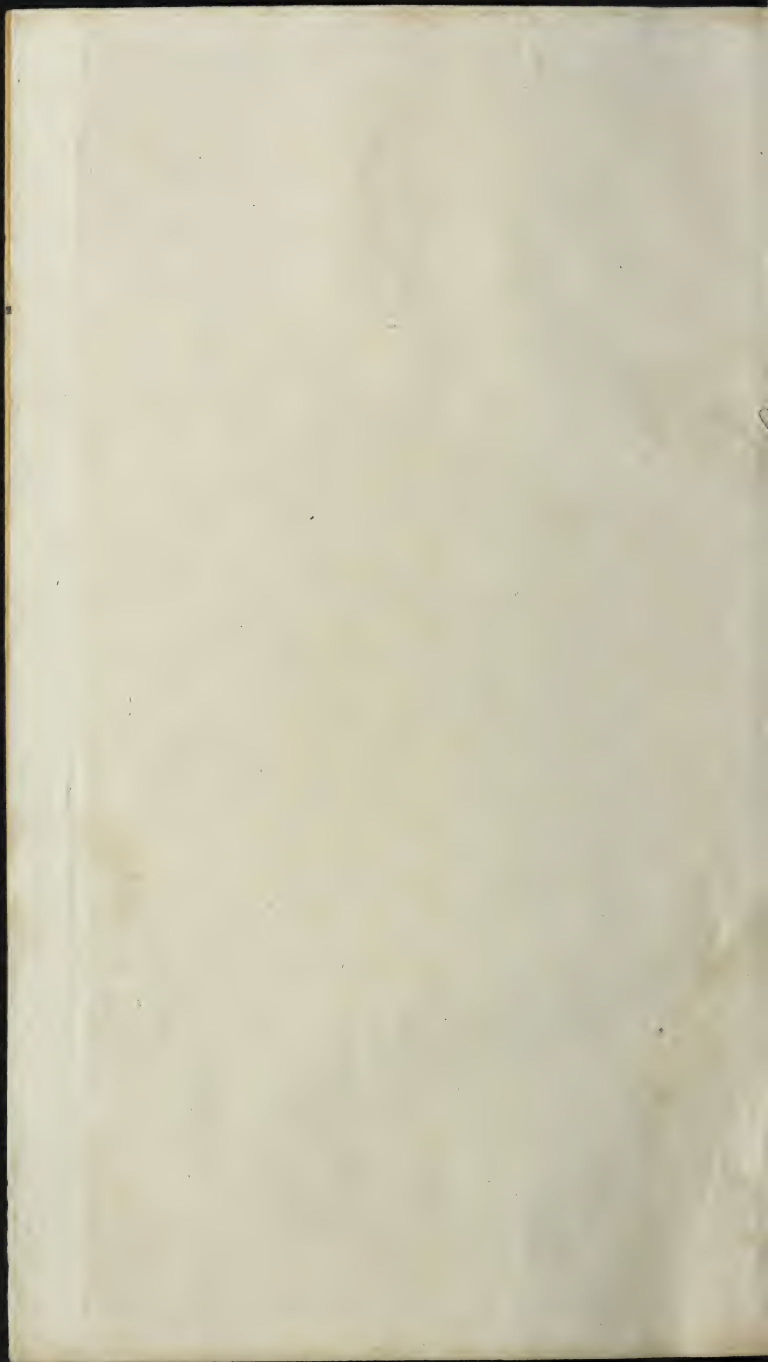
奄宦之如毒藥猛獸數千年以來人盡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豈無法以制之與則由于人主之多欲也夫人主受命于天原非得已故許由務光之流實見其以天下爲桎梏而掉臂去之豈料後世之君視天下爲娛樂之具崇其宮室不得不以女謁充之盛其女謁不得不以奄寺守之此相因之勢也其在後世之君亦何足貴而鄭元之注周禮也乃謂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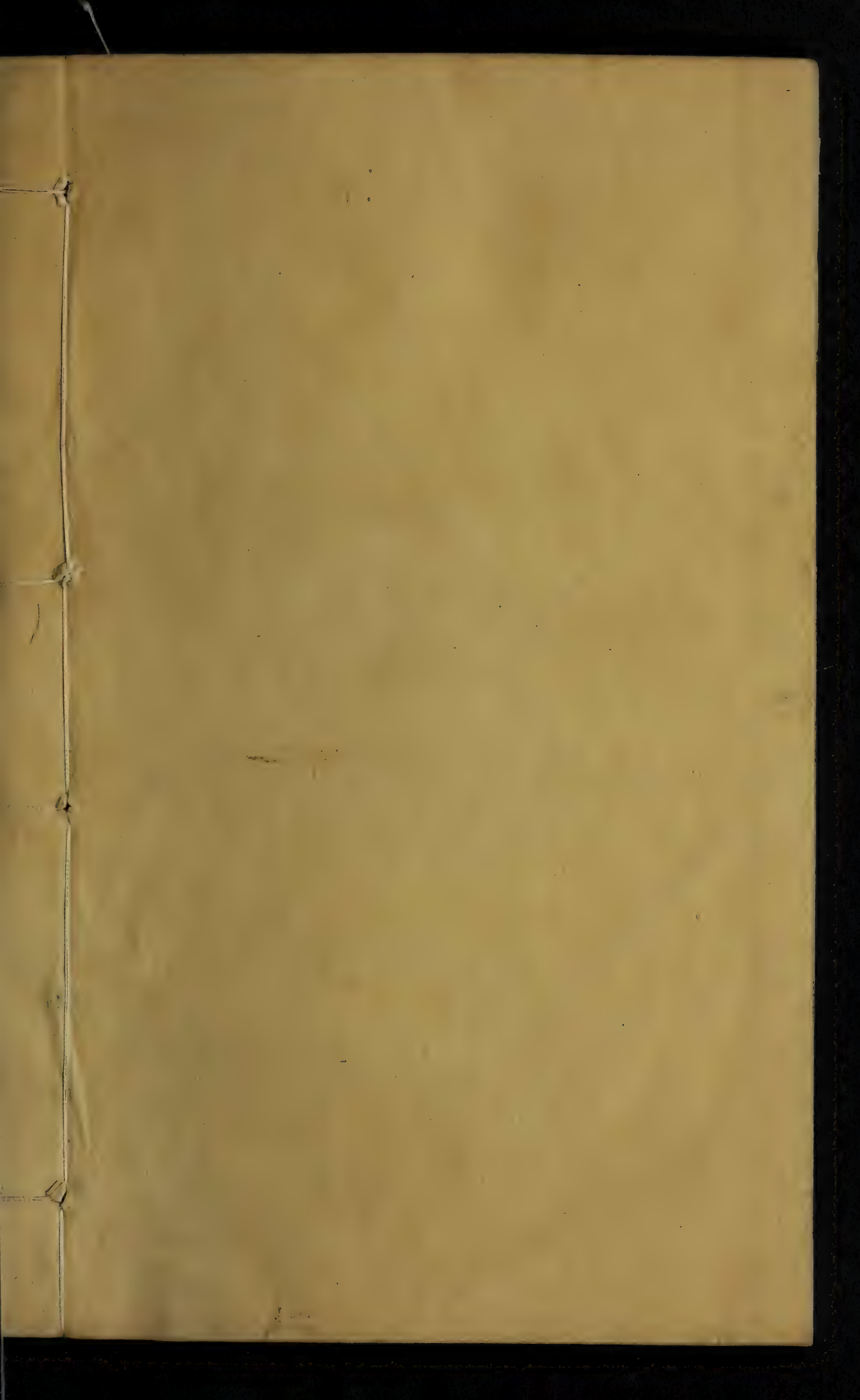
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其視古之賢王與後世無異則是周禮爲誨淫之書也孟子言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是時齊梁秦楚之君共爲奢僭東西二周且無此事若使爲周公遺制則孟子亦安爲固然得志弗爲則是以周公爲舛錯矣苟如元之爲言王之妃百二十人妃之下又有侍從則奄之守衞服役者勢當數千人後儒以寺人隷于冢宰謂周官深得治奄之法夫刑餘之人不顧禮義兇暴是聞天下聚兇暴滿萬而區區以係屬冢宰納之鈐鍵有是理乎且古今不貴其能治而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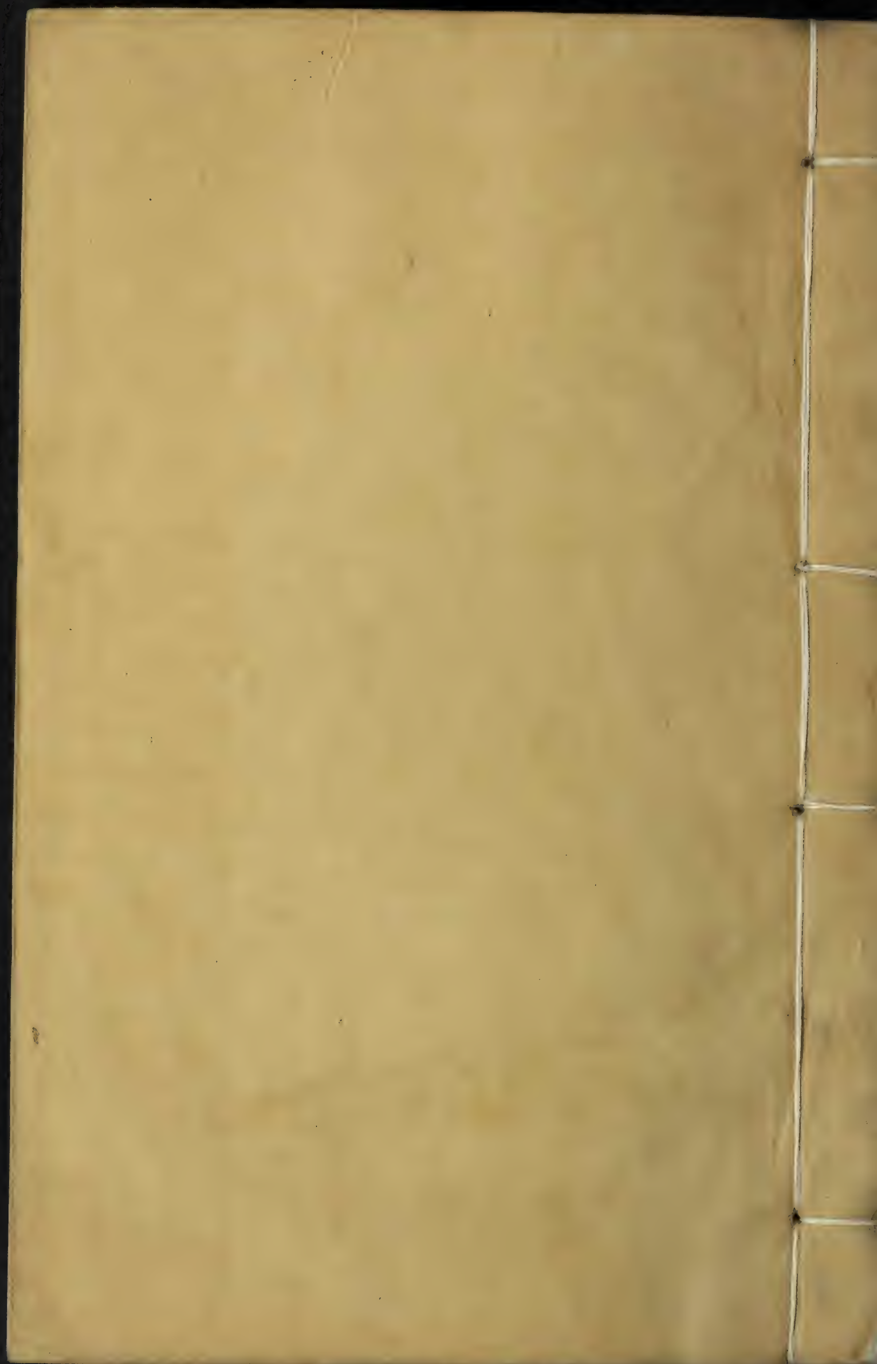
其能不亂奄人之衆多即未及亂亦厝火積薪之下也吾意為人主者自三宮以外一切當罷如是則奄之給使令者不過數十人而足矣議者竊憂其嗣育之不廣也夫天下何常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況于子孫乎彼鰓鰓然唯恐後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孫是乃流俗富翁之見故堯舜有子尚不傳之宋徽宗未嘗不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

明夷待訪錄終

番禺孟鴻光校







道光己酉鐫

攷古質疑

海山仙館叢書

海山仙館叢書

汲古質疑

道光丁酉鐫

考古質疑提要

考古質疑宋葉大慶撰大慶宋史無傳是書亦不見于藝文志惟永樂大典散見各韻中又別載入寶慶丙戌葉武子淳祐甲辰其子釋之序各一篇據其文攷之知大慶字榮甫當時以詞賦知名嘗觀建州州學教授而其里貫則序文不具莫能詳也其書上自六經諸史下逮宋世著述諸家凡疑義所在悉爲抉摘而攷證之援據詳明折衷至當類多前人未發之祕文筆亦極贍辯可觀其有徵

引古書及疏通互證之處則各于本文之下用夾注以明之使讀者一覽了然于體例尤爲盡善在南宋說部中洵可無愧淹通之目者昔程大昌作攷古編號稱精審大慶生于其後復以爲名隱然有希踪前哲之志今以兩書並較實亦未可低昂自宋以來齊諧志怪之編尚多流傳藝苑而此書獨沈晦不顯幾至終湮殆亦以大慶之名未著于時耳食者遂不知貴重耳今爲採掇編綴訂正舛訛釐成六卷雖其原目不傳無由知其完闕而已

佚僅存之本吉光片羽固未嘗不可爲稽古者所取資也



考古質疑原序

同舍葉君榮甫以經學蜚聲六館人知誦其文歎其辭藻之勝而所學之原委則未之或知也予贊丞古建而君爲郡博士一日出示所著考古質疑一編予細翫之則考訂詳密援引該博而議論精確往往出人意表蓋不獨爲應舉計而已予乃知君用功之深其成名豈偶然哉夫學問淹貫然後議論卓越而辭藻霈然學者志於應舉讀君之文當參此書以求君之用功其於科第何遠之有苟不務根本徒事枝葉而欲爭先多士是猶

操巵酒豚蹄而覬甌窶滿篝多見其不知量也屬閱不
己因書其後而明之寶慶丙戌艮月樵陽葉武子文之
題

先君府教幼冠鄉書繼升國學垂成舍選既而調冷官
需遠次戌瓜甫及風木纏悲于哀苦劬瘁之餘杜門謝
事唯以讀書自遣所得所疑隨筆于冊久而成編目曰
考古質疑盍將是正於先生長者比分教于建建素多
士競相傳寫筆札不給文之先生葉公爲鋟諸梓先君
喟然曰吾斯之未能信奚其梓未幾賫志而逝嗚呼先

君易藁者三猶未敢自信後之君子試呈電覽賜以訂正俾是是非非得所據依顧不韙與前板寖湮求者未已因再入梓㫺淳祐甲辰中秋男穉之百拜謹誌

考古質疑卷一

宋 葉大慶 撰

温庭筠乾𦠆子曰張由古無學對衆歎班固文章不入文選衆對以兩都賦燕然銘由古曰此是班孟堅非固也吁由古無學其以班固孟堅爲二人亦何足恠大慶嘗因是而泛觀之伯益柏翳一人也史記於陳杞世家則以爲二人〔原註〕鄭語云嬴栢翳之後漢地志秦之先伯益爲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則益翳乃一人聲轉故字異爾史記陳杞世家之末乃云栢翳之後封爲秦又云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以翳

益爲二闞止子我一人也史記于田敬仲世家則以爲
人也原註左傳哀六年說闞止之事杜預注以爲子我
二人也史記齊世家賈逵注亦曰子我也及田敬仲世
家乃云子我者闞止之宗人又云田氏之
徒追殺子我及闞止此以一人爲二人也士會范武子
一人也王叚郵無恤亦一人也漢史于古今人表皆以
爲二人公輸魯班一人也顏師古疑爲二人原註賓戲注豈
非皆失之不考歟由是而觀則于張由古何責雖然是
固以一人爲二人也而其間又或以二人而爲一焉左
傳少昊有子曰重顓帝有子曰黎二人各出一帝司馬
遷並以重黎爲國祖又以重黎爲官號而吳回爲之後

案永樂大典原本脫後字今據史記吳世家補入故束皙譏遷並兩人而爲一謂此也原註左傳事見昭二十九年木正曰勾芒其祀重火正曰祝融其祀黎孔安國注呂刑亦曰重即羲黎即和太史公自序亦云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揚子法言重黎篇亦同今于楚世家乃合爲一人何耶束皙之言見通鑑帝嚳紀注○案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二句係左傳其祀重其祀黎二句係杜注此注未分晰至于虞仲夷逸二人也班固以爲仲雍竄于蠻夷而遁逸吁以遷固之博洽其失猶爾況他人哉

司馬遷作史記班固作漢書然漢書季布蕭何張耳袁盎及張騫李廣衞霍等贊大略多與史記同原註漢書張騫贊即史記大宛傳後或全取本文或改易數字此無他馬作于前班

述于後觀史固無可疑然切怪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作而史記乃謂太史公曰全與漢書同夫遷之所作在固容或承襲之如固之所作遷安得預同之哉且遷在武帝時揚雄生于漢末今相如傳後且引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此班固作贊曉然矣何爲史記乃以爲太史公之語而雜于其間耶諸家注釋並不及此大慶讀至於此竊嘗惑之徧假諸本校之又皆一同因反覆而究之公孫宏傳乃載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賜宏子孫爵徐廣注云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乃

知相如之贊亦後人寫入而託之大史公也于是喟然歎曰古人著書多爲後人所加以啟學者之疑何可勝紀九州箴揚子雲所作也唐徐堅初學記所載潤州箴乃有六代都興之語原註漢書揚雄贊曰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晉灼曰九州之箴也初學記揚雄潤州箴曰洋洋潤州江山秀遠蔣廟鍾山孫陵曲衍江寧之邑楚曰金陵吳晉梁宋六代都興雄生西漢之末安得預有吳晉梁宋六代都興之語哉藝文類聚唐太宗時歐陽詢所編也而有蘇李沈宋之詩原註正月十五日有蘇味道夜遊詩洛水門有李嶠拜洛詩寒食門有沈佺期宋之問詩四子皆後人歐陽安得預編之也是皆後人所加使人不能無疑類如此觀者不可不知

史通曰春秋者繫日月以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長也然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下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此其所短也葢子元所謂春秋非指孔子之經乃指左氏編年之傳而言爾大慶按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註云柳下惠展禽也按國語柳下惠姓展名獲字季禽今左傳亦引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原註見文公二年又

魯犒齊師受命于展禽原註僖公二十六年杜氏皆以柳下惠釋之非不明甚是則展禽卽柳下惠也今曰賢如柳下惠終不彰其名氏無乃劉子不細考歟

書之秦誓乃穆公自悔而作爾史記則以爲作于渡河焚船大敗晉人之後盤庚三篇乃因遷都告諭臣民而作爾史記則以爲盤庚弟小辛立殷道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篇至于文侯之命乃周平王東遷晉文侯仇有安定之功故錫命之爾史記則以爲周襄王命晉侯重耳原註重耳亦謚曰文蓋襄王之命重耳左傳以爲用平禮也

言用平王享文侯仇之禮以享重耳也其義甚明原註僖公二十八年史記乃併引父義和丕顯文武能謹明德案史記作能愼明德此避宋孝宗諱作謹字昭登於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于是晉文公稱霸是指義和爲重耳也今以尚書之序攷之秦誓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函歸作秦誓盤庚之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胥怨作盤庚三篇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非不明白史記乃牴牾如此葢三書雖得於伏生所傳是時孔子百篇之序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故遷不及見

所以與書序之言不同歟又如秋熟未穫雷電以風拔木偃禾之事乃周公居東未還之時故成王曰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雨反風禾起歲熟書所載甚明也遷史於魯世家乃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此亦遷史之誤君子取信于書之金縢可也

遷史或於楚世家紀陳事晉世家紀鄭事所以使人參觀互考也然時有謬誤秦紀武公十三年載齊管至父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耿大慶按左傳無知立于魯莊公之八年霍魏耿之滅乃閔公元年也相去二十五年

而聯載之誤矣又以晉世家攷之晉侯緡十九年載管至父之事至獻公十六年滅霍魏耿亦可見非同年之事而秦紀之誤甚明又魯世家載宋武公之世敗翟于長丘獲長翟緣斯而宋世家乃于昭公四年云宋敗長翟緣斯于長丘又於年表載之且武昭相去百四十餘年注家但以爲未詳大慶以左傳攷之初宋武公之世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則知宋世家年表所載爲誤然遷所以誤者葢由魯文公十一年乙巳即宋昭公之四年魯以是年敗長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左氏因舉前

緣斯之事以載長狄之始末爾遷遂誤認爲同時事而以爲宋昭之四年注家不攷之左氏以正其誤亦太鹵莽矣

前漢藝文志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及遷固儒林伏生傳皆云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而孔安國書序乃云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顏師古注藝文志又引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于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孔鮒所藏未知孰是大慶觀孔叢子子魚名鮒

甲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立尊以博士爲太師子魚曰秦將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云云又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又云子上生子家子家生子京子京生子高子高生子順子順生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嘗爲惠帝博士觀此則鮒與子襄皆子順之子兄弟也意者相與藏之故家語謂之子襄尹敏傳謂之子鮒未害也彼伏生亦自壁藏與孔壁所藏無相與也但隋志又云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

古文又與子褎子紨不同未知何據而云爾

匡衡傳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愚謂來字漢書雖無音義當以釐音讀之葢經已有明證左傳宣二年城者謳華元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音義曰來力知切以協上韻是以來爲釐音也又詩終風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音義云古協思韻多音梨他皆放此謂放此者如詩云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又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又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寕不來此

並是協思韻者所謂他皆放此則皆棃音也是以劉向傳引周頌來牟直作釐麰蓋可見矣史記貨殖傳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又文選屈平九歌云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漢栢梁詩平理請讞決嫌疑（原註廷尉）修飾輿馬待駕來（原註太僕）郡國吏功差次之（原註鴻臚）韓文平淮西碑云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所謂來字皆當依左傳毛詩音義讀之無疑

周人以諱事神然雝詩言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何以不爲文武諱耶至于周禮一書七月一詩皆周公作也禮有昌本之菹詩有觱發之詠皆不之諱者蓋周去古未遠雖曰文爲之備尚遺朴畧之風其避諱固未如後世之悉特不敢指曰文王昌武王發若泛用二字則未之諱也如穆王名滿其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諸侯亦有衛侯鄭雖曰魯以獻武廢二山是特當時爲尊者諱故改具敖之名而承襲不易厥後魯國又有公孫敖亦足以見泛而言之未嘗諱也後世諱政而改正月

且易其音視周爲密矣觀王嘉上封事無教逸欲有國是固爲高祖諱矣及韋孟諫詩有曰總齊羣邦自是而下犯高祖之諱者凡至五六孟當楚王戊之時去高祖爲未久而獨不之諱豈漢初懲秦苛禁凡事簡易其避諱亦未如後世之悉至武帝諱徹遂改徹侯爲通侯原註見蔡邕獨斷自是之後所諱遂密于前歟觀漢書蒯徹謂之蒯通固爲武帝諱矣至于景帝名啟史記謂之微子開而漢紀元封元年詔書有夏后啟母石之言何爲不避之耶顏師古謂史追書之班固非漢臣子歟況刑法志

建三典以刑邦國與萬邦作孚之類皆不爲始祖避何耶唐陸贄論關中事宜曰與理同道罔不與請釋趙貴先罪狀曰脅從罔理韓文進士策問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治字皆易爲理避高宗諱也然韓文潮州上表有曰朝廷治平曰爲治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賀卽位表云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惟素自代曰文學治行衆所推與舉韓泰自代曰悉心爲治何爲不避之耶又中宗諱顯而韓文袁州上表曰顯文頻煩舉韋覬自代曰顯映班序至柳

子厚鼓吹曲涇水黃篇云羲和顯曜乘清氛皆犯中宗之諱何也韓公羅池廟碑曰其日景辰矣而賀慶雲表乃曰其日丙戌子厚平淮夷雅曰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矣案命官分土等句係平淮夷雅之表此似脫表字而韓賀卽位表乃曰以和萬民又何耶是二者容或刊行之誤而顯治二字用之非一不應皆誤也當俟知者質之

考古質疑卷一終

考古質疑卷二

宋　葉大慶　撰

尚書微子篇曰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孔安國注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及史記殷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至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

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數諫紂不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注家但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據史記三處皆見太師少師非即箕子比干況周紀明言太師名疵少師名彊漢古今人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彊之名殊與安國不合竊謂二子同武帝時人何以所見異而言不同歟又本朝蘇子由作古史乃從安國說劉道原作通鑑外紀又從史遷說二公乃我宋巨儒各主一

說未知孰爲至當歟

大慶舊見一策問云齊伐燕史遷以爲湣王而孟軻則曰宣王近世有作古史者嘗正軻之失軻之書得於親見遷之史出于傳聞而古史斷然以爲湣王而不信孟子何也原註大慶案古史孟軻傳齊湣王聞燕噲之亂將伐燕沈同問孟子曰燕可伐歟孟子曰可齊人伐燕克之諸侯多謀救燕或問孟子勸齊伐燕何也孟子曰我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之可以伐燕也注曰史記齊世家言孟子勸齊湣王伐燕是不考之孟子也而孟子稱宣王伐燕燕亦失之矣蓋古史乃蘇公轍所作其子遜爲之注也當時對策者固不暇詳究大慶近見儒學警悟一書內有陳氏新語云齊宣王伐燕見于孟子而史

記無其事燕世家乃云燕王噲立三年聽蘇代言以國遜子之國大亂云云孟軻謂齊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此與孟子沈同問答事同則此伐燕乃湣王也燕噲之立當湣之四年噲亡而昭王立二十六年燕與秦晉五國共擊齊而燕獨入至臨淄取其重器湣王亡走莒此則孟子所謂諸侯多謀救燕伐寡人者也皆湣王時事孟子遊齊梁當知其詳其自著書不知何以誤爲

宣王退之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相與記軻所言爾意其以此故誤也原註以上皆陳氏說大慶嘗攷之史記齊世家即無宣王伐燕事至燕世家雖云齊宣取十城後因蘇秦之說復以歸燕乃在燕易王時非噲也及後噲立遜國子之國大亂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云云大慶又以六國年表攷之齊宣王立于周顯王二十七年凡立十九年而薨乃顯王四十五年也子湣王立湣王四年燕噲方立是噲不與齊宣同時也噲立五年而遜國又三年而齊破燕即周赧王之元年時宣

王死而湣王立十一年矣然則伐燕乃湣王非宣王誠如陳氏之論原註但陳氏以沈同問答事爲湣王時此不過據史記世家及年表而言爾是猶可也若謂燕與五國共擊齊而燕獨至臨淄以爲孟子所謂多謀救燕者未必然也蓋齊伐燕至燕入齊時前後二十七八年不應孟子許多年常在齊也初齊伐燕不從孟子置君而後去之言燕人自立太子平故曰燕人畔爾雖然大慶又攷之戰國策燕王噲既立蘇秦死于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原註代秦之弟及秦死而齊宣復用代使于燕燕王問齊王何如曰必不霸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代欲激燕王之厚任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燕國

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伐燕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由戰國策而觀則齊宣伐燕與孟子脗合又未可遽謂孟子爲誤也然則以孟子爲誤皆因遷史世家年表而爲是言歟司馬公作通鑑乃于周顯王三十六年云齊威王薨子宣王立顯王四十八年云燕易王薨子噲立據此則齊宣正與燕噲同時原註顯王在位四十八年次年靚王立又六年赧王立赧王元年燕國大亂齊伐燕且舉孟子答問之言甚悉

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立然則齊宣十九年通鑑亦與年表同獨年表以宣王立于顯王二十七年通鑑以宣王立于顯王三十六年爲異故自是次第有差爾温公進通鑑表以爲徧閱舊史抉擿幽隱校計豪釐豈有此大節目不加考究而或誤乎況孟子答問歷歷戰國策又有可稽乎然即史記參觀互考紀傳世家之與年表其前後歲月又皆相應如伐燕一事又未足以決史記之爲誤獨有一事或可爲證何者以其未免自戾也越世家云越王無疆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伐齊不

如伐楚之利越遂釋齊伐楚楚大敗之殺無彊北破齊於徐州按此則破齊于徐州乃越因齊威之說而伐楚楚因敗越之勢而破齊正齊威王時也年表于徐州之圍乃載于顯王三十六年爲宣王之世豈非遷之自戾歟然則徐州之圍既爲威王之時則齊宣非立于顯王二十七年可見而通鑑所載爲得其實原註通鑑載楚敗越于顯王三十五年楚圍徐州于顯王三十六年是歲齊威王薨子宣王立是知伐燕爲宣王明矣大抵即此可以明彼而因其自戾則尤可以辯而破也大慶于此一事蓄疑不决者幾年矣今也考證獨勞觀

者毋但日食肉者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幸甚

史記于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于孫武傳云後百餘年有孫臏于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盍言其材行術業之相近似也至于滑稽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此其用意亦與上文類例同也但淳于髡傳乃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似未免乎顛倒錯繆何者優孟與楚莊王同時淳于與齊威王同時楚莊乃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世當云其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方疑此爲傳寫之誤然而先傳髡而後敘孟其列

傳先後如此此則又非傳寫之誤而史記眞失矣
前書歷志曰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
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
述焉是則三統歷乃歆作也司馬彪作後漢志乃曰自
太初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大慶按太初乃武
帝年號劉歆乃生于前漢之末安得太初元年始用三
統歷又按哀帝建平二年改爲太初元壽元年若指爲
此太初則是時固有三統歷矣但自此太初至建武八
年朱浮許淑等上書言歷不正之時止三十六年不應

言施行百有餘年由此觀之其誤可知矣

事物紀原曰漢儀四一曰策書策簡也今册命卽是葢始于漢書顧命曰丁卯作册書則漢緣周事也大慶謂紀原謂漢緣周事固也但所引書乃成王末年册立康王之事前乎此者如鄭司農引春秋傳曰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其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受策而出又按書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皆册命之事紀原所引乃在後爾非所謂原也案左傳襄王命晉文公事距康王時年代已遠此謂紀原所引在後實誤

漢書霍去病爲票姚校尉服虔音飄搖師古曰票頻妙切姚羊召切勁疾之貌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尙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此師古之說云爾然古今詩人多作平聲用如高適送將軍出塞詩銀鞍玉勒繡蝥弧每逐票姚破骨都李白詩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誰者霍票姚杜子美後出塞詩借問大將誰恐是霍票姚又云漢朝頻選將應拜霍票姚又曰居然雙捕虜自是一票姚又曰功成畫麟閣獨有霍票姚杜牧詩守道還如周伏柱鏖兵不愧

霍嫖姚本朝王荆公亦云莫教空說霍嫖姚劉貢甫詩嫖姚不復顧家爲誰爲東山久不歸歷觀作者皆從服虔音不取師古說何耶大慶葢嘗攷之服虔之與鄭元皆漢儒宗也後生晚學至于麾道孔聖誤諱言服鄭非葢可見矣服虔既音飄摇所以後人皆從之至唐顏師古始引荀悅漢紀以改其音義然自唐以前皆從服虔音如梁蕭子顯詩曰出東南隅行曰漢馬三萬疋夫聟仕嫖姚十五張内侍十八賈登朝周庾信夜聽擣衣詩擣衣明月下夜靜秋風飄云云寒夜須及早將寄霍嫖

姚皆作平聲押故後人承而用之如唐李杜及我本朝諸公亦皆作平聲然則二字皆從服音不取顏說非不取顏說也以顏氏未正音義之前人皆從服音故後人亦相沿襲而用之歟

司馬法曰井十爲通通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刑法志曰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司馬法曰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刑法志曰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曰成十

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刑法志曰一同百里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司馬法曰終十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刑法志曰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二說多寡不同何也古者車兼攻守合而言之皆曰革車分而言之曰革車又曰輕車重車伍法至卒而備攻守車各一乘攻車用馬守車牛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二十五

人在攻車則曰甲士曰步卒在守車則曰徒鄭注所引
因守車以見攻車故士之數多刑法志所載因攻車以
見守車故有牛古文質畧制皆互見葢古人之所習知
今之白首而不能通者也其法則井邑邱甸縣都見于
周禮初無異者第不深考之耳然此制都鄙之法若乃
鄉遂則又不然葢古之兵鄉遂司徒所致而都鄙司馬
所致故司馬法所載如此鄭氏班固有所未知以爲周
之軍政盡于此也而又不知攻守車互見之說宜乎其
齟齬而莫能通也但以百里爲同兵車百乘觀之可以

知其無異制矣

大慶近觀文子一書凡一十二篇謂之通元眞經猶莊子所謂南華眞經列子所謂冲虛眞經也其書太李多載老子之言或謂之老子弟子是也而其序乃以爲周平王時人按史記貨殖傳注裴駰曰計然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于越范蠡師事之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引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此所引乃文子第三卷守虛篇而李善註云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邱濮上人稱曰計然范蠡師事之

又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于辛文
然則所謂文子乃春秋末人也但其書第五卷有平王
問於文子曰吾聞子學道于老聃云云注家謂平王爲
周平王故其序遂以爲周平王時人夫春秋起于魯隱
正周平王之時是爲春秋之始范蠡事越子句踐以滅
吳是乃春秋之末前後相去二百餘年乃謂文子爲周
平王時人可乎況其書第一卷又載孔子問道于老子
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是則老子與孔子同
時皆去平王時甚遠也又其書上仁篇云伯樂相之王

良御之王良與趙簡子同時亦春秋末年也然則謂爲平王時人豈不誤歟曰孔子與老子答問其爲同時固也如上文之所援引安得平王時有所謂老聃而曰吾聞子學道于老聃似眞誤矣但前史所述孔子皆可考其所生之歲月如老聃則莫推其始止云姓李名耳字伯陽周守藏室之史也嘗觀遷史周紀幽王時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注云伯陽甫周柱下史老子也又幽王立褒后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云云由此而觀則太史伯陽卽老子也周已見于幽王之前則平

王謂吾聞子學道于老聃又似非誤況孔子竊比于老彭說者謂老聃彭祖夫彭祖堯臣緜唐虞歷夏商則老聃之年遷史謂其修道以養壽或者生于幽王之前而緜歷春秋之季亦未可知也更俟智者質之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為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令尹子西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治道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于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原註見第一章大慶按通鑑昭奚

恤爲楚相實周顯王十六年也子反卒于魯成公十六年卽周簡王十一年也自子反卒之日至奚恤相之時前後二百二十年豈得爲同時人乎或恐別有子反非死于鄢陵之戰者然令尹子西卒于魯哀十六年卽周敬王三十九年也下去奚恤爲相之時亦百三十年矣又豈同時乎或者又謂楚非一子西然葉公子高定白公之難正與子西死白公之難爲同時必此子西也故大慶決知新序之誤無疑原註簡王在位十四年靈王二十七年景王二十年敬王四十二年元王八年定王二十八年威烈王二十四年安王二十六年烈王十年以至顯王十六年故曰二百

二十年雖然諸子固非同時人也然以意逆志而有得其人說蓋數子皆楚名臣矣恤姑欲以此誇示秦使故歷舉諸人謂理民富國守境治兵皆有其人乃寓言也而何必其時之同正如東方朔對武帝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皆得其人矣若以周召爲丞相孔子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卞莊子爲衛尉皐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魯班將作史魚司直云云諸公固非同時人亦姑以是寓言之爾知此則知新序奚恤之言矣

大慶嘗論新序之誤蓋非一端聊記于此孟子對好色

好勇之事與齊宣王問答也而新序乃以爲梁惠王豈非誤乎又節士篇所言黍離詩乃周詩也詩序非不明白新序乃云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且見害而作是詩亦誤也

漢祖謀臣腹心爲良平然三傑之稱平不與焉或謂帝知有呂氏之禍將有賴于平故于稠衆中推明得天下之由以寓抑揚之意不使平自足于前而且勉其自效于後也吁天下之事惟其實而已功既多而褒予之不至則人固不能以自慰未有功而誇詡之過情則凡有

尺寸之效者豈能以厭服哉明達如高帝豈不知此大慶嘗攷之秦二世元年九月高祖起沛蕭何主其謀次年乃得張良又一歲有餘而入關舉秦取楚蕭張之謀居多若夫還定三秦擊魏破趙脅燕襲齊戰勝攻取以蹙楚于垓下淮陰之力也陳平仗劍歸漢乃二年三月也時帝之起垂五年矣三傑所以獻謀效力者非一而平始至其功之多寡有不待論者況平以躡足耳語而封齊王以養虎爲喻而追項羽則又同張良而爲言非平得專美也終項氏之滅不過間楚君臣一事爾帝當

即位之初而論三傑之功是時平豈可與三子同日語哉葢平之謀如遊雲夢以擒韓信之反用秘計以解平城之圍所謂六出奇計等事要皆即位數年之後高帝初年之言則亦道其實耳豈容預厠平于三傑之列哉

復齋漫錄曰臣僚文字留中之始本于蘇潁知制誥明皇曰卿所制文誥可錄一本進來朕要留中披覽按後漢楊賜傳賜上書會去位事留中原註注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又東平王蒼上便宜其事留中注留禁中又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子羣臣請立閎旦胥爲諸侯王四月奏未央宮留中不下然則留

中漢已有之見于遷固之史復齋謂本于蘇頲誤矣

考古質疑卷三

宋　葉　大　慶　撰

吳氏漫錄云豫章漁父詩范蠡歸來思狡兎呂翁何意兆非熊又巖居大士是龍象草堂丈人非熊羆按六韜史記非龍非彲非虎非羆無熊字恐豫章別有所本大慶觀李𨗴𫎇求云呂望非熊徐狀元補注且引後漢崔駰傳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熊非羆所謂非熊葢本于此然六韜及史記本是虎字唐人多

作非熊杜詩田獵舊非熊又夔府秋日書懷云熊羆載呂望鴻鴈美周宣白氏六帖于熊部獵部卜部皆作非熊非羆蓋虎字乃唐高祖諱所以章懷注東漢書雖引史記之文特改非熊之字杜甫李翰白居易皆唐人也故相傳皆作非熊而豫章亦本諸此而已何必更別求所本哉或謂漢桓寬鹽鐵論云起磻溪熊羆之士則漢人固嘗以熊羆爲言豈必因國諱而改蓋熊羆乃世之常言如詩云維熊維羆書云如熊如羆又云則亦有熊羆之士故人皆以熊羆爲言至于特改非虎爲非熊實

起于唐也若夫李善注文選其于賓戲則引史記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于非有先生論則引六韜曰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其實非史記六韜之文特彷彿記憶而爲之注爾不足爲據也

吳氏漫錄云王觀國學林新編謂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無恠乎此錢之多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專以年號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者宋通乃開寶時鑄皇宋乃寶元時鑄蓋錢文不可用二寶字故變之原註上皆王說余考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

曰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紀其始然則以年號鑄錢久矣王說非也大慶謂王說之非固不止此吳氏所論要亦未然按通鑑梁武帝中大通元年魏多細錢高道穆上表宜改鑄大錢載年號以紀其始於是始鑄永安五銖永安乃魏孝莊年號以甲子考之時已酉歲案己酉原本作己丑與下文三十五年之數不符考永安二年是己酉今改正又齊明帝建武二年魏人未嘗用錢魏主始鑄太和五銖太和乃元魏孝文年號是則文載年號已見于此時乙亥歲也又先乎永安三十五年矣故高承事物紀原云錢文以

年自魏孝文大和始葢以此也大慶又按杜佑通典宋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原註景和二年前廢帝年號即永光元年是年明帝即位又改泰始乙巳歲也又宋孝武即位鑄孝建四銖孝建元年甲午歲也又先太和四十二年矣然則以年號鑄於錢文當以南宋孝建景和為始而北魏太和永安皆後于此者也故曰吳氏所論要亦未然乃若學林謂唐三百年皆鑄開元無怪乎此錢之多非也按唐食貨志高宗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肅宗乾元元年改鑄乾元重寶而代宗時又鑄大歷元寶謂三百年皆鑄開元誤矣

又云五代有天祐天福等錢天祐乃唐末年號初非五代故曰王說之非不止如吳氏所云也開元所以獨多者葢自乾封改鑄之後商賈不通米帛涌貴後行開元錢天下皆鑄之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許諸道皆得置錢坊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夫以高宗時天下皆鑄武宗時諸道置坊開元獨多此也吳氏又謂世所傳青瑣集乃以開元錢明皇所鑄上有甲痕楊妃掐迹殊不知談賓錄武德中進開元錢樣文德皇后掐一痕因鑄之然則青瑣云爾其謬可知孔氏襍

記亦言開元通寶歐陽詢撰其文並書世俗不知遂以爲明皇所鑄大慶謂吳氏所引二書正欲證其非明皇時以辨青瑣之謬然唐紀明言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原註）沈存中筆談云參乃絫字傳寫之誤爾十絫爲一銖大慶據此一錢重二銖四絫則積十錢爲二十四銖乃與一兩之言合絫力水切　通鑑亦載于武德四年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並書回環可讀（原註）注或讀曰開元通寶或讀曰開通元寶皆可吳氏豈偶忘此耶何必引談賓錄爲證也大慶又觀通鑑考異薛當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

故錢上有甲痕又凌璠唐政要錄乃以爲竇皇后按是時竇后已亡文德未立今皆不取考異之言如此則談賓錄亦未足爲據也惟取信于史則知其爲武德所鑄足矣區區甲痕不足辨也然自今而觀開元錢亦有無甲痕者有輕重大小不等者有篆文者有錢背之字不同者蓋此錢非盡出于武德所鑄歐陽所書亦有高宗武宗時所鑄者若錢背有京洛潤益者由李紳請以州名鑄故也竊怪近世刊行涉世錄乃謂開元皇帝時有人詐作神降帝問有何所求其人乃云欲得錢百萬帝

乃特鑄開元錢與之以爲之别候其出用則可捕矣其後將出罪人斯得所有爪甲乃錢樣將上貴妃以爪掐之帝命勿改故至今有甲痕也此其說尤爲誕妄不知何據而云或謂錢文多載年號明皇既以開元紀年武德何爲乃鑄此錢也曰自我本朝專以年號紀于錢文爾考其自始雖曰南朝之孝建景和北朝之太和永安案魏年號爲太和金年號爲泰和原本誤太爲泰今改正然中間亦有不以年號者如齊文宣之常平五銖周宣帝之永通萬國是也唐高祖開元通寶亦此類耳然則明皇之年偶符武德之錢

文而開元通寶非紀明皇之年號也五代相承石晉于天福年間則有二品原註曰天福鎮寶曰天福元寶前蜀王氏有天漢元天乾德咸康後蜀孟氏亦有廣政皆以年號外此如大唐唐國等錢其李主所鑄者歟此又不以年也惟我朝自初迄今專以年號獨開寶寶元不然有如學林新編所云者蓋出于歐陽歸田錄其言是矣或謂藝祖以建隆改乾德今有乾德錢安知其爲蜀錢乎蓋我朝鑄宋通錢體制厚廣輪郭分明自後如太平淳化至道景德以至咸平祥符天禧等錢莫不皆然彼乾德形式細

薄乃與天漢光天咸康廣政等爾以此知其爲蜀錢也更俟識者審訂之

開元十二年張萬歲掌國馬注引唐統紀云萬歲三代典羣牧恩信行隴右故隴右人謂馬歲爲齒爲張氏諱也案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然則謂馬歲爲齒有自來矣豈爲張氏諱哉原註以上見司馬溫公通鑑考異大慶謂此言是也然豈特此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楚蔿掩賦車籍馬注謂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案原本二十五年作二十年備軍用作補軍用今據左傳注本增改曲禮齒路馬者有誅疏

云齒年也若論量君馬歲數亦爲不敬周禮馬質書其
齒毛說者謂書其齒之數以知其老壯顏延年赭白馬
賦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然則自古言馬歲必以齒豈
特見于公羊傳哉因以四事並附于此
今之文士相承皆謂西漢無太學推其原委乃由晉灼
之誤晉灼釋藝文志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故
于此行射禮攷班固武帝贊旣曰興太學儒林傳序亦
謂成帝時或言太學弟子少于是增置弟子員鮑宣傳
舉旛太學下王褒傳何武歌太學下是必有所謂太學

矣至于三輔黃圖明言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人徒見晉灼之言如是又見太常擇弟子奏高第遂謂西京果無太學而附于太常殊不知太常掌禮儀之官五經博士皆隸之故武帝悼禮樂之廢闕遂令禮官勸學以厲賢材此正成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小胥掌學士之版與徵令皆隸于春官大宗伯之意也其可遽謂西京無太學耶

李廣傳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孟康注奇不耦也師古曰言廣命隻不偶也

數音所角切奇居宜切前輩嘗辨之以為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而乃所角切傳印之誤爾宋景文筆錄云孫宣公奭當世大儒亦以為音朔余後得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切以此知誤以具為角也大慶謂辨之誠是也按馮敬通集曰吾數奇命薄端相遭逢原註見藝文類聚三十五卷徐敬業詩數奇良可歎原註文選註內所具切王維詩衞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以數字對天字杜詩數奇謫闕塞道廣存箕穎以數字對道字若作朔音則為虛字不可以對天字坡詩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羅隱

酬高崇節詩數奇常自愧時薄欲何干然則以爲命數之數而音所具切明矣

列子之書大要與莊子同不可以其寓言爲實也如楊朱篇云晏平仲問養生于管夷吾夷吾問送死于平仲大慶以史記秦記及穀梁傳參考之秦穆魯僖之十二年巳言管仲死原註是歲癸酉史記齊世家以管仲卒于桓公四十一年如此則是僖公十五年丙子齊世家誤矣平仲雖莫究其始然史記載嬰死于夾谷之歲則是魯定公十年也自仲之死至是巳百五十年使其問答仲當垂死之歲嬰方弱冠之時嬰有百七十之

壽矣以此知其不然也又史記管晏列傳云仲卒齊遵其政後百餘年有晏子焉然則二子非同時而列子之寓言明矣容齋隨筆云莊子之鵾鵬列子之六鼇其語大若此原註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曰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列子湯問第五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中有五山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莊子之蠻觸列子之焦螟其語小又若此原註莊子則陽第二十五云有國于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于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列子湯問篇江浦之間蟲曰焦螟羣飛而集于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大

慶謂凡若此類人固知其寓言如引古人問答容有未易覺者故大慶特舉盜跖之譏孔子與管晏之問答以辨之

劉向校列子書定著八篇云列子鄭人與穆公同時葢有道者也孝景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于世大慶案繆公案以下繆公即上鄭穆公二字古通用原本未畫一今姑仍之立于魯僖三十二年薨于魯宣三年正與魯文公並世列子書楊朱篇云孔子伐木於宋圍于陳蔡夫孔子生于魯襄二十二年繆公之薨五十五年矣陳蔡之厄孔子六十三歲統而言

之巳一百十八年列子繆公時人必不及知陳蔡之事明矣况其載魏文侯子夏之問答則又後于孔子者也不特此爾第二篇載宋康王之事第四篇載公孫龍之言是皆戰國時事上距鄭繆公三百年矣晉張湛爲之注亦覺其非獨于公孫龍事乃云後人增益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何傷乎如此皆存而不除大慶竊有疑焉因觀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有言于鄭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使者去

其妻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列子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觀此則列子與鄭子陽同時及攷史記鄭世家子陽乃繻公時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卽周安王四年癸未歲也然則列子與子陽乃繻公時人劉向以爲繆公意者誤以繻爲繆歟雖然大慶未敢遽以向爲誤姑隱之于心續見蘇子由古史列子傳亦引辭粟之事以爲禦冦與繻公

同時又觀呂東萊大事記云安王四年鄭殺其相駟子陽遂及列禦寇之事然後因此以自信益列與莊相去不遠莊乃齊宣梁惠同時列先于莊故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也若列子爲鄭繻公時人彼公孫龍乃平原之客赧王十七年趙王封其弟勝爲平原君則公孫龍之事益後于子陽之死一百年矣而宋康王事又後于公孫龍十餘年列子烏得而預書之信乎後人所增有如張湛之言矣然則劉向之誤觀者不可不察而公孫龍宋康王之事爲後人所增益尤不可以不知

道書東西南北各有斗星又有所謂中斗是其所謂斗者凡五也大慶按之儒書止有三爾漢志中宮北斗七星所謂運于中央臨制四海者是也晉志北方南斗六星所謂斗星盛明王道和平者是也隋志天市宮垣斗五星仰則天下斛升不平覆則歲穰此亦所謂斗也止是三者而道書凡五原註道書謂度人經也與此不同豈其各有所據歟是固難以比而論之也姑以漢晉之志言之既曰運于中央而又謂之北斗既曰南斗六星而又謂之北方何也蓋天傾西北形如倚蓋雖曰維北有斗而實

居天中亦猶公羊曰北極天之中也可以類推矣四方列宿隨時迭運姑以春言之井鬼柳星見于南方則斗牛女虛爲北方之宿爾以其正當北斗之衡故彼旣曰北斗則此曰南斗所以別也原註漢志北斗七星杓攜龍角衡殷南斗晉灼注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然而均謂之斗者豈非雖多寡不同而擬諸形容則一歟

古字音義有出于經史之通用而篇韻或不能盡載亦不可不知也葢有音異義異而字則同亦有音同義同而字則異又有音同字同而義不可槩論者非詳觀博

究不可也如旁招行樂之類一字而有三四音義者固不必論原註旁招凡三音義詩騶介旁旁補彭切強也經典作蒲浪切者迫也角招徵招則音韶禮志雲招則音翹行樂凡四音行字則有文行太行與行行之殊樂字則有音樂好樂與樂飢之别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如以其多者言之數字假字至于五厭字至于六原註數字所具切儒行遽數音所論語朋友數音朔周禮數目音促樂記趨數音速凡五音假字古雅切易王假有廟音格毛詩音假者樂也曲禮音遐者遠也假故之假去聲亦五音厭于艷切詩厭厭夜飲則平聲漢高紀以厭當之則入聲禮畏厭溺則烏狎切大學見君子而後厭然則烏斬切厭浥行露于十切凡六音卷字賁字至于七齊字從字至于八辟字至于九豈非音異義異而字則同歟原註書卷之卷去聲卷而懷之上聲詩匪伊卷之其言切記三公一命卷

音袞執女手之卷然賈捐之傳竭卷卷並音拳相如傳卷曲也丘專切地志安定郡眴卷縣應劭上音旬下音箘凡七音賁字彼義切者飾也音班者文章也虎賁音奔勇也賁軍音奮覆也樂記廣賁之音扶問切怒氣也苗賁皇音墳黥布傳賁赫地理志東海襄賁並音粉凡七音義齊字在兮切國名也爪皆切齊莊也記地氣上齊子兮切馬不齊髦子踐切沈齊盎齊財細切齊衰齊盛則即私切齊乎其敬子禮切行中采齊才私切凡八音義從字吾從周之從平聲從者見之才用切衡從其畝子容切欲不可從子用切從容中道音衝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音舂又音聰又音祟又在江切辟字部益切者法也必益切者君也匹智切者喻也放辟邪侈則音僻曲禮左右攘辟則音避玉藻素帶終辟者音裨有由辟焉音弭一幅不辟則補麥切灌夫傳辟睨音普計切九音義如咎繇原註晁錯傳中鼂原註荀子仲虺字領問原註揚雄敘傳之類

兩字而同音義者亦不必論姑以其多者言之岷民也

詩云氓之蚩蚩周禮以為甿原註地官遂人晉志則以為萌原註職官志獎導民萌韶樂也語云樂則韶舞周禮以為磬原註磬大司樂史記則以為招衮服也禮云衮冕荀子以為裷原註富國篇禮記則以為卷原註郊特牲擊柝一也而櫜之與栫為不同原註上周禮下貨殖冕繅一也原註周禮作繅而璪之與藻為異原註並記上郊特牲下玉藻詩有檜之國風左傳漢志則有鄶會之殊原註左傳襄二十九年漢書地里志論語有鄹人之子孟子史記則有鄒騶之別書序有伏羲氏禮注漢表亦不一焉原註太卜注作宓戲漢人物百官表並作宓羲師古注字本作虙傳寫訛謬爾初學記宓犧注虙古伏字後誤以虙為宓是一音義

而字分爲三也迓均之爲迎也書作迓衡禮作掌訝又以僕注作逆衙毛詩作百兩御之左傳作狂狡輅鄭人原註宣三年嗚呼均之歎聲也書作嗚呼原註無逸詩作於乎原註詩烈文記作於戲原註大學王貢傳以爲惡虖五行志以爲烏嘑嚮均之爲音也易繫受命如嚮天文志鄉之應聲甘泉賦薌聲歷鍾過秦論作嚮禮樂志作享是皆一音義而字爲五也豈非音同義同而字則異歟乃若古字借用聚人曰財則財貨也賈誼傳之財幸則與裁同文紀之財足則與纔同庶積咸熙則熙廣也禮志熙事備成

則與禧同翟義傳熙念我孺子則與嘻同此皆借之而通用也至于玆之一字五行志賦斂玆重則通于滋樊酈贊雖有玆基則通于鎡荀子正論篇龍玆華墐則通于髭而龜玆之音慈者不論也繇之一字如文紀無繇教訓其民則通于由班賦先聖之大繇則通于猷韋孟詩犬馬繇繇則又通于悠悠而咎繇(原註皐陶)卦繇(原註音冑)與李尋傳之繇俗不論也(原註繇俗音謠義同)豈非音同字同而義不可槩論又如此歟此皆篇韻不能載故略摘一二以紀于此云

古今之字不同固有自繁而之省亦或增少而爲多不可槩論也以周禮攷之太宰八灋後世以爲法司樂靁鼓後世以爲雷籥章之龡籥後世以爲吹以至簭人之九簭太祝之九撵皆易之以筮與拜焉其他如以廱爲雍原註杜篤傳以譱爲善原註前漢禮志以龢爲和原註賓戲以蠭爲蜂原註項羽傳以鼂爲朝原註助傳以僊爲仙原註郊祀志與夫鼅鼄原註爾雅蜘蛛字蚫蠹原註五行志蚍蜉傳之類皆省于後也以漢書攷之尉安之尉或加以心原註車千秋傳萬幾之幾或加以木原註王嘉傳造耑之耑或加以立原註藝文志以至禮志之中木幽

通賦之東从皆易之以草與鄰焉其他如論語之知增而爲智周易之旡增而爲無以叀爲敷原註禮志以皃爲貌以毄爲繫原註上王莽傳下景紀與夫昆侖原註張騫傳夫容原註相如傳毒冒原註地理志武夫原註相如傳之類皆增于前也夫自緐而之省無非取其傳寫之便易增少而爲多抑果何說耶古字率多互用其上下左右有不必拘漢祀志之崈高則與崇同義地志之麓泠則與麋同音原註交趾郡泠音零晉志作麋是上下無間也左傳之鄢陵五行志則以爲隱尚書之謀猷詩則以爲猶原註小旻詩我謀我猶左傳鶃鷁之陳孟子生

騀之饋是左右無間也桑析而漢志以爲泉原註地里志虹蜺而漢志以爲垂原註天文蛾眉而揚雄傳以爲蛩烽燧而相如傳以爲蓌皆以右而升上也爾雅之鵝鵱東方朔以爲鵞毛詩之峨峨相如傳以爲峩皆以左而升上也張騫傳以翕爲翗椄獵賦以岌原註五合反爲岋原註音同則又以上而居左也擧取之擧袁盎敘傳以爲擥鑒燧之鑒左傳乃以爲聲鑑則又以下而居左也然則古字率多互用果何拘于上下左右之不同哉

古人制字皆有名義或象形而會意或假借而諧聲或

轉注而處事莫不有義存乎其間是以成周設官外史達書名于四方行人諭書名于九歲凡以是也故止戈爲武（原註左傳宣十二年）反正爲乏（原註宣十五年）皿蟲爲蠱（原註昭元年）見于左傳者不一雖然要難一律論也近世王文公其說經亦多解字如曰人爲之謂僞曰位者人之所立曰訟者言之于公與夫五人爲伍十人爲什歃血自明而爲盟二戶相合而爲門以兆鼓則曰鼗與邑交則曰郊同田爲富分貝爲貧之類無所穿鑿至理自明人亦何義哉有如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朱晦庵亦或取之惟是不

可解者亦必從而爲之說遂有勉強之患所以不免諸人之譏也

考古質疑卷三　終

考古質疑卷四

宋　葉大慶　撰

說苑曰趙襄子見圍于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惟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原註見第六復恩篇按晉陽罷圍乃貞定王十六

年孔子卒于魯哀公十六年卽周敬王四十一年也後一年而元王立九年而貞定王立至十六年時孔子卒已二十六年此謂趙襄子善賞士爲仲尼之言攷其年歲先後則知其誤也

說苑楚莊王築層臺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諸御已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于王其耦曰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爾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于說人主則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王曰虞不用宮之奇而

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孟而齊并之（案子孟說苑作子猛或葉氏所見本異今仍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不用蹇叔而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士故身死國亡遂趨而出王遽追之曰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明日遂解層臺而罷民（原註見第九正諫篇）大慶按左傳楚莊王立于魯文公十四年卒于宣公十八年越并吳事乃哀公二十二年相去凡一百十八年安得諸御己預以子胥事諫楚

莊王也況齊之滅萊據左傳在襄公六年亦是楚莊既卒之後其誤亦與上子胥事一同覽者不可不知
范蔚宗贊耿恭曰追誦龍虵之章以爲歎息大慶觀龍虵之章載于說苑者有二其一則介子推事其一則舟之僑事劉向以二事聯載之曰晉文公卽位賞不及介子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

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文公出見曰嗟乎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于是表而封之號曰介山又云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可祿而祿之僑獨不與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

得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能得終身誦甫田之詩原註以上並見第六復恩所謂龍蛇之章二事如此大慶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及振旅入晉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夫僑既犯師律文公戮之以徇民乃大服安有所謂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乎以此而觀龍蛇之章乃介子推事劉向惑于多聞而不知筆削遂聯載之以為舟之僑事非也

說苑奉使篇原註第十二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北方之辯于辭而習于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憱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大慶按左傳吳王夫差立于定之十四年按史記齊世家晏子卒于定之十年二書皆出于劉向之前合是而觀晏子卒而夫差未為吳王夫差立而晏子已卒四年矣然則此事為誤明矣

說苑權謀篇原註第十三晉太史屠餘見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大慶按晉平公以魯昭十年卒自是年以至春秋之終又歷七十四年晉雖衰而未亡也今舉晉平公之事而曰居三年晉果亡晉何嘗亡耶又周威公乃當

考王威烈王之世恐所謂晉平公者誤矣又云吾人已勝智伯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宏曰晉人已勝智伯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曰不害患其在吳乎吳君卹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輕其死勿已乎其備之明年闔廬襲郢大慶按杜氏注左傳晉人勝智氏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所謂春秋後者自哀公十七年始而闔廬入郢乃定公四年相去五十四年況智伯亡而吳滅已久此事誤矣又云越破吳請師于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

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原註以上並見權謀篇大慶按楚莊王至越破吳時相去凡一百八十年莊王字必誤

雜言篇原註第十七曾子從孔子于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贈人以財不若贈以言君子居必擇處遊必就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就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不可不慎也大慶按孔子家語及史記皆言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則是曾子生于定

公四年觀齊世家晏子死齊魯會于夾谷之歲乃定十年也時曾子方七歲安得晏子送行之辭家語亦載齊欲聘曾子爲卿事恐是後來如晏子送行之言彼此必有誤也

尊賢篇第八原註晉荊戰于邲晉師敗績荀林父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林父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衞也今殺之是重荊勝也公曰善乃使復將大慶按邲之戰在宣十二年左傳亦傳此事時當晉景公之世昭字誤無疑矣

善說篇十一原註第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莛豈能發其聲乎君問先生毋乃猶以莛撞鐘乎大慶按孔子欲適趙聞其殺大夫鳴犢而還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是孔子未嘗適趙也安得與襄子問答事況襄子非與孔子並世此事亦誤

大慶觀孔叢子詰墨篇曰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聖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一年然後作亂在哀公十六年秋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虚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値何原註以上乃孔叢子所載孔鮒子魚詰墨之詞大慶謂戰

國之世諸子橫議如墨子假托晏子之言以毁聖人子魚以年世辨之則墨子之妄固可見矣大慶又攷之魯定公十年孔子相夾谷之會史記于齊世家載夾谷之會云是歳晏嬰卒然則白公之亂嬰死已二十二年矣左傳齊景公薨于魯哀公之五年是時景公亦死十年矣是知孔子非特無是事而景公晏子亦無是問答皆墨子鑿空造謗宜乎孟軻闢之以禽獸

馬侍讀大年云僕任夏縣令一日會客蓮池上苦蛙聲坐中有州官乃長安人以微言相戲妄謂僕南人食此

也僕答曰此是長安故事客曰未聞也僕取東方朔傳示之客始服武帝爲上林苑朔諫以爲此地土宜薑芋水多𤰈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師古注𤰈卽蛙字人亦取而食之馬氏舉是以爲言蓋謂長安人食蛙也大慶攷周禮秋官蟈氏注云今御所食蛙也然則漢猶以蛙爲御膳也又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注云羔菟鼃所以供祭然則漢猶以蛙爲宗廟之薦也馬氏乃不及此何耶大慶因引二事以廣馬氏之不及不必以食蛙爲媿而且謂客言

爲妄也
前輩稱李絢和杜祁公詩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
滿人間按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事見淮南子至
若種成桃李本狄仁傑與裴耀卿事爾按仁傑家傳仁
傑薦張柬之袁恕已桓彥範崔元暐敬暉五公咸出門
下皆州縣官拔置顯位以爲五公一代之盛桃李也又
談藪王泠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不
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大慶觀通鑑載仁傑事或曰天
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又唐

人詩譏李德裕曰閒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楊汝士詩曰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本事詩載賈島下第怨憤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荊棘滿庭君始知用桃李事者多矣大槩指薦賢種德而言大慶竊謂事之所本其來自古非起于唐按韓詩外傳云子質事魏文侯獲罪而北遊謂簡主曰原註趙簡子也從今已後不復樹德于人矣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

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擇而後種原註見第七卷又說苑云陽貨得罪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矣簡子曰何哉曰堂上之人吾所樹者過半朝廷之吏邊境之士吾所樹者亦過半今堂上之人親刦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于法邊境之士親刦臣于外簡子曰惟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刺焉今子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之無已樹而擇之原註見復恩篇二書所載皆以爲趙簡子之言雖或大同小異要之桃

李事當本于此後人皆用此事爾

抱朴子云班輸不能削瓦石爲芒鍼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嘗觀傳燈錄嵩岳元圭禪師一日有異人峩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師觀其形貌奇偉非常曰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寍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我岳神也能生死于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云云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神悚然曰可得

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岳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原註詳見傳燈錄四卷　葢至是然後知抱朴子所謂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信哉斯言雖然東天行而西七曜融五岳而結四海特四事爾何以謂之五不能始嘗求其說而不得及觀歐陽東坡之言方觸類而通之東坡云余家有歙硯底有欵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之曰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絶所頌者三物而謂之五絶者豈硯與少微爲五耶歐陽公自

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爲六一然則神固有四不能矣加以不能生死元圭是爲五也願與識者共參之

事物紀原論先農之祭曰漢文制書始耕于籍田官祠先農以一太牢則其祀由漢興也大慶按禮記郊特牲論八蜡首之以先嗇鄭注以爲神農周禮籥章氏祈年于田祖鄭注始耕田者爲神農也大司徒樹之田主賈公彥疏田主當在籍田中依樹木爲之卽詩人所謂田

祖郊特牲所謂先嗇皆謂始耕田者神農是也至于甫田詩以御田祖孔穎達疏云始造田者謂之田祖先為稼穡為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然則先嗇也田主也田祖也皆謂神農也先農之祭豈非神農歟是祭也攷之詩禮固已有祭而曰由漢與之非也

王歸叟詩話山谷書會稽公徐浩寶林寺詩云慈山昔飛來遠自瑯邪臺孤岫龜形在深泉鰻井開按爾雅山有穴為岫令季海詩云孤岫龜形在乃不成語盖謝元

暉云牕中列遠岫已誤用字季海又承誤爾大慶嘗因是而觀諸古如淵明雲無心而出岫嵇中散幽憤詩采薇山阿散髮嵒岫亦謂散髮于嵒穴之間爾晉張協詩荒林寂以閒山岫峭且深魏徐幹七喻云棲遲乎窮谷之岫陸士衡詩王鮪懷河岫抱朴子藏夜光于嵩岫又云攻美玉不于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既曰山又曰岫是其意皆如爾雅之言所謂山之穴也歸㬰之言當矣然梁朱超詩高岫巒相連杜詩晨光映遠岫原註甘林詩又遠岫爭輔佐原註木皮嶺詩又巫岫巒嵯峨案此句江梅詩原本

脫韓詩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歐陽詩依依帶幽澗註隱隱見孤岫直以岫爲山其相承誤用之歟元暉詩又云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及觀漢張平子南都賦岫繞繚而滿庭是亦以岫爲山又在元暉之先矣歸叟豈不見此耶不然何以謂季海承元暉之誤也

對床聽雨二蘇兄弟酬答多用之坡有東府雨中別子由詩曰對床定悠悠夜雨空蕭瑟初秋寄子由云雪堂風雨夜已作對床聲在鄭別子由云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在御史獄云他年夜雨獨傷神李公

擇故居詩對床老兄弟夜雨聽竹屋又初秋子由與坡相從彭城賦詩云逍遥堂後千尋樹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城又子由遼莊神水館云夜雨從來對榻眠兹行萬里隔冰天子由舟次磁湖云夜深魂夢先飛去風雨對床聞曉鐘此其兄弟所賦也故後人多以爲兄弟事坡詩注子由與坡在懷遠驛讀韋蘇州詩至寧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閒居之樂大慶觀蘇州此詩乃贈元帝全眞二生又贈令狐士曹云秋霖滴滴對床寢山路迢

迢聯騎行至白樂天亦有招張司業詩能來同宿否聽雨對牀眠故坡送劉寺丞云中和堂後石楠樹與君對牀聽夜雨以是觀之非獨兄弟可用也

東皋雜錄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鄭箋云嚶嚶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白樂天始類入鶯門又作詩每用之如谷幽鶯暫遷不失遷鶯侶鶯遷各異年樹集鶯朋友之類後人多祖述用之緗素雜記載劉夢得嘉話錄云今人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詩云伐木

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也余謂今人吟咏多用遷鶯出谷事又曲名喜遷鶯皆循襲唐人之誤故宋景文云曉報谷鶯朋友動又杏園初日待鶯遷舒王云鶯猶尋舊友惟漢梁鴻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南史劉孝標絶交論云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眞得詩意若溪漁隱曰涪翁詩千林風月鶯求友亦承唐人之誤然自唐至今誤用者衆爲時碩儒尚猶如此

餘何足怪洪駒父云古今詩人誤用出谷遷喬爲黃鶯
按詩注嚶嚶兩鳥聲非鶯也禽經稱鶯嚶嚶然要是後
人傅會非詩本意已上諸公議論如此大慶按詩嚶嚶
雖非指鶯然漢張衡歸田賦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
頡頏關關嚶嚶又東都賦雎鳩鸝黃關關嚶嚶蓋倉庚
鸝黃即所謂鶯也張衡皆以嚶嚶言之則唐人以嚶嚶
爲鶯又未必不本于此若以爲樂天始誤竊謂不然葢
李嶠鶯詩作離幽谷日先囀上林風李白荆門望蜀江
詩花飛出谷鶯二李葢先于樂天矣況梁元帝言志賦

聞鶯鳴而懷友陳楊謹從駕祀麓山廟詩聰幽細綢合階靜落花明簷巢始入燕軒樹已遷鶯自梁陳已用遷鶯事而曰承襲唐人之誤非也

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大慶嘗觀莊子顏回之事方悟老子之意莊子大宗師篇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曰何謂坐忘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

也觀此一章老氏之言思過半矣葢老氏之言二句當作一意且爲學日益于何處見之以其爲道日損也學而至于爲道日損之地如顏子之忘仁義忘禮樂以至于坐忘方可謂之日益楊子曰顏子以退爲進其有知于此乎

皇甫謐云計君乂授與司馬相如傳遂涉漢書讀匈奴傳不識撐黎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黎天子也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之有天子也予于是瞞然發悟以上皆元晏春秋說余觀歐陽文忠公少時

代王狀元謝及第啟云陸機閱史尙辟識于撐黎枚皐屬文徒率成于骪骳文忠公以爲陸機盍誤也黃朝英緗素雜記以不知文忠用撐黎事爲恨盍渠未讀元晏春秋爾原註以上見能改齋漫錄大慶謂漫錄之言如此然嘗觀匈奴傳單于姓攣鞮氏原註上力全切下力兮切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犂謂子爲孤塗單于廣大之貌班固釋其義非不詳明史皇甫謐讀匈奴傳果何待胡奴之說而後悟元晏春秋乃爲是言何耶大慶謂朝英不識歐公所使之事固已不見元晏春秋而吳氏漫錄

舉元晏春秋之說亦未必見漢匈奴傳也
程氏考古編云李濟翁資暇集曰今人符咒後言急急如律令者令音零律令雷鬼之最捷者謂當如律令鬼之捷也案風俗通論漢法九章因言曰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今道流符咒凡行移悉倣官府制度則其符咒之後云如律令者正是效官府文書爲之不必鑿以爲雷鬼也大慶按文選袁紹檄豫州終曰如律令曹公檄吳部曲終亦曰如律令是知李說之謬葢律者所

以禁其所不得爲令者所以令其所當爲如律令者謂如律令不得違也道家符咒正是效官府文書爲之誠如程氏說故大慶復以袁紹曹公之事而實之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此臯陶戒舜之言也注云幾微也言萬事之微自漢王嘉上封事曰一日二日萬機旁加木故後人多作萬機嘗觀魏相傳宣帝始親萬機循吏傳帝始躬萬機厲精爲治後漢肅宗紀朕統理萬機懼失厥中牟融傳顯宗方勤萬機鍾離意疏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原註本傳蔡邕曰陛下思惟萬機以答

天望原註木傳魏明帝詔華歆曰朕新蒞萬事一日萬機及觀孫綽爲丞相王導碑云雖管綜時務一日萬機夷心以延白屋之士屈已以招巖穴之俊原註見藝文類聚又世說簡文爲相桓溫甚患其遲常加勸勉簡文曰一日萬機那得速時簡文方爲相是宰相稱萬機也雖然嘗求其所自始舜典曰納于大麓注謂大錄萬機之政公羊僖九年傳曰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當與天子參聽萬機漢百官志相國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至于晉書顧榮牋曰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

何哉誠以一日萬機不可不理由是觀之宰相之稱萬機豈不可哉

考古質疑卷四終

考古質疑卷五

宋　葉大慶　撰

容齋隨筆云原註洪邁所作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在往致疑其最所稱高第曰程仇董薛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唐史有列傳蹤迹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及唐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

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于江都葢大業十四年也杜淹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顔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大可疑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中說後載文中子次子福畤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子按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

此故或疑爲阮逸所作也原註以上並隨筆大慶謂容齋之所辨證是矣嘗觀杜淹所撰世家年世旣已牴牾且或疎畧自戾豈止如容齋所疑乎葢容齋所疑尙猶有可該者大慶之所疑因得以附見焉世家云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又曰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原註文中子之父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云云大慶按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至九年方六歲何爲而言十歲乎此其疎畧自戾不待他人攻其失也又云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受書于東海李育問禮于

河東關子明原註時文中子二十五歲大慶按子明乃北魏孝文太和末年爲晉陽穆公公府記室原註穆公文中子高祖穆公薦子孝文孝文曰嘉謀良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本原註以上見中說後錄關子明事計其年代當齊明帝永泰元年戊寅歲也原註時魏文南伐齊見通鑑自是以至開皇十八年戊午益一百一歲矣使子明爲記室時方弱冠至是亦百二十餘歲矣安得有文中子問禮于子明之事非年歲之牴牾乎容齋所疑反不及此何也雖然杜淹所撰豈其欲大吾師之道而彰其名故不暇詳究其年月

而起後人之詆訾乎容齋遂并疑中說爲阮逸所作大慶則未敢以爲然也何者逸乃我宋仁宗朝人唐書藝文志已有王通中說皮日休有文中子碑亦言序述六經敷爲中說李薛房杜皆其門人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銘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其書所言合矣司空圖又謂文中子致聖人之用房衞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至于李翺讀文中子且以其書並之太公家教劉蕡讀文中子又以六籍奴婢譏之是雖當世儒者好惡不同推尊之或過

毁損之失眞要知自唐已有此書决非阮逸所作明矣豈容齋偶忘之乎葢容齋所疑不過因薛收李靖之事安知薛收不于文中子既死而方應義舉李靖初年從學而後乃投筆乎十三年之難若以史所載田蚡之死都護之置例之則亦杜淹敘述之誤耳原註田蚡之死漢紀以爲四年傳以爲五年必有一誤西域都護之置神爵二年也百官表誤爲地節二年西域傳誤爲神爵三年見通鑑考異長孫太尉之隙若以左傳所稱陳桓公田成子漢史張良稱漢王之等例之則亦王績追書之誤爾原註左傳隱公四年衞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于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衞方睦若

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又齊人歌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人旣物故然後有諡今陳侯尚存而曰桓公田常無恙而稱成子皆後來追書之誤爾漢書張良爲漢王借箸籌之乃稱陛下時漢王未卽位亦後人追書之誤方杜淹與長孫有隙時雖長孫未爲太尉而王績所書乃長孫爲太尉之後故追書太尉爾　然則大慶所謂容齋所疑尚有可諉者以是特杜淹王績之徒有所謬誤亦何足以疑中說哉

大慶前謂中說非阮逸所作甚明續攷中說亦有可疑處往往王氏子弟如王凝福時不無附會于其間何以言之王道篇云李德林請見之與之言歸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退子

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又禮樂篇云安平公問政卽德林也大慶按通鑑德林死于開皇之十年時文中子方七歲固未有門人德林何爲請見而問政門人何爲聞琴而霑襟哉此其謬誤斷無可疑故謂王凝福時不無附會于其間者此也

容齋隨筆云作議論文字須攷引事實無差乃可傳信後世東坡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楊韓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

後二年寬饒誅原註神爵二年又三年延壽誅原註五鳳元年又一年楊惲誅方二人去時三人皆無恙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質究也大慶因而觀坡詩錯誤尤多前輩嘗論之矣今總序于此和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須知問子來按莊子云子祀子輿子來子犂四人相與友無裹飯事又子輿子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則裹飯非子來事也次韻景文聽琵琶詩尤勝江左狂靈運共鬭東昏百草鬚按劉公嘉話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爲維摩詰象鬚唐安樂公主鬭百草欲廣其物色

令馳驛取之又恐為他人所得因蒭棄其餘坡以為東昏誤矣和子由使契丹至涿見寄詩始憶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按齊書王宏與兄弟會集任子孫戲僧綽獨正坐採蠟燭珠為鳳凰坡誤以為僧虔歟案採蠟燭珠為鳳凰齊書屬僧虔南史屬僧綽又曰或云僧虔此以東坡為誤殆未考史文又遊聖女山詩縱令司馬能鐃石奈有中郎解摸金按陳琳為袁紹檄曹公之罪云特置發邱中郎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則又誤以校尉為中郎矣立春日與李端叔詩丞掾頗京亮按馬援為隴西太守但總大體諸曹時白

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泉老子使得遨遊是亮字當作援今有碑本坡自大字書作亮眞誤也

又贈陳季常詩不見盧懷愼蒸壺似蒸鴨按盧氏雜說鄭餘慶召親朋呼左右分處厨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以爲蒸鴨良久每人粟米飯一盂爛蒸葫蘆一枚坡其誤以餘慶爲懷愼耶和人會獵詩不向如皐閒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葢以如皐爲地名也按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娶妻御以如皐射雉獲之杜氏注爲妻御之皐澤如訓之謂往也則如皐非地名審矣又次韻滕

元發等詩坐看淸邱呑澤芥自憇黃潦薦溪蘋又西湖詩靑邱已呑雲夢芥按相如子虛賦秋田乎靑邱徬徨乎海外呑雲夢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芥蔕芥蔕刺鯁也非草木之芥坡詩云爾豈非誤歟又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按褚遂良云一食淸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也又次韻錢舍人病起詩曰何妨一笑千痾散全勝倉公飲上池按史記飲上池之水乃扁鵲非倉公也又谷菴銘云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員屋堂雖白矣菴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按老子知其白守

其黑爲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今曰知白守黑名曰谷亦誤也又戲作賈梁道詩并引云王淩謂賈充曰汝非賈梁道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是觀之梁道之忠于魏久矣司馬景王旣執淩歸過梁道廟淩大呼曰我大魏之忠臣司馬病見淩與梁道守而殺之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惡至使首發成濟之事此又理之不可曉者故戲作小詩云嵇紹似康爲有子郗超叛鑒是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原註公閭乃充也大慶按晉紀執王淩及夢爲崇乃宣帝名懿字仲

達非景帝子元也然則序所謂景王詩所謂子元皆誤也又徐州戲馬臺詩路失玉鈎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淸按桂府叢談李蔚咸通中移鎭淮海見郡寘勝遊之地命于戲馬臺西連玉鈎斜道葺亭名之曰賞心今此乃誤用廣陵戲馬臺事至于下句亦誤後山詩話云廣陵亦有戲馬臺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二句皆誤矣又按龔遂傳令民種一百本薤五十本葱坡詩云細思種薤五十本大勝取禾三百廛則誤以葱爲薤矣又云他年一舸鴟夷去

應記儂家舊姓西按寰宇記越州諸暨縣有西施家東施家謂施氏所居分爲東西今謂舊姓西則誤矣坡之誤此類甚多又云憶昔舜耕歷山鳥耘田趙次公註云史記舜紀註引傳以爲下有羣鳥耘田故文選註左思賦云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耕會稽鳥爲之耘如此則鳥耘非舜事象耕亦非歷山時而先生云爾撼樹之徒遂輕議先生爲錯殊不知先生胸次多書下筆痛快不復檢本訂之豈比世間切切若獺祭魚者哉大慶謂杜征南顏秘書爲邱明孟堅忠臣次公之言正此類爾後

生晚學影響見聞乃欲以是藉口豈知以東坡則可他人則不可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可也

近世有螢雪叢說俞成元德所作也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世率以爲警聯然落霞者飛蛾也即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蟲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葢勃之言所以摹寫遠景以言遠天之低故鶩之飛幾若與落霞齊爾如詩人所謂新月已生飛鳥外鳥飛不盡暮天碧曰乾坤萬里根曰一目畧千

里之類以見興致高遠如此大率如詩如畫皆以形容遠景爲工故杜老題山水圖詩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皆以是也勃下句云秋水共長天一色亦以遠水連天上下一色皆言滕王閣眺望遠景在縹緲中如此奇也故當時以其形容之妙歎服二句以爲天才縱使方言以蛾爲霞而野鴨逐飛蛾食之形于賦咏何足爲奇俞氏又謂若雲霞則不能飛殊不知前輩以飛霞入詠者甚多宋謝瞻詩高臺眺飛霞鮑照云繡甍結飛霞梁江淹赤虹賦霞晃朗而下飛

嘗觀孔子家語乃王肅爲之注解肅之序曰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琴張一名牢字子開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按肅所以引此者欲因家語弟子傳以正說者之妄也肅又云春秋外傳曰堯臨民以五說者堯五載一巡狩然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論五帝各道其異事于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云堯以土德王天下色尚黃黃土之德五

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已上肅之序家語云爾夫肅所以言及此者亦如上文欲引家語之言以正堯臨民以五之義也然琴牢名字固見于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至于舜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亦出家語五帝之篇乃若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初不出于家語而肅乃引之何也大慶按家語五帝篇乃云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既無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之說肅之言果何所本乎意者影響乎色尚黃之說遂以堯為土德而不復檢正歟況家語孔子曰五

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是以太皡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由是推之帝嚳以木王堯以火王舜以土王夏以金殷以水周以木終始相生可以理推也肅何爲而有堯以土德王天下之言乎班固律歷志所論五德自太昊炎黃少昊顓嚳以至虞夏商周皆本于孔子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之言乃以堯爲火德至高帝之贊亦以協于火德爲承堯運然則堯固不可謂之土德而春秋外

傳所謂堯臨民以五者亦難援是以爲言矣夫家語肅所注也肅方以是語而證堯臨民以五之義而不知家語之言正與此異何其鹵莽如是乎

王右軍蘭亭敘不入文選王勃滕王閣記不入文粹世多疑之遯齋閒覽原註陳正敏謂天朗氣清乃是秋景絲竹管弦語爲重複大慶竊謂自古以清明爲三月節則是時天氣固清明矣而宣紀神爵元年三月詔曰天氣清靜神魚舞河然則所謂天朗氣清何足爲病前漢張禹傳曰後堂理絲竹管絃而班固東都賦亦曰陳金石布

絲竹鐘鼓鏗鍧管弦曄煜既曰絲竹又曰管弦此蓋右軍承前人之誤要未可以分寸之瑕而棄盈尺之夜光也乃若王勃之文或者謂時當九月序屬三秋言九月則三秋可知此與絲竹管弦同一病也況豐城劍氣上衝牛斗而星分翼軫分野尤差然大慶攷之唐書勃傳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時勃乃作序夫唐人以上巳與重陽爲令節都督既于是日啟宴勃不應止泛舉九月蓋月字乃日字之誤也且既言九月又言三秋是誠贅矣如云九日則不可無三秋字今之碑本乃郡守

張公澄所書亦誤以九日爲九月訛謬相承遂致勃有重複之病至于豫章之地昔人所謂吴頭楚尾按漢地理志楚地翼軫分野既曰楚尾則星分翼軫豈爲深失要之勃所作序實近乎俳然唐初之文太抵如此至韓昌黎始變而爲古文爾又豈容遽以是黜之然則二文之不入選粹毋亦蕭統姚鉉偶意見之不合故去取之過苛歟雖然二子之文不入選粹而傳至于今膾炙人口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所謂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嘗怪班書李陵傳且言陵之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材劍

客力扼虎射命中又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則陵之士卒固皆善射者矣又曰一日五十萬矢皆盡然是時匈奴不過十餘萬爾陵之戰也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而不能殺敵遂至于張空弮以冒白刃其得謂之射命中應弦而倒乎況陵敗且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吁一日五十萬矢既不能以成事而數十矢復何為哉是其紀事前後葢有不相應者恐一日五十萬字必有誤也

大慶按禮器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松栢之有心也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

無怨鄭注云四物于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于外或和澤于内用此不變傷也然則謂柔刃于外亦以筠爲竹皮歟後世例以筠配松直以筠爲竹自齊梁以來皆然齊王融風賦靡輕筠之碧葉泛曾松之翠枝梁吳均吳城賦亭梧百尺堦筠萬丈杜詩回首望松筠時過憶松筠唐書忠義傳厲松筠之雅操皆直以筠爲竹惟柳子厚苦竹橋詩迸籜分苦節輕筠抱虛心以筠對籜蓋知此矣然又云泉迴淺石依高柳逕轉垂藤間綠筠又與上不同何耶

吳虎臣漫錄宋景文謂陳平封曲逆侯今學者讀曲逆作去遇不作本音何耶余按孔經父云漢書原無音文選載陸士衡功臣頌曰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注云曲區句切逆音遇然則景文竟忘選注耶此吳氏引孔經父之言爾大慶按陳平傳高帝出平城之圍南過曲逆孟康注曰中山之蒲陰縣因攷地理志中山國曲逆縣張晏注云濡原注乃官切水至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而改曰蒲陰在蒲水之陰王莽時改曰順平就是而觀以其水至城北曲而西流則曲逆二字當如本

字不當借音不然章帝何以醜其名而改曰蒲陰哉觀王莽之更諸縣名曰陽曲而改以陽直案漢志顏師古註隋文帝自以姓楊惡陽曲之號改爲陽曰圓陰而改以方陰然則以直此云王莽所更實誤曲逆而改曰順平亦槩可見顏師古于本傳及地理志皆無音不知文選注去遇爲音又果何所見耶

呂居仁詩指蹤原自漢公卿說者謂指蹤字爲誤事見漢書蕭何傳大慶考之何傳上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禽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顏師古注云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

縱原注音子用切讀者乃爲蹤跡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爲蹤字自有跡蹤之狗不待人發也據師古之說則用蹤字誠誤矣司馬公通鑑亦作縱字後漢荀彧傳貴指縱之功薄捕獲之賞皆作縱字而李賢注云縱或作蹤兩通大慶又觀文選任昉彈曹景宗曰指蹤非擬獲獸何功既作指蹤字矣唐李德裕讓官表乃云臣竟微獲獸之效內展指蹤又無汗馬之勞外施武力又皆作蹤字近觀孔氏雜說指蹤音作縱非也周禮地官有迹人注迹人言跡知禽獸是亦蹤跡之義爾據李賢之注任昉德裕

之文與夫孔氏之說則居仁之詩似可如是用更俟知者質之

考古質疑卷五 終

考古質疑卷六

宋　葉大慶　撰

立言著論以辨白是非必須反覆抑揚庶得著明嘗觀孟子辨百里奚自鬻之事何其切至也至韓文公勸李賀舉進士而時以爲非故作諱辨觀其反覆抑揚論辨甚力其布置機軸蓋出孟子試併錄于此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

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于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于天下可傳于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此一段反覆著明如是韓辨亦畧舉于此律曰二名不偏諱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也律曰不諱嫌

名釋者曰謂若禹與雨之類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于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原註若克昌駿發之類孔子不偏諱二名原註如宋不足徵某在斯曾子父名晳不諱昔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原註虎世丙基皆唐帝名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原註代宗名豫玄宗名基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攷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

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孔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孔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于曾參周孔亦見其惑也夫周孔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孔曾參乃比于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于其親賢于周公曾參者耶其反復抑揚與孟子辨百里奚事比而觀之雖詳畧不同而深切著明葢亦一揆也

墨客王聖美少謁一達官値其正談孟子殊不相顧忽問聖美曰嘗讀孟子否曰平生愛之都不曉其義主問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主人曰試言之曰既云孟子不

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大慶觀此雖若戲笑之談忽遽中亦自難對近見陳氏新話云孟子之書有一言可萬世行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然孟子豈無特操者此固孟子開卷第一義也陳氏之言如此不知竟作何說大慶嘗思而得之孟子論去就之義曰迎之至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按史記魏世家惠王卑禮厚幣以

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然則孟子之見惠王非
以其迎之致敬而有禮乎
馬侍讀大年云高郵老儒黃彥和嘗謂孟子去齊三宿
而出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後載燕初入
齊聞晝邑之人王蠋賢劉熙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
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大慶謂彥和見晝邑
人王蠋賢遂以此出晝字爲晝然觀之說苑以爲蓋邑
人王蠋且齊有蓋大夫王驩而陳仲子食采于蓋其入
萬鍾則齊亦自有蓋邑也然則說苑以爲蓋邑人王蠋

又與畫不同恐攺畫字而爲畫亦所未安今通鑑畫音注司馬康釋音胡卦切亦曰西南近邑又不音畫何耶自昔歌詞或謂之曲未見其始琴書蔡邕嘉平初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遊故作遊仙南曲有澗冬夏常緑故作淥水中曲卽先生舊所居也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感物愁生故作坐愁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曲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然蘇武詩云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懷則音韻稱曲其來久矣又按韓詩曰有

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原註以上見能改齋漫錄愚觀淮南子云樂作而喜曲終而悲則在前漢時已有曲矣又詩之園有桃曰我歌且謠毛詩注亦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然則歌既自古有之則所謂曲者其來也遠按文選宋玉對問有云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是戰國時已有曲矣又觀諸列子湯問篇云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曲奏子期輒窮其趣按列子在莊子之前乃春秋末人也又宋玉笛賦師曠將爲陽春白雪

之曲又莊子漁父篇孔子坐乎杏壇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下船而來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家語困誓孔子厄于陳蔡絶糧孔子弦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曰由來吾語汝又云子圍于匡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又史記孔子學琴于師襄子曰丘已習其曲矣由是觀之師曠與孔子同在春秋時亦已謂之曲矣樂府解題云武王伐紂作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之曲因其地以巴渝取名據此則曲之名又先見于武王之時未知解

題何據而云爾要之吳氏謂歌詞未見其始而謂起于蔡邕蘇武殆不然也

大慶按列子第三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旣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推路寢而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膄而不可饗原註膄力侯切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居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

居構以金銀絡以珠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淸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也觀此所謂西極之化人者其佛歟葢佛家有蘂宮金地之說眞珠瓔珞之象不茹羶葷不育妻子是所謂以王之宮室爲卑陋以王厨饌嬪御爲腥惡而又與宣律師傳所謂周穆王時佛法至中國之說脗合山谷嘗讀列子便謂普通年中事不從葱嶺傳來其亦有見于此歟吳氏漫錄旣引列子而反不及此故大慶以是增廣之

吳氏漫錄云離騷曰埃飂風兮上征吳都賦曰翼飂風

之飂飂班固曰飂疾也然則飂風者疾風也謝元暉詩珍簟清夏室輕扇動凉颸謝靈運詩幽宿薄京畿晨裝搏曾颸注曾颸高風也二謝以颸爲風何耶大慶觀馬融廣成頌靡颸風陵迅流注颸疾風也張協詩燮燮凉葉奪戾戾颸風舉注戾戾急也江逌風賦若颸厲狂震觸物怒號皆以爲風之急疾者至陶淵明詩蕤賓五月中清朝起南颸又柳詩樹竹邀凉颸原註茅簷下栽竹詩孤旐凝寒颸原註哭凌員外羅隱賦蟋蟀云頑颸斃芳及篇韻注皆直以爲風爾豈特二謝爲然哉東坡詩沙泉半湧草堂在破

窗無紙風颸颸是與離騷吳賦同矣又云長春如稚女飄搖倚輕颸是又以颸為風不知何為自異耶葢嘗思之家語曰舜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故後人遂以薰風為夏風如曰薰風自南來又曰薰風行應律皆謂之薰風者言其風之薰然也至權德輿感寓詩云朱弦秘南薰是直以薰為風也然則颸風猶所謂薰風涼颸猶言南薰也詩人欲其語新故更易用之爾深于詩必能辨之原註張說扈從溫泉宮詩騎仗聯聯環北極鳴笳步步引南薰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甯為去聲劉夢

得賸日本僧知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寗馨以寗爲平聲葢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寗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割我腹那得生寗馨兒按二說知晉宋閒以寗馨兒爲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詆叱豈非以兒爲非馨香者耶雖平去二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東坡亦作仄聲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邱隴空使姦雄笑寗馨已上皆吳虎臣漫錄所載也大慶按通鑑注云寗字

晉書無音世以甯音之寗馨猶言阿堵指物之稱意謂斯言是也阿堵物猶言這箇物也寗馨兒猶言如此兒也平聲去聲皆通而美惡亦皆可用原註蓋寗字平聲去聲古多通用如左傳僖七年盟于甯母公羊則以爲寗毋宣十一年楚納公孫寗公羊則以爲公孫甯史記酷吏傳寗成前漢書作甯成王莽傳羣下勸職永以康甯康甯即康寗也蓋通用爾晉書云王衍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寗馨兒然誤天下蒼生未必非此人也此乃先褒後貶之辭先褒之謂何人生得如此兒後貶之故以然字爲間隔論語子游曰堂堂乎張也爲難

能也然而未仁與此文理一同漫錄乃謂山濤詆吒王衍之語非也至王太后怒廢帝之不來我何爲生得如此兒此乃怒罵之辭爾然則張劉詩自可如是用若專謂爲詆吒以兒爲非馨香者恐未然也大慶近見馬侍讀大年懶眞子錄云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爾古所謂阿堵者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遶床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都錢但云去却兀底爾如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曰四體姸媸無關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

堵中葢當時以手指眼謂在兀底中爾後人遂以錢爲阿堵物眼爲阿堵中皆非是葢此兩阿堵同一意也又云寗馨兒寗去聲馨音亨今南人尙言之猶言恁地也竊謂馬侍讀之說在大慶則爲暗合但其字別耳因具錄之以見漫錄之言爲未盡大慶又按世說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原註文學第四又劉孝標引宋明帝文章志桓溫大陳兵衛謝安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閒着阿堵輩原註雅量第六註此所謂阿堵與上意義一同也又殷浩嘗至劉惔所淸言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

學人作爾馨語（原註文學第四）王丞相云見謝仁祖常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桓溫詣劉眞長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劉作色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鬭戰求勝（原註方正第五）劉孝標注世說引書林曰王仲祖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原註容止第十四）此所謂如馨爾馨亦與上寧馨義一同也江西詩派李商老詩短李前門無寧馨書淫詩癖類天成詩意葢本於張謂如山谷詩語言少味無阿堵氷雪相看有此君陳簡齋目疾詩天公嗔我眼常白故着雲花阿堵中若如

此用事深於詩者必知之原註近見梁元帝爲湘東王所纂金樓子亦舉宋王太后事云引刀破我腹那得生如此皃直改作如此字則與大慶之說不約而同矣

舊見一相識云揚子言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揚子之言未然也爾雅曰果蠃蒲蘆郭璞注曰即細腰蜂也俗呼蠮螉今此蜂或取桑蟲或取蜘蛛之子負而入房遺子其身數日子出因食其蟲而漸長非是化他蟲爲已子也愚方疑其說續見人言多與此同乃知楊子之言未盡物理或曰詩不云乎螟蛉有子果蠃負之鄭箋云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

養之以成其子中庸蒲盧注亦云取桑蟲之子化之以成已子釋爾雅者亦云取桑蟲負之于木空原註音孔中七日而化為子搜神記曰土蜂純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之子育之以成已子今為揚子之言未盡然則彼皆非歟蓋類我之祝始見于法言釋爾雅者既援法言而為說而鄭氏注詩禮亦本于子雲者也雖然大慶亦未能輕信人言妄疑前哲續見本草蠮螉一名土蜂陶隱居士注雖名土蜂不就土中作窠謂摙原註力展切土作房爾今一種黑色細腰銜泥于壁及器物邊作房生

子如粟置其中乃捕草上靑蜘蛛十餘實其中仍塞口以俟其子大而爲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亦取草上靑蟲一名果蠃詩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或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靑蟲教祝變成己子斯爲謬矣我朝嘉祐中掌禹錫等按蜀本注云蠮螉卽蒲蘆蒲蘆卽細腰蜂不特負持桑蟲亦以他蟲入穴用泥封之數日成蜂飛去陶云生子如粟在穴乃捕他蟲爲之食今人有候其封穴壞而看之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之上則如陶說矣而詩人以爲喻蓋知其大不知其細也大慶見此益知揚

子于物理爲未盡昔人固已察之而指蟹爲六跪二螯不獨荀子之誤也今本草圖經既舉段成式祝聲可聽之言復援宋齊邱曰蠮螉孕螟蛉之子遂謂如隱居之說有子如粟未必非祝蟲而成之大慶謂段宋之說要皆本于法言而圖經又欲合陶說以附會子雲非的論也大慶嘗見養桑蠶者有一種班蠅每入蠶室必遺子于蠶身故其身遂成黑點他日作繭則蟲先穴繭而出其後復生翅爲蠅益知果蠃遺子蟲身之說爲可信而掌禹錫按蜀本注以信陶說必不誣矣近見藝苑雌黃

亦論及此且謂此觀董彥辰聞辯新錄云土蜂取桑蟲乃產子蟲背以泥封之子生食蟲因而成蜂此說亦與陶合益知前人議論葢有所覩不徒影響于見聞也因觀文昌漁隱螯燕之說聊附于此

吳氏漫錄曰晉王導傳蔡謨曰但見短轅犢車長柄麈尾按後漢馬援傳乘下澤車注云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短轂者短轅也葢本于周禮冬官車人爲車云云大慶竊謂此言非也愚嘗學禮而知車之制轂與轅正自不同老子曰三十輻共一

轂則轂居輪之中所以爲利轉者也孔叢子廣器轅謂之輈則轅居車之前所以駕牛馬者也原註周禮輈人注輈車轅也但輈與轅一物而異名據周禮輈人之職而言之駕馬之車謂之輈駕牛之車謂之轅故國馬田馬駑馬皆言輈而于大車則言轅大車牛車也所謂轅下駒則馬車亦通謂之轅是則轅與輈同而轂與轅異以其犢車故短轅爾今乃以行澤者欲短轂爲言是混轅轂爲一物恐誤後學故特辨之

唐徐堅初學記引蒼頡篇曰殿大堂也商周以前其名

不載史記始皇紀紀始曰作前殿石林燕語謂初未有稱殿皆起于秦者其本于堅之所記而云乎大慶續見高承事物紀原云禮記與白虎通俱曰天子之堂史記秦紀始皇作朝宮渭南先作前殿阿房商君書有言天子之殿則是秦自孝公已然矣葢秦始曰殿也大慶亦嘗考之通鑑外紀晉平公布蒺藜於殿下師曠刺足曰五鼎之具不當烹藜藿人主堂殿不當生蒺藜齊景公怒有罪者縛至置殿下說苑齊大旱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又云晉平公爲馳

逐之車立之于殿下又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戰國策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隼擊於殿下家語楚王將遊荆臺司馬期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又齊有一足鳥下止于殿前景公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又史記優孟傳楚莊王欲以棺槨葬馬優孟入殿門仰天大哭諸書殿之名已見于春秋戰國不始于秦也況六韜五將篇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命將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此其來也遠矣然則徐堅石林燕語高承皆謂起于秦者其然豈其然乎

嘗考許愼說文殿堂之高大者也漢書黃霸傳張敞奏霸集計吏能言孝弟風化者上殿是丞相府中有殿也顏師古注丞相所坐屋也又霍光傳鴞數鳴殿前木上師古又注云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爲殿非非止宮中及董賢傳起大第重殿洞門師古于此乃曰殿有前後僭天子制也不以殿爲高屋之通呼自爲同異何耶意者重殿乃爲天子制耶又梁王立謂傳相不以仁義輔翼大臣皆尙苛刻宮殿之裏毫氂過失亡不暴陳而魯恭王靈光巋然議者不以爲僭制則人臣之堂亦謂之

殿矣大慶嘗泛而觀之藝文類聚漢宮闕名曰長安有臨華飛雲昭陽等殿蕭何曹參韓信並有殿原註初學記亦同太平寰宇記河南道鄆州須城縣有東平憲王蒼所起之殿又廣濟軍定陶縣有定陶恭王殿基是知兩漢時不以殿爲僭也至魏張遼傳文帝引遼親問破吳狀帝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爲起殿舍又特與遼母作殿齊高帝爲齊公以石頭城爲其世子宮王儉引靈光殿例以聽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卽是而觀唐以前上下猶稱爲殿也至唐則不然觀師古注漢書辭意可見矣

事始云後漢鍾離意諫明帝起北宮疏云陛下躬自克責降避正殿此避殿之始也紀原云史記吳王濞傳七國反景帝召將軍曰楚王卬等重逆無道朕素服避正殿則其事始自景帝也孝宣之世亦行其禮秦漢以上未聞而事始謂自明帝始非也大慶常考之說苑魏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又齊大旱晏子曰君誠避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同憂其幸而雨乎又太公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然則景帝以七國反而避殿命將正用此故事也而謂始于景帝

可乎事始以爲明帝紀原以爲景帝所謂楚則失而齊亦未爲得也

嘗觀諸書見大舜之用法何其忠厚之至也書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説者曰人情莫不愛其子孫不欲者惟恐子孫之陷其中所欲者惟恐子孫之不獲與聖人之政本于人情故罰弗及嗣以父子之罪不相及也而賞則得以延其世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葢聖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樂君子之有功而不忍小人之有罪故罪疑者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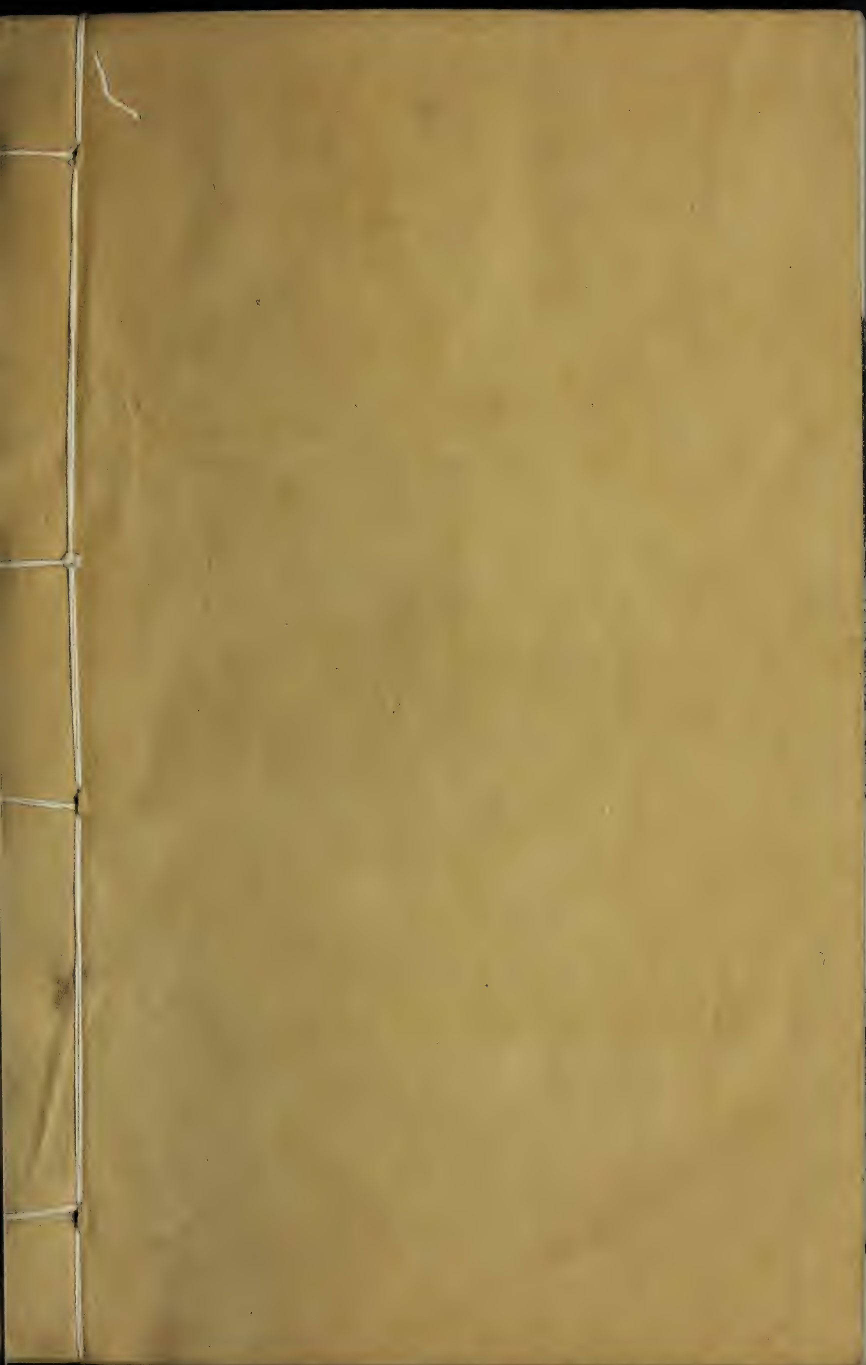
首領而無陷于法者乎功疑者與其名器不僣孰若使得爲善之利而無觖望之意乎至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胥失也必不得已寧可妄免有罪不可枉殺無罪以存好生之心故也觀此則古人用法其忠厚惻怛之意爲何如後世與君誼辟之于法亦未嘗不體是意今所傳刑統一書歷代相承良法美意我朝建隆初又加修正嘗試觀其梗槩其得帝舜遺意多矣或者皆謂法家者多失之刻大慶竊以爲不然且以一二明之如斷罪之失於出入均之爲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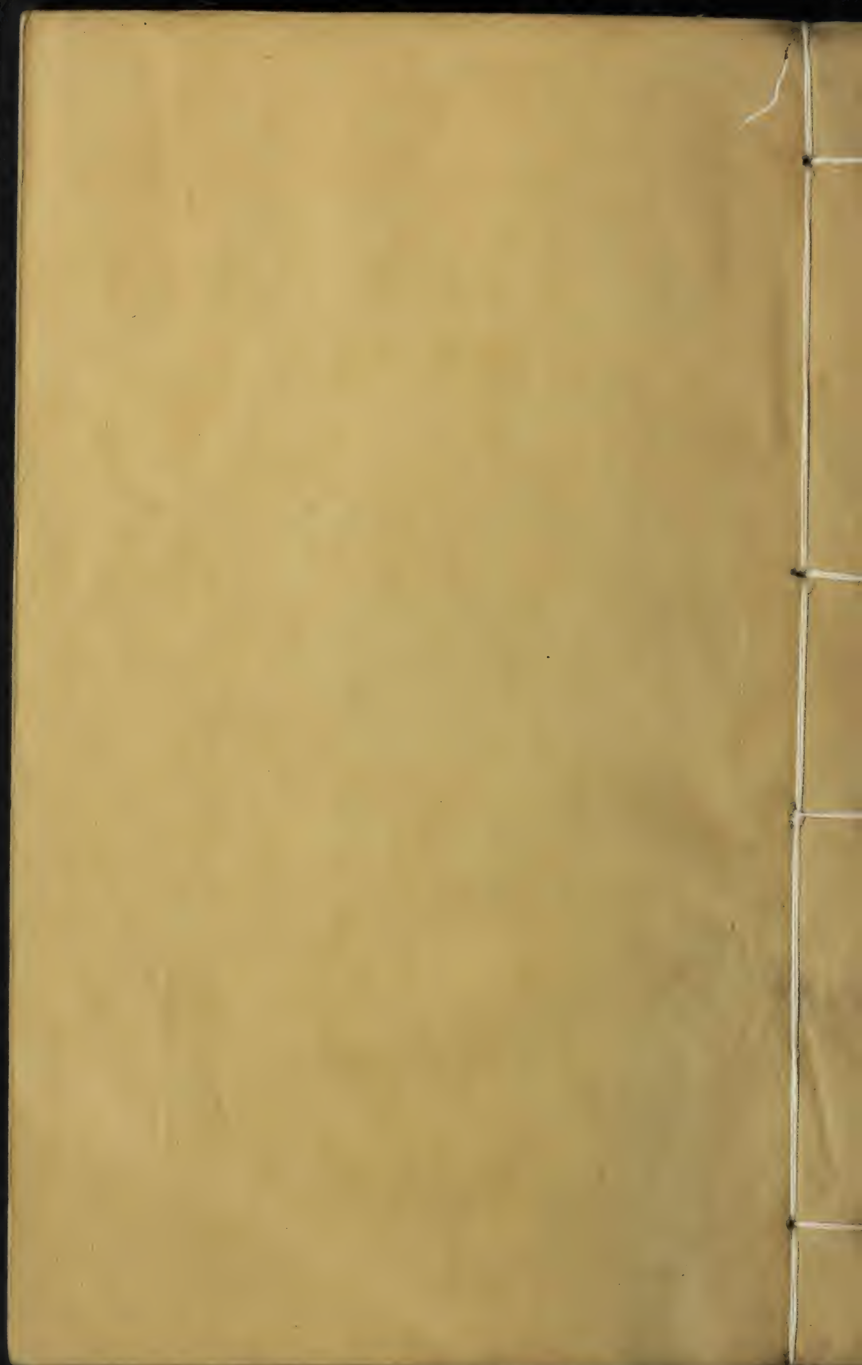
可也然失入者減三等失出者減五等焉非忠厚乎原註見斷獄律赦前斷罪不當均之為不可也然處輕為重者宜改從輕矣而處重為輕者盍亦改而從重今乃卽依輕焉非忠厚乎原註亦見斷獄律至若本應重而犯時不知者依凡論本應輕而犯時不知者聽從本其原情定罪又豈非忠厚乎原註名例律疏議曰假有叔姪別處生長素未相識姪打叔傷官司推問始知聽依凡人鬬法又如別處行盜盜得大祀神御之物如此之類並是犯時不知得依凡論悉同常盜斷其本應輕者或有父不識子主不識奴毆打之後方始知悉須依打子及打奴本法不可以凡鬬而論是名本應輕者聽從本其原情定罪盍至于犯罪時幼少事發時長大依幼少論此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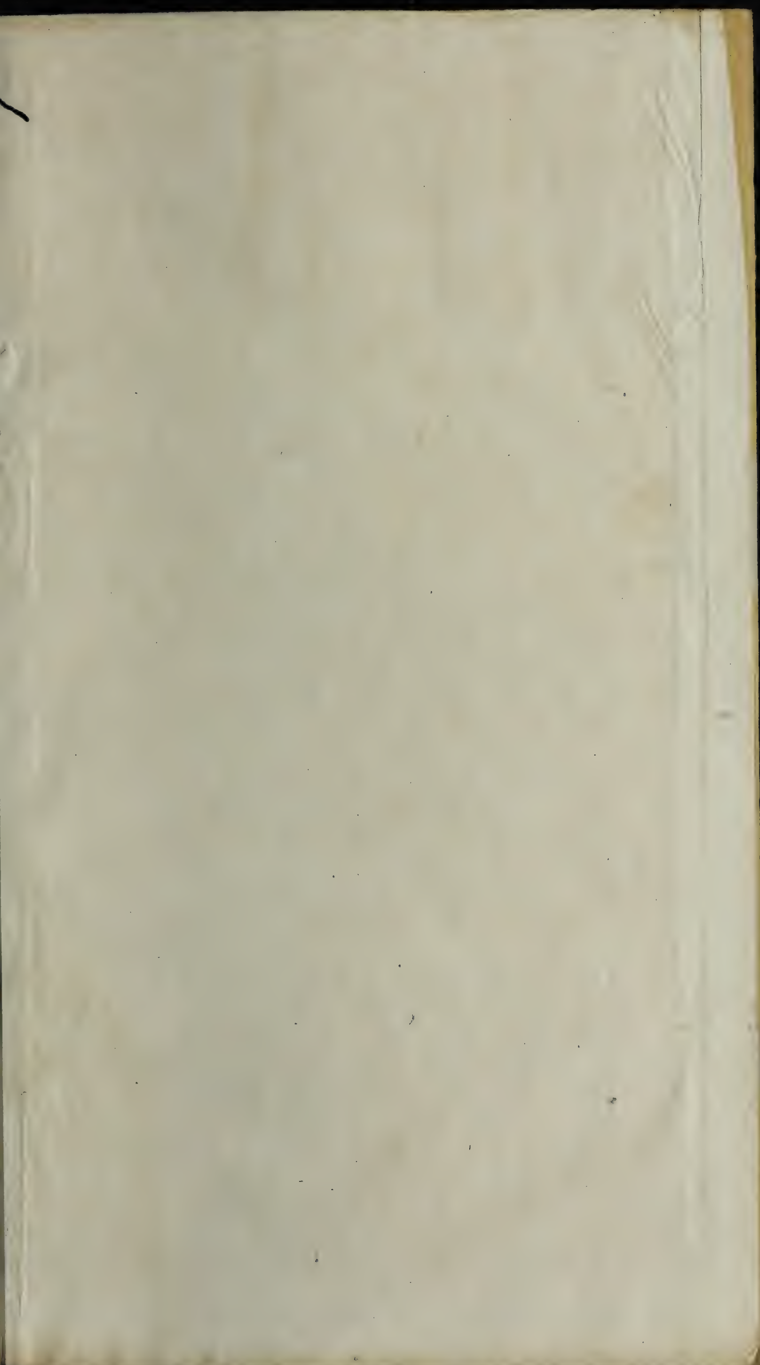
犯罪時定法者從輕之意也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依老疾論此以事發時定法者亦從輕之意也原註名例律第四以至有官廕犯罪無官廕事發則以犯時論無官廕犯罪有官廕事發則以發時論無往而非從輕亦無往而非忠厚也原註名例律第二況乎大功以上許相容隱其或告言如自首法原註上名例四十六條下三十七條莫非忠厚惻怛之意此類甚多未易枚舉孰謂法家之多刻彼其謂慘刻而少恩者無亦用法者之過歟有能推刑統之意而施于法理之間則有虞氏之忠厚不外是矣

考古質疑卷六 終









道光乙酉鐫

隱居通議

海山仙館叢書

隱居通議序

校正泯豪吟豪諸詩文雖强半元初著作然宋末篇章往往有之若隱居通議則皆元時纂輯水村公之志葢可見矣公少負偉略於兵謀地利無不諳悉北來鉅公名卿無不咨其碩畫公亦抵掌而談思期一當以爲世用迺南北混一時異勢殊公之志葢決於隱哉夫仕則見之實事隱則付諸空言隱不如仕也然仕莫盛於唐虞之際水火工虞教養各一其職而不能相通周公制禮作樂其訓誥見於尚書其諷詠見於雅頌而周易之

象必於居東之日孔子爲魯司寇卽萊於祝其誅卯於兩觀而六經之述必於轍環之餘則仕又不如隱也且守故府之陳言執盈廷之聚論以爲持政之大端雖有變通神明究弗敢稍逾尺寸何如著書立說孤行一是故議理學也不惟朱陸相商而龍川學術議論可以益一世而開千古議古賦也不惟綺靡無取而泰伯長江山谷道院可以駕六朝而軼班左詩歌則駁彭淵材之第三恨又以雙井與浣花並驅文章則譏梁昭明之無統紀且原毛穎於盧山九錫駢儷錄謝貫師憲小啓而

僉王之不逸於忠義經史辨忠肅公無後而史册之失攷於家乘大行爲德行之大靈星次社稷之功議天地之有初識縱橫貴賤之義議南陽之形勢見輓輅羊裘之風鬼神則謂神怪窈冥之事爲害道雜錄則於語默出處之閒爲量衡其閒遺文軼事確有可傳而不載於典籍者賴此猶存其一二大抵無所不議則無所不通通天地人曰儒公眞可謂通儒也已雖然公自贊有云使展其霖雨之手固當忠君父而澤民物是隱又非公之所得已也嘗讀公毋揭太君壙志毋紉縫兒講習迄

夜分或鷄鳴乃已嘗曰汝家世名儒吾望汝無失爲儒也會權姦覆國三宮北遷毋流涕曰噫無望矣則公之成就葢在於五晬遺孤之日而不在於家山北遼陽之年也與予偕隱溯孟教者敢忘所自哉或曰身既隱矣何又仕於本州仕於延平乎不知大隱城市小隱山林古之人已言之避世金馬門古之人又嘗行之委吏乘田未可謂仕況寄其道於木鐸函丈之間以稍慰其淑人素懷一行於豐而繼往開來身實任之矣再行於劒私雷受業者三年世共尊之矣苟非羶慕於要津貽譏

於捷徑士君子何不可沾一命以自行其志哉今觀此編蓋在宋亡之後而其敘述在於歸闇者爲多則公之自視仍然隱居而已耳何汲汲者之不審也不審其志而徇其迹則仕於昇平者爲賢哲仕於衰晚者爲庸愚生際奕葉者盡爲守正遇値鼎革者盡皆枉道是以仕論仕尚且弗得其志之所存矧仕而仍然隱者爲能論其世而原其心哉

康熙丁未日躔大火之次裔孫凝謹識於水雲書院之壽文堂

隱居通議目錄

隱居通議目錄 終

隱居通議卷一

南豐劉壎起潛著

理學一

儒者職分

儒者職分不在於作文而在於講學講學不在於章句而在於窮理窮理不在於外求而在於存心

道統遺論

自孟子推明道統見於七篇之末章其後韓文公作原道伊川公序明道皆承其意推明之而皆不能無遺論

孟子說見知聞知而武王周公不得與於太公望散宜生之列昌黎論傳道而曾子子思不得續孔子之脈伊川則又謂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千四百年間漢董生唐韓子以至宋周子俱不與焉非遺論歟當考

古人自少力學

一日几間見南豐先生文閱視其上歐陽公書乃慶歷元年也時年二十三爾其書有曰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又曰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游當世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

徒嗜皮膚隨波流搴枝葉而已又曰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奧室家自知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貫古今則宜取奇偉閎通之士使趨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敎於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某不信也觀先生之志如此是其少年所學超卓不凡非若新學小生惟務詞章而已且是時濂洛未興而先生之學專向聖域何可得哉同日又閱延平李先生師友問答集有贄見羅仲素先生書其年亦纔二十四爾其書有曰道可以治心猶食之

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又曰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完而智巧襲擇焉而不詳守焉而不專朝夕恐懼不啻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又曰聖學中未有見處在佛子中有絕嗜欲捐念想卽無往以生心者時相與游亦足以澂汰滓薉洗滌垢坌妄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無益也然謂儒

者之道可會爲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愚則欺衆皆坐某以此而不知某暫引此以爲入道之門爾二先生生世不同人品不同然皆以甫踰弱冠之年便已有志於作聖乃知古人力學自少時已下工夫回思吾儕小人當此年紀不過刻意舉業志求榮達日夕汲汲惟黃冊之文是務舉世陷溺相習成風曷嘗有一之志於道哉亦由所師不過如此繆種相承卒誤後學斯時也儻有名師能舉二先生之說開發提警安知不於道有進耶虛老一生晚悔何及熟復二書

仰天浩歎要知舍內學而從外務誠不足道

朱陸

乾道淳熙閒晦菴先生以義理之學闡於閩象山先生以義理之學行於江西嶽峻杓明珠輝玉鏘一時學士大夫雷動風從如在洙泗天下並稱之曰朱陸朱氏之學則主於下學上達必由灑埽應對而馴至於精義入神以爲如登山然由山麓而後能造絕頂也故晦菴多著書以開悟學者然象山每不然之議其爲支離其鵝湖之詩曰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又曰六

經注我者也陸氏之學則主於見性明心不涉箋注訓詁而直超於高明光大然晦菴每不然之以爲江西之學近於禪晦菴殁其徒大盛其學大明士大夫皆宗其說片言隻字苟合時好則可以擬科取士而象山之學反鬱而不彰然當是時雖好尙一致而英偉魁特之士未嘗不私相語曰時好雖若此要之陸學終非朱所及也葢二先生之學不同亦由其資禀之異晦菴則宏毅篤實象山則穎悟超卓是以象山之文亦皆勁健斬截不爲纏繞至其游戲翰墨狀物寫景信筆成文往往亦

光晶華麗有文人才士所不能工者誠一世之天才也

論子在川上章

朱文公與門人論子在川上一章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謂與道爲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爲人作觀瀾詞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門人問曰明道謂其要只在謹獨如何先生曰能謹獨則無閒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閒斷了豈能如川流之意門人又問曰明道云自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此如何曰此事除了孔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

如畫人一般佛老畫得些模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著如何不放他兩箇做大門入日只爲佛老從心起工夫其學雖不是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開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話說過了所以輸與佛老先生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末是然却勝似儒者多矣朱門師弟子講明此論可謂極至大綱爲學必合從天命性上理會起此謂之原頭識得原頭從此下工則如川流之晝夜不息矣禮記論祭河海曰有原也有委也此謂知本亦是見得此意佛老俱是略識原頭

然亦未可謂眞識也

工夫熟中出

文公曰書所以維持此心若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此語甚當又曰工夫自熟中出又曰只是熟便自會先生於熟之一字屢言之不一言之

水心論朱陸

水心文集中稱朱文公或曰新安先生朱公或曰朱公元晦又嘗謄章爲文公力辨林黄中之劾其於陳止齋呂東萊亦屢稱之獨不及於象山心嘗疑焉以爲此時

號爲儒宗者有四曰朱張呂陸何獨見遺惟於胡崇禮墓誌中一寓其辭曰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敎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以故越人爲其學尤衆雨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澂坐內觀以上皆水心語然無蘄辭似亦有取於陸者特謂之後出則非嘗觀象山與晦菴往來書俱各稱兄及勉東萊勿於喪服中聚徒講授書中言詞峻切止如平交陳止齋專書致幣於象山勤矣而回書亦惟稱止齋曰兄止齋之於水心蓋前輩也象山視如平交

則不得謂之後出矣水心輕視竊未所諭

朱張呂陸

性學之肇興也以周張二程爲宗其繼盛也以朱張呂陸爲宗然當時水心文字實未嘗合而言之荆谿吳公子良師事水心持節江右日爲隆興府學作三賢堂記有曰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學深遠不可以方冊旣貫羣聖賢之旨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孰爲異孰爲同哉合朱張呂陸之說游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溯而約之於顏

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溯而約之於孔子則孔子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孔子之學卽皐益伊仲傅箕周召之學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尙何彼此戶庭之別哉以上皆荆谿公記中語予初疑水心或有不滿於象山今其高足弟子一筆貫通卽平日師友授受必有確論其爲此決定語而刻之金石者殆出於師說也亦可見其心矣

魏益之悟人

水心公志陳叔向之墓有曰君既與魏益之游每恨志

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彷彿若有見焉自是以斯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讀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重其讜直無隱士有比君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憤悱啟發舉一反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近於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叔向掊包蒙之梏游於廣大而常自言

用功益難進道逾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厲志勇猛益不以悟自足也而益之不然獨守其悟而百聖之戶庭虛矣然則叔向之所以冀於其師者益之未暇詳也以上皆志中語予嘗記乾淳閒有魏掞之者嘗以直諫膺主眷而未知益之名諱爵里與夫所學傳承也夫以悟爲則固未足以盡道然誠妙悟則亦幾於見道矣朗徹澂瑩纖翳不留高出萬象之表與太初鄰其視蘊頭故紙迷溺訓詁而卒無益於自得者不差勝乎水心之論雖有抑揚顧窺其微旨則亦有取豈非泥於時好

艱於顯露亦正言似反者歟不然則讀書徒多脩方不療二語正當斥絕豈宜表而出之邪或謂此語葢有激而云然亦至

論悟

前段所載陳叔向受教於魏益之未久大悟而洪纖高下皆若彷彿有見者此事甚奇不知所謂彷彿有見者何也佛家謂阿那律具天眼一通能觀大千世界如掌中果舍利佛智慧第一觀人根器至八千大劫仙家亦嘗曰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猶如指掌大雖二教之說

誕幻無實然參究互攻亦惟一悟耳儒家所以諱言悟者惡其近禪且謂學有等級不容一蹴而到聖處也故必敬義夾持必知行並進必由知止而進於能得必由下學而造於上達必由善信美大而入於聖神雖高明而本乎中庸此其序也故不以悟為主然前輩又有謂人患不入悟境耳果能妙悟則一理徹萬理融所謂等級固在其間蓋一通而萬畢也此論未知當否昔嘗聞老儒李伯燠與予言金谿有傳先生號琴山親承象山先生學問甚高生徒甚衆日夕講論不倦鄰有一染匠

常往聽講久之忽大悟曰元來世間道理如此自是聰明開豁遂能詩文不復為匠琴山從而作成之觀此豈亦魏益之之學歟惜予生晩不及見諸賢而參請也近於九月間客洪城遇北人曰東門老於宋庭賓家蓄學道之士也衣履如道人談論娓娓自言出家從師久而無獲一日師令往某處正雪中既寒且饑因結屨忽有悟則見天地萬物洪纖曲直如清淨琉璃無不洞徹自此了無滯礙其亦魏益之之學歟予甚欲究詰之顧初見未敢驟說欲再叩明日乃聞飄然往臨江矣洪人謂

東門老乃大徹大悟者惜不及竟其藴也話間極取程
邵二先生之學又曰聖人之道本自渾全朱晦菴先生
說得破碎今人不信孔子之說却信朱說安能見道又
曰吾道一以貫之只一便了曾子添箇忠信已多後來
千言萬語脚下住脚去道逾遠至謂有天之忠恕聖人
之忠恕學者之忠恕尤大穿鑿其論如此又謂人當理
會心學如作詩作文多是說謊

論悟二

兒童初學蒙昧未開故瞢然無知及既得師啟蒙便能

讀書認字馴至長而能文端由此始即悟之謂也然此邦止是一重麤皮特悟之小者耳學道之士剗去幾重然後逗徹精深謂之妙悟釋氏所謂慧覺所謂六通儒家所諱言也世之未悟者正如身坐窗內爲紙所隔故不睹窗外之境及其點破一竅眼力穿逗便見得窗外山川之高遠風月之清明天地之廣大人物之雜錯萬象橫陳舉無遁形所爭惟一膜之隔是之謂悟而儒家不言者懼其淪於虛寂不合於帝王之大經大法而無以成天下之務也惟禪學以悟爲則於是有曰頓宗有

曰教門別傳不立文字有曰一超直入如來地有曰一棒一喝有曰聞鶯悟道有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既入妙悟謂之本地風光謂之到家謂之敵生死而老莊氏亦有所謂致虛極守靜篤虛室生白宇定光發皆悟之義儒家之學亦有近之者顏之如愚獨樂會之浴沂詠歸孟子之自得大學之自明以至如濂谿之庭草不除明道之前川花柳橫渠所謂聞悟亦悟之義水心又提出憤悱舉隅與夫四端四海諸說以為近悟是邪非歟

論悟三

前段嘗疑陳叔向因悟有見之為異今觀晦翁作存齋記有曰人所以位天地之中為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為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閒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為之體必將瞭然有見於參倚之閒而無一息之不存矣詳此記則大意與釋氏之說合而所謂瞭然有見者非悟也夫

佛學主悟

水心作宗記序述永嘉鮑墅刪擇禪宗要語定著百篇有曰予嘗問墅儒之於佛強者愠弱者眩皆莫之睨子以何道知之墅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爲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予聞而逾悲夫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夫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觀此序則水心固未嘗以佛家之悟爲是也

徐侍郎悟學

徐侍郎諱誼字子宜乾道進士由池州敎授歷清要

歷事孝光寧三宗入爲刑部侍郎出爲寶謨閣待制江淮制置使移鎮隆興府而卒中忤韓侂胄貶南安軍移袁婺州流落十年而後得釋水心志其墓有曰諸儒雖争爲性命之學然而固滯於語言播流於篇末多茫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爲宗懸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内爲學者開示脩證所縁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静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灑然自以爲有得也參玩兹語似亦近禪而當時諸儒學術亦因可見徐公卒於嘉定初元時閩浙諸老存者寡矣

李牧坡悟入

盱江李子原諱溥自號牧坡嘗從克堂包先生學公曰何必遠求子之鄰有利公文伯者即子之師也子原信而就學焉利公舉學習而說克己爲仁以叩之未契也忘寢食而反求者數月一日渙然有省自是磊磊落落軒豁呈露無秋毫凝滯吟風弄月撫掌抱膝笑歌自若休休其心欣欣有喜如口之於芻豢常有餘味益其所好既得所說益深自命曰牧志其所自養也自養者厚而其證驗有不可掩於外者如此淳祐癸卯歲年七十

有七悠然而逝宏齋包文肅公志而銘之曰志道於遠得師於鄰一覺之後一好之神蓋以表其有悟也觀此則牧坡之渙然有省其亦陳叔向之忽然有悟者乎

黃仲山言性

越之新昌黃仲山名仁靜有子名度登朝顯宦累封仲山至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年八十七開禧元年八月卒自言見性命眞處如水中鹽味非無如有其說深矣嘗與陳君舉傅良縱論夜分君舉名善辨不能窮詰曰此非師授而得也病中嘗曰除世俗塵事易除心中情想

難吾用力於此久矣然葉脫枝生不知其幾令直斷矣故樂也臨絕視度而笑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此洞然乎公應曰然遂歿以上載水心志中詳其爲人豈亦融會儒釋之學者歟

水心論佛學

云余在荆州無吏責讀浮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麤若該涉夫西戎僻阻無有忠信禮義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披析解剝別其眞妄究其始終爲聖狂賢不肖之分盍世外奇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

之學較然殊異豈可同哉世儒不知淺深猥欲強爲攘斥其於道鮮矣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鄰省問念佛者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爲老兵所課爾東叔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予問東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沈思久之曰如雞倏鳴顧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余聞而歎息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讀者知之止於如是以上皆水心先生語味其旨若斬之者又嘗稱天台端信師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辨蠭起援據今古中其機要咸曰信

書厨不可與爭也闔戸長年人莫識面惟敎其徒令速
趨西方空寂以此自終予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
知悟本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紛若師庶幾免矣觀此
論則先生所指悟本者未知所在先生以荆州讀佛書
有見告之文公文公答之曰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
如此語話中閒得君舉書亦深以正則講究辨切爲不
然此無他只是自家不會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
之差處故作此見耳又曰若見得道理分明便無事煞
決不暇讀佛書若偶讀之亦須便見得其亂道誤人處

愈親切不至為此言矣

隱居通議卷一　終

隱居通議卷二

南豐劉　壎起潛著

理學二

朱陸一

朱陸二先生同出一時俱天地之閒氣名世之鉅儒也然陸氏不喜著書惟從原頭理會嘗曰六經注我者也故罕有傳世而道不顯顧有識則服其高明若朱氏於書極下工夫如四書集注如詩易傳如綱目如家禮如小學書如楚辭注如言行錄之類非文公疲精竭力更

千百年終至漏晦今使學者蒙賴啟廸洗凡破陋則此
數書者誠足以補前古之缺也至晩年則亦悔注釋有
詩曰書冊𦽱頭無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其意可見矣
公於象山殊加敬嘗曰安得似陸子靜堂堂自在又曰
子靜底是高只是下面空疏無物事承當伯恭甚低如
何似得他又曰江南未有人如子靜八字著脚又曰吾
儒頭項多思量著令人頭痺似陸子靜樣不立文字也
是省事又曰陸子靜楊敬仲自是十分好人文公之言
如此可見不分同異鵝湖之集易簡支離之詩文公不

以爲忤後來一等抑揚過當殆不可信葢亦門人弟子有分朋植黨挾私取勝者其實二先生未嘗立異也善乎象山之言曰建安也無朱元晦青田也無陸子靜偉哉言乎大公至正可以一洗蟲鼠之陋見矣又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其言恢廓高明如此或者猶校江閩學術異同豈

不大可鄙笑哉

朱陸二

予又見文公答南軒書有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只是廢講學而務踐履却於踐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則實有以過人答東萊有曰子靜約秋涼來游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與劉子澄書有曰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為無力答陳膚仲有曰陸學雖有似禪處然婺州

朋友却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答滕德章
有曰陸丈敎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
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答林擇之有曰陸子壽
兄弟近却肎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皆好氣
象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如
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與吳
茂實有曰陸學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
答項平父有曰子思以來敎人之法以尊德性道問學
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

生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陸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不細某自覺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答孫敬父有曰陸學於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而其徒傳習多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間者觀文公之言平心服善如此何嘗如後來學者抑揚毀譽之過實哉當其議論紛紜本非眞有定見往往挾私護局而已文公答諸葛成之有曰來諭有疑於子靜然子靜平日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

一毫人欲雜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盡同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徐究以歸於是而向來講論之際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幼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眞是仇敵亦何至此然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詞取信故默不言是文公無恙時一等狂生已敢如此至煩老先生之諄諄況於世無大宗師則此輩何憚而不縱其狂誕邪予近在閩中聞泉州有一士獨宗陸恨不獲識後識三山張向友必甚向陸

且愛荆公祠堂記謂不可及因言文公筆下泥滯亦可謂不私其鄉者又說漳州經界事

朱陸三

文公嘗謂陸學近禪然其答黃子耕有曰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若能認取本意而於其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工夫方見得許多名字虛假並皆脫離而其工夫都無欠缺矣此卽釋氏名相之說又答李叔文有曰求放心

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此亦釋氏之說恐不可專指陸學爲禪也大槩性命之學不能不與禪相近故伊川謂儒釋深處只爭秒忽晦翁承其說亦謂大亂眞而彌近理也其闢之者則大儒衛道職當然爾晦翁又議陸不講學象山云人謂某不令人讀書何嘗不教人讀只是讀得別耳異時晦翁答呂子約則曰程子言心要常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書册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痒之人雖讀書何益答石子

餘又曰學者只就冊子上鑽却不就本原理會只成議論文字與自家身心全無交涉詳味此言又似與議陸者相矛盾也

永嘉之學

初周恭叔首聞程呂氏微言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儔倫退而自求是千載之已絕靃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身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印於古人之心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鄭承於後也薛士龍

舊發昭曠獨究體統帝王遠大之制叔末寡陋之術不隨毀譽必摭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厭某法銖稱鎰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陳緯其終也四人鄉之哲人也此葉氏所著溫州學記之說予按水心公志止齋墓有云從公四十年似有師弟子之分矣而每字之薛尤前輩止齋所師而亦字之未嘗曰先生也然水心行狀止云少詣呂太史不言止齋豈於止齋惟平交歟計其

行輩即止齋實先達矣謾摭其次第列於後

鄭景望 伯熊宗正少卿　呂伯恭 祖謙

周恭叔 行己秘書省正　鄭景元 伯英隆興癸未第四人秀州僉判紹興三年卒

薛士龍 季宣常州守　陳君舉 傅良乾道八年進士寶謨閣待詔

葉行之 幼學乾道八年進士景元壻

葉正則 適淳熙廷對第二吏部侍郎

合周程歐蘇之裂

永嘉有言洛學起而文字壞此語當有為而發聞之雲臥吳先生曰近時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歐蘇之裂又言

先儒謂歐文粹如金玉又以爲有造化在其胸中而未有以道視之者然答吳充秀才一書則其知道可見矣南豐說理則精於其師如曰及其心有所得而下二三百言非所詣之至何以發明逗徹東坡雄偉固所不逮伊洛微言或有未過也予詳此言似謂歐曾可以合周程而蘇自成一家未知然否反復紬繹雖以道許六一以說理許南豐終是未曾深入閫域而千載唯以文章許二公也況晦翁詆斥蘇文不遺餘力水心雖欲合之以矯俗然其地位亦只文章家爾終不見其往復講辨

如呂陸也晦菴答楊履正有曰世之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於前而文辭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詳味此語則文章乃道學家之所棄安可得而合哉

歐公言道不言性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是性卽道也歐陽公答李詡書曰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六經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

或因言而及焉非專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論語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此二者戒人愼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惟戒人愼所習與所感而動及所以

率之者爾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今之學者於古聖人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乃好說性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故爲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歐公之於性也其論如此答吳充論文則曰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

入於淵泉無不之也又與石公操書亦曰相期在於道
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乃可以爲憂也歐公之於
道也其論如此蓋公之意以仁義禮樂爲道之實而不
欲說性者懼其淪於虛亦其生平惡佛而恐其涉於禪
也故曰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當是時道學之
說未盛也公固已有憂矣蓋自五代極亂之後而入於
宋混一諸國中外太平此時世運猶如天地重開咸平
景德以來眞元會合一番其人物往往篤實渾厚山立
河行竭誠盡心惟務脩實德行實政至慶歷嘉祐若少

殺而猶未衰一主於實故不爲無用之空言也而或者
又曰性學不明他復何說夫子之罕言弟子之不問亦
由人性上無容言說故耳楊龜山云孟子遇人便道性
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
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得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
而已龜山之論爲是

參賜一貫之旨

學未至於聖人未有不滯於所先得而以偏受爲患者

孔子進參與賜而示之道皆曰吾一以貫之豈非無本末之辨而欲合門人同異之趨哉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籩豆有司之事爲可畧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媿終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此水心之新論然二子之言正爲學者而發非二子之造詣也

龍川功名之士

宋乾淳閒浙學興推東萊呂氏爲宗然前是已有周恭叔鄭景望薛士龍出矣繼是又有陳止齋出有徐子宜

葉水心諸公出而龍川陳同父亮則出於其間者也當是時性命之說盛鼓動一世皆爲微言高論而以事功爲不足道獨龍川俊豪開擴務建實績其告孝宗有曰今世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而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孝宗極喜其說然亦以是不得自附於道學之流而人惟稱其爲功名之士至其雄才壯志横鶩絶出健論縱横氣蓋一世與朱文公往復辨論每書輒傾竭浩蕩河奔海聚而文公亦娓娓焉

與之商論葢一代人物也惜中年後始中科舉爲狀元不及仕而死矣予閱其文集宏偉博辨足以立儒而又惜其於道不純故後之品藻人物者不以厠之鄭薛呂葉之列云

龍川學術

龍川之學尤深於春秋其於理學則以程氏爲本嘗采集其遺言爲一書以備日覽目曰伊洛正原又集二程橫渠所論禮樂法度爲一書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其辨析西銘平易明徹見者蘇醒其於論語則曰論語一書

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爲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此所以終身讀之卒墮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内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是聖人猶與道爲二者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内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其說如此則其於理學固用心

矣豈徒曰功名之士

龍川議論

儒釋判然兩途而溺者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曰其精微處脗合無閒曰儒釋深處所差秒忽爾舉世溺焉而不自知雖知其非者亦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已且罵而且飲之也

文以載道也道不在我雖有文直與利口者爭長耳退之原道無媿孟荀終不免以文為本故程氏謂之倒學二十年閒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倡和後生小子拾

其說高自譽誇非議前輩謂不足學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爲聖人之道盡在於我

往三十間時予初有識知猶記爲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𠔥常爛熟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盖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不知適從矣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

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而昔之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須之禍濫及平人固其所自取而出反之慘乃至此乎紹熙初元

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必本於正心誠意而子思之論爲天下國家其經有九若既多事矣然而卒曰篤恭而天下平又何簡也

龍川與朱晦翁書

乾淳以來諸賢互相闡究理學大明本領端正築度脩

飾渾然端厚作世模楷惟陳同甫豪縱開擴氣葢一世嘗有書與晦翁其間數語曲盡事理今錄於左

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校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竝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擴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麤塊大臠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晦菴先生復謚議

晦菴先生之得謚也太常初議謂宜謚文忠及下考功覆議時退翁劉侍郎彌正以尙書郎官兼考功謂初謚文忠爲非請止謚曰文退翁之子曰潛夫郎後邨也年甫十七代其父作覆議識者稱其少年而有老筆其後卒以詞華名世今錄其謚議曰謚古也複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行字一足矣奚複哉故侍講朱公熹歿於爵未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子沒獨子思孟軻氏述遺言以持世斯文以是未墜漢諸儒於經

始釆掇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眞在句讀而已涉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造聖賢梱域最後韓愈氏出或謂其文近道爾盍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此道幾熄及本朝而又明濂谿橫渠二程子發其微程氏之徒闡其光至公而聖道燦然矣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於書拾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泛求也恐汨其說讀書初貫穿百氏終也韜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

於秒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巖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醇矣哉孟氏以來可槩見矣公中科第時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晚在經筵不能五十日而閒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摩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審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好若此者眞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自尊公力扶聖緒

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爲迂腐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爲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跅弛捐繩墨者姍笑以爲誕世嘗以此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按公在朝廷之日無幾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之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不得爲醇其事業亦有可恨大年政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評韓愈爲文人非也原道曰

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爲韓文立考
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前
輩多稱其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兩語殊妙足以盡
晦翁之平生

隱居通議卷二　終

隱居通議卷三

南豐劉壎起潛著

理學三

莆陽老艾

予少時熟觀劉後邨集見其推重艾軒林公甚至且併及其傳者網山樂軒之屬其稱林公或曰老艾予極慨慕其人恨不見其著述也皇慶壬子冬由劍庠捧臺檄行縣至順昌有敎諭林兄玉孫莆人也疑是艾族出示艾軒文集八帙予因借觀而摘取焉

公諱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年五十始登第仕至中書舍人坐繳奏謝霩然賜出身除御史忤旨失眷改工部侍郎句外以朝散郎集英殿脩譔知婺州尋與祠明年卒年六十五丞相周益公銘其墓公學造深醇所爲文奥雅篤厚刊落華腴而宿於理後郁謂其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竝驅此則惟知尊敬鄉賢而不自覺其諛之過也檀弓固三代文章未易輕言而韓亦豈易及誠與韓竝驅則何爲不與韓竝行於世邪大槪直是一博洽之儒醇正之作尤深於經者其蒼勁處非淺學能

及

公與龜山之孫楊次山書有云某幼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爲人卽踴躍道其事又讀晉書見一樣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心甚樂之一日對方次雲及六兄談六兄乃來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云此數人來孔子之門滌也恐一日著脚不定某乃悟夫子之門爲人物凖的千歲人物要得入此窠樣中乃無媿千歲而上有多少豪傑可以其學入道恨不令聞此語陳實管寗元德秀姿稟如許數百年中乃一見又却不聞道此大可惜

又曰不亦說乎說不餒也時習如車輪運轉時此尚未見得如何纔頃刻推不去便覺得前者爲說之義起居語默運轉不停此爲時習纔一失節則餒矣乃知不餒卽爲說

又曰忠恕者謂夫子之道乃如是忠恕有足者皆可至也非是以忠恕說一貫忠恕違道不遠要當如是發語耳

又曰有才藻之人纔有一分簡忽氣象要做甚吾夫子謂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卽不足觀此語久之

乃如一泓秋水須眉自見

荅人問忠恕而已矣曰南人偏識荔支奇滋味難言只自知剛被北人來借問香甜兩字且酬伊

荅仁者安仁曰千年古道萬年堤老牯循循不解迷牧子不知何處在亂山荒草鷓鴣啼

自諭有曰脩水佳人白玉闌花前何似妾容顏從來未省傷春意猶自樓頭畫遠山又曰莫怪騷人太顛顛曾聞阿女語劉郎神仙本自無言說尸解由來最下方

又云世閒惟有榮辱毀譽所不到者爲建德之國

艾軒網山樂軒三賢序派

艾軒歿網山嗣業網山卒樂軒嗣焉竹谿又學於樂軒者也後郡作三先生祠堂記有曰里中前一輩及老艾之門者衆矣然數十年間更相推讓卒以傍邑二士接艾單傳所謂公論在人心者耶網山者月漁林氏名亦之字學可樂軒者橫唐陳氏名藻字元潔俱福清人竹谿姓林氏名希逸字肅翁亦福清人艾軒仕至法從網山樂軒俱死布衣竹谿仕至左史直舍人院出知饒州

竹谿論師傳

竹谿公之師曰樂軒先生陳元潔藻所著有詩銓公爲序之而首及於當時師傳次第曰在昔隆乾間士之師道立浙有東萊呂氏建有晦菴朱氏湘有南軒張氏江西有象山陸氏莆有艾軒林氏皆以道師授並世而立名者也艾軒於時猶爲前輩號南夫子獨不喜著書門人又益微黃懐安𡚶最高第最先天二劉著作正字雖暫顯亦早卒世其學者網山一人再傳樂軒又皆以布衣死艾軒在網山以艾軒名網山在樂軒以網山名近二十年鄉井閒見日陋張呂諸儒以其書在可磔裂欺

世故人能言之言象山者疑信已半至若艾軒姓氏則問之晚少年漫不省樂軒雖得壽後綱山死四十年衰白窮槁人以爲常人矣且面背譏笑不小其文既不適時間出語又驚世駭俗至於今譏笑未已也樂軒卒十年予請於宗伯而祠之或詈或排幾不就役昨之日猶有難予者曰子之師何如人也笑而應之曰人矣乎烏乎長曰奚短哉烏乎學曰奚遺哉以文名乎曰玉質金相春明秋潔絶出羣言探入微賾先生之文若是已名則吾不知以詩名乎曰洗削穠華完復素樸羣誚鄙俚

自謂奇崛先生之詩若是已名則吾不知然則至道矣乎曰玩神遺形甘約保獨傲睨乎鬼神兄已而弟佛撓挑浮游至死不厭道邪非邪子亦不知也客𤾩然而去予方追歎未已躔甫適以詩筌來覽之泣下遂志諸卷首而系之曰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傳學則誰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已而後千年有人嗇以俟之奈何乎噫門人竹谿林希逸序竹谿此作序次有統紀有樞紐布置有開架清潤潔整自是作手其述諸儒師授尤有眼目闔中一種議論各尊所聞罕及呂陸而竹谿於此

包羅不遺已是特見過於俗學又曰言象山者疑信已半則其見逾卓得非師友平日講貫及是歟惜予生晚不及一見先生求是正又恨未及其他文

南軒契合

南軒先生張宣公栻初問學於五峯先生胡明仲宏一見即契合宣公欣然歸語人曰如拔出九泉之下而升之九霄之上其所得如此想當時必有超世絕俗之論惜不傳也五峯弟爲致堂先生名寅字仲仁

近道障道

世言王荆公嘗延館一脩行僧於家當胸次膠擾時卽就僧語語輒釋然一日僧謂公曰相公有近道者一有障道者二公問何也僧曰相公不愛官爵聲色此一事近道者也相公性太躁急又好觀書作文字此二事障道者也公問何時見道僧曰此去更三世不昧正性卽成道矣公爲悚然自此後頓寬和亦不復耽書作文臨終灑然而逝人謂其得此僧力未知然否朱文公平生竭盡精力解注諸書實爲後學之益晚與白玉蟾游始悟其徒勞遂賦詩曰書册埋頭無了日不如抛却去尋

春嗇自悔也其於象山心服以此然則吾徒老不自覺
猶蘊沒障礙中而不見道是亦知而故犯者矣

論 缺

玉淵劉清叔澂 缺

此行也世儒疲精竭力於 缺

曾潭傳先生講易

曾潭先生傅子淵南城人也出入朱陸間深明理學爲
衡州教授過白鹿書院時丞相周益公帥長沙小隊奄
至乘先生不備請先生升高坐講易先生顧左右得周

易正女徑攝衣升坐讀乾讀坤又讀屯與蒙聽者已倦忽藏之裏閒正色大言曰此紙上易不足講講三聖人易可乎於是倦者悚容益公離坐躡先生後而言曰今日見子淵矣

周易遺論

近世學者常患無師友以講易然聖如孔子賢如孟楊或師弟子問荅或著書立言傳道解惑無餘藴矣使吾徒生於其時親炙有數根器有限未必得如今日讀其全書之爲深切著明也亦在乎潛心而已昔黃魯直嘗

問文章之法於蘇以後缺

隱居通議卷三終

隱居通議卷四

南豐劉　壎起潛著

古賦一

總評

作器能銘登高能賦蓋文章家之極致然銘固難古賦尤難自班孟堅賦兩都左太沖賦三都皆偉贍鉅麗氣蓋一世往往組織傷風骨辭華勝義味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是以浩博勝者也六朝諸賦又皆綺靡相勝吾無取焉耳至李泰伯賦長江黃魯直賦江西道院然後風

骨蒼勁義理深長駕六朝軼班左足以名百世矣近代工古賦者殊少非少也以其難工故少也其有能是者不過異其音節而已而文意固庸庸也獨吾盱傅幼安自得深明春秋之學而餘事尤工古賦蓋其所習以山谷爲宗故不惟音節激揚而風骨義味足追古作愚亦素喜山谷諸賦誦之甚習每與此先生交會劇談至意氣傾豁處此先生輒曰相與讀山谷賦可乎因振袂同聲朗誦激發覺沆瀣生齒頰間嗚呼文明之世有此眞樂今無是矣蓋吾盱以詩名者黃希聲黃伯厚利履道

趙漢宗諸人以古文名者張誠子劉信翁諸人而以古賦名者幼安一人而已今其年八十有三苦末疾多蹇步亂離閒阻文會濶疏因思此老疇昔談詞如雲山鳴谷應今則無復此奇士矣景定壬戌歲郡太守錢侯應孫招予與幼安客郡齋同游平遠臺幼安雄辨傾坐聽者爲竦其後交游諸公貴人閒與幼安聚會之日常多而議論常合乃今思其人而不得見因追尋其所作古賦一二姑載於此以備遺忘且以示諸兒使知吾盱有此前輩又知古賦之精工者不得多云

秋花草蟲

徽宗皇帝萬幾餘暇戲御毫素閒作花草蟲魚以示天縱多能之意李公甫侍郎得而藏之幼安爲作秋花草蟲賦曰

惟仁風之遠暢兮舉萬物以咸遂彼動植之微類兮悉陶冶於一氣翩翩其飛森森其萃覃百年之雨露兮非朞月之能致翹肖形於造化兮固妍醜而不齊跂行喙息與根荄芽甲兮皆不出於範圍天工妙於賦物兮賦之於毫素搦造化之不遺物兮於筆端而咸具

披而夕萎兮何暫榮而易落哀朝生而莫死兮豈歲寒之可託觀其墜翼爭枝螘策勛也壞九決去蝍息轉也膩粉雙舞蜨夢同也細要孤飛蠭銜罷也經緯錯陳蛛能巧也封疆角立蝸方爭也碎金委地楚芳殘也碧玉倚籬甘蕉偃也秋色慘淡秋風蕭騷騶此數物猶能自保彼陽春之載敷宜羣物之竝育何金行之淒凜尚鮮鮮其未戮嗟夫沕潏曼衍湛恩汪濊滲漉九有旁魄萬類斯靈臺之昆蟲而太和之行葦也有盛有衰物理則然雖生生之不窮而常慮肅殺之終不免也恃其成而

不戒其敗者必隳𤇆安其榮而不思其悴者終危因物化之若此悟人事之當知恨生世之不早闕微臣之箴規

味書閣

泉谷徐尚書鹿卿豐城人也嘗構閣以藏書名之曰味書閣幼安爲之賦曰

山水明秀邑稱劍江於其中而擇勝建傑閣之巍昻黃簾綠幕之閑牙籤玉軸之藏出則連車入則充梁是書也非有酸醎甘旨之可啖醲濫滫瀡之可嘗也然而古今嗜之者飲則過於醪醴嚼則美於稻粱既咀其華又

漱其芳或欣然而廢食雖終日而不忘以其怡神者有黃妳之目以其旨美者有雋永之題以其說心者舉芻豢以爲比以其用之不竭者至謂五穀不能以庶幾是皆有得於書味而其深淺醇駁則未能一槪而周知書之類也百種千名言之立也異軌多岐隨吾所取往往而有至其合聖道之與否則如十指之難齊絺章繪句抽黃媲白味則美矣而不適於用譬之雞肋雖勤抉剔而不足以療飢老氏之淸虛釋氏之超詣味則高矣而不協於極猶蝤蛑瑤柱食之爽口終不免動氣而嚬眉

申商刑名之學儀秦縱橫之說味則奇矣而用之有害猶河魨野菌纔一下咽而腐腸裂胃之患已隨之矣惟中庸之誠魯論之孝弟大學之德孟子之仁義食之有益而無損咽之有信而無疑可以澤膚可以充腹終朝不食則枵然不知其所爲正猶菽粟之甘太牢之肥仁人之所先得而古今之所同嗜君子所以哺其膏液而鮮能知之者所以爲凡民之所歸也泉谷先生博極羣書饜饜正味立朝則奏對偉然出守而治行卓爾有大人格君之業得君子愛人之義味書之效蓋已試矣雖

然禹臯稽古未有經籍之傳艮弼典學豈待文史之富而道貫百代功高千祀葢旨不在於語言妙多離於章句故默識者通融心潛者理悟儻專泥於筌蹏亦何得於魚兔泉谷先生義理厭飫之餘掩卷默坐之次顧以此語爲僕思之

麗譙

紹定中建昌朱守憲以嚴刻激營卒周威陳寶之變朱隕於兵里寓公聶善之侍郎子述撫定之未幾而城内火延燎郡廨民居幾盡時徐監丞掾來領郡事更刱郡

治而鼓角樓尤壯偉紉安爲作麗譙賦以寓頌規辭旨精妙其序曰盱江以辛卯八月融風告災越明年伐材鳩工鼎建郡治麗譙雄峙得制度豐約之中竊伏惟念立壺植箭而晝夜分鳴角伐鼓而昏昕定一郡耳目在焉非如登眺遠覽窮賞玩以自適者比昔魯作閟泮史形歌頌葢以其所作上有補於國下有益於民也是以序而賦之

環江山之佳麗兮有雄樓之突兀會日月之幾何兮儷規範之崇崛新斯人之觀瞻兮鎮千里之寧謐羌孰紀

而頌之兮抽祕思之秒忽于時牛犢帶佩螳蜩斧鋒四野沸騰初息阻訌天跳地踔四起融風瓘斝不禳樓觀爲空盡餘華於一朕莽蕭條於四封幸天惠以仁侯提一郡以摩撫逮政通而人和沴無斁以無惡乃相亘材乃營故址乃命工師乃建定制儉不得陋宏不得侈稱侯國之規宜邦君之治棼橑㠑業檽檻堅緻晝下漏於抗爽夜鳴 址於虛傚角凌霜以騰音鼓逐風而震響豈非賓餞有法 大時於焉正耶聽休有時郡政於焉修耶作止有候民事於焉節耶駕受有式兵籍於焉飭耶東

望則長川喧豗趨我城郭雲樹參差月波瀺灂南望則
巨石峙立偉然下闞狻麑蹲踞鬉鬛攫啗西望則奇峰
插天刻削巀嶭白露晨縈紅曦夕抹北望則超超九逵
直走京畿郊原蒼莽亭驛紛披葢今之麥熟禾秀芒芒
布野昔之霜露荆棘而傷心者也今之上棟下宇翬飛
鳥革昔之瓦礫糞壤而劌目者也登斯樓者亦有思乎
巨宋細桷巍峩穹隆屹若特立非夸其雄斲削摩礱勵
堊髹亦舉以法故非侈其飾出入是門必肅必恭冰食
葛製爰端汝躬反側隍阮化爲春融則增秩賜金可以

紀功出入是門俛作仰愧囊帛匱金祇爲私計四民失業五兵猶試則前車之覆厥鑑亦邇是用斟酌民言式警有位尙聽茲哉以福千里結尾數語辭嚴義正凜然春秋衮斧之意讀之令人僕愓

訓畬

千峯先生陳文定公寓居盱城作一堂名之曰訓畬幼安爲之賦其序云提刑寶謨常卿千峯陳公書諗予曰子昔爲泉谷徐公賦味書閣吾得其文讀之喜其旨深而辭暢也今吾治一堂置書數千卷扁曰訓畬子爲我

暢厥旨可乎僕乃復於公曰昌黎平生名節偉特如疏佛骨撫鎮州死生且不計於富貴何有誨子諸篇類皆有羨於榮祿勉符一詩以經訓爲菑畬是矣然究其三致意者不過公相早隸之殊居第輿馬瑣細之事識者疑焉今公三登于朝再以直去咫尺禁從抗章固辭豈汲汲富貴歟公曰子弗聞乎賦詩斷章予取所求今夫義理之腴稻粱之甘似之學問之勤耕耨之力似之吾之命名是之取爾豈曰朝種夕穫爲榮名利祿計邪僕曰旨哉乃援筆以賦其辭曰

惟鴻濛之肇開兮風氣以異有龜龍之特出兮載籍由起六七聖人隨時以制妙造化之機緘兮極上蟠而下際羌人事之萬端兮貫一理而在是易探消長之幾書紀帝王之治樂感其和禮别其劑詩具美刺之章春秋嚴褒貶之旨仁義道德之所從出而正脩平治之要皆由此其推也千峯陳公心醉六經學該百氏擷英取華旣已發於事業見於議論以震一世矣相彼寓居巋然樓宇據高面勝開牖洞戸挹盱水於襟懷納軍山於指顧草木之華滋蒽蒨曉夕之煙霏吞吐乃建庭階乃飾

屏著几席儼若籤庋得所熟潰緗素之前陳綠幕黃簾之珍護名以百計卷以千數上則庶幾乎棘清豐之儲下亦可與荆田亳郡而並鶩豈無金匱石室汗青信史亦有炙轂雕龍百家諸子悉不見稱惟經是主盍指南設而東西不迷明鑑照而妍醜無誤合乎經者必盡心焉戾乎經者吾所不取此所以表羣經而摘訓詁以名斯堂也雖然吾嘗聞之矣明經取青紫其志固甚小教子勝籯金其諭亦已卑惟下帷發憤潛心大業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乃純儒之所爲故義貴於集不可爲

宋人揠苗以助長仁在乎熟不可使五穀之不如荑稗規規然其守肎播肎穫之戒凜凜乎其畏不稼不穡之譏行無越思當如農夫之有畔播種而耰當識同然於此心之微謹無舂耕其丘有何時實栗之歎謹無豚蹏壺酒有穰穰滿家之祈嚅嚌道眞涵泳聖涯如是則公相之尊輿馬之盛昌黎之所以望符者有所不暇計而義方之訓端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以士希賢以賢希聖居公之堂讀公之書尙其勉旃聖賢同歸

以上數賦皆幼安所作見燕石稾蓋其所著集也幼安

本以箋表見知諸公閒然四六殊不及賦筆景定中曾
仲實侍郎起家爲江西運使兼知隆興府會前宰相漬
山謝公方叔寓居隆興謝公居相位時曾公實爲宰屬
會公屬予通謝相啟予爲之言曰詣丞相府曾聞堂上
之都俞佩太守符來問山中之安否會公既到任大合
樂以宴謝公幼安當爲樂語有曰我某官今郡太守舊
宰府寮入政事堂得與聞於國論送夔龍集每親近於
元台其後文會幼安笑曰吾文正同子意而子之語殊
勝子也予笑曰先生古賦獨步當世是爲大手筆而與

晚進校小技無乃兒乎幼安復大笑

懷臯

近世諸老多以文章名而工古賦者絶少惟千峯陳文定公與西園傳公友故亦喜作古賦有懷臯賦一篇獨清峭可愛其序曰次兄自號九臯中壽而歿作懷臯賦哀之

有蹁躚兮羽族之僊戛長鳴兮聞于九天恍形景之莫覩兮其去無邊杳雲氣之茫茫兮予衷怛然憶追隨於林野兮眞意之纒緜何倏忽以睽違兮悄餘音之弗傳

眇眇兮遼海戰魚龍兮駢百怪想翺翔兮周觀乎遠大巓山澗之泠泠兮尙舊游之如在胡不歸來兮使我心痗倚雲霄兮蓬萊之峯鏘環珮兮羣僊與同顧瞻下土兮厭埃塵之溟濛悵已忘兮前岡之松胡不下游兮舊侶之與從蕭颯兮颸鳴乘秋淸兮上靑冥中扃耿耿兮夢難成安得反魂之香兮挹氣貌之亭亭皎中夜兮兔景杳何方兮樓處泠弱翎繞於枯柯兮墜寒葉於金井安得故人之與偕兮使頑痾之蘇醒嗚呼噫嘻頭戢戢兮皆兄弟曷不旁交而遠契數奇偶兮異短長焉用泥

遠而追亡惻子懷兮軫厥初形氣交値兮樂同涂食息
相待兮行止相需二體之爾我兮一氣之歛舒倏風壢
之滅沒兮逐野馬於中區彼悠悠以忘反兮此悄悄兮
靡居雖然萬緣聚而必散一氣運而無窮往來離合悲
懽華顇雖百千萬億變罔可底止未始離乎一域之中
走胡走越何見而異宜兄宜弟匪私而同嗟逝水之洋
洋兮遠莫可追扁舟大海兮豈曰無期寂寂之與赫赫
兮共乘此化機睍而視之若遠兮焉不知朝莫之與隨
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無不在兮豈予違滌靈襟兮寄

聲詩若疇昔兮光無涯

浯谿

誠齋先生楊文節公萬里嘗作古賦然其天才宏縱多欲出奇亦閒有以文爲戲者故不錄惟浯谿賦言唐明皇父子事體厥論甚當因錄其詞曰

予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招招漁舟薄游三湘風與水其俱順未一瞬而百里欻兩峯之際天儼離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蕭然若傴客之鑑清漪也其一蹇蹇諤諤毅然若忠臣之蹈鼎鑊也怪而問焉乃浯谿也

盍㞐亭峙其南峿臺歸其北上則危石對立而欲落下則清潭無底而正黑飛鳥過之不敢立迹予初勇於好奇乃疾趨而登之輓寒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窺忽然心動毛髮森豎乃蹟故步還至水滸剝落讀碑忼慨弔古倦而坐於釣磯之上喟然歎曰惟彼中唐國已膏肓匹馬此方僅獲不亡觀其一過不久日殺三庶其人紀有不斁矣夫曲江爲篋中之扇雄狐爲明堂之柱其邪經有不蠹矣夫水蝗稅民之畝融堅椎民之髓其天人之心有不去矣夫雖微祿兒唐獨不貫厥緒哉觀馬嵬

之威挫渙七萃之欲離殪尤物以說焉僅平達於巴西吁不危哉嗟乎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也靈武之履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雖然天下之事不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冊於高邑稟重巽於兩帝違人心以圖功犯衆怒而求濟天下之士果肎欣然爲明皇而致死哉葢天厭不可以復祈人潰不可以復支何哥舒之百萬不如李郭千百之師摧而論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捐軀以從吾君之子者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踐台斗而盟帶礪也一復

涖以耄荒則夫一呼萬旗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邪古語有之投機之會閒不容穟當是之時退則七廟之忽諸進則百世之揚觶嗟乎肅宗處此實難嘗爲之九思而未得其計也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大息登舟水駃於箭回瞻兩峯蒼芒而不見

誠齋此賦出意甚新殆爲肅宗分疏者靈武輕舉貽笑後代其譏議千人一律而此賦獨能推究當時人情國勢宛轉辨之犂然當於人心亦奇已結語乃步驟後赤壁賦開戸視之不見其處亦本唐人湘靈鼓瑟詩曲終

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中閒有曰觀馬嵬之威挫渙七萃之欲離殪尤物以說焉僅平達於巴西此四句形容絶妙

毀璧

近世騷學殆絶惟韓文公作羅池廟碑歌辭世以爲有騷體又李太白詩云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世以爲此兩語酷似至宋豫章公用功於騷甚深其所作亦甚似如毀璧一篇則其尤似者也朱文公爲之序曰毀璧者豫章黃太史庭堅之所作也太史以能

詩致大名而尤以楚辭自喜然以其有意於奇也太甚故論者以爲不詩若也獨此篇爲其女弟而作蓋歸而失愛於其姑死而猶不免於水火故其詞極悲哀而不暇於作爲乃爲賢於他語云其詞曰

毀璧兮擿珠執手兮問過愛憎兮萬世一軌居物之忌兮故嘗以好而爲禍羞桃茢兮飯汝有席兮不璳汝坐歸來兮消搖采芝英兮禦餓淑善兮清明陽春兮玉冰畸於世兮天脫其纓愛纏人兮生冥冥棄汝陽侯兮遇汝會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其離嬰衆雛羽翼兮故巢

傾歸來兮消搖西江波浪何時平山涔涔兮猿鶴同社瀑垂天兮雷霆在下雲月爲晝兮風雨爲夜得意山川兮不可繪畫寂寥無朋兮去道如咫彼幽坎兮可謝歸來兮消搖增膠兮不聊此暇

此詞三章一章言其失愛於姑也二章言其死而不免於水火也三章言其死後山川寂寥也每章以歸來兮消搖句結之卒章疑有誤字公作此詞淸陗而意悲愴每讀令人情思黯然

山中松醪

東坡賦山中松醪有曰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濤句語奇健可以見其胸次軒豁筆端浩渺也

隱居通議卷四終

南豐劉　壎起潛著

古賦二

梅花賦

唐丞相廣平文貞公宋璟作梅花賦昔人謂廣平鐵石心腸乃能宛轉作此賦昔嘗讀之矣近又復見一賦豈後人效之乎俱錄于後以俟識者考焉

埀拱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授館官舍時屆除日顧瞻垝垣有梅一本於蓁莽中喟

然歎曰嗚呼斯花託非其所出羣之姿何以別乎若其
貞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作賦曰
高齋寥闃蕨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而亂吟坐
窮荒其無朋進一觴而孤斟前步除以彳亍倚藜杖于
牆之陰蔚有寒梅誰其封植未綠葉而先葩發青枝於
宿蘖擢秀敷榮冰玉一色胡雜沓于衆草又蕪沒于叢
棘匪王孫之見知欲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鄂
著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馨潛襲疏蘂暗馥又如竊
香是謂韓壽凍雨曉溼宿霧朝滋又如英皇泣于九疑

愛日烘晴明蟾照夜又如神人來從姑射烟晦晨昏陰
霾晝閉又如通德掩袖擁髻狂飆捲沙飄素摧柔又如
綠珠輕身墜樓半開半合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
存或俛或仰匪笑匪怒東郭順子正容物悟或顚額若
靈均或歌傲若曼倩或嫵媚若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
吻雌黃擬議殆徧彼其藝蘭兮九畹采蕙兮五柞緝之
以夫容贈之以芍藥猗小山之叢桂掇芳草之杜若是
皆物出於地產之奇名著於風人之託然而豔於春者
望秋先悴盛於夏者未冬已萎或朝蕤而速謝或夕秀

而遒衰易若茲冉歲寒獨妍冰凝涸冱擅美專權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猶蟄蠭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若措迹隱深寓形幽絕恥鄰市壥甘遯巖穴江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少棲遲陶彭澤之三徑投閒曾無悁結實不移於本性方有儷於君子之節聊染翰以寄情用垂示於來哲從父見而易之曰萬木偃仆梅英載吐玉立冰姿不易厥素子善體物永保貞固

又一篇序曰憶深山大川斷石長巖蘭芳幽秋草落巖霜一氣頹枯萬物閉藏天地不色而豔根荄湜寒而芳

雪霜之閒特然梅花孤香高標人眼澂俗子因作而賦之白

雲寒草死兮萬根荄之不芳風栗冽兮冰生水鄉山瘦兮月小天空兮水光落片景之冥鴻照疏枝之夕陽欸無人兮霜封霧鎖挺孤獨兮瘦節貞香忍屈於靈均之手沈灑於烟雨之鄉實不老於鼎鼐湯若迎於酒漿一花一蘂一詩一觴汎蹤蹟於杳冥餐孤芳而翺翔吟吐字而不俗延淡墨而意長碎琢肺腑劀摩胃腸香太極而不古名涔谿而逾揚何石醜而與齊何松怪而與剛

落孤景而不沈薦清芬於冥芒流春水而潺潺振深冰而浪浪度笛聲於遠闕寫孤梗於吟腔幽谷兮磔磔春風兮蒼蒼蓬蟲黃蜨粉飛飛雙雙臭發不死寸心未荒棘草深兮榛蕪籬落虛而淒涼信芳杜之羞顏豥委薰蕕之竝傷日月漸古人心行藏念此幽特情兮可忘奏古騷於絶響託微興之將將分姑山之逸游遣同僊於吟麗子信發於此時將永歌而長望

按姑山同僊二語不知何謂若曰和靖種梅孤山則是宋時事若指同僊為洞賓則洞賓唐末人也相去懸隔

恐別有意儻必執此二事則此賦必他人作矣

落月

月落兮厓空墮白壁兮土中草木頳兮山川失容雺霜亂兮猿鶴無蹤我思子兮屈伸肘昔班荆兮道舊子悲我兮酸楚心釃酒衍兮微我有咎兩十五年兮時異同秋霜木葉兮桃李春風繡天空兮雲藹我悲子兮負文釆山龍華蟲服青紅又圖淵深澤東匯自峽水兮雪翻子悲我兮勞且昏穹軀長魚浪黃濁又窮險艱窺海門兩心知兮此疇昔餘外冥鴻印空碧焉知霧雨十年閒

翩是多情好紬繹嗚呼去非今已而昔相得者不如今悲孰雪霜兮子能我慟孰肝肺兮我能子知嗚呼去非兮已而夜雨黃粱春一瞚長歌短些哀無盡三生圓澤事芒芒魂招不來月滿梁

此桂舟諶公爲故友范去非作也奇麗悲咤趣味深長足與毁壁竝駕去非與桂舟相知極深然他議論有不盡合故其閒云兩心相知此疇昔餘外冥鴻印空碧意謂疇昔惟此一節相知餘事則如冥鴻也葢致其不滿之意而詞旨深婉如此他人不能爲也

述夢

歐陽公秋聲賦淸麗激壯摹寫天時曲盡其妙憎蒼蠅賦次之用事寫情俱無遺憾又有述夢賦其詞哀以思似爲悼亡而作者其賦曰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其處兮堂上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羨久生生不可久死其奈何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況欲施乎其他憤旣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飮恨而悲歌歌不成兮斷絕淚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遇坐思兮不可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

而一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疏杳兮倏兮猶勝于不見兮願此夢之須臾尺蠖憐子兮爲之不動飛蠅閔予兮爲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悅余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鐙世之言曰死者澌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所得者爲實夢之所得者爲想苟一慰乎予心又何校乎眞妄綠髮兮思成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君之意兮不可忘何顦顇而云惜願日之疾兮願月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悅惚而求之

哭女師

歐陽公有哭女師辭曰莫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馳旦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遲莫入門兮何望朝出門兮何之恍疑在兮杳難追髧兩髦兮秀雙眉不可見兮如酒醒睡覺追惟醉夢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以上兩篇悲哀繾綣殆骨肉之情不能忘邪

御風

山谷先生作枯木道士賦深得莊列旨趣自書之筆力奇健刻石豫章其篇末題云子由比以王事過列子祠下作御風詞子瞻問文作何體曰非詩非騷直屬韻莊周一篇學者當熟讀莊周韓非左傳國語看其致意曲折處久久乃能自鑄偉詞此山谷語也今得御風詞讀之其旨趣正與枯木道士賦相似具錄于左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於西海之中其徐泠然其怒勃然衝激隙穴震蕩宇宙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強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天地肅

然塵埃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盇歸於空今夫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噫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葺蒲以爲屨斵柳以爲屐富者伐檀以爲輻豢駟以爲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不同乎苟非其理屨屐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體萬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蓽之間止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

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然拂吾廬而上攝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飛鸞後有游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顚倒橫縱下視海岳晄蕩青紅葢雜居於吾前者不可勝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心胸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馮澹乎與風爲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風也葢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爾超然而上薄乎雲霄而不以爲喜也𦼝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不以爲凶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爲我立乎大風之邃邃凜乎恐其不能勝也麼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

執而畱之足將騰而踐之目眩燿而憂墜耳洶湧而知其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如鴻毛彼將以爲千石之鍾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爲十仞之墉非傾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況欲與之消搖翺翔放于太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亦將有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苟爲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於風乎於是客起而歎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未可乘姑乘傳而東乎

昆陽城

東坡先生有昆陽城賦殊俊健痛快今錄于左
淡平野之藹藹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横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傴僂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陳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艾始馮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藉藉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

竊葢以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分紛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獨褱同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嘅嚴尤最曉兵法爲莽謀主昆陽之敗乘輕騎踐死人而逃

義陵弔古

吳仲權鎰自號敬齋撫州崇仁人也詞學奥雅得名乾淳閒及交南軒于湖諸公由進士科入仕登朝爲尚書司封郎出爲湖南轉運判官以卒有文集三十卷俱可矜式嘗宰郴之義寧縣縣有楚懷王孫心之家公爲作

義陵弔古賦殊蒼勁有風骨其詞曰
吳子客郴三年屬厭其山川蠟屐東山訟劉公之忠摯
楫北湖味韓子之窮歌逝者之如斯慨有感於子夷有
茅三閒兮一上巋然下叢薄之紛披兮蓬顆颯其素顛
無翁仲之與居兮況求螭首龜趺大書而深鐫斯錮之
莫誰何兮羊牛上來兔迒鹿疃紛橫從兮狐魅以爲家
父老爲予流涕兮嗚呼楚王孫心之所藏悲夫傷哉居
秦之由楚兮操之已蹙城一舉覊百兮七十萬而駢戮
咸獵其父兮計糜其子會是弗置兮必其國斃而宗覆

季連不祀兮壽春爲郡馮力絕理兮南公同憤人莫如之何兮託天報仇始六千里之不支兮終三户而復之吁嗟心兮親懷王孫釋芒蹻而登至尊羊孶息兮吾事足駭無故兮果非福冠猴伉戾兮又生一秦主約之不得顓兮吾烏用是空名自我豨而我搰兮有是哉北面而事人不相容則棰捦兮卒斃之胡不仁亞父誤我何不畱我歲時一上懷王之墳乎僞哀以飾義兮唯劉季亦少恩借子以市天下兮不少有以報余勛夫獨無昭屈景兮誣絕我楚顧未許攀夥涉以自比兮名十家以

尸墓也咄盆子兮人奴知博塞乎羣娛誰信定其不蚩正飯牛而牛臞窘羣剽之逋誅卜之鬼而得符反乎覆兮復初終身飽乎市租悵生世之不諧藐之子兮弗如驚颷兮淒淒泣露兮泥泥寒草耿兮如愁夕景慘兮無暉梟羣嘯兮猨孤嘑猩飢號兮颸怒飛粵鬼比而欺人塊羈鬼其嘻依鼓坎坎兮舞儌儌誰家作社兮酒熟豚肥生得志之幾何時兮歿千載而餘悲嗚呼噫嘻開楚而興者將非秦漢氏也邪彼驪山之穴兮眠阿房以爲麗蘸乳以燭兮瀦須成海水牧羝作祟兮祖龍爲盡骨

隨風無不之兮弥長物夫含禭五陵相直兮昏不是創氣佳哉鬱鬱兮謂子萬代斬環將以養尊兮錮匣祇以召蕺痛僵齒之未免兮嗟揞土其何計嗚呼噫嘻嬴劉之盛彊亦若是乎是特何足悲吒而歔欷有客兮羽衣長吟兮微淒子復來兮從誰胡不學僊冢纍纍噫子非橘井之老僊乎子且止吾亦欲一言短長百年兮人誰者其長存眞使久生所遇無故物兮反可以深喟而永歎生必有死要不免兮惟富貴之難久而貧賤之易安也

此賦幽然而深黯然而光讀之令人淒然而悲時有當裁截處儻更鍛鍊而揫歛之使歸峻潔則前無古人矣

秋風三疊

邢居實字惇夫蘇黃同時人幼負美才而早夭人以比李長吉嘗賦秋風三疊昔嘗愛之歲久而忘今偶復見謾載于此山谷尤惜其才嘗哀以詩曰詩到隨州已老成江山為助筆縱橫眼看白璧薶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蓋惇夫歿時其父猶存也秋風三疊曰

秋風夕起兮白露為霜草木顛顇兮竊獨悲此衆芳明

月皎皎兮照空房晝日苦短兮夜未央有美人兮天一方欲往從之兮路渺茫登山無車兮涉水無杭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傷秋風淅淅兮雲冥冥鵩梟晝號兮蟋蟀夜鳴歲月征邁兮忽如流星少壯幾時兮老冉冉其相仍展轉反側兮從夜達明悵獨處此兮誰適爲情長歌激烈兮涕淚交零願言思子兮使我心怦秋風浩蕩兮天宇高羣山逶迤兮谿谷寂寥登高望遠兮不自聊駕言適野兮誰與游遨空原無人兮四顧蕭條㹶狖與居兮麋鹿爲曹浮雲千里兮歸路遠遙願言思子兮使我

心勞

此三章葢亦步驟古詩而爲之者頗有思致又嘗賦王昭君有曰安得壯士霍嫖姚縛取呼韓作編戶子詳此三疊雖爲人所稱終非自出機杼超軼絶塵如山谷龍眠操有云道渺渺兮驂弱石巖巖兮川横日月兮在下風吹雨兮晝冥又有云我爲直兮棘子趾我爲曲兮不如其已似此語意老蒼陗勁不犯古人眞偉作也

三賦

後漢王文考作魯靈光殿賦晉孫興公作游天台山賦

宋鮑明遠作蕪城賦皆見推當時至謂孫賦擲地作金聲貴重可知由今觀三賦雖不脫當時組織之習然孫賦則總之以老氏淸淨之說鮑賦則惟感慨興廢王賦則惟頌美本朝各極其趣者也文考最爲英妙俊敏溺水死時二十餘耳後漢書載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有子延壽字文考有俊才游魯作靈光殿賦時蔡邕亦造此賦未成見延壽所作賦奇之遂閣筆輿公名綽太原人仕晉爲著作郎廷尉卿明遠名照宋世祖時爲中書舍人後事臨海王子頊爲荆州照爲前軍掌書記之

任子項敗爲亂兵所殺有才無命往往如此

別賦

江文通作別賦首句云黯然而銷魂者別而已矣詞高潔而意悠遠卓冠篇首屹然如山後有作者不能及也惜其通篇止是齊梁光景殊欠古氣此習流傳至唐李太白諸賦不能變其體宋朝國初亦然直至李泰伯長江賦黃山谷江西道院賦出而後以高古之文變艷麗之格六朝賦體風斯下矣然文通此賦首句雖千載之下不害其爲老

卷五終

隱居通議卷六

南豐劉　壎起潛著

詩歌一

黃陳詩序

蜀士任子淵嘗注黃陳詩番陽許尹爲之序其略曰六經所以載道傳之後世而詩者止乎禮義道之所存也周詩三百五篇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六篇而已大而天地日星之變小而蟲鳥草木之化嚴而君臣父子別而夫婦男女順而兄弟羣而朋友喜不至𪒠怨不至亂諫

不至訐怒不至絶此詩之大略也古者登歌淸廟會盟諸侯季子所觀鄭人所賦與夫士大夫交接之際未有舍此而能達者周衰官失學廢大雅不作久矣由漢以來詩道浸微陵夷至於晉宋齊梁之間哇淫甚矣曹劉沈謝之詩非不工也如刻繪染縠可施之貴介公子而不可用之黎庶陶淵明韋蘇州之詩寂寞枯槁如叢蘭幽桂宜于山林而不可置於朝廷之上李太白王摩詰之詩如亂雲敷空寒月照水雖千變萬化而及物之功亦少孟郊賈島之詩酸寒儉陋如鰕蟹蜆蛤一啖便了

雖咀嚼終日而不能飽人惟杜少陵之詩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藹然有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有加焉宋興二百年文章之盛追還三代而以詩名世者豫章黃庭堅魯直其後學黃而不至者后山陳師道無己二公之詩皆本於老杜而不學杜者也云云

許公此序斷制古今詩體深合繩尺自三百篇沿漢晉以來下至唐宋數語該之靡不的確而于黃陳所學又窺其奧信名言矣以愚觀許公必力於學深於詩者尚未見其他文可恨耳然由庚詩亡因序而義猶可見則

讀是序者端可以知許之學云

蒼山序唐絶句

蒼山曾子實原一寗都人也有詩名于江湖編唐絶句為序曰作絶句當如顧愷之啖蔗法又當如飲建谿龍焙款識鼎彝其上也雄馬馳九阪佳人其笑言其次矣燕姬趙娃舞歌春風又其次矣才有不同所得各異局婉媚而薄高古執偉豪而棄淵深此邇來選詩者之偏也愚不敢以已局人隨長兼技各標圈以志異體庶可類求若劉禹錫之標韻李商隱之深遠杜牧之之雄偉

劉長卿之淒清元白之善敘導人情葢唐之尤長於絶者也老杜鈞樂天籟不可與諸子竝惟山谷絶近之半山清遠韻度獨步輩流昌黎云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遥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絶勝烟柳滿皇都意半山絶句機此其發也變化而神用之此半山所長者選五言中日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又曰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前輩謂作詩機在此緩視微吟其信矣趙庭玉欲傳余所選唐絶句因題其後庭玉他日或可予斯言或笑而哀之則可驗庭

玉進否矣

蔡絛詩評

自梁蕭思話作字評具載法帖中宋敖器之陶孫倣效作詩評具載賓退錄近又見蔡絛亦有詩評頗佳絛京子也號百衲嘗著西清詩詩頗有可采予舊書錄藏久已失去今載其詩評云柳子厚詩雄深簡澹迴拔流俗致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羅王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步陵詩自與造化同流孰可擬議若君子高處廊廟動

成法言恨終欠風韻黃太史詩妙脫蹊徑言侔鬼神惟胸中無一點塵故能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尚墮在元妙窟裏東坡公詩天才宏放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到處發明殆盡萬斛泉源不是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時雜滑稽故罕逢醞藉韋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琱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郡寺高僧時有野態劉夢得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然正似巧匠矜能不見少拙白樂天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小雖美終帶風塵李太白詩逸態凌雲照

暎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段略不近渾厚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服微露麤疏柳柳州詩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輕蕩也薛許昌詩天分有限不逮諸公遠矣至合人意處正若刴篸時復咀嚼自佳王介甫詩雖乏風骨一味清新方似學語小兒酷令人愛歐陽公詩温麗深穩自是學者所宗然似三館畫手未免多與古人傳神杜牧之詩風調高華片言不俗有類新及第少年略無少退藏處固難求一唱而三歎也右此十四公皆吾平生宗師追

仰所不能及者留心既久故閒得以議之至若古今詩人珠聯玉映則又有不可得而知者也

條宰相子宜其沈酣綺羅叢中醉生夢死乃能留意詞章自作議論如此勝騃子弟遠矣惜乎不遇名父同歸敗亡今詳所評雖未必皆當大略亦頗有識獨其以唐宋諸賢參錯而論不分前後何也豈又別有意邪厥後敖器之再爲之評必以條所論爲未善故更定之當考

敖器之詩評

敖公福州人有詩名仕至安撫司參議官後郡劉尙書

志其墓今觀其評的確峻陗殊勝蔡評并載于此識者宜參考其優劣評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概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颿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容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阪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

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慾孟東野如薶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行鄉飲酬獻秩如時有恢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流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六璉止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山谷如陶宏景祇詔入宮析理談元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

終傷弱輭后山如九皐獨唳深林孤芳沖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右敖公此評能近取譬如行雲流水超軼飛動有合於風人比興之旨至於辭語刻琢精麗殆煅鍊而成者歟嘗欲取南渡後諸賢之詩倣此作評而塵事塞膺竟未暇及

李杜蘇黃

少陵詩似史記太白詩似莊子不似而實似也東坡詩似太白黃陳詩似少陵似而又不似也

象山評論江西詩派

象山先生有謝程帥惠江西詩派一書論古今詩體甚備其書曰蒙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不能致者一旦充屋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燿心目詩亦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黃初而降日以澌薄惟彭澤一原來自天稷與衆作殊

趣而澹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
出憂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足鎮浮靡詩家爲
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
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祕體制通古今致思極幽渺貫穿
馳騁工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
宗之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及古之原委而其植
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
若此者如優曇花時一見耳曾無幾時而篇帙浸逸殘
編斷簡往往下同會計之籍放棄於鼠壤醬瓿悲哉網

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艸莽泥滓中而登之篋櫝于霄照乘神明煥然執事之功何可勝贊是諸君子嘗相與舞忭於斗牛之閒挹箕翼以爲主人壽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寵

按漁隱叢話載詩人玉屑云呂居仁近時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脩洪炎汪革季錞韓駒李彭鼂沖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㓜潘大觀何覬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

人以為法嗣謂其原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焜燿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奮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降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予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余竊謂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

人觀其英詞傑句眞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甚衆若言多依放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句傳於世爲時所稱道者止數人而已其餘無聞焉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之作選擇弗精議論不公予是以辨之觀漁隱叢話載江西詩派共二十五人并呂居仁爲二十有六與陸象山所云二十家者其數不同議論亦異但象山先生以理學鉅儒評論風雅正旨自是學者所宗水邨公有云涪翁集厥大成冠冕千古而淵深廣博自

成一家合觀之可得其指歸矣附錄漁隱叢話一則于此以俟識者論定焉凝識

四詩類苑

前卷嘗載西園先生傳公幼安碩學雄文風動一時而古賦尤佳葢已錄其數篇矣因記景定中公取二陵坡谷四家之詩分門編類纉梓流傳名之曰四詩類苑自製一序頗爲辨博當世有識夸其能言公嘗以寄予予每喜誦之亂離奔竄竟失其本近從其子叔敬再求得之時公已病矣叔敬復予書有曰承索老人所著詩苑

序謹用納呈閣下著書立言爲世矜式衆方膠擾於利害之場驅馳於禍福之境所謂吉未獲一而凶悔吝居其三閣下乃赦腕一世尚友千古非今人所可跂及老人令拜意當此五官四體無一非病視文章恍如隔世儻因宗工鉅儒表而出之以得不朽豈非大幸叔敬此書葢今年八月也越兩月而聞此老一疾亡矣得年八十有四知已淪沒前輩凋零俛仰昔今爲之隕涕此序不忍棄爲錄于左

發於情性之眞本乎王道之正古之詩也自風雅變而

騷騷而賦賦在西京爲盛而詩益鮮故當時文士咸以賦名罕以詩著然賦亦古詩之流六義之一也司馬相如賦上林雄深博大典麗雋偉若萬間齊建非不廣褒而上堂下廡具有次序信矣詞賦之祖乎揚子雲學貫天人太元法言與六經相表裏若甘泉諸賦雖步趨長卿而雄渾之氣溢出翰墨外則子雲無之他日自悔少作或出於是至若王荆公謂賦擬相如爲未工朱文公又謂雄賦止能填上腔子豈以其文之不工記之不博哉正以追逐模擬其氣索爾自後作者繼出各有所長

然於組織錯綜之中不礙縱橫奇逸之勢則左太沖之賦三都視相如尙庶幾焉當時文士皇甫士安則爲之序劉淵林張孟陽則爲之注夫文人相輕從古而然而一時巨擘皆左袒斂衽精金良玉自有定價豈待時改世易而後有顧君與譚不及見之恨哉建安以來詩復盛行歷宋齊梁陳其流之末束字數十遑豔誇姸體狀於風雲月露之閒求工於浮聲切響之末而詩弊矣逮至少陵博極書史歷覽山川以其閎材絶識籠九有獵衆智挫萬物而發之毫端淩厲馳驟與長卿相上下宋

朝之詩金陵坡谷三大家或以其精或以其博或以其雅體雖不同而氣壯語渾同出於杜此則詩之正派也昔元微之於子美詩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而未暇僕妄竊此意擷萃英華以門分類合四詩爲一名之曰四詩類苑或曰子嘗辨春秋制度疆理以明君臣夷夏之大義亦既上徹乙覽今瑣碎編類之書似非用力於通經學古者之所務也僕曰不然少陵愛君憂國食息不忘金陵清德實行不徇流俗東坡高風峻節窮達不移山谷孝友淸修行己有恥珠璣咳唾隨處發見皆可爲

世模範豈可與敲推句字描貌淺易者比哉剏其紀時世之盛衰迹政治之㡬惡評人物之高下商古今之得失制度興廢於焉而究風俗汚隆於焉而考隨其門目粲然可觀吟哦諷咏浸潤優悠自四詩之派以遡三百篇之正孰謂其無益於世道也哉景定壬戌盱江傅自得序

評本之詩

予嘗於故篋斷簡中見有評詩者曰李文叔云出乎江西則未免狂怪傲僻而無檃括之妙入乎江西則又腐

熟竊襲而乏警拔之意今本之之詩以警拔之意而寓之以隱括之妙蓋已見其能去二者之病矣其於江西之宗殆入而能出者耶此說亦是用功於詩者而後能言之然不知所謂本之者何如人也其詩云一篙春水滑無聲一葉輕舟過短亭飛靄晚樓迷紫翠夕陽孤塔認丹青懷人遠折三花樹何日相攜雙玉瓶欲喚漁郎問風色鳧鷺飛處酒初醒味淺近而句穩熟也

桂舟評論

桂舟諶先生祐爲人作詩序略曰詩工窮渺與兵法同

以詩學詩程衛尉之正部曲行伍不以詩學詩霍將軍顧方略何如耳因知亞夫不出淮陰乃奇初不必堂堂正正此爲鵝鸛此爲魚麗而兵書腹笥自可以當百二山河據高屋建瓴否則羽棄關險而都彭城雖控弦被甲一怒自可以儋樓煩走赤泉然不知身爲降虜久矣屈原宋玉略少和聲尙非聖處彼春艸池塘澂江淨練又焉得涉吾地乎又有序略曰詩本於人情關於風敎繫於安危理亂此作詩之原委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作詩之音調也秋水芙蓉春城艸木此作詩之態度

也梅花灞水宮燭驪山此作詩之興致也讀書萬卷下筆有神此作詩之本領也然亦必有爲而作有關涉而作若無病而呻吟雖奔濤走石冶葉倡條動可人心於道何補又序律詩有曰詩有律古矣后夔典樂律和聲是詩之律已見於三代之前漢以黃鍾爲律本協音律作詩樂是詩之律又見於三代之後惜漢魏降至陳隋亡國之音著而詩之律已絕響悲夫經幾百年而後風飄律呂律中鬼神始振響於浣花谿上杜牧諸賢又復振遺響於開元天寶之後元和以來詩之律始大備於

唐矣嘗謂五十六字乃一篇有韻之文分寸節度有一字位置不安即不純熟此又陰有合五音六律自然之妙也又作自編唐律詩序有曰詩謂之律則必如月令之律氣候不差又如牧野之六伐七伐如楚子之左廣右廣如養叔之射一矢復命州綽之射兩矢夾脰然後可謂之律又必如淮陰之出井陘亞夫之壁昌邑如大將軍之翼繞匈奴李臨淮之號令一新風雲百倍然後可謂之律故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苟合乎律則豈獨棘端可以扞矢月寒并州出塞入塞直可以卻胡騎而律

其神矣否則街亭之戰而已耳陳濤斜之戰而已耳僕於五七言古開孰燧象以奔吳師獨於律有憾未能入壘折馘空負時光於是大合工部而下凡數百家陣觀龍蛇勢決奇正然後知唐世尙律一炬可攻連營強弩不穿魯縞優劣可得而論矣又曰三箭天山長歌漢闕律之上也踏雪人蔡夜縛狂吳亦律之上笛裏關山兵前草木律之上也六矢中面軍容若神亦律之上兵事易言出銳輕搏次之盡燒奚帳分築漢城次之千金馬鞍百金刀頭次之氣淩三軍躍馬奪矟又次之老將一

失律淸邊生戰場斯乃下矣至若燒蜜調籛剪花挑蜨是謂蕩人心之甚者宜斬二美人以肅軍隊不然尚可謂之律耶又詩序有曰謂三百五篇之後無詩則甲子書年閏月初吉何尚見於柴桑杜曲謂三百五篇之後有詩則玉樹後庭名花傾國何尚見於結綺沈香萟詩有關於世道久矣今吾雖不得飽食安步以從容乎江漢美化之域終不容紫色鼃聲得乘閒以奪朱亂雅使後世復有尚友千古者出謂此功不在距楊墨下則子之不合於今世者未必眞不合也

以上皆桂舟文稾中摘出他記銘可讀者多不能盡錄也吁公之於詩其學其識其議論其法度精且嚴如此淺夫俗子乃猝然成句而謂之詩讟蚓雜襲汚我大雅眞詩道之厄也哉

自知集序

桂舟公古學古貌與世少可居常以寢陋期期自恨而脩讀述作至老不衰今年八十有五猶時以新作見寄蠅頭楷書不減盛壯斯可敬也已僕嘗歎公身韋布而家山林無名位聲勢以佐其文章而鄉里淺窄後輩小

夫率以窮達起愛憎故知公者少而議公者反多使二十年後此一輩掃除淨盡有見公詩文偉麗如此必將想像其爲太虛雲氣中人有恨不同時之歎者矣公嘗有自知集序曰

昔之詩詩言志昔之序序作者之志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音調敷暢庸或可知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雍容和平序者何以知其刺不用賢也予以是知詩非苟作發乎情止乎禮義序非苟作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然獨釣寒江孤舟蓑笠或者謂不如大堤女兒淸晨理鬢朱絃

疏越三歎遺音或者謂不如桑間濮上聽者傾城則詩何詩序何序被髮伊水之祭識者寧不有感於斯韓將軍破趙會食無不竊笑及斬成安君泜水上然後知背水陳合古兵法服耕子無勢可挾無利可求無聲華可獵清霜點鬢黃獨無苗世所擯也宜矣然亦強項不屑與舞陽侯伍自名其詩自序其意風松晝寒月鶴夜警時於是閒抵掌自詭近來漸喜無人聽琴格高低祇自知服耕子得矣後五日有能識常山蛇勢於平沙上者服耕子又當語之曰左執鞭弭右屬櫜鞬當與君周旋

但不得走生仲達耳

讀此序則先生之不求知於人人亦不相知者槩可見矣作序時淳祐丁未歲也是時年才三十有五而學力筆力已如許我輩沉薶場屋時文中卒無片語登峯造極視先生不媿死哉服耕子蓋其別號也

方紫陽序詩

方紫陽序羅壽可詩曰詩學晚唐不自四靈始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靖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有楊劉西崑集傳世二宋

張乖厓錢僖公丁厓州皆是晚唐體則九僧最逼眞寇萊公魯三變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趙清獻之父凡十家深涵茂育氣勢極盛歐陽公出而一變為李太白韓昌黎之詩蘇子美二難相爲頡頏梅聖俞則宋詩之出類者也晚唐於是退舍蘇長公踵歐陽公而起王半山備衆體精絶句五古言或追陶謝黃雙井專尚少陵秦晁莫窺其籓張文潛自然有唐風別成一家惟呂居仁克肖陳后山棄所學學雙井黃極廣大陳極精微天下之人北面矣立為江西派之說者銓取或不盡然

胡致堂詆之陳簡齋曾文淸爲渡江之巨擘乾淳以來
尤范楊陸蕭其尤也道學宗師於書無所不通於文無
所不能詩其餘事而高古淸勁又有一朱文公嘉定而
降稍厭江西永嘉四靈復爲九僧舊晚唐體非始於四
靈也後生晚進不知顚末靡然宗之涉其波而不究其
原日淺日下然尚有餘杭二趙上饒二泉典刑未泯今
學詩者不於三千年間上溯下沿窮探邃索往往追逐
近世六七十年閒之所偏向非區區所敢知也淸江羅
君志仁壽可介吾師友自堂陳公書囊詩百篇見教自

謂改學四靈後邨細讀深味詩律未脫江西有崑體意
厓岸骨鯁似與趙紫芝諸人及劉後邨不同故予詳道
詩之所以然爲序以遺之謂予不信壽可還東湖復以
參自堂可也

此序剖析明白議論自出有前輩所未會道者又間有
未盡當理者然世之作詩者有此見能爲此言葢亦寡
矣紫陽一號虛谷名回追憶似是嚴陵人景定中爲別
院省元出呂氏門下德祐事急時嘗上書陳十事乞斬
賈似道謝天下覺得是一磊落士也自堂亦出呂門故

相知如此

張芸叟詩評

張芸叟舜民嘗評詩云永叔之詩如春服乍成醼酣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之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聞見難可著摹石延年詩如飢鷹夜歸厓木春折蘇東坡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一一求之不無利鈍梅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見之不覺屈膝郭功甫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芸叟與東坡同時仕宦然不聞盛名亦不

見有何偉作今閱此評似非碌碌者也

東坡實見

東坡晚年在海上不觀他人詩惟以陶柳集自隨豈非世慮盡而實見定歟

諸賢輓詞

山谷翁作司馬文正公輓詞后山作南豐先生輓詞水心作高孝兩朝輓詞皆超軼絕塵誠可對壘後又見韓文公作莊憲太后輓詞甚妙

隱居通議卷六終

